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资治通鉴全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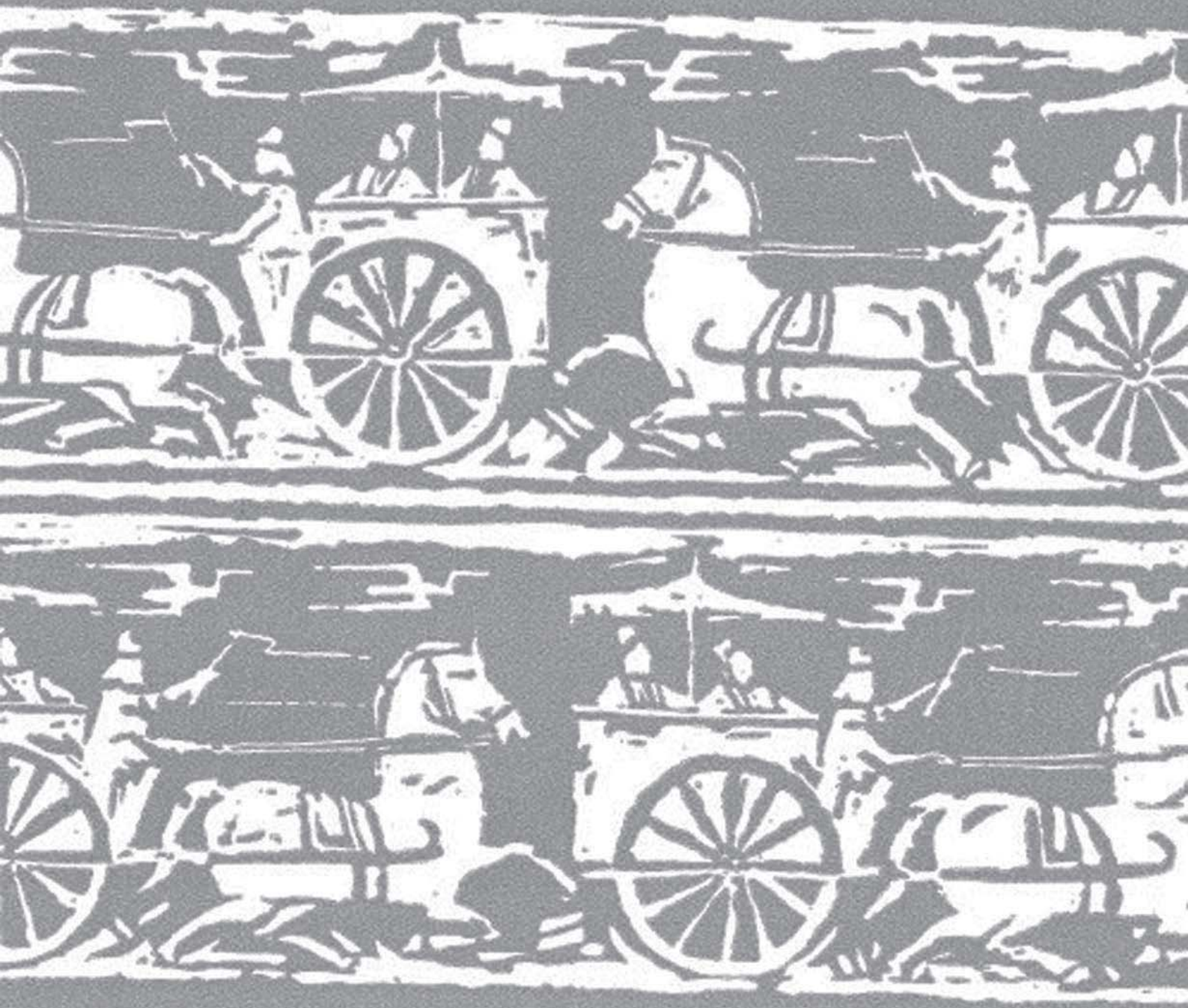
〔宋〕司马光 原撰　张舜徽 审订
李国祥　顾志华　陈蔚松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资治通鉴全译

张舜徽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73545
书号 K204.3

资治通鉴全译

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三十八

第九册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起（公元442年）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癸酉止（公元493年）

贵州人民出版社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六　起玄黓敦牂，尽柔兆阏茂，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

1 春，正月，甲申，魏主备法驾，诣道坛受符箓[1]，旗帜尽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箓。谦之又奏作静轮宫[2]，必令其高不闻鸡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劝帝为之，功费万计，经年不成。太子晃谏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虚耗府库，疲弊百姓，为无益之事，将安用之！必如谦之所言，请因东山万仞之高[3]，为功差易。"帝不从。

2 夏，四月，沮渠无讳将万余家，弃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龙畏之[4]，将其众奔且末[5]，其世子降于安周。无讳逐据鄯善，其士卒经流沙渴死者太半。

李宝自伊吾帅众二千人据敦煌[6]，缮修城府，安集故民。

沮渠牧犍之亡也，凉州人阚爽据高昌[7]，自称太守。唐契为柔然所逼，拥众西趋高昌，欲夺其地。柔然遣其将阿若追击之，契败死。契弟和收余众奔车师前部王伊洛[8]。时沮渠安周屯横截城[9]，和攻拔之，又拔高宁、白力二城[10]，遣使请降于魏。

3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4 五月，裴方明等至汉中，与刘真道等分兵攻武兴、下辩、白水[11]，皆取之。杨难当遣建节将军符弘祖守兰皋[12]，使其子抚军大将军和将重兵为后继。方明与弘祖战于浊水[13]，大破之，斩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14]，又破之。难当奔上邽[15]；获难当兄子建节将军保炽。难当以其子虎为益州刺史，守阴平[16]，闻难当走，引兵还，至下辩；方明使其子肃之邀击之，擒虎，送建康，斩之；仇池平。以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17]，镇其地；立杨保炽为杨玄后，使守仇池。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杨难当诣平城。秋七月，以刘真道为雍州刺史，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辞不拜。

丙寅，魏主使安西将军古弼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与武都王杨保宗自祁山南入[18]，征西将军渔阳皮豹子与琅邪王司马楚之督关中诸军自散关西入[19]，俱会仇池。又使谯王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南趋襄阳[20]，征南将军刁雍东趋广陵[21]，移书徐州[22]，称为杨难当报仇。

【注释】

①符箓(lù 录):道教的神秘符号文字组成的文书。

②静轮宫:宫殿名,在道坛北面,道坛在魏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古城)东面的滍水之东。

③东箓:指平城境内的东山。

④鄯善:国名,都城伊循城(在今新疆若羌县东米兰),有时直接称其都城为鄯善。

⑤且(jū 局)末:地名,在今新疆且末县附近,一说即今且末城。

⑥李宝:原西凉国敦煌太守李恂的侄儿,伊吾王唐契的外甥,西凉灭亡后,逃到伊吾。事见卷一百一十九。 伊吾:在今新疆哈密县。

⑦阚(hǎn 罕)爽:人名,后投奔柔然。 高昌:郡名,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

⑧车师前部王伊洛:车师,国名,国都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附近。 前部王:北魏对车师首领伊洛的封号。 伊洛:人名,车师首领,姓车,名伊洛。

⑨横截城:地址不详。

⑩高宁:地址不详。 白力:城名,在今新疆鄯善县。

⑪武兴: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 下辩:又作下辨,县名,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 白水:县名,治所在今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白水。

⑫兰皋:军戍地名,在今甘肃省康县境内。

⑬浊水:城名,在今甘肃省成县西南。

⑭赤亭:地名,在今甘肃省成县西北。

⑮上邽:县名,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

⑯阴平:县名,治所在今四川德阳西北。

⑰北秦州:地名,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

⑱祁山:山名,在今甘肃西和县东北。

⑲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为兵家必争之地。

⑳襄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㉑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西北蜀冈上。

㉒徐州:地名,在今江苏徐州市。

【译文】

宋纪六　起壬午(公元442年),止丙戌(公元446年),共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壬午,公元442年)

1 春,正月,初七,魏国君主备好帝王车驾,前往道坛接受符箓,旗帜全是青色。自此以后北魏每代君主即位时都要接受符箓。寇谦之又奏请建造静轮宫,一定要让宫殿高得听不到鸡叫狗吠声,想借此向上与天神接通。崔浩也劝魏国君主建造静轮宫,工程耗费的金钱数以万计,历时一年仍未完成。太子拓跋晃劝谏说:"天与人的道不相同,低与高名分已定,不可能相互接通,在道理上是必定如此的。现今耗空了仓库储藏,使百姓疲惫不堪,做这没好处的事,又有什么用!如果一定像寇谦之说的,就请利用东山的万仞高度,兴建起来稍微容易些。"魏国君主不听从。

2 夏,四月,沮渠无讳率领一万多家民众,抛弃敦煌城向西与沮渠安周会合。尚未赶到,鄯善王比龙非常害怕,率领他的民众逃到且末,他的世子投降沮渠安周。沮渠无讳于是占据鄯善,他的士兵经过沙漠时渴死的人有一大半。

李宝从伊吾率领人马二千人进占敦煌,修整城墙官府,招安聚集原来的居民。

沮渠牧犍亡国之后,凉州人阚爽占据高昌,自称高昌太守。唐契被柔然逼迫,带领民众向西奔向高昌,打算夺取高昌的领地。柔然派其将领阿若追击唐契,唐契战败而死。唐契的弟弟唐和收聚剩余的人马投奔车师国前部王车伊洛。当时沮渠安周屯扎在横截城,唐和攻击拔下横截城,又攻下高宁、白力二城,派使者向北魏请求投降。

3 二十八日,宋文帝因病痊愈,宣布大赦。

4 五月,宋将裴方明等人到达汉中,与梁州刺史刘真道等人分兵攻击武兴、下辩、白水等地,攻取了这些城池。氐王杨难当派建节将

军符弘祖守卫兰皋，让他儿子抚军大将军杨和率重兵为符弘祖的后继部队。裴方明与符弘祖在浊水大战，大破符弘祖，斩杀符弘祖；杨和退走，裴方明追击到赤亭，又打败杨和。杨难当逃奔上邽；裴方明俘获杨难当哥哥的儿子建节将军杨保炽。杨难当任命他儿子杨虎为益州刺史，守卫阴平，杨虎听说杨难当逃走，带兵撤回，到达下辨；裴方明让他儿子裴肃之拦击杨虎，活捉杨虎，送到建康，杀了他；仇池平定。宋国任命辅国司马胡崇之为北秦州刺史，镇守北秦州的领地；又立杨保炽为前任氐王杨玄的继承人，让他守卫仇池。魏国派中山王拓跋辰迎接杨难当到平城。秋，七月，宋国以刘真道为雍州刺史，以裴方明为梁州、南秦州刺史；裴方明辞让不接受任命。

七月二十二日，魏国君主让安西将军古弼督率陇右各军及皇宫虎贲卫队，与武都王杨保宗从祁山向南进军，命征西将军渔阳人皮豹子和琅邪王司马楚之督率关中各军从散关向西进军，同在仇池会合。又派谯王司马文思督率洛州、豫州各军南下进逼襄阳，派征南将军刁雍东进逼向广陵，然后送战书到徐州，宣称进军为杨难当报仇。

5 甲戌晦，日有食之。

6 唐契之攻阚爽也，爽遣使诈降于沮渠无讳，欲与之共击契。八月，无讳将其众趋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闭门拒之。九月，无讳将卫兴奴夜袭高昌，屠其城，爽奔柔然。无讳据高昌，遣其常侍氾隽奉表诣建康。诏以无讳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7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罗为晋王，翰为秦王，谭为

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

8 甲申，柔然遣使诣建康。

9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卢鲁元卒。

10 丙申，诏鲁郡修孔子庙及学舍[1]，蠲墓侧五户课役以供洒扫[2]。

11 李宝遣其弟怀达、子承奉表诣平城；魏人以宝为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

12 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卒。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小大丰赡，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3]，缘沔为村落[4]，户口殷盛。及卒，蛮追送至沔口[5]。未几，群蛮大动，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之，不利；诏建威将军沈庆之代之，杀虏万余人。

13 魏主使尚书李顺差次群臣，赐以爵位；顺受贿，品第不平。是岁，凉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顺保庇沮渠氏，面欺误国，赐顺死。

二十年

1 春，正月，魏皮豹子进击乐乡[6]，将军王奂之等败没。魏军进至下辩，将军强玄明等败死。二月，胡崇之与魏战于浊水，崇之为魏所擒，余众走还汉中。将军姜道祖兵败，降魏，魏遂取仇池。杨保炽走。

2 丙午[7]，魏主如恒山之阳；三月，庚申，还宫。

3 壬戌，乌洛侯国遣使如魏[8]。初，魏之居北荒也，凿石为庙，在乌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乌

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庙具在，魏主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庙致祭，刻祝文于壁而还，去平城四千余里。

4 魏河间公齐与武都王杨保宗对镇雒谷[9]，保宗弟文德说保宗，令闭险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齐，夏，四月，齐诱执保宗，送平城，杀之。前镇东司马苻达[10]、征西从事中郎任朏等遂举兵立杨文德为主，据白崖[11]，分兵取诸戍，进围仇池，自号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注释】

①鲁郡：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曲阜东古城。

②蠲(juān 捐)：免除。

③山蛮：指居住在湖北陕西交界山区的山民。

④沔(miǎn 免)：河流名，即今汉江及其北源。

⑤沔口：又名汉口，即今湖北汉江入长江之口。

⑥乐乡：确址不详，当在今甘肃境内。

⑦丙午：二月无比日。

⑧乌洛侯国：确址不详，古书说它在地豆干国之北，离代郡4500多里。

⑨雒(luò 洛)谷：又名骆谷，城名，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洛峪集。

⑩镇东司马：原文作"镇东司"，据章校补上"马"字。

⑪白崖：地名，在今陕西宁强县东北。

【译文】

5 三十晦日，发生日食。

6 唐契向阚爽进攻时，阚爽派使者诈称向沮渠无讳投降，想和他共同攻击唐契。八月，沮渠无讳率其部下奔向高昌；等赶到时，唐契已死，阚爽闭着城门不让他进城。九月，沮渠无讳率卫兴奴夜袭高昌，血洗高昌城，阚爽逃奔柔然。沮渠无讳占据高昌，派他的常侍氾儁奉国书到建康。宋国下诏任命沮渠无讳都督凉·河·沙三州诸

军事、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

7 冬，十月，初六，北魏册立皇子拓跋伏罗为晋王，拓跋翰为秦王，拓跋谭为燕王，拓跋建为楚王，拓跋余为吴王。

8 十一日，柔然派使者到建康。

9 十二月，二十四日，北魏襄城孝王卢鲁元死。

10 二十四日，宋国下诏命鲁郡修建孔子庙和学舍，免除孔子墓侧五户的赋役，让他们清扫、保护孔子陵墓。

11 李宝派他弟弟李怀达、儿子李承奉书到平城；魏国让李宝担任都督西部边境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四品以下官员由李宝以皇帝名义全权委任。

12 宋国雍州刺史晋朝的安襄侯刘道产死。刘道产善于治理地方，百姓都安心其行业，无论大户小民都很富足，因此民间有《襄阳乐歌》流传。在此之前不能制服的山蛮，在刘道产任期内都从深山出来，沿着沔水形成村落居住下来，户口大增，一片兴旺。等到刘道产逝世，山蛮追送他的灵柩到沔口。不多久，各处山蛮大为骚动，宋国征西司马朱修之讨伐他们，但战斗不利；宋国下诏命令建威将军沈庆之代替朱修之，杀死虏获一万多人。

13 北魏君主让尚书李顺排列群臣功绩的顺序，赐给他们爵位；李顺接受贿赂，评定的等级不公平。这一年，凉州人徐桀告发他，魏帝生气，并因李顺以前庇护沮渠牧犍，当面欺君误国，命李顺自杀。

二十年（癸未，公元 443 年）

1 春，正月，魏将皮豹子进击乐乡城，宋国将军王奂之等人战败死亡。魏军前进到下辩，宋国将军强玄明等人战败死亡。二月，宋国北秦州刺史胡崇之与魏军在浊水战斗，胡崇之被魏军擒获，剩余部队逃回汉中。宋国将军姜道祖兵败，投降北魏，魏军于是占取仇池。杨保炽逃走。

2 丙午，魏君主到恒山之南；三月，二十日，魏君主回皇宫。

3 二十二日，乌洛侯国派使节到魏国。当初，魏国居住北方荒远

地区，凿开石山做成庙宇，地点在乌洛侯国西北，在石庙中祭祀魏人的祖先，石庙高七十尺，深九十步。等到乌洛侯国的使者到魏国，说石庙完整存在，魏国君主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石庙献上祭祀，在石庙墙壁上刻上祝祷文，然后返回，石庙离平城四千多里。

4 北魏河间公拓跋齐与武都王杨保宗相对镇守在雒谷，杨保宗的弟弟杨文德劝说杨保宗，让他据险要自我固守以背叛北魏。有人报告给拓跋齐，夏，四月，拓跋齐诱捕杨保宗，送到平城，杀了他。前镇东司马苻达、征西从事中郎任朏于是举兵奉立杨文德为首领，占据白崖，分兵攻取各军事据点，前进包围仇池，自称征西将军、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

5 甲午，立皇子诞为广陵王。

6 丁酉，魏大赦。

7 己亥，魏主如阴山。

8 五月，魏古弼发上邽、高平、岍城诸军击杨文德[1]，文德退走。皮豹子督关中诸军至下辩，闻仇池解围，欲还；弼遣人谓豹子曰："宋人耻败，必将复来。军还之后，再举为难，不如练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师必至；以逸待劳，无不克矣。"豹子从之。魏以豹子为仇池镇将。

杨文德遣使来求援。秋，七月，癸丑，诏以文德为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芦诚[2]，以任朏为左司马；武都、阴平氐多归之[3]。

9 甲子，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

10 九月，辛巳[4]，魏主如漠南。甲辰，舍辎重，以轻骑袭柔然，分军为四道；乐安王范、建宁王崇各统十五将出东道，乐平王丕督十五将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将为后继。

魏主至鹿浑谷[5]，遇敕连可汗。太子晃言于魏主曰："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令刘絜固谏，以为"贼营中尘盛，其众必多，出至平地，恐为所围，不如须诸军大集，然后击之。"晃曰："尘之盛者，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魏主疑之，不急击。柔然遁去，追至石水[6]，不及而还。既而获柔然候骑曰："柔然不觉魏军至，上下惶骇，引众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军国大事，皆与太子谋之。

司马楚之别将兵督军粮，镇北将军封沓亡降柔然，说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诸将莫晓其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觇伺，割驴耳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之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令冻；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11 十一月，将军姜道盛与杨文德合众二万攻魏浊水戍，魏皮豹子、河间公齐救之，道盛败死。

12 甲子，魏主还，至朔方，下诏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且曰："诸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饗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十二月，丁卯，魏主还平城。

【注释】

①高平:镇名,在今宁夏固原县。 岍(qiān 牵)城:地址不详。

②葭芦城: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白龙江东岸。

③武都:郡名,治所在今武都县东南。 阴平: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白龙江北岸。

④辛巳:九月无辛巳,疑当作"辛丑",为初三。

⑤鹿浑谷: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省沃勒吉特东南鄂尔浑河之东。

⑥石水:河流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色楞格河上源哈努依河。

【译文】

5 二十四日,宋国立皇子刘诞为广陵王。

6 二十七日,北魏大赦。

7 二十九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8 五月,北魏安西将军古弼征发上邽、高平、岍城各军攻击杨文德,杨文德撤退。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督率关中各军到达下辩,听说仇池已经解围,打算返回;古弼派人对皮豹子说:"宋国人以失败为耻辱,必将再来。我军返回之后,再次出兵就困难了,不如就地练兵蓄备力量来等待宋军。不出秋冬季节,宋军必定到来。我们以逸待劳,没有战不胜的。"皮豹子听从他。北魏任命皮豹子担任仇池守将。

杨文德派使来向宋国求援。秋,七月,十四日,宋国诏令任命杨文德为都督北秦州雍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德屯驻在葭芦城,任命任朏为左司马;武都、阴平地区的氐人多归附杨文德。

9 二十五日,宋国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因在攻破仇池时减少和私藏金宝及好马而获罪,下狱而死。

10 九月,初三,魏国君主前往大漠南边。初六,舍弃辎重,以轻装骑兵奔袭柔然。魏分军为四路: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各自统率十五个将领从东路出兵,乐平王拓跋丕督率十五个将领从西

路出兵，魏国君主从中路出兵，中山王拓跋辰督率十五将为全军后继部队。

魏国君主到达鹿浑谷，遇上柔然敕连可汗。魏太子拓跋晃对魏主说："贼军想不到我们大军突然来到，应趁他们不防备迅速前进攻击他们。"尚书令刘絜坚持劝谏，他认为"贼军营中灰尘飞扬，可知他们兵力必定很多，出发到平地，恐怕被他们包围，不如等各路大军会集，然后攻击贼军。"太子拓跋晃说："灰尘所以飞扬，是因为他们的军士惊恐扰乱的缘故，不然怎能在军营上方却有这种灰尘呢！"魏国君主疑虑不定，不马上攻击。柔然逃去，魏主追到石水，追不上而返回。其后被俘虏的柔然侦察骑兵说："柔然料不到魏军到来，上下惊惶，引兵北逃，经过六七天，知道没有追兵了，才开始慢行。"魏主深为悔恨。从此军国大事，都和太子商量。

魏国琅邪王司马楚之另带军队督运军粮，镇北将军封沓逃亡投降柔然，劝说柔然让他攻击司马楚之以断绝魏军的军粮。不久魏军中有人报告一只驴子耳朵不见了，将领们无人知道其原因，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贼军派了奸细进入我营侦察，割下驴耳带回去做为信物。贼军的到来不会很久了，应马上为之做好防备。"于是伐砍柳树垒成城堡，用水灌城让它结冰；城堡建好柔然军就到了，城上冰冻又硬又滑，无法进攻，他们只好散走。

11 十一月，宋国将军姜道盛与杨文德合兵二万进攻北魏的浊水据点，北魏皮豹子、河间公拓跋齐救援浊水据点，姜道盛战败而死。

12 二十七日，魏国君主返回，到达朔方，下诏命皇太子拓跋晃协助处理国家大事，总管各种事务。并且宣布说："各位功臣勤王劳苦，时间很长，都当按爵位回府，随时朝见谒请，与朕一起宴会，讨论治国之道，陈述治国谋略，如此就够了，不宜再让繁忙的职事麻烦他们；另外推举贤俊之才以担任百官。"十二月，初一，魏国君主返回平城。

二十一年

1 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1]，大赦。

2 壬寅，魏太子始总百揆，命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太子决庶政，上书者皆称臣，仪与表同。

古弼为人，忠慎质直；尝以上谷苑囿太广[2]，乞减太半以赐贫民，入见魏主，欲奏其事。帝方与给事中刘树围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获陈闻。忽起，捽树头，掣下床，搏其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帝失容，舍碁曰："不听奏事，朕之过也，树何罪！置之！"弼具以状闻，帝皆可其奏。弼曰："为人臣无礼至此，其罪大矣。"出诣公车，免冠徒跣请罪。帝召入，谓曰："吾闻筑社之役，蹇蹶而筑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则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职。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为之，勿顾虑也。"

太子课民稼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以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

3 戊申，魏主诏："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养沙门、巫觋于家者[3]，皆遣诣官曹；过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门、巫觋死，主人门诛。"庚戌，又诏："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诣太学，其百工、商贾之子，当各习父兄之业，毋得私立学校；违者，师死，主人门诛。"

4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4]、尚书奚眷

等八将坐击柔然后期，斩于都南。

初，魏尚书令刘絜，久典机要，恃宠自专，魏主心恶之。及将袭柔然，絜谏曰："蠕蠕迁徙无常，前者出师，劳而无功[5]，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崔浩固劝魏主行，魏主从之。絜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魏主与诸将期会鹿浑谷，絜矫诏易其期。帝至鹿浑谷六日，诸将不至，柔然遂远遁，追之不及。军还，经漠中，粮尽，士卒多死。絜阴使人惊魏军，劝帝委军轻还，帝不从。絜以军出无功，请治崔浩之罪。帝曰："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浩以絜矫诏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谓所亲曰："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絜闻尚书右丞张嵩家有图谶[6]，问曰："刘氏应王，继国家后，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无名。"帝闻之，命有司穷治，索嵩家，得谶书。事连南康公狄邻，絜、嵩、邻皆夷三族，死者百余人。絜在势要，好作威福，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与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财巨万，帝每言之则切齿。

癸酉，乐平戾王丕以忧卒。初，魏主筑白台，高二百余尺，丕梦登其上，四顾不见人，命术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弃市。高允闻之，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7]。王之问道秀也，道秀宜曰：'穷高为亢。《易》曰："亢龙有悔[8]，"又曰："高而无民"[9]，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则王安于上，身全于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注释】

①藉(jí及)田:皇帝亲自耕种的农田,给天下做表率,劝导人们务农。耕藉田,实际只是一种形式。

②上谷:地名,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

③巫觋(xí习):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后则泛指巫师,不分男女。

④内都坐大官:北魏官名,与中都大官、外都大官同掌刑狱,称为三都。

⑤前者出师,劳而无功:指太延四年(公元438年)魏帝伐柔然至白阜的那次出兵。

⑥图讖(chèn衬):古代用来预示未来事变的迷信图形或隐语。

⑦劝以忠孝:西汉严君平在成都卜筮,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卜则讲顺服,与人臣卜则讲忠,因势以导,高允奉为卜筮术的正宗。

⑧亢龙有悔:这是《周易·乾卦》上九爻的爻辞,亢龙指飞升到极高处的龙,极则有悔。

⑨高而无民:是《易传·文言》中的话,即对亢龙有悔的一种解释,指升得太高就失去民众。

【译文】

二十一年(甲申,公元444年)

1 春,正月,初三,宋文帝耕耘藉田,宣布大赦。

2 初六,魏太子拓跋晃开始总管各种政务,魏国君主命侍中·中书监穆寿、司徒崔浩、侍中张黎、古弼辅助太子裁断日常事务,上书给太子都要称臣,礼仪与皇帝相同。

古弼的为人,忠诚谨慎质朴直率;曾因魏主设在上谷的苑囿太广,乞请缩减大半用来赐给贫民,而进宫晋见魏国君主,打算上奏这件事。魏国君主正和给事中刘树下围棋,心不在古弼身上;古弼侍坐很长时间,得不到陈述的机会。忽然古弼起身,揪住刘树的头,拉下床,揪刘树的耳朵,殴打他的背,说:"朝廷治理不好,实是你的罪!"魏主变了脸色,丢下围棋,说:"不听上奏,是朕的过错,刘树有什么罪!放了他!"古弼详细汇报情况,魏主都同意了他的奏请。古

弼说："做一个人臣而无礼到这种地步，其罪太大了。"出宫来到公车官署，脱去官帽光着脚去请罪。魏主召进古弼，对他说："我听说建筑社坛的工役，跛着蹶着去建造它，衣帽端庄地去祭祀，这样神就降临福禄。这样说来你有什么罪！你戴上官帽穿上鞋子就任官职。如果是可以有利国家，方便百姓的事，就竭力去做，不要顾虑。"

魏国太子拓跋晃督促民众耕种庄稼，让没牛的人借别人的牛来耕种，再去替人耘地做为偿还，凡是借别人的牛耕种二十二亩就替人耘地七亩，大体以此为比率。让百姓在田边各自标出姓名，以了解他们的勤劳或懒惰，禁止饮酒和游戏。于是开垦的土地大为增加。

3 十二日，魏国君主下诏："王、公以下至庶人、有人在家私自供养和尚、巫师，都要遣送到官府；超过二月十五日不遣送出，和尚、巫师处死，供养他们的主人满门抄斩。"十四日，又下诏："王、公、卿、大夫的儿子都到太学读书，其余各种官吏工匠、商贾的儿子，当各自学习其父兄的行业，不得私立学校；违背的人，老师处死，主人满门抄斩。"

4 二月，初六，北魏中山王拓跋辰，内都坐大官薛辨、尚书奚眷等八位将领，因攻击柔然没按时赶到而获罪，在都城之南斩首。

当初，北魏尚书令刘絜，长期掌管机要，恃仗皇帝的宠幸专揽大权，魏主心中厌恶他。到将要攻击柔然时，刘絜劝阻说："蠕蠕迁徙无常，前次出兵，劳而无功，不如推广农业积储粮食以等待柔然到来。"崔浩坚决劝魏帝行动，魏主听从崔浩的意见。刘絜耻于他的意见不被听用，想让魏军失败；魏主和各位将领约定在鹿浑谷会师，刘絜伪造诏书改动会师的日期。魏主到鹿浑谷等了六天，各位将领未赶到，柔然于是远逃，追赶不及。魏军返回，经过沙漠中间，粮食吃光，士卒死亡很多。刘絜暗地派人惊扰魏军，自己则劝魏国君主放弃军队轻装返回，魏主不听从。刘絜因军队出动没有战果，请求治崔浩的罪。魏主说："各位将领未按期赶到，因而遇上贼军不

能攻击,崔浩有什么罪!"崔浩把刘絜伪造诏书的事报告给魏主,魏主走到五原,逮捕刘絜,囚禁了他。魏国君主向北方进发时,刘絜私下对亲信说:"如果皇帝车驾不返回,我当要奉立乐平王为皇帝。"刘絜听说尚书右丞张嵩家里有图谶,询问说:"图谶说刘氏应当为王,继承国家大权,其中有我的姓名吗?"张嵩说:"有你的姓无你的名。"魏主听说这件事,命司法部门彻底追究,搜查张嵩的家,得到谶书。事情牵连到南康公狄邻,结果刘絜、张嵩、狄邻都被斩杀父母妻三族人口,死的人有一百多。刘絜在权势机要位置上,喜欢对人作威作福,各位将领战败敌军,所得的财物都与刘絜同分。他死了之后,抄他的家,有财物达万万之多,魏国君主每次说到他就恨得咬牙。

初八,乐平戾王拓跋丕因忧伤而死。当初,魏帝修筑白台,高二百多尺。拓跋丕做梦登到台上,四方环顾不见一人,他命术士董道秀占卜这个梦,董道秀说:"此梦大吉。"拓跋丕不说话但面有喜色。等到拓跋丕死了,董道秀也因罪斩首弃市。高允听说这件事,说:"那占筮之事都应当依据周易的爻象,用忠孝劝导求卜之人。乐平王问董道秀时,董道秀应该说:'极高就是亢。《周易》说:"亢龙有悔",又说:"高而无民",都是不吉祥的,大王不可以不有所戒备。'这样,在上的乐平王就会平安无事,在下的董道秀其自身也会保全性命了。董道秀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死是应得的。"

5 庚辰,魏主幸庐[1]。

6 己丑,江夏王义恭进位太尉,领司徒。

7 庚寅,以侍中、领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

8 辛卯，立皇子宏为建平王。

9 三月，甲辰，魏主还宫。

10 癸丑，魏主遣司空长孙道生镇统万。

11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为帐下所杀。

12 六月，魏北部民杀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帅五千余落北走，遣兵追击之，至漠南，杀其渠帅，余徙冀、相、定三州为营户②。

13 吐谷浑王慕利延兄子纬世与魏使者谋降魏③，慕利延杀之。是月，纬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为归义王。

14 沮渠无讳卒，弟安周代立。

15 魏入中国以来，虽颇用古礼祀天地、宗庙、百神，而犹循其旧俗，所祀胡神甚众。崔浩请存合于祀典者五十七所，其余复重及小神悉罢之。魏主从之。

16 秋，七月，癸卯，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伏诛。

17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书令古弼留守。诏以肥马给猎骑，弼悉以弱者给之。帝大怒曰："笔头奴敢裁量朕！朕还台，先斩此奴！"弼头锐，故帝常以笔目之。弼官属惶怖，恐并坐诛，弼曰："吾为人臣，不使人主盘于游畋，其罪小；不备不虞，乏军国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灭，吾以肥马供军，弱马供猎，为国远虑，虽死何伤！且吾自为之，非诸君之忧也。"帝闻之，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赐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

他日，魏主复畋于山北，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五百乘以运之。诏使已去，魏主谓左右曰："笔公必不与我，汝辈不如以马运之。"遂还。行百余里，得弼表曰："今秋谷悬黄，麻菽布野，猪鹿窃食，鸟雁侵费，风雨所耗，朝夕三倍④。乞赐矜缓，使得收载。"帝曰："果如吾言，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18 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聘。

19 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以南谯王义宣为荆州刺史。初，帝以义宣不才，故不用，会稽公主屡以为言⑤，帝不得已用之。先赐中诏敕之曰⑥："师护以在西久⑦，比表求还，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絜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声著西土，为士庶所安，论者乃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为汝与师护年时一辈，欲各试其能。汝往，脱有一事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⑧，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复生评论也！"义宣至镇，勤自课厉，事亦修理。

庚辰，会稽长公主卒。

【注释】

①幸：《通鉴》在南北朝时期对双方皇帝的行动，均不用"幸"字，这里说"幸"，恐有字误。 庐：地址不详。

②冀：州名，治所在今河北冀县。 相：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 定：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营户：北魏对不在编的民户或逃散的民户，强令他们负担为国家输送丝茧绵绸等物品的赋役，统称为营户，即营造各

种物品的民户之意。

③纬世：又名纬代，《北史》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世为代，《通鉴》把它改回。

④朝夕三倍：是说黄昏时收获比在朝晨收获要损失三倍，即收获庄稼必须争分夺秒，耽误一天就将损失很多。

⑤会稽公主：即长公主，为宋武帝刘裕的长女，宋文帝刘义隆的大姐，文帝对她深为敬重，家事无论大小必要咨询她的意见。

⑥中诏：指直接从皇宫发出而不经由门下省转发的皇帝诏书，即后世所称手诏、手令。

⑦师护：刘义季的小名。

⑧西夏：六朝人称荆楚一带为西夏。

【译文】

5 十五日，魏国君主亲临庐地。

6 二十四日，宋国江夏王刘义恭晋升官位为太尉，兼任司徒。

7 二十五日，宋国任命侍中、兼右卫将军沈演之为中领军，任命左卫将军范晔为太子詹事。

8 二十六日，宋国立皇子刘宏为建平王。

9 三月，初九，魏主回宫。

10 十八日，魏国君主派司空长孙道生镇守统万城。

11 夏，四月，十一日，北魏侍中、太宰、阳平王杜超被手下的人杀死。

12 六月，北魏北部地区的民众杀了立义将军衡阳公莫孤，帅众五千多人向北落荒逃走，北魏派兵追击他们，到达漠南，杀了他们的首领，其余的人迁徙到冀、相、定三州做营户。

13 吐谷浑王慕容慕利延哥哥的儿子慕容纬世与北魏的使者商议投降北魏，慕容慕利延杀了慕容纬世。这个月，慕容纬世的弟弟慕容叱力延等八个人投奔北魏，北魏任命慕容叱力延为归义王。

14 沮渠无讳死，弟弟沮渠安周代替无讳为王。

15 北魏自进入中原以来，虽用了不少古代礼仪祭祀天地、宗庙、百姓，但沿用旧有风俗，祭祀的胡神还很多。崔浩请求保存符合祭祀典章的胡神庙57所，其余重复的和小神全部废除。魏国君主听从他的意见。

16 秋，七月，初十，北魏东雍州刺史沮渠秉谋反，伏首被诛杀。

17 八月，初三，魏国君主在河西狩猎，尚书令古弼留守京城。魏主诏令古弼送肥壮马匹供给狩猎，古弼全部供给瘦弱马匹。魏主大怒说："笔头奴敢对我打折扣！我返回朝廷，先斩这个奴才！"古弼的头形状尖，所以魏主常把他看作笔。古弼的下属惊惶恐怖，担心都受牵连杀头，古弼说："我做为人臣，不让君主沉湎于游猎之中，其罪过是小的；不防备意外事变，缺乏军队的备用物资，这个罪过大。现在北方的蠕蠕正强盛，南方的敌寇未消灭，我用肥壮马匹供应军队，用瘦弱马匹供应狩猎，为国家做长远打算，虽然被处死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况且这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诸君不必担心。"魏国君主听说他这番话，感叹说："有像这样的忠臣，是国家的宝贝。"赏赐古弼一套服装，二匹马，十头鹿。

有一天，魏主又到平城北山的北边狩猎，捕获数千头麋鹿。诏令尚书发车五百辆来运送猎物。传达诏令的使者已经走了，魏主对身边的人说："笔头公一定不给我派车，你们不如用马驮运。"于是返回。走了一百多里，得到古弼的奏章说："现在秋季庄稼垂着黄穗，桑麻大豆遍布田野，猪鹿偷吃庄稼，鸟雁啄食耗费粮食，加上风吹雨打的损耗，朝夕之间就会损失三倍。乞求赐命延缓用车运鹿，使人们能用车运载粮食。"魏主说："果然像我说的，笔头公可说是国家的栋梁大臣啊！"

18 魏国君主让员外散骑常侍高济来宋国聘问。

19 初六，宋国任命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荆州刺史。起初，宋帝因刘义宣无才能，故意不任用他为荆州刺史，会稽长公主多次替刘

义宣请求，宋帝不得已才任用刘义宣为荆州刺史。宋帝先赐给刘义宣一份中诏以告诫他："师护因在西方时间长久，连着上书请求还都，现在打算允许他的请求，用你代替他。师护虽无突出功绩，但他洁身自好节省费用，胸怀宽广待人诚恳，不放纵部下，声名在西部非常显著，受到士族和庶民的信赖拥戴，监察论政的人才没有动议调任他。这次改换荆州刺史，更因为你和师护年岁为同一辈份，我想各自试试你们的能力。你前去上任，如果有一件事做得不如师护，就会在西夏造成相互之间的隔碍，对于这次调任替代的讥讽，必定把责任归到我身上。这事也容易自勉，不要让人们再产生种种议论！"刘义宣到荆州镇所，辛勤工作督察严格，政事也得到治理。

十八日，宋国会稽长公主逝世。

20 吐谷浑叱力延等请师于魏以讨吐谷浑王慕利延，魏主使晋王伏罗督诸军击之。

21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河西王。

22 丁未，魏主如漠南，将袭柔然，柔然敕连可汗远遁，乃止。敕连寻卒，子吐贺真立，号处罗可汗。

23 魏晋王伏罗至乐都，引兵从间道袭吐谷浑，至大母桥[1]。吐谷浑王慕利延大惊，逃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军斩首五千余级。慕利延从弟伏念等帅万三千落降于魏。

24 冬，十月，己卯，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徙兖州镇须昌[2]，冀州镇历下[3]。恬，

谟之弟也。

25 十二月,魏主还平城。

26 是岁,沙州牧李宝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为外都大官。

27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历》,表上之。以月食之冲知日所在[4]。又以中星检之[5],知尧时冬至日在须女十度[6],今在斗十七度。又测景校二至,差三日有余,知今之南至日应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时,日之所在,移旧四度。又月有迟疾,前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赢缩定其小余[7],以正朔望之日。诏付外详之。太史令钱乐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频三大,频二小,比旧法殊为乖异,谓宜仍旧。诏可。

二十二年

1 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历。初,汉京房以十二律中吕上生黄钟[8],不满九寸,更演为六十律。钱乐之复演为三百六十律,日当一管。何承天立议,以为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古人简易之法,犹如古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乃更设新律,林钟长六寸一厘,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9],声韵无失。

2 壬辰,以武陵王骏为雍州刺史。帝欲经略关、河,故以骏镇襄阳。

3 魏主使散骑常侍宋愔来聘。

4 二月,魏主如上党[10]西至吐京[11],讨徙叛胡,出配郡县。

5 甲戌,立皇子祎为东海王,昶为义阳王。

6 三月，庚申，魏主还宫。

7 魏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

8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将军高凉王那等击吐谷浑王慕利延于白兰，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远将军乙乌头击慕利延兄子什归于枹罕。

9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与魏邻，大惧，曰："通其使人，知我国虚实，取亡必速。"乃闭断魏道，使者往来，辄钞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数年。魏主使散骑常侍万度归发凉州以西兵击鄯善。

10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11 帝谋伐魏，罢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铄为豫州刺史。

12 秋，七月，己未，以尚书仆射孟颢为左仆射，中护军何尚之为右仆射。

13 武陵王骏将之镇，时缘沔诸蛮犹为寇，水陆梗碍；骏分军遣抚军中兵参军沈庆之掩击，大破之。骏至镇，蛮断驿道，欲攻随郡[12]；随郡太守河东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击，大破之。遂平诸蛮，获七万余口。溳山蛮最强[13]，沈庆之讨平之，获三万余口，徙万余口于建康。

14 吐谷浑什归闻魏军将至，弃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还上邽，留乙乌头守枹罕。

【注释】

①大母桥：今地不详。

②须昌:地名,在今山东东平县西北。

③历城: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

④冲:在360度的圆周上,与某一点正相对的一点为冲。

⑤中星:28宿按一定的轨道旋转,顺次每月在天中的星宿为中星。

⑥须女:28宿之一。下文的"斗"也是28宿之一。

⑦赢缩:月亮实际运行比正常速度快,叫做赢,比正常速度慢,叫做缩。小余:历法术语,指周天365度,用六十甲子日除,余5为大余,小余就是不满一天的分数。

⑧京房:人名,西汉人,精通周易、历法、律学等,为当时著名学者。十二律:古音乐名词,指十二种声调。分为阳律六种、阴吕六种。中吕:阴吕之一。黄钟:阳律之一。每一种律或吕,皆以一种特制音管定其基准音,其长度以黄钟为基始,采取交错上生和下生的方法,按三分损(或益)一的规律,确定十二律各管长度和基准音。这就是三分损益法。

⑨十二旋宫:即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配十二律,以每一律分别作宫音,而构成不同音高的五声或其他音阶,以此转变为多种调式的音阶。

⑩上党:地名,在今山西长治市。

⑪吐京:地名,在今山西石楼县。

⑫随郡:郡名,在今湖北随县。

⑬溳(yún 云)山:即今湖北随县西南大洪山。

【译文】

20 吐谷浑慕容叱力延等人向北魏请求派军来讨伐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北魏君主拓跋焘命晋王拓跋伏罗督率各军攻击慕容慕利延。

21 九月,十二日,宋国任命沮渠安周为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河西王。

22 十五日,北魏君主拓跋焘前往大漠之南,准备袭击柔然,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远远逃遁,拓跋焘于是停止前进。敕连可汗不久逝世,他儿子郁久闾吐贺真继位,号称处罗可汗。

23 北魏晋王拓跋伏罗到达乐都,率军从小路袭击吐谷浑,抵达

大母桥。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大为惊慌，逃奔到白兰山，慕容慕利延哥哥之子慕容什寅逃奔黄河以西；魏军斩杀吐谷浑人五千余颗人头。慕容慕利延的堂弟慕容伏念等人率一万三千多帐落投降北魏。

24 冬，十月，十七日，宋国任命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任命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把兖州治所迁到须昌，把冀州治所迁到历下。申恬，是申谟的弟弟。

25 十二月，北魏君主拓跋焘回到平城。

26 这一年，沙州牧李宝到北魏朝廷晋见魏国君主拓跋焘，魏国人留住李宝，任命他为外都大官。

27 宋国太子率更令何承天制定《元嘉新历》，呈献给宋国皇帝刘义隆。《元嘉新历》根据月食时冲对的方位而测定太阳的位置。又据中星检测太阳的位置，由此测定尧的时代的冬至时太阳的位置在须女十度，当今冬至时太阳的位置在斗宿十七度。又测量日影校定冬至夏至的时刻，发现旧历法中冬至夏至的时刻与实际的冬至夏至时刻差三天有余，由知测知当今冬至时太阳应在斗宿十三、四度。于是何承天另立新的历法，把冬至日上移三天零五个时辰，太阳的位置，比旧历法移动四度。另外月亮运行有快有慢，以前的历法所确定的朔日，实际发生月食时并不在旧历法中的朔日（初一）和望日（十五）中；现今都据月行的赢缩来测定日行的小余数值，由此来校正每月的朔日和望日。宋文帝诏令把《元嘉新历》交付外朝详细讨论。太史令钱乐之等人上奏，都与何承天所献上的《新历》一样，只是《新历》中有连续三个大月和连续二个小月的情况，这与旧的历法比较，差异甚大，认为宜照旧历设置大月小月。宋文帝下诏宣布同意。

二十二年（乙酉，公元 445 年）

1 春，正月初一，开始施行新历法。当初，西汉的京房因为十二律相生之法中是从中吕向上生出黄钟，这样计算出来的黄钟音管的

长度不满九寸(黄钟音管应长九寸),于是京房另外推演成六十律。钱乐之又进一步推演为360律,一年的每一天相应于360律的一个律管。何承天建议,认为十二律向上和向下相互生出,按三分减少或增长一分的比率使十二律依次产生出来,这是古人的简易方法,好比古代历法把周天分为365度零1/4度一样。而京房未领悟古人这种方法的奥妙,荒谬地把十二律改为六十律。于是何承天重新设定新的十二律数据,把其中的林钟律管的长度定为六寸一厘,这样再按上下相生的三分损益法进行计算,就能使中吕上生黄钟时正好达到9寸,而十二律依次定为宫音时,音乐声韵也不会有所偏差了。

2 初二,宋文帝刘义隆任命武陵王刘骏为雍州刺史。宋文帝打算收复函谷关、黄河以西的失地,所以任命刘骏镇守襄阳。

3 北魏君主拓跋焘派散骑常侍宋愔来宋国访问。

4 二月,北魏君主拓跋焘前往上党,西到吐京,讨伐并迁徙叛逆的胡人,把他们迁出发配到其他郡县。

5 十四日,宋文帝册立皇子刘祎为东海王,册立皇子刘昶为义阳王。

6 三月,初一,北魏君主拓跋焘回宫。

7 魏国下诏:"所有有争议疑问的案件都交付中书省,根据儒家经典义理进行裁决。"

8 夏,四月,庚戌日,北魏君主拓跋焘派征西大将军高凉王拓跋那等人攻击逃到白兰山的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秦州刺史代郡人封敕文、安远将军乙乌头攻击在枹罕的慕容慕利延的哥哥的儿子慕容什归。

9 北凉王国灭亡的时候,鄯善人因他们的领土将与北魏相邻,大为惧怕,说:"让魏国的使者通过我国,就会知道我国的虚实,国家的灭亡必定很快了。"于是鄯善人关闭截断与北魏的通道,魏国的使者从鄯善国境往来,鄯善人总是拦截抢劫他们。从此之后,西域

与内地不通有好多年。北魏君主拓跋焘派散骑常侍万度归征发凉州以西的部队攻击鄯善。

10 六月，初五，北魏君主拓跋焘巡视北方。

11 宋文帝刘义隆谋划进攻北魏，撤销南豫州，将其归入豫州，任命南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为豫州刺史。

12 秋，七月，初二，宋国任命尚书仆射孟顗为尚书左仆射，任命中护军何尚之为尚书右仆射。

13 宋国武陵王刘骏将要到襄阳就任雍州刺史，当时沿着沔水居住的各处蛮族还在抢掠袭击，水陆交通为之阻塞；刘骏分出一支军队派抚军将军府的中兵参军沈庆之偷袭蛮族人，大破蛮族军队。刘骏到达襄阳，蛮族又截断通往京都的交通线，准备进攻随郡；随郡太守河东人柳元景招募得六七百人，拦击蛮族，大破蛮族军队。于是平定各地蛮族叛乱，俘获七万多人。其中溵山蛮族最强，沈庆之讨伐平定他们，俘获三万多人，迁徙一万多人到建康。

14 吐谷浑的枹罕守将慕容什归听说魏军即将到达，放弃枹罕城趁夜逃遁。八月，初一，魏国秦州刺史封敕文进入枹罕，把城中居民分出一千家迁回上邽，留下安远将军乙乌头镇守枹罕。

15 万度归至敦煌，留辎重，以轻骑五千度流沙，袭鄯善，壬辰，鄯善王真达面缚出降。度归留军屯守，与真达诣平城，西域复通。

16 魏主如阴山之北，发诸州兵三分之一，各于其州戒严，以须后命。徙诸种杂民五千余家于北边，令就北畜牧，以饵柔然。

17 壬寅，魏高凉王那军至宁头城[1]，吐谷浑王慕利延拥

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浑慕璝之子被囊逆战，那击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丰帅精骑追之，度三危[2]，至雪山[3]，生擒被囊及吐谷浑什归、乞伏炽盘之子成龙，皆送平城。慕利延遂西入于阗[4]，杀其王，据其地，死者数万人。

18 九月，癸酉，上饯衡阳王义季于武帐冈[5]。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馔；日旰，不至，有饥色。上乃谓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曹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

裴子野论曰：善乎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贫贱！习其险艰，利以任使；为其情伪[6]，易以躬临。太祖若能率此训也，难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成德立，然后授以政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服矣[7]。

高祖思固本枝，崇树襁褓；后世遵守，迭据方岳[8]。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绝咽于衾衽者动数十人。国之存亡，既不是系，早肆民上[9]，非善诲也。

19 魏民间讹言"灭魏者吴"，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10]，诸种胡争应之，有众十余万；遣其党赵绾来，上表自归。冬，十月，戊子，长安镇副将拓跋纥帅众讨吴，纥败死。吴众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11]。魏主发高平敕勒骑赴长安，命将军叔孙拔领摄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

20 十一月，魏发冀州民造浮桥于碻磝津[12]。

21 盖吴遣别部帅白广平西掠新平[13]，安定诸胡皆聚众应之[14]。又分兵东掠临晋巴东[15]，将军章直击破之，溺死于河

者三万余人。吴又遣兵西掠，至长安，将军叔孙拔与战于渭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

河东蜀薛永宗聚众以应吴[16]，袭击闻喜[17]。闻喜县无兵仗，令忧惶无计；县人裴骏帅厉乡豪击之，永宗引去。

魏主命薛谨之子拔纠合宗、乡，壁于河际，以断二寇往来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将二万骑讨薛永宗，殿中尚书乙拔将三万骑讨盖吴，西平公寇提将万骑讨白广平。吴自号天台王，署置百官。

22 辛未，魏主还宫。

23 魏选六州骁骑二万，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将之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

24 癸未，魏主西巡。

【注释】

①宁头城：今址不详，疑在今青海乌兰县一带。或以为即曼头城，在今青海共和县西南。

②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东南。

③雪山：即指祁连山。

④于阗(tián 田)：地名，在今新疆和田县西南。

⑤武帐冈：即建康广莫门外的宣武场。

⑥为其情伪："伪"字，据章校应作"达"，如此才文从字顺。

⑦九服：古代指京畿以外的九等地区，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各服距京畿中心距离不等，后来则泛指包括极为遥远的地区在内的广大天下。

⑧方岳：四方的最高大之山，后借指镇管一方的最高地方长官。

⑨早肆民上：语出《左传》：晋师旷曰："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肆，纵恣放肆。

⑩卢水胡:卢水,指石平河,流经甘肃武威县和永昌县。胡,指匈奴人。杏城:地名,在今陕西黄陵县西南。

⑪南山:即终南山。

⑫碻磝津:在山东茌平县西南古黄河上的渡口。

⑬新平:地名,在今陕西彬县。

⑭安定:地名,在今甘肃省泾川县。

⑮临晋:地名,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 巴东:应作"已东","已"与"以"通,已东即以东。

⑯河东蜀:指迁徙到河东郡来定居的巴蜀人,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⑰闻喜:县名,治所在今山西闻喜县。

【译文】

15 北魏散骑常侍万度归抵达敦煌,留下辎重,率轻骑兵五千越过沙漠,袭击鄯善。八月初六,鄯善王真达反绑双臂出城投降。万度归留军队屯守鄯善,自己与真达回平城,北魏到西域的交通又恢复了。

16 北魏君主拓跋焘前往阴山之北,征发各州军队的三分之一,各自在其州内实行戒严,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又迁徙各种族的杂民五千多家到北部边境地区,命令他们向北方进行游牧,以引诱柔然南下。

17 八月十六日,北魏高凉王拓跋那的部队到达宁头城,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带领他的部落向西渡过沙漠。吐谷浑前任国王慕容慕璝的儿子慕容被襄迎战,拓跋那击败慕容被襄;慕容被襄逃走,北魏中山公杜丰率领精锐骑兵追击他,越过三危山,追到雪山,活捉慕容被襄及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的侄儿慕容什归、以及西秦王国乞伏炽磐的儿子乞伏成龙,都押送到平城。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于是西走进入于阗,杀死于阗国王,占据他们的领土,死者数万人。

18 九月，十七日，宋文帝刘义隆在武帐冈为衡阳王刘义季设宴饯别。宋文帝将要出行时，命儿子们暂且不要吃饭，到宴会时再摆上饭菜；可太阳偏西，酒宴还没摆上，儿子们有饥饿不堪的脸色。宋文帝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从小到大生活富裕闲佚，没见到百姓生活的艰难。现在让你们知道有饥饿的痛苦，才会懂得以节俭态度使用物资。"

裴子野评论说：好啊！宋太祖的训导。那奢侈是从富余的生活中产生的，节俭则是在不足中产生的。要想让他们节俭，没有什么方法比贫贱更好！让他们习惯那艰难困苦的环境，就有利于任用他们；要让他们明察人心的真伪，就要改使他们亲身躬临各种事务。宋太祖如能贯彻施行这种训导方法，磨难儿子们的志向节操，降低他们的礼仪官秩，完成这种好的教育，使他们树立优良美德，然后再把国家政事交给他们，他们就会没有懈怠和荒废，这样宋国的统治就能远播到整个天下了。

宋高祖刘裕想加固皇室的主干和支系，对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就封给高官上爵；其后的宋国皇帝遵守刘裕这种做法，于是年幼的皇子们依次担任地方高级长官。到了宋明帝刘彧的泰始初年和宋顺帝刘准的升明末年，在襁褓中就被杀死的皇子皇孙动辄有几十个。国家的存亡，已不维系在皇子身上，而让他们早年就坐在人民头上纵恣放肆，这不是好的教诲方法。

19 北魏民间流传谣言"灭魏的人是吴"，卢水匈奴人盖吴在杏城聚众造反，各部落的匈奴人争着响应盖吴，有人马十几万；盖吴派他党徒赵绾来宋国，上书表示自愿归顺宋国。冬，十月，初三，北魏长安的镇守副领拓跋纥率军讨代盖吴，拓跋纥战败而死。盖吴的人马更加盛多，百姓都渡过渭河奔向终南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发高平郡的敕勒人骑兵赶赴长安，命将军叔孙拔统率并州、秦州和雍州的部队屯扎渭水北岸。

20 十一月，北魏征发冀州的民众在碻磝津建造浮桥。

21 盖吴派另一支部队的将领白广平向西掠夺新平郡，安定郡的各部匈奴都聚集人马响应盖吴的部队。盖吴又分兵向东掠夺临晋以东，北魏的将军章直击败这支盖吴部队，溺死在黄河中的人有三万多。盖吴又派兵向西抢劫，到达长安，北魏将军叔孙拔与这支部队在渭水北岸展开战斗，大败盖吴军，砍头三万多颗。

河东蜀人薛永宗聚众响应盖吴，袭击闻喜县。闻喜县内没有兵器，县令惊慌失措没办法；县民裴骏率领督促本地豪族袭击薛永宗，薛永宗撤走。

北魏君主拓跋焘命薛谨的儿子薛拔集合同宗同乡的人马，在黄河岸边筑起壁垒，来截断盖吴和薛永宗相互来往的通路。十一月十五日，北魏太武帝派殿中尚书拓跋处直等人率三万骑兵讨伐薛永宗，派殿中尚书乙拔率三万骑兵讨伐盖吴，派西平公寇提率一万骑兵讨伐白广平。盖吴自称天台王，设置百官。

22 十一月十六日，北魏君主回宫。

23 北魏挑选六个州的精锐骑兵二万，派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分别率领，两路进军，抢掠淮水、泗水以北地区，迁徙青州、徐州的百姓来充实黄河以北地区。

24 十一月二十八日，北魏君主巡察西方。

25 初，鲁国孔熙先博学文史，兼通数术，有纵横才志；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为时所知，愤愤不得志。父默之为广州刺史，以赃获罪，大将军彭城王义康为救解得免。及义康迁豫章，熙先密怀报效。且以为天文、图谶，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范晔志意不满，欲引与同谋，而熙先素不为晔所重。太子中舍人谢综，晔之甥也，

熙先倾身事之，综引熙先与晔相识。

熙先家饶于财，数与晔博，故为拙行，以物输之。晔既利其财，又爱其文艺，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从容说晔曰："大将军英断聪敏，人神攸属，失职南垂，天下愤怨。小人受先君遗命，以死报大将军之德。顷人情骚动，天文舛错，此所谓时运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顺天人之心，结英豪之士，表里相应，发于肘腋；然后诛除异我，崇奉明圣，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小人请以七尺之躯，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归诸君子，丈人以为何如？"晔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节于魏武[1]，张温毕议于孙权[2]，彼二人者，皆国之俊乂，岂言行玷缺，然后至于祸辱哉？皆以廉直劲正，不得久容。丈人之于本朝，不深于二主，人间雅誉，过于两臣，谗夫侧目，为日久矣，比肩竞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铁一言而刘班碎首[3]，彼岂父兄之仇，百世之怨乎？所争不过荣名势利先后之间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发之不早；戮及百口，犹日未厌。是可为寒心悼惧，岂书籍远事也哉！今建大勋，奉贤君，图难于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鸿名，一旦苞举而有之，岂可弃置而不取哉！"晔犹疑未决。熙先曰："又有过于此者，愚则未敢道耳。"晔曰："何谓也？"熙先曰："丈人奕叶清通，而不得连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为之死，不亦惑乎！"晔门无内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晔默然不应，反意及决。

晔与沈演之并为帝所知，晔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尝独被引，晔以此为怨。晔累经义康府佐，中间获

罪于义康。谢综及父述,皆为义康所厚,综弟约娶义康女。综为义康记室参军,自豫章还,申义康意于晔,求解晚隙,复敦往好。大将军府史仲承祖,有宠于义康,闻熙先有谋,密相结纳。丹杨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道人法略、尼法静,皆感义康旧恩,并与熙先往来。法静妹夫许曜,领队在台,许为内应。法静之豫章,熙先付以戕书,陈说图谶。于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并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称:"贼臣赵伯符肆兵犯跸,祸流储宰,湛之、晔等投命奋戈,即日斩伯符首及其党与。今遣护军将军臧质奉玺绶迎彭城王正位辰极[4]。"熙先以为举大事宜须以义康之旨谕众,晔又诈作义康与湛之书,令诛君侧之恶,宣示同党。

帝之燕武帐冈也,晔等谋以其日作乱。许曜侍帝,扣刀目晔,晔不敢仰视。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济,密以其谋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书、选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穷治。其夜,呼晔置客省[5],先于外收综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诘问晔,晔犹隐拒;熙先闻之,笑曰:"凡处分、符檄、书疏,皆范所造,云何于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晔墨迹示之,乃具陈本末。

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风吐款,辞气不桡。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6],理应有异志,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前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将三十作散骑郎,那不作贼!"熙先于狱中上书谢恩,且陈图谶,深戒上以骨肉之祸,曰:"愿勿遗弃,存之中

书。若囚死之后，或可追录，庶九泉之下，少塞衅责。”

晔在狱为诗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7]。”晔本意谓入狱即死，而上穷治其狱，遂经二旬，晔更有生望。狱吏戏之曰：“外传詹事或当长系。”晔闻之，惊喜。综、熙先笑之曰：“詹事畴昔攘袂瞋目，跃马顾盼，自以为一世之雄；今扰攘纷纭，畏死乃尔！设令赐以性命，人臣图主，何颜可以生存！”

十二月，乙未，晔、综、熙先及其子弟、党与皆伏诛。晔母至市，涕泣责晔，以手击晔颈，晔颜色不怍；妹及妓妾来别，晔悲涕流涟。综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晔收泪而止。

谢约不预逆谋，见兄综与熙先游，常谏之曰：“此人轻事好奇，不近于道，果锐无检，未可与狎。”综不从而败。综母以子弟自蹈逆乱，独不出视。晔语综曰：“姊今不来，胜人多矣。”

收籍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不胜珠翠。母居止单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裴子野论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据[8]；盖俗之量，则偾常均之下[9]。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刘弘仁[10]、范蔚宗[11]，皆怙志而贪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

【注释】

(1)毛玠：东汉献帝时尚书仆射，因崔琰死于无辜，内心不悦。有人向曹操

进谗陷害毛玠，下狱免官。事见本书卷六十七，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 魏武：即曹操，当时为魏公，尚未称帝。

②张温：三国吴王的辅义中郎将，少有俊才而名气盛，引荐暨艳为选部尚书。二人好清议，弹劾众多官僚，为众人怨恨。后暨艳自杀，张温也斥还本郡以供给厮吏。事见本书卷七十，魏文帝黄初五年。

③殷铁：殷景仁。 刘班：刘湛。二人事迹见本书卷一百二十三，宋文帝元嘉十七年。

④辰极：古人以北极星为天极，故把帝位比做辰极。

⑤客省：四方来京的客人，在朝见皇帝时居住的地方，归典客令掌管。

⑥集书省：孔熙先为散骑侍郎，是集书省的官员。集书省即门下省。

⑦嵇生：嵇康，晋代名士，为晋文王所杀，临刑时，要求弹琴，示无惧意。夏侯：夏侯玄，晋代名士，被晋景王杀死，临刑时面不改色。范晔这二句诗自比嵇康、夏侯玄，表示不怕死。

⑧冲天：冲与翀(chōng 冲)通，直飞上天的意思。古语："一飞冲天"，比喻志向高远。

⑨则憤(fèn 奋)常均之下：憤，激动奋发。 常均：即平常、平庸。

⑩刘弘仁：刘湛，字弘仁。事见本书卷一百二十三，元嘉十七年。

⑪范蔚宗：即范晔，蔚宗是他的字。

【译文】

25 当初，鲁国人孔熙先博学文学和历史，兼通方术，有主导天下大势的才气和志向；可只当上员外散骑侍郎，不被时人所了解，愤愤不平，很不得志。他父亲孔默之为广州刺史，因贪赃枉法而犯罪，被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解救才得以免遭治罪。后来刘义康被贬到豫章，孔熙先暗中怀有报效刘义康的心情，而且认为根据天文星象的变化和神秘预言的预示，宋文帝一定是因异常变故而死亡，即由于兄弟之间相互残杀而死于非命；江州地方应该出现天子。孔熙先又因为范晔也心怀不满，打算拉来当做同谋，但孔熙先向来不被范晔看重。太子中舍人谢综，是范晔的外甥，孔熙先恭敬地与谢综交往，谢综把孔熙先引荐给范晔相识。

孔熙先家里富有钱财，多次与范晔赌博，故意装出拙笨的样子，财物输给范晔。范晔既贪图钱财的好处，又喜爱孔熙先的文学才能，由此两人交情亲密融洽。孔熙先于是从容地对范晔说："大将军（指刘义康）英明果断聪睿敏捷，无论是人还是神都归心于他，却失去官职贬到南方，天下的人为之愤怨。小人我承受先君的遗命，以死来报答大将军的恩德。最近人心骚动，天象乖错，这正是所谓时运已经到来，不可推开和改变的。如果遵从上天和众人的心意，结英豪之士，里外相应，在京城皇宫的心脏发动事变，然后诛除凶逆，尊奉明圣的人为帝王，以此号令天下，那么谁敢不听从！小人只求用我之七尺之躯，和三寸之舌，为之效劳，若立了功成了大事，把功劳和成功归于各位君子，丈人认为怎样？"范晔听了十分惊骇。孔熙先说："从前毛玠为魏武帝尽节而下狱免官，张温为孙权无辜地议评官僚而贬斥回乡，这两个人，都是一国的杰出人才，难道是言行有玷污和缺失，然后才遭致祸辱吗？他们都是因为廉直秉正，才不能被魏武，孙权和人们长久容忍的。丈人对于本朝，个人亲戚关系不比毛玠、张温与魏武和孙权的关系深，而人间对于您的美誉，超过毛玠、张温这两个臣子，但引得进谗之人对您侧目而视，时间已经很长了，与那些人并肩竞争追逐权位和信任，难道可以成功吗！最近殷铁一句话就让刘班掉了脑壳，他俩难道有父兄的仇恨，或一百代的怨恨吗？所争的不过是荣名势利前后之间的差别罢了。到了最后的时刻，唯恐诬陷对方不深，暴露对方的罪行不早，皇帝的诛杀达到整个家族上百口人，还说不满足。这可为之寒心痛和恐惧的，岂可埋头书籍远离事端呢！现在建立大功，尊奉贤明的君主，谋划困难之事从容易着手时开始，用万全之策改变危险的环境，享受厚利，收取宏大名声，一旦举事就可占有这些厚利美名，怎可放弃而不拿到手里呢！"范晔犹豫不定。孔熙先说："更有超过这个的话，我还不敢讲呢！"范晔说："是什么话？"孔熙先说："丈人几代人清高显赫，却不能与帝室连姻，人们都当猪狗对待你

们,而丈人却不曾以为耻辱,还想为帝室效死,不也是很糊涂吗!"范晔家门中的妻女没有良好行为,所以孔熙先用这些话激怒他。范晔沉默不回答,而谋反之心已定。范晔与沈演之都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宠信,进宫晋见时,范晔先到宫门,必定要等待沈演之与他一起进宫,沈演之先到宫门,曾经独自被引见皇帝,范晔因此怨恨。范晔一直在刘义康府中担任官佐,中间曾得罪过刘义康。谢综及父亲谢述,都受到刘义康的厚待,谢综弟弟谢约娶了刘义康的女儿。谢综担任刘义康的记室参军,从豫章返回,向范晔申述刘义康的歉意,请求消除过去的隔阂,双方又恢复了往日的交情。大将军府中的史官仲承祖,曾受到刘义康的恩宠,听说孔熙先有密谋,暗中与之交结。丹杨尹徐湛之,向来受到刘义康喜爱,仲承祖因此也交结奉事徐湛之,把孔熙先的密计告诉徐湛之。道士法略、尼姑法静,都感激刘义康的旧恩,都与孔熙先来往。法静妹夫许曜,在皇宫中任领队,答应做内应。法静前往豫章,孔熙先交给她一封信,信中讲述有关江州出天子的神秘预言。他们暗中选派官员,把平素关系不好的人,全都列入死亡名单。孔熙先又让弟弟孔休先作檄文,声称:"贼臣赵伯符放纵兵士侵害了皇帝,并使祸及太子,徐湛之、范晔等人舍命奋力挥戈,当天斩赵伯符的头及其党羽。现在派护军将军臧质奉送玉玺绶带迎接彭城王端正位置登上帝位。"孔熙先认为发动这场大事应需要刘义康的诏命告谕众人,范晔又伪造刘义康给徐湛之的信,命徐湛之诛灭皇帝身边的恶人,向同党宣示。

宋文帝刘义隆在武帐冈设宴的时候,范晔等计划在这天动手叛乱。许曜侍奉宋文帝,手稍拉佩刀出鞘向范晔递眼色,范晔不敢抬眼看。不一会宴会散了,徐湛之怕事情不成功,偷偷把范晔的阴谋告诉宋文帝刘义隆。宋文帝让徐湛之详细探察阴谋的始末,获得了檄书、选派分封的官员姓名,上交给宋文帝。宋文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收捕有关人员,进行彻底追查。这一夜,叫范晔进宫,安置在客省,先在宫外收捕谢综及孔熙先兄弟,都坦白服罪。宋文帝派使

者诘问范晔，范晔还隐瞒不承认；孔熙先听说了，笑着说："凡是处理意见、符节檄文、书信，都是范晔一手完成，为什么到现在才做这种抵赖呢？"宋文帝拿范晔的亲笔墨迹给范晔看，范晔才全部交待了密谋始末。

第二天，执兵器的士兵押送范晔等人交付廷尉。孔熙先向廷尉谈吐真心，语气毫无惊恐慌乱。宋文帝对孔熙先的才华大为惊奇，派人安慰勉励他说："以你的才华却埋没在集书省，理应有谋乱之心，这乃是我对不起你。"又责怪前吏部尚书何尚之说："使孔熙先年近三十还当散骑侍郎，怎会不当叛乱之贼！"孔熙先在狱中上书向宋文帝谢恩，并且陈说将由骨肉相残使文帝死于非命的神秘预言，深深告诫宋文帝将有骨肉残杀之祸，说："希望不要遗弃这封信，请存放在中书省。如果我囚禁而死之后，或许可以追加登录，那就会使我在九泉之下，多少减轻一点这次谋乱的罪责。"

范晔在狱中写诗说："虽没有嵇生的琴，但可以与夏侯玄的脸色一样。"范晔本来估计入狱就会死，但宋文帝要穷究这个案件，于是拖延了二十天，范晔又有了生存的期望。狱吏给他开玩笑说："外边传说太子詹事（指范晔）或许会长期囚禁。"范晔听了，又惊又喜。谢综、孔熙先嘲笑他说："太子詹事从前卷袖子瞪眼，跃马四顾，自以为是一世之雄；现在心乱如麻，怕死怕得像这个样子！假使赐给你一条命，人臣图谋杀君主，有什么脸面可以活在世上！"

十二月，十一日，范晔、谢综、孔熙先及其子弟、党羽都伏罪被杀。范晔母亲到刑场，哭泣着责怪范晔，用手打范晔脖子，范晔脸色不惭愧；范晔妹妹及妓妾来告别，范晔悲哭流泪不止。谢综说："舅舅实在赶不上夏侯的脸色。"范晔收住泪停止悲哭。

谢约不参预叛逆的阴谋，见兄长谢综与孔熙先交游，常劝告他说："此人把事看得轻易而爱好奇异之事，与正道不接近，果断险锐而不检点，不可与他亲近。"谢综不听从他的劝告而失败。谢综母亲因子弟自己踏上叛逆作乱的道路，独独不出来看他们。范晔对谢综

说："姐姐今天不来，比很多人都强啊。"

查抄范晔的家，乐器服装珍玩，都很珍奇华丽，妓妾有用不完的珠宝翡翠。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简陋不堪，只有一个橱柜装木柴；弟弟的儿子冬天无被子，叔父只有单布衣。

裴子野评论说：人有超群的才能，必定想有一飞冲天的凭据；有超俗的抱负，在常人之下就感到激奋。这种人能遵守正道，用礼节约束自己，大概是很少的啊！刘弘仁、范蔚宗，都骄纵其抱负而贪图权势，矜傲自己的才能而殉身于叛逆，历代的名誉声望，一个早上就全部丧失。向来的所谓智能，反过来成了亡身的工具。

26 徐湛之所陈多不尽，为晔等辞所连引，上赦不问。颜质，竣之子也，先为徐、兖二州刺史，与晔厚善，坐被、以为义兴太守[7]。

有司奏削彭城王义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诏免义康及其男女皆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8]；以右卫将军沈邵为安成相，领兵防守。邵，璞之兄也。义康在安成，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9]，废书叹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27 初，江左二郊无乐[10]，宗庙虽有登歌[11]，亦无二舞[12]。是岁，南郊始设登歌。

28 魏安南、平南府移书兖州，以南国侨置诸州多滥北境

名号；又欲游猎具区[7]。兖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则彼立徐、扬，岂有其地？复知欲游猎具区，观化南国。开馆饰邸，则有司存；呼韩入汉[8]，厥仪未泯，馈饩之秩[9]，每存丰厚。"

二十三年

1 春，正月，庚申，尚书左仆射孟颢罢。

2 戊辰，魏主军至东雍州[10]，临薛永宗垒，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众心纵弛。今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魏主从之，庚午，围其垒。永宗出战，大败，与家人皆赴汾水死[11]。其族人安都先据弘农[12]，弃城来奔。

辛未，魏主南如汾阴[13]，济河，至洛水桥[14]。闻盖吴在长安北，帝以谓北地无谷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问崔浩，对曰："夫击蛇者先击其首，首破则尾不能掉。今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轻骑趋之，一日可到，到则破之必矣。破吴，南向长安亦不过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伤。若从南道，则吴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从，自渭南向长安，庚辰，至戏水[15]。吴众闻之，悉散入北地山[16]，军无所获。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长安，丙申，如盩厔[17]，历陈仓[18]，还，如雍城[19]，所过诛民、夷与盖吴通谋者。乙拔等诸军大破盖吴于杏城。

吴复遣使上表求援，诏以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发兵屯境上，为吴声援；遣使赐吴印一百二十一纽，使吴随宜假授。

3 初，林邑王范阳迈，虽进使入贡，而寇盗不绝，使贡亦

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之。南阳宗慤,家世儒素,慤独好武事,常言"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奋请从军,诏以慤为振武将军,和之遣慤为前锋。阳迈闻军出,遣使请还所掠日南民[19],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帝诏和之:"若阳迈果有款诚,亦许其归顺。"和之至朱梧戍[20],遣府户参军姜仲基等诣阳迈,阳迈执之;和之乃进军围林邑将范扶龙于区粟城[21]。阳迈遣其将范毗沙达救之,宗慤潜兵迎击毗沙达,破之。

4 魏主与崔浩皆信重寇谦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于魏主,以为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讨盖吴,至长安,入佛寺,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室,见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必与盖吴通谋,欲为乱耳。"命有司按诛阖寺沙门,阅其财产,大得酿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又为窟室以匿妇女。浩因说帝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寇谦之与浩固争,浩不从。先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并敕留台下四方,令一用长安法。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尝有此。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九服之内,鞠为丘墟。朕承天绪,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22],其一切荡除,灭其踪迹。自今已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浮图形像及胡经[23],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太子晃素事

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豫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或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遗。

【注释】

①义兴：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宜兴县。

②安成郡：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安福县东南。

③淮南厉王长：人名，西汉淮南王刘长，谥号为厉，故称淮南厉王。刘长为汉高祖之子，与汉文帝为兄弟。文帝时，刘长作为诸侯王非常骄纵不法，被文帝废为庶人，用辎车载之送往蜀郡，中途愤恚绝食而死。事见本书卷14，汉文帝前六年。

④二郊：在京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称为二郊。

⑤登歌：一种配乐歌唱形式，歌者在上，乐器在下，据说这是为了尊崇人声。

⑥二舞：指文舞和武舞，各由六十四人舞蹈。

⑦具区：即今江苏太湖，又名震泽。

⑧呼韩入汉：呼韩，即呼韩邪，匈奴单于名号，西汉宣帝和元帝时两次入朝晋见，表示归顺，元帝将王昭君嫁给他。

⑨馈饩(kuì xì 愧戏)：赠送及所赠送的物品。

⑩东雍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

⑪汾水：河流名，即今山西汾水。

⑫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灵宝县。

⑬汾阴：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

⑭洛水桥：在今陕西省大荔县西南洛水上。

⑮戏水：河流名，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源出骊山，北入渭河。

⑯北地山：即北山，指陕西关中平原北部诸山。

⑰盩厔(zhōu zhì 周至)：县名，即今陕西周至县。

⑱陈仓：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宝鸡市。

⑲雍城：县名，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

⑳日南:郡名,指今越南广平省地区。

㉑朱梧戍:朱梧,日南郡的治所,在今越南广平省美丽附近。戍,军事据点。

㉒区粟城:城名,在今越南承天省广田县境内。

㉓羲、农:指古代传说中的圣贤帝王伏羲氏、神农氏。

㉔浮屠:即佛陀、佛,三个名称只是译名的差别,实际是一个意思。

【译文】

26 宋国丹杨尹徐湛之的告密多有不详尽之处,受到范晔等人的供词的连累,宋文帝刘义隆赦免他,不以追究。臧质,是臧焘的儿子,早先担任徐、兖二州的刺史,与范晔交情深厚友善,范晔身败之后,宋文帝把臧质贬为义兴太守。

有关单位奏请削除彭城王刘义康的爵位,捕交付廷尉治罪。十二月十三日,宋文帝下诏把刘义康及其子女贬为庶民,断绝他们的皇家户籍,迁徙交付安成郡;任命宁朔将军沈邵为安成相,领兵在安成郡防守。沈邵,是沈璞的哥哥。刘义康在安成郡,读史书,看到西汉淮南厉王刘长的事迹,放下书本感叹说:"自古就有这种事,我竟然不知道,犯了罪也是应该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宋文帝任命前豫州刺史赵伯符为护军将军。赵伯符,是孝穆皇后的弟弟的儿子。

27 当初,江南政府进行南郊北郊大祭时没有音乐,在宗庙祭祀时虽有登歌,也没有文武二舞。这一年,在南郊祭祀时开始设有登歌。

28 北魏安南将军府、平南将军府移发公文给宋国的兖州,指责南方的宋国设立的侨州多滥用北方的州名;又说打算到县区进行游猎。兖州州政府回答北魏的公文说:"一定要根据实际占有的地域设立州郡,那么你们设立徐州、扬州,难道真有徐州、扬州的领域吗?又知道你们想到县区游猎、观看南方的教化。那么开放客馆装

修府邸，则有关部门在那里，将会负责办理；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西汉朝廷，所用的仪式还没有亡失，馈赠的级别，常保存得十分丰厚。”

二十三年（丙戌，公元446年）

1 春，正月，初六，宋国罢免尚书左仆射孟顗的官职。

2 十四日，北魏君主拓跋焘的军队到达东雍州，兵临河东蜀首领薛永宗的营垒，北魏司徒崔浩说：“薛永宗不知道陛下亲自前来，他们的人心必定松懈。现在北风强劲，应该急忙攻击他们。”魏主听从这个意见，十六日，包围薛永宗的营垒。薛永宗出垒迎战，大败，与家人一起投汾水而死。他的同族人薛安都在此之前占据弘农，这时也放弃城池投奔宋国。

十七日，魏国君主南往汾阴，渡过黄河，到达洛水桥。听说盖吴在长安之北，魏主认为渭北土地不长庄稼和野草，打算渡过渭水南下，顺着渭水向西进攻；拿这个想法询问崔浩，崔浩回答说：“打蛇要先打蛇的头，打破蛇的头则蛇尾不能摆动。现在盖吴营垒离此六十里，派轻装骑兵奔袭，一天就可赶到，赶到则攻破盖吴是必定无疑的了。攻破盖吴，南向长安也不超过一天，一天的疲乏，不至于有伤害。如果按南下的路线进攻，盖吴就会徐徐逃入北山，短时间内不能平定他们。”魏主不听从，从渭水南岸向长安进军，二十六日，到达戏水。盖吴的军队听说这个消息，全部分散进入北山，魏军一无所获。魏主后悔不听崔浩的意见。二月，初二，魏主到达长安，十二日，到达盩厔，经过陈仓，返回，前往雍城，一路经过的地方诛杀与盖吴通谋的百姓和夷人。北魏殿中尚书乙拔等各支部队在杏城大破盖吴的部队。

盖吴又派使者向宋国上书求援，宋文帝下诏任命盖吴为都督关陇诸军事、雍州刺史、北地公，命雍州梁州发兵屯扎在边境上，声援盖吴；派使者赐给盖吴一百二十一颗官印，让盖吴根据情况代朝廷封派官职。

3 当初,林邑王范阳迈虽然对宋国进使入贡,但仍侵犯抢劫不止,派来宋国的使节和贡物也很简陋;宋帝派交州刺史檀和之讨伐范阳迈。南阳人宗慤,家庭世世代代温文儒雅,独有宗慤爱好武事,常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到檀和之讨伐林邑,宗慤奋勇自愿请求从军,宋文帝下诏任命宗慤为振武将军,檀和之派宗慤当前锋。范阳迈听说宋军出动,派使者来宋国请求归还所掠夺的日南郡民众,送上黄金一万斤,银十万斤。宋文帝下诏给檀和之:"如果范阳迈真有诚意,也允许他归顺。"檀和之到达朱梧戍,派府户参军姜仲基等人去见范阳迈,范阳迈把姜仲基等人抓起来;檀和之于是进军包围林邑将领范扶龙在区粟城。范阳迈派他的将领范毗沙达救援范扶龙,宗慤秘密行军迎击范毗沙达,打败了他。

4 魏国君主拓跋焘和崔浩都信任看重寇谦之,奉行寇谦之的道教。崔浩向来不喜欢佛教,常对魏主谈起,认为佛教空虚荒诞,对世间造成浪费和危害,应全部铲除。到魏主讨伐盖吴,到达长安,进入佛寺,和尚给随从官员喝酒;随从官员进入和尚的住室,发现有许多兵器,出来报告魏主,魏主发怒说:"这不是和尚使用的东西,一定是与盖吴通谋,想作乱。"命有关部门审察诛杀全寺和尚,查抄他们的财产,获得大量酿酒器具和州郡长官、富人寄藏的物品数以万计,又造暗室藏匿妇女。崔浩于是劝说魏主尽诛天下和尚,捣毁所有佛经佛像,魏主听从他的意见。寇谦之与崔浩竭力争论,崔浩不听寇谦之的反对意见。首先全部诛杀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命留守京城及四方官员,令他们一律按长安的办法焚毁佛经佛像。魏国君主的诏书说:"从前后汉的荒唐君主,迷惑相信邪伪的佛教以扰乱天理,自古以来在九州之内,未尝有这种邪教。佛教的荒诞大话,不合乎人情,在一个朝代的末年,没有人不受它的迷惑。因此统治和教令不得施行,礼义大为败坏,九服之内,全都变为废墟。朕继承上天的统绪,打算铲除伪教重定真理,恢复伏羲氏、神农氏的治国之道,对佛教要全部荡除,消灭它的踪迹。自今以后,有敢于

信奉佛神及塑造佛神形象泥人或铜人的全家抄斩。有不平常的人，然后能做不平常的事，不是朕谁能去掉这种历代的伪教！有关部门向征镇各军、各地刺史宣告，凡是佛象及佛经，都击破焚烧，和尚无论年少年长全都活埋！"魏国太子拓跋晃向来喜好佛法，屡次劝阻魏国君主而魏主不听；于是太子延缓宣布诏书，使远近的和尚预先听说这个消息，得以各自为计，和尚们大多逃亡藏匿而获得免祸，或者收藏起佛经佛像，只有北魏境内的佛塔佛庙不再有一点遗存。

5 魏主徙长安工巧二千家于平城。还，至洛水，会军谋李闰叛著[7]。

6 太原颜白鹿私入魏境[8]，为魏人所得，将杀之，诈云青州刺史杜骥使其归诚。魏人送白鹿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9]。"使崔浩作书与骥，且命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将兵迎骥，攻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杜骥遣其府司马夏侯祖欢等将兵救历城。魏人遂寇兖、青、冀三州，至清东而还，杀掠甚众，北边骚动。

帝以魏寇为忧，咨访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为："凡备匈奴之策，不过二科：武夫尽征伐之谋，儒生讲和亲之约。今欲追纵卫、霍[10]，自非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发精卒十万，一举荡夷，则不足为也。若但欲遣军追讨，报其侵暴，则彼必轻骑奔走，不肯会战；徒兴巨费，不损于彼，报复之役，将遂无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边固守，于计为长。臣窃以曹、孙之霸，才

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涂。要而归之，其策有四：一曰移远就近。今青、兖旧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万余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5]，以实内地。二曰多筑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经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时，一城千家，堪战之士，不下二千，其余羸弱，犹能登陴鼓譟[6]，足抗群虏三万矣。三曰纂偶车牛以载粮械。计千家之资，不下五百耦牛，为车五百两，参合钩连以自其众；设使城不可固，平行趋险，贼骑不能干，有急征发，信宿可聚。四曰讲习课仗。凡战士二千，随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习，铭刻由己，逐保输之于库，出行请以自新。弓弩利铁[7]，民不得者，官以新补之。数年之内，军用粗备矣。近郡之师，远屯清、济，功费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众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导而帅之，兵强而敌不戒，国富而民不劳，比士信复队伍，坐食粮廪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7 魏金城边固[8]，天水梁会，与秦、益杂民万余户据上邽东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却之。氐、羌万余人，休官、屠各二万余人皆起兵应固、会[9]，敕文击固，斩之，余众推会为主，与敕文相攻。

8 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长安。

9 丁未，大赦。

10 仇池人李洪聚众，自言应王；梁会求救于氐王杨文德，文德曰：“两雄不并立，苦须我者，宜先杀洪。”会诱洪

斩之，送首于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丰公闾根帅骑赴上邽，未至，会弃东城走。敕文先掘重堑于外，严兵守之，格斗从夜至旦。敕文曰："贼知无生路，致死于我，多杀伤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会众，降者赦之，会众遂溃；分兵追讨，悉平之。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松多川[10]，敕文又讨平之。

11 盖吴牧兵屯杏城，自号秦地王，声势复振。魏主遣永昌王仁、高凉王那督北道诸军讨之。

【注释】

①李闰：地名，又叫李润堡，李润镇，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北。

②太原：宋国设置的侨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县境内。

③我外家：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母亲为杜氏，故称杜骥为外家。

④卫、霍：卫青、霍去病，二人均为西汉时攻击匈奴的著名将领。

⑤大峴（xiàn 现）：山名，即今山东临朐县东南大峴山。

⑥陴（pí 皮）：城墙上的女墙，亦泛指城墙。

⑦簳（gǎn 杆）：箭杆，亦泛指箭。

⑧金城：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

⑨休官、屠各：匈奴的两支别种。

⑩松多川：河流名，源出陇山。

【译文】

5 北魏君主拓跋焘迁徙长安的能工巧匠二千家到平城。返回，到达洛水，分兵诛讨李闰镇的反叛羌人。

6 宋国太原人颜白鹿私自进入魏国境内，被魏国人抓获，正要杀他，颜白鹿欺诈说是宋国青州刺史杜骥让他来表示归诚。魏国人把颜白鹿送到平城，魏主高兴地说："是我外婆家的人。"魏主让崔浩

写信给杜骥，且命令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带兵迎杜骥，攻击驻在历城的冀州刺史申恬；杜骥派他的府司马夏侯祖欢带兵救援历城。魏军于是掠劫宋国的兖州、青州、冀州地区，到达清水东岸才返回，杀掠甚多，宋国北部边境发生骚动。

宋文帝刘义隆为魏兵的侵犯发愁，向群臣谘询对策。御史中丞何承天上书献策；认为："凡是防备匈奴的策略，不过二种：武夫尽是征伐的谋略，儒生则大讲和亲的条约。现在想追踪卫青、霍去病的功绩，除非大规模在淮水、泗水流域垦田，内地充实青州、徐州，让民众有多余储备，田野有积聚的粮谷，然后发精兵十万，一举荡平，否则就不能去攻击北魏。如果只想派军追讨魏兵，报复他们的侵略，那么他们就会轻骑奔走，不肯与我军会战；这样追讨只是白白花费巨资，而不会损害对方，报复性的战争，结果将会无休无止，这是策略中最末等的一种。安定边境进行固守，在谋略上最为优良。臣私下以为曹操、孙权的称霸一方，双方才智相当，他们让江、淮之间，各有数百里无人居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双方侦察人员活动的地区，而不是耕种放牧的地区，所以双方坚壁清野以等待对方的到来，整理盔甲修缮兵器以乘对方的空子；保护百姓保全境域，不外乎这样一种办法。简要地归纳之，其方法有四条：第一叫做迁移远方人口靠近京城附近。现在青州、兖州旧有的民众以及冀州新近归附的民众，在边境上有三万多家，可以把他们全部迁移安置到大峴山之南，以充实内地。第二叫做多筑城邑以居住新迁来的民家，借给他们常用的用品，春夏佃种土地和放牧，秋冬进入城堡。敌寇来到的时候，一城之中有民户千家，可以斗的战士，不下二千人，其余体弱的人，还能登上城墙鼓譟呐喊，足以抵抗敌人三万多。第三条叫做聚集配合牛与车辆以载运粮草器械。估计一千户民家的资产中，有不下五百对牛，可出车五百辆，把牛与车配合连结起来以护卫一千家的民众；假设城堡不能固守，民众可在平原行走奔趋险要地区，敌贼也不能侵犯，而有了紧急情况临时征集，两个晚

上就可聚集起来。第四条叫做按人丁征收兵器。凡是能战的士兵二千人，要求随各人的能力，各自有一件兵器，平常自用和练习，由自己在兵器上铭刻名字，返回城堡时收藏于仓库中，外出时请各人自己磨励。弓箭和锋利的铁器，民众不能获得，官府逐渐充实给民众。数年之内，军需物资就基本完备了。而让京城附近州郡的军队，远远屯扎到清水、济水去，则所需费用既为沉重，军士的怨怼也深，据臣估计，这样做不如就用那种民众方便简易。现在利用对民众有利的情况，引导而统帅他们，就会使我方兵强而敌人不加戒备，我方国富而民众不疲劳，比起对军队士兵实行免除赋役优待，而让他们坐吃国库粮食来，不可同日而语了。"

7 北魏金城人边固、天水人梁会，与秦州、益州不同种族的民众一万多户占据上邽的东城反叛北魏，攻逼上邽的西城。北魏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抵抗打退进攻。氐、羌一万多人，匈奴的休官人、屠各人各二万多人都起兵响应边固、梁会，封敕文攻击边固，斩杀了他，余下的众人推举梁会为首领，与封敕文相互对攻。

8 夏，四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焘到达长安。

9 二十四日，宋国宣布大赦。

10 仇池人李洪聚集人马，自称应当王；梁会向氐王杨文德求救，杨文德说："两个英雄不并存，如果需要我救援，应先杀李洪。"梁会引诱李洪杀了他，把李洪的首级送给杨文德。五月，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焘派安丰公拓跋闾根率骑兵奔赴上邽，还没赶到，梁会放弃上邽东城逃走。封敕文事先在东城外挖掘重重壕沟，严兵防守，与梁会部队进行格斗，从夜里直到清晨。封敕文说："贼军知道没有活路，与我拼命，会杀伤我方许多士卒，不容易战胜他们。"于是用白虎旗向梁会的士兵宣告，投降者赦免死罪，梁会兵众于是溃散；封敕文分兵追击，全部平定了叛兵。略阳人王元达聚众屯驻在松多川，封敕文又讨平了他。

11 盖吴收兵屯驻杏城，自称秦地王，声势重振。魏国君主派永昌

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督帅北路各军讨伐盖吴。

12 檀和之等拔区粟，斩范扶龙，乘胜入象浦[1]；林邑王阳迈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愨曰："吾闻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惊走，林邑兵大败。和之遂克林邑[2]，阳迈父子挺身走。所获未名之宝，不可胜计，宗愨一无所取，还家之日，衣帏萧然。

13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4 甲申，魏发冀、相、定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3]，以备盖吴窜逸。丙戌，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兵十万人筑畿上塞围[4]，起上谷[5]，西至河，广纵千里。

15 帝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

16 秋，七月，辛未，以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坦，骥之兄也。初，杜预之子耽，避晋乱，居河西[6]，仕张氏。前秦克凉州，子孙始还关中。高祖灭后秦，坦兄弟从高祖过江。时江东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7]，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涂。上尝与坦论金日磾[8]，曰："恨今无复此辈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养马不暇，岂办见知！"上变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请以臣言之；臣本中华高族，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业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日磾，胡人，身为牧圉；乃超登内侍，齿列名贤。圣朝虽复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17 八月，魏高凉王那等破盖吴，获其二叔；诸将欲送诣平城，长安镇将陆俟曰："长安险固，风俗豪忮，平时犹不可忽，况承荒乱之余乎！今不斩吴，则长安之变未已也。吴一身潜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又非长策。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矣。"诸将咸曰："今贼党众已散，唯吴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诸君不见毒蛇乎！不断其首，犹能为害。吴天性凶狡，今若得脱，必自称王者不死，以惑愚民，为患愈大。"诸将曰："公言是也。但得贼不杀，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将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为诸君任之。"高凉王那亦以俟计为然，遂赦二叔，与刻期而遣之。及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负也。"后数日，吴叔果以吴首来，传诣平城。永昌王仁讨吴余党白广平、路那罗，悉平之。以陆俟为内都大官。

会安定卢水胡刘超等聚众万余人反[9]，魏主以俟威恩著于关中，复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镇长安，谓俟曰："关中奉化日浅，恩信未洽，吏民数为逆乱。今朕以重兵授卿，则超等必同心协力，据险拒守，未易攻也；若兵少，则不能制贼；卿当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单马之镇。超等闻之，大喜，以俟为无能为也。

俟既至，谕以成败，诱纳超女，与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众，犹无降意。俟乃帅其帐下亲往见超，超使人逆谓俟曰："从者过三百人，当以弓马相待；不及三百人，当以酒食相供。"俟乃将二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纵酒尽醉

而还。顷之,俟复选敢死士五百人出猎,因诣超营;约曰:"发机当以醉为限。"既饮,俟阳醉,上马大呼,手斩超首,士卒应声纵击,杀伤千数,遂平之。魏主征俟还,为外都大官。

18 是岁,吐谷浑复还旧土。

【注释】

①象浦:县名,治所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茶轿。

②林邑:城名,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

③冀、相、定:北魏冀州治所在信都,即今河北省冀县,相州治所在邺县,即今河北省磁县西南,定州治所在卢奴,即今河北省定县。

④司、幽:北魏司州治所在洛阳,即今河南省洛阳市,幽州治所在蓟县,即今北京市。

⑤上谷:郡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延庆县。

⑥河西:此指今甘肃河西走廊地区。

⑦伧荒:当时南方人蔑称北方人为伧,荒指他们来自荒外。

⑧金日磾(dī 低):人名,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后被俘入汉为奴,在皇宫养马,被西汉武帝赏识,拜为光禄大夫,为人忠谨而有智略,死后谥曰敬侯。《汉书》有传。

⑨安定:郡名,治所在安定,即今甘肃省泾川县。 卢水胡:匈奴的一个支系。

【译文】

12 宋国交州刺史檀和之等攻拔区粟城,斩杀范扶龙,乘胜进入象浦;林邑王范阳迈倾全国兵力来迎战,用马匹胄甲披在大象身上,象队前后望不到头。宗愨说:"我听说外国有狮子,威风使百兽顺服。"于是制成狮子的形状,与象阵相对抗,大象果然惊惧逃走,林邑兵大败。檀和之于是攻克林邑,范阳迈父子挺身逃走。宋军俘

获无名的宝物，不可胜计，宗慤一无所取，回家之日，衣寇服饰仍是十分清肃。

13 六月，初一，发生日食。

14 初二，北魏征发冀、相、定三州兵士二万人，屯驻在长安终南山各山谷，以防备盖吴逃窜。初四，又征发司、幽、定、冀四州兵士十万人修筑京城外围要塞防御工事，从上谷郡向西直到黄河，宽度和纵深达一千里。

15 宋文帝刘义隆修筑北岸堤防，挖成玄武湖，又在华林园中筑成景阳山。

16 秋，七月，二十日，宋国任命散骑常侍杜坦为青州刺史。杜坦，是杜骥的兄长。当初，杜预的儿子杜耽，躲避晋朝战乱，迁居河西地区，在张氏的前凉王国做官。前秦攻克前凉的凉州，杜氏子孙才返回关中。宋高祖刘裕灭后秦，杜坦兄弟跟随宋高祖渡过长江。当时江南的王氏、谢氏等大姓正很兴盛，北方南渡得晚的人，朝廷人士都以外来的粗荒蔑视他们，虽然北方人的才能可以任臣，但都不能踏上出任高官的仕途。宋文帝曾与杜坦议论金日磾，说："恨今天不再有这种人！"杜坦说："金日磾假如生在今世，养马还来不及，岂能受到赏识！"宋文帝脸变色说："卿为何把朝廷估量得这么轻薄！"杜坦说："请以臣为例说说看：臣本是中华高贵望族，晋代丧乱，流浪迁移凉州地区，世代的祖业相继承续，不曾亡失旧有的功业；只是因为到南方的时间不长，就看作荒鄙之人而另眼相看。金日磾，是匈奴人，本身是养马的；乃能越级当上内侍高官，列身于名贤之中。圣明的我朝虽然也想提拔才能之人，但臣怕未必能真的做到。"宋文帝默然不语。

17 八月，北魏高凉王拓跋那等军攻破盖吴，俘获盖吴的两个叔叔；各位将领想把他们押送往平城，长安镇守将领陆俟说："长安险要坚固，风俗豪壮强悍，平时还不能忽视，何况在荒乱之后呢！现在不杀死盖吴，则长安的事变不会结束。盖吴一人潜逃流窜，不是他

的亲信，谁能抓住他！如果留下十万大军来追捕他一个人，又不是好办法。不如私下答应盖吴的叔叔，赦免他的妻子儿女，让他自己去追踪盖吴，这样活捉他是必定的了。"各位将领都说："现在贼人们已经打散，只剩下盖吴一个人，怎么能抓他回来？"陆俟说："诸君没看到毒蛇吗！不击断它的头，还能为害。盖吴天性凶狠狡猾，现在如果得以逃脱，必定自称大王没死，来迷惑愚民，为患更大。"将领们说："公的话说得是。但是抓住了贼人不杀了他，却又放了他，如果一去就不返回，将怎么承担这个罪责？"陆俟说："这个罪，我替诸君承担。"高凉王拓跋那也认为陆俟的计谋可行，于是赦免盖吴的两个叔叔，与他们约定日期然后放了他们。到了约定的日子，盖吴的叔叔没回来，各将领都责怪陆俟，陆俟说："他俩找空子下手还没找到机会罢了，必定不会辜负我们。"后几天，盖吴叔叔果然带来盖吴的首级，传送到平城。北魏永昌王拓跋仁攻讨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全部平定了他们。魏国任命陆俟为内都大官。

时逢安定的卢水胡人刘超等人聚众万余人反叛北魏，魏国君主因陆俟的威望恩德在关中地区十分显著，又对陆俟加官为都督秦·雍二州诸军事，镇守长安。魏主对陆俟说："关中奉行朝廷的教化时间不长，朝廷的恩惠威信还未普及开来，官吏民众多次叛乱。现在如果联把重兵交给卿，则刘超等人必会同心协力，据险要地势拒守，不易攻克；如果给你的兵少，则不能制服贼人；卿应当自谋计策攻取他们。"陆俟于是单枪匹马前往长安。刘超等人听说这个消息，大为欢喜，认为陆俟不能有所作为。

陆俟到了长安，以成败的利害劝谕刘超，要娶刘超的女儿以引诱他，通过和刘超成为婚姻亲家来招降刘超；刘超仗恃他的人多，还没有投降的意思。陆俟于是率领其帐下的人员亲自前去见刘超，刘超派人迎接陆俟并对他说："跟随的人超过三百人，当用弓马来对待你们；不到三百人，当用酒食招待你们。"陆俟于是率二百骑兵去见刘超。刘超设下防备十分森严，陆俟尽量饮酒，喝醉了才返回。

不久，陆俟又选出敢死兵士五百人外出打猎，顺路前往刘超军营；与部下约定："动手的时机当以我喝醉为限。"饮酒之后，陆俟假装喝醉，上马大声呼喊，亲手斩下刘超的头，手下的士卒应声散开攻击，杀伤刘超部下一千多，于是平定了刘超的叛乱。魏国君主拓跋焘召回陆俟，担任外都大官。

18 这一年，吐谷浑又返回原来的领土。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起强圉大渊献，尽上章摄提格，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

1 春，正月，甲戌，大赦。

2 魏吐京胡及山胡曹仆浑等反[1]；二月，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等讨平之。

3 癸未，魏主如中山[2]。

4 魏师之克敦煌也，沮渠牧犍使人斫开府库，取金玉及宝器，因不复闭；小民争入盗取之，有司索盗不获。至是，牧犍所亲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药，潜杀人前后以百数；况复姊妹皆学左道。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赐沮渠昭仪死[3]，并诛其宗族，唯沮渠祖以

先降得免。又有告牧犍犹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赐牧犍死，谥曰哀王。

5 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平城。

6 六月，魏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八人，坐盗没军资及虏掠赃各千万计，并斩之。

7 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四铢钱。民多翦凿古钱，取铜盗铸。上患之。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建议，请以大钱一当两。右仆射何尚之议曰："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多铸！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赀自倍，贫者弥增其困，俱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从义恭议。

8 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阳文王义季卒。义季自彭城王义康之贬，遂纵酒不事事。帝以书诮责，且戒之；义季犹酣饮自若，以至成疾而终。

9 魏乐安宣王范卒。

10 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欲奉前彭城王义康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归，过豫章，击斩之。

11 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浑为汝阴王。

12 十二月，魏晋王伏罗卒。

13 杨文德据葭芦城，招诱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4]。

【注释】

①吐京胡:居住在山西省石楼县的匈奴人,因石楼原名吐京,故称之吐京胡。

②中山: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

③沮渠昭仪:北凉国王沮渠蒙逊的女儿兴平公主,于宋文帝元嘉十年嫁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嫔妃,昭仪即其身为嫔妃的称号。

④武都等五郡:指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天水郡,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汉阳郡,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市南,武阶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南,仇池郡,治所在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

【译文】

宋纪七　起丁亥(公元447年),止庚寅(公元450年),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丁亥,公元447年)

1 春,正月,二十六日,宋国宣布大赦。

2 北魏境内吐京胡人及山地胡人曹仆浑等人反叛;二月,北魏征东将军武昌王拓跋提等人讨伐平定这场叛乱。

3 初五,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前往中山。

4 魏军攻克敦煌时,北凉最后一代国王沮渠牧犍让人砍开国库,取金玉宝器,于是不再关闭;老百姓争着入库盗取金玉宝器,有关部门搜捕而未抓获。到今年,沮渠牧犍的亲信及仓库看守告发这件事,并且说沮渠牧犍父子储存不少毒药,先后暗杀人数以百计;况且沮渠牧犍的姐妹都学邪道方术。北魏有关部门搜查沮渠牧犍的家,获得所藏毒物;魏国君主大怒,命沮渠昭仪自杀,并诛杀沮渠全族,只有沮渠祖是在北凉亡国前投降的而得以免死。又有人告发沮渠牧犍与前北凉王国的臣民暗地来往企图谋反,三月,魏主派崔浩到沮渠牧犍家命沮渠牧犍自杀,谥号为哀王。

5 魏国把定州的丁零人三千家迁徙到平城。

6 六月,北魏西征将领扶风公拓跋处真等八人,因盗窃贪污军用

物资和北魏军掠夺的赃物各有上千万之多而犯罪，全部斩首。

7 当初，宋文帝因为钱币太重而商品价格太低，而改铸四铢钱。百姓于是大多都剪凿古代铜钱，用古钱的铜材盗铸四铢钱。宋文帝为此发愁。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请求用旧制大钱一个当两个四铢钱。尚书右仆射何尚之议论说："货币的兴起，是以交易货物为根本目的，事情以货物的交易为关键，哪能靠多铸货币来平衡！货币数量太少则货币价值太高，货币数量太多则货物价格过高，钱的数量多少虽然不同，完成交易货物的作用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何况再以一大钱当两小钱，是白白抬高货币的虚价呀！如果现今制度得以施行，则富人的钱财自会加倍，而穷人更增加其贫困，恐怕不是让贫富均衡的好办法。"宋文帝最终听从了刘义恭的建议。

8 秋，八月，二十日，宋国徐州刺史衡阳文王刘义季逝世。刘义季自彭城王刘义康被贬之后，于是纵酒不过问政事。宋文帝写信责备他，并且告诫他；刘义季还是酣饮自如，以至于成病而死。

9 北魏乐安宣王拓跋范逝世。

10 冬，十月，初八，宋国故太子左卫率胡藩的儿子胡诞世杀死豫章太守桓隆之，占据豫章郡反叛宋国，打算尊奉前任彭城王刘义康为君主；前任交州刺史檀和之离任归还，路过豫章，攻击斩杀胡诞世。

11 十一月，初十，宋文帝封皇子刘浑为汝阴王。

12 十二月，北魏晋王拓跋伏罗逝世。

13 杨文德占据葭芦城，招引氐人羌人，武都等五个郡的氐人都响应归附他。

二十五年

1 春，正月，魏仇池镇将皮豹子帅诸军击之。文德兵败，

弃城奔汉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杨保宗所尚魏公主而还。

初,保宗将叛,公主劝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国?"公主曰:"事成,为一国之母,岂比小县公主哉!"魏主赐之死。

杨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

2 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罢塞围役者;遂如上党[1],诛潞县叛民二千余家[2],徙河西离石民五千余家于平城[3]。

3 闰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场[4]。

4 初,刘湛既诛,庾炳之遂见宠任,累迁吏部尚书,势倾朝野。炳之无文学,性强急轻浅。既居选部[5],好诟詈宾客,且多纳货赂;士大夫皆恶之。

炳之留令史二人宿于私宅[6],为有司所纠。上薄其过,欲不问。仆射何尚之因极陈炳之之短曰:"炳之见人有烛盘、佳驴,无不乞匄[7];选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结朋党,构扇是非,乱俗伤风,过于范晔,所少,贼一事耳。纵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为丹杨尹[8]。尚之曰:"炳之蹈罪负恩,方复有尹京赫赫之授,乃更成其形势也。古人云'无赏无罚,虽尧、舜不能为治[9]。'臣昔启范晔,京惧犯颜,苟白愚怀,九死不悔。历观古今,未有众过藉藉[10],受货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为丹杨尹。

5 彭城太守王玄谟上言:"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6 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镇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

7 当两大钱行之经时，公私不以为便；己卯，罢之。

8 六月，丙寅，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进位司空。

9 辛酉，魏主如广德宫[11]。

10 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为淮阳王。

11 西域般悦国去平城万有余里[12]，遣使诣魏，请与魏东西合击柔然；魏主许之，中外戒严。

12 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领军将军沈演之为吏部尚书。

13 丙戌，魏主如阴山。

14 魏成周公万度归击焉耆[13]，大破之，焉耆王鸠尸卑那奔龟兹[14]。魏主诏唐和与前部王车伊洛帅所部兵会度归讨西域。和说降柳驴等六城[15]，因共击波居罗城[16]，拔之。

15 冬，十月，辛丑，魏弘农昭王奚斤卒，子它观袭。魏主曰："斤关西之败，罪固当死；朕以斤佐命先朝，复其爵邑，使得终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降它观爵为公。

16 癸亥，魏大赦。

17 十二月，魏万度归自焉耆西讨龟兹，留唐和镇焉耆。柳驴戍主乙直伽谋叛，和击斩之，由是诸胡咸服，西域复平。

18 魏太子朝于行宫，遂从伐柔然。至受降城[17]，不见柔然，因积粮于城内，置戍而还。

【注释】

①上党:郡名,治所在今山西潞城县西。

②潞县:治所在今山西黎城县南古城。

③河西:据胡注"河西"当作"西河",西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省汾阳县。离石:镇名,治所在今山西省离石县。

④宣武场:宋仿照洛阳在建康皇宫北面修筑的广场。

⑤选部:指吏部,因吏部负责选拔人才委任官职,故称选部。

⑥令史:官员,为吏部尚书属下掌管文案的专职官员,不应在尚书私人家中过夜。

⑦句(gòu 盖):乞求。

⑧丹杨尹:宋国丹杨郡的行政长官,丹杨郡治所在建康,故丹杨尹为宋国首都的行政长官,地位非常重要。

⑨无赏无罚:这二句来自西汉宣帝诏书中的话:"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唐、虞即是尧、舜。

⑩藉藉:杂乱众多的样子。

⑪广德宫:魏帝在阴山之北修建的宫殿,因殿刚修好时,杨难当正好来朝,故名广德宫。

⑫般悦国:"般悦"当作"悦般",此国在今独联体巴尔喀什湖之东之南,到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

⑬焉耆:国名,治所在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⑭龟兹(qiū cí 丘慈):国名,在今新疆阿克苏县到轮台县之间。

⑮柳驴:今地不详。

⑯波居罗城:今地不详。

⑰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狼山西北,因西汉太初元年公孙敖主持修建,用来接应投降的匈奴人,故名受降城。

【译文】

二十五年(戊子,公元448年)

1 春,正月,魏国仇池郡镇守将领皮豹子率领各支部队攻击杨文德。杨文德兵败,放弃葭芦城逃奔汉中。皮豹子逮捕杨文德的妻子

子女、下属官僚、军用物资及杨保宗所娶的北魏皇帝的公主，然后返回。

当初，杨保宗将要背叛魏国，他娶的魏国公主也劝他反叛。有人说："为什么背叛父母之国？"公主说："事情成功，可当一国之母，岂是一个小县的公主可比的呢！"现在，魏国君主命公主自杀。

杨文德因犯失守城池之罪，被宋国朝廷免除官职，削除爵位和土地。

2 二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焘前往定州，遣散为京城外围要塞工事服役的人员；又前往上党，诛杀潞县的叛民二千多家，迁徙西河、离石的民众五千多家到平城。

3 闰二月，初七，宋文帝在宣武场举行阅兵大典。

4 当初，刘湛被诛之后，吏部郎庾炳之逐渐受到宠信，多次升官到吏部尚书，权势倾倒朝野。庾炳之没有文采学识，性子强狠急躁轻薄浮浅。担任选部工作之后，爱好诟骂宾客，而且多收贿赂；士大夫都厌恶他。

庾炳之留下令史二人在自家私宅中过夜，被有关单位弹劾。宋文帝认为这是小过失，打算不过问。尚书仆射何尚之于是极力揭发庾炳之的毛病说："庾炳之见别人有烛盘，好炉子，无不乞求到手；他选拔任用不公平，不能一一列举；他交结同党，煽动是非，伤风乱俗，超过范晔，所缺少的，只是作反贼一件事了。纵使不加他的罪，也应遣出朝廷。"宋文帝想让庾炳之当丹杨尹。何尚之说："庾炳之犯罪负恩，反而又有主管京师的显赫任命，乃是更助成他的声势了。古人说：'无赏无罚，虽然是尧、舜也不能治天下。'臣以前建议把范晔调出京城，也怕冒犯皇上，如果陈述了愚见，九死也不后悔。历观古今，未有犯了那么多的过错，接受贿赂数百万，却更获得高官厚禄像庾炳之这样的人。"宋文帝于是免了庾炳之的官，让徐湛之担任丹杨尹。

5 宋国彭城太守王玄谟上书说："彭城位居水陆要冲，请让一位

皇子监临徐州州政。"夏,四月,十四日,任命武陵王刘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

6 五月,初四,魏国任命交趾公韩拔为鄯善王,镇守鄯善城,役使并向当地百姓收纳赋税,与内地郡县一样。

7 一个当两个四铢钱的大钱通用了一段时间,公家私人都认为不方便;五月,初九,废除一个当两的规定。

8 六月,二十六日,宋国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晋升官位为司空。

9 六月,二十一日,魏国君主前往广德宫。

10 秋,八月,二十五日,宋文帝封皇子刘彧为淮阳王。

11 西域般悦国离平城一万多里,派使者前往魏国,请求与魏国东西夹击柔然;魏国君主允许他们的请求,京城内外戒严。

12 九月,初二,宋国任命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尚书左仆射,任命领军将军沈演之为吏部尚书。

13 九月十七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14 魏国成周公万度归攻击焉耆,大败焉耆军,焉耆王鸠尸卑那逃奔龟兹。魏主诏令唐和与车师国前部王车伊洛率自己的部下与万度归会合讨伐西域。唐和说降柳驴等六座城池,于是共同攻击波居罗城,攻下该城。

15 冬,十月,初三,魏国弘农昭王奚斤逝世,奚斤的儿子奚它观承袭奚斤的王爵。魏太武帝说:"奚斤在关西战败,罪本来当死;朕因奚斤辅佐先朝皇帝,才恢复了他的爵位和采邑,使他能寿终天年,君臣的情分也足够了。"于是把奚它观的爵位降为公爵。

16 十月,二十五日,魏国宣布大赦。

17 十二月,魏国万度归从焉耆西进讨伐龟兹,留下唐和镇守焉耆。柳驴城的军事据点首领乙直伽谋反,唐和攻击斩杀了他,由此各地胡人都顺服魏国,西域又一次平定。

18 魏国太子拓跋晃到行宫朝见太武帝拓跋焘,于是跟随讨伐柔

然。到达受降城，没见到柔然，于是积存粮草在城内，安排军事防备后返回。

二十六年

1 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于漠南。甲戌，复伐柔然。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西道，魏主与太子出涿邪山[1]，行数千里。柔然处罗可汗恐惧远遁。

2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2]，谒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诸州乐移者数千家以实京口[3]。

3 庚寅，魏主还平城。

4 夏，五月，壬午，帝还建康。

5 庚寅，魏主如阴山。

6 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4]。"御史中丞袁淑言于上曰："陛下今当席卷赵、魏，检玉岱宗；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上悦。淑，耽之曾孙也。

秋，七月，辛未，以广陵王诞为雍州刺史。上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5]，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租税[6]，悉给襄阳。

7 九月，魏主伐柔然，高凉王那出东道，略阳王羯儿出中道。柔然处罗可汗悉国内精兵围那数十重；那掘堑坚守，处罗数挑战，辄为那所败。以那众少而坚，疑大军将至，解

围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处罗益惧,弃辎重,踰穹隆岭远遁[7];那收其辎重,引军还,与魏主会于广泽[8]。略阳王羯儿收柔然民畜凡百余万。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冬,十二月,戊申,魏主还平城。

8 沔北诸山蛮寇雍州[9],建威将军沈庆之帅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慤等二万人讨之,八道俱进。先是,诸将讨蛮者皆营于山下以迫之,蛮得据山发矢石以击,官军多不利。庆之曰:"去岁蛮田大稔,积谷重岩,不可与之旷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冲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诸军斩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蛮震恐;因其恐而击之,所向奔溃。

【注释】

①涿邪山:山名,约在今蒙古阿尔泰山脉东南部一带。

②丹徒:县名,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

③京口:城名,即今江苏镇江市。

④封狼居胥:狼居胥,山名,即今蒙古境内肯特山,西汉大将霍去病北伐匈奴,曾封狼居胥山以纪功。

⑤江州:州名,治所在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市。

⑥湘州:州名,治所在长沙,即今湖南长沙市。

⑦穹隆岭:山名,今地不详。

⑧广泽:湖泊名,今地不详。

⑨沔:沔水,即今汉水。

【译文】

二十六年(己丑,公元449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焘在大漠之南宴请文武群臣。初

七，又攻伐柔然。高凉王拓跋那从东道出击，略阳王拓跋羯儿从西道出击，魏主与太子拓跋晃从涿邪山出击，行军数千里。柔然处罗可汗害怕而远远逃走。

2 二月，初三，宋文帝前往丹徒，拜谒先帝陵墓。三月，丁巳日，宋国大赦。招募各州愿意迁移的民户数千家充实京口城。

3 三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

4 夏，五月，十七日，宋文帝回建康。

5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6 宋文帝刘义隆打算收复中原，群臣争着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特别爱好发表看法，宋文帝对侍从大臣说："看王玄谟的条陈意见，令人产生封狼居胥山的豪情。"御史中丞袁淑对宋文帝说："陛下现在应当席卷赵、魏地区，到岱宗泰山上去祭天；臣子遇上这个千载一遇的机会，愿奉上封禅书。"宋文帝高兴。袁淑，是袁耽的曾孙。

秋，七月，初七，宋国任命广陵王刘诞为雍州刺史。宋文帝因为襄阳外与函谷关、黄河相接，打算扩大雍州地区的物资实力，于是罢除江州军府的设置，把江州军府的文武官员全部配属雍州；湘州输入到朝廷的租税，全部拨给襄阳。

7 九月，魏国君主攻伐柔然，高凉王拓跋那从东路出击，略阳王拓跋羯儿从中路出击。柔然处罗可汗集中全国精兵包围 拓跋那数十层；拓跋那挖壕沟坚守，处罗可汗数次挑战，总是被拓跋那击败。因为拓跋那兵少而顽强，处罗可汗怀疑魏国大军将要赶来，解除包围连夜撤走；拓跋那带军追击，共九天九夜。处罗可汗更加害怕，抛弃辎重，翻过穹隆岭远远逃走；拓跋那俘获柔然军的辎重，带军返回，与魏主会师于广泽。略阳王拓跋羯儿俘掠柔然的民众和牲畜共一百多万。从此柔然衰弱下去，收敛行迹不敢再侵犯魏国边塞。冬，十二月，十七日，魏国君主返回平城。

8 沔水北岸各山蛮族侵犯雍州地区，宋国建威将军沈庆之率后

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愨等二万人讨伐蛮族,八路大军一起进军。在此之前,各将领讨伐蛮族都是在山下扎营以逼迫蛮族,蛮族得以占据山岭发射箭石袭击官军,官军作战大多不利。沈庆之说:"去年蛮人农田大丰熟,积存粮食在重山之中,不能与他们旷日持久地对峙。不如出其不意,冲击他们的心腹要害,这样就一定会攻破他们。"于是命各部队砍树登山,呐喊击鼓前进,各处蛮族大为震恐;趁他们恐惧而发动攻击,官军所向之处,蛮族都溃散而逃了。

二十七年

1 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阳。

2 沈庆之自冬至春,屡破雍州蛮,因蛮所聚谷以充军食,前后斩首三千级,虏二万八千余口,降者二万五千余户。幸诸山大羊蛮凭险筑城[1],守御甚固。庆之击之,命诸军连营于山中,开门相通,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汲。顷之,风甚,蛮潜兵夜来烧营,诸军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夹射之,蛮兵散走。蛮所据险固,不可攻,庆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蛮食尽,稍稍请降,悉迁于建康以为营户。

3 魏主将入寇,二月,甲午,大猎于梁川[2]。帝闻之,敕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3]。"边戍侦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将步骑十万奄至。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并弃城走[4]。

是时,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镇寿阳,遣左军行参军陈宪行汝南郡事[5],守悬瓠[6],城中战士不满千人,魏主围之。

三月，以军兴，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

魏人昼夜攻悬瓠，多作高楼，临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负户以汲，施大钩于冲车之端以牵楼堞[7]，坏其南城；陈宪内设女墙[8]，外立木栅以拒之。魏人填堑，肉薄登城，宪督厉将士苦战，积尸与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

魏主遣永昌王仁将步骑万余，驱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阳[9]。时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镇彭城，帝遣间使命骏发骑，赍三日粮袭之。骏发百里内马得千五百匹，分为五军，遣参军刘泰之帅安北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10]，集曹行参军尹定[11]、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将之，直趋汝阳。魏人唯虑救兵自寿阳来，不备彭城，丁酉，泰之等潜进，击之，杀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人失散，诸生口悉得东走。魏人侦知泰之等兵无继，复引兵击之。垣谦之先退，士卒惊乱，弃仗走。泰之为魏人所杀，肇之溺死，天祚为魏所擒，谦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余人，马还者四百匹。

魏主攻悬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内史臧质诣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将兵救悬瓠。魏主遣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将兵逆拒之。质等击斩乞地真。康祖，道锡之从兄也。

夏，四月，魏主引兵还，癸卯，至平城。

壬子，安北将军武陵王骏降号镇军将军，垣谦之伏

诛，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陈宪 为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12]。

魏主遗帝书曰："前盖吴反逆，扇动关、陇。彼复使人就而诱之，丈夫遗以弓矢，妇人遗以环钏：是曹正欲谲诳取赂，岂有远相服从之理！为大丈夫，何不自来取之，而以货诱我边民？募往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也。我今来至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邪？

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以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结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

蠕蠕吴提、吐贺真皆已死[13]，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秋当复往取之；以彼无足，故不先讨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计，为掘堑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我当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翳行窃步也。彼来侦谍，我已擒之，复纵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

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彼非我敌也。彼常欲与我一交战，我亦不痴，复非苻坚[14]，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外宿；吴人正有斫营伎，彼募人以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岂得不为我有哉！

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

我邪！取彼亦不须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15]，当使鬼缚以来耳。”

【注释】

①幸诸山：今地不详。 大羊蛮：蛮族的一支。

②梁川：疑指梁城郡，治所在今河南商邱市南。

③寿阳：宋国豫州的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④南顿：郡名，治所在今河南项城县西南。 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

⑤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⑥悬瓠：城名，即汝南郡治所所在，为当时军事重镇之一，在今河南汝南县。

⑦冲车：古代攻城时用来冲撞城门城墙的战车。 楼堞(dié 蝶)：城上的矮墙，又叫女墙。

⑧女墙：即城堞。见注⑦。

⑨汝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⑩田曹：官名，负责营田事务，为安北将军的下属官吏。

⑪集曹：官名，负责安集流散的民户和士兵，亦为安北将军的属官。

⑫新蔡：郡名，当时与汝南郡两郡合为一郡，治所在悬瓠城，即今河南汝南县。

⑬吴提：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 吐贺真：柔然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

⑭苻坚：前秦第四任国王，曾率大军进攻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大败。

⑮婆罗门：古印度婆罗门教的僧侣，善于咒术。

【译文】

二十七年(庚寅，公元450年)

1 春，正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焘前往洛阳。

2 宋国建威将军沈庆之从冬到春，屡次攻破雍州反叛的蛮族，利

用蛮族屯积的粮食补充军粮，先后斩首三千颗，俘虏二万八千余人，投降的有二万五千多户。幸诸山中的大羊蛮凭借山险修筑城墙，防守十分坚固。沈庆之攻击他们，命令各部队在山中连营，营与营开门相通，在各个军营内挖掘水池，无论早晚都不外出汲水。不久，风势变大，蛮族潜伏士兵夜间来偷袭烧营，各部队用池里的水扑灭火，又用弓弩两面夹射，蛮族兵分散逃走。蛮族占据的地方险要坚固，不能进攻，沈庆之就设置六处军事据点来困住蛮族。时间久了，蛮族粮食吃光，渐渐有人请求投降，把他们全部迁到建康编为专门的营造户。

3 魏国君主拓跋焘将要入犯宋国，二月，初三，在梁川大规模围猎。宋文帝刘义隆听说此事，命淮水、泗水流域各州郡："如果魏寇小规模到来，则各地进行坚守；如果魏兵大规模到来，则各郡率领居民退到寿阳。"边境戍守部队侦察不准确，初十，魏太武帝自率步兵骑兵十万人突然侵入。宋国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都放弃城池逃走。

这时候，宋国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镇守寿阳，派左军行参军陈宪代理汝南郡政务，防守悬瓠，城中的战斗士兵不满一千人，魏王带军包围悬瓠城。

三月，因为发生战事，宋国减少内外文武百官俸禄三分之一。

魏军不分昼夜进攻悬瓠城，制作许多高楼，靠近城墙向城内射箭，箭下如雨，城户顶着门板去打水，又在冲车前端安上大钩子来拉城上的女墙，破坏了南面的城墙；陈宪又在城内架设女墙，墙外立起木栅栏来抵抗进攻。魏军填平壕沟，进行肉搏战登上城墙，陈宪督促激励将士苦战，累积的尸体与城墙一样高。魏军踩着尸体登上城墙，双方短兵相接，陈宪锐气更加激奋，战士无不以一当百，杀伤敌军数以万计，城中战士战死的也超过一半。

魏国君主派永昌王拓跋仁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驱赶掳掠的六个郡的百姓向北屯驻到汝阳。当时宋国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镇

守彭城，宋文帝派密使命刘骏出动骑兵，带三天粮食袭击汝阳魏军。刘骏征发百里之内的马匹，得到一千五百匹，分为五支部队，派参军刘泰之率领安北将军属下的骑兵行参军垣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集曹行参军尹定、武陵王常侍杜幼文、殿中将军程天祚等人带领五支部队，直奔汝阳。魏军只怕宋国救兵从寿阳方向赶来，而不防备彭城方面，三月丁酉日，刘泰之等人潜伏进军，攻击汝阳魏军，杀死三千多人，烧了他们的辎重，魏军失散，被掠的民众全部得以向东逃走。魏军侦察得知刘泰之等部队没有后继援军，又带兵攻击刘泰之等部。垣谦之先后退，宋军士卒惊乱，抛弃兵器逃走。刘泰之被魏军杀死，臧肇之淹死在河里，程天祚被魏军擒获，垣谦之、尹定、杜幼文及士兵幸免者九百多人，马匹返回的只有四百匹。

魏国君主攻击悬瓠城四十二天，宋文帝派南平郡的内史臧质前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同带兵救援悬瓠城。魏主派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带兵迎战这支援军。臧质等攻击斩杀乞地真。刘康祖，是刘道锡的堂兄。

夏，四月，魏国君主带兵返回。十三日，到达平城。

二十二日，宋国把安北将军武陵王刘骏降低官号为镇军将军，垣谦之伏罪被杀，尹定、杜幼文押付尚方官署罚做苦工；任命陈宪为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

魏国君主送信给宋文帝，说："在此之前盖吴叛乱，煽动关中、陇西的民众造反。你又派人到盖吴处招诱他，男子就送给弓箭，妇女就送给首饰；这伙人正想说假话骗取你的财物，哪里有离得这么远还肯服从你的道理！做为大丈夫，为什么不自己来夺取关、陇地区，却用财物引诱我的边民？你招募投奔的人免除七年的赋役，这是奖赏奸人。我现在来到你这片土地获得多少财物，与你前后获得的我国民众，谁获得的多？

你如果想保存刘家的祖庙祭祀，应当把长江以北的土地割让给我，收回江北，防守南渡长江之敌，则我当放下江南不管让你居

住。不然的话，可好好命令你手下的各方镇守大将，州府刺史、郡县的太守县令准备好饮食住宿器具，等到秋天我当前往夺取扬州。大势已到，终究不会放过。你往日北面与蠕蠕勾通，西面勾结赫连氏、沮渠氏和吐谷浑，东面串连北燕的冯弘、高丽国；凡这几国，我都消灭了他们。由此看来，你怎能单独活在世上！

蠕蠕的吴提、吐贺真都已死亡，我现在北伐，先消灭有腿的敌寇。你如果不服从我的命令，秋天当再去收拾你；因为你没有脚，所以不先讨伐罢了。我前往之日，你作什么打算？是挖沟自守，还是筑墙自我保护？我当公开前去攻取扬州，不像你暗中行动偷偷摸摸。你派来侦探，我已活捉他们，又放回他们。这些人都亲眼看到了，仔仔细细好好问问他们吧。

你以前派裴方明夺取仇池郡，获得了胜利，你却嫉妒他的勇敢和大功，自己不能容下他；你有这样能干的大臣还要杀了他，怎能与我较量呢！你不是我的对手。你常想和我决一死战，我也不傻，又不是苻坚，什么时候会与你决战？白天就派骑兵围绕你的城池，夜晚就远离你百里之外过夜；南方人正有夜袭摸营的伎俩，你招募人马而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亮了。你所招募的人的脑袋怎能不为我砍下呢！

你老父时代的旧臣虽然年老，还有智谋，我知道现在你已把他们杀光了，岂不是上天助我吗！取你的脑袋也不用我的丘器，这里有善于咒人的婆罗门，当派鬼把你绑来。”

4 侍中、左卫将军江湛迁吏部尚书。湛性公廉，与仆射徐湛之并为主上所宠信，时称江、徐。

5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

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史等罪状。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

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1]，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2]，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3]；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余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

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浩同宗而别族；浩常轻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诛，二家独得免。赜，逞之子也。

辛丑，魏主北巡阴山。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会北部尚书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4]！"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顺之从父弟也，自浩之诛，军国谋议皆出孝伯，宠眷亚于浩。

【注释】

①《太祖记》：北魏第一任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传记。

②《先帝纪》：北魏第二任皇帝明元帝拓跋嗣的传记。《今记》：指当时在位的太武帝拓跋焘的传记。

③五族：指有直系旁系关系的五种亲族。

④李宣城：李孝伯封为宣城公，故称李宣城。

【译文】

4 宋国侍中、左卫将军江湛升迁为吏部尚书。江湛性格公正廉洁，与尚书仆射徐湛之同时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宠信，当时人们称之为江、徐。

5 魏国司徒崔浩，仗恃自己有才能谋略和魏国君主的宠信，专擅朝廷大权，曾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并州的士人数十位，都从平民一下子当上州郡太守。太子拓跋晃说："先前推荐召来的人，也都是州郡的杰出人才；他们在职位上已经很长时间，他们的辛苦勤劳还没有酬答，应先让他们补充郡县太守的职务，让这次新召来的人接替前一批人担任郎吏。而且太守县令管理百姓，应当任用那些有行政事务经验的人。"崔浩坚持争执而派遣后来征召的人去当郡守县令。中书侍郎、兼著作郎高允听说这件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大概会不免遭祸了！如果为达成他的错误意见而与地位在上的人争胜，将如何承受得了这种胜利！"

魏国君主让崔浩主管皇家藏书事务，使他与高允等人共同修撰《国记》，说："务必从实记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情乖巧谗佞，受到崔浩的宠信。崔浩曾经为儒经《易》及《论语》《诗》《书》做注解，闵湛和郗标上书声称："马融、郑玄、王肃、贾逵的注解不如崔浩的注解精确深刻，请求收交境内各种经书，颁布崔浩的注解之书，令天下学习研究。并请求命崔浩再为《礼》《传》做注解，让后代之人能看到正确的经义。"崔浩也推荐闵湛、郗标有著述的才能。闵湛、郗标又劝崔浩把写好的《国史》刊刻在石碑上，以表彰秉笔直书的写史精神。高允听说了，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所干的事，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恐怕就会给崔氏家门带来影响万世的灾祸，我们这伙人也没有生存于世的了！"崔浩竟然采用了闵湛、郗标的建议，把《国史》刊刻在石碑上，树立在祭天神坛的东侧，碑群方一百步，造价三百万。崔浩在《国史》中书写魏国君主的祖先，事迹都详细真实，排列在大路旁，来往的人看了之后都相互议论。来自北方

的鲜卑人无不愤恨，纷纷向魏国君主控告，认为这是暴露国家的丑闻。太武帝大怒，让有关部门按查崔浩和秘书省郎吏等人的罪状。

当初，辽东公翟黑子受到君主宠信，出使到并州，接受别人送的布一千匹。事情暴露，翟黑子向高允问主意说："皇上问我，是应当据实报告，还是应当矢口否认？"高允说："公是皇帝身边的宠臣，有了罪过自首实说，或许被宽恕，不可再干欺瞒的事。"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说："如果实说，怎么惩罚估计不到，不如隐讳不承认。"翟黑子埋怨高允说："君为什么引诱人到死地上去！"进宫见魏主，不据实回答，魏主大怒，杀了翟黑子。魏主让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儒经。

到崔浩被捕，太子拓跋晃召见高允到东宫，于是留在东宫过夜。第二天早上，与高允一起入朝晋见，到了皇宫大门，太子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宫见到至尊，我自会引导你；如果至尊问起来，只管顺着我回答。"高允说："是为什么事？"太子说："进去自会知道。"太子见到魏国君主，说"高允一向小心慎密，而且地位微贱；《国史》的编写由崔浩作主，请赦免高允的死罪！"魏主召见高允，问道："《国史》都是崔浩所撰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其中的《太祖记》，是前任著作郎邓渊写的；《先帝纪》及《今记》，是臣与崔浩共同写的。但崔浩兼管的事多，《国史》工作只是总体负责，至于具体的撰写，臣比崔浩多。"魏主生气说："高允的罪超过崔浩，怎么能活！"太子害怕，说："天子的威风盛大严厉，高允是个小臣，吓得迷糊了，说话语无伦次。臣以前问过他，都说是崔浩所写的。"魏主问高允："真的像太子所说吗？"高允回答说："臣的罪应当诛灭全族，不敢乱讲欺骗。太子殿下因为臣服侍讲经时间长久；可怜臣子，是想为我求一条生路。实不曾问过臣，臣也没说过这种话，不敢迷糊乱说。"魏主回头对太子说："直率啊！这是人情所难做到的，而高允能做到！临死不改变说法，这是诚实；做为臣子不欺瞒君主，这是忠贞。应特加赦免他的罪而表彰他。"于是赦免高允。

于是又召崔浩上前，魏国君主亲自审问他。崔浩恐惧迷乱不能回答。高允每件事都讲得明白，都有条理。君主命高允起草诏书，诛杀崔浩及下属宗钦、段承根等，以下直至奴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灭五族；高允迟疑不动笔。君主频频派人催促，高允请求再见一次魏主，然后才写诏书。魏主召来高允让他上前，高允说："崔浩所犯的罪，如果另有罪行，不是臣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他的罪不至于杀头。"魏主生气，命武士捉起高允。太子拓跋晃替他下拜求情，魏主已明白高允之意，才说："没有这个人，当有数千口人死了。"

六月，初十，魏国君主下诏诛杀清河崔氏和与崔浩同一宗族的人，无论亲疏关系的远近，以及与崔浩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都诛杀全族，其余牵连在内的案犯只杀其本人。崔浩被刑具梏在木槛车内，送到城南，卫兵数十人把尿撒在崔浩身上，崔浩嗷嗷的呼喊声，传到大路上。宗钦临刑时叹息说："高允他大概是圣人吧！"

另一天，太子拓跋晃责怪高允说："人也应当懂得机遇。我想替你解脱死刑，已经打开了头绪；而你终究不听，激怒皇帝像那个样子。每次想起来，使人胆战心惊"高允说："史书这个东西，是用来记录人主的善恶，为后来的帝王做鉴戒，所以人主有所畏忌，谨慎他的行动。崔浩辜负圣恩，用私欲盖住他的廉正高洁，用他的爱憎遮蔽他的公平正直，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的起居行止，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这是史书的主要任务，未有多大过失。臣与崔浩实际共同承担这项工作，生死荣辱，道义上不应特殊照顾。若承受殿下再生的恩德，而违心说假话苟且免死，这不是臣所愿做的。"太子十分激动，称叹高允。高允退下，对人说："我不遵奉东宫太子的指导，原因是怕辜负了翟黑子。"

当初，魏国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崔浩是同一祖宗但为另一支系；崔浩常轻视侮辱他们，由此双方不和睦。到崔浩被诛，

崔曠、崔模两家独得免死。崔曠，是崔逞的儿子。

六月十二日，魏国君主北巡阴山。魏主诛杀崔浩之后又后悔了。正遇上北部尚书李孝伯病重，有人传说李孝伯已死。魏主哀悼他说："李宣城可惜！"接着又说："朕说错了；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自从崔浩被诛，军国大事的计谋议论都出自李孝伯，恩宠眷顾仅次于崔浩。

6 初，车师大帅车伊洛世服于魏[1]，魏拜伊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伊洛将入朝，沮渠无讳断其路，伊洛屡与无讳战，破之。无讳卒，弟安周夺其子乾寿兵，伊洛遣人说乾寿，乾寿遂帅其民五百余家奔魏；伊洛又说李宝弟钦等五十余人下之，皆送于魏。伊洛西击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间道袭之，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余众，保焉耆镇，遣使上书于魏主，言："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饥穷，无以自存。臣今弃国出奔，得免者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东境，乞垂赈救！"魏主诏开焉耆仓以赈之。

7 吐谷浑王慕利延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2]，上许之；慕利延竟不至。

8 上欲伐魏，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谟等并劝之；左军将军刘康祖以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曰："北方若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上曰:"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庆之又固陈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上大笑。

太子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谏,上皆不从。

魏主闻上将北伐,复与上书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无厌,诱我边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驱之便还。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3],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

秋,七月,庚午,诏曰:"虏近虽摧挫,兽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华戎表疏,归诉困棘,跂望绥拯,潜相纠结以候王师;芮芮亦遣间使远输诚款[4],誓为掎角;经略之会,实在兹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帅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水军入河,受督于青、冀二州刺史萧

斌；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径造许、洛；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骏、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各勒所部，东西齐举；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汧、陇[5]；太尉、江夏王义恭出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坦，钟之曾孙也。

是时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6]，倩使蹔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7]，缘淮三郡集盱眙[8]。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9]，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

【注释】

①车师：国名，都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雅尔湖村附近。

②赵嶲（xī 西）：县名，治所在今四川越西县。

③中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县。 桑乾川：即桑乾河，在今山西山阴县至河北阳原县一带。

④芮芮：指柔然，当时魏人称之为蠕蠕，宋人称之为芮芮，是同音异译。

⑤汧、陇：汧指汧水，即今陕西西部的渭水支流千水。陇指陇右地区，即今甘肃陇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

⑥二兖：指北兖州、南兖州，二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市和江苏扬州市。 三五民丁：指一家有三个男子则抽调一人、家有五个男子则调二人入伍。

⑦缘江五郡：指南东海、南兰陵、南琅邪、南东莞、晋陵郡。 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⑧缘淮三郡：指临淮、淮陵、下邳郡。 盱眙（xū yí 虚移）：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

⑨扬、南徐:扬州,治所在建康,即今江苏南京市。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

【译文】

6 当初,车师国大帅车伊洛世代臣服于魏国,魏国拜车伊洛为平西将军,封为车师前部王。车伊洛将要入京朝见,沮渠无讳截断他的来路,车伊洛屡次与沮渠无讳争战,打败他。沮渠无讳死了之后,其弟沮渠安周夺取沮渠无讳儿子沮渠乾寿的兵权,车伊洛派人说服沮渠乾寿,沮渠乾寿于是率领其百姓五百多家投奔魏国;车伊洛又说服李宝弟弟李钦等五十余人投顺,都送到魏国。车伊洛又西击焉耆,留下儿子车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来柔然军队从小路偷袭车歇,攻克他的城池。车歇逃走到车伊洛处,一起收拢剩余人马,守卫焉耆镇,派使节向魏国君主拓跋焘上书,言:"被沮渠氏攻击,前后八年,百姓饥饿贫困,无法自存。臣现在弃国出奔,获得免祸的人仅三分之一,已到达焉耆东部边境,乞求赐给赈济粮救援!"魏国君主诏令打开焉耆粮仓以赈救他们。

7 吐谷浑国王慕容慕利延被魏军攻逼,向宋国上书要求进入宋国守卫越嶲,宋文帝允许他;但慕利延终究没到越嶲。

8 宋文帝刘义隆打算进攻魏国,丹杨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彭城太守五玄谟等人都赞成;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等明年"。宋文帝说:"北方在敌虏虐政下受苦,义军多处兴起。停兵一年,沮丧他们的向义之心,不行。"

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劝阻说:"我方为步兵,敌人为骑兵,在势头上已不成对手。当年檀道济两次出军而无战功,到彦之也是失利而回。现在的将领王玄谟等,未超过檀、到两将,六军的强盛,也不超过往年,恐怕这次出兵会再次使王师受辱。"宋文帝说:"王师两次受屈,另有原由,檀道济使敌寇休养获得补充,到彦之中途发病。敌虏所仗恃的只有马匹;现在是夏天雨水多,河道畅通,泛舟北下,

碻磝敌军必定逃走，滑台守军小小据点，容易攻拔。攻克这二城，储藏粮食，慰问百姓，虎牢、洛阳，自然就会不再巩固。等到冬初，中原地区城池防守连成一片，虏马渡过黄河，就会被我军擒获。"沈庆之又坚持表示不可出兵。宋文帝让江湛、徐湛之责难沈庆之。沈庆之说："治国好比治家，耕种的事当问农奴，纺织的事当问婢女。陛下现在想攻伐敌国，却和白面书生之流商量，事情怎能成功？"宋文帝大笑。

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劝谏，宋文帝都不听从。

魏国君主听说宋文帝将要北伐，又给宋文帝一封信说："彼此和好日子长久，而你的心没有满足，引诱我国边民。今年春天我巡视南方，聊且看望我的百姓，一赶他们就返回我国。现听说你想亲自来，假设你能到达中山和桑乾河，可让你随意行走，你来我也不迎接，回去也不送。如果讨厌你的领土，可来平城居住，我也前往扬州，相互交换地方。你年已五十岁，未曾出过门，虽然靠自己力量前来，也像三岁婴儿，与我鲜卑生长在马上的人相比果真又怎么样呢？更无别的东西可以送给你，现送给你猎马十二匹以及毛毯、药材等物。你来此处道路遥远，马力不足，可乘坐我送的猎马；或许你来了不服水土，药物可自己用来治病。"

秋，七月，十二日，宋文帝下诏说："敌虏最近虽遭到挫败，但兽心未改。最近得到黄河朔方、秦州、雍州等地华人及戎人的上书，陈诉困苦，渴望安定和拯救，暗中互相联系以等待王师；柔然也派密使远远而来陈述诚意，发誓与我构成犄角之势；收复失地的机会，实在今日。可派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水军进入黄河，受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督管；派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接前往许昌、洛阳地区；派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各率其部，东西并举；命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震荡汧、陇地区；命太尉、江夏王刘义恭出军住在彭城，为各军指挥。"申坦，是申钟的曾孙。

当时军队大规模征发，从王公、嫔妃公主及朝廷士大夫、地方官员，下到富裕百姓，各献金钱布帛、杂物以帮助国家的费用。又因兵力不足，全部征发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的兵丁，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比例，也可雇人代替应征，军令到达之后十天内整理行装；沿江五个郡的应征兵丁集中到广陵，沿淮三个郡的应征兵丁到盱眙集中。又招募京都内外有马上徒步各种技艺或武力之士，来应募入伍者，都厚加赏赐。有关单位又奏请：军用物资不足，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产满五十万的，佛教僧侣尼姑财产满二十万的，都由国家借其资产的四分之一，战事结束后即偿还。

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兵趋碻磝。乙亥，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萧斌遣将军崔猛攻乐安[1]，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亦弃城走。斌与沈庆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谟进围滑台。雍州刺史随王诞遣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威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将兵出弘农。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七十余，自以关中豪右，请入长安招合夷、夏，诞许之；乃自赍谷入卢氏[2]，卢氏民赵难纳之。季明遂诱说士民，应之者甚众，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3]；元景引兵继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遣中兵参军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长社[4]，魏荆州刺史鲁爽镇长社，弃城走。爽，轨之子也。幢主王阳儿击魏豫州刺史仆兰，破之，仆兰奔虎牢；铄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将兵助坦，进逼虎牢。

魏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缘河谷帛。

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

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台，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备柔然，吴王余守平城。庚子，魏发州郡兵五万分给诸军。

王玄谟士卒甚盛，器械精严；而玄谟贪愎好杀。初围滑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城中即撤屋穴处。时河、洛之民竞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即其长帅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责大梨八百，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闻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头[5]，使关内侯代人陆真夜与数人犯围，潜入滑台，抚慰城中，且登城视玄谟营曲折还报。乙丑，魏主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6]，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

先是，玄谟遣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舸为前锋，据石济[7]，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护之闻魏兵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事迫于曩日，岂得计士卒伤疲！愿以屠城为急。"玄谟不从；及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魏人以所得玄谟战舰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余皆完备而返。

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谟，庆之曰："玄谟士众

疲老，寇虏已逼，得数万人乃可进，小军轻往，无益也。"斌固遣之。会玄谟遁还，斌将斩之，庆之固谏曰："佛狸威震天下⑧，控弦百万，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弱，非良计也。"斌乃止。

斌欲固守碻磝，庆之曰："今青、冀虚弱，而坐守穷城，若虏众东过，清东非国家有也。碻磝孤绝，复作朱修之滑台耳⑨。"会诏使至，不听斌等退师。斌复召诸将议之，并谓宜留，庆之曰："阃外之事⑩，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⑪，空议何施！"斌及坐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⑫。"斌乃使王玄谟戍碻磝，申坦、垣护之据清口⑬，自帅诸军还历城⑭。

【注释】

①乐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博兴县。

②赞谷：地名，在今河南卢氏县南。　卢氏：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卢氏县。

③熊耳山：在河南卢氏县南。

④上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　长社：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长葛县。

⑤枋头：地名，在今河南清县西南淇门渡。

⑥鞞(pí 皮)：一种小鼓，也泛指战鼓。

⑦石济：即石济津，在今河南滑县西南古黄河上。

⑧佛狸：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

⑨朱修之滑台：宋文帝元嘉八年魏宋大战，宋将朱修之坚守滑台数月之久，因无外援，城破被俘。

⑩阃(kǔn 捆)外之事：泛指军事职务为阃外，阃外之事即战争之事。

⑪范增：楚汉相争时，项羽的谋士，有奇谋而项羽不能用。这是引用刘邦

的话。

⑫耳学：指未亲自读书学习，但能听别人讲说而学习其中的知识。

⑬清口：地名，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

⑭历城：地名，在今山东济南市，为当时宋国冀州治所所在。

【译文】

宋国建武司马申元吉带兵向碻磝进军。七月十七日，魏国济州刺史王买德放弃碻磝城逃走。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将军崔猛攻击乐安，魏青州刺史张淮之也放弃乐安城逃走。萧斌与沈庆之留守碻磝城，让王玄谟进军包围滑台。宋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派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威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带兵进攻弘农。宋后军外兵参军庞季明，年龄七十多岁，自以为是关中豪族，请求进入长安招聚夷人和夏人，刘诞允许他；庞季明就从赀谷进入卢氏县，卢氏县的百姓赵难收留他。庞季明于是劝诱说服当地士人和百姓，响应他的人很多，薛安都等人利用这些响应者，从熊耳山出击；柳元景引兵跟进。宋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中兵参军胡盛之出击汝南，梁坦从上蔡出发向长社进军，魏荆州刺史鲁爽镇守长社，放弃长社城逃走。鲁爽，是鲁轨的儿子。宋国幢主王阳儿攻击魏豫州刺史仆兰，打败他，仆兰逃到虎牢；刘铄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带兵协助梁坦，进逼虎牢。

魏国的大臣们起初听说有宋军进攻，对魏国君主拓跋焘说，请派兵救援沿河的粮食布帛。魏主说："马匹现在还没长肥，天时还炎热，出兵太早必定无功。如果对方兵来不止，暂且回阴山避开他们。我国人本来穿羊皮袄，哪里用得着布帛！拖到十月，我就无忧了。"

九月，初四，魏主引兵南下救援滑台，命太子拓跋晃驻扎漠南以防备柔然，命吴王拓跋余守卫平城。十三日，魏国征发州郡兵丁五万人分属各军。

宋宁朔将军王玄谟兵力很强，器械精良；但王玄谟贪心刚愎而

好屠杀。刚围滑台时,城中多有草房,部下请求用火箭烧草房。王玄谟说:"那是我国的财富,怎能一下子烧掉它!"城中的人当即拆了草房挖洞居住。当时黄河、洛阳地区的百姓竞相献出粮食,拿着兵器赶到王玄谟军中,每天有上千的人,王玄谟不任用他们原有的首领而配属自己的亲信;要求民众每家交一匹布,还强求每家献上大梨八百个,由此民众大为失望。攻击滑台城好几个月还攻不下,听说魏国救兵将要赶到,部下请求集中车辆连为营寨,王玄谟不听。

冬,十月,初七,魏国君主到达枋头,让关内侯代人陆真趁夜带几个人穿过宋军包围圈,潜入滑台城,抚慰城中魏军,并且登城观察王玄谟军营详情,然后返回汇报。初九,魏主渡过黄河,军众号称百万,战鼓之声,震动天地;王玄谟害怕而撤退。魏军追击他,宋兵死了一万多人,部下几乎逃散光了,丢弃军需物资及兵器械仗堆积如山。

在此之前,王玄谟派钟离郡太守垣护之率一百条船为前锋,占据石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垣护之听说魏军将要到达,派人驰马送信劝王玄谟赶紧攻击滑台,说:"以前武皇帝攻击广固城,战死的人非常多。何况今天的情况比当年还紧迫,怎能顾忌士兵的伤亡和疲劳!愿将军把屠城当做急务。"王玄谟不听;后来王玄谟败退,来不及通知垣护之。魏军把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截断黄河以断绝垣护之的退路。黄河水流急速,垣护之顺着黄河中流而下,每当船遇到铁锁,就用长柄斧砍断它,魏军不能制止;垣护之只丧失了一条船,其余的船都完好返回。

宋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沈庆之带五千人救王玄谟,沈庆之说:"王玄谟的士兵疲劳,敌寇已经逼近,须几万人才能进军,小部队轻率前往,没好处。"萧斌坚持派他去。正遇上王玄谟逃回来,萧斌将要杀王玄谟,沈庆之坚持劝阻说:"佛狸威震天下上,拉弓的兵士有一百万,哪里是王玄谟所能抵挡的!况且杀死战将削弱自己,

不是好办法。"萧斌这才停止。

萧斌想固守碻磝，沈庆之说："现今青、冀二州力量虚弱，却驻军守卫孤城，如果敌寇绕过碻磝东进，清水以东就不再为我国所有了。碻磝孤单无援，只会再得当年朱修之的滑台城的结局。"正好这时传达诏命的使者到了，不准萧斌退兵。萧斌又召见将领们商议这件事，都说应留军守城，沈庆之说："战争之事，将军可以自己决断。诏书从远方来，不了解形势。手下有一个范增却不能用，空谈有什么用！"萧斌及在坐的人都笑了，说："沈公却又有了学问。"沈庆之厉声说："众人虽然知道古今的事，但不如下官的耳学。"萧斌于是让王玄谟守卫碻磝城，让申坦、垣护之占据清口，自己率各军返回历城。

闰月，庞法起等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封，以赵难为卢氏令，使帅其众为向导。柳元景自百丈崖从诸军于卢氏[1]。法起等进攻弘农[2]，辛未，拔之，擒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农；丙戌，庞法起进向潼关[3]。

魏主命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趣马头[4]，楚王建趣钟离[5]，高凉王那自青州趣下邳[6]，魏主自东平趣邹山[7]。

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邹山，鲁郡太守崔邪利为魏所擒。魏主见秦始皇石刻[8]，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9]。

楚王建自清西进，屯萧城[10]；步尼公自清东进，屯留城[11]。武陵王骏遣参军马文恭将兵向萧城，江夏王义恭遣军主嵇玄敬将兵向留城。文恭为魏所败。步尼公遇玄敬，

引兵趣苞桥[12]；欲渡清西；沛县民烧苞桥[13]，夜于林中击鼓，魏以为宋兵大至，争渡苞水，溺死者殆半。

诏以柳元景为弘农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显祖先引兵就庞法起等于陕[14]，元景于后督租。陕城险固，诸军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帅众二万渡崤救陕[15]，安都等与战于城南。魏人纵突骑，诸军不能敌；安都怒，脱兜鍪，解铠，唯著降纳两当衫[16]，马亦去具装，瞋目横矛，单骑突陈，所向无前，魏人夹射不能中。如是数四，杀伤不可胜数。会日暮，别将鲁元保引兵自函谷关至[17]，魏兵乃退。元景遣军副柳元怙将步骑二千救安都等[18]，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陈于城西南。曾方平谓安都曰："今勍敌在前，坚城在后，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战。元怙引兵自南门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众惊骇。安都挺身奋击，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诸军齐奋。自旦至日昃，魏众大溃，斩张是连提及将卒三千余级，其余赴河堑死者甚众，生降二千余人。明日，元景至，让降者曰："汝辈本中国民，今为虏尽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虏驱民使战，后出者灭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将军所亲见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当使仁声先路。"尽释而遣之，皆称万岁而去。甲午，克陕城。

庞法起等进攻潼关，魏戍主娄须弃城走，法起等据之。关中豪杰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来送款[19]。

上以王玄谟败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独进，皆

召还。元景使薛安都断后，引兵归襄阳。诏以元景为襄阳太守。

魏永昌王仁攻悬瓠、项城[19]，拔之。帝恐魏兵至寿阳，召刘康祖使还。癸卯，仁将八万骑追及康祖于尉武[20]。康祖有众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欲依山险间行取至，康祖怒曰："临河求敌，遂无所见；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结车营而进，下令军中曰："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魏人四面攻之，将士皆殊死战。自旦至晡，杀魏兵万余人，流血没踝，康祖身被十创，意气弥厉。魏分其众为三，且休且战。会日暮风急，魏以骑负草烧军营，康祖随补其阙。有流矢贯康祖颈，坠马死，余众不能战，遂溃，魏人掩杀殆尽。

南平王铄使左军行参军王罗汉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众欲依卑林以自固，罗汉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锁其颈，使三郎将掌之[21]；罗汉夜断三郎将首，抱锁亡奔盱眙。

魏永昌王仁进逼寿阳，焚掠马头、钟离；南平王铄婴城固守。

【注释】

①百丈崖：在卢氏县境温谷之南。

②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

③潼关：关塞名，在今陕西潼关县。

④马头：城名，在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马头城。

⑤钟离：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

⑥下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古邳镇东。

⑦邹山：山名，在今山东邹县境内。　东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

⑧秦始皇石刻: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在邹山刻石立碑,歌颂统一天下的功德。

⑨太牢:最高级的祭祀规格,用猪、牛、羊各一只。

⑩蕭城:城名,在今安徽蕭县西北。

⑪留城:城名,在今江苏沛县东南。

⑫苞桥:桥名,在今江苏沛县西古苞水上。苞水,流经今江苏沛县西部。

⑬沛县: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沛县。

⑭陕:即陕城,治所在今河南陕县。

⑮崤:山名,在今河南陕县东南。

⑯两当衫:前面挡心后面挡背的一种布衫。

⑰函谷关:关塞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之西。

⑱军副:宋制,一军之将谓之军主,其副将称为军副。

⑲四山:指关中地区四周的山峰。

⑳项城: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项城县。

㉑尉武: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西北。

㉒三郎将:魏国官名,主管内三郎,亦泛卫士。

【译文】

闰十月,宋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各路部队进入卢氏县,斩杀魏国的县令李封,让赵难当卢氏县令,让他率领民众当向导。宋国中兵参军柳元景从百丈崖随各路部队进入卢氏县。庞法起等人进攻弘农,十五日,攻克弘农城,活捉魏国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宋国建武将军薛安都留守弘农;三十日,庞法起向潼关进军。

魏国君主命各路将领分路并进: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向寿阳进发,尚书长孙真向马头进军,楚王拓跋建向钟离进军,高凉王拓跋那从青州向下邳进军,魏主从东平向邹山进军。

十一月,初五,魏主到达邹山,宋国鲁郡太守崔邪利被魏军活捉。魏主见了秦始皇石刻,让人把石碑拉倒,用太牢祭祀孔子。

魏国拓跋建自清水西进,屯驻在蕭城;步尼公从清水东进,屯

驻在留城。宋国武陵王刘骏派参军马文恭带兵向萧城进军，江夏王刘义恭派军主嵇玄敬带兵向留城进军。马文恭被魏军打败。步尼公遇上嵇玄敬，引兵奔向苞桥，想渡过清水西进；沛县民众烧毁苞桥，夜里在树林中敲鼓，魏军以为宋兵大批赶到，争着渡过苞水，淹死的人几乎占了一半。

宋文帝诏命柳元景为弘农太守。柳元景让薛安都、尹显祖先带兵到陕城与庞法起会合，柳元景在后面督催租粮。陕城险要坚固，各部队攻击而不能攻克。魏国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兵二万人越过崤山救援陕城，薛安都等人与他在陕城城南激战。魏军以骑兵突击，宋各军抵挡不住；薛安都发怒，脱去头盔，解下铠甲，只穿绛红色两当衫，战马也脱下装具，瞪大眼睛横着长矛，单骑冲击敌阵，所向无敌，魏兵从两边夹射而不能射中。像这样连续反复多次，杀伤魏兵不可胜计。正好天色已晚，宋国别将鲁元保带兵从函谷关赶到，魏兵才后退。柳元景派军副柳元怙率步兵骑兵二千人救援薛安都等人，夜里赶到，魏军不知援军到来。第二天，薛安都等人在城西南排开阵势。曾方平对薛安都说："今天强敌在前，坚城在后，是我们取死之日。你若不前进，我当杀你；我若不前进，你当杀我！"薛安都说："好，你说得对！"于是双方合战。柳元怙带兵从南门击鼓呐喊直往前冲击，旌旗很多，魏军惊骇。薛安都挺身奋击，流血凝结在肘部，长矛折断，换一把矛重新冲入敌阵，各军一齐奋击。从早上到太阳西斜，魏军大败，斩杀张是连提及将卒三千多人，其余魏兵死在河里沟里的很多，活的投降二千多人。第二天，柳元景到了，责备投降的人说："你们本是中国的百姓，现在为敌虏尽力，力量不够了才投降，为什么？"投降的人说："敌虏驱赶百姓作战，出来得慢的人全族杀光，用骑兵逼赶步兵，还未开战就有先被杀死的，这是将军亲眼看见的。"宋军将领想全部杀死俘虏，柳元景说："现在王旗向北指，应当让仁义的名声先在前面开路。"于是把俘虏全部释放遣送回去，俘虏都高喊万岁才离去。十一月初八，宋军攻克陕城。

庞法起等人进攻潼关，魏军守卫潼关的头目娄须弃城逃走，庞法起占领潼关。关中豪杰到处起义，以及四山的羌人、胡人都来表达诚意。

宋文帝因王玄谟败退，魏军深入境内，柳元景等人不宜单独前进，于是把柳元景等部全都召回。柳元景让薛安都断后，自己引兵返回襄阳。宋帝下诏任命柳元景为襄阳太守。

魏永昌王拓跋仁攻击悬瓠、项城，攻克二城。宋文帝怕魏兵到寿阳，召回刘康祖。十一月十七日，拓跋仁率八万骑兵在尉武追上刘康祖。刘康祖有兵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想凭借山险走小路赶到寿阳，刘康祖发怒说："兵临黄河要与敌寇一战，结果没看到敌寇；幸亏他们自己来送我们，为什么要躲避他们！"于是连结车辆构成营寨向敌军前进，向军中宣布命令说："回头看的人斩首，掉转脚步者斩脚！"魏军从四面攻击刘康祖部队，宋军将士全都拼死战斗。从早上到黄昏，杀死魏兵一万多人，流血淹没脚脖子，刘康祖全身负伤十几处，意气更加激昂。魏军分成三批，一批休息，另一批作战。正遇上天黑下来风势转急，魏军用骑兵背着草来烧宋军营寨，刘康祖随时补修烧破之处。有流箭射穿刘康祖的脖子，坠马而死，剩余的宋军不能再战，于是溃败，被魏兵全部杀死。

宋国南平王刘铄让左军行参军王罗汉带三百人戍守尉武。魏兵赶到，兵士们想依靠城外的矮树林以加固防守，王罗汉因接受命令戍守此城，不离开尉武城。魏军攻击而俘虏了王罗汉，锁住他的脖子，让三郎将看守他；夜里王罗汉弄断三郎将的脑袋，抱着锁链逃奔盱眙。

魏永昌王拓跋仁进逼寿阳，焚烧掠劫马头、钟离；宋国南平王刘铄据城自守。

魏兵在萧城，去彭城十余里。彭城兵虽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义恭欲弃彭城南归。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以为历城兵少食多，欲为函箱车陈，以精兵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话，使留守彭城。太尉长史何勗欲席卷奔郁洲[1]，自海道还京师。义恭去意已判，惟二议弥日未决。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曰："若历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一旦动足，则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计必行，下官请以颈血污公马蹄。"武陵王骏谓义恭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为城主[2]，而委镇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必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异也。"义恭乃止。

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毡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3]。

马文恭之败也，队主蒯应没于魏。魏主遣应至小市门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骏与之，仍就求橐驼。明日，魏主使尚书李孝伯至南门，饷义恭貂裘，饷骏橐驼及骡，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暂出见我；我亦不攻此城，何为劳苦将士，备守如此！"骏使张畅开门出见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迟面写，但以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悉。备守乃边镇之常，悦以使之，则劳而无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与之；复饷毡及九种盐胡豉[4]。又借乐器，义恭应之曰："受任戎行，不赍乐具。"孝伯问畅："何为匆匆闭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恐轻

相陵践，故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刻日交戏。"孝伯曰："宾有礼，主则择之。"畅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魏主使人来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所？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干来。"畅以二王命对曰："魏主形状才力，久为来往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谟亦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七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凭，前锋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诸将倒曳出之。魏主赐其余生，今从在此。"畅曰："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之为前驱。大军未至，河冰向合，玄谟因夜还军，致戎马小乱耳。崔邪利陷没，何损于国！魏主自以数十万众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镇军圣略，用兵有机，不用相语。"孝伯曰："魏主当不围此城，自帅众军直造瓜步[65]。南事若办，彭城不待围；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须也。我今当南饮江湖以疗渴耳。"畅曰："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虏马遂得饮江，便为无复天道。"先是童谣云："虏马饮江水，佛狸死卯年。"故畅云然。畅音容雅丽，孝伯与左右皆叹息。孝伯亦辨赡，且去，谓畅曰："长史深自爱，相去步武，恨不执手。"畅曰："君善自爱，冀荡定有期，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

上起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引兵自汉中西入，摇动汧、陇。文德宗人杨高帅阴平、平武群氐拒之[66]，文德击高，斩

之，阴平、平武悉平。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7]，不克，执送荆州；使文德从祖兄头戍葭芦。

【注释】

①郁州：又名田横岛，在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古时为海岛，清代始与大陆连在一起。

②道民：刘骏字道民。

③戏马台：在彭城城南，高十仞，方百步，是项羽所筑。

④九种盐胡豉：盐有九种，如白盐、黑盐、胡盐、戎盐、駮盐、马齿盐等，除白盐为食盐外，其余皆可治病。　胡豉：胡人制作的豆豉。

⑤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县东南，又名瓜埠山，南临长江，为当时护卫建康的军事要地。

⑥阴平：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白龙江北岸。　平武：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平武县东北。

⑦梁、南秦二州：宋国此二州实为一州，治所在汉中，即今陕西汉中市。啖提：今地不详。

【译文】

魏兵在萧城，离彭城十多里。彭城兵虽然多但存粮少，宋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想弃城南归。宋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以为历城兵少粮多，想建成函箱车阵，用精兵为车阵外翼，护送江夏王、武陵王及二王的王妃女儿等直奔历城；再分兵配属给护军萧思话，让他留守彭城。太尉长史何勗认为应席卷全部人马财物逃奔郁州，从海上回京城。刘义恭的走意已定，只是关于沈庆之和何勗的两种意见的争论连日不能裁定。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说："如果历城、郁州有可以到达的道理，下官敢不高声赞同！现在城中缺食，百姓都有走意，只是因城门关得严实，想走而无法走出去罢了。一旦王府动脚离去，则全城百姓各自逃散，我们想去目的地，怎能办得到！现在军粮虽少，但早晚还没到全部吃完的地步；哪里有舍弃万安之策却走上

危亡之路的呢!如果走的主意一定施行,下官请以脖颈之血弄污王公的马蹄。"武陵王刘骏对刘义恭说:"叔父既然身为这里的总管,去留不是我所敢冒犯的,道民身为城主,却弃城逃奔,实在无脸面再奉事朝廷,必与此城共存亡;张长史的话不可不同意。"刘义恭这才停止说走的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魏国君主到彭城城下,立起帐篷在戏马台上观望彭城城中。

马文恭战败时,队主蒯应被魏军俘虏。这时魏主派蒯应到彭城小市门向宋军要酒和甘蔗;武陵王刘骏给他,又让他向魏主要骆驼。第二天,魏主让尚书李孝伯到彭城南门,送给刘义恭貂皮大衣,送给刘骏骆驼和骡子,并且说:"魏主向安北将军(刘骏)致意,可出城见我;我也不攻此城,为何劳苦将士,如此防备!"刘骏让张畅开城门出去见他,说:"安北将军向魏主致意,常等待着与之见面,但因人臣没有境外的私交,恨不能暂时出见以尽情怀。防备守卫乃是边境城镇军民的平常事,高兴地任用他们,就劳而无怨了。"魏主来索取柑橘和借赌具,都得到了满足;魏主又回报毛毯和九种盐制豆豉。又借乐器,刘义恭回答说:"接受任命戎装出征,不带乐器。"李孝伯问张畅:"为何匆匆忙忙地关城门拉起吊桥?"张畅说:"二位王公因魏主营垒尚未筑好,将士疲劳,怕这十万精兵,倾城而出,轻率地践踏魏军营垒,所以才关闭城门。等你们人马休息好了,然后双方共治战场,定好时刻再相互游戏。"李孝伯说:"宾客有礼,请主人安排时间。"张畅说:"昨天见众多宾客到城门,不为有礼。"魏国君主派人来说:"向太尉、安北将军致意,何不派人来我处?彼此的情意,虽不可尽叙,总该看看我的身材高低,了解我的年纪老少,观察我的为人。如果各位将佐不可派来,也可以让僮仆来。"张畅以二王的名义回答说:"魏主的身材相貌才能勇力,久为相互来往的人员所详细告知。李尚书亲自传达命令,不怕彼此的心意不完全了解,所以不再派使者。"李孝伯又说:"王玄谟也只是个平常人才,南

国为什么做这种任命，以致于逃奔战败？自从进入你们的国境七百多里，主人竟不能抵抗一次。邹山的险要，是你们所凭借的，前锋刚一接战，崔邪利就躲藏钻洞，将领们把他倒拉出来。魏主赐给他余生，现在跟随在此。"张畅说："王玄谟是南方的一个偏将，不说他是人才，只是让他担任前驱。大军未到，黄河结冰，河面连成一片，王玄谟因为夜晚撤军，使戎马小有混乱而已。崔邪利战败，对国家有什么损害！魏主自率数十万大军制住一个崔邪利，还值得讲吗！知道你们入境七百里无人抗拒，这正是太尉的神算，镇军将军（刘骏）的圣明战略，用兵有玄机，不用谈论。"李孝伯说："魏主当不围攻此城，自率大军直达瓜步。南方的事若办完了，彭城用不着围攻；如果南方的事不成，彭城也不是所需要的。我们现在当南饮长江太湖以解渴去。"张畅说："去留之事，自按你的心意做。如果虏马真能饮长江水，便是不再有天道。"在此之前童谣唱道："虏马饮江水，佛狸卯年死。"所以张畅这样说。张畅音容高雅秀丽，李孝伯与他的左右都为之叹息。李孝伯也善辩博雅，将离去时，对张畅说："长史好好保重，相离不过几步，恨不能握手。"张畅说："君也善自保重，希望平定天下有期，君如果能回宋朝，今天就为相识之始。"

宋文帝起用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带兵从汉中向西进魏境，震动汧、陇地区。杨文德同宗的人杨高率领阴平、平武地区的氐族人抵抗杨文德、杨文德攻击杨高，杀了杨高，阴平、平武全都平定。宋国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派杨文德讨伐啖提的氐族人，不能取胜，刘秀之把杨文德逮捕送往荆州；让杨文德的堂兄杨头戍守葭芦。

9 丁未，大赦。

10 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

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1]，永昌王仁出横江[2]，所过无不残灭，城邑皆望风奔溃。戊午，建康纂严。己未，魏兵至淮上。

上使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过淮。质使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营东山[3]，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4]，质营于城南。乙丑，魏燕王谭攻崇之等，三营皆败没，质按兵不敢救。澄之，焘之孙；熙祚，修之之兄子也。是夕，质军亦溃，质弃辎重器械，单将七百人赴城。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谟犹在滑台，江淮无警。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僚属皆非之，朝廷亦以为过。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劝璞宜还建康，璞曰："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5]，前事之明验也。"众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质向城，众谓璞曰："虏若不攻城，则无所事众；若其攻城，则城中止可容见力耳，地狭人多，鲜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质众能退敌完城者，则全功不在我；若避罪归都，会资舟楫，必更相蹂践。正足为患，不若闭门勿受。"璞叹曰："虏必不能登城，敢为诸君保之。舟楫之计，固已久息。虏之残害，古今未有，屠剥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驱还北国作奴婢耳。彼虽乌合，宁不惮此邪！所谓'同舟而济，胡、越一心'者也[6]。今兵多

则虏退速，少则退缓。吾宁可欲专功而留虏乎！”乃开门纳质。质见城中丰实，大喜，众皆称万岁；因与璞共守。

魏人之南寇也，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及过淮，民多窜匿，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将韩元兴以数千人守盱眙，自帅大众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备。

庚午，魏主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建康震惧，民皆荷担而立。壬午，内外戒严，丹杨统内尽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游逻上接于湖[7]，下至蔡洲[8]，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至于暨阳[9]，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丹杨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军事处置悉以委焉。

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10]，观望形势，购魏主及王公首，许以封爵、金帛；又募人赍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伤。

魏主凿瓜步山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屋，魏主不饮河南水，以橐驼负河北水自随。餉上橐驼、名马，并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奇餉以珍羞、异味。魏主得黄甘，即噉之，并大进酃酒[11]。左右有附耳语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应，举手指天，以其孙示奇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继好息民，永结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孙，我以女妻武陵

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

奇还，上召太子劭及群臣议之，众并谓宜许，江湛曰：“戎狄无亲，许之无益。”劭怒，谓湛曰：“今三王在厄[12]，讵宜苟执异议！”声色甚厉。坐散，俱出，劭使班剑及左右排湛，湛几至僵仆。

劭又言于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江湛、徐湛之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异耳。”由是太子与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注释】

①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②横江：地名，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

③东山：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南。

④前浦：地名，在今江苏盱眙县境内。

⑤昆阳、合肥：昆阳，在今河南省叶县，公元23年，王寻百万大军败于昆阳城下。 合肥：在今安徽合肥市，公元253年，诸葛恪二十万大军败于合肥城下。皆大军聚于小城之下而最终失败的某种名战例。

⑥同舟而济：此二句来自王弼的名言：“同舟而济，则胡、越何患乎异心！”意为在同乘一条船渡河时，虽然是毫无关系的人也会自然而然地同心协力起来。

⑦于湖：在今安徽当涂县南。

⑧蔡州：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原为长江中的沙洲，今已联为陆地。

⑨采石：一名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 暨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江阴县东南。

⑩莫府山：在今江苏南京市西。

⑪酃(líng 灵)酒：用酃湖的水制成的名酒，酃湖，在今湖南衡阳市东。

⑫三王：指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南平王刘铄，前二王在彭城，后一王在寿阳。

【译文】

9 十一月二十一日，宋国宣布大赦。

10 魏国君主进攻彭城，不能攻克。十二月，初一，带兵南下，让中书郎鲁秀出击广陵，高凉王拓跋那出击山阳，永昌王拓跋仁出击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暴屠杀，宋国各地城镇都望风逃奔溃散。初三，宋国都城建康实行戒严。初四，魏军到达淮河北岸。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率一万人救援彭城，走到盱眙，魏军已渡过淮河。臧质派冗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设营东山，派建威将军毛熙祚占据前浦，臧质自己扎营城南。初十，魏国燕王拓跋谭进攻胡崇之等人，三处营防都战败陷没，臧质按兵不敢救援。臧澄之，是臧涛的孙子，毛熙祚，是毛修之兄长的儿子。这天夜里，臧质的部队也溃散，臧质丢弃辎重器械，单率七百人逃奔盱眙城。

当初，宋国盱眙太守沈璞到职，王玄谟还在滑台，江淮地区无敌警，沈璞以为盱眙郡为要冲，于是修缮城墙，控浚护城河，积聚钱粮，储备弓箭石头，做为守城的准备。部下都不以为然，朝廷也认为大可不必。到魏兵南下，各地守官多弃城逃走。有人劝沈璞应该返回建康，沈璞说："敌虏如果认为我们城小而不顾，又有什么怕的！如果敌虏肉搏来攻，这正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时机，是各位封侯的日子，为什么要离城而去！各位曾经见过几十万人马聚集在一座小城之下而不失败的吗？昆阳、合肥，就是前代史事的明证。"众人的心稍稍安定。沈璞收集到二千精兵，说："足够了。"到臧质逃奔盱眙时，众人对沈璞说："敌虏如果不攻城，则没事干的人太多了；如果敌寇攻城，则城中只能容纳现有人力，地方狭小而人多，很少不出乱子的。况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如果接纳臧质部队能打退敌人保全城池，则保全之功不是我们的；如果躲避罪过返回京城，就要靠舟船从水路返回，我们和他们必定为争船而更相践踏。这正足以造成祸害，不如关闭城门不接纳他们。"沈璞慨叹说："敌虏必定不能登上城墙，我敢向各位保证这一点。乘船回都的意见，本来早已

不提了。敌虏的残害,古今未有,屠杀劫掠的苦难,大家都共同看到了,其中幸运者,也不过是被驱赶回北国作敌虏的奴婢罢了。臧质部队虽是乌合之众,岂不怕这种下场!所谓'同乘一船渡河,即使是胡人越人也会同心协力',正是说的这种情况。现在我方兵多敌虏就会退得快,我方兵少则退得慢。我岂能为了独占功劳而让敌虏停留呢!"于是打开城门接纳臧质。臧质看到城中积蓄丰富,大为高兴,其部下都呼喊万岁,于是臧质与沈璞同守盱眙。

魏军向南侵犯时,不带军粮和用品,只靠掠劫来补充军用物资。到渡过淮河,当地百姓大多逃走或藏起来,抢掠而一无所得,人马又饥又累;听说盱眙有积存的粮食,打算抢来做为北归的物资。击败胡崇之等军之后,攻击盱眙城一次而未能攻克,就留下将领韩元兴用数千人守住盱眙,自率大军南下。由此盱眙城能更加完善城防守备。

十二月十五日,魏国君主到达瓜步,毁坏百姓房屋,又砍伐竹木造筏子,声称将军要渡过长江。宋国都城建康大为震惊害怕,百姓都挑担站着,随时准备逃亡。二十七日,建康内外戒严。丹杨郡内全部民户征发兵丁,王公以下的子弟都从军。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带兵分别守卫要害渡口,游动巡逻于白子湖,下到蔡洲,又陈列舟舰连成阵营,遍布江滨,自采石直到暨阳,绵延六七百里。太子刘劭出镇石头城,总领水军,丹杨尹徐湛之防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任领军,军事指挥全部委托给江湛。

宋文帝登上石头城,有忧惧的脸色,对江湛说:"北伐的计议,赞同者少。现在士大夫老百姓疲劳怨恨,我不能不惭愧,让士大夫忧愁,是我的过错。"又说:"檀道济如果还在,岂让胡马到这里!"宋文帝又登上莫府山,观看形势,悬赏购买魏国君主及其王公的脑袋,答应封爵和赏赐金银布帛;又招募人员带野葛酒放在空旷村庄中,打算毒害魏国人,但竟不能伤害他们。

魏国君主在瓜步山上开凿盘山道路,在山上设立毛毡帐篷,魏

国君主不喝黄河以南的水，用骆驼背负黄河以北的水随军供应。魏主送给宋文帝骆驼、各马，并且求和，请求通婚。宋文帝派奉朝请田奇送给魏主奇珍食物果品。魏帝得到黄柑，立即吃它，并且大喝酃酒。左右侍从有人对魏主耳语，怀疑食物有毒。魏主不理睬，举手指天，叫出他孙子给田奇看："我远来到此，不是想创造功名，实际是想继续两国友好关系，休息两国人民，永远结为婚姻援助关系。宋如果能以女儿给这孙儿为妻，我以女儿给武陵王为妻，自今以后一匹马也不再南来。"

田奇返回，宋文帝召见太子刘劭及群臣商议对策，众人都说应该答应魏国君主，江湛说："戎狄不讲亲情，允许了他没好处。"刘劭发怒，对江湛说："现在三王在危难中，怎可草率提出不同意见！"声色十分严厉。在坐的人解散，都出殿，刘劭让佩剑卫士及左右侍从推撞江湛，江湛几乎跌倒。

刘劭又对宋文帝说："北伐失败羞辱，几个州沦陷被攻破，只有斩江湛、徐湛之才可以向天下谢罪。"宋文帝说："北伐自是我的意思，江、徐只是没有异议罢了。"由此太子刘劭与江湛、徐湛之结仇，魏也不能与宋结成婚姻。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起重光单阏，尽玄黓执徐，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

1 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魏人缘江举火；太子左卫率尹弘言于上曰："六夷如此[1]，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

胡诞世之反也，江夏王义恭等奏彭城王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上将徙义康，先遣使语之；义康曰："人生会死，吾岂爱生！必为乱阶，虽远何益！请死于此，耻复屡迁。"竟未及往。魏师至瓜步，人情恟惧。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太子劭及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启宜早为之所；上乃遣中

书舍人严龙赍药赐义康死。义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许自杀；愿随宜处分。"使者以被掩杀之[22]。

2 江夏王义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谟还历城；魏人追击败之，遂取碻磝。

初，上闻魏将入寇，命广陵太守刘怀之逆烧城府、船乘，尽帅其民渡江。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其民入城，台送粮仗诣盱眙及滑台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阳；蓄陂水令满，须魏人至，决以灌之。魏人过山阳，不敢留，因攻盱眙。

魏主就臧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魏主怒，筑长围，一夕而合；运东山土石以填堑，作浮桥于君山[23]，绝水陆道。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24]，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25]；胡死，减并州贼[26]；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质复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足，屡犯边。王玄谟退于东，申坦散于西，尔知其所以然邪？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军开饮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27]，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生全，饗有桑乾哉！尔有幸得为乱兵所杀，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28]，粉之，屠之，裂之，犹未足以谢本朝。尔智识及众力，岂能胜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尔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粮食乏者可见语，当出廪相贻。得所送剑刃，欲我挥之尔身邪？"魏主大怒，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铦[29]，曰："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

魏众书曰:"尔语虏中诸士庶:佛狸所与书,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10],何为自取糜灭,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并写台格以与之云[11]:"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

魏人以钩车钩城楼[12],城内系以驱绚[13],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既夜,缒桶悬卒出,截其钩,获之。明旦,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不过数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断其归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烧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虽可固守,不可出战,但整舟楫,亦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也。"

臧质以璞城主,使之上露版[14],璞固辞,归功于质。上闻,益嘉之。

魏师过彭城,江夏王义恭震惧不敢击。或告"虏驱南口万余,夕应宿安王陂[15],去城数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诸将皆请行,义恭禁不许。明日,驿使至,上敕义恭悉力急追。魏师已远,义恭乃遣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魏人先已闻之,尽杀所驱者而去。程天祚逃归。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

上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16]，莫敢自决。又江南白丁[17]，轻易进退，此其所以败也。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

癸酉，诏赈恤郡县民遭寇者，蠲其税调。

甲戌，降太尉义恭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戊寅，魏主济河。

辛巳，降镇军将军武陵王骏为北中郎将。

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严。

初，魏中书学生卢度世，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阳郑羆家[18]。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杀身成仁，虽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体[19]，终不言而死。及魏主临江，上遣殿上将军黄延年使于魏，魏主问曰："卢度世亡命，已应至彼。"延年曰："都下不闻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没者，度世自出，魏主以为中书侍郎。度世为其弟娶郑羆妹以报德。

三月，乙酉，帝还宫。

己亥，魏主还平城，饮至告庙[20]，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

初，魏主过彭城，遣人语城中曰："食尽且去，须麦熟更来。"及期，江夏王义恭议欲芟麦翦苗，移民堡聚。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曰："虏不能复来，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议亦不可立。百姓闭在内城，饥馑日久，方春之月，野采自资；一入堡聚，饿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虏若必来，芟麦无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对。长史张畅曰："孝孙

之议，实有可寻。”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武陵王骏之侧，进曰：“王录事议不可夺。”别驾王子夏曰：“此论诚然。”畅敛版白骏曰[21]：“下官欲命孝孙弹子夏[22]。”骏曰：“王别驾有何事邪？”畅曰：“芟麦移民，可谓大议，一方安危，事系于此。子夏亲为州端[23]，曾无同异；及闻元嗣之言，则欢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惭，义恭之议遂寝。

【注释】

①六夷：当时南方人泛指北方少数民族为六夷，此名称自西晋末年以来出现。

②掩：掩盖。

③君山：又名军山，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

④丁零：民族名，又叫丁灵、丁令，又称高车、回纥、铁勒。胡：指匈奴人。

⑤常山：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赵郡：治所在今河北赵县。

⑥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南。

⑦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此代指魏国首都平城。

⑧齑(jī 积)：粉碎。

⑨镵(chán 馋)：刺，锥刺。

⑩正朔：正，正月；朔，每月初一。指历法。古代每个王朝必颁布统一历法，天下奉行。故正朔为统一王朝的象征。中原人民本来奉行汉、晋历法，为汉、晋之民，故称正朔之民。

⑪台格：宋王朝所立的奖赏标准。

⑫钩车：即在冲车前装上大铁钩；故叫钩车。

⑬驱绠(kōu gēng 抠耕)：驱，大环。绠，粗绳。驱绠，指大绳上有大环，以挂住钩车之钩而拉之。

⑭露版：书写捷报及其战果的手版。

⑮安王陂：今址不详，当在今江苏徐州市附近。

⑯趑趄(zī jū 资苴)：犹豫不进。

⑰白丁：指临时征召入伍的老百姓，缺乏训练和纪律性。

⑱高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蠡县南。

⑲爇(ruò 若)：火烧。

⑳饮至告庙：饮至，古代典礼，征伐回来在宗庙饮酒庆贺。告庙，在宗庙向祖先祭祀报告。

㉑版：大臣随身带的记事木板，即朝笏。敛版，拱手举版，是对上司表示崇敬。

㉒弹：弹劾。王孝孙为录事参军，负责纠弹官吏的过失，故张畅命他弹劾王子夏。

㉓州端：别驾为一州僚属的最高一级，故称州端。

【译文】

宋纪八　起辛卯(公元451年)，止壬辰(公元452年)，共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年，公元451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王拓拔焘在瓜步山上与群臣大办宴会，颁布爵位赏赐财物不等。魏兵沿长江点火，宋国太子左卫率尹弘对宋文帝刘义隆说："六夷这样做，一定要撤走了。"初二，魏军掠夺居民，焚烧房屋而后撤走。

胡诞世反叛时，江夏王刘义恭等上奏说彭城王刘义康数次有怨恨言语，煽动民心，所以有野心的家伙因此产生谋反之心。请求把刘义康迁到广州。宋文帝将要迁徙刘义康，先派使者告诉刘义康；刘义康说："人生自有一死，我难道贪生怕死！如果一定要谋反作乱，虽然迁得很远又有什么用处！我请求死在这里，耻于再被迁徙了。"竟没有迁徙。魏军到达瓜步时，人心恐慌。宋文帝担心有野心人再次尊奉刘义康作乱；太子刘劭和武陵王刘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次请求应该及早对刘义康做出处理；宋文帝于是派中书舍人严龙带去毒药命刘义康自杀。刘义康不肯服药，说："佛教不许自杀；　任意处理。"使者用被子蒙上刘义康的头把他闷死。

2 宋国江夏王刘义恭认为碻磝不能守护，把王玄谟召回历城；魏

军追击打败王玄谟，于是占领碻磝城。

当初，宋文帝听说魏军将要入侵，命广陵太守刘怀之在魏军未到之前先行焚烧城府和舟船，率领全部居民渡过长江。山阳太守萧僧珍把境内民众全部聚集进城，宋朝廷送往盱眙和滑台的粮食兵器，因为道路不通，都留在山阳；又把池塘蓄满水，等魏军一到，就决开堤坝灌淹魏军。魏军退军，经过山阳，不敢停留，于是去攻盱眙。

魏国君主向守在盱眙的臧质要酒，臧质了一罐小便给他；魏主发怒，命部队修筑围城土墙，一晚上就筑成了；又运送东山的土石填平护城壕，在君山修起浮桥，断绝了盱眙城的水陆交通。魏主送给臧质一封信说："我现在派遣的战斗士兵，都不是我们鲜卑人，城东北方向的是丁零人和胡人，城南是氐人和羌人。假使丁零人死，正可替我减少常山、赵郡的山贼；假使胡人死了，正可减少并州的贼人；假使氐人羌人死，正可减少关中贼人。你若杀死他们，对我无所不利。"臧质回信说："看了你的信，完全明白你的奸诈心计。你自仗着四条腿，侵犯边境。王玄谟在东方败退，申坦在西边溃散，你知道其原因吗？你独独没听到童谣的话吗？盖是卯年未到，所以用王、申二军敞开让你饮长江水的通路而已；冥冥中的安排使之如此，不再是人事可决定的。寡人受命来消灭你，约定到平城的白登山去杀你，军队出行还没多远。你自己来送死，怎容得再让你活着，享有桑干河呢！你有幸能被乱兵杀死，不幸就被活着捆绑，用一条驴驮着你，直送到都城刑场上去。我本来不想保全身躯，如果天地没有神灵，力量屈弱于你，随你把我切碎，磨成粉，屠杀我、裂我的尸，都还不足以谢罪本朝。你的智慧才识及军力，岂能胜过苻坚呢！现在春雨已经降下，大兵正从四方会集，你只管安心攻城，不要赶忙逃走！粮食不够了可告诉我，我当会拿出仓库的粮食相赠。我得到你的奉送的刀剑，是想让我挥这把剑砍你的身体吗？"魏国君主见信大怒，作了一个铁床，上面安放铁锥尖刺，说："破了城抓住臧

质，当让他坐在这床上。”臧质又写信给魏军士兵说：“你告知敌虏军中各位官兵；佛狸给我的信，是这样对待你们的（指丁零、胡、氐、羌人）。你们本是中国王朝的百姓，为什么自取灭亡，难道不知道变祸为福吗！”并写上宋朝悬赏的标价给魏军士兵说：“砍下佛狸的头，封万户侯，赐给布、绢各一万匹。”

魏军用钩车钩盱眙城楼，城里的宋兵用带环的大绳系住钩车上的钩子，几百人呐喊拉住，钩车不能退回。到夜里，从城上垂下大桶，派出士兵，截断魏军的大钩，缴获它。第二天早上，魏军又用冲车攻城，盱眙城墙土质坚实密不透缝，冲车每冲一下，只撞下几升泥土。魏军于是肉搏登城，分班轮番代替进攻，掉下去又爬上来，没有后退的。宋军把攻城魏兵杀伤数万，尸体堆积与城墙齐平。共进攻三十天，不能攻克。正遇上魏军多有疾病，有人报告宋国建康派水军从海上进入淮水，又命彭城宋军截断魏军归路；二月，初一，魏帝下令烧毁攻城器具然后退走。盱眙人想追击魏军，沈璞说：“现在兵力不多，虽可固守，不能出城作战，只管整理舟船，表示好像要北渡淮河，以加速他们退走，但北渡计划不必实行。”

臧质因为沈璞是盱眙城军主，让他写上手版报告朝廷以宣布天下，沈璞坚决辞让，把功劳归给臧质。宋文帝听说了，更加嘉奖沈璞。

魏军路过彭城，宋江夏王刘义恭震惊惧怕不敢攻击。有人报告：“敌虏驱赶南方人口一万多，今晚应在安王陂过夜，离城数十里，现在追击他们，可全部获得。”将领们都请求出击，刘义恭禁止不允许。第二天，朝廷的驿使到达，宋文帝命令刘义恭尽力急追。魏军已经走远，刘义恭才派镇军司马檀和之向萧城追击。魏军先已听说了，把驱赶的南人全部杀光而后逃走。被俘的宋殿中将军程天祚逃回来。

魏军共攻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个州，杀伤的人不可计数，壮丁当即砍死，婴儿贯穿在长矛上，盘旋着做为游戏。所经过的

郡县,烧杀成一片赤地,什么东西也没剩下,春天燕子回来,只好在树木中做窝。魏军的士兵战马死伤也超过一半,魏国人都怨恨这场战争。

宋文帝每次任命将领出兵,常常亲授给现成的部署安排,交战的日子时刻,也要将领等待文帝的亲笔诏书,因此将帅们临战之时犹豫难定,没人敢自行决断。另外,江南临时征发的白丁,作战时随便前进后退,这就是宋军战败的原因。从此宋国城邑一片萧条,文帝的元嘉之政也就衰败了。

二月十九日,宋文帝下诏赈济抚恤遭到魏军蹂躏的郡县百姓,免除他们的赋税征调。

二十日,宋文帝把太尉刘义恭降职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渡过黄河。

二十七日,宋文帝降职镇军将军武陵王刘骏为北中郎将。

二十八日,宋文帝前往瓜步。当天,建康解除戒严。

当初,魏国中书学生卢度世,是卢玄的儿子,因牵连到崔浩的案子而逃亡在外,藏匿在高阳县郑羆家里。官吏囚禁郑羆的儿子,拷打审问他。郑羆告诫他儿子说:"君子杀身成仁,虽然死了也不可说。"他儿子遵奉父亲的命令;官吏用火烧他身体,最终不说一句而死。到魏帝逼临长江北岸时,宋文帝派殿上将军黄延年出使到魏军去,魏主问他说:"卢度世逃亡,已经应该在你们那里了。"黄延年说:"都城未听说有卢度世。"魏主这才赦免卢度世和他宗族中逃亡抄家的人,卢度世自已出来,魏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卢度世为他弟弟娶郑羆的妹妹为妻以报答郑羆的救命之恩。

三月,初一,宋文帝回宫。

十五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在宗庙与群臣宴会庆功并祭祀祖先报告战功,把投降的南方民众五万多家分别安置在平城附近。

当初,魏主路过彭城,派人对城中宋军说:"粮食吃光了暂且回

去，等到明年麦子熟了再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江夏王刘义恭商议打算割掉麦苗，把城外的百姓迁移到城堡里集中。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说：“敌虏不能再来，自然已经可保住庄稼；如果他们又来了，这个建议也不能成立。百姓关闭在城内，饥馑时间长了，目前正是春季，只能在野外采摘以糊口；一旦进入城堡聚集，饿死之事立刻就会发生。百姓知道必定是死，怎能控制得住！敌虏如果一定来，再割麦子也不晚。”在坐的人都沉默不语，没人敢回答。长史张畅说：“王孝孙的意见，实有可考虑的。”镇军府内签董元嗣侍从在武陵王刘骏身旁，进言说：“王录事的建议不可改变。”别驾王子夏说：“此论确有道理。”张畅拱手举版对刘骏说：“下官想命王孝孙弹劾王子夏。”刘骏说：“王别驾有什么事不对吗？”张畅说：“割麦移民，可以说是重大决策，一方的安危，事情全与这项决策有关。王子夏身为一州幕僚的头头，却不曾表示意见；等到听了董元嗣的话，才欢笑应答。阿谀奉承左右的人，如何奉事君主！”王子夏、董元嗣都大为惭愧，刘义恭的提议遂告取消。

3 初，鲁宗之奔魏[1]，其子轨为魏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常思南归；以昔杀刘康祖及徐湛之父[2]，故不敢来。轨卒，子爽袭父官爵。爽少有武干，与弟秀皆有宠于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3]，魏主诘责之。爽、秀惧诛，从魏主自瓜步还，至湖陆[4]，请曰：“奴与南有仇，每兵来，常恐祸及坟墓，乞共迎丧还葬平城。”魏主许之。爽至长社，杀魏戍兵数百人，帅部曲及愿从者千余家奔汝南[5]。夏四月，爽遣秀诣寿阳，奉书于南平王铄以请降。上闻之，大喜，以爽为司州刺

史[6]，镇义阳[7]；秀为颍川太守[8]，余弟侄并授官爵，赏赐甚厚。魏人毁其坟墓。徐湛之以为庙算远图，特所奖纳，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许。

4 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室近属，聚众号齐王。梁邹戍主崔勋之诣州[9]，五月，乙酉，顺则乘虚袭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

5 壬寅，魏大赦。

6 己巳，以江夏王义恭领南兖州刺史，徙镇盱眙，增督十二州诸军事。

7 戊申，以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仆射，护军将军[10]，尚之以湛之国戚，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诏湛之与尚之并受辞诉。尚之虽为令，而朝事悉归湛之。

8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9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损，凡三百九十一条。

10 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又营园田，收其利，高允谏曰："天地无私，故能覆载；王者无私，故能容养。今殿下国之储贰，万方所则；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酤贩市廛，与民争利，谤声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无，乃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将亡，神赐之土田，汉灵帝私立府藏[11]，皆有颠覆之祸；前鉴若此，甚可畏也。武王爱周、邵、齐、毕，所以王天下[12]；殷纣爱飞廉、恶来[13]，所以丧其国。今东宫傳又不

少，顷来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选。愿殿下斥去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贩卖之物，以时收散[14]；如此，则休声日至，谤议可除矣。”不听。

太子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爱，性险暴，多不法，太子恶之。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宠于太子，颇用事，皆与爱不协。爱恐为道盛等所纠，遂构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于都街，东宫官属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忧卒。壬申，葬金陵[15]，谥曰景穆。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

11 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阴山。

12 青、冀二州刺史萧斌遣振武将军刘武之等击司马顺则、司马百年，皆斩之。癸亥，梁邹平。

13 萧斌、王玄谟皆坐退败免官。上问沈庆之曰：“斌欲斩玄谟而卿止之，何也？”对曰：“诸将奔退，莫不惧罪，自归而死，将至逃散，故止之。”

14 九月，癸巳，魏主还平城；冬，十月，庚申，复如阴山。

15 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将军郎法祐来修好。

16 己巳，魏上党靖王长孙道生卒。

17 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为高阳王；既而以皇孙世嫡，不当为藩王，乃止。时濬生四年，聪达过人，魏主爱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为东平王，燕王谭为临淮王，楚王建为广阳王，吴王余为南安王。

18 帝使沈庆之徙彭城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将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数千家于姑孰[16]。

19 帝以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僧绰，昙首之子也，幼有

大成之度,众皆以国器许之。好学,有思理,练悉朝典。尚帝女东阳献公主。在吏部,谙悉人物,举拔咸得其分。及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颇以后事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托,朝政大小,皆与参焉。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绰[17],凡十二人。

20 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礼之。

【注释】

①鲁宗之奔魏:鲁宗之原为东晋雍州刺史,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投奔后秦,后秦于十一年(公元417年)被魏灭亡,鲁宗之又投降魏国。

②杀刘康祖及徐湛之父:事见本书卷一百一十八,晋安帝义熙十一年。

③兄弟各有罪:指鲁爽酗酒生事,鲁秀因检查鄄人谋反事,因病而回来迟了,都受到魏帝的责备。

④湖陆:地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⑤汝南: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⑥司州:州名,治所在义阳,即今河南信阳市。

⑦义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

⑧颍川: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北。

⑨梁邹:城名,在今山东邹平县东北。 州:指宋国冀州、青州的治所东阳城,在今山东益都县东。

⑩仆射:宋制,尚书省仆射分左仆射、右仆射,有时不分左右,则只仆射一人。如果尚书令不在,尚书仆射就主持尚书省事务。

⑪汉灵帝私立府藏:事见本书卷五十七,汉灵帝光和元年。

⑫武王爱周、邵、齐、毕:指周武王姬发信任重用周公姬旦、邵公姬奭、齐公姜尚、毕公姬高四位贤人,得以统一天下。

⑬殷纣爱飞廉、恶来:指殷纣王宠信飞廉、恶来两个奸人,此二人为父子,

谀媚纣王，陷害忠良。

⑭以时收散：指百姓欲出卖时则收购之，欲买进时则散发出去，这样不与民争利。

⑮金陵：魏国帝王陵墓，在魏国故都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

⑯姑孰：城名，在今安徽当涂县。

⑰何瑀之：当是何尚之。

【译文】

3 当初，鲁宗之投奔魏国后，他儿子鲁轨当了魏国的荆州刺史、襄阳公，镇守在长社，常常想南归宋国；因从前杀了刘康祖和徐湛之的父亲，所以不敢回归宋国。鲁轨死后，儿子鲁爽继承父亲的官职爵位。鲁爽年少时就有军事才能，与弟弟鲁秀都受到魏国君主的宠信。不久兄弟二人都犯了过失，受到魏主的责怪。鲁爽、鲁秀惧怕被诛杀，跟随魏主从瓜步返回魏国时，到达湖陆，向魏主请求说："奴才与南国有仇，每次大兵来，常害怕战祸波及祖先的坟墓，请准许兄弟二人同去迎回祖先尸骨迁葬平城。"魏主允许他们的请求。鲁爽到达长社，杀死魏国守军数百人，率领部曲和愿意跟从的人一千多家投奔宋国汝南郡。夏，四月，鲁爽派鲁秀前往寿阳，向南平王刘铄献书请求投降。宋文帝听说此事，大喜，任命鲁爽为司州刺史，镇守义阳；任命鲁秀为颍川太守，其余兄弟侄儿都授以官爵，赏赐十分丰厚。魏人毁坏他们的祖坟。徐湛之认为朝廷的谋划远大，是特意奖励接纳鲁氏兄弟，不敢申述私人恩怨，因此请求退职隐农村；宋文帝不允许。

4 青州百姓司马顺则自称是晋朝皇室的近亲，聚众自号齐王。梁邹城的军队长官崔勋之前往州治所，五月，初二，司马顺则乘虚偷袭梁邹城。又有和尚自称司马百年，也聚众号称安定王，响应司马顺则。

5 五月十九日，魏国宣布大赦。

6 己巳日，宋文帝任命江夏王刘义恭兼领南兖州刺史，迁徙镇守盱眙，增加都督十二州诸军事。

7 二十五日，宋文帝任命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为尚书令，太子詹事徐湛之为尚书仆射、护军将军，何尚之因为徐湛之是皇室亲戚，待遇地位比自己高，因此每有事都推给徐湛之处理。宋文帝诏命徐湛之和何尚之共同处理政务。何尚之虽是尚书令，而朝廷大事全都让徐湛之掌管。

8 六月，初九，魏国改年号为正平。

9 魏国君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人重新制定法律，多有增删，一共三百九十一条。

10 魏国太子拓跋晃监理国事，很信任身边的侍从，又经营田园，收取利益，高允劝谏说："天地无私，所以能覆盖和承载万物；王者无私，所以能容纳养育万民。现在殿下为国家的储备之君，是天下行动的典范；却经营和成立私人田园，畜养鸡狗，以至于在市场上做买卖，与民争利，批评的声音四处流传，不可遮掩。天下，是殿下的天下，富有四海，求什么东西会没有呢？却与街头小贩竞争这蝇头小利！从前虢国将要灭亡，神赐给宅土田，汉灵帝私立库藏，都有亡国之祸；前车之鉴这样明显，是很可怕的。周武王喜爱周公、邵公、齐公、毕公，所以能称王天下；殷纣王宠爱飞廉、恶来，所以会亡其国。现在东宫中有不少俊杰人才，最近侍御在殿下左右的人，恐怕不是任用在朝廷的人选。愿殿下斥去佞邪小人，亲近忠良人才；各处的田园，分给贫穷的下民；贩卖的物品，按时节收聚散发；这样就会使美好名声很快到来，批评的议论就可以消除了。"太子不听。

太子拓跋晃治理政务精明洞察，而中常侍宗爱，性情险恶残暴，多有不法行为，太子厌恶他。给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受到太子宠爱，时常参与政务，都与宗爱关系不好。宗爱怕被仇尼道盛等人弹劾，于是捏造他们的罪状。魏主很生气，在都城街头斩杀仇尼道盛等人，东宫中的官吏多连累诛杀，魏主十分气愤。六月十五

日，太子拓跋晃因忧愁过度而逝世。十九日，葬在金陵，谥号为景穆。魏主慢慢地知道太子无罪，十分后悔。

11 秋，七月，初五，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12 宋国青、冀二州刺史萧斌派振武将军刘武之等人攻击司马顺则、司马百年，把此二人都杀死。癸亥这天，梁邹城平定。

13 萧斌、王玄谟都因败退而免除官职。宋文帝问沈庆之："萧斌当时要斩王玄谟，而你制止他，为什么？"沈庆之回答说："当时诸将逃奔败退，无不怕治罪，自己回来却被治罪杀死，他们将要逃散不归，所以制止他。"

14 九月，十二日，魏国君主回平城；冬，十月，初九，又前往阴山。

15 宋文帝派使者到魏国，魏国派殿中将军郎法祐来宋国改善友好关系。

16 十月十八日，魏国上党靖王长孙道生逝世。

17 十二月，二十七日，魏国君主封景穆太子的儿子拓跋濬为高阳王；之后又因皇孙是嫡系长孙，不当为藩王，于是停止封为王。当时拓跋濬出生才四年，聪达过人，魏主喜爱他，常带在左右。又把秦王拓跋翰迁为东平王，把燕王拓跋谭迁为临淮王，把楚王拓跋建迁为广阳王，把吴王拓跋余迁为南安王。

18 宋文帝让沈庆之把彭城的流民数千家迁徙到瓜步，派征北将军程天祚把江西流民数千家迁徙到姑孰。

19 宋文帝任命吏部郎王僧绰为侍中。王僧绰，是王昙首的儿子，自幼便有大成的气度，大家都赞许他是治国的人才。他好学，有思考的条理，熟悉朝廷典章制度。他娶了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为妻。他在吏部工作，熟悉人物的高下优劣；举荐选拔官员都很得当。等到担任侍中时，年龄二十九岁，为人深沉而有器量，不以才能傲人。宋文帝很担心他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因为王僧绰年轻，想把国家大事托付给王僧绰，于是让他不论朝政大事小事，全都参与。宋文帝开始亲理国事时，重用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之

后则重用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是江湛、徐湛之、何尚之和王僧绰，共十二个人。

20 唐和到魏国朝见，魏国君主优厚礼遇他。

二十九年

1 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余家在中山者谋叛，州军讨诛之。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坐与叛者通谋，赐死。

2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爱惧诛，二月，甲寅，弑帝，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秘不发丧。疋以皇孙濬冲幼，欲立长君，征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濬嫡皇孙，不可废。议久不决。宗爱知之，自以得罪景穆太子，而素恶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宫便门入禁中，矫称赫连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爱素贱，不以为疑，皆随入。爱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于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缚，斩之；杀秦王翰于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为皇太后，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3 庚午，立皇子休仁为建安王。

4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庙号世祖。

5 上闻魏世祖殂，更谋北伐，鲁爽等复劝之。上访于群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为"淮、泗数州疮痍未复，不宜轻动。"上不从。偃，尚之之子也。

夏，五月，丙申，诏曰："虐虏穷凶，著于自昔；未劳资

斧，已伏天诛。拯溺荡秽，今其会也。可符骠骑、司空二府[1]，各部分所统，东西应接。归义建绩者，随劳酬奖。”于是遣抚军将军萧思话督冀州刺史张永等向碻磝，鲁爽、鲁秀、程天祚将荆州甲士四万出许、洛，雍州刺史臧质帅所领趣潼关。永、茂度之子也[2]。沈庆之固谏北伐；上以其异议，不使行。

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言，以为：“河南阻饥，野无所掠；脱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众，转输方劳；应机乘势，事存急速。今伪帅始死，兼逼暑时，国内猜扰，不暇远赴。愚谓宜长驱中山，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人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响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济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3]，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并催促装束，伏听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从。上又使员外散骑侍郎琅邪徐爰随军向碻磝，衔中旨授诸将方略，临时宣示。

6 尚书令何尚之以老请置仕[4]，退居方山[5]。议者咸谓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诏书敦谕者数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复起视事。御史中丞袁淑录自古隐士有迹无名者为《真隐传》以嗤之[6]。

7 秋，七月，张永等至碻磝，引兵围之。

8 壬辰，徙汝阴王浑为武昌王，淮阳王彧为湘东王。

9 初，潘淑妃生始兴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濬。濬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

吴兴巫严道育[7]，自言能辟谷服食[8]，役使鬼物；因东阳公主婢王鹦鹉出入主家。道育谓主曰："神将有符赐主。"主夜卧，见流光若萤，飞入书笥，开视，得二青珠；由是主与劭、濬皆信惑之。劭、濬并多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道育曰："我已为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号曰天师。其后遂与道育、鹦鹉及东阳主奴陈天与、黄门陈庆国共为巫蛊[9]，琢玉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劭补天与为队主。

东阳主卒，鹦鹉应出嫁，劭、濬恐语泄，濬府佐吴兴沈怀远，素为濬所厚，以鹦鹉嫁之为妾。

上闻天与领队，以让劭曰："汝所用队主副，并是奴邪？"劭惧，以书告濬。濬复书曰："彼人若所为不已，正可促其余命，或是天庆之渐耳。"劭、濬相与往来书疏，常谓上为"彼人"，或曰"其人"，谓江夏王义恭为"佞人"。

鹦鹉先与天与私通，既适怀远，恐事泄，白劭使密杀之。陈庆国惧，曰："巫蛊事，惟我与天与宣传往来。今天与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即遣收鹦鹉；封籍其家，得劭、濬书数百纸，皆咒咀巫蛊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获。

先是，濬自扬州出镇京口，及庐陵王绍以疾解扬州，意谓己必复得之。既而上用南谯王义宣，濬殊不乐，乃求

镇江陵[10]；上许之。濬入朝，遣还京口，为行留处分，至京口数日而巫蛊事发。上惋叹弥日，谓潘淑妃曰："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复如此[11]，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遣中使切责劭、濬，劭、濬惶惧无辞，惟陈谢而已。上虽怒甚，犹未忍罪也。

【注释】

①骠骑、司空二府：当时江夏王刘义恭降官号为骠骑将军，镇守盱眙，南谯王刘义宣进位司空，镇守江陵。

②茂度：张茂度，即张裕，因要避宋武帝刘裕的讳，故以字行，叫张茂度。

③军都：地名，在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南。

④置任：即致仕，指告老退休。

⑤方山：在今江苏南京市东北，因山形方如印，故名。

⑥有迹无名者：指古代不知名的隐者，如晨门、荷蒉、荷蓧、野王二老、汉阴丈人之类，当时人们认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隐士。

⑦吴兴：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湖州市。

⑧辟谷服食：辟谷，道家修练方术之一，据说经练功可不吃食物而生存。服食，亦道家方术之一，即服用专用配练的药物以长生不老。

⑨巫蛊（gǔ 古）：巫术之一，制一人形，用针刺和咒语使人形的真人死去。

⑩江陵：荆州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市。

⑪虎头：刘濬的小名。

【译文】

二十九年（壬辰，公元 452 年）

1 春，正月，魏国俘获的宋国百姓五千多家在中山郡叛乱，魏国定州军队讨伐诛灭他们。魏国冀州刺史张掖王沮渠万年因与叛乱者通谋，被命自杀。

2 魏国君主拓跋焘追悼景穆太子拓跋晃不止，中常侍宗爱惧怕

被杀，二月，初五，杀死魏帝拓跋焘，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疋、薛提等人隐秘此事不发布讣告。和疋认为皇孙拓跋濬年幼，想立年长的皇子为君主，召秦王拓跋翰，安置在秘室中；薛提认为拓跋濬为嫡系皇孙，不可废黜不立。双方争议很久不能决定。宗爱知道了，自以为得罪了景穆太子，而向来厌恶秦王拓跋翰，与南安王拓跋余关系亲善，于是秘密迎接拓跋余，从中宫小门进入皇宫，伪称赫连皇后的命令召见兰延等人。兰延等人因为宗爱向来低贱，不怀疑这个命令，都跟着进宫。宗爱事先让宦官三十人手持兵器埋伏于宫中，兰延等人进宫，被依次逮捕，斩首；宗爱又把秦王拓翰杀死在深宫长巷之中，而立拓跋余为帝。并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承平，尊奉皇后为皇太后，任命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书秘书，封为冯翊王。

3 二月二十一日，宋文帝立皇子刘休仁为建安王。

4 三月，十三日，魏国把太武帝拓跋焘葬在金陵，庙号为世祖。

5 宋文帝听说魏世祖去世，又谋划北伐，鲁爽等人又赞同。宋文帝向群臣咨询，太子中庶子何偃认为"淮水、泗水流域的好几个州受到的战争疮伤还未恢复，不宜轻率动兵。"宋文帝不听。何偃，是何尚之的儿子。

夏，五月，十九日，宋文帝下诏说："暴虐的敌虏穷凶极恶，古今罕见；不等我们动用刀斧，已受到上天的诛罚。拯救沦陷的百姓，荡除人间的污秽，现在正是机会。可命骠骑将军、司空两大衙门，分别调动所统辖的军队，东西呼应。沦陷区起义建功的人，根据其功劳加以酬奖。"于是派抚军将军萧思话督率冀州刺史张永等人向碻磝进军，命鲁爽、鲁秀、程天祚率荆州带甲士兵四万人向许昌、洛阳进军，命雍州刺史臧质率部下向潼关进军。张永，是张茂度的儿子。沈庆之坚决劝阻北伐行动；宋文帝因他持有异议，不让他出行参加北伐。

青州史刘兴祖向宋帝建议，他认为："黄河以南地区闹饥荒，田

野上没有可掠夺的东西；如果敌人各城进行顽强防守，就不是十天一个月之内可以攻克的。让大军滞留在城下，运输军需的工作将十分繁重；适应时机利用形势，事应急速进军。现在敌伪头目刚死。兼加暑热天时的逼迫，敌国之内猜疑骚乱，没空闲让大军远远奔赴战场。我以为应让我军向中山地区长驱直入，占据那一带的关塞要冲。冀州以北地区，人民还较丰裕，加上小麦已将成熟，利用当地小麦补充军粮也很方便，起义的人民，必定响应奔赴我军，如果敌人心脏地区震动起来，则黄河以南，自会溃散。臣请求征发青州、冀州七千士兵，派将领率领他们，直入敌人心腹。如果这支前驱部队获胜，张永和黄河以南各部队，应同时渡过黄河，使声势和实际行动同时进行，并且在各地设立官署长官，安抚慰问刚刚归附的人民，在西边依据太行山抗拒魏军，在北边卡住军都要塞，根据情况进行指挥。随着事宜授给官职，人们害怕威严高兴受宠，大家怀恩报德之心超出平日百倍。我军若能大功告成，统领黄河两岸指日可待；如果战事不顺，也不会造成大的损失。此时就要催促士兵准备装束，伏听陛下命令。"宋文帝心里只想收复黄河以南地区，也不听这个建议。宋文帝又派员外散骑侍郎琅邪人徐爰随军向碻磝进发，携带文帝秘旨授给各位将领作战部署，临时才予以宣布。

6 尚书令何尚之因年老请求退休回家，隐居在方山。朝廷中评议的官员都说何尚之不能坚守隐居之志。不久多次有诏书敦促劝谕他出来任职，六月，初一，何尚之又出来处理政务。御史中丞袁淑抄录自古以来有事迹而无姓名的隐士编成《真隐传》，以此嘲笑何尚之。

7 秋，七月，张永等军到达碻磝城下，引兵包围碻磝。

8 十六日，宋文帝把汝阴王刘浑迁为武昌王，把淮阳王刘彧迁徙为湘东王。

9 当初，潘淑妃生下始兴王刘濬。元皇后性格好嫉妒，因潘淑妃受到宋文帝的宠爱，愤恨而死，潘淑妃一人把持了皇宫的全部大

权。由此太子刘劭极为怨恨潘淑妃和刘濬。刘濬怕将来有灾祸，于是用尽心机奉承刘劭，刘劭又与刘濬友好起来。

吴兴的巫婆严道育，自称能辟谷和服用仙药，役使鬼怪；通过东阳公主的婢女王鹦鹉出入公主的府邸。严道育对公主说："神将有符命赐给公主。"公主夜里卧床，看见流动的光就像萤火虫一样，飞进了书籍，打开一看，得到两颗青色珠；由此公主与刘劭、刘濬都相信严道育，受到她的迷惑。刘劭、刘濬有不少过错，多少受到宋文帝责备；刘劭、刘濬让严道育求神，想让自己的过错不被文帝知道。严道育说："我已向上天请求，必定不会泄露。"刘劭等人恭敬地对待严道育，号称为天师。之后刘劭、刘濬又与严道育、王鹦鹉和东阳公主的家奴陈天与、黄门郎陈庆国一起进行巫蛊活动，把一块玉雕琢成宋文帝的形象，埋在含章殿前；刘劭又把陈天与补充为东宫卫队的队主。

东阳公主死了，王鹦鹉应该出嫁，刘劭、刘濬怕她泄漏秘密，刘濬的府佐吴兴人沈怀远，向来受到刘濬厚待，于是把王鹦鹉嫁给沈怀远为妾。

宋文帝听说陈天与率领东宫卫队，责备刘劭说："你所任用的队主队副，都是家奴吗？"刘劭害怕，写信告诉刘濬。刘濬回信说："那个人如果还这样下去而不停止，正可催促他短命，或许这正是大庆的开始呢！"刘劭、刘濬相互来往的书信中，经常称宋文帝为"那个人"；或称为"其人"，把江夏王刘义恭称为"佞人"。

王鹦鹉以前和陈天与私通，嫁给沈怀远之后，怕私情泄露，告诉刘劭，让刘劭秘密地杀了沈怀远。陈庆国害怕也被杀，说："巫蛊的事，只有我和陈天与来往通信。现在陈天与死了，我大概也很危险了吧！"于是把秘密全都告诉了宋文帝。宋文帝大为吃惊，当即派人逮捕王鹦鹉；查封她的家，搜出刘劭、刘濬的信几百张，都是诅咒巫蛊的话；又搜出所埋的玉人，命有关部门彻底追查此事。严道育逃亡，因而未搜捕到她。

在此之前，刘濬离开扬州去镇守京口，等到庐陵王刘绍因病解除扬州刺史职务时，刘濬以为自己必定再次得到扬州刺史的职务。但不久宋文帝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扬州刺史，刘濬十分不高兴，于是请求出镇江陵；宋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刘濬进京朝见，又派他回京口，进行交接工作，回到京口没几天，巫蛊的事就暴露了。宋文帝惋惜叹息一整天，对潘淑妃说："太子图求富贵，更有一番道理，而虎头也这样干，不再是我所能想到的。你们母子岂可一天没有我呀！"派宫中使者严厉责备刘劭、刘濬，劭、濬二人惶惧无辞以对，只有谢罪而已。宋文帝虽然极为生气，但是还不忍治他二人的罪。

10 诸军攻碻磝，治三攻道：张永等当东道，济南太守申坦等当西道，扬武司马崔训当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潜出，烧崔训营及攻具；癸丑夜，又烧东围及攻具；寻复毁崔训攻道。张永夜撤围退军，不告诸将，士卒惊扰；魏人乘之，死伤涂地。萧思话自往，增兵力攻，旬余不拔。是时，青、徐不稔，军食乏。丁卯，思话命诸将皆退屯历城，斩崔训，系张永、申坦于狱。

鲁爽至长社，魏戍主秃髮幡弃城走[1]。臧质顿兵近郊，不以时发，独遣冠军司马柳元景帅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进据洪关[2]。梁州刺史刘秀之遣司马马汪与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将兵向长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军将军封礼自洱津南渡[3]，赴弘农。九月，司空高平公儿乌干屯潼关，平南将军黎公辽屯河内[4]。

11 吐谷浑王慕利延卒，树洛干之子拾寅立，始居伏罗

川[5];遣使来请命,亦请命于魏。丁亥,以拾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

12 庚寅,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战于大索[6],破之,进攻虎牢。闻碻磝败退,与柳元景皆引兵还。萧道成、马汪等闻魏救兵将至,还趣仇池。己丑,诏解萧思话徐州,更领冀州刺史,镇历城。

上以诸将屡出无功,不可专责张永等,赐思话诏曰:"虏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脱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当之耳。言及增愤!可以示张永、申坦。"又与江夏王义恭书曰:"早知诸将辈如此,恨不以白刃驱之。今者悔何所及!"义恭寻奏免思话官,从之。

13 魏南安隐王余自以违次而立,厚赐群下,欲以收众心;旬月之间,府藏虚竭。又好酣饮及声乐、畋猎,不恤政事。宗爱为宰相,录三省,总宿卫,坐召公卿,专恣日甚。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东庙[7],爱使小黄门贾周等就弑余,而秘之,惟羽林郎中代人刘尼知之。尼劝爱立皇孙濬,爱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8]!"尼曰:"若尔,今当立谁?"爱曰:"待还宫,当择诸王贤者立之。"

尼恐爱为变,密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贺时与尼俱典兵宿卫,乃与南部尚书陆丽谋曰:"宗爱既立南安,还复杀之。今又不立皇孙,将不利于社稷。"遂与丽定谋,共立皇孙。丽,俟之子也。

戊申，贺与尚书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宫禁，使尼、丽迎皇孙于苑中。丽抱皇孙于马上，入平城，贺、渴侯开门纳之。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还宫！"众咸呼万岁，遂执宗爱、贾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孙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兴安。杀爱、周，皆具五刑[9]，夷三族。

14 西阳五水群蛮反[10]，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诏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督江、豫、荆、雍四州兵讨之。

15 魏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十一月，寿乐、渴侯坐争权，并赐死。

16 癸未，魏广阳简王建、临淮宣王谭皆卒。

17 甲申，魏主母闾氏卒。

18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为司徒，张黎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议不合旨，黜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为巫蛊，皆被诛。

19 壬寅，庐陵昭王绍卒。

20 魏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妣闾氏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为保太后。

21 陇西屠各王景文叛魏[11]，署置王侯；魏统万镇将南阳王惠寿、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众讨平之，徙其党三千余家于赵、魏[12]。

22 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23 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民间往往有私习者。及高宗

即位，群臣多请复之。乙卯，诏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民欲为沙门者，听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向所毁佛图，率皆修复。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发，以师贤为道人统[13]。

24 丁巳，魏以乐陵王周忸为太尉，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丽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无出其右者。赐爵平原王，丽辞曰："陛下，国之正统，当承基绪；效顺奉迎，臣子常职，不敢惜天之功以干大赏。"再三不受。魏主不许。丽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愿以臣爵授之。"帝曰："朕为天下主，岂不能使卿父子为二王邪！"戊午，进其父建业公俟爵为东平王。又命丽妻为妃，复其子孙，丽力辞不受。帝益嘉之。

以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西平公源贺为征北将军，并进爵为王。帝班赐群臣，谓源贺曰："卿任意取之。"贺辞曰："南北未宾，府库不可虚也。"固与之，乃取戎马一匹。

高宗之立也，高允预其谋，陆丽等皆受重赏，而不及允，允终身不言。

甲子，周忸坐事，赐死。时魏法深峻，源贺奏："谋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预谋者，宜免死没官。"从之。

25 江夏王义恭还朝。辛未，以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14]，录尚书如故。

26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历》[15]，世祖克沮渠氏，得赵畋《玄始历》[16]，时人以为密，是岁，始行之。

【注释】

①髡：据胡注和章校应作“发”。

②洪关：又名鸿关，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

③河津：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的黄河上。

④河内：郡名，治所在野王，在今河南沁阳县。

⑤伏罗川：河流名，在今青海西宁县西南。

⑥大索：城名，即紫阳城，在今河南紫阳县。

⑦东庙：祭祀魏国道武帝拓跋珪的宗庙，因在白登山东，故称东庙。

⑧正平：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年号，在公元451年，魏太子拓跋晃死于此事。

⑨五刑：指墨刑，在脸上刺字；劓刑，割下鼻子；宫刑，割去生殖器；刖刑，砍去脚趾；大辟，杀头。此泛指各种酷刑。

⑩西阳：县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东。五水：指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分别注入淮水、汉水。

⑪陇西：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省陇西县。

⑫赵、魏：指古代的赵、魏地区，在今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

⑬道人统：佛教徒的总领袖。

⑭南徐州：州名，治所在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

⑮《景初历》：杨伟编制，曹魏明帝景初元年实行，故名《景初历》。

⑯赵敞：人名，“敞”字据胡注即“婁”字。《玄始历》，用北凉沮渠蒙逊的玄始年号命名的历法。

【译文】

10宋国各部队攻击碻磝，修成三条攻击道路：张永等部从东路攻击，济南太守申坦等部从西路攻击，扬武司马崔训从南路攻击。攻击几十天攻不下来。八月，初五夜里，魏军从地道中偷偷出来，烧毁崔训的军营和攻城器具；初七夜，又烧毁东路的军营和攻城器具；不久又捣毁崔训的攻城道路。张永连夜撤走包围后退军队，却不通告其他将领，士兵惊慌扰乱；魏军乘势出击，宋军死伤遍地。萧思话亲自前往，增兵猛攻，十几天仍未攻克。这时，青州、徐州的庄

稼未熟，宋军缺粮。八月二十一日，萧思话命令各军将领都撤退驻扎历城，斩了崔训，把张永、申坦关进监狱。

鲁爽到达长社，魏军守军首领秃发幡弃城逃走。臧质在襄阳近郊驻军，不及时发兵，只派冠军司马柳元景率后军行参军薛安都等进军占据洪关。梁州刺史刘秀之派司马汪和左军中兵参军萧道成带兵向长安进军。萧道成，是萧承之的儿子。魏冠军将军封礼从洮津渡过黄河，奔赴弘农。九月，魏司空高平公儿乌干屯驻潼关，平南将军黎公拓跋辽屯驻河内郡。

11 吐谷浑王慕容慕利延逝世，树洛干的儿子慕容什寅继位，开始在伏罗川居住；派使者来宋国请求任命，也向魏国请求任命。九月十一日，宋国任命慕容什寅为安西将军、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国任命慕容什寅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平王。

12 十四日，宋司州刺史鲁爽与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在大索开战，打败魏军，进军攻击虎牢。听说宋军在碻磝败退，也与柳元景一起带兵返回。萧道成、马汪等听说魏国救兵将要到达，向仇池返回。十三日，宋文帝下诏解除萧思话徐州刺史职务，另任命他兼任冀州刺史，镇守历城。

宋文帝因各将领屡次出击而无成功，不能单独责怪张永等人，于是下诏给萧思话说："敌虏目前气势正盛，现在季节又正趋向隆冬，如果胆敢来送死，我们兄弟父子自当共同来抵挡他们。说到这事，只增加愤恨！可以把诏书给张永、申坦看。"又给江夏王刘义恭写信说："早知将领们如此，恨不能用白刀子驱赶他们。现在后悔哪里来得及！"刘义恭不久上奏罢免萧思话的官职，宋文帝听从了。

13 魏南安隐王拓跋余自认为是违犯了次序而继位的，就厚厚赏赐群臣和部下，想以此收服众人的心；十几天一个月之间，国家库藏就空虚竭尽了。拓跋余又爱好酣饮和声乐、田猎，不过问政事。宗爱担任宰相，总管尚书、门下、秘书三省，总管皇宫宿卫，坐着召见公卿大臣，专权放恣日益严重。拓跋余忧虑此种现象，谋划夺宗爱

的权力，宗爱愤怒。冬，十月，初一，拓跋余夜里去东庙祭祀，宗爱派小黄门贾周等人前去杀死拓跋余，却把此事隐瞒起来，只有羽林郎中代郡人刘尼知道。刘尼劝宗爱立皇孙拓跋濬为帝，宗爱吃惊说："你是大傻瓜！皇孙如果继位，岂能忘记正平年间的事呢！"刘尼说："如果是这样，现在应当立谁呢？"宗爱说："等到回宫，当选择诸王之中的贤者立为帝。"

刘尼恐怕宗爱又变卦，秘密把状况报告殿中尚书源贺。源贺当时与刘尼共同掌管夜间守卫，于是和南部尚书陆丽商议说："宗爱既然立南安王，又杀了他。现在又不立皇孙，将要谋反危害国家。"于是与陆丽定下决心，共同扶立皇孙。陆丽，是陆俟的儿子。

十月初二，源贺与尚书长孙渴侯部署兵士严密守卫皇宫，让刘尼、陆丽从上林苑把皇孙拓跋濬迎接回来。陆丽抱着皇孙在马上，进入平城。源贺、长孙渴侯打开宫门让他们进宫。刘尼骑马奔驰返回宗庙，大声呼喊说："宗爱杀了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帝位，现有诏令，宿卫的士兵都返回皇宫！"众人都高呼万岁，于是逮捕宗爱、贾周等人，带兵入宫，护奉皇孙拓跋濬即皇帝位。登上永安殿，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兴安。杀死宗爱、贾周，都使用五刑，夷灭三族。

14 西阳五水蛮反叛宋国，从淮水、汝水直到长江、沔水，都遭到他们的破坏。宋文帝诏令太尉中兵参军沈庆之督率江州、豫州、荆州、雍州的军队讨伐五水蛮。

15 魏国任命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任命长孙渴侯为尚书令，加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衔。十一月，拓跋寿乐、长孙渴侯因争夺权力，一同被赐自杀。

16 十一月，初八，魏国广阳简王拓跋建、临淮宣王拓跋谭都逝世。

17 初九，魏文成帝拓跋濬的母亲郁久闾氏逝世。

18 魏南安王拓跋余立为帝时，任命古弼为司徒，任命张黎为太尉。到魏高宗拓跋濬断位，古弼、张黎的建议不合魏帝旨意，被废黜

为外都大官;因他们有怨言,并且家人告发他们搞巫蛊害人,都被诛杀。

19 二十七日,宋庐陵昭王刘绍逝世。

20 魏国追尊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皇母郁久闾氏为恭皇后,尊奉乳母常氏为保太后。

21 陇西郡匈奴屠各族人王景文反叛魏国,分封王侯;魏国统万城守将南阳王拓跋惠寿、外都大官于洛拔督率秦、雍、河、凉四州的部队讨伐平定叛乱,迁徙他们的党徒三千多家到赵魏地区。

22 十二月,初四,魏国埋葬恭皇后在金陵。

23 魏世祖拓跋焘晚年,对佛教的禁令稍有松弛,民间往往有私下学习信奉佛教的人。到魏高宗拓跋濬及位,大臣们多请求恢复佛教。十一日,魏高宗诏令各州、郡、县民众聚居的地方,允许修建佛寺一座;民众想做和尚的,允许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于是以前毁坏的佛寺,大都修复。魏高宗亲自为和尚师贤等五人受戒,任命师贤为道人统。

24 十三日,魏高宗任命乐陵王拓跋周仡为太尉,南部尚书陆丽为司徒,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陆丽因迎立有功,被当做最亲信的大臣委以重任,朝廷大臣没有能超过他的。魏高宗赐给陆丽平原王的爵位,陆丽推辞说:"陛下是国家的正宗继承人,应当继承帝位;对陛下效力归顺奉迎即位,是臣子的常职,不敢贪天之功来求大赏。"再三推让不接受爵位。魏主不允许。陆丽说:"臣子的父亲奉事先朝皇帝,忠诚勤劳功效显著。现在年已老迈,愿将臣的爵位授给父亲。"魏主说:"朕为天下的君主,难道不能让你父子当两个王爵吗!"十四日,把陆丽父亲建业公陆俟的爵位晋升为东平王。又命陆丽的妻子称为王妃,免除他的子孙的赋役,陆丽坚决辞让不接受。魏主更加嘉许他。

魏国君主任命东安公刘尼为尚书仆射,西平公源贺为征北将军,都晋升爵位为王。魏主赏赐群臣,对源贺说:"你任意拿赏物。"

源贺推辞说："南北的敌人尚未臣服，国家的府库不能空虚。"魏帝坚持要赏给他，于是要了战马一匹。

魏高宗即位时，高允参预了谋划，陆丽等人都受到重赏，而没赏到高允，高允终身不提这件事。

二十日，拓跋周忸因事犯罪，赐他自杀。当时魏国法律残酷严厉，源贺上奏说："谋反者的家族中，男子在十二三岁以下而本来不参预谋反的，应免死而送到官府为奴。"魏主听从这个建议。

25 宋国江夏王刘义恭返回朝廷。二十七日，任命刘义恭为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录尚书事的职务照旧。

26 当初，魏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使用曹魏时的《景初历》，魏世祖拓跋焘消灭北凉国沮渠氏后，获得赵敞的《玄始历》，当时的人认为《玄始历》比《景初历》精密，这一年，开始使用《玄始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九　昭阳大荒落，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

1 春，正月，戊寅，以南谯王义宣为司徒、扬州刺史。

2 萧道成等帅氐、羌攻魏武都[1]，魏高平镇将苟莫于将突骑二千救之[2]。道成等引还南郑[3]。

3 壬午，以征北将军始兴王濬为荆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荆州，乃听入朝。

4 戊子，诏江州刺史武陵王骏统诸军讨西阳蛮，军于五洲[4]。

5 严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又随始兴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张旿家。濬

入朝，复载还东宫，欲与俱往江陵。丁巳，上临轩，濟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张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随征北还都。上谓濟与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闻其犹与往来，惆怅惋骇，乃命京口送二婢，须至检覆，乃治劭、濟之罪。

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前祝诅事发，犹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严道育！上怒甚，我叩头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为！可送药来，当先自取尽，不忍见汝祸败也。"濟奋衣起曰："天下事寻自当判，愿小宽虑，必不上累！"

6 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宝坐谋反诛；建宁王崇及其子济南王丽皆为元宝所引，赐死。

7 帝欲废太子劭，赐始兴王其死，先与侍中王僧绰谋之；使僧绰寻汉魏以来废太子、诸王典故，送尚书仆射徐湛之及吏部尚书江湛。

武陵王骏素无宠，故屡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铄、建平王宏皆为帝所爱。铄妃，江湛之妹；随王诞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劝帝立铄，湛之意欲立诞。僧绰曰："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35]'。愿以义割恩，略小不忍；不尔，便应坦怀如初，无烦疑论。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帝曰："卿可谓能断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殷勤三思[36]。且彭城始亡，人将谓我无复慈爱之道。"僧绰曰："臣恐千载之后，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儿。"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阁，谓僧绰曰："卿向言将不太伤切直！"僧绰

曰:"弟亦恨君不直!"

铄自寿阳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议久不决。每夜与湛之屏人语,或连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烛,绕壁检行,虑有窃听者。帝以其谋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驰报劭。劭乃密与腹心队主陈叔儿、斋帅张超之等谋为逆[7]。

初,帝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劭性黠而刚猛,帝深倚之。及将作乱,每夜饗将士,或亲自行酒。王僧绰密以启闻。会严道育婢将至,癸亥夜,劭诈为帝诏云:"鲁秀谋反,汝可平明守阙,帅众入。"因使张超之等集素所畜养兵士二千余人,皆被甲;召内外幢队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讨。夜,呼前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并入宫[8]。劭流涕谓曰:"主上信谗,将见罪废。内省无过,不能受枉。明旦当行大事,望相与戮力。"因起,遍拜之,众惊愕,莫敢对。淑、斌皆曰:"自古无此。愿加善思。"劭怒,变色。斌惧,与众俱曰:"当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谓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尝患风,或是疾动耳。"劭愈怒,因呵淑曰:"事当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后,不为天地所容,大祸亦旋至耳。假有此谋,犹将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罢乎!"淑还省,绕床行,至四更乃寝。

甲子,宫门未开,劭以朱衣加戎服上,[9],乘画轮车[10],与萧斌共载,卫从如常入朝之仪。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

劭停车奉化门催之相续[11]。淑徐起，至车后；劭使登车，又辞不上，劭命左右杀之。守门开，从万春门入[12]。旧制，东宫队不得入城。劭以伪诏示门卫曰："受敕，有所收讨。"令后队速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13]。帝其夜与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门阶户席直卫兵尚寝未起。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惊起，趣北户，未及开，兵人杀之。劭进至合殿中阁，闻帝已殂，出坐东堂。萧斌持刀侍直，呼中书舍人顾嘏，嘏震惧，不时出，既至，问曰："欲共见废，何不早启？"嘏未及答，即于前斩之。江湛直上省[14]，闻谊谌声，叹曰："不用王僧绰言，以至于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杀之。宿卫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左细仗主[15]、广威将军吴兴卜天与不暇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为！"天与骂曰："殿下常来，云何于今乃作此语！只汝是贼！"手射劭于东堂，几中之。劭党击之，断臂而死。队将张泓之、朱道钦、陈满与天与俱战死。左卫将军尹弘惶怖通启，求受处分。劭使人从东阁入，杀潘淑妃及太祖亲信左右数十人，急召始兴王濬使帅众屯中堂。

濬时在西州[16]，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17]："台内喧谌，宫门皆闭，道上传太子反，未测祸变所至。"濬阳惊曰："今当奈何？"法瑜劝入据石头。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济不，骚扰不知所为。将军王庆曰："今宫内有变，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当投袂赴难；凭城自守，非臣节也。"濬不听，乃从南门出，径向石头，文武从者千余人。时南平王铄

戍石头，兵士亦千余人。俄而劭遣张超之驰马召濬，濬屏人问状，即戎服乘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从；出中门，王庆又谏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愤。明公但当坚闭城门，坐食积粟，不过三日，凶党自离。公情事如此，今岂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复言者斩！"既入，见劭，劭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

劭诈以太祖诏召大将军义恭、尚书令何尚之入，拘于内；并召百官，至者才数十人。劭遽即位，下诏曰："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恸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

即位毕，亟称疾还永福省[19]，不敢临丧；以白刃自守，夜则列灯以防左右。以萧斌为尚书仆射、领军将军，以何尚之为司空，前右卫率檀和之戍石头，征虏将军营道侯义綦镇京口。义綦，义庆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给诸处兵还武库，杀江、徐亲党尚书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焘之孙也。以殷仲素为黄门侍郎，王正见为左军将军，张超之、陈叔儿皆拜官、赏赐有差。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劭谓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为卿除之矣。"使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对掌军队。劭不知王僧绰之谋，以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

武陵王骏屯五洲，沈庆之自巴水来[19]，咨受军略。三月，乙亥，典签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杀逆，骏使元嗣以告僚佐。沈庆之密谓腹心曰："萧斌妇人，其余将帅，皆易与耳。东宫同恶，不过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为

用。今辅顺讨逆，不忧不济也。”

【注释】

①武都：郡名，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西北。

②高平：郡名，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

③南郑：城名，在今陕西汉中市。

④五洲：在今湖北浠水县西南浠水口与巴河口之间的长江中。

⑤‘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古代俗语，《汉书》齐国相召平引自道家之言，谓机会来了，应当机立断，不然将反而受害。

⑥殷勤：指认真深切。

⑦斋帅：主管皇宫内殿仪仗护卫及日常用品事务的长官。

⑧左积弩将军：官名，晋武帝泰始四年始置左右积弩将军，宋代，东宫亦设左右积弩将军。

⑨朱衣：太子入宫朝见时穿着的礼服。

⑩画轮车：以彩漆画车轮毂的牛拉车辆，为太子平时所乘车辆。

⑪奉化门：宋都东宫的西门。

⑫万春门：宋都皇宫的东门。

⑬合殿：东晋以来，皇帝朝见大臣的地点为东、西二堂，宋代称之为合殿。

⑭上省：官府名，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之分，上省皇宫内，江湛当时为侍中，故在上省值夜班。

⑮左细仗主：宋代皇宫的卫队军官，有细铠主、细铠将、细仗主等，各分左右，犹如正副。

⑯西州：指扬州刺史的官府，因在建康皇宫西侧，故称西州。

⑰府舍人：指刘濬王府中的舍人之官，晋代以来，王府中设舍人十人。

⑱永福省：太子在皇宫内的住所。

⑲巴水：在今湖北东部的长江支流巴河。

【译文】

宋纪九　起癸巳（公元453年），止公元453年，仅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癸巳,公元453年)

1 春,正月,初四,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司徒、扬州刺史。

2 萧道成等率领氐人、羌人攻击魏国武都郡,魏高平郡守将苟莫于率突击骑兵二千救援武都。萧道成等率军返回南郑。

3 初八,宋文帝任命征北将军始兴王刘濬为荆州刺史。宋文帝的怒气还没消除,所以刘濬长久留在京口;任命为荆州刺史之后,才允许他进京朝见。

4 十四日,宋文帝诏令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统率各军讨伐西阳五水蛮,驻军在五洲。

5 严道育逃亡之后,宋文帝分派使者搜捕,十分紧急。严道育化装为尼姑,藏在东宫,又跟随始兴王刘濬到京口,有时就出来住在百姓张旿家里。刘濬进京朝见,又带她回东宫,打算和她一起前往江陵。二月十四日,宋文帝亲临正殿,刘濬入宫拜见文帝。当天,有人报告严道育在张旿家,宋文帝派人突袭搜捕,抓住她的两个婢女,说严道育已随征北将军刘濬回京。宋文帝以为刘濬和太子刘劭已经斥逐了严道育,又听说严道育还与他们往来,惆怅叹息惊骇,于是命京口送来那两个婢女,等送到后再进行审查,然后就治刘劭、刘濬的罪。

潘淑妃抱着刘濬哭泣说:"你以前诅咒皇上的事暴露,还希望能抑制自己反思过错;没想到又藏起严道育!皇上气极了,我叩头求恩也不能消除他的气,现在活在世上还有何用!可送毒药来,当先自杀,不忍见你失败遭祸。"刘濬奋衣站起说:"天下事不久自会有结果,愿母亲稍放宽心,必定不会牵累你!"

6 十六日,魏国京兆王杜元宝因谋反被诛杀;建宁王拓跋崇及他儿子济南王拓跋丽都被杜元宝的供辞牵连进去,魏主命他们自杀。

7 宋文帝想废黜太子刘劭,命始兴王刘濬自杀,先和侍中正僧绰商议;让王僧绰找来汉魏以来废黜太子和亲王的旧例,送给尚书仆射徐湛之和吏部尚书江湛。

武陵王刘骏向来不受宠爱，所以多次出京担任外地藩王，不能留在建康；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宏都受到宋文帝宠爱。刘铄的妃子，是江湛的妹妹；随王刘诞的妃子，是徐湛之的女儿；江湛劝宋文帝立刘铄为太子，徐湛之心里想立刘诞为太子。王僧绰说："建立太子的事，仗仰皇上的心意。臣认为只应尽速决断，不可迟缓。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皇上用大义割断父子恩情，按下对小事的不忍之心；不这样，就应该放宽心怀像当初一样，不用麻烦犹疑不定的商议。事机虽然隐秘，也很容易宣扬出去，不应使灾难产生于意料之外，否则一千年都受人取笑。"宋文帝说："你可以说能裁断大事。但这件事极为重大，不可不深切地再三考虑。况且彭城王刘义康刚死，人们将要说我不再有慈爱之道了。"王僧绰说："臣恐怕千年之后的人，会说陛下只能制裁弟弟，不能制裁儿子。"宋文帝默然不语。江湛一起侍从在坐，出了宫殿，他对王僧绰说："你刚才的话不是太过于痛切直率了吗！"王僧绰说："弟也恨你不直率！"

南平王刘铄从寿阳进京朝见，到京之后，言行不合乎宋文帝的旨意。宋文帝想立刘宏为太子，但又嫌他不合乎次序，因此很长时间不能决定立谁为太子。每天夜里和徐湛之屏退众人进行密谈，有时谈起来连着几天几夜。常常让徐湛之亲自拿着蜡烛，绕着墙壁而行检查，担心有偷听的人。宋文帝把他们的打算告诉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刘濬，刘濬飞驰报告刘劭。刘劭于是秘密与心腹东宫卫队长陈叔儿、斋帅张超之等人谋划叛逆杀宋文帝。

当初，宋文帝因皇室强盛，怕有内部灾难，特意增加东宫的卫兵，使之与皇宫的羽林卫兵差不多，以至于有实际兵力一万人。刘劭性格狡黠而刚猛，宋文帝十分倚重他。到将要作乱杀宋文帝的时候，刘劭每夜宴请卫队将士，有时亲自行酒。王僧绰偷偷向宋文帝报告。正巧这时严道育的婢女将要押到，二月二十日夜，刘劭伪称宋文帝的诏书说："鲁秀谋反，汝可在黎明守卫宫门，率领卫队进入。"于是让张超之等人集中平素豢养的兵士二千多人，都身穿盔

甲;又召见内幢外幢的队主队副,预先加以部署,说将要有所讨伐。夜里,刘劭召来前任中庶子右军长史萧斌、太子左卫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积弩将军王正见一同进入东宫。刘劭流泪对他们说:"皇上相信谗言,我将被治罪废黜。内心反省没有过错,不能受冤屈。明天早上当进行大事,望诸位相互尽力助我。"于是站起来,对他们一一下拜,众人惊愕,没人敢回答。袁淑、萧斌都说:"自古没有这种事。愿再加好好考虑。"刘劭愤怒,变了脸色。萧斌害怕,与大家一起说:"当竭力遵奉命令。"袁淑叱责他说:"你就以为殿下真的有这回事吗?殿下小时候曾经得过风病,或许是病又发了吧。"刘劭更加生气,于是斜眼看着袁淑说:"事当会成功吗?"袁淑说:"殿下身居不被怀疑的地位,何怕不成功?只怕事情成功之后,不被天地所容,大祸也很快到了。假如有这个计划,现在还可以停止。"左右的人拉袁淑出来,说:"这是什么事,是可说罢休的吗?"袁淑回到官署,绕着床行走,到四更才睡。

二十一日,皇宫门还没打开,刘劭把朱衣套在军服外面,乘着画轮车,与萧斌同乘一车,卫队侍从像平常入宫朝见的仪式一样。刘劭呼叫袁淑十分急迫,袁淑睡着不起床,刘劭停车在春化门不断地催促他。袁淑慢慢起来,到车子后面;刘劭让他上车,袁淑又推辞不上车,刘劭命侍从杀死他。等着宫门打开,从万春门进宫。以前的制度,东宫卫队不能进入皇城。刘劭拿假诏书给皇城门卫说:"受皇帝命令,有所逮捕和诛讨。"命后断卫队快来。张超之等数十人驰马进入云龙门和斋阁,拔刀直接冲上合殿。宋文帝这天夜里与徐湛之屏退众人谈话到黎明,蜡烛还没熄灭,门口台阶房内的卫兵还睡着没起来。宋文帝见张超之进来,举起矮桌防护,五个手指都被砍掉,张超之于是杀死宋文帝。徐湛之受惊起来,急奔北向的门,未等打开,被兵士杀死。刘邵进到合殿中阁,听说宋文帝已死,出来坐在东堂上。萧斌一帝持刀侍卫,叫中书舍人顾嘏来见,顾嘏震惊恐惧,不能及时赶到,到了之后,问他说:"他们想一起废黜我,为什么不

早报告?"顾嘏未来得及回答,立即被斩杀在面前。江湛在上省值班,听到喧哗的声音,叹息说:"不采用王僧绰的话,以至于此!"于是藏在旁边的小房里,刘劭派兵去杀了他。夜间守卫皇宫的头领罗训、徐罕都望风屈服依附。左细仗主、广武将军吴兴人卜天与来不及穿护甲,执刀持弓,急叫部下出门迎战。徐罕说:"殿下入宫,你想干什么?"卜天与骂道:"殿下常来,为什么现在才说这样的话!只有你是叛贼!"亲手射坐在东堂的刘劭,几乎射中他。刘劭党羽群起攻之,砍断他的手臂而死。皇宫卫队将领张泓之、朱道钦、陈满和卜天与一同战死。左卫将军尹弘胆战心惊向刘劭通报,要求接受处分。刘劭让人从东阁进去,杀死潘淑妃和宋文帝的亲信侍从几十人,急忙召始兴王刘濬,让他率军驻扎皇宫中堂。

刘濬当时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来报告刘濬说:"皇宫内喧哗噪嚷,宫门都关闭了,路上传说太子反叛,未知祸变情况如何?"刘濬假装吃惊说:"现在应当怎么办?"朱法瑜劝他进占石头城。刘濬没得到刘劭的口信,不知事情成功没有,惊慌失措不知干什么才好。将军王庆说:"现在皇宫内有异常变化,不知皇上的安危,凡是一个臣子,应当奋发赴难;据城自守,不是做臣的节操。"刘濬不听,于是从南门出城,直接向石头城进发,跟随的文武官员一千多人。当时南平王刘铄戍守石头,士兵也有一千多人。不久刘劭派张超之骑马飞驰召刘濬,刘濬屏退众人问事变情况,当即穿上军服乘马离去。朱法瑜坚决制止刘濬,刘濬不听;出了中门,王庆又劝谏说:"太子反逆,天下怨愤。明公只应坚闭城门,坐吃积藏的军粮,不过三天,叛党自会离散。现在情况如此,公岂可离去!"刘濬说:"皇太子的命令,敢有再说的人斩首!"进宫之后,见到刘劭,刘劭说:"潘淑妃已被乱兵杀害。"刘濬说:"这是在下心里一直所希望的。"

刘劭伪称宋文帝的诏书召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进宫,拘禁在宫内;并且召见百官,来的人才几十个。刘劭马上即皇帝位,下诏书说:"徐湛之、江湛弑帝反逆无礼,我率兵入殿,已来不及挽

救，只有痛哭哀伤血泪崩流，心肝破裂，现在罪人已经抓获，元凶已被消灭，可进行大赦，改年号为太初。”

即位完毕，马上声称有病回到永福省，不敢亲临宋文帝的丧事；让士兵拿着刀剑守卫自己，夜里则排列灯火防守左右。任命萧斌为尚书仆射、领军将军，任命何尚之为司空，命前右卫率檀和之戍守石头，命征虏将军营道侯刘义綦镇守京口。刘义綦，是刘义庆的弟弟。二月十二日，把事先发给各处的兵器全部收还武库，杀死江湛、徐湛之亲友党羽尚书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人。臧凝之，是臧焘的孙子。任命殷仲素为黄门侍郎，王正见为左军将军、张超之、陈叔儿都封官、赏赐不等。辅国将军鲁秀在建康，刘劭对鲁秀说：“徐湛之常想害你，我已为你除了他。”让鲁秀与屯骑校尉庞秀之共同掌管军队。刘劭不知王僧绰的计谋，任命王僧绰为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何偃为侍中。

武陵王刘骏屯扎在五洲，沈庆之从巴水来，咨询和接受军机部署。三月，初二，典签董元嗣从建康到五洲，详谈了太子杀帝反逆的情况，刘骏让董元嗣把情况告诉下属官僚。沈庆之秘密对心腹说：“萧斌像个女人，其余的将帅，都容易对付。东宫的同党，不过三十人；此外都是受到威逼的，必定不为太子效力。现在辅助顺乎人心的武陵王，讨伐叛逆，不怕不成功。”

8 壬午，魏主尊保太后为皇太后，追赠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

9 太子劭分浙东五郡为会州[1]，省扬州，立司隶校尉[2]，以其妃父殷冲为司隶校尉。冲，融之曾孙也。以大将军义恭为太保，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为太尉，始兴王濬为骠骑

将军，雍州刺史臧质为丹杨尹，会稽太守随王诞为会州刺史。

劭料检文帝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得王僧绰所启饗上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绰，杀之。僧绰弟僧虔为司徒左西属[3]，所亲咸劝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国以忠贞，抚我以慈爱，今日之事，苦不见及耳；若得同归九泉，犹羽化也。"劭因诬北第诸王侯[4]，云与僧绰谋反，杀长沙悼王瑾、瑾弟临川哀王烨、桂阳孝侯觊、新渝怀侯玠，皆劭所恶也。瑾，义欣之子；烨，义庆之子；觊、玠，义庆之弟子也。

劭密与沈庆之手书，令杀武陵王骏。庆之求见王，王惧，辞以疾。庆之突入，以劭书示王，王泣求入内与母诀，庆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视；殿下何见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国安危，皆在将军。"庆之即命内外勒兵。府主簿颜竣曰："今四方未知义师之举，劭据有天府，若首尾不相应[5]，此危道也。宜待诸镇协谋，然后举事。"庆之厉声曰："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何得不败！宜斩以徇！"王令竣拜谢庆之，庆之曰："君但当知笔札事耳！"于是专委庆之处分。旬日之间，内外整办，人以为神兵。竣，延之之子也。

庚寅，武陵王戒严誓众。以沈庆之领府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慤为谘议参军，领中兵[6]；江夏内史朱修之行平东将军；记室参军颜竣为谘议参军，领录事，兼总内外[7]；谘议参军刘延孙为长史、寻阳太守[8]，行留府事。延孙，道产之子也。

南谯王义宣及臧质皆不受劭命，与司州刺史鲁爽同举兵应骏[9]。质、爽俱诣江陵见义宣[10]，且遣使劝进于王。辛卯，臧质子敦等在建康者闻质举兵，皆逃亡。劭欲相慰悦，下诏曰："臧质，国戚勋臣[11]，方冀赞京辇[12]，而子弟波进，良可怪叹。可遣宣譬令还，咸复本位。"劭寻录得敦，使大将军义恭行训杖三十[13]，厚给赐之。

10 癸巳，劭葬太祖于长宁陵[14]，谥曰景皇帝，庙号中宗。

11 乙未，武陵王发西阳[15]；丁酉，至寻阳。庚子，王命颜竣移檄四方，使共讨劭。州郡承檄，翕然响应。南谯王义宣遣臧质引兵诣寻阳，与骏同下，留鲁爽于江陵。

劭以兖、冀二州刺史萧思话为徐、兖二州刺史，起张永为青州刺史。思话自历城引部曲还平城[16]，起兵以应寻阳；建武将军坦护之在历城，亦帅所领赴之。南谯王义宣版张永为冀州刺史。永遣司马崔勋之等将兵赴义宣。义宣虑萧思话与永不释前憾[17]，自为书与思话，使长史张畅为书与永，劝使相与坦怀。

随王诞将受劭命，参军事沈正说司马顾琛曰："国家此祸，开辟未闻。今以江东骁锐之众[18]，唱大义于天下，其谁不响应！岂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伪宠乎！"琛曰："江东忘战日久，虽逆顺不同，然强弱亦异，当须四方有义举者，然后应之，不为晚也。"正曰："天下未尝有无父无君之国，宁可自安仇耻而责义于余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酷，义不共戴天，举兵之日，岂求必全邪！冯衍有言[19]：'大汉之贵臣，将不如荆、齐之贱士乎！'况殿下义兼臣子，事实国家

者哉!"琛乃与正共入说诞,诞从之。正,田子之兄子也。

邵自谓素习武事,语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书,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难,吾自当之;但恐贼虏不敢动耳。"及闻四方兵起,始忧惧,戒严,悉召下番将吏[20],迁淮南居民于北岸[21],尽聚诸王及大臣于城内,移江夏王义恭处尚书下舍,分义恭诸子处侍中下省[22]。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军发湓口[23],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以荆州之众继之。丁未,武陵王发寻阳,沈庆之总中军以从。

劭立妃殷氏为皇后。

【注释】

①会州:州名,治所在会稽,即今浙江绍兴市。浙东五郡,原属扬州,指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五个郡。

②司隶校尉:指京都附近地区,魏、晋时设司隶校尉管理京都附近地区,刘劭取消扬州设司隶校尉,是仿效这种制度。

③司徒左西属:司徒府中有东曹、西曹,曹下又有掾、有属,刘宋又把西曹分为左西曹、右西曹。左西属即左西曹中的属官。

④北第诸王侯:宋的王侯们的府第在皇宫之北,故称北第。他们都是刘裕的兄弟和子孙。

⑤首尾:首指武陵王刘骏,尾指各地王侯和军事将领。

⑥领中兵:指柳元景、宗悫以谘议参军官衔兼任中兵参军。

⑦兼总内外:此二句谓颜竣升任谘议参军,兼任录事参军,并总管武陵王府内外事务。

⑧寻阳:郡名,又为江州的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

⑨司州:州名,治所在义阳,在今河南信阳市。当时,司州、雍州都受南谯王刘义宣督管。

⑩江陵:郡名,当时荆州的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⑪国戚勋臣:臧质,是刘裕正室臧爱亲的侄儿,与刘义隆是表兄弟,是刘劭的表叔,臧敦,则是刘劭的表兄弟。

⑫冀赞京辇:指将任命臧质为丹杨尹。

⑬训仗:对外戚子弟,用打板子的方法进行教训,叫做训仗。

⑭长宁陵:在皇宫附近。

⑮西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东。

⑯平城:胡注以为当为"彭城"。

⑰前憾:指萧思话曾把张永逮捕入狱,事见本书卷一百二十六。

⑱江东:指浙江之东,即浙东五郡地区。

⑲冯衍有言:这几句是冯衍责备田邑的话。荆,指楚国。楚国的申包胥去秦国请来救兵,保存了楚国。王孙贾杀死淖齿,保存住齐国。

⑳下番:皇宫宿卫分上下两班,把下班的将吏召来,表示不再分班,一起守备皇宫。

㉑北岸:指秦淮河北岸。秦淮河南岸为新亭、石头城的来路,北岸即皇宫,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迁到北岸,表示要凭借秦淮河进行固守。淮南:有的版本"南"下有"岸"字。淮即指秦淮河。

㉒侍中下省:即门下省的宫内机构,在皇宫神虎门外。

㉓湓口:又名湓浦口,即今江西九江市西北湓水注入长江的河口。湓(pén 盆)。

【译文】

8 三月初七,魏国君主拓跋濬尊奉他的保姆保太后为皇太后,追赠保太后的祖父母尊贵名号,封保太后的兄弟官职爵位,都与外戚一样。

9 宋太子刘劭从扬州分出浙东五郡设立会州,撤销扬州,设立司隶校尉统辖扬州地区,任命他的妃子的父亲殷冲为司隶校尉。殷冲,是殷融的曾孙。任命大将军刘义恭为太保,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太尉,始兴王刘濬为骠骑将军,雍州刺史臧质为丹杨尹,会稽太守随王刘诞为会州刺史。

宋太子刘劭检查宋文帝刘义隆的书箱和江湛家的书信,得到

王僧绰呈报的前代废黜太子和诸侯王的典故，三月十一日，逮捕王僧绰，杀了他。王僧绰的弟弟王僧虔是司徒府的左西属，他的亲朋都劝他逃亡，王僧虔哭泣说："我兄以忠正事奉国家，用慈爱抚养我，今天的事，只痛苦它不涉及到我身上；如果能与我兄同归九泉，就与羽化成仙一样。"刘劭于是诬陷皇城北面各府的诸王侯，说他们与王僧绰谋反，杀死长沙悼王刘瑾、刘瑾的弟弟临川哀王刘烨、桂阳孝侯刘觊、新渝怀侯刘玠，都是刘劭厌恶的人。刘瑾，是刘义欣的儿子；刘烨，是刘义庆的儿子；刘觊、刘玠，是刘义庆弟弟的儿子。

刘劭秘密写给沈庆之一封亲笔信，命令沈庆之杀死武陵王刘骏。沈庆之求见武陵王，武陵王害怕，借口有病不见沈庆之。沈庆之闯入王府，拿刘劭的信给武陵王看，武陵王哭泣，要求进入内室与母亲告别，沈庆之说："下官受到先帝的隆厚的恩遇，今天的事，只看力量的大小；殿下为何怀疑这样深！"武陵王起身两次下拜说："家与国的安危，都在将军身上。"沈庆之立即命令王府内外官员统率部队。王府的主簿颜竣说："现在各地还不知道我们已发动义军，刘劭占据建康这一天府地区，如果我们不能各地首尾呼应，这就是一条危险道路。应等待各地将领协调计划，然后再宣布举兵反对刘劭。"沈庆之厉声说："现在举行大事，而黄头小儿都能参预，怎能不败！应斩首示众！"武陵王命令颜竣下拜向沈庆之谢罪，沈庆之说："你只应负责笔札的事罢了！"于是武陵王专门委派沈庆之处理所有事务。十天之内，内外事务都办理就绪，人们认为是神兵。颜竣，是颜延之的儿子。

三月十七日，武陵王刘骏戒严，举行誓师大会。任命沈庆之兼任王府的司马，襄阳太守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慤为谘议参军，兼任中兵参军；江夏内史朱修之代理平东将军，记事参军颜竣为谘议参军，兼任录事参军，并总管内外事务，谘议参军刘延孙为长史、寻阳太守，代理王府留守事务。刘延孙，是刘道产的儿子。

南谯王刘义宣和雍州刺史臧质都不接受刘劭的任命，与司州

刺史鲁爽一起举兵响应刘骏。臧质、鲁爽都前往江陵晋见刘义宣，并且派使者劝武陵王刘骏称帝。三月十八日，臧质的儿子臧敦等人在建康听说臧质举兵反对刘劭，都逃亡。刘劭想安慰讨好他们，下诏说："臧质，是国戚和功臣，正要协助京城的治理，而他的子弟四散逃走，实在令人奇怪叹息。可派人向他们说明道理让他们回来，都恢复本来的官位。"刘劭不久又抓到臧敦，让大将军刘义恭打他三十棍进行教训，然后厚厚赏赐。

10 三月二十日，刘劭把太祖文皇帝刘义隆埋葬在长宁陵，谥号为景皇帝，庙号为中宗。

11 三月二十二日，武陵王刘骏从西阳出发；二十四日，到达寻阳。二十七日，武陵王刘骏命颜竣向各地宣布讨伐文告，让人们共同讨伐刘劭。各地州郡收到文告，积极响应。南谯王刘义宣派臧质带兵前往寻阳，与刘骏一同东下，留鲁爽在江陵。

刘劭任命袞、冀二州刺史萧思话的徐、袞二州刺史，起用张永担任青州刺史。萧思话从历城带领部属回到彭城，起兵响应寻阳的武陵王刘骏；建武将军垣护之在历城，也率领部属与萧思话会合。南谯王刘义宣任命张永为冀州刺史。张永派司马崔勋之等率军奔赴刘义宣。刘义宣怕萧思话与张永不消除从前的隔阂，亲自写信给萧思话，让长史张畅写信给张永，劝导二人相互开诚布公。

随王刘诞将军接受刘劭的任命，他的参军沈正对司马顾琛说："国家的这场灾祸，开天辟地以来未曾听说过。现在凭借江东的骁勇精锐部队，向天下倡导大义，谁能不响应！怎可让殿下向凶逆(指刘劭)称臣，接受他的伪命呢！"顾琛说："江东地区很长时间未经历过战争了，虽然我们与凶逆刘劭在道义上有顺乎大义和违逆大义的不同，但双方的强弱也不同，当等待各地有倡义举兵的，然后再响应他们，也不算晚。"沈正说："天下未曾有无父无君的国家，岂可对敌仇和耻辱表示安心而责求其余地区倡义举兵呢！现在正是因为杀死皇帝进行叛逆造成冤死酷刑，道义上与他们不共戴天，而举

兵的时候，岂可谋求一定安全呢！冯衍有句话：'大汉王朝的尊贵大臣，难道不如楚国、齐国的低贱之士吗！'何况殿下在道义上兼为臣和子，事情实际上既是为国又是为家的人啊！"顾琛这才与沈正一起进去劝说刘诞，刘诞听说他们的意见，沈正，是沈田子的哥哥的儿子。

刘劭自以为向来熟悉军事，对朝臣们说："你们只管帮我整理文书，不要考虑军事；如果有敌兵进攻，我自会处理它；只怕敌人不敢动"等到听说各地都起兵了，才担忧害怕起来，宣布戒严，把下一班的宿卫将吏全部召进皇宫，把秦淮河南岸的居民迁到北岸，把诸王和大臣全部集中在皇宫内，把江夏王刘义恭转移到尚书下舍，把刘义恭的儿子们分别软禁在侍中下省。

夏，四月，初一，柳元景统率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支部队从湓口出发，司空中兵参军徐遗宝率荆州的部队后继跟进。初五，武陵王刘骏从寻阳出发，沈庆之总率中军跟随武陵王进发。

刘劭把妃子殷氏立为皇后。

庚戌，武陵王檄书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颜延之曰："彼谁笔也？"延之曰："竣之笔也。"劭曰："言辞何至于是！"延之曰："竣尚不顾老臣，安能顾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于侍中下省，南谯王义宣子太仓空舍。劭欲尽杀三镇士民家口[1]。江夏王义恭、何尚之皆曰："凡举大事者不顾家；且多是驱逼，今忽诛其室累，正足坚彼意耳。"劭以为然，乃下书一无所问。

劭疑朝廷旧臣皆不为己用，乃厚抚鲁秀及右军参军王罗汉，悉以军事委之；以萧斌为谋主，殷冲掌文符。萧斌

劝劭勒水军自上决战，不尔则保据梁山[2]。江夏王义恭以南军仓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战，乃进策曰："贼骏小年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出梁山，则京都空弱，东军乘虚，或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此先朝旧法，不忧贼不破也。"劭善之。斌厉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3]，能建如此大事，岂复可量！三方同恶，势据上流；沈庆之甚练军事，柳元景、宗慤屡尝立功，形势如此，实非小敌。唯宜及人情未离，尚可决力一战；端坐台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无战意，岂非天也！"劭不听。或劝劭保石头城。劭曰："昔人所谓固石头城者，俟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谁当见救！唯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军，慰劳将士，亲督都水治船舰[4]。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内船舫，悉驱民家渡水北。

立子伟之为皇太子。以始兴王濬妃父褚湛之为丹杨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5]，加南平王铄开府仪同三司，以南豫州刺史建平王宏为江州刺史。太尉司马庞秀之自石头先众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营道侯义綦为湘州刺史，檀和之为雍州刺史。

癸丑，武陵王军于鹊头[6]。宣城太守王僧达得武陵王檄[7]，未知所从。客说之曰："方今衅逆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谁不响应！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帅向义之徒，详择水陆之便，致

身南归，亦其次也。”僧达乃自候道南奔，逢武陵王于鹊头。王即以为长史。僧达，弘之子也。王初发寻阳，沈庆之谓人曰：“王僧达必来赴义。”人问其故。庆之曰：“吾见其在先帝前议论开张，意向明决；以此言之，其至必也。”

柳元景以舟舰不坚，惮于水战，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宁步上[18]，使薛安都帅铁骑曜兵于淮上，移书朝士，为陈逆顺。

劭加吴兴太守汝南周峤冠军将军。随王诞檄亦至，峤素恇怯，回惑不知所从；府司马丘珍孙杀之，举郡应诞。

戊午，武陵王至南洲[19]，降者相属；己未，军于溧洲[20]。王自发寻阳，有疾不能见将佐，唯颜竣出入卧内，拥王于膝，亲视起居。疾屡危笃，不任咨禀，竣皆专决。军政之外，间以文教书檄，应接遐迩，昏晓临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

癸亥，柳元景潜至新亭[21]，依山为垒。新降者皆劝元景速进，元景曰：“不然。理顺难恃，同恶相济，轻进无防，实启寇心。”

元景营未立，劭龙骧将军詹叔儿觇知之，劝劭出战，劭不许。甲子，劭使萧斌统步军，褚湛之统水军，与鲁秀、王罗汉、刘简之精兵合万人，攻新亭垒，劭自登朱雀门督战。元景宿令军中曰：“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衔枚疾战，一听吾鼓声。”劭将士怀劭重赏，皆殊死战。元景水陆受敌，意气弥强，麾下勇士，悉遣出斗，左右唯留数人宣传。劭兵势垂克，鲁秀击退鼓，劭众遽止。元景乃开垒鼓譟

以乘之，劭众大溃，坠淮死者甚多。劭更帅余众，自来攻垒，元景复大破之，所杀伤过于前战，士卒争赴死马涧[12]，涧为之溢；劭手斩退者，不能禁。刘简之死，萧斌被创，劭仅以身免，走还宫。鲁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

丙寅，武陵王至江宁。丁卯，江夏王义恭单骑南奔；劭杀义恭十二子。

劭、濬忧迫无计，以辇迎蒋侯神像置宫中[13]，稽颡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王；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14]。以濬为南徐州刺史，与南平王铄并录尚书事。

【注释】

①三镇：指起兵反对刘劭的雍州、荆州、江州。

②梁山：在今安徽和县南的长江西岸。

③南中郎：指刘骏，当时刘骏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武陵王。

④都水：官名，即都水台，掌舟航及水运。

⑤录尚书六条事：即总管尚书省六部事务的意思，为当时的加衔之一，权力甚重。

⑥鹊头：山名，在今安徽铜陵县西南。

⑦宣城：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

⑧江宁：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江宁县西南江宁镇。

⑨南州：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境内。

⑩溧洲：地名，在今江苏江宁县西南江宁镇西长江中。

⑪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

⑫死马涧：地名，今地不详。

⑬蒋侯：蒋子文，东汉人，常自称骨青，死后当为神。后为秣陵尉，追贼到钟山，伤额而死。到三国吴孙权封为中都侯，为他立庙。

⑭苏侯：苏峻，西晋人，以讨伐王敦有功，拥精兵数万，后举兵谋反，被陶侃等人击败而死。

【译文】

四月初八，武陵王刘骏的讨逆文书传到建康，刘劭拿给太常颜延之看，问他："这是谁的手笔？"颜延之说："是颜竣的手笔。"刘劭说："言辞为什么到这种地步！"颜延之说："颜竣连老臣我都不顾了，哪里能顾上陛下呢！"刘劭的怒气稍微平息。刘劭把武陵王刘骏的儿子全部关押在中书下省，把南谯王刘义宣的儿子关押在太仓空屋内。刘劭想杀光举兵讨伐的三个州的官员人士在建康的家属。江夏王刘义恭、何尚之都说："凡是干大事的人都不顾家；况且大多是被胁迫的，现在忽然杀了他们的家属，正足使他们坚定意志。"刘劭认为说得对，于是下令全部不过问追究。

刘劭怀疑朝廷旧有的大臣都不为自己效力，于是厚加安抚鲁秀和右军参军王罗汉，把军事工作全部委托给他们。又任命萧斌为智囊首领，任命殷冲掌管文书符节。萧斌劝刘劭率水军亲自溯流而上与武陵王决战，不然就占据梁山进行防守。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刘骏的军队仓猝起兵，船只简陋狭小，不利于水战，于是献计说："贼人刘骏年轻不熟悉军事，远道而来十分疲惫，我们应以逸待劳。现在如果远远到梁山去防守，则京城空虚，东面刘诞的部队乘虚而来，或许能造成危害。如果分兵奔赴两处作战，则兵势分散，不如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坐观贼人的漏洞。放弃秦淮南岸，用栅栏隔断与石头城的来往，这是前朝的老办法，不愁贼军不破。"刘劭认为他说得好。萧斌厉声说："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发动这样的大事，怎能再用老眼光估量他！荆、雍、江三个州同时起兵，形势上已占据了上游；沈庆之非常熟悉军事，柳元景、宗慤多次曾经立下战功，形势已是这样，实在不是弱小之敌。只应趁人心未散，尚可拼力决一死战；如果端坐在皇宫内，怎能长久安全！现在君主、丞相都没有决战的意思，岂不是天意！"刘劭不听萧斌的意见。有人劝刘劭守护石头城。刘劭说："以前人们说固守石头城，是因为要等各地诸侯来勤王救驾。我如果守石头城，谁会来救！只应力战决出胜负；不然的话，

是不会胜利的。"刘劭每天亲自出宫巡视军队,慰劳将士,亲自督促都水台修建战舰。四月初十,烧毁秦淮河南岸的房屋和秦淮河内的船只,把南岸居民全部赶到秦淮河北岸。

刘劭立他儿子刘伟之为皇太子。任命始兴王刘濬的王妃的父亲褚湛之为丹杨尹。褚湛之,是褚裕之的哥哥的儿子。任命刘濬为侍中、中书监、司徒、录尚书六条事,给南平王刘铄加上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任命南濟州刺史建平王刘宏为江州刺史。太尉府的司马庞秀之从石头城率先投奔刘骏,人心由此大为震动。刘劭任命营道侯刘义綦为湘州刺史,檀和之为雍州刺史。

四月十一日,武陵王驻军在鹊头山。宣城太守王僧达收到武陵王的檄书,不知该跟随哪一边。客人劝说他道:"目前刘劭叛逆罪憑滔天,古今未有。为君考虑,不如接受义军的檄文,并向附近州郡传送通告。如果有讨逆的心情,谁会不响应?这是最好的办法。如果不能这样做,就可以亲自率领向往大义的人员,仔细选择水陆方便的路线,向南投奔归顺武陵王,这也是次一等的办法。"王僧达于是亲自侦察道路向南投奔,在鹊头山与武陵王相遇。武陵王当即任命他为长史。王僧达,是王弘的儿子。武陵王刚从寻阳出发时,沈庆之对人说:"王僧达必定来投奔赴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沈庆之说:"我见他在先皇帝面前议论风发,意向明快果决;据此来说,他的到来是一定的。"

宋谘议参军柳元景因舰船不够坚固,怕进行水战,于是加倍速度兼程行进,四月十四日,到达江宁县登陆上岸步行,派薛安都率铁骑在秦淮河岸边炫耀武力,并向朝廷官员散发书信,为他们宣传顺从和叛逆的大义。

刘劭给吴兴太守汝南人周峤加官为冠军将军。随王刘诞的檄文也传到周峤手中,周峤向来胆怯,对双方的邀请感到困惑不知应跟从哪一方;太守府的司马丘珍孙杀死周峤,献出全郡响应刘诞。

四月十六日,武陵王到达南洲,向他投降的人接连不断;十七

日，驻军在溧洲。武陵王刘骏自从寻阳出发，就有病而不能接见部下的将领和属官，只有颜竣进出武陵王的卧室，抱着武陵王坐在膝上，亲自照顾武陵王的起居。武陵王的病多次出现危险情况，不能听取将领的汇报请求，都由颜竣一人裁决。除了军政大事之外，其余的文书命令书信檄文，与远近人员的联系应酬，一早一晚的为先帝刘义隆的举哀悲哭，全由颜竣一人代理，就像武陵王本人一样。像这样一连几十天，连武陵王船上的兵士也不知道武陵王的病危情况。

二十一日，柳元景秘密行军到达新亭，背靠着山修筑工事。刚投降的人都劝柳元景尽快前进，柳元景说："不能那样。义理上的顺乎人心也很难仗恃，共同干坏事的人往往相互支持，轻率进军而没有防备，实际上只能启发敌寇认真作战的心情。"

柳元景的军营和工事尚未全部修好，刘劭的龙骧将军詹叔儿侦察了解到这个情况，劝刘劭出军进攻，刘劭不允许。二十二日，刘劭让萧斌统率步军，褚湛之统率水军，与鲁秀，王罗汉、刘简之的精兵合为一万人，进攻柳元景在新亭的阵地，刘劭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柳元景连夜命令部队说："战鼓击得次数多了，士气就容易衰落，呐喊的次数多了，力量就容易用尽；只管口衔木枚用力拼杀，一律听我的鼓声指挥。"刘劭的将领士兵怀揣刘劭的重赏，都拼死作战。柳元景水陆两面受到攻击，但意气更强，部下的勇士，全部派出作战，身边只留几个人传达命令。刘劭的军队即将攻克柳元景的营地，可是鲁秀却敲了退军鼓，刘劭的部队一下子停止进攻。柳元景于是打开营门击鼓呐喊乘势冲击刘劭的部队，刘劭军队大崩溃，掉进秦淮河淹死的人非常多。刘劭又率领剩余部队，亲自来进攻柳元景的营地。柳元景又大败刘劭，杀伤的刘军士兵超过前次战斗，刘劭的士兵争着跳进死马涧，尸体塞满了死马涧，使涧水溢出；刘劭亲手杀死后退的士兵，仍不能禁止住败退。刘简之被杀死，萧斌受伤，刘劭仅仅单身逃脱，逃回皇宫。鲁秀、褚湛之、檀和之都南投武

陵王刘骏。

二十四日，武陵王刘骏到达江宁。二十五日，江夏王刘义恭单身一人乘马南投刘骏；刘劭杀死刘义恭的十二个儿子。

刘劭、刘濬忧愁焦急没有办法，用车子迎接蒋侯的神像安置在宫中，叩头乞求蒋侯赐恩保护，把蒋侯拜为大司马，封为钟山王；又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刘劭任命刘濬为南徐州刺史，与南平王刘铄共同掌管尚书省事务。

戊辰，武陵王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散骑侍郎徐爰在殿中诳劭，云自追义恭，遂归武陵王。时王军府草创，不晓朝章；爰素所谙练。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赐爵一等，从军者二等。改谥大行皇帝曰文，庙号太祖。以大将军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临轩拜太子伟之。大赦，唯刘骏、义恭、义宣、诞不在原例。庚子，以南谯王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随王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壬申，以王僧达为右仆射，柳元景为侍中、左卫将军，宗愨为右卫将军，张畅为吏部尚书，刘延孙、颜峻并为侍中。

五月，癸酉朔，臧质以雍州兵二万至新亭。豫州刺史刘遵考遣其将夏侯献之帅步骑五千军于瓜步[1]。

先是，世祖遣宁朔将军顾彬之将兵东入，受随王诞节度。诞遣参军刘季之将兵与彬之俱向建康，诞自顿西陵[2]，为之后继。劭遣殿中将军燕钦等拒之，相遇于曲阿奔牛塘[3]，钦等大败。劭于是缘淮树栅以自守，又决破岗、方山埭以绝东军[4]。时男丁既尽，召妇女供役。

甲戌，鲁秀等募勇士攻大航[5]，克之。王罗汉闻官军已渡，即放仗降，缘渚幢队以次奔散，器仗鼓盖，充塞路衢。是夜，劭闭守六门，于门内凿堑立栅；城中沸乱，丹杨尹尹弘等文武将吏争踰城出降。劭烧辇及衮冕服于宫庭。萧斌宣令所统，使皆解甲，自石头戴白幡来降；诏斩斌于军门。濬劝劭载宝货逃入海，劭以人情离散，不果行。

乙亥，辅国将军朱修之克东府，丙子，诸军克台城，各由诸门入会于殿庭，获王正见，斩之。张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为军士所杀，刳肠割心，诸将脔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号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队副高禽执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质见之恸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载，丈人何为见哭？"又谓质曰："劭可启得远徙不？"质曰："主上近在航南，自当有处分。"缚劭于马上，防送军门。时不见传国玺，以问劭，劭曰："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斩劭及四子于牙下。濬帅左右数十人挟南平王铄南走，遇江夏王义恭于越城[6]。濬下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义恭曰："上已君临万国。"又曰："虎头来得无晚乎？"义恭曰："殊当恨晚。"又曰："故当不死邪？"义恭曰："可诣行阙请罪[7]。"又曰："未审能赐一

职自效不?"义恭又曰:"此未可量。"勒与俱归,于道斩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并枭于大航,暴尸于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诸女、妾媵,皆赐死于狱。污潴劭所居斋[68]。殷氏且死,谓狱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残,何以枉杀无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濬氏曰:"此权时耳,当以鹦鹉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与褚妃离绝,故免于诛。严道育、王鹦鹉并都街鞭杀,焚尸、扬灰于江。殷冲、尹弘、王罗汉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诛。

庚辰,解严。辛巳,帝如东府,百官请罪,诏释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为皇太后[69]。太后,丹杨人也。乙酉,立妃王氏为皇后。后父偃,导之玄孙也。戊子,以柳元景为雍州刺史。辛卯,追赠袁淑为太尉,谥忠宪公;徐湛之为司空,谥忠烈公;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忠简公;王僧绰为金紫光禄大夫,谥简侯。壬辰,以太尉义恭为扬、南徐二州刺史,进位太傅,领大司马。

初,劭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领尚书令,子征北长史偃为侍中,父子并居权要。及劭败,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黄阁[70]。殷冲等既诛,人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誉,且居劭朝用智将迎,时有全脱,故特免之;复以尚之为尚书令,偃为大司马长史,位遇无改。

甲午,帝谒初宁、长宁陵。追赠卜天与益州刺史,谥壮侯,与袁淑等四家,长给禀禄。张泓之等各赠郡守。戊戌,以南平王铄为司空,建平王宏为尚书左仆射,萧思话为中书令、丹杨尹。六月,丙午,帝还宫。

12初，帝之讨西阳蛮也，臧质使柳元景将兵会之。及质起兵，欲奉南谯王义宣为主，潜使元景帅所领西还，元景即以质书呈帝，语其信曰："臧冠军当是未知殿下义举耳。方应伐逆，不容西还。"质以此恨之。及元景为雍州，质虑其为荆、江后患，建议元景当为爪牙，不宜远出。帝重违其言，戊申，以元景为护军将军，领石头戍事。

【注释】

①瓜步：即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埠山。

②西陵：又名固陵，在今浙江萧山县西北西兴镇。

③曲阿奔牛塘：曲阿，县名，在今江苏丹阳县，奔牛塘，村名，在曲阿境内。

④破岗：水渠名，三国吴时凿，西起句容东南，东至丹阳县，沟通赤山湖与秦淮河。堤名在今江苏江宁县南秦淮河上。

⑤大航：即朱雀航，航，本指浮桥，此即指桥。在秦淮河上。

⑥越城：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⑦行阙：即行宫的旌门。

⑧污潴：对弑君弑父之人的住所，毁其房屋，积聚污水，以示惩戒。

⑨路淑媛：路氏为刘骏的生母，淑媛为嫔妃的第五级。

⑩黄阁：指司徒、司空、太尉的听事之殿。

【译文】

四月二十六日，武陵王刘骏驻军在新亭，大将军刘义恭上书劝刘骏称帝。散骑侍郎徐爰在殿中欺骗刘劭，说亲自去追刘义恭，于是投奔武陵王刘骏。当时武陵王的王府刚刚创建，不懂得朝廷的礼仪；徐爰平素熟悉朝廷礼仪，于是武陵王刘骏任命徐爰兼任太常丞，制定即皇帝位的礼仪和说明。二十七日，武陵王刘骏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文武官员各赐爵位一等，从军作战的人赐给爵位二等。更改已故皇帝刘义隆的谥号叫做文，庙号为太祖。任命大将军刘义

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这一天，刘劭也登临宫殿拜儿子刘伟之为太子，宣布大赦，只有刘骏、刘义恭、刘义宣、刘诞不在大赦之列。二十八日，刘骏任命南谯王刘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任命随王刘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任命臧质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任命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左仆射。三十日，任命王僧达为尚书右仆射，柳元景为侍中、左卫将军，宗慤为右卫将军，张畅为吏部尚书，刘延孙、颜竣为侍中。

五月，初一，臧质带雍州兵二万人到达新亭。豫州刺史刘遵考派他的将领夏侯献之率步兵骑兵五千人驻扎在瓜步。

在此之前，刘骏派宁朔将军顾彬之带兵东进，受随王刘诞指挥。刘诞派参军刘季之带兵与顾彬之一起向建康进军，刘诞自己驻扎在西陵，做为后继部队。刘劭派殿中将军燕钦等人抵抗刘、顾的部队，在曲阿奔牛塘遭遇，燕钦等大败。刘劭于是沿秦淮河扎起栅栏用来防守，又挖开破岗渎，方山埭来断绝东方随王刘诞的军队的进路。当时建康城内的男丁都已拉光，刘劭便召集妇女从军服役。

初二，鲁秀等招募勇士攻击朱雀桥，攻克朱雀桥。王罗汉听说官军已渡过秦淮河，于是放下兵器投降，沿河各处兵队接二连三逃奔溃散，丢弃的器械兵器战鼓车盖，填满了道路。当天夜晚，刘劭关闭皇宫的六座大门，在门内挖沟树立栅栏；城中如沸水般混乱，丹杨尹尹弘等文武将吏争先恐后翻过城墙出来投降。刘劭在皇宫内烧了皇帝专用的车子及服装冠帽。萧斌向部下发出命令，让他们都脱下盔甲，从石头城举着白旗出来投降，刘骏下令在军门斩萧斌的头。刘濬劝刘劭带着宝物逃入大海，刘劭因为人心已经离散，没有成行。

初三，辅国将军朱修之攻克东府，初四，各路军队攻克皇城，分别由各座宫门进宫会合在大殿前的庭院内，俘获王正见，斩了他。张超之跑到大殿中的御床之处，被军士杀死，剖开肠肚，割下心，各

位将领把他的肉砍成一块一块的，生着吃下。建平等七个王哭号着出来。刘劭穿过西墙，躲进武库的井里，队副高禽抓住他。刘劭说："天子在哪里？"高禽说："近在新亭。"到了大殿前，臧质见了刘劭悲恸哭号，刘劭说："天地都不覆载的人，丈人为什么恸哭？"又对臧质说："刘劭我可以请求放逐到远方吗？"臧质说："君主近在朱雀桥南，自会有处理。"把刘劭绑在马上，护送到刘骏的营门。当时找不到传国的玉玺，问刘劭，刘劭说："在严道育那里。"到严道育那里，得到玉玺。在军营大旗下斩杀刘劭及其四个儿子。刘濬率左右几十人挟持南平王刘铄向南逃走，在越城遇到江夏王刘义恭。刘濬下马说："南中郎将现在干什么？"刘义恭说："皇上已君临万国。"又说："虎头我来得不晚吗？"刘义恭说："太该恨来得晚。"又说："大概当不会死吧？"刘义恭说："可前往行宫门外去请罪。"又说："不知道能赐我一官半职让我效力吗？"刘义恭又说："这事不能肯定。"带刘濬一起返回，在路上斩杀了刘濬及其三个儿子。刘劭、刘濬父子的头都悬挂在朱雀桥头示众，尸体摆在大街上。刘劭的妃子殷氏和刘劭、刘濬的各个女儿、姬妾，都赐死在监狱中。把刘劭的居室拆毁积蓄污水。殷氏临死，对狱丞江恪说："你家的骨肉相互残杀，为什么冤枉杀我们无罪之人？"江恪说："你受拜为皇后，不是罪是什么？"殷氏说："这只是暂时的，当以王鹦鹉为皇后。"褚湛之向南投奔时，刘濬就与褚妃断绝关系，所以免于诛杀。严道育、王鹦鹉都在京城大街上鞭打而死，焚烧尸体，把骨灰撒到长江中。殷冲、尹弘、王罗汉及淮南太守沈璞都伏罪被诛杀。

初八，解除戒严。初九，孝武帝刘骏前往东府，文武百官都来请罪，孝武帝下令免罪。十二日，尊奉孝武帝的母亲路淑媛为皇太后。路太后，是丹杨人。十三日，立妃子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的父亲王偃，是王导的玄孙。十六日，任命柳元景为雍州刺史。十九日，追赠袁淑为太尉，谥号为忠宪公；追赠徐湛之为司空，谥号为忠烈公；追赠江湛为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简公；追赠王僧绰为金紫光禄大

夫，谥号为简侯。二十日，任命太尉刘义恭为扬、南徐二州刺史，进升官位为太傅，兼领大司马的官职。

当初，刘劭任命尚书令何尚之为司空、兼任尚书令，任命何尚之的儿子征北长史何偃为侍中，父子二人都身居权要之职。到刘劭失败，何尚之身边的人员都逃散，他亲自冲洗黄阁。殷冲等人被诛杀之后，人们为之寒心。孝武帝因为何尚之、何偃向来有美誉，并且在刘劭朝中做官时能用智谋周旋，不时能保全或解脱一些人的罪名，所以特意赦免他们。又任命何尚之为尚书令，何偃为大司马长史，地位待遇没有改变。

二十二日，孝武帝拜谒初宁、长宁等先帝陵墓。追赠卜天与为益州刺史，谥号为壮侯，与袁淑、徐湛之、江湛、王僧绰等四人家庭长期由朝廷供给俸禄。对张泓之等人分别追赠郡太守的官职。五月二十六日，任命南平王刘铄为司空，任命建平王刘宏为尚书左仆射，萧思话为中书令、丹杨尹。六月，初五，孝武帝刘骏回到皇宫。

12 当初，孝武帝去讨伐西阳蛮时，臧质让柳元景带兵与孝武帝刘骏会合。到臧质起兵反对刘劭时，想尊奉南谯王刘义宣为君主，暗地命柳元景率领他的部队西返雍州，柳元景就把臧质的信呈给孝武帝，又对送信的使者说："臧冠军将军当是不知殿下已经举义兵讨逆了。现在正应该跟随殿下前去讨伐叛逆，不允许西返雍州。"臧质因此恨柳元景。到柳元景担任雍州刺史时，臧质担心他会成为荆州、江州的背后患害，向孝武帝建议柳元景应当留在京城充当得力助手，不宜远出雍州。孝武帝刘骏不便拒绝臧质的意见，六月初七，任命柳元景为护军将军，兼管石头城的防守事务。

13 己酉，以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1]。庚戌，以卫军司马徐遗宝为袞州刺史[2]。

14 庚申，诏有司论功行赏，封颜竣等为公、侯。

15 辛未，徙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随王诞为竟陵王，立义宣次子宜阳侯恺为南谯王。

16 闰月，壬申，以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豫州刺史，镇盱眙。癸酉，以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17 乙亥，魏太皇太后赫连氏殂。

18 丞相义宣固辞内任及子恺王爵。甲午，更以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恺为宜阳县王，将佐以下并加赏秩。以竟陵王诞为扬州刺史。

19 秋，七月，辛酉朔[3]，日有食之。甲寅，诏求直言。辛酉，诏省细作并尚方雕文涂饰[4]；贵戚竞利，悉皆禁绝。

中军录事参军周朗上疏，以为："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历下、泗间[5]，不是戍守。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其于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费财役。使虏但发轻骑三千，更互出入，春来犯麦，秋至侵禾，水陆漕输，居然复绝；于贼不劳而边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尽，可跷足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宜矣。又，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汉氏节其臣则可矣，薄其子则乱也。凡法有变于古而刻于情，则莫能顺焉；至乎败于礼而安于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谬。又，举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给？一体炫金，不及百两，一岁美衣，不过数袭；而必收宝连棱，集服累笥，目岂常视，身未时亲，是棱带宝、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剧，惑鄙之甚邪！且细作始并，以为俭节；而

市造华怪,即传于民。如此,则迁也,非罢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6];宫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学。侈丽之源,实先宫闱。又,设官者宜官称事立,人称官置。王侯识未堪务,不应强仕。且帝子未官,人谁谓贱?但宜详置宾友,茂择正人,亦何必列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然后为贵哉!又,俗好以毁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毁;以誉进人,不察其所以致誉。毁徒皆鄙,则宜擢其毁者;誉党悉庸,则宜退其誉者。如此,则毁誉不妄,善恶分矣。凡无世不有言事,无时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继,何哉?设令之本非实故也。"书奏,忤旨,自解去职。朗,峤之弟也。

侍中谢庄上言:"诏云:'贵戚竞利,悉皆禁绝。'此实允愜民听。若有犯违,则应依制裁纠;若废法申恩,便为明诏既下而声实乖爽也。臣愚谓大臣在禄位者,尤不宜与民争利。不审可得在此诏不?"庄,弘微之子也。

上多变易太祖之制,郡县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

20 乙丑,魏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皆坐谋叛,仁赐死于长安,若文伏诛。

21 南平穆王铄素负才能,意常轻上;又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潜使人毒之,己巳,铄卒,赠司徒,以商臣之谥谥之[7]。

22 南海太守萧简据广州反[8]。简,斌之弟也。诏新南海太守南昌邓琬、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之[9]。法系,庆之之从弟

也。简诳其众曰："台军是贼劭所遣。"众信之，为之固守。琬先至，止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并攻；若守一道，何时可拔！"琬不从。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尽又不克，乃从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斩简，广州平。法系封府库付琬而还。

23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

24 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

25 十二月，癸未，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减旧员之半[10]。

26 甲午，魏主还平城。

【注释】

①南豫州：治所在寿阳，即今安徽寿县。

②袁州：治所在湖陆，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南。

③辛酉：据章校"辛酉"当作"辛丑"才是。

④细作：官署名，负责为宫庭制作物品。

尚方：官署名，也是为宫庭制作物品的官署，多以有罪之人及其家属为工人。

⑤历下：指历城，即今山东济南市。泗：泗水，河流名，在山东西南部。

⑥睥睨(bì nì 币腻)：窥察，看到。

⑦商臣：人名，春秋时人，楚国世子，杀了父亲自立为楚王，死后谥号为穆。

⑧广州：州名，治所在番禺，即今广东省广州市。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⑨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

⑩减旧员之半：因太子刘劭作乱，故减少太子东宫的官员人数，原来东宫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马八人，现各减少一半。

【译文】

13 六月初八，宋国任命司州刺史鲁爽为南豫州刺史。初九，任命卫军司马徐遗宝为袞州刺史。

14 十九日，孝武帝刘骏下令让有关部门论功行赏，封颜竣等人为公、侯。

15 三十日，宋孝武帝刘骏迁徙南谯王刘义宣为南郡王，随王刘诞为竟陵王，立刘义宣的次子宜阳侯刘恺为南谯王。

16 闰六月，初一，宋孝武帝刘骏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南袞州刺史，镇守盱眙。初二，任命柳元景为领军将军。

17 初四，魏国太皇太后赫连氏逝世。

18 宋国丞相刘义宣坚决辞去朝廷职务和儿子刘恺的王爵。二十三日，重新任命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任命刘恺为宜阳县王，将佐以下都加以赏赐升官。任命竟陵王刘诞为扬州刺史。

19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十四日，孝武帝刘骏下诏要求人们直言批评。二十一日，又下诏撤销细作署和尚方署制作的浮华雕刻装饰之物品，对贵戚经商争利的行为，一律全部禁止。

宋国中军录事参军周朗向孝武帝上疏，认为："毒在身体中，必须割掉它严重的部位。历城和泗水间的彭城、湖陆，不足设兵守卫。朝廷的议事大臣必定认为北魏已经衰弱而不用躲避，却不知我们的病比他们还厉害。现今空守孤城，白白浪费金钱和兵役。假使胡虏只出动轻骑兵三千，轮番进出我国边境，春天来侵犯麦收，秋天来抢庄稼，就会使我们到历城一带的水陆运输再次断绝；对于贼虏来说并不劳累，而使我们的边防已十分困难，不到两年，士兵逃散百姓流亡，可站着不动就会到来。现在的人们都知道不能用羊去追狼，不能用螃蟹去抓老鼠，却让笨重的车辆和疲弱的士卒去与肥壮的马匹和强悍的胡兵相追逐，这样做不能成功本来就是应该的。另外，三年守丧，是天下最长的丧期；汉代减少大臣的守丧期则是可以的，但减少儿子的守丧期就会造成混乱。凡是法制改变了古代制

度而不符合人情的，这种改变就没有人能顺从接受；至于虽然败坏了礼教但却能让人心安理得的，则人们必会马上奉行它。现在陛下靠大孝刚刚登基，应该反对这种谬误。另外，举整个天下来奉养一个君主，哪里怕不够供应？一个人身体上炫耀黄金，用不了一百两，一年所用的美丽衣服，也不过几套；而必要用一套套的箱柜收藏财宝，用一个个的箱柜收集服装，这一个人的眼睛难道常常观看财宝！一个人的身体不能时常亲身穿戴这些服装，这实际是箱子带财宝，衣箱穿美衣，这种糜费是多么厉害，这种糊涂是多么过分啊！并且细作署刚刚合并，被认为是一种节俭措施；而到外面收购制造华丽奇怪的物品，这就马上流传到民间。这样做，不过是把奢侈糜费转移了地方，并非真正废除。凡是那些庶民，规矩制度日益奢侈，使人见到车马分不清乘这车马的人是贵人还是贱人，使人见到衣帽也不知道穿衣戴帽的人是尊是卑。尚方署今天造出一个物品，小民明天就已能看到；皇宫中早上做出一种衣服，民家晚上已在学着裁制。奢侈华丽的源头，实际上来自宫内。另外，设置官职应该使官职相称于事务而事务得以办理，应该使任职的人员相称于这个官职而使这个官职达到设置的目的。王侯如果他的才识不能担任官职，就不应勉强让他任职当官。而且皇帝的儿子不做官，人们谁会说他是贼？只应该仔细选择安排宾客朋友陪伴他，好好选择正人君子与他相处，又何必为他设置长史、参军、别驾从事等官属，然后才算尊贵呢！另外，俗人爱根据诽谤批评的话贬低和埋没人，而不考察这个人所以受到诽谤批评的原因；俗人又爱好根据赞誉的话抬举进用人，而不考察这个人所以受到赞誉的原因。如果诽谤人的家伙都是鄙陋之人，就应该提拔他们所诽谤的人；如果赞誉人的一伙全是庸人，就应贬退他们所赞誉的人。这样做，就会使人们的批评赞扬不再虚妄，使善恶分明了。没有一个时代没人直言议政，没有一个时候不有皇帝下达命令求人直言，但升平盛世不曾到来，昏君危世却相继而来，是什么原因呢？其原因就是下令求人直言的本意

不真诚。"书奏给孝武帝,违背孝武帝的旨意,周朗自动解职离去。周朗,是周嶠的弟弟。

侍中谢庄上言说:"诏书说:'贵戚与民争利,一律全部禁止。'这实在是使让百姓的心情满足惬意。如果有人违背触犯这条禁令,就应该按照规定制裁纠正;如果不执行这条法律而对人表达皇恩,就是明文诏书已经宣布而名声和实际相互违背不一致。臣愚认为大臣在官位上的,尤其不应与民争利。不知这一条可以列在这次的诏书中不?"谢庄,是谢弘微的儿子。

孝武帝多改变太祖刘义隆的制度,郡县的官员以三年为期满,宋国的善政,在这时开始衰落。

20 七月二十五日,魏国濮阳王闾若文、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都因谋反叛乱,拓跋仁赐死在长安,闾若文被诛杀。

21 宋国南平穆王刘铄一向自恃有才能,常有轻视孝武帝的意思,又曾受到太子刘劭的信任,出城投降又最晚。孝武帝秘密派人毒死他,二十九日,刘铄死,追赠司徒,用春秋时楚国商臣的谥号作为刘铄的谥号。

22 宋南海太守萧简占据广州州城反叛。萧简,是萧斌的弟弟。孝武帝刘骏下诏命新任南海太守南昌人邓琬、始兴太守沈法系讨伐萧简。沈法系,是沈庆之的堂弟。萧简欺骗他的部下说:"朝廷军队是贼人刘劭所派的。"他的部下相信了他,为他坚强防守。邓琬先赶到,只做一路攻击;沈法系到了,说:"应四面一起攻击;如果防守一条攻击路线,什么时候可以攻克?"邓琬不听。沈法系说:"再给你延长五十天。"五十天过去了仍未攻克,这才听从沈法系的建议。八路一起攻击,一天就攻破城池。九月,二十八日,斩杀萧简,广州得以平定。沈法系封好仓库交付邓琬而后返回。

23 冬,十一月,初八,宋国任命左军将军鲁秀为司州刺史。

24 十一月二十三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信都、中山。

25 十二月,十五日,宋孝武帝因将要立太子,设置东宫机构,撤

销太子率更令等官职，又把太子属下的中庶子等官职的人数各自减少一半。

26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拓跋濬返回首都平城。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十　起阏逢敦牂，尽著雍阏茂，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1]

孝建元年

1 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甲辰，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以左卫将军颜竣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

2 壬戌，更铸孝建四铢钱。

3 乙丑，魏以侍中伊馥为司空。

4 丙子[2]，立皇子子业为太子。

5 初，江州刺史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乱，质潜有异图，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庸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质于义宣为内兄[3]，既至江陵，既称名

拜义宣。义宣惊愕问故。质曰："事中宜然。"时义宣已奉帝为主，故其计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义恭，曰："天下屯危，礼异常日。"

劭既诛，义宣与质功皆第一，由是骄恣，事多专行，凡所求欲，无不必从。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一不遵承。质自建康之江州，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帝方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政刑庆赏，一不咨禀。擅用湓口、钩圻米[4]，台符屡加检诘，渐致猜惧。

帝淫义宣诸女，义宣由是恨怒。质乃遗密信说义宣，以为"负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几？今万物系心于公，声迹已著；见几不作，将为他人所先。若命徐遗宝、鲁爽驱西北精兵来屯江上，质帅九江楼船为公前驱[5]，已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众[6]，徐进而临之，虽韩、白更生[7]，不能为建康计矣。且少主失德，闻于道路；沈、柳诸将，亦我之故人，谁肯为少主尽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时也。质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为公扫除，于时悔之何及！"义宣腹心将佐谘议参军蔡超、司马竺超民等咸有富贵之望，欲倚质威名以成其业，共劝义宣从其计。质女为义宣子采之妇。义宣谓质无复异同，遂许之。超民，夔之子也。臧郭时为黄门侍郎，帝使敦至义宣所，道经寻阳，质更令敦说诱义宣，义宣意遂定。

豫州刺史鲁爽有勇力，义宣素与之相结。义宣密使人报爽及袞州刺史徐遗宝，期以今秋同举兵。使者至寻阳，

爽方饮醉,失义宣指,即日举兵。爽弟瑜在建康,闻之,逃叛。爽使其众戴黄标,窃造法服,登坛,自号建平元年;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治中庾腾之不与己同,皆杀之。徐遗宝亦勒兵向彭城。

二月,义宣闻爽已反,狼狈举兵。鲁瑜弟弘为质府佐,帝敕质收之,质即执台使,举兵。

义宣与质皆上表,言为左右所谗疾,欲诛君侧之恶。义宣进爽号征北将军。爽于是送所造舆服诣江陵,使征北府户曹版义宣等[8],文曰:"丞相刘,今补天子,名义宣;车骑臧,今补丞相,名质;平西朱,今补车骑,名修之:皆版到奉行。"义宣骇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不听进。质加鲁弘辅国将军,下戍大雷[9]。义宣遣谘议将军刘谌之将万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鲁秀,欲使为谌之后继。秀至江陵见义宣,出,拊膺曰:"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

义宣兼荆、江、袞、豫四州之力,威震远近。帝欲奉乘舆法物迎之[10],竟陵王诞固执不可,曰:"奈何持此座与人!"乃止。

己卯,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辛卯,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命元景统玄谟等诸将以讨义宣。癸巳,进据梁山洲,于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命僚佐悉称名。

【注释】

①世祖孝武皇帝:刘骏,字休龙,小名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

孝武，为他的谥号，世祖则是他的庙号，公元454年至464年在位。

②丙子：当做“丙寅”。

③内兄：臧质为宋武帝刘裕敬皇后的侄儿，与刘裕的儿子刘义宣为表兄弟。臧质年长，故为兄。

④钩圻：地名，在今江西都昌县西南。湓口、钩圻，为当时储存粮米的要地。

⑤九江：郡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

⑥八州：指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

⑦韩、白：韩信，白起，秦汉时的著名军事家。

⑧版：版授，当时在外的藩王临时授官叫做版授。

⑨大雷：地名，在今安徽望江县。

⑩法物：指皇帝车驾及其仪仗器物。

【译文】

宋纪十　起甲午（公元454年），止戊戌（公元458年），共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

孝建元年（甲午，公元454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孝武帝到南效祭祀，改年号为孝建，宣布大赦。初六，任命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任命左卫将军颜竣为吏部尚书，领骁骑将军。

2 二十四日，改铸孝建四铢钱。

3 二十七日，魏国任命侍中伊馥为司空。

4 二十八日，宋国立皇子刘子业为太子。

5 当初，江州刺史臧质，自认为自己的人才足够为一代的英雄；在太子刘劭作乱的时候，臧质暗地有自己的野心，认为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平庸昏愚容易控制，打算表面上尊奉刘义宣，再找机会推翻他。臧质对刘义宣是内兄，到达江陵，就称名字拜见刘义宣。刘义宣惊愕；问是什么缘故？臧质说：“事理上就应这样。”当时刘义宣已经尊奉孝武帝为君主，所以他的计划不能实行。等到了新亭，又

称名拜见江夏王刘义恭,说:"天下危难,礼节与平常不同。"

刘劭被诛杀之后,刘义宣与臧质的功劳都列为第一等,因此臧质更加骄傲放恣,事情大多独断专行,凡是他想要的,无不是必定听从。刘义宣在荆州十年,财产富裕,兵马强壮;朝廷颁布的制度,心意有所不同,一律不加遵奉。臧质自建康到江州,舰船一千多乘,队伍前后长达一百多里。孝武帝正亲自把揽威权,而臧质把孝武帝当少主对待,凡是政治刑罚赏赐,全部不向孝武帝汇报请示。臧质擅自动用湓口、钩圻的粮食,朝廷屡次下命检查诘问臧质,逐渐导致猜疑恐惧。

孝武帝刘骏奸淫刘义宣的女儿,刘义宣因此愤怒仇恨刘骏。臧质于是派密使送信劝说刘义宣,认为"身负无法奖赏的大功,具有震动君主的威望,这种人自古以来能保全生命的有几个?现在万众的心都寄托在公的身上,声望行迹已经显著;见到机会不行动,将被别人占先。如果命徐遗宝、鲁爽调动西北的精兵来屯驻的长江岸边,臧质率领九江的楼船作为公的前驱部队,这样就已经得到天下的一半了。公凭借八个州的大军,慢慢进军逼临建康,在这种情势下,虽然是韩信、白起再生,也不能替建康方面找出好办法了。而且少主刘骏丧失了德行,已被路人都知道了;沈庆之、柳元景等将领,也是我的老朋友,谁肯为少主刘骏尽力呢!不能留住的东西是时间,不可错失的东西是时机。臧质常常担心忽然死在朝露未干之前,不能施展自己的力量才能,为公扫除敌手,到那时后悔又如何来得及!"刘义宣的心腹将佐谘议参军蔡超、司马竺超民等人都有富贵的愿望,想依靠臧质的威望名声达成自己的目的,一起劝说刘义宣听从臧质的主意。臧质的女儿是刘义宣儿子刘采之的妻子。刘义宣认为臧质不会再有异心,于是同意了臧质的请求。竺超民,是竺夔的儿子。臧敦当时为黄门侍郎,孝武帝派臧敦到刘义宣处,路经寻阳,臧质又命臧敦劝诱刘义宣,刘义宣的决心于是下定。

宋豫州刺史鲁爽有勇力,刘义宣向来与他有交情。刘义宣秘密

派人通报鲁爽和袞州刺史徐遗宝，约定时间在今年秋天共同举兵讨伐刘骏。使者到达寻阳，鲁爽正喝酒醉了，弄错了刘义宣的意旨，当天就发兵反叛。鲁爽的弟弟鲁瑜在建康，听说鲁爽谋反，逃走表示反叛。鲁爽让他的部下戴上黄色布为标帜，偷着制造帝王物品服装，登上土坛，自称建平元年；鲁爽怀疑长史韦处穆、中兵参军杨元驹、治中庾腾之与自己不是一条心，都杀死他们。徐遗宝也率军向彭城进兵。

二月，刘义宣听说鲁爽已经发兵造反，也仓促发兵反叛。鲁瑜的弟弟鲁弘为臧质手下的官佐，孝武帝刘骏命臧质逮捕鲁弘，臧质当即逮捕朝廷派来的使者，举兵反叛。

刘义宣与臧质都上书，说被孝武帝身边的人进谗言陷害，要诛除君主身边的恶人。刘义宣给鲁爽进升官号为征北将军。鲁爽于是送他所制作的御用车辆服装到江陵，让征北将军府的户曹任命刘义宣等人，文书说："丞相刘，现在补为天子，名叫义宣；车骑将军臧，现在补为丞相，名叫质；平西将军朱，现在补为车骑将军，名叫修之：都在任命文书到达后遵奉执行。"刘义宣看到后十分骇怕惊愕，把鲁爽所送的车驾法物都留在竟陵，不让前进。臧质对鲁弘加官辅国将军，顺江而下，去戍守大雷。刘义宣派谘议参军刘谌之率一万人到鲁弘那里，召司州刺史鲁秀，想让他为刘谌之的后继部队。鲁秀到江陵晋见刘义宣，见完出来，拍着胸口说："我老兄误了我，竟与这种笨人一起作贼，今年要失败了！"

刘义宣兼具荆、江、袞、豫四州的军力，威震远近。孝武帝刘骏想奉上皇帝御用车驾仪仗器物迎接刘义宣，竟陵王刘诞坚决反对，说："为什么拿这个王座送给别人！"这才停止。

二月十二日，孝武帝刘骏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二十四日，任命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命柳元景统率王玄谟等将领讨伐刘义宣。二十六日，柳元景进占梁山洲，在长江两岸修筑月形战垒，水陆两路等待刘义宣的军队。刘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

事，命部属官佐全都称名字而不称官衔。

6 甲午，魏主诣道坛受图箓。

7 丙申，以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袞州刺史。三月，己亥，内外戒严。辛丑，以徐州刺史萧思话为江州刺史，柳元景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

义宣移檄州郡，加进位号，使同发兵。雍州刺史朱修之伪许之，而遣使陈诚于帝。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者，遣中兵参军韦崧将万人袭江陵。

戊申，义宣帅众十万发江津[1]，舳舻数百里。以子愔为辅国将军，与左司马竺超民留镇江陵。檄朱修之使发兵万人继进，修之不从。义宣知修之贰于己，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使将万余人击之。王玄谟闻秀不来，喜曰："臧质易与耳。"

冀州刺史垣护之妻，徐遗宝之姊也，遗宝邀护之同反，护之不从，发兵击之。遗宝遣兵袭徐州长史明胤于彭城，不克。胤与夏侯祖欢、垣护之共击遗宝于湖陆，遗宝弃众焚城，奔鲁爽。

义宣至寻阳，以质为前锋而进，爽亦引兵直趣历阳[2]，与质水陆俱下。殿中将军沈灵赐将百舸，破质前军于南陵[3]，擒军主徐庆安等。质至梁山，夹陈两岸，与官军相拒。

夏，四月，戊辰，以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

上遣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南阳宗越等戍历阳，与鲁爽前锋杨胡兴等战，斩之。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4]。上复遣镇军将军沈庆之济江，督诸将讨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断后；庆之使薛安都帅轻骑追之，丙戌，及爽于小岘。爽将战，饮酒过醉，安都望见爽，即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其首。爽众奔散，瑜亦为部下所杀，遂进攻寿阳，克之。徐遗宝奔东海[5]，东海人杀之。

李延寿论曰：凶人之济其身，非世乱莫由焉。鲁爽以乱世之情，而行之于平日，其取败也宜哉！

8 南郡王义宣至鹊头，庆之送爽首示之，并与书曰："仆荷任一方，而衅生所统。近聊帅轻师，指往翦扑，军锋裁及，贼爽授首。公情契异常，或欲相见，及其可识，指送相呈。"爽累世将家，骁猛善战，号万人敌；义宣与质闻其死，皆骇惧。

柳元景军于采石[6]；王玄谟以臧质众盛，遣使来求益兵，上使元景进屯姑孰[7]。

太傅义恭与义宣书曰："往时仲堪假兵，灵宝寻害其族[8]；孝伯推诚，牢之旋踵而败[9]。臧质少无美行，弟所具悉。今籍西楚之强力，图济其私；凶谋若果，恐非复池中物也。"义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义宣至芜湖，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头，此上策也。"义宣将从之。刘谌之密言于义宣曰："质求前驱，此志难测。不如尽锐攻

梁山，事克然后长驱，此万安之计也。"义宣乃止。

宂从仆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垒，会西南风急，质遣其将尹周之攻西垒；子反方渡东岸就玄谟计事，闻之，驰归。偏将刘秀之帅水军殊死战，求救于玄谟，玄谟不遣；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固争，乃遣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勋之、询之皆战死。询之，护之之弟也。子反等奔还东岸。质又遣其将庞法起将数千兵趋南浦[10]，欲自后掩玄谟，游击将军垣护之引水军与战，破之。

朱修之断马鞍山道[11]，据险自守。鲁秀攻之，不克，屡为修之所败，乃还江陵，修之引兵蹑之。或劝修之急追，修之曰："鲁秀，骁将也；兽穷则攫，不可迫也。"

王玄谟使垣护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余东城万人。贼军数倍，强弱不敌，欲退还姑孰，就节下协力当之，更议进取。"元景不许，曰："贼势方盛，不可先退，吾当卷甲赴之。"护之曰："贼谓南州有三万人，而将军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贼垒，则虚实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亲，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谟，多张旗帜。梁山望之如数万人，皆以为建康兵悉至，众心乃安。

质自请攻东城。谘议参军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克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乃遣刘谌之与质俱进。甲寅，义宣至梁山，顿兵西岸，质与刘谌之进攻东城。玄谟督诸军大战，薛安都帅突骑先冲其陈之东南，陷之，斩谌之首，刘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质等兵大

败。垣护之烧江中舟舰，烟焰覆水，延及西岸营垒殆尽；诸军乘势攻之，义宣兵亦溃。义宣单舸迸走，闭户而泣，荆州人随之者犹百余舸。质欲见义宣计事，而义宣已去，质不知所为，亦走，其众皆降散。己未，解严。

【注释】

①江津：即江津戍，在今湖北沙市市东南。

②历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③南陵：地名，在今安徽贵池县西南。

④小峴：地名，在今安徽含山县北。

⑤东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

⑥采石：山名，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北。

⑦姑孰：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当涂县。

⑧仲堪：殷仲堪。 灵宝：桓玄。二人皆东晋时人，事详见本书卷第一百一十卷，晋安帝隆安二年至三年。

⑨孝伯：王恭。牢之：刘牢之。事亦见卷第一百一十卷，隆安二年。

⑩南浦：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南大信河口。

⑪马鞍山：山名，在今湖北襄樊市南。

【译文】

6 二月二十七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道坛接受道教图箓。

7 二十九日，宋孝武帝刘骏任命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袞州刺史。三月，初二，宋国都城内外戒严。初四，任命徐州刺史萧思话为江州刺史，柳元景为雍州刺史。初六，任命太子左卫率庞秀之为徐州刺史。

刘义宣向各州郡传送檄文，表示对各州郡长官晋升官位，以使他们共同出兵。雍州刺史朱修之伪装同意他，却另外派使者向孝武帝表示忠诚。益州刺史刘秀之斩杀刘义宣的使者，派中兵参军韦崧

率一万军队袭击江陵。

十一日,刘义宣率大军十万从江津出发,战船绵延数百里。任命儿子刘慆为辅国将军,与左司马竺超民留下镇守江陵。刘义宣传令朱修之让他发兵一万人跟进,朱修之不从命。刘义宣知道朱修之与自己不一条心,于是任命鲁秀为雍州刺史,让他率一万多人攻击朱修之。王玄谟听说鲁秀不随刘义宣来,高兴地说:"臧质容易对付。"

冀州刺史垣护之的妻子,是徐遗宝的姐姐,徐遗宝邀请垣护之一同反叛,垣护之不听从,发兵攻击徐遗宝。徐遗宝派兵袭击驻在彭城的徐州长史明胤,不胜。明胤与夏侯祖欢、垣护之共同攻击位于湖陆的徐遗宝,徐遗宝抛弃部队焚烧城池,逃奔鲁爽。

刘义宣到达寻阳,命臧质为前锋而前进,鲁爽也带兵直奔历阳,与臧质水陆两路一起进军。殿中将军沈灵赐率一百条战船,在南陵打败臧质的前锋部队,活捉军主徐庆安等人。臧质到达梁山,在长江两岸布阵,与朝廷军队相抗拒。

夏,四月,初二,孝武帝任命后将军刘义綦为湘州刺史;十八日,任命朱修之为荆州刺史。

孝武帝派左军将军薛安都、龙骧将军南阳人宗越等戍守历阳,与鲁爽前锋杨胡兴等人作战,斩杀杨胡兴。鲁爽不能前进,留军在大岘山,让鲁瑜屯驻小岘山。孝武帝又派镇军将军沈庆之渡江,督率各位将领攻击鲁爽,鲁爽军粮不多,带兵稍微后退,自己留下来断后;沈庆之派薛安都率轻骑兵追击鲁爽,四月二十日,在小岘山追上鲁爽。鲁爽将要迎战,但饮酒过醉,薛安都望见鲁爽,当即跃马大呼,直冲上去刺鲁爽,鲁爽应手而倒,薛安都的亲信砍下鲁爽的头。鲁爽的部下逃奔零散,鲁瑜也被部下杀死,薛安都于是进军攻击寿阳,攻克寿阳城。徐遗宝逃到东海郡,东海郡的人们杀死徐遗宝。

李延寿评论说:"凶恶的人获得成功,非要趁着世道混乱,

不然就无法成功。鲁爽以乱世逞凶的心情，却在正常的时代做恶事，他的失败是理所应当的！

8 南郡王刘义宣到达鹊头，沈庆之把鲁爽的首级送给他看，并且写给刘义宣一封信说："我担负朝廷任命镇守一方，而乱子发生在我的管区之内。最近暂且率领轻装部队，前往翦除扑灭，军队的前锋所达到的地方，贼人鲁爽就献出了脑袋。会与他情谊不同一般人，或许想相见一面，趁他的脑袋还能识别，特地送去呈上。"鲁爽几代人都是将军世家，骁猛善战，号称为"万人敌"；刘义宣和臧质听说鲁爽已死，都非常骇怕。

柳元景驻军在采石；王玄谟因臧质军队强盛，派使者来向孝武帝请求增兵，孝武帝派柳元景进军屯扎在姑孰城。

太傅刘义恭写给刘义宣一封信说："从前殷仲堪把兵权借给桓玄，桓玄不久就杀害殷仲堪全族；王孝伯对刘牢之推诚相待，而刘牢之转身就反叛。臧质自小就没有好的行为，这是老弟你所熟悉的。现在他借着西楚荆州的强大兵力，图谋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的凶险阴谋如果得逞，恐怕不再是听话的池中之鱼了。"刘义宣由此怀疑臧质。五月，初八，刘义宣到达芜湖，臧质献计说："现在派一万人攻取南州，则梁山与京城的联系被切断；再用一万人牵制住梁山，则王玄谟必定不敢轻动。下官我率大军顺着长江中流奋力划船，直奔石头城，这是最好的计策。"刘义宣将要听从他的建议。刘谌之秘密对刘义宣说："臧质要求做为前驱部队，他的野心很难猜测。不如集中全部精锐兵力攻击梁山，成功后再长驱进军，这是万全的计策。"刘义宣于是停止采纳臧质的计策。

宋国宂从仆射胡子反等人戍守梁山西部阵地，正遇上西南风很紧，臧质派手下将领尹周之攻击梁山西部阵地；胡子反正渡江到东岸找王玄谟商议军事，听说对方已经进攻，飞马赶回。偏将刘季之率水军拼死战斗，向王玄谟求救，王玄谟不派救兵。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坚持争论要派援军，王玄谟才派崔勋之和积弩将军垣询之

救援胡子反。等到援兵赶到，阵地已被攻陷，崔勋之、垣询之都战死。垣询之，是垣护之的弟弟。胡子反等人逃回东岸。臧质又派手下将领庞法起率数千兵奔赴南浦，打算从后面袭击王玄谟。王玄谟手下的游击将军垣护之率水军与庞法起作战，打败庞法起。

朱修之截断马鞍山的道路，占据山险自我防守。鲁秀攻击他，不胜，屡次被朱修之击败，于是返回江陵。朱修之带兵跟踪他。有人劝朱修之赶紧追击，朱修之说："鲁秀是一员骁将，野兽走投无路就会拼命，不能逼得太紧。"

王玄谟派垣护之向柳元景告急，说："西城失陷了，只剩东城一万多人。敌军兵力数倍于我，强弱不均，想退回姑孰，到将军麾下协力抵挡敌军，再商量进取的办法。"柳元景不同意，说："敌人兵势正盛，不能先后退，我会带兵前去支援。"垣护之说："敌人以为南州我军有三万人，而将军部下只有三万人的十分之一，如果前去敌军阵前，就使我军的虚实暴露了。王玄谟必定不能前来，不如分兵去救援他。"柳元景说："好！"于是留下老弱自行防守，而把其余精兵全部派去救援王玄谟，多树旗帜。梁山上的王玄谟部队远远望去好像有数万人，都以为京城的救兵全部赶到，军心这才安定下来。

臧质亲自请求攻击梁山东城。咨议参军颜乐之对刘义宣说："臧质如果再攻克东城，则大功全都归他了；应派部下的将领亲自去进攻。"刘义宣于是派刘谌之与臧质一起前进。五月十八日，刘义宣到达梁山，驻兵在长江西岸，臧质与刘谌之进攻梁山东城。王玄谟督率各军大战，薛安都率突击骑兵首先冲击臧质部队阵营的东南部，攻陷下来，斩杀刘谌之的脑袋，刘季之、宗越又攻陷臧质阵营的西北部，臧质等部大败。垣护之焚烧江中舰船，烟火遮住水面，漫延到长江西岸刘义宣的阵营，几乎全部烧光；柳元景各军乘势进攻，刘义宣的部队也崩溃了。刘义宣单船逃走，关上船门哭泣，荆州人跟随他的还有一百多条船。臧质想找刘义宣议事，可刘义宣已经离去，臧质不知干什么才好，也逃跑了，他的部下皆投降逃散。二十

三日，建康宣布解除戒严。

9 癸亥，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

10 六月，丙寅，魏主如阴山。

11 臧质至寻阳，焚烧府舍，载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领余兵居前，至西阳[1]。西阳太守鲁方平绐文敬曰："诏书唯捕元恶，余无所问，不如逃之。"文敬弃众亡去。质先以妹夫羊冲为武昌郡[2]，质往投之；冲已为郡丞胡庇之所杀，质无所归，乃逃于南湖[3]，掇莲实噉之。追兵至，以荷覆头，自沈于水，出其鼻。戊辰，军主郑俱儿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肠胃萦水草，斩首送建康，子孙皆弃市，并诛其党乐安太守任荟之[4]、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5]。仲儒，骥之兄子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赏各有差。

丞相义宣走至江夏[6]，闻巴陵有军[7]，回向江陵，众散且尽，与左右十许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车自载，缘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报竺超民，超民具羽仪兵众迎之。时荆州带甲尚万余人，左右翟灵宝诫义宣使抚慰将佐，以："臧质违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缮甲，更为后图。昔汉高百败，终成大业……"，而义宣忘灵宝之言，误云"项羽千败"，众咸掩口。鲁秀、竺超民等犹欲收余兵更图一决；而义宣惛沮，无复神守，入内不复出，左右腹心稍稍离叛。鲁秀北走，义宣不能自立，欲从秀去，乃携息慆及所爱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随。城内扰乱，白刃交横，义宣

惧，坠马，遂步进；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马与之，归而城守。义宣求秀不得，左右尽弃之，夜，复还南郡空廨[8]；旦日，超民收送刺奸[9]。义宣止狱户，坐地叹曰："臧质老奴误我！"五妾寻被遣出，义宣号泣，语狱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鲁秀众散，不能去，还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

诏右仆射刘孝孙使荆、江二州[10]，旌别枉直，就行诛赏；且分割二州之地，议更置新州。

初，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上恶其强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11]，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12]，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于建康[13]。太傅义恭议使郢州治巴陵，尚书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14]，正对沔口，通接雍、梁，实为津要。由来旧镇，根基不易，既有见城，浦大容舫，于事为便。"上从之。即而荆、扬因此虚耗。尚之请复合二州，上不许。

12 戊子，省录尚书事。上恶宗室强盛，不欲权在臣下；太傅义恭知其指，故请省之。

13 上使王公、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15]，令丞相义宣自为计。书未达，庚寅，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并诛其子十六人，及同党竺超民、从事中郎蔡超、谘议参军颜乐之等。超民兄弟应从诛，何尚之上言："贼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而

超民曾无此意，微足观过知仁。且为官保全城府，谨守库藏，端坐待缚。今戮及兄弟，则与其余逆党无异，于事为重。”上乃原之。

14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15 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兴光。

16 丙辰，大赦。

17 八月，甲戌，魏赵王深卒。

18 乙亥，魏主还平城。

19 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还，幸灵丘[10]，至温泉宫；庚辰，还平城。

【注释】

①西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东。

②武昌：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鄂城市。

③南湖：湖名，即今湖北武汉市南湖。

④乐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广饶县北。

⑤临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县。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西景德镇市。

⑥江夏：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

⑦巴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市。

⑧南郡：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县。

⑨刺奸：官员，汉代以来，公府就设有刺奸掾。

⑩刘孝孙：据章校“孝”当作“延”。

⑪东扬州：把原属扬州的浙东五郡：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划出为东扬州，即今浙江绍兴、金华、温州、临海、淳安一带，治所在会稽郡，即在今浙江绍兴市。

⑫郢州：把原属荆、湘、江、豫四州的八个郡：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巴陵、武昌、西阳划出成立郢州，治所在江夏郡，即今湖北武汉市。

⑬南蛮校尉:军府名,晋代始置,治所原在襄阳,后迁江陵,此时迁到建康。

⑭夏口:即江夏。

⑮八座:指尚书省的五个曹的尚书加上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

⑯灵丘: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灵丘县。

【译文】

9 五月二十七日,宋国任命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

10 六月,初一,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阴山。

11 臧质到达寻阳,焚烧官府房屋,车载妓妾向西逃走;派亲信何文敬带领剩余士兵在前面带路,到达西阳。西阳太守鲁方平骗何文敬说:"诏书说只逮捕叛乱的元凶,其余的人不再过问,不如逃跑。"何文敬抛弃众逃走。臧质在此之前任命妹夫羊冲为武昌郡太守,这时就前往投靠;羊冲已被郡丞胡庇之杀死,臧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逃到南湖,拾莲子充饥。追兵赶到,臧质用荷叶盖在头上,自己沉在水里,只露出鼻子。初三,军主郑俱儿看见了他,用弓箭射他,射中心脏,兵器乱砍,肠胃绕在水草上,臧质的头被送到建康,他的子孙都在京城大街上斩首示众,并诛杀臧质的死党乐安太守任荟之、临川内史刘怀之、鄱阳太守杜仲儒。杜仲儒,是杜骥的哥哥的儿子。功臣柳元景等人都受到不等的封官赏赐。

丞相刘义宣逃到江夏,听说巴陵有朝廷军队,又返回江陵,部下逃散几乎光了,刘义宣与亲信十几人徒步行走,脚痛不能前进,租用老百姓的敞篷车坐着继续走,沿路乞求东西吃。到达江陵城外,派人向竺超民通报,竺超民准备好仪仗和兵队迎接刘义宣。当时荆州武装士兵还有一万多人,刘义宣身边的亲信翟灵宝教刘义宣抚慰部下将佐,说:"臧质违背传达给他的正确命令,导致失利。现在整顿军队,修缮兵器,再谋下一步的发展。从前汉高祖战败百次,终究完成帝王大业……",可是刘义宣在对将佐讲话时忘了翟

灵宝教给他的话，错说成“项羽千次失败”，众人听了都捂着嘴笑。鲁秀、竺超民等人还想收集剩余士兵再次图谋决一死战；但刘义宣糊涂沮丧，魂不守舍，进入后宅不再出来，随身心腹渐渐叛离他。鲁秀向北逃走，刘义宣不能自己主持大局，想跟随鲁秀一起走，于是带着儿子刘韬和所宠爱的妻妾五人，穿男子衣服跟随同行。江陵城内一片混乱，兵刃交横，刘义宣害怕，从马上掉下来，只好步行；竺超民把刘义宣送到江陵城外，另送给他一匹马，然后自己回城防守。刘义宣找不到鲁秀，他身边的人都丢下他逃跑了，夜晚，刘义宣又回到南郡郡政府的空房子内；第二天早上，竺超民逮捕他送交刺奸掾。刘义宣在监狱门口停止不走，坐在地下叹息说：“臧质这个老奴才误了我！”五个爱妾不久也被赶走，刘义宣哭号，对狱吏说：“平常的日子还不算苦，今天与爱妾分别才是苦。”鲁秀的部下逃散，不能继续向北走，又返回江陵。江陵城上的人射他，鲁秀投水而死，人们前去砍下他的首级。

孝武帝诏令尚书右仆射刘延孙出使荆州、江州，鉴别在这场叛乱中的忠奸曲直，当场实行诛罚奖赏；并且把荆州、江州的领土分割开，商议另外设置新的州。

当初，东晋南迁建康时，以扬州地区为京城中心地区，粮食布帛等物资都出自扬州，又以荆州、江州为军事重镇，全国甲兵全部聚集在这二州内，常常派任大将为荆、江二州刺史。这三个州的户口，占了江南的一半，孝武帝讨厌三个州过于强大，所以想分割这三个州。六月十八日，宋国把扬州的浙东五郡分出设置为东扬州，治所在会稽；又分出荆州、湘州、江州、豫州的八个郡设置为郢州，治所在江夏；废除南蛮校尉，把其军营迁到建康。太傅刘义恭提议郢州治所宜在巴陵，尚书令何尚之说：“夏口在荆州、江州中间，正对着沔口，与雍州、梁州相接通，实在是重要地点。是从古以来的军事重镇，根基不能变动，又有现成的城墙，港湾广阔，可容纳众多船只，不论干什么事都很方便。”孝武帝听从何尚之的意见。不久因荆

州、扬州受分割的影响，兵力粮帛虚耗，何尚之又请求合并起来，孝武帝不允许。

12 二十三日，宋国撤销录尚书事的官衔。孝武帝厌恶皇家宗亲势力强盛，不想让大权在臣子手中；太傅刘义恭知道孝武帝的心意，因此请求撤销录尚书事。

13 孝武帝让京城的王公、八座给荆州刺史朱修之一封信，信中让朱修之去命令丞相刘义宣自己裁决自己。信还没有送到，二十五日，朱修之进入江陵，杀死刘义宣，并诛杀他的十六个儿子，以及同党竺超民、从事中郎蔡超、谘议参军颜乐之等人。竺超民兄弟应一起杀死，何尚之对孝武帝说："贼人即使逃走，一个人也可把他抓住。如果竺超民为了个人私利反复无常，就应当把贼人刘义宣抓起来，这样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罪过，也可以向朝廷要求不义的赏赐。而竺超民不曾有这个念头，不正是足够观察他的过错而了解到他的仁义吗？并且他做为一个官员能保全江陵的城郭官府，小心守护仓库，老老实实坐以等待被逮。现在杀到他兄弟头上，就与其他的逆党没有什么差别了，在情节上过重了。"孝武帝于是赦免了竺超民兄弟。

14 秋，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15 初五，魏国皇子拓跋弘出生；初六，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兴光。

16 二十一日，宋国宣布大赦。

17 八月，初十，魏国赵王拓跋深逝世。

18 十一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回到平城。

19 冬，十一月，初五，魏国君主前往中山，又前往信都；十二月，十四日，返回，亲临灵丘，到温泉宫。十八日，回平城。

二 年

1 春，正月，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赐死。

2 镇北大将军，南袞州刺史沈庆之请老；二月，丙寅，以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庆之固让，表疏数十上，又面自陈，乃至稽颡泣涕。上不能夺，听以始兴公就第，厚加给奉。顷之，上复欲用庆之，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陈上意，庆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复返。"尚之惭而止。己巳，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袞州刺史。

3 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4 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5 甲子，大赦。

6 甲申，魏主还平城。

7 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为山阳王，休茂为海陵王，休业为鄱阳王。

8 丙辰，魏主如河西。

9 雍州刺史武昌王浑与左右作檄文，自号楚王，改元永光，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壬申，废浑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僧宝诘责浑，因逼令自杀，时年十七。

10 丁亥，魏主还平城。

11 诏祀郊庙，初设备乐[1]，从前殿中曹郎荀万秋之议也。

12 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义恭、竟陵王诞裁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讽有司增广为二十四条：听事不得南向坐；剑不得为鹿卢形[2]；刺史、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

敬。诏可。

13 庚午,魏以辽西王常英为太宰。

14 壬午,以太傅义恭领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领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为尚书令。

15 是岁,以故氐王杨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头,文德之从祖兄也。元和虽杨氏正统,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号;部落无定主。头先戍葭芦,母妻子弟并为魏所执,而头为宋坚守无贰心。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请以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用安辑其众。俟数年之后,元和稍长,使嗣故业。若元和才用不称,便应归头。头能藩捍汉川[3],使无虏患,彼四千户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芦不守,汉川亦无立理。"上不从。

【注释】

①备乐:朝廷祭祀时的音乐。东晋以来,朝廷祭祀都无音乐,到宋文帝时始设登歌,这时的备乐,也不是正规的雅乐,而是魏、晋以来的世俗音乐。

②鹿卢形:即辘轳形,弯曲九十度的摇把形。

③汉川:指今陕西省南部。

【译文】

二年(乙未,公元455年)

1 春,正月,魏国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拔有罪赐他自杀。

2 宋镇北大将军、南袞州刺史沈庆之请老退休;二月,初五,宋[illegible]任命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沈庆之坚决辞让,上[illegible]数十次,又向孝武帝当面亲自陈述,以至于叩头哭泣。孝武帝不[illegible]改变他的意志,准许他以始兴公身分回到府第休养,厚厚地赐给[illegible]

种物品，不久，孝武帝又想起用沈庆之，让何尚之前去劝他担任职务。何尚之反复陈述孝武帝的的意愿，沈庆之笑着说："沈公不像何公，去了又返回。"何尚之惭愧，这才停止劝说。二十日，宋国任命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袞州刺史。

3 夏，五月，初八，宋国任命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4 六月，初二，魏国改年号为太安。

5 初四，宋国宣布大赦。

6 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回平城。

7 秋，七月，初四，孝武帝立皇弟刘休祐为山阳王，刘休茂为海陵王，刘休业为鄱阳王。

8 二十七日，魏主前往河西。

9 宋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与随从人员制作檄文，自称楚王，改年号为永光，全面设立文武百官，作为游戏玩笑。他的长史王翼之把刘浑的檄文等手迹封好呈送给孝武帝。八月，初一，孝武帝下令把刘浑废为庶人，迁徙到始安郡。孝武帝派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诘问谴责刘浑，于是逼令刘浑自杀，刘浑死时十七岁。

10 八月二十八日，魏国君主回平城。

11 宋孝武帝下诏祭祀南北二郊和祖庙时，开始设置备乐，这是听从前殿中曹郎荀万秋的建议。

12 孝武帝想削弱王侯的权势。冬，十月，初一，江夏王刘义恭、竟陵王刘诞上奏裁减王侯的车服、器用、乐舞制度，共九条；孝武帝于是暗示有关部门上奏增加为二十四条：比如，听取下级报告或处理公务时不准面向南方坐；佩剑不准制成辘轳形；王侯属下的内史、相、及封国内的官员，对王侯只准自称下官，不准称臣，罢官之后就不准再追加敬称。孝武帝下诏批准。

13 十二日，魏国任命辽西王拓跋常英为太宰。

14 二十四日，宋国任命太傅刘义恭兼任扬州刺史，任命竟陵王刘诞为司空，兼任南徐州刺史，任命建平王刘宏为尚书令。

15 这一年，宋任命已故氐王杨保宗的儿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杨头为辅国将军。杨头，是杨文德的从祖哥哥。杨元和虽是杨氏的正统后裔，但朝廷因为他年幼和才能较弱，而一直未给他正式名号官职；因此氐人的部落没有一定的头领。杨头早先戍守葭芦，他的母亲妻子和子弟都被魏国抓去，而杨头仍然为宋国坚守领土没有背叛之心。宋雍州刺史王玄谟上书说："请任命杨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以安定和协氐人部落。等几年之后，杨元和稍微长大，让杨元和继承祖先的旧职。如果杨元和才能与官职不相称，就应把职位让给杨头。杨头能捍卫汉川地区，使这一带没有敌虏的祸害，而他那四千户人家的荒凉州郡，不值得珍惜。如果葭芦守不住，汉川地区也没有安全的道理。"孝武帝不同意。

三　年

1 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范为顺阳王，休若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王。

2 壬子，纳右卫将军何瑀女为太子妃。瑀，澄之曾孙也。甲寅，大赦。

3 乙卯，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后，辽西郡公朗之女也；朗为秦、雍二州刺史，坐事诛，后由是没入宫。

4 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贵人条记所付托兄弟，然后依故事赐死。

5 甲子，以广州刺史宗愨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置典签以主之。宋世诸皇子为方镇者多幼，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

至是，虽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刺史不得专其职任。及愍为豫州，临安吴喜为典签。愍刺政所施，喜每多违执，愍大怒，曰："宗愍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之！"喜稽颡流血，乃止。

6 丁零数千家匿井陉山中为盗[1]，魏选部尚书陆真与州郡合兵讨灭之。

7 闰月，戊午，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杨尹。

8 癸酉，鄱阳哀王休业卒。

9 太傅义恭以南豫州刺史西阳王子尚有宠，将避之，乃辞扬州。秋，七月，解义恭扬州；丙子，以子尚为扬州刺史。时荧惑守南斗[2]，上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治东城以厌之[3]。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怀文，怀远之兄也。

10 八月，魏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击伊吾[4]，克其城，大获而还。

11 九月，壬戌，以丹杨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12 冬，十月，甲申，魏主还平城。

13 丙午，太傅义恭进位太宰，领司徒。

14 十一月，魏以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更赐爵陇西王。贺上言："今北虏游魂，南寇负险，疆场之间，犹须防戍。臣愚以为，自非大逆、赤手杀人，其坐赃盗及过误应入死者，皆可原宥，谪使守边；则是已断之体受更生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从之。久之，谓群臣曰："吾用

贺言，一岁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贺，朕何[illegible]哉！"会武邑人石华告贺谋反⑤，有司以闻，帝曰："贺[illegible]事国，朕为卿等保之，无此，明矣。"命精加讯验；华果[illegible]诬，帝诛之，因谓左右曰："以贺忠诚，犹不免诬谤，不及[illegible]者可无慎哉！"

15 十二月，濮阳太守姜龙驹⑥，新平太守杨白伦弃郡[illegible]魏⑦。

【注释】

①井陉山：山名，在今河北井陉县西北。

②荧惑：五大行星之一的火星。 南斗：二十八宿之一的斗宿。 守：[illegible]停留在某一星宿不走叫做守。火星守在斗宿，古人认为是灾异的征兆。

③西州：扬州官署，在皇城之西，故称西州。 厌：化解灾异叫做厌。守斗宿，因分野上扬州属斗宿，故表示灾将降在扬州，故要转移扬州官署[illegible]解它。

④伊吾：地名，在今新疆哈密市西。

⑤武邑：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武强县西南。

⑥濮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

⑦新平：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彬县。

【译文】

三年(丙申、公元 456 年)

1 春，正月，初四，宋孝武帝刘骏立皇弟刘休范为顺阳王，刘休若为巴陵王。十二日，立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

2 二十六日，孝武帝把右卫将军何瑀的女儿纳为太子刘子业的王妃。何瑀，是何澄的曾孙。二十八日，宣布大赦。

3 二十九日，魏国君主拓跋濬把贵人冯氏立为皇后。冯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的女儿；冯朗原任秦、雍二州刺史，因事犯罪被诛杀，

冯氏因此便被收入皇宫。

4 二月，初一，魏国君主立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先让他母亲李贵人写下要托付的事交给她的兄弟，然后按旧例赐贵人自杀。

5 初八，宋国任命广州刺史宗慤为豫州刺史。旧有的习惯，主府州郡内部讨论事情，都要写下当时所讨论的事，设置一位典签官主持这项工作。宋代各位皇子担任各地刺史时大多年纪幼小，当时的皇子都用亲近的随从兼任典签，于是典签的职权变得膨胀起来。到这时，虽然是年长的王担任各地的刺史，或是出身平民的高官外出镇守一州，都是由典签负责发布命令，执掌政务中枢，而刺史不能专掌政令。到宗慤担任豫州刺史，临安人吴喜为典签。宗慤刑罚政务的实施，吴喜常常多次违背或固执己见，宗慤大为愤怒，说："宗慤年纪将近六十，为国家竭尽生命，才得到一个州像斗那么大，不能再和典签共同管理！"吴喜叩头流血，宗慤这才罢休。

6 丁零人数千家藏匿在井陉山中做强盗，魏国选部尚书陆真与当地州郡合兵讨伐消灭了他们。

7 闰三月，初三，宋国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杨尹。

8 十八日，宋国鄱阳哀王刘休业逝世。

9 宋国太傅刘义恭因为南豫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受到孝武帝的宠爱，准备避让刘子尚，于是辞退扬州刺史的职务。秋，七月，解除刘义恭的扬州刺史；二十三日，任命刘子尚为扬州刺史。当时荧惑守在斗宿，孝武帝废除扬州刺史的旧官府，让刘子尚把扬州刺史的官府移到东城以解除灾异。扬州刺史的别驾从事沈怀文说："天道向人显示灾变，应该用德行去应对灾变。现在虽搬空了扬州府，恐怕也没好处。"孝武帝不听从。沈怀文，是沈怀远的哥哥。

10 八月，魏国平西将军渔阳公尉眷攻击伊吾，攻克伊吾城，大获而回。

11 九月，初十，宋任命丹杨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12 冬，十月，初二，魏国君主拓跋濬回平城。

13 二十四日，宋太傅刘义恭进升官位为太宰，兼任司徒。

14 十一月，魏国任命尚书西平王源贺为冀州刺史，另外赐爵位为陇西王。源贺向魏国君主表示："现在北方敌虏像游魂一样，南方敌寇仗恃长江天险，边境地区，还要防守。臣愚昧地认为，除非是谋反大逆，赤手杀人，其余因盗窃和过失犯罪应入死刑的人，都可免死，发配去守卫边防；这样就是使已斩断的身体受到新生的恩惠，使负担徭役的民家受到休息的恩赐。"魏主听从源贺的建议。很久之后，君主对大臣们说："我采纳源贺的意见，一年之中活了不少人，增加戍守士兵也很多。如果你们每个人都与源贺一样，朕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正巧武邑人石华诬告源贺谋反，有关部门向魏主报告，魏主说："源贺竭尽忠诚奉事国家，朕为你们作保证，没有这回事，非常明白。"魏主命令认真审讯调查；石华果然是诬告，魏主诛杀石华，于是对身边的人说："凭着源贺的忠诚，还不免受到诬告诽谤，赶不上源贺的人可以不谨慎小心吗？"

15 十二月，宋国濮阳太守姜龙驹、新平太守杨自伦放弃郡城投奔魏国。

16 上欲移青、冀二州并镇历城[1]，议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曰："青州北有河、济，又多陂泽，非虏所向；每来寇掠，必由历城。二州并镇，此经远之略也。北又近河，归顺者易。近息民患，远申王威，安边之上计也。"由是遂定。

17 元嘉中，官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无利，故民不盗铸。及上即位，又铸孝建四铢，形式薄小，轮郭不成。于是盗铸者众，杂以铅、锡；翦凿古钱，钱转薄小。

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继。盗铸益甚，物价踊贵，朝廷患之。去岁春，诏钱薄小无轮郭者悉不得行，民间喧扰。是岁，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以为"宜听民铸钱，郡县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准式，去其杂伪。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铸。"丹杨尹颜竣驳之，以为"五铢轻重，定于汉世，魏、晋以降，莫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时施用；若巨细总行而不从公铸，利已既深，情伪无极，私铸、翦凿尽不可禁，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须臾自止，不足以垂圣虑；唯府藏空匮，实为重忧。今纵行细钱，官无益赋之理；百姓虽赡，无解官乏。唯简费去华，专在节俭，求赡之道，莫此为贵耳。"议者又以为"铜转难得，欲铸二铢钱。"竣曰："议者以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弊，赈国舒民。愚以为不然。今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间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糜碎至尽；空严立禁，而利深难绝，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复救。民惩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纷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穷，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18 魏定州刺史高阳许宗之求取不节[22]，深泽民马超谤毁宗之[23]，宗之殴杀超，恐其家人告状，上超诋訕朝政。魏高宗曰："此必妄也。朕为天下主，何恶于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惧罪诬超。"案验，果然。斩宗之于都南。

19 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卒。延之子竣贵重，凡所资供，

延之一无所受,布衣茅屋,萧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车,逢竣卤簿④,即屏住道侧。常语竣曰:"吾平生不意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延之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延之尝早诣竣,见宾客盈门,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粪土之中,升云霞之上,遽骄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父忧,裁踰月,起为右将军,丹杨尹如故。竣固辞,表十上;上不许,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赐以布衣一袭,絮以绿纶,遣主衣就衣诸体⑤。

【注释】

①青、冀二州:宋国青州、冀州实际上合并为一州,治所在东阳城,即今山东益都县。历城:在今山东济南市。

②定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北定县。高阳:县名,治所在今河北蠡县南。

③深泽: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深泽县东南。

④卤簿:官员出行时的前驱仪仗队。

⑤主衣:官名,主管皇帝御衣。

【译文】

16 宋孝武帝刘骏打想把青、冀二州的州治都移到历城,朝廷议论此事的大臣多不同意。青、冀二州刺史垣护之说:"青州北面有黄河、济水,又有很多湖塘沼泽,不是敌虏进攻的方向;敌人每次来侵犯抢掠,必须经由历城。二州都镇守历城,这是经营长远的战略。北面又接近黄河,敌国人民向我方归顺也很方便。短期内可平息百姓的祸患,长远又可发挥帝国威风,这是安定边境的上等计谋。"由此便确定了以历城为青、冀二州的镇守之地。

17 宋文帝元嘉年间,宋国政府铸造四铢钱,钱的轮廓,外形都与汉代以来的五铢钱一样,在交易使用和消费钱财方面老百姓不会

取得便宜，因此老百姓不偷偷私铸四铢钱。到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又另行铸造孝建四铢钱，铜钱形状又薄又小，轮廓也不完整。于是偷偷私铸这种四铢钱的人多起来了，这种私铸的铜钱中又混杂了铅、锡；老百姓又把古钱翦凿残缺来使用，使古钱也变得又薄又小。各地官吏禁止不了，因此判罪杀头和罢官的人接连不断。而私铸之风越来越盛，使得物价腾贵，朝廷对此十分发愁。去年春天，孝武帝下诏命令铜钱薄小和轮廓不完整者一律不准使用，在民间造成很大骚乱。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向孝武帝建议"应准许老百姓自己铸钱，各个郡县设置管理铸钱的官署，愿意铸钱的民家都住在钱署里，平衡他们铸钱的标准和样式，去掉不纯的假钱。去年春天下令禁止的新钱，可同时使用，从今以后铸钱则要全部按照官方的标准样式。老百姓铸一万个铜钱，官方收取三千个做的税收，严格检查监督此外未经官方准许的私人铸钱。"丹杨尹颜竣反驳沈庆之的建议，他认为"一个铜钱重五铢，这在汉代就已确定下来，从魏、晋以来，没人能改动这个标准。实在是因为用这种重量的钱使得商品与货币价值均衡，若要改动重量就会造成伪币的产生。现在说去年春天禁止使用的假钱可同时使用，如果铜钱无论大小轻重都可通用而遵守朝廷铸钱的重量和样式，则对老百姓个人来说获利很多，于是造成伪造假钱无限泛滥，私造铜钱和翦凿古钱便都无法禁止，在商品交易和货币的使用上等不到完善和足够，就使官方铸造的大钱全都消失，不出几年时间，官方大钱就会全部化为尘土（被熔化盗铸为薄小的假钱了）。目前刚颁布的禁令刚刚实行，铜钱的样式尚未划一，马上又自行停止禁令，这样做不足以贯彻皇上的想法。只是造成国库空虚匮乏，实在是重大的忧患。现在纵使允许使用民间铸造的小钱，官方也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老百姓虽然富足了，但不能解决官方的贫乏问题。只应减少消费，去掉奢侈，一心实行节俭，求得富足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为妥善的了。"议论此事的官员们又认为"铜材难得，应该铸二铢钱"。颜竣说："议事官员认为库

藏空虚，应再行改铸，天下的铜少，应减小钱的样式重量，以挽救因铜少、无钱、库空的恶性循环，来救国富民。我认为不能这样。如果现在铸造二铢钱，让新的小钱随意通用，对官府不能解救财政困乏的困难，而使民间作奸犯科伪造钱币的风气愈加兴盛，将把天下的货币破坏殆尽；空洞的设立严禁，但因利益太大而难真正禁绝，不出一两年，其弊害就不能再加挽救了。老百姓怕大钱改成小钱，加上害怕最近刚宣布的禁令，这样在市井民间，必会造成纷争骚乱。长远的利益还不曾看到，而眼前的祸害已经到来，只会使富商得意，贫民窘困，这都是不可实行小钱的原因。"孝武帝于是停止改铸小钱的计划。

18 魏国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向百姓索求敲诈没有节制，深泽县的百姓马超说许宗之的坏话，许宗之打死马超，怕马超家里的人向上告状，向朝廷报告说马超诽谤诋毁朝廷的政治。魏文成帝拓跋濬说："这一定是诬陷。朕为天下的君主，怎么会让马超愤恨而说出诽谤的话！一定是许宗之怕有罪而诬陷马超。"派人调查，果然是这样。在都城南郊斩杀许宗之。

19 宋国金紫光禄大夫颜延之逝世。颜延之的儿子颜竣地位高贵有大权，凡是颜竣供奉的东西，颜延之一概不接受，只穿布衣，住草屋，清寒如以往一样。颜延之常常乘坐老牛拉的破车，遇上颜竣的仪仗警卫，就躲到路边一动不动。还经常对颜竣说："我平生不喜欢见达官贵人，今天不幸见到你这位权贵！"颜竣盖府邸，颜延之对他说："你好自为之，不要让后人笑话你的笨拙。"颜延之曾有一次清晨去见颜竣，看到颜竣家宾客满门，而颜竣还未起床，颜延之发怒说："你出身粪土之中，升到云霞之上，就像这样骄傲，怎能长久呢！"颜竣为父服丧，才满一个月，孝武帝就晋升他为右将军，丹杨尹的官职照旧保留。颜竣坚决辞让升职，上书十次来辞让；孝武帝不允许，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着颜竣登上车子，拉到丹杨尹官署内，赐以布衣一套，里面絮着彩绸，派主衣官给颜竣穿好。

大明元年

1 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2 壬戌，魏主畋于崞山[1]，戊辰，还平城。

3 魏以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录尚书事。

4 二月，魏人寇袞州，向无盐[2]，败东平太守南阳刘胡[3]。诏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将水军[4]，向彭城以禦之，并受徐州刺史申坦节度。比至，魏兵已去。先是，群盗聚任城荆榛中[5]，累世为患，谓之任榛。申坦请回军讨之。上许之。任榛闻之，皆逃散。时天旱，人马渴乏，无功而还。安都、法系坐白衣领职。坦当诛，群臣为请，莫能得。沈庆之抱坦哭于市曰："汝无罪而死。我哭汝于市，行当就汝矣！"有司以闻，上乃免之。

5 三月，庚申，魏主畋于松山[6]；己巳，还平城。

6 魏主立其弟新成为阳平王。

7 上自既吉之后[7]，奢淫自恣，多所兴造。丹杨尹颜竣以藩朝旧臣，数恳切谏争，无所回避，上浸不悦。竣自谓才足干时，恩旧莫比，当居中永执朝政，而所陈多不纳，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诏以竣为东扬州刺史，竣始大惧。

8 癸卯，魏主如阴山。

9 雍州所统多侨郡县[8]，刺史王玄谟上言："侨郡县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请皆土断。"秋，七月，辛未，诏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郡县流民不愿属籍，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宗强[9]，群从多为雍部二千石，乘声皆欲讨

玄谟。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使启上,具陈本末。上知其虚,遣主书吴喜抚慰之[10],且报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际,足以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耳。"

10 八月,己亥,魏主还平城。

11 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南袞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遗诏,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迩,自非宗室近亲,不得居之。延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而高祖属彭城,延孙属莒县[11],从来不序昭穆[12]。上既命延孙镇京口,仍诏与延孙合族,使诸王皆序长幼。

上闺门无礼,不择亲疏、尊卑,流闻民间,无所不至。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13];犹嫌其逼,更徙之广陵[14]。以延孙腹心之臣,使镇京口以防之。

12 魏主将东巡,冬,十月,诏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15]。

13 十二月,丁亥,更以顺阳王休范为桂阳王。

【注释】

①崞山:山名,在今山西崞县境内。

②无盐: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须城。

③东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

④东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

⑤任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宁市南。

⑥松山：山名，在今河北围场县东大松树沟一带。

⑦既吉：为父亲服丧三年期满叫既吉。

⑧侨郡县：东晋以来，把失去控制的中原地区的郡县虚名设在南方地区，叫做侨置郡县，实无相应境域。

⑨柳元景宗强：柳元景，原为河东郡解县人，向南迁徙到雍州地区，成为当地豪强宗族。

⑩主书：官名，即从东汉尚书令史演变而来的官职，宋在中书省设主书官职。

⑪芦县：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莒县。

⑫昭穆：古代宗法制度中，排列始祖以下的列代父子关系的方法，左为昭，右为穆。后泛指同一宗族的亲缘关系。

⑬京口：南徐州的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

⑭广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

⑮黄山：在今河北迁安县西。辽西：郡名，治所在今河北迁安县。

【译文】

大明元年（丁酉，公元457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国改年号，宣布大赦。

2 十二月，魏国君主拓跋濬在崞山围猎，十八日，回平城。

3 魏国任命渔阳王尉眷为太尉、录尚书事。

4 二月，魏军侵犯兖州，向无盐进军，打败宋国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宋孝武帝刘骏下诏派太子左卫率薛安都率领骑兵、东阳太守沈法系率领水军，向彭城进发，来抵御魏军的侵扰，二人都受徐州刺史申坦的指挥。等宋军到了兖州境内，魏军已经离去。在此之前，一伙盗匪聚集在任城县的丛林中，连续几代为害他方，人们称之为任榛。这时申坦请求回军时讨伐这伙盗匪。孝武帝同意了。任榛听说官军将来讨伐，都逃跑散光。当时天气干旱，申坦部队人马又渴又乏，无功而返。薛安都、沈法系被罚以平民身分兼领官职。申坦依罪当诛死，大臣都替他求情，没人能得到孝武帝的允许。沈庆

之抱着申坦在刑场上哭着说："你无罪却要死。我在刑场上哭你，即将随你而去！"有关部门向孝武帝汇报此事，孝武帝才赦免申坦。

5 三月，十一日，魏文成帝在松山围猎；二十日，回平城。

6 魏国君主把弟弟拓跋新成立为阳平王。

7 宋孝武帝自为文帝服丧三年期满之后，变得奢侈过度，非常放纵起来，大兴土木进行营建。丹杨尹颜竣因自己是刘遂当藩王时的老部下，数次恳切地对孝武帝劝谏，劝谏时没有什么避讳，孝武帝渐渐不高兴了。颜竣自认为自己的才能足以辅助一代君王，旧日的恩情无人可比，应当位居中枢地位永远执掌朝廷大权，但多次陈述看法不被孝武帝接纳，于是怀疑孝武帝想疏远自己，就要求外出任职，以此来试探孝武帝的心意。夏，六月，初九，孝武帝下诏任命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开始极为害怕。

8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9 宋国的雍州统辖的多是侨置郡县，雍州刺史王玄谟向孝武帝请示："侨置的郡县没有实际的领土，新的旧的郡县名称造成错乱，收租课税也不能按时完成，请求都按实际领土设置郡县。"秋，七月，二十四日，孝武帝下诏把雍州的三个郡十六个县合并为一个郡。这些郡县的流民不愿意编入户籍，造谣说王玄谟想谋反。当时柳元景的宗族强盛，他的同宗堂兄弟们多是雍州各郡的太守，也乘机想讨伐王玄谟。王玄谟命令雍州官府内外平静勿动来消除众人的迷惑，同时派使者飞驰向孝武帝报告，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孝武帝知道谣言不真实，派主书吴喜抚慰王玄谟，并且回答王玄谟说："七十岁的老翁，谋反又想追求什么！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足够相互保护，卿且当做一场笑话伸展一下你的眉头吧！"王玄谟性情严肃，从不随便发笑，所以孝武帝说这种话取笑他。

10 八月，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回平城。

11 二十七日，宋孝武帝把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刘诞改任为南兖州刺史，任命太子詹事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当初，宋武帝遗

诏，因为京口为军事要地，离建康很近，若不是宗室或皇室近亲，不能担任京口的行政长官。刘延孙的祖先虽然与宋武帝是同一源头，但宋武帝是彭城刘姓，刘延孙是莒县的刘姓，从来没有排上亲缘关系。孝武帝既然任命刘延孙镇守京口，又下诏与刘延孙合为一个宗族，命各王都与刘延孙讲论长幼辈份。

孝武帝对闺房女子十分荒淫无礼，不论亲疏关系和尊卑身份，都要奸淫，丑闻流传民间，无人不知。而竟陵王刘诞为人宽厚而彬彬有礼，又在诛杀太子劭、丞相刘义宣的战事中，都建有大功，人心暗地倾向他。刘诞聚集很多有才能有勇力的人，蓄养精壮兵士，孝武帝因此害怕和忌恨刘诞，不想让刘诞位居朝中，而派他出镇京口；但仍然嫌他逼近建康，所以又把他迁徙到广陵，任南袭州刺史。孝武帝认为刘延孙是心腹大臣，所以让他镇守京口，担任南徐州刺史，以防范刘诞。

12 魏国君主将要巡视东方，冬，十月，下诏命太宰拓跋常英在辽西郡的黄山修建行宫。

13 十二月，十二日，孝武帝又任命顺阳王刘休范为桂阳王。

二 年

1 春，正月，丙午朔，魏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故禁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

2 乙卯，魏主如广宁温泉宫[1]，遂巡平州[2]；庚午，至黄山宫；二月，丙子，登碣石山[3]，观沧海；戊寅，南如信都[4]，畋

于广川[5]。

3 乙酉,以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 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5 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可仓猝。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纳之。

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忠臣也[6]。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小,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

乎?"乃拜允中书令。

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7]。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8],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为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9],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10],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恸于鲍叔也[11]。"

6 乙丑,魏东平成王陆俟卒。

7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8 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12]。又省五兵尚

书[13]。

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14],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上欲重其选,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觊[15]、司徒长史王彧为之。侍中蔡兴宗谓人曰:"选曹要重[16],常侍闲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实,虽上意欲为轻重,人心岂可变邪!"既而常侍之选复卑,选部之贵不异。觊,琳之之孙;彧,谧之兄孙;兴宗,廓之子也。

裴子野论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于王庭。其在汉家,州郡积其功能,五府举为掾属,三公参其得失,尚书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阅者众,故能官得其才,鲜有败事。魏、晋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险如溪壑,择言观行,犹惧弗周;况今万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专断于一司,于是嚣风遂行,不可抑止。干进务得,兼加谄渎;无复廉耻之风,谨厚之操;官邪国败,不可纪纲。假使龙作纳言[17],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况后之官人者哉!孝武虽分曹为两,不能反之于周、汉,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注释】

①广宁: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涿鹿县。

②平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北卢龙县北。

③碣石山: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北。

④信都:县名,治所在今河北冀县。

⑤广川:县名,治所在今河北枣强县东北。

⑥乃忠臣也：据章校"乃"字下当有"真"字，文义始足。

⑦长乐：郡名，治所在今河北冀县。

⑧卓子康：人名，卓茂，东汉人，字子康。 刘文饶：东汉人，名宽，字子饶。二人都是著名的宽厚诚实之人！

⑨都坐：指朝廷的政事大堂。

⑩汲长孺：西汉人，名黯，其卧见卫青的事，见本书卷十九，汉武帝元朔五年。

⑪管仲致恸于鲍叔：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故鲍叔死时管仲极为悲恸，因为没人再能像鲍叔那样了解管仲了。

⑫都官尚书：都官，尚书省六部之一，都官尚书为都官郎的首长，相当于后代的刑部尚书。 度支尚书：尚书省六部之一度支部的首长，相当于后代的民部尚书。

⑬五兵尚书：尚书省六部之一五兵部的首长，相当于后代的兵部尚书。

⑭选望：皇帝的选拔叫做选，时人共同推崇瞻望叫做望。

⑮临海：郡名，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

⑯选曹：即吏部曹。当时部下分曹，曹之长官亦称曹。

⑰龙：人名，舜时的大臣。 纳言：舜时的官名，相当于后代的尚书。

【译文】

二年（戊戌，公元 458 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设立酒禁，凡是酿酒、卖酒、饮酒的人都要杀头；在吉凶节日，准许开禁，但有一定日程。魏国君主因为士民多因饮酒导致斗殴和议论国政，所以禁酒。又增设内外侯官的人数，侦察各部门及州、镇的官员，有时换上便服混杂在官府中，以搜寻百官的过失，有关部门彻底追究，审讯拷打取得供词；百官收取赃物满了二丈就要斩首。又增加法律七十九章。

2 初十，魏国君主前往广宁郡的温泉宫，于是巡视平州；二十五日，到黄山行宫；二月，初二，登上碣石山，观看沧海；初四，南往信都，在广川围猎。

3 十一日，宋任命金紫光禄大夫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

4 十二日，宋建平宣简王刘宏因病解除尚书令职务；三月，初三，刘宏逝世。

5 十二日，魏国君主回平城，修建太华殿。这时，给事中郭善明，性情乘巧，劝说魏主大修宫殿，中书侍郎高允劝阻说："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开始修建都城时，他要进行营建工程，必定要利用农忙间隙。何况现在建国已经很久，永安前殿足够用来朝廷会见大臣，西堂、温室则足够用来休息，紫楼则足够用来眺望；纵使要有所增修，也应该逐步进行，不可仓猝急忙。现在估计这场工程当需工役二万人，另外老弱和供应饭食的人又当有二万人，时间约需半年可以完工。一个农夫不去耕种，就有人受饥饿，何况四万人的劳动耗费，能算得清吗？这是陛下所宜留心的问题。"魏国君主采纳高允的意见。

高允爱好直切地劝谏，朝廷中的事有所不当时，高允总是求见魏主，魏主常常屏退身边的人来等着他。有时谈话从早上到晚上，有时一连几天不出宫；大臣们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高允的语词有时过分痛切，魏主听不下去，命身边的人扶他出去，但最终还是善待高允。有时有人向魏主提意见十分激烈抨击，魏主看了这些人的奏章，对大臣们说："君与父是一样的。父有过错，儿子为什么不写信在人群中谏说他，而在私室无人之处劝谏呢？难道不是不想把他父亲的丑恶暴露给外人吗！至于奉事君主，为什么偏偏不这样做？君主有了过失，不能当面批评，却上书公开进行批评，想通过暴露君主的短处，表明自己的正直，这难道是忠臣所做的事吗？像高允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过失，未尝不当面指出，以至于有朕不能听的话，高允都无所避讳。朕知道自己的过错而天下的人不知道，能不说是忠吗！"

与高允一起征召入朝的人如游雅等都当了大官，或封了侯，部下的属吏当了刺史、郡太守的也有几十上百人，而高允当个郎官，二十七年不升官。魏主对群臣说："你们虽然手拿刀箭在朕身边，只是白白站着，未尝有一句话规劝纠正朕；只是窥伺朕高兴的时候，

乞求官爵，现在都无功而当了王公。高允执笔辅佐我国家几十年，功劳不小，不过做郎官，你们不自愧吗？"于是拜高允为中书令。

当时魏国百官无俸禄，高允常常让儿子们打柴采果来供给自家，司徒陆丽对魏主说："高允虽然受到宠遇，但家中贫穷，妻子与儿子不能建置家业。"魏主说："公为什么不早说，现在看到朕重用他，才说他贫穷吗？"当天，到高允家，只有草屋几间，布被、旧棉袍，厨房中只有盐和青菜。魏主叹息，赐给高允五百匹绸缎，一千斛粮食，提拔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辞让，魏主不允许。魏主尊重高允，常称他"令公"而不叫他的名字。

游雅常说："前代史书称赞卓子康、刘文饶的为人，心胸褊狭的人或许不相信。我与高允交游相处四十年，未尝看到他现出高兴和愤怒的脸色，才知道古人说话是不假的。高允内心文雅高明而外表柔和顺从，他言谈木呐好像说不出口。从前崔浩曾对我说：'高生多才博学，是一代佳士，所缺乏的，只是那种矫矫风节。'我也认为是这样。到崔浩犯罪时，是从很小的事开始的，皇帝亲临审问，崔浩声音嘶哑两腿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宗钦等人，爬在地下吓得流汗，都面无人色。而只有高允陈述事理，申辩是非，言辞义理都很清晰，声音又高又亮。皇帝受他感动，听的人无不神色耸动，这不是所谓的矫矫吗？在宗爱掌握大权时，威震四海。曾经在朝廷大堂召见百官，王公已下都跑上大堂下拜瞻仰，独有高允走上台阶作一长揖。由此看来，汲长孺可以卧在床上见卫青，哪里有什么抗礼呢！这不是所谓风节吗？人本来是不易了解的；我既失察高允的内心，崔浩又遗漏了高允的外在风节，这就是管仲所以要恸哭鲍叔的原因。"

6 三月，二十一日，魏国东平成王陆俟逝世。

7 夏，四月，十一月，宋国册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8 孝武帝不想权力掌握大臣手中，六月，初六，把吏部尚书分为两位，用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的官职。

当初,晋代,散骑常侍这个官职在皇帝的选拔和社会的人望方面都非常重要,与侍中的地位相同;其后散骑常侍的职任成为闲散的官职,所任用的人物逐渐轻微。孝武帝想重新加重散骑常侍的人选份量,于是选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为散骑常侍。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的职位非常重要,常侍的官职是闲散之职,只从名义上更改它而不是从实际上改变它,虽然皇帝想改变它们的轻重份量,但是人心难道可以改变吗?"之后常侍的职位又变得低微了,而吏部的贵重不异往日。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择人才任命官职的困难,先代帝王早已说过,很久远了。根据周代礼制,选拔人才从学校开始,根据州郡乡里的评论,报告六卿长官,而后推荐给天子。在汉代,则由州郡累积人物的功劳才能,由王府推举为下级官吏,三公评论其工作的得失,尚书再把他们的情况奏报给天子;一个人的情况,评论监督的人很多,所以能够使官职得到相应的人才,很少有败坏任职工作的。魏、晋两代改变这种制度,造成的失误非常多。对那些面貌忠厚内心深沉,像出壑一样阴险的人,仔细观察他们的言行,还怕有不周到之处;何况现在的人物的人品千差万别,匆忙地由一面之交就做出了决定,各种官僚千职百位,只有一个部门专门裁断,于是使得钻营奔竞的风气大肆流行,不可压抑制止。人们都追求升官务求到手,兼加谄媚行贿,不再有讲廉耻的风气和谨慎忠厚的节操;使得官员奸邪国家衰败,不可加以整顿纠正。假使今天让龙来作吏部尚书,让舜当皇帝,而要使国家得到治理,也不能必定做到,何况后代任命官职的人呢!孝武帝虽然把吏部尚书分为两人,但不能返回到周、汉时期的良好状况,这种朝三暮四式的改变,真的有好作用吗?

9 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午[1]，如河西。

10 南彭城民高阇[2]、沙门昙标以妖妄相扇，与殿中将军苗允等谋作乱，立阇为帝。事觉，甲辰，皆伏诛，死者数十人。于是下诏沙汰诸沙门，设诸科禁，严其诛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尼多出入宫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延尉，赐死。

沈约论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3]，傅说去版筑为殷相[4]，明敭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5]；黄宪牛医之子，名重京师[6]；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7]，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矣。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

本无华素之隔。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之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8]。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9],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矜,互争铢两,唯论门户,不问贤能。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华轻躁,使其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11 九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12 丙寅,魏大赦。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阴山,会雨雪,魏主欲还,太尉尉眷曰:"今动大众以威北狄,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虏必疑我有内难。将士虽寒,不可不进。"魏主从之,辛卯,军于车仑山[10]。

13 积射将军殷孝祖筑两城于清水之东[11]。魏镇西将军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拒破之[12]。孝祖,羡之曾孙也。上遣虎贲主庞孟虬救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遣中兵参军荀思达助之,败魏兵于沙沟[13]。师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乾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屡破之,斩魏将寇瓌公等数人。十一月,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助封敕文寇青州,颜师伯御之,辅国将军焦度刺豹子坠马[14],获其铠稍具装,手杀数十人。度,本南安氐也。

14 魏主自将骑十万,车十五万两击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遁,其别部乌朱驾颓等帅数千落降于魏。魏主刻石纪功而还。

15 初,上在江州,山阴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为典签;及

即位，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15]。是岁，三典签并以初举兵预密谋，赐爵县男；闲已卒，追赐之。

时上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法兴颇知古今，素见亲待。鲁郡巢尚之[16]，人士之末，涉猎文史，为上所知，亦以为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诛赏大处分[17]，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18]；内外杂事，多委明宝。三人权重当时；而法兴、明宝大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

吏部尚顾觊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19]：'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分耳。[20]'"觊之常以为："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应恭己守道；而罔者不达，妄意侥倖，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注释】

①庚午：据章校，"庚午"上应有"秋七月。"

②南彭城：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　阎（dū 督）。

③太公：人名，姜太公，姜子牙，隐居民间，混同于屠夫渔父，被周文王姬昌发现是杰出人才，任命为国师。

④傅说：人名，在傅岩之野筑墙，被殷高宗武丁发现，任命为丞相。

⑤胡广：人名，东汉人，从农夫官至丞相。

⑥黄宪：东汉人，出身低微，后成为一代名士。

⑦九品：九品官人法，曹操时设立的选拔人才任命官职的制度，详见本书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五年。

⑧阀阅：本义明其等级为阀，积其功劳为阅，后泛指门第宗族的贵贱。

⑨九棘：即九卿，位在三公之下，亦属高级官员。

⑩车仓山：今地不详。

⑪清水:济水的下游,古称清水。

⑫清口:古代汶水注入济河的河口,在今山东梁山县东南。

⑬沙沟:又名中川水,即今山东长清县沙河。

⑭辅国将军:据章校"将"当作"参"。

⑮南台:即御史台。 中书通事舍人:中书省的通事舍人,掌管通报章表,发布诏命。

⑯鲁郡: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曲阜市。

⑰选授诛赏:据章校,"选授"下应有"迁徙"二字。

⑱参怀:宋代凡是参与机密政务的,均叫做参怀。

⑲辛毗:三国曹魏时人,以风操遒劲著称。

⑳孙、刘:孙资、刘放,魏明帝时两位权臣,大臣都与之交好,只有辛毗不去巴结,说:"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不为三公。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邪!"

【译文】

9 六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在松山围猎;秋,七月,二十八日,前往河西。

10 宋国南彭城百姓高阇、和尚昙标用妖妄言论相互煽动,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谋划叛乱,立高阇为帝。事情败露,七月初二,高阇等人全部伏罪被诛,杀死了几十人。于是孝武帝下诏淘汰所有和尚,设立各种禁令,严厉执行犯禁的诛杀惩罚;若不是能够修行精苦,都让他们还俗。但许多尼姑出入皇宫,这条规定竟不能实行。

宋国中书令王僧达,自幼聪明,能写文章,但放纵不拘小节。孝武帝刚登上帝位时,把王僧达提拔为尚书仆射,地位在颜竣、刘延孙之上。王僧达自负自己的才能和门第,认为在当时没人赶得上,一二年间,就可望担任宰相。不久降职为护军将军,怏怏不快,有不得志之感,多次上书要求调出朝廷。孝武帝不高兴,由此逐渐降级,五年之中调动了七次,两次受到弹劾而削减官爵。王僧达既耻辱又怨恨,献上的奏章,言辞和意旨对孝武帝表示褒贬,又爱好批评朝廷政治,孝武帝把愤怒积压在心里。路太后哥哥的儿子曾去见王僧

达，快步上前坐在王僧达的卧榻上，王僧达命人拿出去丢掉卧榻。路太后大为生气，坚决要求孝武帝下令杀死王僧达。正好遇上高阇反叛，孝武帝于是诬陷王僧达与高阇通谋，八月，十五日，把王僧达逮捕交付廷尉，赐他自杀。

沈约评论说：君子、小人，是同类人物的通称，遵循正道就成为君子，违背正道就成为小人。所以姜太公从屠夫渔父中崛起为周王之师，傅说离开版筑工地成为殷朝的宰相，贤明者荣耀，愚暗者沉沦，都只根据人的才能来决定。到了两汉王朝，这种道理尚未改变：胡广几代人为农夫，最后能升到三公宰相之位；黄宪是牛医的儿子，能使名声在京城显赫；不像后代分为高门士族和寒门庶士两种道路。魏武帝曹操开始设立九品官人法，也是用来论别人才的优劣，不讲世代宗族的高低。但各州评选九品人才的中正官和一帮俗士，却根据时世任意改变品评标准，最后只凭借世族门第，以便互相陵驾对方；由此相互沿袭下来，最后成为固定的法律。周朝、两汉的用人之道，是用贤智之人役使愚昧之人；而魏、晋以来，则是用出身高贵的人役使出身低贱之人；士族和寒士的分类，便清清楚楚地分别开了。

裴子野评论说：古代，一个人只要德义值得尊重，就不论他是挑夫商贩也要任命为官员；如果不是可以任职的人才，哪里又因为他出身高贵而选用他！名公的子孙，在选拔任职时还与平民百姓一样看待；士族与庶族虽然区分，但本来就没有高贵与低贱的差别。自从晋代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但出身贫贱的人才，还能在高官阶层显赫一时；到了晋代末年，任用高级高员则专门要限制士族门阀。从此之后，三公的儿子，看不起九卿之家，黄门、散骑侍郎的孙子，蔑视县令郡长之家；高门士族之中相互轻视傲慢，计较一点一滴的高低短长，只论门户的高贵，而不问本人的才能。以谢灵运、王僧达的才华和轻

浮,假使他二人出生在寒门,还将要遭到摧折;加上他们仗恃自己高贵的门第,召致杀身之祸也是应当的啊!

11 九月,初四,魏国君主回平城。

12 二十五日,魏国宣布大赦。

冬,十月,初四,魏国君主巡视北方,打算讨伐柔然,到达阴山,遇上雨雪,魏主想返回,太尉尉眷说:"如今出动大军威震北方狄人,离京城不远就要让车驾马上返回,敌虏一定怀疑我国有内部灾难。我军将士虽然寒冷,不能不继续进军。"魏主听从他的意见,十月二十一日,驻军在车仑山。

13 宋国积射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面筑起两座城。魏国镇西将军封救文进攻两城,宋国清口戍主,振威将军傅乾爱打败封救文。殷孝祖,是殷浚的曾孙。宋孝武帝派虎贲主庞孟虬援救清口,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派中兵参军荀思达帮助庞孟虬,在沙沟打败魏兵。颜师伯,是颜竣的同族兄长。孝武帝派司空参军卜天生率兵与傅乾爱和中兵参军江方兴会合,一同攻击魏军,多次打败魏军,杀死魏将窟瑯公等人。十一月,魏国征西将军皮豹子等率三万骑兵援助封救文侵犯青州,宋国颜师伯抵抗他们,宋辅国将军焦度把皮豹子刺下马,缴获皮豹子的铠甲长矛和装具,亲手杀数十个魏兵。焦度本是南安氐族人。

14 魏国君主亲自率领骑兵十万、车十五万辆攻击柔然,越过大沙漠,旌旗绵延一千里。柔然处罗可汗远远逃走,而另一部落的首领乌朱驾颓等人率数千帐落投降魏国。魏主刻碑纪功而后返回。

15 当初,孝武帝刘骏在江州时,山阴人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担任典签;到刘骏即位之后,此三人都被任命为御史台侍御史兼中书省通事舍人。这一年,三位典签都因当初举兵时参预密谋,赐给县男的爵位。这时蔡闲已死,追加赐爵。

当时孝武帝刘骏亲自处理朝廷政务,不交给大臣;而心腹耳目之人,又不能不加委任。戴法兴颇为熟悉古今史事,一向受到孝武

帝的亲近宠信。鲁郡人巢尚之，是出身低微的士人，广览文史书籍，受到孝武帝的了解，也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派调迁诛罚赏赐的重大决定，孝武帝都和戴法兴、巢尚之一同商议决定；朝廷内外的杂事，则多委托给戴明宝处理。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三人权势在当时最重；而戴法兴、戴明宝大肆接受贿赂，凡是他俩向孝武帝推荐的人选，只要说了没有不允许的，天下的人都集中到两人门下，家门之外如市场一样，家产都积蓄了千金。

宋吏部尚书顾觊之独独一人不向戴法兴等低头攀附。蔡兴宗与顾觊之关系友善，嫌顾觊之的风节过分峻直，顾觊之说："辛毗说过这样一句话：'孙资、刘放不过让我不当三公罢了。'"顾觊之常认为："一个人禀受的命运有一定的分数，不是人的智力可加以改变的，人只应该严谨自己的言行遵守道义，而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妄图侥幸获福，只会白白损害正道，对个人得失并无什么帮助。"于是命弟弟的儿子顾原把这种思想写成《定命论》来阐释这个道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十一　起屠维大渊献，尽阏逢执徐，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

1 春，正月，己巳朔，兖州兵与魏皮豹子战于高平[1]，兖州兵不利。

2 己丑，以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

3 己酉，魏河南公伊馥卒。

4 三月，乙卯，以扬州六郡为王畿[2]；更以东扬州为扬州，徙治会稽，犹以星变故也。

5 三月，庚寅，以义兴太守坦阆为兖州刺史[3]。阆，遵之子也。

6 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为京兆王。

7 竟陵王诞知上意忌之，亦潜为之备；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粮治仗。诞记室参军江智渊知诞有异志，请假先还建康，上以为中书侍郎。智渊，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怀文每称之曰："人所应有尽有，人所应无尽无者，其唯江智渊乎！"

是时，道路皆云诞反。会吴郡民刘成上书称："息道龙昔事诞，见诞在石头城修乘舆法物，习唱警跸。道龙忧惧，私与伴侣言之，诞杀道龙。"又豫章民陈谈之上书称："弟泳之在诞左右，见诞书陛下年纪姓讳，往巫郑师怜家祝诅。泳之密以启闻，诞诬泳之乘酒骂詈，杀之。"上乃令有司奏诞罪恶，请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诏贬诞爵为侯，遣之国。诏书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阆，使以之镇为名，与给事中戴明宝袭诞。

阆至广陵，诞未悟也。明宝夜报诞典签蒋成，使明晨开门为内应。成以告府舍人许宗之，宗之入告诞；诞惊起，呼左右及素所畜养数百人执蒋成，勒兵自卫。天将晓，明宝与阆帅精兵数百人猝至，而门不开；诞已列兵登陴，自有门上斩蒋成，赦作徒、系囚，开门击阆，杀之，明宝从间道逃还。诏内外纂严。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甲子，上亲总禁兵顿宣武堂。

司州刺史刘季之，诞故将也，素与都督宗慤有隙，闻诞反，恐为慤所害，委官，间道自归朝廷，至盱眙，盱眙太

守郑瑗疑季之与诞同谋，邀杀之。

沈庆之至欧阳[4]，诞遣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庆之遣道愍反，数以罪恶。诞焚郭邑，驱居民悉使入城，闭门自守，分遣书檄，邀结远近。时山阳内史梁旷[5]，家在广陵，诞执其妻子，遣使邀旷，旷斩使拒之；诞怒，灭其家。

诞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谗言，遂令无名小人来相掩袭；不任枉酷，即加诛翦。雀鼠贪生，仰违诏敕。今亲勒部曲，镇捍徐、兖。先经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锋蹈戈，万没岂顾；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宫帷之丑，岂可三缄！"上大怒，凡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在建康者并诛之[6]，死者以千数，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内出奔者。

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来此！"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耳。"

上虑诞奔魏，使庆之断其走路，庆之移营白土[7]，去城十八里，又进军新亭[8]。豫州刺史宗愍、徐州刺史刘道隆并帅众来会；兖州刺史沈僧明，庆之兄子也，亦遣兵助庆之。先是诞诳其众，云"宗愍助我"；愍至，绕城跃马呼曰："我，宗愍也！"

诞见诸军大集，欲弃城北走，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广陵；自将步骑数百人，亲信并自随，声云出战，邪趋海陵道[9]，庆之遣龙骧将军武念追之。诞行十余里，众皆不欲去，互请诞还城，诞曰："我还易耳，卿能为我尽力乎？"众

皆许诺。诞乃复还，筑坛歃血以誓众，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琨之，遵考之子也，辞曰："忠孝不得并。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诞囚之十余日，终不受，乃杀之。

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击魏还，至广陵，上并使受庆之节度。庆之进营，逼广陵城。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出自北门；庆之不开视，悉焚之。诞于城上授函表，请庆之为送，庆之曰："我受诏讨贼，不得为汝送表。汝必欲归死朝廷，自应开门遣使，吾为汝护送。"

【注释】

①高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巨野县南。

②扬州六郡：指丹杨、淮南、宣城、吴郡、吴兴、义兴六个郡。

③义兴：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宜兴县。

④欧阳：地名，在今江苏仪征县东古运河上，距广陵六十里。

⑤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⑥同籍：指在同一宗属之籍的人。　期亲：指要服一年丧的亲属。

⑦白土：地名，距广陵十八里，今地不详。

⑧新亭：地名，在广陵城外，今地不详。

⑨海陵：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

【译文】

宋纪十一　起己亥（公元459年），止甲辰（公元464年），共六年。

大明三年（己亥，公元459年）

1春，正月，初一，宋国兖州部队与魏国皮豹子部队在高平作战，兖州部队失利。

2 二十一日，宋孝武帝任命骠骑将军柳元景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领军将军。

3 二月十一日，魏国河南公伊馥逝世。

4 三月，初二，宋国划分扬州的六个郡为京城直辖区；又把东扬州改为扬州，把治所迁到会稽郡，还是因为天上星象的异变才做改动的。

5 三月，二十三日，宋孝武帝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垣阆，是垣遵的儿子。

6 夏，四月，初八，魏国君主把他弟弟的儿子拓跋推任命为京兆王。

7 宋国竟陵王刘诞知道孝武帝刘骏猜忌自己，也暗中为此进行准备；借魏军侵犯的机会，修理城墙，疏浚护城河，积聚粮草，打治兵器。刘诞的记室参军江智渊知道刘诞有叛乱的野心，便请假先回到建康，孝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江智渊，是江夷弟弟的儿子，自少年时就有良好品德德行，沈怀文常称赞他说："人所应有的，智渊都有了，人所应无而能做到全都没有的人，大概只有江智渊了吧！"

这时，连路人都说刘诞要谋反了。正巧这时吴郡百姓刘成上书说："我儿子刘道龙从前在刘诞手下做事，看到刘诞在石头城修造皇帝御用的车驾仪仗，练习皇帝出行时的警戒迴避等制度。刘道龙忧虑害怕，私下对伙伴们讲这件事，刘诞因此杀死刘道龙。"又有豫章郡的百姓陈谈之上书宣称："我弟弟陈泳之在刘诞身边做事，看到刘诞写下陛下的年龄姓名，到巫师郑师怜家中诅咒陛下。陈泳之秘密写信报告这件事，刘诞就诬陷陈泳之借酒发疯咒骂，杀死陈泳之。"孝武帝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奏报刘诞的罪行，请求逮捕刘诞交付廷尉治罪。四月十八日，孝武帝下诏把刘诞的爵位贬为侯爵，送回所在的封邑。诏书未曾下达，先把羽林禁卫军配属给兖州刺史垣阆，让垣阆率羽林军以前往兖州治所的名义，与给事中戴明宝偷袭刘诞。

垣阆到达广陵，刘诞还没有明白过来。戴明宝夜间通知刘诞的典签蒋成，让蒋成明天清晨打开广陵城门做为内应。蒋成把这事告诉府舍人许宗之，许宗之进府报告刘诞。刘诞吃惊起床，叫来王府官员和平素豢养的数百名勇士捉住蒋成，然后布置军队自我护卫。天将拂晓，戴明宝与垣阆率精兵数百人突然来到广陵城下，但是城门不打开；刘诞已经排列兵士亲自登上城头，亲自在城门楼上斩杀蒋成，赦免徒刑犯人和在押的犯人，打开城门攻击垣阆，杀死垣阆，戴明宝从小路逃回。孝武帝下令建康城内外戒严。任命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兵讨伐刘诞。四月二十七日，孝武帝亲自总督禁卫军屯扎在宣武堂。

宋司州刺史刘季之，是刘诞的旧将，一向与都督宗慤有仇，听说刘诞反叛，恐怕被宗慤杀害，抛弃官职，从小路自归朝廷。走到盱眙，盱眙太守郑瑗怀疑刘季之与刘诞同谋，截杀刘季之。

沈庆之到达欧阳，刘诞派沈庆之同一宗族的沈道愍带一封信去游说沈庆之，赠给沈庆之一把玉环刀。沈庆之叫沈道愍回去，数说刘诞的罪恶。刘诞焚烧城外房屋，把居民全部驱赶进入广陵城，关上城门自我防守。又分别派人带着书信檄文，邀请联合远近的州郡长官。当时山阳郡的内史梁旷，家属在广陵，刘诞抓住梁旷的妻妾子女，派使者邀请梁旷一同反叛，梁旷杀了使者拒绝邀请；刘诞大怒，杀死梁旷全家。

刘诞把上呈给孝武帝的信投到广陵城外，信中说："陛下听信谗言，于是命无名鼠辈来偷袭广陵；我受不了冤屈酷刑，当即加以诛杀消灭。雀鼠尚且贪生，所以我违背你的诏命。现在我亲自统率部下，镇守捍卫徐州、兖州。先世有什么福，使你我同生在皇家？现在又有什么过错，你我便成了像胡人与越人一样敌人？冒着刀锋踩着戈矛进行冲杀，难道顾虑万死？平定大局的时间，希望就在一早一晚。"又说："陛下在宫帷中干得丑事，难道可以让人三缄其口吗？"孝武帝看信大怒，凡是刘诞的亲信、心腹、同籍、近亲留在建康

的，全部诛杀，死的人以千计数；或有少数幸免者，才从城内逃奔出去。

沈庆之来到广陵城下，刘诞登上城楼对沈庆之说："沈公白发下垂的年纪，何苦来这里！"沈庆之说："朝廷因你狂妄愚昧，不值得辛苦少壮将领，所以才派我来。"

孝武帝担心刘诞投奔魏国，让沈庆之截断刘诞的逃路，沈庆之转移营寨到白土，离城十八里，又进军到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刘道隆都率军来会合沈庆之；兖州刺史沈僧明，是沈庆之哥哥的儿子，也派兵来协助沈庆之。在此之前，刘诞欺骗其部队，说："宗慤会帮助我"，宗慤到了广陵之后，绕城跃马大叫说："我就是宗慤！"

刘诞看到各路军队大量来到，想弃城北逃，留下中兵参军申灵赐守护广陵；自己带步兵骑兵几百人，所有的亲信都跟随自己，声称出城作战，斜着奔向通往海陵的道路，沈庆之派龙骧将军武念追击刘诞。刘诞走了十几里，众人都不愿离开广陵，相互请求刘诞回广陵城，刘诞说："我回去很容易，你们能为我尽力吗？"众人都答应尽力。于是刘诞又返回广陵，筑起土坛歃血与众人宣誓，凡是王府和州里的文武官员都升官。任命主簿刘琨之为中兵参军；刘琨之，是刘遵考的儿子，辞让说："忠孝不能同时做到。琨之的老父还在人世，不敢接受任命。"刘诞把他囚禁了十几天，仍不接受任命，这才杀了刘琨之。

宋国右卫将军垣护之、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攻击魏军回来，到达广陵，孝武帝一并命他们受沈庆之指挥。沈庆之进军扎营，逼近广陵城。刘诞向沈庆之赠送食物，提抬食物的人有一百多，从北门出城；沈庆之不打开看，全部焚烧了这些食物。刘诞在城上投下给孝武帝的书信奏章，请沈庆之替他送去。沈庆之说："我受诏命伐叛贼，不能替你送信。你一定想向朝廷认罪，自应开门派使者来，我为你护送。"

8 东扬州刺史颜竣遭母忧，送丧还都，上恩待犹厚，竣时对亲旧有怨言，或语及朝廷得失。会王僧达得罪，疑竣谮之；将死，具陈竣前后怨望诽谤之语。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竣愈惧，上启陈谢，且请生命；上益怒，诏答曰："卿讪讨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及竟陵王诞反，上遂诬竣与诞通谋，五月，收竣付廷尉，先折其足，然后赐死。妻子徙交州，至宫亭湖[1]，复沈其男口。

9 六月，戊申，魏主如阴山。

10 上命沈庆之为三烽于桑里[2]，若克外城，举一烽，克内城，举两烽，擒刘诞，举三烽；玺书督趣，前后相继。庆之焚其东门，塞堑，造攻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3]，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诏勿问，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犹未拔。上怒，命太史择日，将自济江讨诞，太宰义恭固谏，乃止。

诞初闭城拒使者，记室参军山阴贺弼固谏，诞怒，抽刀向之，乃止。诞遣兵出战屡败，将佐多踰城出降。或劝弼宜早出，弼曰："公举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从；荷公厚恩，又义无违背，唯当以死明心耳！"乃饮药自杀。参军何康之谋开门纳官军，不果，斩关出降。诞为高楼，置康之母于其上，暴露之，不与食，母呼康之，数日而死。诞以中军长史濮阳范义为左司马。义母妻子皆在城内，或谓义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义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弃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为也。"

沈庆之帅众攻城，身先士卒，亲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胜而进，又克小城。诞闻兵入，走趋后园，队主沈胤之等追及之，击伤诞，坠水，引出，斩之。诞母、妻皆自杀。

上闻广陵平，出宣阳门，敕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辇，上顾曰："卿何独不呼？"兴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上不悦。

诏贬诞姓留氏；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自五尺以下全之，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长水校尉宗越临决，皆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越对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侍中沈怀文谏，不听。

初，诞自知将败，使黄门吕昙济与左右素所信者将世子景粹匿于民间，谓曰："事若不济，思相全脱；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宝赍送。既出门，并散走；唯昙济不去，携负景粹十余日，捕得，斩之。

临川内史羊璿坐与诞素善，下狱死。

擢梁旷为后将军，赠刘琨之给事黄门侍郎。

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兴宗与范义素善，收敛其尸，送丧归豫章。上谓曰："卿何敢故触王宪？"兴宗抗言对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惭色。

宗越治军严，善为营陈。每数万人止顿，越自骑马行前，使军人随其后，马止营合，未尝参差。

11 辛未，大赦。

12 丙子，以丹杨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

13 丙戌，以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刺史如故。

14 八月，庚戌，魏主如云中；壬戌，还平城。

15 九月，壬辰，筑上林苑于玄武湖北。

16 初，晋人筑南郊坛于巳位[1]，尚书右丞徐爰以为非礼，诏徙于牛头山西[5]，直宫城之午位。及废帝即位[6]，以旧地为吉，复还故处。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造五路[7]，依金根车[8]，加羽葆盖。

【注释】

①宫亭湖：即今江西鄱阳湖。

②桑里：在今江苏扬州东南。

③行楼：攻城器械名，能移动的木制高台，上载兵士来攻城。

④巳位：古人以十二地支划分方位，子为正北方，按顺时针顺序，巳为东南方。按古代礼制，南郊祭坛应在正南方的午位，故徐爰认为坛在巳位非礼。

⑤牛头山：山名，在今江苏江宁县西南。

⑥废帝：指宋国第六代皇帝刘子业，公元464年至465年在位。

⑦五路：五种帝王所乘车辆。

⑧金根车：秦始皇仿照殷代制度制造的帝王用车。

【译文】

8 宋国东扬州刺史颜竣因母亲逝世，奔丧回建康，孝武帝刘骏恩宠他的待遇仍然丰厚，颜竣时常对亲近的旧友讲些埋怨的话，有时就论及朝廷政治的得失。正遇上王僧达被治罪，他怀疑是颜竣在背后说他的坏话造成的；将要处死时，王僧达把颜竣前后讲过的怨恨诽谤孝武帝的话全都报告给有关单位。孝武帝于是让御史中丞庾徽之弹劾颜竣，罢免了颜竣的官职。颜竣更为害怕，向孝武帝上书表示谢罪，并且请求活命；孝武帝更为生气，下诏回答说："你诽谤

怨恨,已孤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却又过分地费心考虑,怕不能活命,这难道是下级奉事上级的忠诚节操的最好表现吗?"到竟陵王刘诞反叛,孝武帝于是诬陷颜竣与刘诞通谋,五月,逮捕颜竣交付廷尉,先斩断颜竣的脚,然后赐他自杀。妻子儿女流放到交州,走到宫亭湖,又把其家的男子沉在湖中淹死。

9 六月,十二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阴山。

10 宋孝武帝刘骏命任庆之在桑里准备三堆烽火,如果攻克广陵外城,点燃一堆烽火,攻克内城,点燃两堆烽火,活捉刘诞,点燃三堆烽火;加盖皇帝玺印的诏书督促进攻,前后接连不断地送来。沈庆之焚烧广陵东门,填塞壕沟,建造攻城道路,树起行楼、土山等各种攻城器具,遇上长久下雨,不能攻城。孝武帝派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请求罢免沈庆之的官职,孝武帝则下诏表示不予过问,以此来激将沈庆之。从四月至秋季的七月,雨已停止,广陵城仍然未攻下来。孝武帝发怒,命太史选择吉日,将要亲自渡江讨伐刘诞,太宰刘义恭坚持劝阻,才停止未去。

刘诞开始时关闭城门拒绝孝武帝的使者入城,记室参军山阴人贺弼坚决劝谏,刘诞发怒,抽出刀向着贺弼,贺弼才停止谏争。刘诞派兵出城作战屡次战败,部下将佐多翻越城墙出城投降。有人劝贺弼应早早出城,贺弼说:"公举兵与朝廷作对,此事已不可跟从;但蒙受公的厚恩,道义上又不能违背他,只应以死来表明我的心迹!"于是喝下毒药自杀。参军何康之谋划打开城门接进官军,不成功,便杀死守关士兵出城投降。刘诞建造高楼,把何康之的母亲绑在楼上,暴露在风雨中,不给食物,母亲呼叫康之的名字,几天之后死去。刘诞任命中军长史濮阳人范义为左司马。范义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都在广陵城内,有人对范义说:"大事必定不会成功,你何不逃跑呢?"范义说:"我,是王府的官吏;儿子不能抛下母亲不管,官吏不能背叛君主。一定要像何康之那样活着,我是不干的。"

沈庆之率军攻城,身先士卒亲自顶着箭石攻杀,七月初三,攻

克广陵外城；乘胜前进，又攻克内城。刘诞听说朝廷军队进城，逃到后园，队主沈胤之等人追上他，击伤刘诞，坠落水中，拉他出来，杀死他。刘诞母亲、妻子都自杀。

孝武帝听说广陵已被攻克，出宣阳门，命左右的人们都高喊"万岁"。侍中蔡兴宗陪同孝武帝乘车，孝武帝回头问他："你为什么独独不喊？"蔡兴宗严肃地说："陛下今天正应该哭泣着诛杀罪人，岂能都喊万岁！"孝武帝不高兴。

孝武帝下诏把刘诞贬为姓留；广陵城中的士人百姓，无论老小全部杀死。沈庆之请求自身高五尺以下的人留下不杀，其余的男子都杀死，女子则都充作军赏；这样还是杀了三千多人。长水校尉宗越亲临刑场杀人，都先剖腹挖眼，或鞭打脸面腹部，再用苦酒灌在伤口上，然后才斩首。宗越面对这种酷刑屠杀，欣欣然好像十分得意。孝武帝把斩下的人头堆在石头城长江南岸做成高堆显耀军威，侍中沈怀文向孝武帝劝谏，但孝武帝不听从。

当初，刘诞自知将会失败，让黄门吕昙济与左右亲信带着世子刘景粹到民间藏匿，对他们说："大事如果不成功，想请你们保全景粹；如果不免被杀，可深深埋葬他。"分别送给他们金银财宝随身携带护送刘景粹。出了城门之后，却都逃散了；只有吕昙济不离开刘景粹，带着刘景粹躲藏十几天，被抓获，杀死。

临川内史羊璿因与刘诞一向友善而犯法，逮捕进狱而死。

孝武帝提拔梁旷为后将军，追赠刘琨之为给事黄门侍郎。

蔡兴宗奉旨去慰劳攻克广陵的部队。蔡兴宗与范义一向友善，收敛了范义的尸体，送范义的丧回豫章。孝武帝对蔡兴宗说："你怎敢故意触犯王法？"蔡兴宗顶撞说："陛下自家杀贼，臣自家收葬故人，哪里有什么不可以！"孝武帝面色惭愧。

宗越治军严厉，善于布署营阵。每次数万人行军停驻，宗越自己骑马在前面走，让军人跟随其后，宗越的马一停下来，阵营就已布好，不曾出现过差错。

11 七月初五,宋国宣布大赦。

12 初十,孝武帝任命丹杨尹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

13 二十日,孝武帝任命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司空,南兖州刺史仍旧保留。

14 八月,十五日,魏国君主前往云中;二十七日,回平城。

15 九月,二十七日,在建康玄武湖北筑建上林苑。

16 当初,晋朝人在南郊巳位筑祭坛,尚书右丞徐爰认为这是不合乎礼制的,孝武帝下诏把祭坛移到牛头山西面,位于正对着宫城的午位。到废帝刘子业即位,认为原来的巳位吉利,又把祭坛迁回到原处。孝武帝又命尚书左丞荀万秋建造五路,按照金根车的制度,另外在车上加上羽毛车盖。

四 年

1 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2 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3 己卯,诏祀郊庙,初乘玉路[1]。

4 庚寅,立皇子子勋为晋安王,子房为寻阳王,子顼为历阳王,子弯为襄阳王。

5 魏散骑侍郎冯阐来聘。

6 二月,魏卫将军乐安王良讨河西叛胡[2]。

7 三月,魏人寇北阴平[3],朱提太守杨归子击破之[4]。

8 甲申,皇后亲桑于西郊,皇太后观礼。

9 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5]。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于鸣鸡山[6]。

10 丙戌，尚书左仆射褚湛之卒。

11 吐谷浑王拾寅两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拟于王者，魏人忿之。定阳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兰[7]，若分军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过十日，人畜乏食，可一举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以击吐谷浑。

12 魏崔浩之诛也，史官遂废，至是复置。

13 河西叛胡诣长安首罪，魏遣使者安慰之。

14 秋，七月，遣使如魏。

15 甲戌，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卒。

16 壬午，魏主如河西。

17 魏军至西平[8]，吐谷浑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军济河追之，会疾疫，引还，获杂畜三十余万。

18 庚午，魏主还平城。

19 丁亥，徙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

20 冬，十月，庚寅，诏沈庆之讨缘江蛮。

21 前庐陵内史周朗，言事切直，上衔之，使有司奏朗居母丧不如礼，传送宁州[9]，于道杀之。朗之行也，侍中蔡兴宗方在直，请与朗别；坐白衣领职。

22 十一月，魏散骑常侍卢度世等来聘。

23 是岁，上征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师伯以谄佞被亲任，群臣莫及，多纳货贿，家累千金。上尝与之樗蒲[10]，上掷得雉，自谓必胜；师伯次掷，得卢，上失色。师伯

遂敛子曰:"几作卢!"是日,师伯一输百万。

24 柔然攻高昌[10],杀沮渠安周,灭沮渠氏,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称王自此始。

【注释】

①玉路:五路之一,以玉装饰的御用乘车。

②河西:指自龙门向东到华阴一段黄河西岸,即今山西河津县到陕西华阴县一段黄河西岸。

③北阴平: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江油县东北。

④朱提:郡名,治所在今云南昭通市。

⑤太后常氏:本为保太后,尊奉为太后,见卷一百二十七,宋文帝元嘉三年。

⑥鸣鸡山:山名,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

⑦白兰:山名,即今青海黄河源头西北的布尔汗达布山。

⑧西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

⑨宁州:州名,治所在今云南曲靖县西。

⑩樗蒲:古代游戏之一,棋子一面黑,一面分,每人每次掷五枚,全为黑面为卢,二白三黑为雉,得卢者为胜。

⑪高昌:西域国名,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县东高昌旧址。

【译文】

四年(庚子,公元460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和平。

2 十二日,宋国孝武帝刘骏亲自耕种藉田,宣布大赦。

3 十六日,宋孝武帝下诏祭祀祖庙,初次乘坐玉路。

4 二十七日,宋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勋为晋安王,刘子房为寻阳王,刘子项为历阳王,刘子鸾为襄阳王。

5 魏国散骑侍郎冯阐来宋国访问。

6 二月,魏国卫将军乐安王拓跋良讨伐河西反叛的胡人。

7 三月，魏军侵犯北阴平郡，宋国朱提太守杨归子击败入侵魏军。

8 二十二日，宋国皇后亲自在西郊摘采桑叶，皇太后观看典礼。

9 夏，四月，魏国太后常氏逝世。五月，癸丑日，魏国把昭太后葬在鸣鸡山。

10 五月二十五日，宋国尚书左仆射褚湛之逝世。

11 吐谷浑王慕容什寅两方面接受宋国、魏国的爵位官职，居住出入的等级，与帝王相当，魏国人对他感到愤恨。定阳侯曹安上书说："拾寅现在据守白兰山，如果我们分成两支部队从左右两方出击，拾寅一定会逃到南山中去，不出十天，人马缺乏粮食，可一举平定。"六月，初四，魏国派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新成等督率统万、高平二郡的各支部队从南路出发，南郡公中山人李惠等督率凉州各部从北路出击，来袭击吐谷浑。

12 魏国崔浩被诛之后，史官就被废除了，到这时才恢复设置史官。

13 河西反叛的胡人到长安自首服罪，魏国派使者安抚他们。

14 秋，七月，宋国派使者前往魏国。

15 十四日，宋国开府仪同三司何尚之逝世。

16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前往河西。

17 魏军到达西平，吐谷浑王慕容拾寅逃到南山进行防守。九月，魏军渡过黄河追击拾寅，正巧军中发生疾病，带军返回，俘获各种牲畜三十多万头。

18 九月，十一日，魏国君主回平城。

19 二十八日，宋孝武帝刘骏迁徙襄阳王刘子鸾为新安王。

20 冬，十月，初一，宋孝武帝诏命沈庆之讨伐沿江的蛮人。

21 宋国前庐陵内史周朗，向皇帝提意见时痛切直率，孝武帝怀恨他，让有关部门弹劾周朗为母亲守丧时不符合礼节，从家乡押送宁州，在路上杀死周朗。周朗上路时，侍中蔡兴宗正在值班，请求与

周朗告别;因此犯法,罚以平民身份兼任官职。

22 十一月,魏国散骑常侍卢度世等人来宋国访问。

23 这一年,孝武帝征召青、冀二州刺史颜师伯为侍中。颜师伯因善于谄媚取悦受到亲信和重任,群臣无人赶得上。颜师伯大肆收取金钱贿赂,家中积蓄千金。孝武帝曾与颜师伯玩樗蒲游戏,孝武帝掷出五个雉,自以为必定取胜;颜师伯接着掷,掷出五个卢,孝武帝变了脸色。颜师伯一下子收起棋子,说:"差点掷成卢!"这一天,颜师伯一输百万钱。

24 柔然攻击高昌,杀死沮渠安周,灭掉沮渠氏,任命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国称王由此时开始。

五 年

1 春,正月,戊午朔,朝贺。雪落太宰义恭衣,有六出[1],义恭奏以为瑞;上悦。义恭以上猜暴,惧不自容,每卑辞逊色,曲意祗奉;由是终上之世,得免于祸。

2 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邺,遂如信都。

3 三月,遣使如魏。

4 魏主发并、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猎道[2];辛巳,还平城。

5 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阳王子尚为豫章王。

6 庚子,诏经始明堂,直作大殿于丙、己之地[3],制如太庙,唯十有二间为异。

7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专处决,深之及主帅每禁之[4],常怀忿恨。左右张伯超有宠,多罪恶,主帅屡责之。伯超惧,说休

茂曰："主帅密疏官过失，欲以启闻，如此恐无好。"休茂曰："为之奈何？"伯超曰："惟有杀行事及主帅[5]，举兵自卫。此去都数千里，纵大事不成，不失入虏中为王。"休茂从之。

丙午夜，休茂与伯超等帅夹毂队[6]，杀典签杨庆于城中，出金城[7]，杀深之及典签戴双；征集兵众，建牙驰檄，使佐史上已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黄钺。侍读博士荀诜谏，休茂杀之。伯超专任军政，生杀在己，休茂左右曹万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

休茂出城行营，谘议参军沈畅之等帅众闭门拒之。休茂驰还，不得入。义成太守薛继考为休茂尽力攻城[8]，克之，斩畅之及同谋数十人。其日，参军尹玄庆复起兵攻休茂，生擒，斩之，母、妻皆自杀，同党伏诛。城中扰乱，莫相统摄。中兵参军刘恭之，秀之之弟也，众共推行府州事。继考以兵胁恭之，使作启事，言"继考立义"，自乘驿还都；上以为北中郎谘议参军，赐爵冠军侯；事寻泄，伏诛。以玄庆为射声校尉。

上自即位以来，抑黜诸弟；既克广陵，欲更峻其科。沈怀文曰："汉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为美谈。陛下既明管、蔡之诛[9]，愿崇唐、卫之寄[10]。"及襄阳平，太宰义恭探知上指，请裁抑诸王，不使任边州，及悉输器甲，禁绝宾客，沈怀文固谏以为不可，乃止。

8 上畋游无度，尝出，夜还，敕开门。侍中谢庄居守，以檠信或虚[11]，执不奉旨，须墨敕乃开。上后因燕饮，从容曰：

"卿欲效郅君章邪?"[12]对曰:"臣闻王者祭祀、畋游,出入有节。今陛下晨往宵归,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矫诈,是以伏须神笔,乃敢开门耳。"

9 魏大旱,诏:"州郡境内,神无大小,悉洒扫致祷;俟丰登,各以其秩祭之。"于是群祀之废者皆复其旧。

10 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为济阳王,加征东大将军,镇平原[13];天赐为汝阴王,加征南大将军,镇虎牢;万寿为乐浪王,加征北大将军,镇和龙[14];洛侯为广平王。

11 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还平城。

12 戊子,立皇子子仁为永嘉王、子真为始安王。

13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14 沈庆且固让司空,柳元景固让开府仪同三司,诏许之;仍命庆之朝会位次司空,俸禄依三司,元景在从公之上。

庆之目不知书,家素富,产业累万金,童奴千计;再献钱千万,谷万斛。先有四宅,又有园舍在娄湖[15];庆之一夕携子孙及中表亲戚徙居娄湖,以四宅输官。庆之多蓄妓妾,优游无事,尽意欢娱,非朝贺不出门;车马率素,从者不过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为三公也。

15 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16]。丁丑,以浔阳王子房为南豫州刺史。

16 闰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谥曰献妃。

17 壬寅,更以历阳王子项为临海王。

18 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

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

19 乙卯，以新安王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子鸾母殷淑仪，宠倾后宫，子鸾爱冠诸子，凡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鸾之府。及为南徐州，割吴郡以属之。

初，巴陵王休若为北徐州刺史，以山阴张岱为谘议参军[07]，行府、州、国事。后临海王子顼为广州，豫章王子尚为扬州，晋安王子勋为南兖州，岱历为三府谘议、三王行事，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不相失。或谓岱曰："主王既幼，执事多门，而每能缉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为政端平，待物以礼，悔吝之事，无由而及；明阍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子鸾为南徐州，复以岱为别驾、行事。岱，永之弟也。

20 魏员外散骑常侍明根等来聘。明根，雅之从祖弟也。

21 魏广平王洛侯卒。

22 十二月，壬申，以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23 甲戌，制民户岁输布四匹。

24 是岁，诏士族杂婚者皆补将吏[08]。士族多避役逃亡，乃严为之制，捕得即斩之，往往奔窜湖山为盗贼。沈怀文谏，不听。

【注释】

①六出：雪花六个瓣，叫做六出。

②肆州：州名，治所在今山西忻县北。并州：州名，治所在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③丙、己之地：古人以十天干划分方位，丙为正南方位，己为正中方位。

④主帅:即典签官。

⑤行事:即行府事的简称。行府事,指代行王府政务。

⑥夹毂队:指宋国诸王的亲随卫兵,诸王出行时则左右夹护车子为警卫。

⑦金城:指襄阳内城。

⑧义成:郡名,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

⑨管、蔡之诛:管叔、蔡叔,周武王的弟弟,封在管、蔡二地,武王死后,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联合反对周公,周公以周成王名义杀死管叔,流放蔡叔,即所谓管、蔡之诛。后借指帝王诛杀反叛的弟弟。

⑩唐、卫之寄:周公除掉管叔、蔡叔,又把其弟叔虞、康叔分封在唐、卫为诸侯,以藩卫王室。后借指分封皇子皇弟为诸侯,各守一地为朝廷护卫。

⑪槃信:指用为证明的符信证物,与守门者的信物可以合并验证,才可以放行。

⑫郅君章:指西汉人郅恽,字君章,曾拒绝东汉光武帝刘秀入城,事见本书卷四十二,东汉光武建武十三年。

⑬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卿城县东北。

⑭和龙:城名,在今辽宁朝阳市。

⑮娄湖:在建康南面。

⑯于湖: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

⑰山阴张岱:据章校"山阴"下当有"令"字。

⑱杂婚:指与工商杂户通婚。士族,指世代读书做官的宗族。

【译文】

五年(辛丑,公元461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国文武百官聚集朝廷进行庆贺新年。雪花落在太宰刘义恭衣服上,雪花有六瓣,刘义恭向孝武帝上奏这是祥瑞;孝武帝高兴。刘义恭因孝武帝多疑残暴,害怕不能容忍自己,常常言辞卑谦脸色恭顺,曲意敬奉孝武帝;因此在孝武帝在位期间,能免于祸害。

2 二月,初四,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中山;十九日,到达鄴城,又前往信都。

3 三月，宋孝武帝派使者去魏国。

4 魏国君主征发并州、肆州老百姓五千人修建围猎的道路。二十五日，返回平城。

5 夏，四月，初七，宋孝武帝刘骏任命西阳王刘子尚为豫章王。

6 十四日，宋孝武帝刘骏诏命营建明堂，只在南方和中心方位建一座大殿，大殿格局与太庙一样，只是分为十二间，与太庙不同。

7 宋国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休茂，年龄十七岁，王府的司马庾深之代行王府政务。刘休茂性情急躁，想自己专掌政务的处理，庾深之及王府的主帅常常禁止他，刘休茂常心怀忿恨。刘休茂的亲随张伯超受到宠信，多有罪恶行为，主帅屡次谴责他。张伯超害怕，对刘休茂说："主帅暗地记录你的过失，想向皇帝汇报，这样恐怕没有好结果。"刘休茂说："对此怎么办？"张伯超说："只有杀了行事司马和主帅，举兵自卫。这里离都城数千里，纵使大事不能成功，不失为逃入北方当一个王。"刘休茂听从他的意见。

四月二十日夜，刘休茂与张伯超等率领夹毂队，在城中杀死典签杨庆，又出城杀死庾深之和典签戴双；征集兵众，树起牙旗，驰传檄文，使部下官吏为自己上官号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帝王专用诛伐的铜斧。侍读博士荀讹劝阻，刘休茂杀死他。张伯超专擅军政大权，生杀大权在自己手中，刘休茂的亲随曹万期挺身砍杀刘休茂，不得成功而被杀死。

刘休茂出城行军驻营，谘议参军沈畅之等率军关闭城门抗拒刘休茂。刘休茂飞驰返回，不能进入城中。义成太守薛继考为刘休茂尽力攻城，攻克城守，斩杀沈畅之及同谋几十人。这天，参军尹玄庆又起兵攻击刘休茂，活捉刘休茂，斩首，母亲、妻子都自杀，同谋的人也被杀死。城中一片混乱，没人统领管束。中兵参军刘恭之，是刘秀之的弟弟，众人都推举他代行王府雍州政务。薛继考带兵威胁刘恭之，让他发布公告，说"薛继考号召起义"，然后薛继考自己乘坐驿站马匹返回建康；孝武帝任命薛继考为北中郎谘议参军，赐

给冠军侯的爵位;事情很快泄露,薛继考伏罪被杀。孝武帝任命尹玄庆为射声校尉。

孝武帝自即位以来,贬抑废黜诸位皇弟;攻克广陵之后,想重新制定更加严厉的规定。沈怀文说:"汉明帝不让他的儿子比得上汉光武帝的儿子,前代史书传为美谈。陛下既已明施管、蔡之诛,希望提高对诸位皇弟的分封寄托。"到襄阳刘休范的叛乱平定之后,太宰刘义恭试探到孝武帝的心意,请求裁制贬抑各位王侯,不让他们出任边境州郡长官,以及把诸王卫队兵器盔甲全部收缴回朝廷,禁止他们与宾客来往;沈怀文坚持谏争,认为不能这样做,这才停止未施行。

8 宋孝武帝打猎游玩无休无止,曾经出城游玩,夜里才返回,命令打开城门。侍中谢庄守城门,认为孝武帝的符信是假的,拒不奉命,等到孝武帝写了亲笔手令才开门。后来孝武帝在一次宴会上,从容地对谢庄说:"你想仿效郅君章吗?"谢庄回答说:"臣听说帝王祭祀、出游,进出有节制。现在陛下清晨出去夜中才归,臣恐怕不法之徒,妄托伪旨,所以要等待皇上的神笔手令,才敢开门。"

9 魏国大旱,君主下诏说:"州郡境内,神无论大小,全部洒扫祭祀;等到丰收,各自根据等级再祭祀它们。"于是以前废除的各种神鬼,都恢复了往日的祭祀。

10 秋,七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册立他弟弟小拓跋新成为济阳王,加官为征东大将军,镇守平原;册立皇弟拓跋天赐为汝阴王,加官征南大将军,镇守虎牢;册立皇弟拓跋万寿为乐浪王,加官征北大将军,镇守和龙;任命拓跋洛侯为广平王。

11 二十八日,魏国君主巡视山北地区;八月,二十四日,返回平城。

12 八月初四,宋国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仁为永嘉王,刘子真为始安王。

13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14 沈庆之坚决辞让司空官职，柳元景坚决辞让开府仪同三司，孝武帝下诏都同意他们的辞呈；仍然任命沈庆之在朝廷聚会时位置在司空之下，俸禄按三公标准，柳元景的俸禄则在准三公之上。

沈庆之不识字，家产一向富裕，产业积聚万金以上，僮吏奴仆数以千计；一再向朝廷献钱一千万，谷一万斛。先有四处宅院，又有花园房屋在娄湖；一天黄昏，沈庆之带着子孙及中表亲戚迁居娄湖，把另外四处宅院捐献官府。沈庆之蓄养很多妓女小妾，优闲游玩，没有事做，尽情欢娱，不是朝见或庆贺大会就不出门；出行时的车马装饰一律朴素，随从的人不过三五个，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是三公高官。

15 九月二十一日，宋国把南豫州的治所迁移到于湖。二十四日，任命浔阳王刘子房为南豫州刺史。

16 闰九月，初五，宋国皇太子妃何氏逝世，谥号为献妃。

17 十九日，又任命历阳王刘子项为临海王。

18 冬，十月，初二，宋国任命南徐州刺史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任命尚书右仆射刘秀之为雍州刺史。

19 初三，宋孝武帝任命新安王刘子鸾为南徐州刺史。刘子鸾的母亲殷淑仪，在后宫中最受宠爱，对刘子鸾的宠爱也为诸皇子之首，凡是被孝武帝所看到的好东西，没有不送进刘子鸾府中的。到刘子鸾任为南徐州刺史，孝武帝又分割出吴郡划归南徐州。

当初，巴陵王刘休若为北徐州刺史，以山阴令张岱为谘议参军，代行王府、南徐州、巴陵王国的政事。后来临海王刘子项出任广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出任扬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出任南兖州刺史，张岱先后历任三位王府的谘议参军、三位王爷的代行政事，与他们的典签、主帅共事，事情完成而相互之间的感情没有破裂。有人对张岱说："各位王爷年纪既幼，执事的人又各有好几个，而你每次都能协和公家与私人，靠什么做到这一步？"张岱说："古人说：'专一的心意可以奉事一百位君主。'我办理政务正直公平，侍人则

按照礼节,因此令人悔恨或招致不利的事,就无法到来;每个人的聪明愚暗短处长处,那只是个人才能的多少而已。"到刘子鸾出任南徐州刺史,又让张岱担任别驾、行事。张岱,是张永的弟弟。

20 魏国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来宋国访问。游明根,是游雅的从祖兄弟。

21 魏国广平王拓跋洛侯逝世。

22 十二月,二十日,宋孝武帝任命领军将军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

23 二十二日,宋孝武帝下令百姓每户一年缴纳四匹布。

24 这一年,宋孝武帝下诏命令士族中与非士族通婚者全要服差役。士族中许多人为躲避服役而逃亡,于是制定严厉措施,凡逃亡避役的士族,抓获就斩首。结果逃亡的士族往往逃窜到湖泽大山中做盗贼。沈怀文谏阻这种做法,可孝武帝刘骏不听从。

六 年

1 春,正月,癸未,魏乐浪王万寿卒。

2 辛卯,上初祀五帝于明堂,大赦。

3 丁未,策秀、孝于中堂。扬州秀才顾法对策曰:"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刑全。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上览之,恶其谅也,投策于地。

4 二月,乙卯,复百官禄。

5 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为邵陵王。

6 初,侍中沈怀文,数以直谏忤旨。怀文素与颜竣、周朗善,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嘿

然。侍中王彧，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颜师伯以白上，上益不悦。上尝出射雉，风雨骤至，怀文与王彧、江智渊约相与谏。会召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彧曰："怀文所启，宜从。"智渊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俗效颜竣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颜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谑无度。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上谓故欲异己。谢庄尝戒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怀文曰："吾少来如此，岂可一朝而变！非欲异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怀文为晋安王子勋征虏长史，领广陵太守。

怀文诣建康朝正[1]，事毕遣还，以女病求申期，至是犹未发；免官[2]，禁锢十年。怀文卖宅，欲还东，上闻，大怒，收付廷尉，丁未，赐怀文死。怀文三子，澹、渊、冲，行哭为怀文请命，见者伤之。柳元景欲救怀文，言于上曰："沈怀文三子，涂炭不可见；愿陛下速正其罪。"上竟杀之。

7 夏，四月，淑仪殷氏卒。追拜贵妃，谥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为之罔罔，颇废政事。

8 五月，壬寅，太宰义恭解领司徒。

9 六月，辛酉，东昌文穆公刘延孙卒。

10 庚午，魏主如阴山。

11 魏石楼胡贺略孙反[3]，长安镇将陆真讨平之。魏主命真城长蛇镇[4]。氐豪仇儒檀反，真讨平之，卒城而还。

12 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

13 乙未，立皇子子云为晋陵王；是日卒，谥曰孝。

14 初，晋瘐冰议使沙门敬王者，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猷靡爽。唯浮图为教，反经提传，拘文蔽道，在末弥扇。夫佛以谦卑自牧，忠虔为道，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5]，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门致敬人主。乃废帝即位，复旧。

15 乙未，以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左仆射，丹杨尹王僧朗为右仆射。僧朗，彧之父也。

16 冬，十月，壬申，葬宣贵妃于龙山[6]。凿冈通道数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众；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为之别立庙。

17 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

18 辛巳，加尚书令柳元景司空。

19 壬寅，魏主还平城。

20 南徐州从事史范阳祖冲之上言[7]，何承天历疏舛犹多，更造新历，以为："旧法，冬至日有定处，未盈百载，辄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岁岁微差，将来久用，无烦屡改。又，子为辰首，位在正北；虚为北方列宿之中。今历，上元日度，发自虚一。又，日辰之号，甲子为先；今历，上元岁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会、迟疾，悉以上元岁首为始。"上令善历者难之，不能屈。会上晏驾，不果施行。

【注释】

①朝正：指正月元旦的朝廷聚会。

②免官：据章校"免官"上应有"为有司所纠"五字。

③石楼胡：即叶京胡，在今山西石楼县的匈奴人。

④长蛇镇：地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北县功镇附近。

⑤四辈：佛教所崇拜的佛、菩萨、圆觉、声闻四种神。

⑥龙山：又名岩山，在今江苏江宁县南。

⑦范阳：地名，治所在今河北涿县。

【译文】

六年（壬寅，公元462年）

1 春，正月，初二，魏国乐浪王拓跋万寿逝世。

2 初十，宋孝武帝初次在明堂祭祀五帝，宣布大赦。

3 二十六日，宋国在皇宫中堂举行策试秀才、孝廉。扬州的秀才顾法回答皇帝的策问说："源头清彻则水流洁净，心神圣明则形体康健。皇帝在上层亲身改变行为，就会在草民之中体现出训导民风的速效。"孝武帝看了他的对策，讨厌他的直率无讳，把对策扔到地下。

4 二月，初四，宋国恢复百官的俸禄。

5 三月，初十，宋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元为邵陵王。

6 当初，宋国侍中沈怀文，多次用直率的谏争违背孝武帝的旨意。沈怀文素来与颜竣、周朗友好，孝武帝对沈怀文说："颜竣如果知道我要杀他，也应当不敢这样乱说。"沈怀文默然不语。侍中王彧，言谈之中提到颜竣、周郎的人才优美，沈怀文与王彧相互酬答唱和，颜师伯向孝武帝报告这些情况，孝武帝更加不高兴。孝武帝曾经外出打野鸡，突然风雨来临，沈怀文与王彧、江智渊相约谏争。正好孝武帝召他们进入野鸡场，沈怀文说："风雨这样猛，不是帝王圣体所应顶冒的。"王彧说："沈怀文所说，应该听从。"江智渊尚来不及说话，孝武帝拄着弓弩变了脸色，说："你想仿效颜竣吗？为什

么常常管别人的事!"又说:"颜竣那小子,恨不得早用鞭子抽打他的脸!"孝武帝每次举行宴会,都要让在坐的人大醉,并对他们嘲弄戏谑而毫无限度。沈怀文向来不饮酒,又不喜好戏谑调笑,孝武帝说他是故意与自己做对。谢庄曾经告诫沈怀文说:"你每次都与别人不同,又怎能可以长久平安无事!"沈怀文说:"我从小就是这样,怎能一个早上改变过来!不是故意想与人不同,是性情使我这样的。"孝武帝于是把沈怀文调出建康,担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长史,兼任广陵太守。

沈怀文到建康参加正月朝会,事情完毕后要遣还广陵,沈怀文因女儿有病要求延期返回,到这时还没出发,受到有关部门的弹劾,罢免官职,禁锢在家十年不准出来做官。沈怀文卖掉住宅打算东归,孝武帝听说了,大为生气,命令逮捕沈怀文交廷尉监押,二十七日,赐沈怀文自杀。沈怀文三个儿子,沈澹、沈渊、沈冲,一路哭着来为沈怀文请求活命,看见的人都伤心。柳元景想救沈怀文,对孝武帝说:"沈怀文的三个儿子,非常可怜悲哭,惨不忍睹;愿陛下快定沈怀文的罪。"孝武帝竟然杀了他。

7 夏,四月,孝武帝的淑仪殷氏逝世。追封为贵妃,谥号为宣。孝武帝痛心悲悼不止,精神为之恍惚错乱,颇为荒废朝廷政务。

8 五月,二十三日,宋国太宰刘义恭解除兼任的司徒。

9 六月,十二日,宋国东昌文穆公刘延孙逝世。

10 二十一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11 魏国石楼县匈奴人贺略孙反叛,魏长安镇将陆真讨伐平定叛乱。魏国君主命陆真筑长蛇镇的城墙。氐人强豪仇俅檀反叛,陆真讨伐平定这场叛乱,筑完城墙然后返还长安。

12 秋,七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前往河西。

13 十七日,宋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云为晋陵王;当天逝世,谥号为孝。

14 当初,晋代庾冰提议让佛教僧人礼敬帝王,桓玄也重提这个

建议，都未最终实行。到这时，孝武帝让有关单位上奏说："儒家、法家虽然像树枝一样分成派别，名家、墨家虽然也明显区分，但说到崇敬双亲恭敬帝王这一点，他们的道术都未乖离。只有佛陀的这个宗教，违反经典，宣扬教义，拘泥文字，遮蔽道义，在末年更加煽惑人心。佛陀也是以谦卑自律，以忠诚虔敬为行为准则，哪里要向四位神佛屈膝叩拜而对父母双亲却不行礼节，向老僧人叩头而对帝王对直着腰不叩拜呢！臣等商量议论。认为沙门晋见帝王官员，应当克尽虔敬；向帝王礼敬的举动，应按照他本来是俗人时的那样。"九月，初一，孝武帝下令佛僧必须向帝王致敬。到废帝刘子业即位，又恢复原来的习惯。

15 十八日，宋孝武帝任命尚书右仆射刘遵考为尚书左仆射，丹杨尹王僧朗为尚书右仆射。王僧朗，是王彧的父亲。

16 冬，十月，二十五日，宋国把宣贵妃葬在龙山。开凿山冈挖出通道几十里长，百姓受不了这种劳役，死亡的人很多；自东晋到江南后，皇家的葬埋的盛大，从未有像这样的。又为宣贵妃单独修起宗庙一座。

17 魏国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宋国进行访问。

18 十一月初五，孝武帝给柳元景加官为司空。

19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回平城。

20 宋国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向孝武帝上书说，何承天的历法疏漏乖错还很多，又重新编造新的历法，他认为"旧的历法。，冬至这天太阳的位置是固定在一个度数上，不满一百年，总是差了两度。现在的历法让冬至这天太阳的位置度数，每年有一个微小的差别，这样将来长久使用下去，不用麻烦屡次改动历法。另外，十二辰是以子为第一位的，它的位置在正北方；虚宿为北方七宿的正中一个星宿，现在的新造历法，最早的元年元日的太阳度数，从虚宿一度开始。另外，记载日期时辰的名号，以甲子为第一；现在的新历，最早的元年就从甲子年开始。另外，在何承天的历法中，太阳、月亮、

五大行星各有自己的起始之点。现在的新历法，太阳与月亮、五大行星的运行中的相交相遇、运行的快慢，全部根据最早一年的岁首时日、月、五星的起点为计算始点。"孝武帝命善于制历的人诘难祖冲之，但都不能驳倒祖冲之。正巧遇上孝武帝驾崩，祖冲之的历法未能实施。

七 年

1 春，正月，丁亥，以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仆射。

上每因晏集，使群臣自相嘲讦以为乐[1]。吏部郎江智渊素恬雅，渐不会旨。尝使智渊以王僧朗戏其子彧。智渊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戏！"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僧安，智渊之父也。智渊伏席流涕，由是恩宠大衰。又议殷贵妃谥曰怀，上以为不尽美，甚衔之。他日与群臣乘马至贵妃墓，举鞭指墓前石柱，谓智渊曰："此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惧，竟以忧卒。

2 己丑，以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 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兖二州；丁卯[2]，校猎于乌江[3]；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还建康。

4 夏，四月，甲子，诏："自非临军战陈，并不得专杀；其罪应重辟者，皆先上须报；违犯者以杀人论。"

5 五月，丙子，诏曰："自今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唯边隅外警及奸衅内发，变起仓猝者，不从此

例。”

6 戊辰[4]，以左民尚书蔡兴宗、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粲，淑之兄子也。

上好狎侮群臣，自太宰义恭以下，不免秽辱。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5]，仆射刘秀之为老悭[6]，颜师伯为鹺[7]；其余短、长、肥、瘦，皆有称目。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又宠一昆仑奴[8]，令以杖击群臣，尚书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惮蔡兴宗方严，不敢侵媟。颜师伯谓仪曹郎王耽之曰：“蔡尚书常免昵戏，去人实远。”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9]，亦以方严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尝相召。蔡尚书今日可谓能负荷矣[10]。”

7 壬寅，魏主如阴山。

8 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德愿，怀慎之子也。

上既葬殷贵妃，数与群臣至其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悲者当厚赏。”德愿应声恸哭，抚膺擗踊[11]，涕泗交流。上甚悦，故用豫州刺史以赏之。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贵妃，志亦呜咽极悲。他日有问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曰：“我尔日自哭亡妾耳。”

上为人，机警勇决，学问博洽，文章华敏；省读书奏，能七行俱下。又善骑射，而奢欲无度。自晋氏渡江以来，宫室草创，朝宴所临，东、西二堂而已。晋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兴，无所增改。上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

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12]，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顗，淑之兄子也。

9 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为淮南王，子产为临贺王。

10 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巳，还平城。

11 庚寅，以新安王子鸾兼司徒。

12 丙申，立皇子子嗣为东平王。

13 冬，十月，癸亥，以东海王祎为司空。

14 己巳，上校猎姑孰。

15 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来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长者，礼之有加。

16 十一月，癸巳，上习水军于梁山。

十二月，丙午，如历阳。

甲寅，大赦。

17 己未，太宰义恭加尚书令。

18 癸亥，上还建康。

【注释】

①使：据章校"使"字上应有"好"字。

②丁卯：据严校，"卯"当改作"巳"。

③乌江：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和县东北。

④戊辰：据严校"辰"当改作"寅"。

⑤老伧：当时江南人瞧不起中原人，故蔑称为"伧"，意为粗野、鄙陋之人。⑥慳(qiān 牵)：小气，吝啬。

⑦㑹(yǎn 眼)：牙齿暴露在唇外。

⑧昆仑奴：是说那人状貌像昆仑国的人。

⑨蔡豫章芹在相府：指蔡兴宗的父亲蔡廓，曾为豫章太守。蔡廓在宋武帝刘裕当东晋朝丞相时，曾为刘裕府中的左长史。

⑩能负荷：语出《左传》，子产说："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原义指子不能继承父业，王玭之借用则是说蔡兴宗能继承父亲的秉性节操。

⑪擗(pǐ匹)踊：擗，手拍胸口。踊，用脚顿地。

⑫阴帝：帝王刚死时的停尸之殿，葬后又收藏该帝所穿服装所用器具。

【译文】

七年(癸卯，公元463年)

1 春，正月，十二日，孝武帝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僧朗为太常，任命卫将军颜师伯为尚书仆射。

孝武帝常利用宴会的机会，让大臣们互相嘲弄攻击做为游乐。吏部郎江智渊素来为人恬淡高雅，逐渐不理会孝武帝的旨意。孝武帝曾经让江智渊叫王僧朗戏弄他儿子王彧。江智渊严肃地说："恐怕不应有这种玩笑！"孝武帝发怒说："江僧安是个痴人，痴人对痴人自是相互怜惜。"江僧安，是江智渊的父亲。江智渊听到父亲的名字于是趴在席上流泪哭泣，从此孝武帝对江智渊的恩宠大为减弱。江智渊又在商议殷贵妃的谥号时提议谥为怀，孝武帝认为这个谥号不尽善尽美，十分恨江智渊。另一天孝武帝与群臣乘马到殷贵妃的陵墓，举着鞭子指着墓前石柱，对江智渊说："这上面不容许有'怀'字！"江智渊更为害怕，最终以忧虑而死。

2 十四日，孝武帝任命尚书令柳元景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 二月，初九，孝武帝巡视南豫州、南兖州；十二日，在乌江围猎；十七日，宣布大赦；十九日，到瓜步山；二十七日，返回建康。

4 夏，四月，二十日，孝武帝下诏说："除非正在军阵作战，都不准自行决定杀人；其罪行应该杀头的，都要先上报等待批准；违犯这条规定的人以杀人论处。"

5 五月，初二，孝武帝下诏说："自今以后，刺史、郡县长官，凡是征发民众、集结军队，都要等待皇帝手令才能进行；只有边境出现敌人入侵的警报和内地发生叛乱，事变发生得十分紧急者，不在这条禁令之内。"

6 初四，孝武帝任命左民尚书蔡兴宗、左卫将军袁粲为吏部尚书。袁粲，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孝武帝喜欢狎弄侮辱大臣，从太宰刘义恭以下，都免不了受到污辱。常常叫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叫仆射刘秀之为老悭，叫颜师伯为老蒯；其余的大臣无论个矮、个高、肥胖、消瘦，都有一个绰号。黄门侍郎宗灵秀身胖，下拜起身都不方便，每次参加集会，孝武帝多对宗灵秀赏赐，想看宗灵秀趴下爬起进行拜谢的狼狈样子，当做玩笑。又宠爱一个昆仑奴，命他用木杖打大臣们，尚书令柳景元以下的大臣都不能免打；只怕蔡兴宗的方正严肃，不敢侵犯侮辱。颜师伯对仪曹郎王耽之说："蔡尚书常常免遭戏笑，超过别人实在很远。"王耽之说："蔡豫章从前在相府时，也以方正严肃不受狎弄，武帝刘裕宴会的时候，未曾召他来。蔡尚书今天可以说能负荷父亲的遗志了。"

7 五月二十八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8 六月，二十五日，宋孝武帝任命秦郡太守刘德愿为豫州刺史。刘德愿，是刘怀慎的儿子。

孝武帝埋葬殷贵妃之后，多次与群臣到殷贵妃陵墓，对刘德愿说："你哭贵妃，哭得悲痛当有重赏。"刘德愿应声恸哭，拍着胸口顿着脚，鼻涕眼泪满脸流。孝武帝十分高兴，所以用豫州刺史的职位奖赏他。孝武帝又命懂医术的人羊志哭贵妃，羊志亦哭得呜咽极为悲痛。后来有人问羊志说："你怎能得到这副急泪？"羊志说："我那天自是哭我的亡妾罢了。"

孝武帝的为人，机警勇敢果断，学问博通，文章华丽敏捷；阅读奏章，能一目七行同时看过。又善于骑射，但奢侈纵欲无有限度。自

晋代渡江南来以后，宫殿草草创建，朝会宴集时的地点，只有东堂、西堂二处。到晋孝武帝末年，才兴建清暑殿。宋国兴起之后，也没有增修改建。孝武帝刘骏才开始大规模建筑宫殿，宫殿的土木墙柱都用锦绣绸缎装饰，对宠爱的臣妾，赏赐财物使府库空尽。又拆毁高祖所居住的阴室，在原址上新修玉烛殿。孝武帝与群臣一起到阴室中观看，床头有一堵土屏障，墙上挂着葛草灯笼、麻缰蝇拂。侍中袁颢因此赞叹高祖刘裕节俭朴素的品德。孝武帝不回答，自己说："乡下佬到这一步，已经过分了。"袁颢，是袁淑哥哥的儿子。

9 秋，八月，二十三日，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孟为淮南王，刘子产为临贺王。

10 二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在黄河西岸围猎；九月，初九，返回平城。

11 十八日，宋孝武帝刘骏任命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12 二十四日，孝武帝册立皇子刘子嗣为东平王。

13 冬，十月，二十二日，孝武帝任命东海王刘祎为司空。

14 二十八日，宋孝武帝到姑孰围猎。

15 魏国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等人来宋国聘问。游明根奉命出使三次往还，宋孝武帝因为他是一位长者，对他十分礼遇。

16 十一月，二十二日，宋孝武帝到梁山训练水军。

十二月，初六，孝武帝前往历阳。

十四日，宋国宣布大赦。

17 十九日，宋国太宰刘义恭加官为尚书令。

18 二十三日，孝武帝返回建康。

八　年

1 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云为任城王。

2 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鸾领司徒。

夏,闰五月,壬寅,太宰义恭领太尉。

3 上末年尤贪财利,刺史、二千石罢还,必限使献奉,又以蒲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终日酣饮,少有醒时。常凭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即肃然整容,无复酒态。由是内外畏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于玉烛殿。遗诏:"太宰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以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入居城内。事元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悉委庆之;尚书中事,委仆射颜师伯;外监所统,委领军将军王玄谟。"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大赦。吏部尚书蔡兴宗亲奉玺绶,太子受之,傲惰无戚容。兴宗出,告人曰:"昔鲁昭不戚,叔孙知其不终[1]。家国之祸,其在此乎!"

4 甲子,诏复以太宰义恭录尚书事,柳元景加开府仪同三司,领丹杨尹,解南兖州。

5 六月,丁亥,魏主如阴山。

6 秋,七月,己亥,以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

7 柔然处罗可汗卒,子予成立,号受罗部真可汗,改元永康。部真帅众侵魏;辛丑,魏北镇游军击破之。

8 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车五部相聚祭天,众至数万。魏主亲往临视之,高车大喜。

9 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宁陵,庙号世祖。

10 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1 乙卯,罢南北二驰道[2],及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

嘉。尚书蔡兴宗于都座慨然谓颜师伯曰[3]："先帝虽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终。三年无改[4]，古典所贵。今殡宫始撤，山陵未远，而凡诸制度兴造，不论是非，一皆刊削，虽复禅代，亦不至尔。天下有识，当以此窥人。"师伯不从。

太宰义恭素畏戴法兴、巢尚之等，虽受遗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归近习。法兴等专制朝权，威行近远，诏敕皆出其手；尚书事无不小，咸取决焉，义恭与颜师伯但守空名而已。

蔡兴宗自以职管铨衡[5]，每至上朝，辄为义恭陈登贤进士之意，又箴规得失，博论朝政。义恭性恇挠，阿顺法兴，恒虑失旨。闻兴宗言，辄战惧无答。兴宗每奏选事，法兴、尚之等辄点定回换，仅有在者。兴宗于朝堂谓义恭、师伯曰："主上谅闇，不亲万机；而选举密事，多被删改，复非公笔，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数与义恭等争选事，往复论执。义恭、法兴皆恶之。左迁兴宗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复留之建康。

12 丙辰，追立何妃曰献皇后。

13 乙丑，新安王子鸾解领司徒。戴法兴等恶王玄谟刚严，八月，丁卯，以玄谟为南徐州刺史。

14 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己丑，太后殂。

15 九月，辛丑，魏主还平城。

16 癸卯，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

17 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宁陵。

18 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诸郡为扬州⑥,以扬州为东扬州。癸巳,以豫章王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

是岁,青州移治东阳。

宋之境内,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县千二百九十九,户九十四万有奇。东方诸郡连岁旱饥⑦,米一升钱数百,建康亦至百余钱,饿死什六七。

【注释】

①鲁昭公不戒,叔孙知其不终:据《左传》记载,鲁襄公逝世,昭公继位,叔孙穆子说:"这个人,父王逝世而不哀伤,应当悲伤却有高兴脸色,"因此断定鲁昭公的结局不好。蔡兴宗借用这个典故,说明废帝刘子业将招致祸难。

②南北二驰道:驰道,皇帝专用道路。宋建康南驰道是从皇宫南门阊阖门到朱雀门,北驰道是从皇宫北门承明门到玄武湖。

③都座:指尚书省八位长官会坐之堂。

④三年无改:《论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此指子不应改变父亲的习惯准则,是儒家信条之一。

⑤铨衡:指吏部尚书评价选拔任命官职的工作。

⑥王畿诸郡:指丹阳、淮南、宣城、吴郡、吴兴、义兴六郡,原为扬州六郡,孝武帝大明二年改为王畿,而把原来的东扬州改为扬州,到这年又全部改回。

⑦东方诸郡:指建康之东的各郡,包括东扬州五郡以及南徐州的吴郡、王畿的吴兴郡等。

【译文】

八年(甲辰,公元464年)

1 春,正月,十七日,魏国君主册立其弟弟拓跋云为任城王。

2 正月十八日,宋孝武帝刘骏任命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兼任司徒。

夏，闰五月，初五，宋国太宰刘义恭兼任太尉。

3 宋孝武帝晚年特别贪图钱财，各州刺史、郡太守期满回建康，孝武帝必要他们奉献财物，又用樗蒲游戏来赢他们的钱，总要让他们输光才罢手。还整天喝酒，很少有酒醒的时候。常常靠着案几昏睡，有时宫外来人奏事，孝武帝当即肃然改变面容，不再有醉态。因此宫内宫外的臣属都畏惧他，没有人敢松弛懈惰。闰五月二十三日，孝武帝在玉烛殿逝世。留下遗诏说："太宰刘义恭解除尚书令职务，加官中书监；任命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兼任尚书令，住进城内。事无大小，全部由刘义恭、柳元景二公办理，重大的事则与始兴公沈庆之三人裁决；如果有战事，全部委任沈庆之办理；尚书省的事，委托给尚书仆射颜师伯办理；宫外部队，委任领军将军王玄谟掌管。"这一天，太子刘子业即皇帝位，年龄十六岁；宣布大赦。吏部尚书蔡兴宗亲自奉上玉玺印绶，太子接受下来时，傲慢懒散没有悲痛的脸色。蔡兴宗出来，对人说："从前鲁昭公在父亲逝世时不悲戚，叔孙就知道昭公不会善终。家与国的灾祸，大概就在此人身上！"

4 闰五月二十七日，宋废帝刘子业下诏又任命太宰刘义恭录尚书事，柳元景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兼任丹杨尹，解除南兖州刺史职务。

5 六月，二十日，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6 秋，七月，初二，宋废帝刘子业任命晋安王刘子勋为江州刺史。

7 柔然处罗可汗郁久闾吐贺真逝世，儿子郁久闾予成继位，王号为受罗部真可汗，改年号为永康。受罗部真可汗率军侵犯魏国；七月初四，魏国北方边镇游动部队打败他们。

8 七月，初五，魏国君主前往黄河西岸地区。高车人的五大部落聚会祭祀天神，人数达好几万。魏主亲自前往光临视察聚会，高车人大为高兴。

9 七月初九，宋国把孝武帝刘骏埋葬在景宁陵，庙号称为世祖。

10 七月十三日，宋废帝刘子业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11 七月十八日，宋废帝刘子业下令废除南北两条驰道，以及孝武帝即位以来所改变的制度，恢复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的制度。吏部尚书蔡兴宗在尚书省会堂愤慨地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不是品德兴盛的君主，但大致是按正道坚持始终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是古代经典所尊崇的原则。现在灵堂刚刚撤除，陵墓修起时间不久，而对先帝所有的制度及建设，不论其是非，一律改变撤消，即便是不同姓氏的政权禅让替代，也不应到这种地步。天下有识之士，会据此来判断这个人。"颜师伯不听从。

太宰刘义恭一向畏惧戴法兴、巢尚之等人，虽然接受孝武帝的辅政遗诏，但仍抽身躲避政事，因此朝廷政务都落到皇帝身边亲信手中。戴法兴等人独揽朝廷大权，威势横行远近，诏书敕命都出自他们的手；尚书省的事务不论大小，都由他们裁决，刘义恭和颜师伯只是守着司徒、尚书令的空名而已。

吏部尚书蔡兴宗自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掌管选拔推举任用人才，每次上朝，总是向刘义恭陈述进用贤士的道理，又常批评规正帝王大臣的得失，广泛评论朝政的好坏。刘义恭性情胆小懦弱，阿谀顺承戴法兴，常常担心不合乎戴法兴的意图，听到蔡兴宗的话，总是心惊胆战不回答。蔡兴宗每次上奏选拔人才任命官职的事，戴法兴、巢尚之等人总是改动调换，只有个别的人选保留蔡兴宗上奏的人选。蔡兴宗在朝廷大堂上对刘义恭、颜师伯说："皇上守丧，不亲自过问政务；但选拔举用官员的秘密事情，多被人删改，又再是二公的手笔，也不知是哪个天子的意思！多次与刘义恭等人争论官员人选的事，反复讨论争执。刘义恭、戴法兴都恨蔡兴宗。把蔡兴宗降职调为新昌太守；不久又因为蔡兴宗的声望太高，又留他在建康。

12 七月十九日，宋废帝刘子业追立何妃为献皇后。

13 七月二十八日，宋新安王刘子鸾解除兼任的司徒职务。戴法兴等人讨厌王玄谟为人刚正严肃，八月，初一，任命王玄谟为南徐州刺史。

14 宋国王太后病重，派人叫废帝刘子业去探望。废帝刘子业说："病人屋里多有鬼，怎可前往！"太后听说，十分生气，对侍从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怎么生这么个东西！"八月，二十三日，王太后逝世。

15 九月，初五，魏国君主回平城。

16 初七，宋国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特进、右光禄大夫。

17 十九日，宋国把文穆王太后葬在景宁陵。

18 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国把京城直辖区的六个郡改为扬州，把扬州改为东扬州。二十九日，任命豫章王刘子尚为司徒，扬州刺史。

这一年，宋国青州的治所迁到东阳城。

宋国境内，共有二十二个州，二百七十四个郡，一千二百九十九个县，九十四万多户。建康之东的各郡连年旱灾饥荒，一升米的价格高达数百钱，建康的米价也有一百多钱，十分之六、七的人被饿死。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十二　旃蒙大荒落，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

泰始元年

1 春，正月，乙未朔，废帝改元永光，大赦。

2 丙申，魏大赦。

3 二月，丁丑，魏主如楼烦宫[1]。

4 自孝建以来，民间盗铸滥钱，商货不行。庚寅，更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更薄小，无轮郭，不磨镟，谓之“耒子”。

5 三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6 夏，五月，癸卯，魏高宗殂。初，魏世祖经营四方，国颇虚耗，重以内难，朝野楚楚。高宗嗣之，与时消息，静以镇

之，怀集中外，民心复安。甲辰，太子弘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显祖时年十二，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矫诏杀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治疾于代郡温泉，乙浑使司卫监穆多侯召之。多侯谓丽曰："浑有无君之心。今宫车晏驾，王德望素重，奸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观之；朝廷安静，然后入，未晚也。"丽曰："安有闻君父之丧、虑患而不赴者乎！"即驰赴平城。乙浑所为多不法，丽数争之。戊申，浑又杀丽及穆多侯。多侯，寿之弟也。己酉，魏以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代人和其奴为司空。殿中尚书顺阳公郁谋诛乙浑，浑杀之。

7 壬子，魏以淮南王它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凉州。

8 魏开酒禁[2]。

9 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颜师伯丹杨尹。

10 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浑为丞相，位居诸王上；事无大小，皆决于浑。

11 废帝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犹难太后、大臣及戴法兴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帝年渐长，欲有所为，法兴辄抑制之，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邪[3]！"帝稍不能平。所幸阉人华愿儿，赐与无算，法兴常加裁减，愿儿恨之。帝使愿儿于外察听风谣，愿儿言于帝曰："道路皆言'宫中有二天子：法兴真天子，官为赝天子[4]。'且官居深宫，与人物

不接，法兴与太宰、颜、柳共为一体，往来门客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法兴是孝武左右，久在宫闱；今与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复官有。"帝遂发诏免法兴，遣还田里，仍徙远郡。八月，辛酉，赐法兴死；解巢尚之舍人。

员外散骑侍郎东海奚显度，亦有宠于世祖。常典作役，课督苛虐，捶扑惨毒，人皆苦之。帝常戏曰："显度为百姓患，比当除之。"左右因唱诺，即宣旨杀之。

尚书右仆射、领卫尉卿、丹杨尹颜师伯居权日久，骄奢淫恣，为衣冠所疾。帝欲亲朝政，庚午，以师伯为尚书左仆射，解卿、尹，以吏部尚书王彧为右仆射，分其权任。师伯始惧。

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过从。世祖殂，太宰义恭等皆相贺曰："今日始免横死矣。"甫过山陵[5]，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声乐酣饮，不舍昼夜；帝内不能平。既杀戴法兴，诸大臣无不震慑，各不自安；于是元景、师伯密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决。元景以其谋告沈庆之；庆之与义恭素不厚，又师伯常专断朝事，不与庆之参怀，谓令史曰："沈公，爪牙耳，安得预政事！"庆之恨之，乃发其事。

癸酉，帝自帅羽林兵讨义恭，杀之，并其四子。断绝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鬼目粽"。别遣使者称诏召柳元景，以兵随之。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祸至，入辞其母，整朝服乘车应召。弟车骑司马叔仁戎服，帅左右壮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军

士大至。元景下车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获颜师伯于道，杀之，并其六子。又杀廷尉刘德愿。改元景和，文武进位二等。遣使诛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隶矣。

初，帝在东宫，多过失，世祖欲废之而立新安王子鸾，侍中袁颢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既诛群公。欲引进颢，任以朝政，迁为吏部尚书，与尚书右丞徐爰皆以诛义恭等功，赐爵县子。

徐爰便僻善事人，颇涉书传，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时殿省旧人多见诛逐，唯爰巧于将迎，始终无迕；废帝待之益厚，群臣莫及。帝每出，常与沈庆之及山阴公主同辇，爰亦预焉。

山阴公主，帝姊也，适驸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公主尤淫恣，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6]；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吏部郎褚渊貌美，公主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公主十余日，备见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渊，湛之之子也。

帝令太庙别画祖考之像，帝入庙，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数天子。"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恶，但末年不免儿斫去头。"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7]，如何不齄？"立召画工令齄之。

【注释】

①楼烦宫:魏主行宫之一,在今山西静乐县西南楼烦。

②魏开酒禁:据章校"魏"上应有"六月"二字。

③营阳:营阳王,宋武帝死后即位,因无德行,很快被废,事见本书卷一百二十,宋文帝元嘉元年。

④官:当时人当面称呼皇帝及诸侯时,都用"官"这个名称。

⑤过山陵:指为孝武帝下葬。

⑥面首:男妾。面,指面貌美;首,指头发美。

⑦齄(zhā 渣):鼻上起红疱。

【译文】

宋纪十二　起止乙巳(公元465年),仅一年。

泰始元年(乙巳,公元465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废帝刘子业改年号为永光,宣布大赦。

2 初二,魏国大赦。

3 二月,十四日,魏国君主拓跋濬前往楼烦行宫。

4 宋自孝武帝刘骏登基以来,民间盗铸劣质铜钱,商业贸易不能通行。二月二十七日,宋国重新铸造二铢钱,钱的形状更小。官方铸造的钱一出市,民间就模仿铸造,而形状更小,周边无轮廓,也不磨平,称之为"耒子。"

5 三月十二日,魏国君主返回平城。

6 夏,五月十一日,魏高宗拓跋濬逝世。当初,魏世祖拓跋焘用兵四方,国家颇为消耗空虚,加上内部灾难,朝野都很凄苦。高宗继位之后,根据时世形势的变化休养生息,安静不采取军事行动,以此镇守国家,怀柔国中与国外,使民心恢复安宁。五月十二日,魏国太子拓跋弘登上皇帝位,宣布大赦,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魏显祖拓跋弘此年十二岁,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揽大权,伪造圣旨在宫中杀死尚书杨保年、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侍中、司徒、平原王陆丽在代郡温泉治病,乙浑派司卫监穆多侯召

见他。穆多侯对陆丽说："乙浑有篡位野心。现在皇上驾崩，大王你德行威望一向很重，是奸臣忌恨的人物，应稍微滞留几日以观察形势；如果朝廷之中平安无事，然后进京，也不算晚。"陆丽说："哪里有听到君父的死讯、担心祸患而不赶赴前去的呢！"当即飞驰赶赴平城。乙浑干得事多不合法，陆丽多次与他争执。五月十六日，乙浑又杀死陆丽和穆多侯。穆多侯，是穆寿的弟弟。十七日，魏国任命乙浑为太尉、录尚书事，任命东安王刘尼为司徒，尚书左仆射代人和其奴为司空。殿中尚书顺阳公拓跋郁计划诛杀乙浑，乙浑杀死拓跋郁。

7 五月二十日，魏国任命淮南王拓跋它为镇西大将军、仪同三司，镇守凉州。

8 六月，魏国取消酒禁。

9 二十一日，宋国给柳元景加官南豫州刺史，给颜师伯加官丹杨尹。

10 秋，七月，初二，魏国任命太尉乙浑为丞相，地位在诸侯王之上；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乙浑裁决。

11 宋废帝刘子业年幼而狂暴。到即位时，开始还对太后、大臣及戴法兴等人有所顾忌，不敢专横放纵。太后逝世之后，废帝年龄渐大，想有所作为，戴法兴总是限制他，对废帝说："官做这样的事，是想当营阳王吗？"废帝心中有些气愤。废帝宠幸的宦官华愿儿，废帝对他赏赐不计其数，而戴法兴常减少赏赐的数量，华愿儿恨戴法兴。废帝派华愿儿到宫外察听民谣，华愿儿对废帝说："路上的人都说：'宫有有两个天子：法兴是真天子，官是假天子。'而且官身居深宫，与外人不接触，戴法兴和太宰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连为一气，到他们那里来往的客人常有几百人，京城内外的士族庶民没有不畏惧服从他们的。戴法兴是孝武帝身边的人，长期在宫中；现在与他人合成一伙，深怕这个坐位不再是官的了。"废帝于是发下诏书罢免戴法兴的官职，遣送回农村老家，于流放到边远的郡县。八

月，初一，赐戴法兴自杀；解除巢尚之的中书通事舍人职务。

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奚显度，也受到世祖孝武帝的宠爱。常常主持工程劳役，征发督促十分苛刻暴虐，捶打工人十分惨毒，人们都感到痛苦。废帝常开玩笑说："奚显度为百姓的祸害，应当除掉他。"于是废帝身边的人就高声称是，当即宣布旨意杀死奚显度。

尚书右仆射、兼卫尉卿、丹杨尹颜师伯身居权要地位时间长久，奢侈淫佚骄傲放恣，受到士族的忌恨。废帝打算亲自总揽朝廷大权，八月十日，废帝任命颜师伯为尚书左仆射，解除卫尉卿、丹杨尹的职务，任命吏部尚书王彧为尚书右仆射，来分散颜师伯的权势。颜师伯开始害怕。

当初，宋世祖孝武帝刘骏对大臣颇多猜忌，王公、大臣为此都小心翼翼，没人敢任意相互来往。刘骏死了，太宰刘义恭等人都相互庆贺说："今天才免了横死啊。"刚刚把刘骏下葬，刘义恭与柳元景、颜师伯等便纵情声乐畅饮美酒，不分昼夜；废帝内心不能舒坦。杀了戴法兴之后，各位大臣无不震惊恐惧，各自不敢安生；在这时，柳元景、颜师伯秘密谋划废掉刘子业，立刘义恭为帝。二人日夜商议，但犹豫不能下决心。柳元景把他们的密谋告诉沈庆之；沈庆之与刘义恭一向交情不深，另外颜师伯常常专擅裁决朝廷事务，而不与沈庆之商议，曾对部下的令史说："沈公，只是皇帝的爪牙之人，怎能参预政事！"沈庆之因此怀恨颜师伯，于是告发了他们的密谋。

八月十三日，废帝刘子业亲自率领禁卫军讨伐刘义恭，杀死刘义恭及其四个儿子。把刘义恭的四肢身体砍断，挖出肠胃砍成一截截的，挖出眼睛，用蜜浸渍，叫做"鬼眼粽子"，另派使者宣布诏书来召见柳元景，使者随行带着士兵。柳元景手下的人跑来报告，"来人带着兵器，与平时不一样。"柳元景知道灾祸到了，进屋向母亲告辞，整理好上朝的服装乘上车子来应诏书的召见。柳元景的弟弟车骑司马柳叔仁身穿军服，率领亲随壮士打算抗命不应召。柳元景苦苦劝阻他。柳元景出了巷子，大批士兵围上来。柳元景下车接受诛

杀，脸色平静；连同他的八个儿子、六个弟弟及全部侄儿。在路上抓获颜师伯，杀死他，及其六个儿子。又杀死廷尉刘德愿。改年号为景和，文武官员各进升二级。派使者诛杀湘州刺史江夏王的世子刘伯禽。自此以后，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受到废帝殴打如奴隶一样了。

当初，废帝在东宫时，多有过失，世祖孝武帝想废黜他而立新安王刘子鸾为太子，侍中袁颢极力称赞"太子刘子业爱好学习，有每日上进的美德"，世祖孝武帝才停止废黜他；废帝因此感恩袁颢。在杀了诸位公卿之后，废帝想引进袁颢担任重职，把朝政委任给他，于是改任袁颢为吏部尚书，与尚书右丞徐爰都因诛杀刘义恭有功，赐给县级子爵。

徐爰为人乖巧谄佞，善于逢迎巴结，又读了不少书籍，从宋文帝元嘉初年，就入宫侍从在皇帝身边，参预政事，做为皇帝的顾问；他又擅附和别人，加上用文学典故做为修饰，所以受到太祖刘义隆的信任宠遇；孝武帝的时代，对他的委任尤其重要。当时宫廷及尚书省中的旧人多被诛杀放逐，只有徐爰善于逢迎谄媚，始终没有违忤刘骏的意旨；废帝对待他更加优厚，群臣无人赶得上。废帝每次出行，常与沈庆之和山阴公主同坐一车，徐爰也参与其中。

山阴公主，是废帝的姐姐，嫁给驸马都尉何戢。何戢，是何偃的儿子。山阴公主特别淫乱放纵，曾经对废帝说："妾与陛下，男女虽然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陛下六宫嫔妃成千上万，而妾只有驸马一个人，事情太不公平。"废帝于是为公主设置面首，左右共二十人；又把公主的爵位晋升为会稽郡长公主，级别相当于郡级王爵。吏部郎褚渊貌美，公主找废帝请求让褚渊服侍自己；废帝允许。褚渊服侍公主十几天，备受逼迫，他以死发誓，才得以避免就范。褚渊，是褚湛之的儿子。

废帝命太庙另画列祖之像，废帝进太庙，指着高祖刘裕的画像说："他是大英雄，活捉好几个天子。"指着太祖刘义隆的画像说："他也不坏，只是晚年不免被儿子砍去脑袋。"指着世祖刘骏的画像

说:"他是个大酒糟鼻子,为什么不画上?"立即叫来画工命令画上酒糟鼻。

12 以建安王休仁为雍州刺史,湘东王彧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

13 甲戌,以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领尚书令。以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中尉;庆之固辞。征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领军将军。

14 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庙号高宗。

15 九月,癸巳,帝如湖熟[1];戊戌,还建康。

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赐子鸾死,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发殷贵妃墓,又欲掘景宁陵,太史以为不利于帝,乃止。

初,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诔》曰:"赞轨尧门[2]。"帝以庄比贵妃于钩弋夫人[3],欲杀之。或说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苦,不足为困。庄生长富贵,今系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剧,然后杀之,未晚也。"帝从之。

16 徐州刺史义阳王昶,素为世祖所恶,民间每讹言昶当反;是岁,讹言尤甚,废帝常谓左右曰:"我即大位以来,遂未尝戒严,使人邑邑!"昶使典签蘧法生奉表诣建康,求入朝,帝谓法生曰:"义阳与太宰谋反,我正欲讨之。今知求还,甚善!"又屡诘问法生,"义阳谋反,何故不启?"法生惧,逃还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诏讨昶,内外戒严。帝

九月十一日，废帝派使者赐刘子鸾自杀，又杀死刘子鸾的同母弟弟南海王刘子师及其同母妹妹，挖开殷贵妃的坟墓，又想挖开景宁陵，太史认为对废帝不利，这才停止不挖。

当初，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写了一篇悼念《诔》文，其中有一句"赞助法度于尧母门中"。废帝认为这样说法是谢庄把殷贵妃比拟为西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因此想杀死谢庄。有人对废帝说："死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一下子死去，这点痛苦不足以折磨人。谢庄生长在富贵家庭，现在应把他打入尚方署罚作奴隶，让他知道天下的苦楚有多么厉害，然后再把他杀掉，也不算晚。"废帝听从了这个主意。

16 宋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一向受到宋世祖孝武帝刘骏的厌恶，民间常常传言刘昶要谋反；这一年，传言更厉害，废帝常对身边的人说："我登上帝位以来，还不曾实行过戒严，让我心中不快！"刘昶派典签蘧法生带着上书来建康，要求入京朝见，废帝对蘧法生说："义阳王与太宰义刘恭一同谋反，我正想讨伐他。现在要求回京，很好！"又多次诘问蘧法生，"义阳王谋反，为什么你不报告？"蘧法生害怕，逃回彭城；废帝借此事端发兵讨伐义阳王。九月十九日，废帝下诏宣布讨伐刘昶，建康城内外实行戒严。废帝亲自率军渡过长江，命沈庆之统率各部队为前锋。

蘧法生到了彭城，刘昶就聚集部队进行反叛；向统区内各个郡发布檄文，但各郡都不接受刘昶的檄命，杀死刘昶的使者；刘昶手下的将领官佐都心怀鬼胎。刘昶知道大事不能成功，抛弃母亲、正妻，携带爱妾，连夜与数十个骑兵打开北门投奔魏国。刘昶颇为涉猎学术，能写文章，魏国人重视他，让他与魏国公主结婚，封为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给他丹杨王的爵位。

17 宋国吏部尚书袁顗，开始时受到废帝的宠爱信任，不久因为不合废帝的意旨，待遇顿时衰退了，废帝让有关单位弹劾上奏他的罪过，让他以平民身分兼任官职。袁顗害怕，托辞要求调出京城。九

18 戊午，解严。帝因自白下济江至瓜步⑤。

19 沈庆之复启听民私铸钱，由是钱货乱败。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贯之以缕，入水不沈，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20 冬，十月，丙寅，帝还建康。

【注释】

①湖熟：地名，在今江苏江宁县东南湖熟镇。

②赞轨尧门：赞，赞助，协助。轨，法度，仪范。尧门，指尧母门。见注③

③钩弋夫人：人名，汉武帝的赵倢伃，因住在钩弋宫，故又名钩弋夫人。她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皇子刘弗陵，汉武帝因尧也是怀胎十四个月才出生，故命名她的宫门为尧母门。因尧是上古圣贤帝王，故这种称号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谢庄称殷贵妃"赞轨尧门"，所以废帝认为这是把殷贵妃比做钩弋夫人，并加以赞颂，因此而愤怒。

④桓、文之功：指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两个霸主的大事业。

⑤白下：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北金川门外，幕府山南麓，北临长江，为当时军事要地。

【译文】

12 宋国废帝刘子业任命建安王刘休仁为雍州刺史，湘东王刘彧为南豫州刺史，但都留在建康，不准到任。

13 八月十四日，废帝任命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兼任尚书令。任命始兴公沈庆之为侍中、太尉；沈庆之坚决辞让不受。召回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担任领军将军。

14 魏国把文成皇帝拓跋濬葬在金陵，庙号称为高宗。

15 九月，初三，宋废帝前往湖熟；初八，返回建康。

宋新安王刘子鸾受到宋世祖刘骏的宠爱，废帝因此怀恨在心。

九月十一日，废帝派使者赐刘子鸾自杀，又杀死刘子鸾的同母弟弟南海王刘子师及其同母妹妹，挖开殷贵妃的坟墓，又想挖开景宁陵，太史认为对废帝不利，这才停止不挖。

当初，金紫光禄大夫谢庄为殷贵妃写了一篇悼念《诔》文，其中有一句"赞助法度于尧母门中"。废帝认为这样说法是谢庄把殷贵妃比拟为西汉武帝的钩弋夫人，因此想杀死谢庄。有人对废帝说："死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一下子死去，这点痛苦不足以折磨人。谢庄生长在富贵家庭，现在应把他打入尚方署罚作奴隶，让他知道天下的苦楚有多么厉害，然后再把他杀掉，也不算晚。"废帝听从了这个主意。

16 宋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一向受到宋世祖孝武帝刘骏的厌恶，民间常常传言刘昶要谋反；这一年，传言更厉害，废帝常对身边的人说："我登上帝位以来，还不曾实行过戒严，让我心中不快！"刘昶派典签蘧法生带着上书来建康，要求入京朝见，废帝对蘧法生说："义阳王与太宰义刘恭一同谋反，我正想讨伐他。现在要求回京，很好！"又多次诘问蘧法生，"义阳王谋反，为什么你不报告？"蘧法生害怕，逃回彭城；废帝借此事端发兵讨伐义阳王。九月十九日，废帝下诏宣布讨伐刘昶，建康城内外实行戒严。废帝亲自率军渡过长江，命沈庆之统率各部队为前锋。

蘧法生到了彭城，刘昶就聚集部队进行反叛；向统区内各个郡发布檄文，但各郡都不接受刘昶的檄命，杀死刘昶的使者；刘昶手下的将领官佐都心怀鬼胎。刘昶知道大事不能成功，抛弃母亲、正妻，携带爱妾，连夜与数十个骑兵打开北门投奔魏国。刘昶颇为涉猎学术，能写文章，魏国人重视他，让他与魏国公主结婚，封为侍中、征南将军、驸马都尉，赐给他丹杨王的爵位。

17 宋国吏部尚书袁颢，开始时受到废帝的宠爱信任，不久因为不合废帝的意旨，待遇顿时衰退了，废帝让有关单位弹劾上奏他的罪过，让他以平民身分兼任官职。袁颢害怕，托辞要求调出京城。九

月二十四日,废帝任命袁颢都督雍州·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袁颢的舅舅蔡兴宗对袁颢说:"襄阳方向的星象险恶,怎可前往?"袁颢说:"白刃交错在面前,就不能再救流箭了。这次出行,只愿活着逃出虎口罢了。而且天上的事离人间太远,哪里必定都是灵验的!"

当时,临海王刘子项为都督荆州·湘州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朝廷任命蔡兴宗去当刘子项的长史和南郡太守,并代行临海王府和荆州事务,蔡兴宗推辞不去。袁颢劝说蔡兴宗道:"朝廷的形势,是人们共同看到的。在朝内的大臣,朝不保夕,舅这次出外担任陕西方面的官职,当八个州的行事,袁颢我在襄阳、沔水一带,地势有利兵力强大,离江陵不过咫尺,水陆畅通。如果朝廷内发生事变,我们可以一起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大业,难道不比受凶狂暴君的挟制、面对不能预料的灾祸好吗!现在得到机会不离开,以后再请求出去,岂是可能的呢?"蔡兴宗说:"我是寒门出身逐步提升的。与皇帝十分疏远,不应有灾祸。皇宫朝廷内外,人们不能自保,应会有变化的。如果京城内的灾难得到消弭,外地的行动未必可以成功。你想在外地求得保全,我则想在京都中免去灾祸,你我各行其志,不也很好吗!"

袁颢于是匆忙上路,还担心废帝派人追杀;走到寻阳,才高兴地说:"现在才能免除灾祸了。"邓琬是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寻阳内史,代行江州刺史事,袁颢与他亲近得超过正常,每逢清闲日子,二人一定是整日整夜地在一起。袁颢与邓琬在人才和籍贯上本来都不相同,看到他们这样亲热的人都知道他们心怀野心了。不久废帝又任命蔡兴宗为吏部尚书。

18 九月二十八日,废帝解除建康内外的戒严。废帝于是从白下渡长江到达瓜步。

19 沈庆之又请求准许民间私人铸造钱币,由此宋国的钱币十分混乱劣质。一千个钱串起来长不满三寸,钱的大小也与此相称,叫做"鹅眼钱";比这种钱还低劣的,叫做"綖环钱";用丝线串起来,放

在水里不会下沉，随手就可捏碎。民间市场用钱时不再清点，十万钱不满一把，一斗米价一万钱，商业贸易不能正常进行。

20冬，十月，初七，宋废帝回建康。

21帝舅东阳太守王藻尚世祖女临川长公主。公主妬，谮藻于帝。己卯，藻下狱死。

会稽太守孔灵符，所至有政绩；以忤犯近臣，近臣谮之，帝遣使鞭杀灵符，并诛其二子。

宁朔将军何迈，瑀之子也，尚帝姑新蔡长公主。帝纳主于后宫，谓之谢贵嫔；诈言公主薨，杀宫婢，送迈第殡葬，行丧礼。庚辰，拜贵嫔为夫人。加鸾辂龙旂，出警入跸。迈素豪侠，多养死士，谋因帝出游，废之，立晋安王子勋。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将兵诛迈。

初，沈庆之既发颜、柳之谋，遂自昵于帝，数尽言规谏，帝浸不悦。庆之惧，杜门不接宾客。尝遣左右范羡至吏部尚书蔡兴宗所。兴宗使羡谓庆之曰："公闭门绝客，以避悠悠请托者耳。如兴宗，非有求于公者也，何为见拒？"庆之使羡邀兴宗。

兴宗往见庆之，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所瞻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举朝遑遑，人怀危怖，指麾之日，谁不响应！如犹豫不断，欲坐观成败，岂惟旦夕及祸，四海重责将有所归！仆蒙眷异

常，故敢尽言，愿公详思其计。”庆之曰：“仆诚知今日忧危，不复自保，但尽忠奉国，始终以之，当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门，兵力顿阙，虽欲为之，事亦无成。”兴宗曰：“当今怀谋思奋者，非欲邀功赏富贵，正求脱朝夕之死耳。殿中将帅，唯听外间消息；若一人唱首，则俯仰可定。况公统戎累朝，旧日部曲，布在宫省，受恩者多，沈攸之辈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从！且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公之乡人，今入东讨贼，大有铠仗，在青溪未发[1]。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使陆攸之帅以前驱，仆在尚书中，自当帅百僚按前代故事，更简贤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诸所施为，民间传言公悉豫之。公今不决，当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从之祸。闻车驾屡幸贵第，酣醉淹留；又闻屏左右，独入阁内；此万世一时，不可失也。”庆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事至，固当抱忠以没耳。”

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也，将之镇，帅部曲出屯白下，亦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而一门受其宠任，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若人爱憎无常，猜忍特甚，不测之祸，进退难免。今因此众力，图之易如反掌。机会难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于流涕。庆之终不从。文秀遂行。

及帝诛何迈，量庆之必当入谏。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庆之闻之，果往，不得进而还。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庆之不肯饮，攸之以被揜杀之，时

年八十。庆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义恭被支解，谓其弟中书郎文季曰："我能死，尔能报。"遂饮庆之之药而死。弟秘书郎昭明亦自经死。文秀挥刀驰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帝诈言庆之病薨，赠侍中、太尉，谥曰忠武公，葬礼甚厚。

领军将军王玄谟数流涕谏帝以刑杀过差，帝大怒。玄谟宿将，有威名，道路讹言玄谟已见诛。蔡兴宗尝为东阳太守，玄谟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玄谟使法荣至兴宗所。兴宗谓法荣曰："领军殊当忧惧。"法荣曰："领军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己在门，不保俄顷。"兴宗曰："领军忧惧，当为方略，那得坐待祸至！"因使法荣劝玄谟举事，玄谟使法荣谢曰："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

右卫将军刘道隆，为帝所宠任，专典禁兵。兴宗尝与之俱从帝夜出，道隆过兴宗车后，兴宗曰："刘君！比日思一闲写。"道隆解其意，掐兴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注释】

①青溪：渠名，三国东吴时凿建，源起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西南，穿过城区流入秦淮河，长十余里。

【译文】

21 宋废帝的舅舅东阳太守王藻娶了宋世祖孝武帝刘骏的女儿临川长公主。公主妬忌，向废帝说王藻的坏话。十月二十日，王藻被捕入狱而死。

宋会稽太守孔灵符，所到之处都有良好政绩；因他冒犯了废帝的亲信，亲信向废帝说孔灵符的坏话，废帝派使者鞭打孔灵符至

死,并且诛杀孔灵符的两个儿子。

宋宁朔将军何迈,是何瑀的儿子,娶了废帝的姑姑新蔡长公主为妻。废帝把公主迎进后宫,称做谢贵嫔;欺骗说公主死了,杀死一个宫女,送到何迈家中殡葬,进行丧礼。十月二十一日,废帝拜谢贵嫔为夫人。赐给鸾车龙旗,进出都要净街戒严。何迈一向豪爽侠义,养了不少敢死之士,计划趁废帝出宫游玩时,废黜废帝,立晋安王刘子勋为帝。事情泄露,十一月,初三,废帝亲自率兵诛杀何迈。

当初,沈庆之揭发颜师伯、柳元景的阴谋之后,于是认为与废帝亲近了,多次言无不尽地规劝废帝,废帝渐渐不高兴了。沈庆之害怕了,关门不见宾客。曾派亲信范羡到吏部尚书蔡兴宗家。蔡兴宗让范羡对沈庆之说:"公关着门谢绝宾客上门,是躲避那些无休无止上门来请托的人们。像蔡兴宗这种人,不是有求于公的人,为什么也拒绝不见?"沈庆之于是让范羡邀请蔡兴宗。

蔡兴宗前去见沈庆之,于是劝说沈庆之道:"皇帝近来的行为,人伦之道已经丧尽;要想让他归顺道德改变行为,已不可再做期望。现在他所忌怕的人,只在于公一个人;百姓殷切仰望,所依靠的人,也在于公一人而已。公的威名一向显赫,天下佩服。现在全朝廷的人惶惶不安,每人心怀恐怖,公奋臂指挥的时候,谁不响应!如果犹豫不决,想坐观成败,岂止马上就有大祸到来,而且四海之人将把沉重的罪责归到公的身上!我受到公的眷顾非同常人,所以敢言无不尽,愿公仔细考虑我的建议。"沈庆之说:"我确实知道今日的忧危境况,不再能自我保全,只是要尽忠事国,始终如一,其他的就托付给天命吧。加上我告老退回家中,兵权不在手中,虽然想干一番大事,事情也不会成功。"蔡兴宗说:"当今心怀计划想奋起举事的人,不是想求功劳来报赏富贵,正是要摆脱随时可来的横死而已。皇宫中的将帅,只听外面的动静,如果有一个人首唱大义,则俯仰之间就可平定。何况公连着几朝统兵,往日的部曲,遍布在皇宫朝廷,受到公的恩德的人很多,沈攸之这伙人都是公家的子弟,何

怕不听从您！而且公的门徒、部下，都是三吴的勇士。殿中将军陆攸之，是公的同乡，现在皇上东进讨伐贼人，有大量铠甲兵器，尚停留在青溪，没有出发。公夺取兵器铠甲配给部下，让陆攸之率领做为前驱，我在尚书省，自会率领百官按前代贯例，另外选择贤明君主以奉祀国家，这样天下的事就可以立刻成功了。另外，朝廷最近的所做所为，民间传说公都参预了。公现在不下决心，当会有在公之前起事的人，那时公也不能免除附从暴君的杀身之祸。听说皇帝的车驾多次来贵府，在府中畅饮大醉，滞留很久；又听说皇帝来时屏退左右之人，一个人进入内室，这是万世才能遇到一个良机，不可错过。"沈庆之说："感谢你的至言。但这是一件大事，不是我所能做的；事情来到头上，我自会以死尽忠的。"

青州刺史沈文秀，是沈庆之弟弟的儿子，将要到青州赴任，率领私人部队出城驻在白下，也来劝说沈庆之："皇上这样狂暴，祸乱不久就会到来，而沈氏一门受到皇上的宠任，万人都认为我们沈家与皇上是一条心。而且那人爱憎无常，猜忌狠毒特别厉害，不可预料的灾祸，我们无论是进是退都难避免。现在借着这些部队的力量，干掉他是易如反掌的。机会难遇，不可错过。"再三对沈庆之说，以至于痛哭流涕。沈庆之到底不听从。沈文秀于是出发赴任。

到废帝杀死何迈，估计沈庆之一定会来进谏。事先关闭青溪的各座桥梁不让沈庆之进去。沈庆之听说何迈被杀，果然前往，不能进去而返回。废帝于是派沈庆之的堂兄的儿子直阁将军沈攸之赐给沈庆之毒药。沈庆之不肯饮药，沈攸之用被子闷杀沈庆之，时年八十岁。沈庆之的儿子侍中沈文叔想逃亡，怕像太宰刘义恭一样被肢解，就对他弟弟中书郎沈文季说："我能死，你能报仇。"于是喝下毒药而死。弟弟秘书郎沈昭明也自刎而死。沈文季挥刀驰马而逃，追赶的人不敢逼近，结果得以免死。废帝欺骗说沈庆之病死，赠给侍中、太尉的官位，谥号为忠武公，葬礼十分优厚。

领军将军王玄谟数次流着眼泪劝说废帝不可刑杀太过，废帝

大怒。王玄谟是前朝老将，有威望声名，路人谣传王玄谟已被诛杀。蔡兴宗曾经当过东阳太守，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王玄谟让包法荣到蔡兴宗家中。蔡兴宗对包法荣说："领军将军特别应当忧愁恐惧。"包法荣说："领军将军近日几乎不再吃饭，夜里也不睡觉，常说来的逮捕的人已到了门口，一小会就不保命了。"蔡兴宗说："领军将军忧愁恐怕，应当想好大计策略，那能坐等祸到！"于是让包法荣劝王玄谟起事。王玄谟让包法荣辞谢说："这种事也不容易进行，约定当不泄露你的话。"

右卫将军刘道隆，受到废帝刘子业的宠幸信任，专门掌管皇宫禁卫军。蔡兴宗曾经和刘道隆一起跟随废帝刘子业在夜间外出，刘道隆从蔡兴宗的车子后面经过，蔡兴宗说："刘君！近几天想找一个清闲日子畅抒胸怀。"刘道隆明白了蔡兴宗话外之意，暗中掐一下蔡兴宗的手，说："蔡公不必多说！"

22 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庆之女也。

23 帝畏忌诸父，恐其在外为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皆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彧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常录以自随，不离左右。东海王祎性凡劣，谓之"驴王"；桂阳王休范、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并得从容。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为欢笑。前后欲杀三王以十数；休仁多智数，每以谈笑佞谀说之，故得推迁。

少府刘蠓妾孕临月，帝迎入后宫，俟其生男，欲立为太子。彧尝忤旨，帝裸之，缚其手足，贯之以杖，使人担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猪未应死。"帝问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杀猪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释之。丁未，蠓妾生子，名曰皇子，为之大赦，赐为父后者爵一级。

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数皆第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亦第三，故恶之，因何迈之谋，使左右朱景云送药赐子勋死。景云至湓口[1]，停不进。子勋典签谢道迈、主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闻之[2]，驰以告长史邓琬，泣涕请计。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爱子见托，岂得惜门户百口，期当以死报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虽曰天子，事犹独夫。今便指帅文武，直造京邑，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耳。"戊申，琬称子勋教，令所部戒严。子勋戎服出听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谕之。四座未对，录事参军陶亮首请效死前驱，众皆奉旨。乃以亮为谘议参军，领中兵，总统军事；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统作舟舰；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常宝[3]、彭泽令陈绍宗等并为将帅[4]。初，帝使荆州录送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至湓口，琬称子勋命，释其桎梏，迎以所乘车，以为司马。悦，畅之弟也。琬、悦二人共掌内外众事，遣将军俞伯奇帅五百人断大雷[5]，禁绝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诸郡民丁，收敛器械；旬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出顿大雷，于两岸筑垒。又以巴东[6]、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谘议参军[7]，领中兵，与陶亮并统前军。

移檄远近。

【注释】

①湓口:湓水进入长江之口,又名湓浦口,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北。

②侍书:官名,负责教授诸侯王书法。

③岷山: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灌县东。

④彭泽:县名,治所在今江西湖口县东。

⑤大雷:地名,在今安徽望江县。

⑥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

⑦建平: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巫山县。

【译文】

22 十一月十三日,宋废帝册立路氏为皇后,路皇后是太皇太后的弟弟路道庆的女儿。

23 宋废帝刘子业畏惧猜忌各位叔父,担心他们在外地构成威胁,于是把他们全部集中到建康,拘禁在皇宫大殿内,对他们殴打凌辱拖拉,不把他们当人看。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长得都很肥胖,废帝刘子业让人制成竹笼子,把三位王盛在竹笼中称重量,称完后知道刘彧最胖,就叫他为"猪王",把刘休仁叫做"杀王",把刘休祐叫做"贼王"。因为这三位王年纪大,特别恨他们,常押着他们跟随废帝,不让离开身边。东海王刘祎品性平凡低劣,废帝把他叫做"驴王";桂阳王刘休范、巴陵王刘休若年纪还小,所以都能不受拘押。废帝刘子业曾经用木槽盛饭,并搅上杂食,在地上挖出一个坑,坑中倒上泥水,把刘彧脱光衣服推入坑中,让他用嘴靠近木槽吃槽中食物,给废帝取乐。废帝先后几十次想杀死刘彧、刘休仁、刘休祐;刘休仁十分聪明机智,每次都用开玩笑和谄媚来使废帝刘子业高兴,因此才得以拖延下来。

宋国少府刘蠔的妾怀孕将要临产,废帝刘子业把这位妾迎进

后宫，等她生下男孩，想把这个男孩立为太子。刘彧曾经违背废帝的意旨，废帝把刘彧剥光衣服，捆住手脚，把一根木棒插在手脚之间，叫人担着刘彧送给太官，说："今天杀猪！"刘休仁笑着说："猪不应该死。"废帝问是什么理由？刘休仁说："等皇子出生，杀猪取它的肝肺。"废帝的怒气才消，说："暂且交给廷尉。"过了一夜，放了刘彧。十一月十八日，刘蠓的妾生下一子，名叫皇子，为此宣布大赦，赐给为人父亲有儿子者一级爵位。

废帝刘子业又因为宋太祖刘义隆、宋世祖刘骏在兄弟当中都是老三，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也是老三，所以厌恶刘子勋，借口何迈的阴谋，派亲信朱景云送毒药赐刘子勋自杀。朱景云到达湓口，停止不前。刘子勋的典签谢道迈、主帅潘欣之、侍书褚灵嗣听说了，飞驰来报告长史邓琬，哭泣着请教主意。邓琬说："我是南方寒门士人，承受先帝的特别恩情，把爱子托付给我，怎能爱惜一门老小一百多口，约定了应当以死相报。年幼的君主昏庸残暴，国家十分危险，虽然称作天子，但他干的事却像独夫一样。现在就要指挥率领文武官员，直去京城，与朝廷的群公卿士，废黜昏君扶立明君。"十一月十九日，邓琬宣称是晋安王刘子勋的命令，命部下戒严。刘子勋身穿军服出来听事，召集官佐，让潘欣之宣讲刘子勋的旨意，告谕官佐们。在座的人尚未回答，录事参军陶亮首先请求充当前驱为王效死，于是在座的人们都响应刘子勋的旨意。刘子勋任命陶亮为谘议参军，兼任中兵参军，总管军队事务；任命功曹张沈为谘议参军，掌管建造舟舰；又任命南阳太守沈怀宝、岷山太守薛常宝、彭泽令陈绍宗等都为将帅。当初，废帝让荆州逮捕押送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到达湓口时，邓琬宣称刘子勋的命令，打开张悦的枷锁，用刘子勋所乘的车子迎接张悦，任命他为司马。张悦，是张畅的弟弟。邓琬、张悦二人共同掌管内外各种事务，派将军俞伯奇率领五百人在大雷截断长江交通，禁止断绝来往商旅和公私使者。又派出使者统计上报各郡壮丁人数，收聚各地的器械；十几天

之内，聚集了甲士五千人，派出驻扎在大雷，在长江两岸修筑战垒。又任命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冲之为谘议参军，兼任中兵参军，与陶亮一起掌管前驱部队。同时向远近各地发送起兵檄文。

24 戊午，帝召诸妃、主列于前，强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铄妃江氏不从。帝怒，杀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庐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渊，鞭江妃一百。

先是，民间讹言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二州以厌之。明旦，欲先诛湘东王彧，然后发。

初，帝既杀诸公，恐群下谋己，以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为爪牙，赏赐美人、金帛，充牣其家。越等久在殿省，众所畏服，皆为帝尽力；帝恃之，益无所顾惮，恣为不道，中外骚然。左右宿卫之士皆有异志，而畏越等不敢发。时三王久幽，不知所为。湘东王彧主衣会稽阮细夫、内监始兴王道隆、学官令临淮李道儿与直阁将军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谋弑帝。帝以立后故，假诸王阉人。彧左右钱蓝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动止。

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于是巫觋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时，帝出华林园。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祐、会稽公主

并从，湘东王彧独在秘书省，不被召，益忧惧。

帝素恶主衣吴兴寿寂之，见辄切齿，阮佃夫以其谋告寂之及外监典事东阳朱幼、细铠主南彭城姜产之、细铠将晋陵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寂之等闻之，皆响应。幼豫约勒内外，使钱蓝生密报休仁、休祐。时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并听出外装束，唯队主樊僧整防华林阁。柳光世与僧整，乡人，因密邀之；僧整即受命。凡同谋十余人。阮佃夫虑力少不济，更欲招合，寿寂之曰："谋广或泄，不烦多人。"其夕，帝悉屏侍卫，与群巫及彩女数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毕，将奏乐，寿寂之抽刀前入，姜产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休仁闻行声其疾，谓休祐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彩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宣令宿卫曰："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为。

休仁就秘书省见湘东王，即称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见诸大臣。于时事起仓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9]。令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事悉称令书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数废帝罪恶，命湘东王纂承皇极。及明，宗越等始入，湘东王抚接甚厚。废帝母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顽悖有兄风，己未，湘东王以太皇太后令，赐子尚及会稽公主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释谢庄之囚。废帝犹横尸太医阁口。蔡兴宗谓尚书右仆射王彧曰："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

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将乘人。"乃葬之秣陵县南[2]。

初,湘东王母沈婕妤早卒,路太后养之。王事太后甚谨,太后爱王亦笃。王既弑废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为黄门侍郎,茂之为中书侍郎。

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人皆封县侯、县子。

十二月,庚申朔,以东海王祎为中书监、太尉。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乙丑,徙安陆王子绥为江夏王。

【注释】

①白帽:当时的习惯,天子不上朝的日常时候,都带白纱帽。

②秣陵县:治所在今江苏江宁县南秣陵镇。

【译文】

24十一月二十九日,宋废帝刘子业召来各王的妃子和公主,列队在前,强迫身边的人侮辱他们。南平王刘铄的王妃江氏不顺从,废帝发怒,杀死王妃的三个儿子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安南侯刘敬渊,鞭打江妃一百下。

在此之前,民间谣传湘州地区将要出现一个天子,废帝将要南巡荆州、湘州,以制服神秘天子的出现。他准备在明天早上,要先杀死湘东王刘彧,然后出发。

当初,废帝杀死各位大臣之后,怕群臣谋算自己,因为直阁将军宗越、谭金、童太一、沈攸之等人有勇力,用来作为保护自己的爪牙,对他们赏赐美女、金钱财物,充满他们家中。宗越等人长期在宫

中，众人对他们畏惧顺服，他们都为废帝尽力效命；废帝仗恃这些爪牙，更加肆无忌惮，放纵无道之事，宫庭内外人心惶恐。废帝身边的禁卫军官都有反叛之心，但畏惧宗越等人不敢行动。当时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长期幽禁，不知干什么才好。湘东王刘彧的主衣官会稽人阮佃夫、内监始兴人王道隆、学官令临淮人李道儿与直阁将军柳光世以及废帝的亲信琅邪人淳于文祖等人谋划杀死废帝。废帝因为要册立皇后，借调各位亲王的宦官。刘彧的亲信宦官钱兰生也在其中，刘彧暗中派他侦察废帝的行动。

在此之前，废帝刘子业到华林园竹林堂游玩，让宫女裸体相互追逐，一个宫女不听从命令，废帝下令斩这位宫女的头，夜里，废帝梦见在竹林堂，有女子骂他："皇帝暴虐无道，活不到明年麦熟之时。"废帝便在宫中找出一个与梦中女子相像的人杀死。夜里又梦见白天杀死的人骂道："我已向上帝控诉了！"于是巫师说竹林堂有鬼。这天黄昏，废帝从华林园出去。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会稽公主都随从，湘东王刘彧单独在秘书省，不被召见，更加担忧恐惧。

废帝刘子业一向讨厌主衣官吴兴人寿寂之，见到寿寂之总是恨得咬牙，阮佃夫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寿寂之和外监典事东阳人朱幼、细铠主南彭城人姜产之、细铠将晋陵人王敬则、中书舍人戴明宝，寿寂之等听到这个计划，都响应。朱幼豫先在宫廷内外进行部署安排，让钱兰生秘密报告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当时废帝准备南巡，心腹宗越等人都准许出宫准备行装，只有队主樊僧整守卫华林阁。柳光世与樊僧整为同乡，于是暗中邀请樊僧整参加行动；樊僧整当即响应受命。到此同谋的人一共十几个人。阮佃夫担心人力少不能成功，还想招集更多的人，寿寂之说："参预密谋的人多了可能会泄漏，不必用更多的人。"这天晚上，废帝把所有侍卫屏退，自己与一群巫师及彩女数百人，在竹林堂射鬼。事情结束，将要演奏音乐，寿寂之抽刀上前冲进竹林堂，姜产之第二个进去，淳于

文祖等人都跟随其后。建安王刘休仁听到脚步声很急,对山阳王刘休祐说:"事情开始了!"二人相随跑到景阳山。"废帝看到寿寂之进来,拉弓射他,没射中。彩女们全都一哄而散,废帝也跑走,大叫"寂寂"三声,寿寂之追上去杀死废帝刘子业。然后向禁卫士兵宣布命令:"湘东王接受太皇太后的命令,除掉狂暴君主,现在已经平定。"宫廷内一片惶恐,人们不知如何是好。

建安王刘休仁到秘书省见湘东王刘彧,当即向刘彧称臣,带刘彧登上西堂,坐上皇帝宝座,召见文武百官。当时事情发生得十分仓促,湘东王刘彧掉了鞋子,光着脚走到西堂,还戴着黑纱帽。坐定之后,建安王刘休仁叫来主衣官给刘彧换上白纱帽。然后宣令备齐皇帝的仪仗,虽然尚未正式登基,但所有的事情全都以令书的名义发布施行。宣告太皇太后的命令,列数废帝刘子业的罪恶,命湘东王刘彧继承皇位。到明天,宗越等人才进宫,湘东王刘彧对他们安抚接待十分优厚。废帝的同母弟弟司徒、扬州刺史豫章王刘子尚,凶顽悖礼如他哥哥刘子业的作风,十一月三十日,湘东王刘彧以太皇太后的命令,赐刘子尚和会稽公主自杀。建安王刘休仁等人这时才能离开皇宫出来住在自己的王府中去。又把谢庄从囚禁中释放出来。废帝的尸体还躺在太医阁门口。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彧说:"此人虽然凶暴荒悖,总之还是天下的君主,应使他的丧礼大体具备;如果只是这个样子,天下必将乘机作乱。"于是把废帝埋葬在秣陵县南。

当初,湘东王母亲沈婕妤死得早,由路太后养育湘东王。湘东王奉事路太后十分敬谨,太后也很喜欢湘东王。湘东王杀死废帝之后,想安慰路太后的心,下令任命路太后弟弟的儿子路休之为黄门侍郎,路茂之为中书侍郎。

湘东王刘彧论功行赏,寿寂之等十四人都封为县级侯爵和子爵。

十二月初一,刘彧任命东海王刘祎为中书监、太尉。对镇军将

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晋升位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初四，任命建安王刘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任命山阳王刘休祐为荆州刺史，任命桂阳王刘休范为南徐州刺史。初六，把安陆王刘子绥改为江夏王。

25 丙寅，湘东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其废帝时昏制谬封，并皆刊削。

庚午，以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道隆昵于废帝，尝无礼于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职，明帝乃赐道隆死。

宗越、谭金、童太一等虽为上所抚接，内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从容谓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劳日久，应得自养之地；兵马大郡，随卿等所择。"越等素已自疑，闻之，皆相顾失色，因谋作乱；以告沈攸之，攸之以闻。上收越等，下狱死。攸之复入直阁。

26 辛未，徙临贺王子产为南平王，晋熙王子舆为庐陵王。

27 壬申，以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景文，即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28 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陵曰崇宁。

29 初，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入朝，以长史、南梁郡太守殷琰行府州事[1]。及休祐徙荆州，即以琰为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30 有司奏路太后宜即前号，移居外宫；上不许。戊寅，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居崇宪宫，供奉礼仪，不异旧日。立妃王氏为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31 罢二铢钱，禁鹅眼、綖环钱，余皆通用。

32 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书，皆喜，共造邓琬曰："暴乱既除，殿下又开黄阁[22]，实为公私大庆。"琬以晋安王子勋次第居三，又以寻阳起事与世祖同符，谓事必有成。取令书投地曰："殿下当开端门[23]，黄阁是吾徒事耳！"众皆骇愕。琬更与陶亮等缮治器甲，征兵四方。

袁顗既至襄阳，即与谘议参军刘胡缮修兵械，简集士卒，诈称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即建牙驰檄，奉表劝子勋即大位。

辛巳，更以山阳王休祐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项即留本任。

先是，废帝以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24]，至鹊头，闻寻阳兵起，不敢进。琬遣数百人劫迎之，令子勋建牙于桑尾[25]，传檄建康，称："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又谓上"矫害明茂[26]，篡窃大宝，干我昭穆，寡我兄弟。貌孤同气，犹有十三[27]，圣灵何幸，而当乏饗。"

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缓承子勋初檄，欲攻废帝；闻废帝已隕，即解甲下标。既而闻江、雍犹治兵，郢府行事荀卞之大惧[28]，即遣谘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帅众驰下，并送军粮。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临海王子项，会稽将佐奉太守寻阳王子房，皆举兵以应子勋。

【注释】

①南梁郡：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②开黄阁：指开府仪同三司。

③端门：皇宫正南门为端门，开端门意为当做天子。

④道路行事：未到达州的治所之前，在路上即已开始代行州刺史的职权，叫做道路行事。

⑤桑尾：指桑落洲尾，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中。

⑥明茂：本义指有贤明之德的皇家之人，此指豫章王刘子尚，即废帝刘子业之弟，已被赐死。

⑦藐孤同气，犹有十三：据《左传》记载，晋献公说："以是藐诸孤。"藐是幼小之意。同气，指同父兄弟，即孝武帝刘骏的儿子们。犹有十三，指刘骏的儿子当时生存者还有十三个。

⑧苟下之：据严校，"苟"字当作"荀"。

【译文】

25 十二月初七，湘东王刘彧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泰始。废帝刘子业时实行的荒唐制度和错误封赏，全部废除撤销。

十二月，十一日，任命右卫将军刘道隆为中护军。刘道隆与废帝亲近，曾责建安王刘休仁的王妃无礼，到现在，建安王刘休仁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宋明帝刘彧于是赐刘道隆自杀。

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人虽然受到宋明帝刘彧的安抚优待，但他们内心并不安定；宋明帝也不想让他们再在宫廷任职，找一个机会对他们说："你们遭遇到凶暴的皇帝，辛劳的日子很长了，应该得到休养的地方；外地的兵马众多的大郡，随你们选择。"宗越等人一直心中疑虑，听到这个话，都相互对视，变了脸色，于是密谋叛乱；把计划告诉沈攸之，沈攸之向宋明帝告发。宋明帝逮捕宗越等人，关进监狱，死在狱中。沈攸之又进入宫廷值班。

26 十二月十二日，把临贺王刘子产迁为南平王，把晋熙王刘子舆改为庐陵王。

27 十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王景文，就是王彧，因为要避宋明帝刘彧的讳，所以不称名而以字行世。

28 十六日，追尊沈太妃为宣太后，把她的陵墓改为崇宁陵。

29 当初，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休祐进京朝见，让长史、南梁郡太守殷琰代行王府及豫州事务。到刘休祐被任命为荆州刺史，就任命殷琰为督豫州·司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30 有关部门上奏路太后应该改为以前的尊号，移住外宫；宋明帝不同意。十二月十九日，尊奉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住在崇宪宫，对她的供奉礼节，与以前一样。又册立王妃王氏为皇后。王皇后，是王景文的妹妹。

31 宋国废除二铢钱，禁止使用鹅眼钱、綖环钱，其余的钱都可通用。

32 江州的官佐收到宋明帝发下的命令书，都很高兴，一起去见邓琬说："暴乱之君已经除掉，殿下又被封为开府仪同三司，实在是公家私人的大喜事。"邓琬因为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中为老三，又因为在寻阳起兵与世祖孝武帝刘骏在寻阳起兵的事相同，以为事情必定成功。他拿过宋明帝发下的命令书扔到地下说："殿下应当开端门，开黄阁应是我们的事！"众人全都惊愕。邓琬又与陶亮等修造兵器盔甲，向各地征兵。

袁顗到了襄阳之后，就与咨议参军刘胡修治兵器，选拔聚集士兵，欺骗说受到太皇太后的命令，让他起兵，当即树起大旗，传布起兵檄文，向刘子勋上书劝他即皇帝位。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明帝刘彧又任命山阳王刘休祐为江州刺史，命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项就留在荆州刺史的任上。

在此之前，废帝刘子业任命邵陵王刘子元为湘州刺史，任命中兵参军沈仲玉为道路行事，沈仲玉走到鹊头，听说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起兵，不敢继续前进。邓琬派数百人强制性迎接沈仲玉，命刘子勋在桑落洲尾树起大旗，传布檄书到建康，檄书称："我立志遵循

前朝典礼，废黜昏君扶立明君。”又说宋明帝“假借名义害死贤明的皇子，篡夺皇帝宝座，扰乱父子秩序，杀死我的兄弟。我的同父兄弟虽然幼小，还有十三个人，先帝的神灵又什么罪过，要断绝祭祀的香火。”

宋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收到晋安王刘子勋的第一封檄书，准备进攻废帝刘子业；听说废帝已死，就解除甲兵降下旗帜。之后又听说江州、雍州起兵，郢州刺史府行事荀卞之大为恐慌，就派谘议参军兼中兵参军郑景玄率军飞快沿江进军，并向晋安王刘子勋运送军粮。荆州刺史府行事孔道存尊奉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会稽郡将佐尊奉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举兵响应晋安王刘子勋。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十三　柔兆敦牂，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

1 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2 癸巳，征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为抚军将军，以巴陵王休若代之。

甲午，中外戒严。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副之。休仁军于南州[1]，以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将兵屯虎槛[2]。时玄谟未发，前锋凡十军，络绎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诸将曰："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请就一军取号。"众咸从之。

3 邓琬称说符瑞，诈称受路太后玺书，帅将佐上尊号于晋安王子勋。乙未，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改元义嘉。以安陆王子绥为司徒、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临海王子顼并加开府仪同三司；以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张悦为吏部尚书，袁顗加尚书左仆射；自余将佐及诸州郡，除官进爵号各有差。

4 丙申，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令孙，坦之子也。置司州于义阳[3]；以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举兵应寻阳。上征兵于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将刘弥之等将兵赴建康。会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弥之等应安都。济阴太守申阐据睢陵应建康[4]，安都遣其从子直阍将军索儿、太原太守清河傅灵越等攻之。阐，令孙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刘弥之至下邳，更以所领应建康，袭击祖隆。祖隆兵败，与征北参军垣崇祖奔彭城。崇祖，护之之从子也。弥之族人北海太守怀恭[5]，从子善明皆举兵以应弥之，薛索儿闻之，释睢陵，引兵击弥之。弥之战败，走保北海。申令孙进据淮阳[6]，请降于索儿。庞孟虬亦不受命，举兵应寻阳。

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庾业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璪说觊以“建康虚弱，不如拥五郡以应袁、邓。”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皆据郡应之[7]。上又以庾业代延熙为义兴，业

至长塘湖[8],即与延熙合。

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璧,并无不可[9]。但景和虽昏[10],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荷世祖之眷,当推奉九江[11]。"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12]。元怙,元景之从兄也。

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13],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士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善之。

【注释】

①南州: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

②虎槛:又名虎槛州,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的长江中。

③义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市。

④睢陵: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

⑤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西。

⑥淮阳: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古泗水西岸。

⑦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武进县。

⑧长塘湖:又名珑湖,即今江苏溧阳、金坛二县之间的长荡湖。

⑨当璧:据《左传》,楚共王在神前埋一玉璧,向神祈祷,请神在五个儿子中选择一人立为太子,以向玉璧下拜者为准,结果选定楚平王为太子,继承楚

国。故指继承帝位为当璧。

⑩景和：为废帝刘子业的年号，此指刘子业。

⑪九江：即江州寻阳，在今江西九江市，此指晋安王刘子勋。

⑫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⑬永世：地名，在今江苏溧阳县南古县桥。

【译文】

宋纪十三　起止丙午（公元466年），共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丙午，公元466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大赦，改年号为天安。

2 初五，宋明帝刘彧征召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为抚军将军，以巴陵王刘休若代替他为会稽太守。

初六，宋明帝刘彧宣布建康城内外实行戒严。任命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任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王玄谟为副都督。刘休仁驻军在南州，任命沈攸之为寻阳太守，率军驻扎在虎檻洲。当时王玄谟没有出发，前锋部队共有十支，先后接连来到，每天夜晚各部队自己树立姓氏称号，互相不接受统辖。沈攸之对各位将领说："现在各部队姓号不一样，如果有农夫、渔父夜里呵叱一声，就会导致惊骇混乱，这是取败之道。请各部队以一支部队为主统一姓号。"各位将领都同意。

3 邓琬宣扬晋安王刘子勋将要登基当皇帝的祥瑞征兆，欺骗说接受路太后加盖玺印的书信，率领将领们给晋安王刘子勋奉上尊号。初七，刘子勋在寻阳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义嘉。任命安陆王刘子绥为司徒、扬州刺史，对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都加官开府仪同三司；任命邓琬为尚书右仆射，张悦为吏部尚书，袁顗为尚书左仆射；其余将领及各州郡长官，都升官进爵各不相等。

4 初八，宋明帝刘彧任命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申令孙，

是申坦的儿子。把司州的州政府安置在义阳；任命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人崔道固都起兵响应寻阳的晋安王刘子勋。宋明帝向青州刺史沈文秀征集部队，沈文秀派其将领刘弥之等人率军赶赴建康。正遇上薛安都派使者邀请沈文秀，沈文秀又命刘弥之等人响应薛安都。济阴太守申阐占据睢陵响应建康，薛安都派他的侄儿直阍将军薛索儿、太原太守清河人傅灵越等人攻击申阐。申阐，是申令孙的弟弟。薛安都的女婿裴祖隆守卫下邳，刘弥之到达下邳，又以他的部队响应建康宋明帝，袭击裴祖隆。裴祖隆的部队战败，与征北参军垣崇祖逃奔彭城。垣崇祖，是垣护之的侄儿。刘弥之的同一宗族的人北海太守刘怀恭、侄儿刘善明都起兵响应刘弥之，薛索儿听说了，放弃睢陵，带兵攻击刘弥之。刘弥之战败，逃走守卫北海。申令孙进军占据淮阳，向薛索儿请求投降。庞孟虬也不接受宋明帝的命令，起兵响应寻阳晋安王刘子勋。

宋明帝刘彧征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担任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庾业代替孔觊的旧职；又派都水使者孔璪到东方慰劳。孔璪劝说孔觊："建康方面力量虚弱，不如拥有五个郡响应袁颢、邓琬。"孔觊于是发兵，向五个郡飞马传发檄书响应寻阳晋安王刘子勋。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都占领本郡响应孔觊。宋明帝又任命庾业代替刘延熙为义兴太守，庾业到达长塘湖，就与刘延熙会合为一。

益州刺史萧惠开，听说晋安王刘子勋起兵，召集部下将领对他们说："湘东王刘彧，是太祖刘义祖的儿子，晋安王刘子勋，是世祖刘骏的儿子；他们二人做为继承帝位的人选，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景和刘子业虽然昏愚，本来是世祖刘骏的儿子，他不能管理国家，他下面的兄弟还有不少。我受到世祖刘骏的重任，因此应当推奉九江方面的刘子勋。"于是派巴郡太守费欣寿带五千士兵东下。在这时候，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

阳太守程天祚都依附晋安王刘子勋。柳元怙，是柳元景的堂兄。

这一年，宋国境内的赋税收入都送到寻阳，宋明帝的朝廷所占有的地区，只有丹杨、淮南几个郡，这几个郡中还有一些县响应刘子勋，刘子勋的部队已经进到永世，朝廷十分危险恐惧。宋明帝召集群臣商议形势的成败。蔡兴宗说："现在全天下一同反叛，应该用冷静安定来镇住这个形势，用最大的诚信对待人们。反叛者的亲戚遍布在宫廷中，如果对他们都绳之以法，则立刻就会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因此应该宣布罪责不牵连到这些人身上。人心安定之后，人们就有战斗意志，我们六军精锐勇猛，器甲犀利，以此来等待未经训练的东方军队，双方的形势相差得就很大了。希望陛下不要担忧。"明帝同意他的看法。

5 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琰以家在建康，未许。右卫将军柳光世自省内出奔彭城，过寿阳，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无部曲，为土豪前右军参军杜叔宝等所制，不得已而从之。琰以叔宝为长史，内外军事，皆叔宝专之。上谓蔡兴宗曰："诸处未平，殷琰已复同逆；顷日人情云何？事当济不？"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今商旅断绝，米甚丰贱，四方云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荡可必。但臣之所忧，更在事后，犹羊公言：'既平之后，方当劳圣虑耳。'"上曰："诚如卿言。"上知琰附寻阳非本意，乃厚抚其家以招之。

6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于悬瓠以应建康[1]。袁顗诱矜司马汝南常珍奇执矜，斩之，以珍奇代为太守。

7 上使宛从仆射垣荣祖还徐州说薛安都，安都曰："今京都无百里地，不论攻围取胜，自可拍手笑杀；且我不欲负孝武。"荣祖曰："孝武之行，足致余殃。今虽天下雷同，正是速死，无能为也。"安都不从，因留荣祖使为将。荣祖，崇祖之从父兄也。

8 兖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参军葛僧韶请征孝祖入朝，上遣之。时薛索儿屯据津迳。僧韶间行得至，说孝祖曰："景和凶狂，开辟未有；朝野危极，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国乱朝危，宜立长君。而群迷相煽，构造无端，贪利幼弱，竞怀希望。使天道助逆，群凶事申，则主幼时艰，权柄不一，兵难互起，岂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济义勇，还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乱，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问朝廷消息，僧韶随方酬譬[2]，并陈兵甲精强，主上欲委以前驱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于瑕丘[3]，帅文武二千人，随僧韶还建康。时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复叛，义兴兵垂至延陵[4]，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伦楚壮士[5]；人情大安。甲辰，进孝祖号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遣向虎槛，宠赏甚厚。

初，上遣东平毕众敬诣兖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说之，矫上命以众敬行兖州事，众敬从之。殷孝祖使司马刘文石守瑕丘，众敬引兵击杀之。安都素与孝祖有隙，使众敬尽杀孝祖诸子。州境皆附之，唯东平太守申纂据无盐[6]，不从。纂，钟之曾孙也。

9丙午，上亲总兵，出顿中堂。辛亥，以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督辅国将军彭城刘勔、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将军吴兴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觊。时将士多东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觊。上因送军，普加宣示曰："朕方务德简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将顺同逆者，一以所从为断。卿等当深达此怀，勿以亲戚为虑也。"众于是大悦，凡叛者亲党在建康者，皆使居职如故。

10壬子，路太后殂。

【注释】

①汝南、新蔡二郡：此二郡实为一郡，治所在悬瓠，即今河南汝南县。

②讎(chóu 愁)：即酬字的异体字，回答。

③瑕丘：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

④延陵：地名，在今江苏丹阳县西南延陵镇。

⑤伧楚：当时江南人称中原人为伧，称荆州人为楚。

⑥无盐：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无盐村。

【译文】

5建武司马刘顺劝说豫州刺史殷琰响应寻阳晋安王刘子勋；殷琰因为家属在建康，不答应。右卫将军柳光世自宫廷内出逃彭城，路过寿阳，说建康一定不能守住。殷琰相信他的话，并且一向没有自己的部队，被当地豪强前任右军参军杜叔宝等人挟制，不得已而归顺寻阳。殷琰任命杜叔宝为长史，内外军事，都由杜叔宝专权控制。宋明帝对蔡兴宗说："各地尚未平定，殷琰又与叛党站在一起；近日人心怎么样？事情能成功吗？"蔡兴宗说："叛逆与顺从，我无法辩解。现在商旅已被隔断，而建康的存粮丰富，米价便宜，四方反

叛，而建康人心更为安定，将这些情况估计，清除荡平各地反叛，是可以肯定的。只是我的担忧，更在事情成功之后，就像羊祜说的："平定叛乱之后，才会让皇上费心劳神呢。'"宋明帝说："诚然如你说的。"宋明帝知道殷琰依附寻阳晋安王刘子勋不是自己的本心，于是优厚安抚殷琰的家属以招引他。

6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在悬瓠起兵响应建康宋明帝。袁顗引诱周矜的司马汝南人常珍奇捉住周矜，杀死周矜，任命常珍奇代替周矜为太守。

7 宋明帝让亢从仆射垣荣祖回徐州劝说薛安都，薛安都说："现在京城的地盘不到一百里，不论是进攻包围，都可在拍手笑谈中取得胜利。而且我不想辜负孝武帝的重任。"垣荣祖说："孝武帝的行为，足够导致多年的灾殃。现在虽然天下的态度雷同，正是加速死亡，不能干什么事。"薛安都不听从，反而留下垣荣祖让他为手下的将军。垣荣祖，是垣崇祖的堂兄。

8 兖州刺史殷孝祖的外甥司徒参军葛僧韶请宋明召帝殷孝祖入京朝见，宋明帝派他前去。当时薛索儿的部队占据了各条渡口和道路。葛僧韶从小道到达兖州，劝说殷孝祖："景和刘子业凶狂，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朝野危难在危即，延长生命只能以钟点计算。皇上翦除凶暴，重造天地，国家混乱朝廷危险，应该拥立年长者为君。而一群捣乱的家伙相互煽动，捏造无端的谣言，从幼弱的君主那里贪图利益，各自心怀野心。假使天道帮助叛逆，这群歹人的事情得到成功，则君主年幼国势艰难，大权不在君主手里，兵难交替发生，到那时我们岂有容身之地！舅父自小就有立功的志向，如果能控制济水黄河地区的义勇将士，回京奉护朝廷，不仅能救护君主平定叛乱，还可以垂名史册。"殷孝祖详细询问朝廷的情况，葛僧韶随机应变，述说朝廷的部队精强，皇帝想把前驱的重任委托给殷孝祖。殷孝祖当天就把妻子儿女安顿在瑕丘，率领文武人马二千人，跟随葛僧韶回建康。当时四方都依附寻阳刘子勋，朝廷只保有丹杨

一个郡；而永世县令孔景宣也反叛朝廷，义兴叛军将要到达延陵，朝廷内外担忧危惧，都打算逃奔。殷孝祖忽然来到，增加兵力不少，而且殷孝祖的部队都是中原和荆州壮士；于是建安的人心大为安定。正月十六日，宋明帝刘彧晋升殷孝祖官号为抚军将军，假节、都督前锋诸军事，派他向虎槛进军，恩宠赏赐十分优厚。

当初，宋明帝派东平人毕众敬到兖州招募人马，到达彭城，薛安都向他讲明利害关系，假称皇上的命令要毕众敬代行兖州刺史事，毕众敬顺从他。殷孝祖派司马刘文石守卫瑕丘，毕众敬带兵击杀刘文石。薛安都与殷孝祖一向有仇隙，让毕众敬全部杀死殷孝祖的儿子们。兖州境内都依附毕众敬，只有东平太守申纂占据无盐，不服从毕众敬。申纂，是申钟的曾孙。

9 正月十八日，宋明帝亲自带兵，出宫顿扎在中堂。二十三日，任命山阳王刘休祐为豫州刺史，督率辅国将军彭城人刘勔、宁朔将军广陵人吕安国等各支部队向西进军讨伐殷琰。命令巴陵王刘休若督率建威将军吴兴人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各部队向东进军讨伐孔觊。当时军中将士多是东方各郡人士，他们的父兄子弟都已归附孔觊。宋明帝于是亲自送部队出发，并宣示说："我正要行德政简化刑罚，让父子兄弟不相互牵连罪过，无论是顺从朝廷还是附同叛逆，都只以本人行为而定。大家应当深深体会我的这种心意，不要为亲戚的事担心。"士兵们于是大为高兴，凡是叛逆者的亲戚家属在建康的，都让他们担任原来的职务不加改动。

10 正月二十四日，路太后逝世。

11 孔觊遣其将孙昙瓘等军于晋陵九里[1]，部陈甚盛。沈怀明至奔牛[2]，所领寡弱，乃筑垒自固。张永至曲阿[3]，未知

怀明安否;百姓惊扰,永退还延陵[4],就巴陵王休若,诸将帅咸劝休若退保破冈[5]。其日,大寒,风雪甚猛,塘埭决坏,众无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斩!"众小定,乃筑垒息甲。寻得怀明书,贼定未进,军主刘亮又至,兵力转盛,人情乃安。亮,怀慎之从孙也。

殿中御史吴喜以主书事世祖,稍迁河东太守[6]。至是,请得精兵三百,致死于东。上假喜建武将军,简羽林勇士配之。议者以"喜刀笔主者,未尝为将,不可遣。"中书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随沈庆之,屡经军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陈;若能任之,必有成绩。诸人纷纭,皆是不别才耳。"乃遣之。喜先时数奉使东吴,性宽厚,所至人并怀之。百姓闻吴河东来,皆望风降散,故喜所至克捷。

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斩之,喜版崇之领县事。喜至国山[7],遇东军,进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屯吴城[8],刘延熙遣其将杨玄等拒战。喜兵力甚弱,玄等众盛,喜奋击,斩之,进逼义兴。延熙栅断长桥,保郡自守,喜筑垒与之相持。

庾业于长塘湖口夹岸筑城,有众七千人,与延熙遥相应接。沈怀明、张永与晋陵军相持,久不决。外监朱幼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勇有胆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东讨。农夫自延陵出长塘,庾业筑城犹未合,农夫驰往攻之,力战,大破之,庾业弃城走义兴。农夫收其船仗,进向义兴助吴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击诸垒;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进者。义兴人大惧,诸垒皆溃,延熙赴水

死，遂克义兴。

12 魏丞相太原王乙浑专制朝权，多所诛杀。安远将军贾秀掌吏曹事，浑屡言于秀，为其妻求称公主，秀曰："公主岂庶姓所宜称！秀宁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后世！"浑怒，骂曰："老奴官，悭！"会侍中拓跋丕告浑谋反，庚申，冯太后收浑，诛之。秀，彝之子；丕，烈帝之玄孙也。太后临朝称制，引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参大政。

13 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军于九里西，与东军相持。东军闻义兴败，皆震恐。上遣积射将军济阳江方兴、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东军形势。孔觊将孙昙瓘、程捍宗列五城，互相连带。捍宗城犹未固，王道隆与诸将谋曰："捍宗城犹未立，可以藉手，上副圣旨，下成众气。"辛酉，道隆帅所领急攻，拔之，斩捍宗首。永等因乘胜进击昙瓘等，壬戌，昙瓘等兵败，与袁标俱弃城走，遂克晋陵。

吴喜军至义乡[9]。孔璪屯吴兴南亭，太守王昙生诣璪计事；闻台军已近，璪大惧，堕床，曰："悬赏所购，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将为人擒！"遂与昙生奔钱唐[10]。喜入吴兴，任农夫引兵向吴郡，顾琛弃郡奔会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吴喜使统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召张永等北击彭城，江方兴等南击寻阳。

14 以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左仆射，侍中褚渊为吏部尚书。

15 丁卯，吴喜军至钱唐，孔璪、王昙生奔浙东。喜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引兵向黄山浦[11]，东军据岸结寨，农夫等击破之。喜自柳浦渡[12]，取西陵[13]，击斩庾业。会稽人大惧，将

士多奔亡，孔觊不能制。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14]，觊逃奔嵴山[15]；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封府库以待吴喜。己卯，王晏入城，杀绥，执寻阳王子房于别署。纵兵大掠，府库皆空；获孔璪，杀之。庚辰，嵴山民缚孔觊送晏，晏谓之曰："此事孔瓒所为，无预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觊曰："江东处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辈行意耳。"晏乃斩之。顾琛、王昙生、袁标等诣吴喜归罪，喜皆宥之。东军主凡七十六人，临陈斩十七人，其余皆原宥。

【注释】

①晋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九里：地名，即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九里村。

②奔牛：地名，在今江苏武进县西北奔牛镇。

③曲阿：县名，治所在今江苏丹阳县。

④延陵：地名，在今江苏丹阳县西南延陵镇。

⑤破冈：水渠名，西起今江苏句容县东南，东到丹阳县西南延陵镇。

⑥河东：郡名，治所在今湖北松滋县西北。

⑦国山：地名，在今江苏宜兴县西南。

⑧吴城：地名，在今江苏宜兴县西南。

⑨义乡：地名，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北。

⑩钱唐：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

⑪南山浦：地名，在今浙江余杭县西南。

⑫柳浦：地名，在今浙江杭州市城南凤凰山东麓。

⑬西陵：地名，在今浙江萧山县西北西兴镇。

⑭上虞：县名，治所在今浙江上虞县。

⑮嵴山：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

【译文】

11孔觊派他的将领孙昙瓘等驻军在晋陵的九里，部队阵营很强盛。建威将军沈怀明到达奔牛，率领的部队又少又弱，于是筑起营垒自我防守。尚书张永到达曲阿，不知道沈怀明安全与否；当地百姓惊惶混乱，张永退回延陵，与巴陵王刘休若会合，各位将帅都劝刘休若退回破冈进行防守。这一天，十分寒冷，风雪很猛，水塘坝堤决口，军队都没有固守之心。刘休若宣布命令："敢有说撤退者斩首！"军心稍稍安定，于是修筑营垒暂时休息。很快又接到沈怀明的信，说因贼军较盛而未继续前进，这时军主刘亮又赶到了，兵力增强，人心这才安定下来。刘亮，是刘怀慎的堂孙。

殿中御史吴喜曾以主书官职侍奉世祖孝武帝刘骏，后升为河东太守。到这时，请求拨给精兵三百人，与东军拼死作战。宋明帝暂命吴喜为建武将军，选择羽林军的勇士配属给吴喜。朝廷有人议论"吴喜是刀笔之官，不曾当过将领，不能派他去。"中书舍人巢尚之说："吴喜以前跟随沈庆之，屡次经历军旅生活，性格既很勇敢果决，又熟习战争阵势；如果能任用他，必有成绩。大家议论纷纷，都是不认识人才而已。"宋明帝这才派遣吴喜出征。吴喜从前多次到东吴地区出使，性情宽厚，所到之处人们都怀念他。这次东吴的百姓听说吴河东来了，都望风投降或逃散，所以吴喜每到一处都能取胜。

永世人徐崇之进攻孔景宣，杀死孔景宣，吴喜让他代理永世县令。吴喜到达国山，与东军遭遇，进击东军，大败东军。又从国山进军驻扎在吴城，刘延熙派他的将领杨玄等来抵抗。吴喜兵力很弱，杨玄的部队人多，吴喜率部奋击，杀死杨玄，进逼义兴郡。刘延熙用栅拦截断长桥，守住义兴郡城。吴喜则修筑营垒与刘延熙对峙。

庾业在长塘湖口两岸修筑城垒，有兵七千人，与刘延熙遥相呼应。沈怀明、张永与晋陵的东军对峙，长久不能决战。外监朱幼推举司徒参军督护任农夫骁勇有胆力，宋明帝拨给任农夫四百兵

士,让他帮助讨伐东军。任农夫自延陵到达长塘湖,庾业部队筑城尚未合龙,任农夫飞马前往攻击,拼力战斗,大败庾业部队,庾业弃城逃到义兴。任农夫缴获庾业的船只兵器,向义兴进军协助吴喜。二月,初一,吴喜渡河进攻义兴郡城,分兵攻击各处营垒,登高指挥,好像命令四面同时进攻的样子。义兴人大为恐慌,各处营垒都溃败,刘延熙投水而死,于是攻克义兴。

12 魏国丞相太原王乙浑专揽朝廷大权,诛杀许多大臣。安远将军贾秀掌管吏部事务,乙浑屡次对贾秀说,要贾秀为乙浑的妻子谋取公主的称号,贾秀说:"公主难道是非皇室的姓氏所应称呼的!贾秀宁愿今天被杀死,也不可以被后人取笑!"乙浑发怒,骂贾秀说:"老奴官,小气!"正巧这时侍中拓跋丕告发乙浑谋反,二月初二,冯太后下令逮捕乙浑,诛杀乙浑。贾秀,是贾彝的儿子;拓跋丕,是烈皇帝拓跋翳槐的玄孙。冯太后临朝摄政,重用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共同参预朝廷大政。

13 宋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驻军在晋陵九里西面,与东军对峙。东军听说义兴已被打败,都十分惊恐。宋明帝派积射将军济阳人江方兴,御史王道隆到晋陵视察东军的形势。孔觊的将领孙昙瓘、程捍宗筑成五座城垒排成一列,互相联系呼应。程捍宗的城垒尚未修固,王道隆与诸将商议说:"程捍宗的城垒尚未修好,可以下手攻击,这样上可以符合皇帝圣旨,下可以提高士气。"初三,王道隆率部下急攻程捍宗,攻克程捍宗营垒,砍下程捍宗的头。张永等部于是乘胜进攻孙昙瓘等人,初四,孙昙瓘等人战败,与袁标都弃城逃走,于是攻克晋陵。

吴喜部队到达义乡。孔璪屯扎在吴兴南亭,太守王昙生去见孔璪商议事情;听说朝廷军队已经逼近,孔璪大为恐惧,从床上掉下来,说:"朝廷悬赏所买的人头,只有我一个人;现在不快走,将被别人活捉!"于是和王昙生逃奔钱唐。吴喜进入吴兴,任农夫带兵向吴郡进发,顾琛放弃吴郡郡城逃奔会稽。宋明帝因东方四郡已经平

定，就留下吴喜让他统领沈怀明等各位将领向东攻击会稽，召回张永等部北击彭城，江方兴等人南击寻阳。

14 宋明帝任命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侍中褚渊为吏部尚书。

15 初九，吴喜军队到达钱唐，孔璪、王昙生逃奔浙东。吴喜派强弩将军任农夫等带兵向黄山浦进攻，东军在黄山浦依靠河岸连结营寨，任农夫打败他们。吴喜从柳浦渡过钱唐江，攻占西陵，杀死庾业。会稽人大为恐惧，东军将士多逃亡，孔觊不能控制。二十日，上虞县令王晏起兵攻击会稽郡城，孔觊逃奔嵴山；车骑从事中郎张绥封存会稽城内的仓库以等待吴喜。二十一日，王晏进入会稽城，杀死张绥，在官房抓住寻阳王刘子房。放纵军队大肆掠夺，仓库全被洗劫一空，抓住孔璪，杀了他。二十二日，嵴山百姓捆绑孔觊送给王晏，王晏对他说："这次起兵是孔璪干的事，与你无关，可写出一份自首书，我当为你申报上去。"孔觊说："江东的谋划处理，没有一件事不由我做出；推托罪责来乞求活命，就是你们这伙人的动机了。"王晏于是杀死孔觊。顾琛、王昙生、袁标等人都到吴喜处认罪，吴喜都宽恕了他们。东军的头目一共七十六人，战斗中阵亡十七人，其余的都得到了宽大。

16 薛索儿攻申阐，久不下；使申令孙入睢陵说阐，阐出降，索儿并令孙杀之。

17 山阳王休祐在历阳[1]，辅国将军刘勔进军小岘[2]。殷琰所署南汝阴太守裴季之以合肥来降[3]。

18 邓琬*，邬阎贪吝，既执大权，父子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宾客到门

者；历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灵嗣等三人，群小横恣，竞为威福。于是士民忿怨，内外离心。

琬遣孙冲之帅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兵一万为前锋，据赭圻[4]。冲之于道与晋安王子勋书曰："舟楫已办，粮仗亦整，三军踊跃，人争效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到白下。[5]愿速遣陶亮众军兼行相接，分据新亭[6]、南州[7]、则一一麾定矣"。子勋加冲之左卫将军；以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郢、湘、荆、梁、雍五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陶亮本无干略，闻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进，屯军鹊洲[8]。

殷孝祖负其诚节，陵轹诸将，台军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由是人情乖离，莫乐为用。宁朔将军沈攸之，内抚将士，外谐群帅，众并赖之。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殷将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毙，得乎？"三月，庚寅，众军水陆并进；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于陈为流矢所中，死。军主范潜帅五百人降于亮。人情震骇，并谓沈攸之宜代孝祖为统。

时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襄阳刘灵遗各将三千人赴赭沂。攸之以为孝祖既死，亮等有乘胜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则示之以弱。方兴名位相亚，必不为己下；军政不一，致败之由也。乃帅诸军主诣方兴曰："今四方并反，国家所保，无复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为朝廷所委赖，锋镝裁交，舆尸而反，文武丧气，朝野危

心。事之济否，唯在明旦一战；战若不捷，大事去矣。诘朝之事，诸人或谓吾应统之，自卜懦薄，干略不如卿。今辄相推为统，但当相与戮力耳。"方兴甚悦，许诺。攸之既出，诸军主并尤之，攸之曰："吾本济国活家，岂计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岂可自措同异也！"

孙冲之谓陶亮曰："孝祖枭将，一战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须复战，便当直取京都。"亮不从。

辛卯，方兴帅诸将进战，建安王休仁又遣军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段佛荣等三万人往会战[9]，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还[10]。幼文，骥之子也。

孙冲之于湖、白口筑二城[11]，军主竟陵张兴世攻拔之。

壬辰，诏以沈攸之为辅国将军，假节，代殷孝祖督前锋诸军事。

陶亮闻湖、白二城不守，大惧，急召孙冲之还鹊尾[12]，留薛常宝等守赭圻；先于姥山及诸冈分立营寨，亦各散还，共保浓湖[13]。

时军旅大起，国用不足，募民上钱谷者，赐以荒县、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

军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抚循将士，均其丰俭，吊死问伤，身自隐恤；故十万之众，莫有离心。

邓琬遣其豫州刺史刘胡帅众三万，铁骑二千，东屯鹊尾，并旧兵凡十余万。胡，宿将，勇健多权略，屡有战功，将士畏之。司徒中兵参军冠军蔡那[14]，子弟在襄阳，胡每战，

悬之城外;那进城不顾。吴喜既定三吴,帅所领五千人,并运资实,至于赭圻。

【注释】

①历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和县。

②小峴:地名,在今安徽含山县北。

③合肥:县名,治所在今安徽合肥市。

④赭圻:地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北长江南岸。

⑤白下: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北金川门外。

⑥新亭: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⑦南州:地名,在今安徽当涂县。

⑧鹊洲:地名,在今安徽铜陵、繁昌二县之间的长江中。

⑨济地顿生:此四字必有误字,但已无法校正。

⑩姥山:今地不详。

⑪湖、白口:指巢湖口、白水口。

⑫鹊尾:山名,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三山。

⑬淝湖:湖名,在今安徽繁昌县西,今已消失。

⑭冠军: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邓县西北。

【译文】

16 薛索儿进攻申闸,久攻不下;薛索儿派申令孙进入睢陵城劝说申闸,申闸出城投降,薛索儿把申闸及申令孙一起杀掉。

17 山阳王刘休祐在历阳,辅国将军刘勔进军到小峴。殷琰任命的南汝阴太守裴季之献出合肥县来向刘勔投降。

18 邓琬的性格鄙陋昏愚,贪心吝啬,执掌大权之后,他与儿子一起卖官鬻爵,让家中的奴仆婢女到市场街上贩卖货物赚钱;他成天饮酒听歌赌博下棋,日夜不停;自高自大,傲慢待人,宾客上门求见,过了十天还不能见到;内部事务全部交给褚灵嗣等三个人,一群小人恣意横行,竞相作威作福。于是江州的士民怨恨怨怒,内外

都产生叛离之心。

邓琬派孙冲之率领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部一万人为前锋，占据赭圻。孙冲之在路上送给晋安王刘子勋一封信说："舟船已准备好，粮食兵器也准备好了，三军踊跃，人们争着为王效命；就想沿江挂上船帆，直取白下。愿尽快派遣陶亮大军兼程行军前来接应，分别占领新亭、南州，这样就可以让大王一挥而定了。"刘子勋为孙冲之加封左卫将军；任命陶亮为右卫将军，统率郢、荆、湘、梁、雍五州部队，共二万人，同时一起沿江进军。陶亮本来就没有才干胆略，听说建安王刘休仁亲自带军沿江进军，殷孝祖也赶到了，就不敢前进了，驻军在鹊洲。

殷孝祖因忠诚有气节而自负，侵侮蔑视其他将领，朝廷军中有人的父子兄弟在晋安王刘子勋部队中，殷孝祖打算全部追究惩治。因此朝廷军队中人心叛离，无人乐意受他指挥。宁朔将军沈攸之，在军内安抚将士，对外则协调各部将领，大家都信赖他。殷孝祖每次作战，常常随身携带战鼓和车顶盖，军中人相互说："殷统军可谓是死将了！与敌人交战，还用仪仗显示自己，如果善于射箭的十个人一齐来射他，想不死，怎么可能呢？"三月，初二，各军水陆并进，进攻赭圻；陶亮等带兵援救赭圻，殷孝祖在阵中被流箭射中，阵亡。军主范潜率领五百人投降陶亮。人心震惊，都说沈攸之应代替殷孝祖为统军将领。

当时建安王刘休仁屯扎在虎檻，派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襄阳人刘灵遗各率三千人奔赴赭圻战场。沈攸之以为殷孝祖已死，陶亮等人有乘胜进军的意思，明天我方如果不再次攻击，则是向他们暴露自己兵力薄弱。江方兴与自己同是宁朔将军，名声地位相当，一定不会屈居己下；如果军队号令不能统一，这将是导致失败的原因。于是带领各军军主去见江方兴，说："现在各地都反叛朝廷，国家所保有的，不过为方圆一百里的地盘。只有殷孝祖受到朝廷的信赖委任为统军，但双方刚刚交战，殷孝祖就战死，车子拉着

尸体返回来,我方文武官员为之丧气灰心,朝野人士心中担忧。事情的成功与否,只在明天早上一战;如果战而不胜,大事就完了。明天早上的战斗,大家提议说我应该统率各军,自我衡量懦弱力薄,才干胆略都不如你。现在因此把统军之任推让给你,只愿大家一齐努力拼杀!"江方兴十分高兴,答应下来。沈攸之从江方兴处出来,各位军主都责怪他,沈攸之说:"我本来就是为了拯援国家,难道计较这种官位的升降吗?而且我能让位于他,他肯定不能让位服从我,难道可以自己闹分歧吗?"

孙冲之对陶亮说:"殷孝祖是员猛将,一战就死了,天下大事已经定了,不用再战,就应直取京城。"陶亮不听。

初四,江方兴率各将领进攻作战,建安王刘休仁又派军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济地顿生京兆人段佛荣等率三万士兵前往会同作战,从凌晨打到中午,大败陶亮部队,追击败军到姥山才返回。杜幼文,是杜骥的儿子。

孙冲之又在巢湖口、白口修筑两座城垒,军主竟陵人张兴世攻克这二城。

初五,宋明帝下诏任命沈攸之为辅国将军、假节,代替殷孝祖督率前锋各军事务。

陶亮听说巢湖口、白口两座城垒失守,大为恐慌,急忙召孙冲之回鹊尾,留下薛常宝等人守赭圻;原先在姥山及各处山冈分建的营寨,这时也各自逃散返回,一起退卫浓湖。

当时各地战事不断,朝廷的财力不足,因此向百姓招募钱和粮食,朝廷根据募捐钱粮的多少,赏赐给荒凉的郡县,或五品到三品的散官不等。

军中缺粮,建安王刘休仁安抚慰问将士,平均分配粮食,吊唁阵亡者,慰问伤伤,与大家同甘共苦,所以十万大军,没有有叛离之心。

邓琬派豫州刺史刘胡率兵三万,铁骑兵二千,东进屯扎在鹊

尾，加上原来的部队一共十多万。刘胡是沙场老将，勇健而有谋略，屡次建有战功，将士都敬畏他。司徒中兵参军冠军人蔡那，孔乎兄弟在襄阳，刘胡每次作战，都把蔡那的儿子兄弟悬挂在城外，蔡那进击作战不回头。吴喜平定三吴之后，率领部下五千人，并且运送粮食物资，到达赭圻。

19 薛索儿将马步万余人自睢陵渡淮，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营。丙申，诏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统北讨诸军事，进据广陵；又诏萧道成将兵救永。

20 戊戌，寻阳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贬爵为松滋侯。

21 庚子，魏以陇西王源贺为太尉。

22 上遣宁朔将军刘怀珍帅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五千，助刘勔讨寿阳，斩庐江太守刘道蔚[1]。怀珍，善明之从子也。

23 中书舍人戴明宝启上，遣军主竟陵黄回募兵击斩寻阳所署马头太守王广元[2]。

24 前奉朝请寿阳郑黑，起兵于淮上以应建康，东捍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为司州刺史。

25 殷琰将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马步八千人东据宛唐[3]；刘勔帅众军并进，去顺数里立营。时琰所遣诸军，并受顺节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伦台之所遣，顺本卑微，唯不使统督二军。勔始至，壁垒未立；顺欲击之，道烈、伦不同，顺不能独进，乃止。勔营既立，不可复攻，因相

持守。

26 壬子，断新钱，专用古钱。

27 沈攸之帅诸军围赭圻。薛常宝等粮尽，告刘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系梳查及船腹[4]，阳覆船，顺风流下以饷之。沈攸之疑其有异，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刘胡帅步卒一万，夜，斫山开道，以布囊运米饷赭圻。平旦，至城下，犹隔小堑，未能入。沈攸之帅诸军邀之，殊死战，胡众大败，舍粮弃甲，缘山走，斩获甚众。胡被创，仅得还营。常宝等惶惧，夏，四月，辛酉，开城突围，走还胡军。攸之拔赭圻城，斩其宁朔将军沈怀宝等，纳降数千人。陈绍宗身舸奔鹊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槛进屯赭圻。

刘胡等兵犹盛。上欲缓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淵至虎槛，选用将士。时以军功除官者众，版不能供，始用黄纸。

邓琬以晋安王子勋之命，征袁顗下寻阳，顗悉雍州之众驰下。琬以黄门侍郎刘道宪行荆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虚袭襄阳[5]，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28 散骑侍郎明僧皓起兵，攻沈文秀以应建康。壬午，以僧皓为青州刺史。平原、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据琅邪[6]，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7]，高阳、勃海二郡太守刘乘民据临济城[8]，并起兵以应建康。玄邈，玄谟之从弟；乘民，弥之之从子也。沈文秀遣军主解彦士攻北海[9]，杀之，杀刘弥之。乘民从弟伯宗，合帅乡党，复取北海，因引兵向青州所治东阳城。文秀拒之，伯宗战死。僧皓、玄默、

玄邈、乘民合兵攻东阳城，每战辄为文秀所破，离而复合，如此者十余，卒不能克。

29 杜叔宝谓台军住历阳，不能遽进；及刘勔等至，上下震恐。刘顺等始行，唯赍一月粮，既与勔相持，粮尽。叔宝发车千五百乘，载米饷顺，自将五千精兵送之。吕安国闻之，言于刘勔曰："刘顺精甲八千，我众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强弱势殊，更复推迁，则无以自立；所赖者，彼粮行竭，我食有余耳。若使叔宝米至，非唯难可复图，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间道袭其米车，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当不战走矣。"勔以为然，以疲弱守营，简精兵千人配安国及龙骧将军黄回，使从间道出顺后，于横塘抄之[四]。

安国始行，赍二日熟食；食尽，叔宝不至，将士欲还，安国曰："卿等日已一食。今晚米车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宝果至，以米车为函箱陈，叔宝于外为游军。幢主杨仲怀将五百人居前，安国、回等击斩之，及其士卒皆尽。叔宝至，回欲乘胜击之，安国曰："彼将自走，不假复击。"退二十里，止宿，夜遣骑参候，叔宝果弃米车走。安国复夜往烧米车，驱牛二千余头而还。

五月，丁亥朔，夜，刘顺众溃，走淮西就常珍奇。于是刘勔鼓行，进向寿阳。叔宝敛居民及散卒，婴城自守，勔与诸军分营城外。

山阳王休祐与殷琰书，为陈利害，上又遣御史王道隆赍诏宥琰罪。勔与琰书，并以琰兄瑗子邈书与之。琰与叔宝等皆有降意，而众心不一，复婴城固守。

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兵应建康[11]，诏以益之为辅国将军，督弋阳西蛮事。壬辰，以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丁未，以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庚戌，以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

【注释】

①庐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舒城县。

②马头：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怀远县南淮河南岸马头城。

③宛唐：地名，在今安徽寿县东南。

④流查：水中飘浮的木材。

⑤上庸：郡名，治所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

⑥平原：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乐安：郡名，治所在今山东广饶县北。琅邪：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县。

⑦清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县东北。广川：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邹平县东长山。盘阳城：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⑧高阳：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勃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临济城：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

⑨北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昌乐县西。

⑩横塘：地名，在今安徽寿县东。

⑪弋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县西。

【译文】

19 薛索儿率步兵骑兵一万多人从睢陵渡过淮河，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的军营。初九，宋明帝诏令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统率北讨诸军事，前进占领广陵；又命萧道成带兵救援张永。

20 十一日，寻阳王刘子房被押解到建康，宋明帝宽恕他，把他的爵位贬为松滋侯。

21 十三日，魏国任命陇西王源贺为太尉。

22 宋明帝派宁朔将军刘怀珍率龙骧将军王敬则等步骑兵五千人，协助刘勔进攻寿阳，杀死庐江太守刘道蔚。刘怀珍，是刘善明的侄儿。

23 中书舍人戴明宝向宋明帝请示，派军主竟陵人黄回招募兵士，攻击杀死寻阳方面任命的马头太守王广元。

24 前任奉朝请寿阳人郑黑，在淮河地区起兵响应建康，东面抵抗殷琰，西面防御常珍奇；十八日，宋明帝任命郑黑为司州刺史。

25 殷琰的将领刘顺、柳伦、皇甫道烈、庞天生等步骑兵八千人东进占据苑唐；刘勔率众军一起前进，离刘顺几里路设立营寨。当时殷琰派遣的各支部队，都受刘顺指挥；但因皇甫道烈是本地豪强，柳伦是朝廷派去的官员，而刘顺本来地位低微，所以不让刘顺统管这两支部队。刘勔到，壕沟营垒未能修好；刘顺打算攻击刘勔，皇甫道烈、柳伦不同意，刘顺不能单独进军，就停止攻击。刘勔营垒修好之后，不能再进攻，于是双方对峙防守。

26 二十五日，宋朝廷禁止使用新钱，只准用古钱。

27 沈攸之率各军包围赭圻。薛常宝等部粮食吃光，向刘胡求救；刘胡用大口袋装米，系在浮木和船舱中，假装翻了船，顺风沿江漂下以救援薛常宝。沈攸之怀疑其中有诈，派人取船及浮木，获得大量袋装米。二十九日，刘胡率步兵一万人，夜里，凿山开道，用布袋运米支援赭圻。第二天早上，到达赭圻城下，还隔着一条小壕沟，不能进城。沈攸之率各军截击他们，拼死作战，刘胡军大败，弃粮去甲，沿山逃走，沈攸之军斩杀俘获很多。刘胡受伤，只身返回军营；薛常宝等人惊惶恐惧。夏，四月，初四，打开城门突围，逃回刘胡军营。沈攸之攻克赭圻城，杀死宁朔将军沈怀宝等人，接收降者数千人。陈绍宗单船逃奔鹊尾。建安王刘休仁自虎槛进军屯驻赭圻。

刘胡等人兵势仍然很强盛。宋明帝打算安慰人心，派吏部尚书褚淵到虎槛，选拔任命将士。当时因军功封官的人太多，任命版不够用，开始用黄纸书写任命书。

邓琬据晋安王刘子勋的命令，召袁顗到寻阳，袁顗率领雍州全部军队飞快进军。邓琬任命黄门侍郎刘道宪代行荆州事，任命侍中孔道存代行雍州事。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虚袭击襄阳，不能取胜。柳世隆，是柳元景弟弟的儿子。

28 散骑侍郎明僧皓起兵，攻击沈文秀以响应建康。二十五日，宋明帝任命明僧皓为青州刺史。平原、乐安二郡太守王玄默占据琅邪，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占据盘阳城，高阳、勃海二郡太守刘乘民占据临济城，都起兵响应建康。王玄邈，是王玄谟的堂弟；刘乘民，是刘弥之的堂侄。沈文秀派军主解彦士攻击北海，攻克北海城，杀死刘弥之。刘乘民的堂弟刘伯宗，聚集率领同乡人，又攻取北海，于是带兵向青州的治所东阳城进军。沈文秀抵抗他，刘伯宗战死。明曾皓、王玄默、王玄邈、刘乘民联合兵力攻击东阳城，每战总被沈文秀击败，分散又聚合，像这样十几次，终不能攻克东阳城。

29 杜叔宝认为朝廷军队住在历阳，不能很快前进；等刘勔到了，杜叔宝的部队上上下下十分惊恐。刘顺等人刚出发时，只带了一个月的军粮，与刘勔相峙不下，军粮吃光。杜叔宝发车一千五百辆，运米援助刘顺，自己率五千精兵护送。吕安国听说了，对刘勔说："刘顺精兵八千，我军不到他的一半。对峙久了，强弱的形势十分悬殊，再拖延下去，我军就无法坚持了；现在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对方军粮将要吃光，而我军粮食还有余。如果让杜叔宝的粮食到了，不但难以再行攻击，也不能持久坚守。现在只有从小路去偷袭他们的运米车，出其不意，如果能制服米车，他们就会不战而逃了。"刘勔认为对，就留下疲弱士兵守护军营，选出精兵一千人配属给吕安国及龙骧将军黄回，让他们从小路绕到刘顺军背后，在横塘伏击杜叔宝。

吕安国出发时，带两天熟食，吃完之后，杜叔宝的粮车队还没到，手下的将士想回去，吕安国说："你们早上已吃过一餐。今天晚上米车不会不到；如果晚上还不来，夜里再回也不晚。"杜叔宝果然

来到，用米车布成车箱阵，杜叔宝在阵外为游守前行。幢主杨仲怀率五百人走在前面，吕安国、黄回攻击杀死杨仲怀，杨其部下的士兵全被杀光。杜叔宝赶到，黄回打算乘胜攻击，吕安国说："他将要自己逃走，不用再攻击。"撤退三十里，宿营过夜，夜里派骑兵侦察，杜叔宝果然抛弃米车逃走。吕安国又连夜前去烧掉米车，驱赶牛二千多头而返回。

五月，初一，夜，刘顺的部队崩溃，逃向淮西与常珍奇会合。于是刘勔击鼓行军，向寿阳进军。杜叔宝集中居民和散兵，据城自守，刘勔与各军在城外分别扎营。

山阳王刘休祐送给殷琰一封信，向他讲述利害关系，宋明帝又派御史王道隆携带诏书宽恕殷琰，刘勔送给殷琰一封信，附上殷琰哥哥殷瑗的儿子殷邈的家信。殷琰与杜叔宝等人都有投降之意，但军心不统一，于是又据城固守。

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兵响应建康，宋明帝下诏任命田益之为辅国将军，总管弋阳西山蛮的事务。初六，任命辅国将军沈攸之为雍州刺史。二十一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景文为中军将军。二十四日，任命宁朔将军刘乘民为冀州刺史。

30 甲寅，葬昭太后于修宁陵。

31 张永、萧道成等与薛索儿战，大破之，索儿退保石梁[1]；食尽而溃，走向乐平[2]，为申令孙子孝叔所斩。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诣裴季之降。傅灵越走至淮西，武卫将军沛郡王广之生获之，送诣刘勔。勔诘其叛逆，灵越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薛公不能专任智勇，委付子侄，此其所以败也。人生归于一死，实无面求活。"勔送诣建康。

上欲赦之，灵越辞终不改，乃杀之。

32 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等相持久不决，乃加袁顗督征讨诸军事。六月，甲戌，顗帅楼船千艘，战士二万，来入鹊尾。顗本无将略，性又怯桡，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义而已，不复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胡以南运米未至，军士匮乏，就顗借襄阳之资，顗不许，曰："都下两宅未成，方应经理。"又信往来之言，云"建康米贵，斗至数百，"以为将不攻自溃，拥甲以待之。

33 田益之帅蛮万余人围义阳，邓琬使司州刺史庞孟虬帅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战溃去。

34 安成太守刘袭[3]，始安内史王识之[4]，建安内史赵道生[5]，并举郡来降。袭，道怜之孙也。

35 萧道成世子赜为南康赣令[6]，邓琬遣使收系之。门客兰陵桓康担赜妻裴氏及其子长懋、子良逃于山中，与赜族人萧欣祖等结客得百余人，攻郡，破狱出赜。南康相沈肃之帅将吏追赜，赜与战，擒之。赜自号宁朔将军，据郡起兵，与刘袭等相应。琬以中护军殷孚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7]，以防袭等。

36 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应建康[8]，袭击湘州行事何慧文于长沙。应之与慧文舍军身战，斫慧文八创，慧文斫应之断足，杀之。

37 始兴人刘嗣祖等据郡起兵应建康[9]，广州刺史袁昙远遣其将李万周等讨之。嗣祖诳万周云"寻阳已平"。万周还

袭番禺[108]，擒昙远，斩之。上以万周行广州事。

38 初，武都王杨元和治白水[109]，微弱不能自立，弃国奔魏。元和从弟僧嗣复自立，屯葭芦。

费欣寿至巴东[110]，巴东人任叔儿据白帝，自号辅国将军，击欣寿，斩之，叔儿遂阻守三峡。萧惠开复遣治中程法度将兵三千出梁州，杨僧嗣帅群氐断其道，间使以闻。秋，七月，丁酉，以僧嗣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39 诸军与袁颢相拒于浓湖，久未决。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贼之奇也。钱溪江岸最狭[111]，去大军不远，下临洄洑，船下必来泊岸，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过。冲要之地，莫出于此。"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会庞孟虬引兵来助殷琰，刘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兴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虬蚁聚，必无能为，遣别将马步数千，足以相制。兴世之行，是安危大机，必不可辍。"乃遣段佛荣将兵救勔，而选战士七千、轻舸二百配兴世。

兴世帅其众溯流稍上，寻复退归，如是者累日。刘胡闻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扬州，张兴世何物人，欲轻据我上！"不为之备。一夕，四更，值便风，兴世举帆直前，渡湖口，过鹊尾。胡既觉，乃遣其将胡灵秀将兵于东岸，翼之而进。戊戌夕，兴世宿景洪浦[112]，灵秀亦留。兴世潜遣其将黄道标帅七十舸径趣钱溪，立营寨；已亥，兴世引

兵进据之，灵秀不能禁。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将士欲迎击之，兴世禁之曰："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将士治城如故。俄而胡来转近，船入洄洑；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败走，斩首数百，胡收兵而下。时兴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虑袁顗并力更攻钱溪，欲分其势。辛丑，命沈攸之、吴喜等以皮舰进攻浓湖，斩获千数。是日，刘胡帅步卒二万、铁马一千，欲更攻兴世。未至钱溪数十里，袁顗以浓湖之急，遽追之，钱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传唱，"钱溪已平"，众并惧，沈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应有一人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以惑众耳。"勒军中不得妄动；钱溪捷报寻至。攸之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浓湖，袁顗骇惧。攸之日暮引归。

【注释】

①石梁：地名，在今安徽天长县西北石梁。

②乐平：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

③安成：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安福县东南。

④始安：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

⑤建安：郡名，治所在今福建建瓯县南。

⑥南康：郡名，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赣，县名，治所在今江西赣州市。

⑦上流五郡：指豫章、庐陵、临川、安成、南康五郡。

⑧衡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南株州市西南。

⑨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东南。

⑩番禺：县名，治所在今广东广州市。

⑪白水：地名，在今甘肃武都县北。

⑫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

⑬钱溪：地名，在今安徽贵池县东北梅埂坷。

⑭洪浦：地名，今地不详。

【译文】

30 五月二十八日，宋国把昭太后葬在修宁陵。

31 张永、萧道成等部与薛索儿作战，大败薛索儿，薛索儿后退在石梁进行防守；粮食吃光而溃散，向乐平逃走，被申令孙的儿子申孝叔杀死。薛安都的儿子薛道智向合肥逃走，向裴季之投降。傅灵越逃到淮西，武卫将军沛郡人王广之活捉傅灵越，送交刘勔。刘勔责问他为何叛逆朝廷，傅灵越说："九州都起义，难道只有我有罪！薛安都不能专门任用智勇之将，把军权交付儿子侄儿，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人生归于一死，实在无脸面求活。"刘勔把他送到建康。宋明帝想赦免他，傅灵越终究不改口，于是杀了他。

32 邓琬因为刘胡与沈攸之对峙长久而不能决出胜负，于是对袁顗加官督征讨诸军事。六月，十八日，袁顗率领楼船一千艘，战士二万人，进抵鹊尾。袁顗本来没有将帅之才，性情又胆怯卑琐，在军中又不穿军服，谈话不涉及战争阵势，只是赋诗和谈论义理而已，不再安抚接见各将领；刘胡每次去商讨军务，袁顗的回答十分简单。由此大失人心，刘胡常咬牙切齿愤恨不止。刘胡因为南方运输的米没有送到，军士缺乏粮食，于是找袁顗借襄阳部队的军用物资，袁顗不同意，说："京城有两处住宅尚未完成，正要经营它。"袁顗又相信传言，说"建康的米价贵，一斗卖好几百钱"，认为朝廷部队将不攻自溃，因此拥兵不动，等待对方的溃败。

33 田益之率领蛮族部队一万多人包围义阳，邓琬派司州刺史庞孟虬率精兵五千救援义阳，田益之不战而溃散离去。

34 安成太守刘袭、始安内史王识之、建安内史赵道生，都率领全

郡来向朝廷投降。刘袭,是刘道怜的孙子。

35 萧道成的儿子萧赜为南康郡赣县令,邓琬派使者逮捕萧赜。萧赜的门客兰陵人桓康担挑萧赜的妻子和他儿子萧长懋、萧子良逃到山中,与萧赜的同族人萧欣祖等联系门客得到一百多人,进攻南康郡,打破监狱救出萧赜。南康相沈肃之率领将吏追击萧赜,萧赜与沈肃之作战,活捉沈肃之。萧赜自称宁朔将军,占据南康郡起兵,与刘袭相互呼应。邓琬任命中护军殷孚为豫章太守,督管上游的五个郡,以防备刘袭等人。

36 衡阳内史王应之起兵响应建康,袭击在长沙的湘州行事何慧文。王应之与何慧文抛下军队两相决斗,王应之砍伤何慧文八处,何慧文砍断王应之的腿,杀死王应之。

37 始兴人刘嗣祖等占据郡城起兵响应建康,广州刺史袁昙远派他的将领李万周等攻击刘嗣祖。刘嗣祖欺骗李万周说"寻阳已经平定"。李万周返回袭击番禺,活捉袁昙远,杀死他。宋明帝任命李万周为行广州刺史事。

38 当初,武都王杨元和把治所设在白水,但力量微弱不能自立,便放弃王国投奔魏国。杨元和的堂弟杨僧嗣又自立为王,屯驻在葭芦。

费欣寿到达巴东,巴东人任叔儿占据白帝,自称辅国将军,攻击费欣寿,杀死他,任叔儿于是阻断三峡进行防守。萧惠开又派治中程法度带兵三千从梁州出发,杨僧嗣率领众多氐族人截断道路,派使者从小路向朝廷报告。秋,七月,十二日,宋明帝任命杨僧嗣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39 朝廷各军与袁顗在浓湖对峙,长久而未决胜。龙骧将军张兴世提出建议说:"贼军占据上游,兵力强地势好,我们虽然与之对峙有余而制服他们却兵力不够。如果用奇兵数千秘密绕到他们背后,利用险要地势作为壁垒进行防守,见到有利可乘就出击,让敌人首尾难顾,进退两难,中流既被梗塞,敌军的粮食运输自然变得艰难,

这是制服贼军的奇策。钱溪的江岸最为狭窄，离大军不远，下临漩涡急流，船到此处必定来停泊靠岸，又有横港可以藏船，一千人防守险要，万人不能通过。险要之地，没有超过此处的了。"沈攸之、吴喜都赞同这条计策。正巧这时庞孟虬带兵来援助殷琰，刘勔派使者求援十分紧急，建安王刘休仁想派张兴世救援刘勔。沈攸之说："庞孟虬的部队如蚂蚁聚集，一定不能有所作为，派别的将领带步骑兵数千，足以制服他。张兴世的行动，是我军安危的关键，必不可停止。"于是派段佛荣带兵救援刘勔，另选战士七千人、轻船二百艘配属给张兴世。

张兴世率领他的部下溯流而上，不久又退回，如此这般连续几天。刘胡听说了，笑着说："我尚不敢越过他们向下游攻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想轻易占据我的上游！"因此不做防备。一天晚上，四更天，遇上顺风，张兴世挂帆直往前进，渡过巢湖口、白水口，经过鹊尾。刘胡发觉之后，就派他的将领胡灵秀带兵在东岸，紧随张兴世的船队前进。七月十三日夜，张兴世停泊在景洪浦，胡灵秀也停止不进。张兴世暗中派他的将领黄道标率七十条船直奔钱溪，建立营寨；十四日，张兴世带兵前进占据钱溪，胡灵秀无法禁止。十五日，刘胡亲自率水军步兵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张兴世手下的将士想迎击刘胡，张兴世禁止他们说："贼军到来还远，气势盛而箭矢又急又密；箭射得急就容易射光，气势盛就容易衰弱，不如等他们到来。"命将士照旧修筑城垒。不久刘胡部队来得渐近，船只进入漩涡急流；张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率壮士数百人攻击刘胡，其余部队则后继跟进，刘胡战败逃走，刘兴世军斩首数百，刘胡收兵返回。当时张兴世的城垒营寨尚未修牢固，建安王刘休仁担心袁顗合力重新攻击钱溪，想分散袁顗的兵势。十六日，刘休仁命沈攸之、吴喜等用蒙皮舰进攻浓湖，斩杀俘获数以千计。这一天，刘胡率步兵二万、铁骑一千，想再攻击张兴世。走到离钱溪数十里的地方，袁顗因为浓湖情势紧急，赶忙命刘胡回军，钱溪的城垒因此而得以筑成。刘

胡派人传呼,"钱溪已经攻克",刘休仁的部下都恐惧,沈攸之说:"不对。如果钱溪真的战败,万人中至少应有一人逃回,一定是他们作战失利,空喊以迷惑我军。"勒令军中不准乱动;钱溪方面的捷报不久传到。沈攸之把钱溪送来的刘胡部队士兵的耳朵鼻子送给浓湖的袁顗,袁顗大惊。沈攸之在黄昏时带军返回。

40 龙骧将军刘道符攻山阳[1],程天祚请降。

41 庞孟虬进至弋阳[2],刘勔遣吕安国等迎击于蓼谭[3],大破之。孟虬走向义阳。王玄谟之子昙善起兵据义阳以应建康,孟虬走死蛮中。

42 刘胡遣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合肥,杀汝阴太守裴季之[4],刘勔遣辅国将军垣闳击之。闳,阆之弟;道标,安都之子也。

43 淮西人郑叔举起兵击常珍奇以应郑黑;辛亥,以叔举为北豫州刺史[5]。

44 崔道固为士人所攻,闭门自守。上遣使宣慰,道固请降。甲寅,复以道固为徐州刺史。

45 八月,皇甫道烈等闻庞孟虬败,并开门出降。

46 张兴世既据钱溪,浓湖军乏食。邓琬大送资粮,畏兴世,不敢进。刘胡帅轻舸四百,由鹊头内路欲攻钱溪,既而谓长史王念叔曰:"吾少习步战,未闲水斗。若步战,恒在数万人中;水战在一舸之上,舸舸各进,不复相关,正在三十人中,此非万全之计,吾不为也。"乃托疟疾,住鹊头不

进，遣龙骧将军陈庆将三百舸向钱溪，戒庆不须战："张兴世吾之所悉，自当走耳。"陈庆至钱溪，军于梅根[6]。

胡遣别将王起将百舸攻兴世，兴世击起，大破之。胡帅其余舸驰还，谓颢曰："兴世营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战，未足为损。陈庆已与南陵[7]、大雷诸军共遏其上，大军在此，鹊头诸将又断其下流；已堕围中，不足复虑。"颢怒胡不战，谓曰："粮运鲠塞，当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溯流越我而上，此运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马沈仲玉将千人步趣南陵迎粮。

仲玉至南陵，载米三十万斛，钱布数十舫，竖榜为城，规欲突过。行至贵口[8]，不敢进，遣间信报胡，令遣重军援接。张兴世遣寿寂之、任农夫等将三千人至贵口击之，仲玉走还颢营，悉虏其资实；胡众骇惧，胡将张喜来降。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进兵逼胡营，胡不能制。袁颢惧曰："贼入人肝脾里，何由得活！"胡阴谋遁去，己卯，诳颢曰："欲更帅步骑二万，上取钱溪，兼下大雷余运。"令颢悉选马配之。其日，胡委颢去，径趣梅根。先令薛常宝办船，悉发南陵诸军，烧大雷诸城而走。至夜，颢方知之，大怒，骂曰："今年为小子所误！"呼取常所乘善马"飞燕"，谓其众曰："我当自追之！"因亦走。

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颢营，纳降卒十万，遣沈攸之等追颢。颢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并所领数千人偕去，欲向寻阳。夜，止山间，杀马以劳将士，顾谓伯珍曰："我非不能死；且欲一至寻阳，谢罪主上，然后自刎耳。"因

慷慨叱左右索节，无复应者。及旦，伯珍请屏人言事，遂斩颉首，诣钱溪军主襄阳俞湛之。湛之因斩伯珍，并送首以为己功。

刘胡帅二万人向寻阳，诈晋安王子勋云："袁颉已降，军皆散，唯己帅所领独返；宜速处分，为一战之资。当停据湓城[9]，誓死不贰。"乃于江外夜趣沔口。

邓琬闻胡去，忧惶无计，呼中书舍人褚灵嗣等谋之，并不知所出。张悦诈称疾，呼琬计事，令左右伏甲帐后，戒之："若闻索酒，便出。"琬既至，悦曰："卿首唱此谋，今事已急，计将安出！"琬曰："正当斩晋安王，封府库，以谢罪耳。"悦曰："今日宁可卖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斩琬。中书舍人潘欣之闻琬死，勒兵而至。悦使人语之曰："邓琬谋反，今已枭戮。"欣之乃还。取琬子，并杀之。悦因单舸赍琬首驰下，诣建安王休仁降。

寻阳乱。蔡那之子道渊在寻阳被系作部[10]，脱锁入城，执子勋，囚之。沈攸之诸军至寻阳，斩晋安王子勋，传首建康，时年十一。

初，邓琬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入三吴[11]，军于上饶[12]，闻刘胡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晔斩淹以降。淹，畅之子也。

废帝之世，衣冠惧祸，咸欲远出。至是流离外难，百不一存，众乃服蔡兴宗之先见。

九月壬辰，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

癸巳，解严，大赦。

庚子，司徒休仁至寻阳，遣吴喜、张兴世向荆州，沈怀明向郢州，刘亮及宁朔将军南阳张敬儿向雍州，孙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农夫向豫章，平定余寇。

刘胡逃至石城[69]，捕得，斩之。郢州行事张沈变形为沙门，潜走，追获，杀之。荆州行事刘道宪闻浓湖平，散兵，遣使归罪。荆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杀道宪，执临海王子项以降。孔道存知寻阳已平，遣使请降；寻闻柳世隆、刘亮当至，道存及三子皆自杀。上以何慧文才兼将吏，使吴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既陷逆节，手害忠义[70]，何面见天下之士！"遂自杀。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项、邵陵王子元并赐死，刘顺及余党在荆州者皆伏诛。诏追赠诸死节之臣，及封赏有功者各有差。

【注释】

①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②弋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县西。

③蒙潭：地名，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

④汝阴：郡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

⑤北豫州：州名，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⑥梅根：地名，在今安徽贵池县东北梅埂镇。

⑦南陵：地名，在今安徽贵池县西南。

⑧贾口：地名，在今安徽贵池县西北贾口镇。

⑨湓城：地名，即湓口，在湓水入长江口处。

⑩作部：官署名，专门制作兵器等，在寻阳城外。

⑪临川：郡名，治所在今江西临川县。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三吴：指东扬州、南徐州，即今江苏南部及浙带。

⑫上饶：县名，治所在今江西上饶县。

⑬石城:地名,在今湖北钟祥县。

⑭手害忠义:指杀死王应之。

【译文】

40 龙骧将军刘道符进攻山阳,程天祚投降。

41 庞孟虬前进到弋阳,刘勔派吕安国等在蓼潭迎击他,大败庞孟虬。庞孟虬逃向义阳。王玄谟的儿子王昙善起兵占据义阳响应建康,庞孟虬逃到并死在蛮族地区。

42 刘胡派辅国将军薛道标袭击合肥,杀死汝阴太守裴季之,刘勔派辅国将军垣阏攻击薛道标。垣阏,是垣阆的弟弟;薛道标,是薛安都的儿子。

43 淮西人郑叔举起兵袭击常珍奇以响应郑黑;七月二十六日,宋明帝任命郑叔举为北豫州刺史。

44 冀州刺史崔道固受到土人攻击,关闭城门自守。宋明帝派去使者进行慰问,崔道固请求投降。二十九日,又任命崔道固为徐州刺史。

45 八月,皇甫道烈等听说庞孟虬失败,都打开城门向朝廷投降。

46 龙骧将军张兴世占据钱溪之后,驻扎浓湖的袁颢部队开始缺乏粮食。邓琬派人运送大批物资军粮,但畏惧张兴世的拦截,不敢向浓湖前进。刘胡率领小船四百,由鹊头沿长江南侧水道准备进攻钱溪,然后对长史王念叔说:"我从小熟习步战,不熟悉水战。如果是步战,常在数万人中作战;水战则只能在一条船上,每条船各自前进,不再相互关连,只能一条船的三十人关连,这不是万全之计,我不干。"于是借口得了疟疾,住在鹊头不前进,派龙骧将军陈庆率三百条船向钱溪进发,又告诫陈庆不用作战:"张兴世我对他熟悉,自己当会撤走的。"陈庆到达钱溪,驻军在梅根。

刘胡另派将领王起率一百条船攻击张兴世,张兴世反击王起,大败王起。刘胡率领其余的船飞快返回,对袁颢说:"张兴世的营寨

已经建好，不能忽忙进攻；昨天小打一次，不算受损。陈庆已与南陵、大雷等处军队一起遏制住他的上游，大军在此，鹊头各将又截断他的下游；他已掉进包围圈中，不值得再担心。"袁颢恼怒刘胡不去进攻，对他说："粮食运输阻塞，对此当怎么办？"刘胡说："他能越过我军溯流而上，我们的粮食运输就不能越过他顺流而下吗！"就派安北府司马沈仲玉率一千人步行前往南陵迎运粮食。

沈仲玉到达南陵，运米三十万斛，钱币数十船，在船上竖起木板为防护墙，计划冲过钱溪。走到贵口，不敢前进，派使者抄小路报告刘胡，让刘胡派大军援助接运。张兴世派寿寂之、任农夫等率三千人到贵口攻击沈仲玉，沈仲玉逃回袁颢大营，寿寂之全部虏获粮与钱；刘胡的士兵惊骇恐惧，刘胡的将领张喜前来投降。

镇东中兵参军刘亮进兵逼围刘胡军营，刘胡抵抗不住。袁颢心悸说："贼军进入我们的肝脾中，怎么得活命！"刘胡暗中计划逃走，八月二十四日，他骗袁颢说："我想再率步骑兵二万人，到上游攻取钱溪，连带运下大雷的余粮。"要袁颢把马匹全部配属给自己。这一天，刘胡抛弃袁颢逃走，直奔梅根。先命令薛常宝准备船只，全部调发南陵各军，烧掉大雷各座营垒而离去。到夜里，袁颢才知道这事，大为生气，骂道："今年被这小子给误了！"叫人牵来自己平常乘坐的好马叫做"飞燕"，对他的部下说："我当自去追他！"于是也逃走。

二十五日，建安王刘休仁统军进入袁颢大营，收纳降卒十万人，派沈攸之等追击袁颢。袁颢走到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及他所统领的数千士兵一同离去，想逃向寻阳。夜里，在山中休息，杀马慰劳将士，回头对薛伯珍说："我不是不能死；暂且想回寻阳一次，向主上谢罪，然后再自杀。"于是慷慨激昂地呵叱左右的人索取刘子勋赐给的符节，没有人理睬他。到天亮时，薛伯珍请求屏退人员单独谈话，于是砍下袁颢的头，去见钱溪军主襄阳人俞湛之。俞湛之趁机杀死薛伯珍，并送上袁颢的头作为自己的功劳。

刘胡率二万人向寻阳逃去，欺骗晋安王刘子勋说："袁颢已投

降，部队都逃散了，只有我率领部下单独返回；应快做安排，准备决战的物资。我当驻守湓城，誓死不变心。"于是沿长江北岸连夜奔向沔口。

邓琬听说刘胡逃走，担忧惶惑没有办法，叫来中书舍人褚灵嗣等人商议，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张悦欺骗说有病，叫邓琬来商议事情，命左右的人全副武装埋伏在帐幔后面，告诫他们说："如果听到我要酒，就出来动手。"邓琬到了之后，张悦说："你带头提出起兵反对朝廷，现在事情已很紧急，有什么办法吗？"邓琬说："正当杀死晋安王，封存仓库，来向朝廷谢罪。"张悦说："今天你宁可出卖殿下来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吗？"于是高喊拿酒。他儿子张洵提刀冲出杀死邓琬。中书舍人潘欣之听说邓琬被杀，率军赶到。张悦派人对他说："邓琬谋反，现已被正法。"潘欣之于是返回。张悦抓来邓琬的儿子，一并杀死。张悦于是一条船带着邓琬的脑袋飞快沿江而下，向建安王刘休仁投降。

寻阳城一片混乱。蔡那的儿子蔡道渊在被关押在寻阳城外兵器作坊，这时趁机打开锁进城，捉住刘子勋，囚禁起来。沈攸之各军到达寻阳，杀死晋安王刘子勋，把他的脑袋传送建康，时年十一岁。

当初，邓琬派临川内史张淹从鄱阳山路进入三吴地区，驻军在上饶，听说刘胡失败，军副鄱阳太守费晔杀死张淹向朝廷投降。张淹是张畅的儿子。

废帝刘子业在位期间，京城的士族们害怕被杀，都想远离京城。到这时遭受战乱，百人之中生存不下一个人，众人才佩服蔡兴宗的先见之明。

九月，初八，宋明帝任命山阳王刘休祐为荆州刺史。

初九，宋明帝解除戒严，宣布大赦。

十六日，司徒刘休仁到达寻阳，派吴喜、张兴世向荆州进发，派沈怀明向郢州进发，派刘亮和宁朔将军南阳人张敬儿向雍州进发，派孙超之向湘州进发，派沈思仁、任农夫向豫章进发，平定各地的

剩余叛军。

刘胡逃到石城，被人抓获、斩首。郢州行事张沈化装成僧人，潜逃，被追获，杀死他。荆州行事刘道宪听说浓湖已经平定，便遣散部队，派使者到朝廷请罪。荆州治中宗景等统兵进城，杀死刘道宪，抓获临海王刘子项，向朝廷投降。孔道存知道寿阳已经平定，派使请求投降；不久听说柳世隆、刘亮将要到来，道存及三个儿子都自杀。宋明帝因何慧文是个文武全才，派吴喜宣旨赦免他。何慧文说："我既然身陷叛逆，亲手杀害忠义之人，有何脸面见天下的士人！"于是自杀。安陆王刘子绥、临海王刘子项、邵陵王刘子元全被赐死，刘顺及其余党留在荆州的全部伏罪被诛杀。宋明帝下诏追赠在战乱中为朝廷尽忠而死者，以及对有功者封官赏财各自不等。

47 己酉，魏初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从中书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请也。訢，崇之子也。

48 上既诛晋安王子勋等，待世祖诸子犹如平日。司徒休仁还自寻阳，言于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将来非社稷计，宜早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赐死，及镇北谘议参军路休之、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1]、兖州刺史刘祗、中书舍人严龙皆坐诛。世祖二十八子于此尽矣。祗，义欣之子也。

49 刘勔围寿阳，垣闳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诸将会议。马队主王广之曰："得将军所乘马，判能平合肥。"幢主皇甫肃怒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可斩！"勔笑曰："观其意，

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马与之。广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标突围奔淮西归常珍奇。勔擢广之为军主。广之谓肃曰:"节下若从卿言,何以平贼?卿不赏才,乃至于此!"肃有学术,及勔卒,更依广之,广之荐于齐世祖为东海太守[29]。

50 沈灵宝自庐江引兵攻晋熙[30],晋熙太守阎湛之弃城走。

51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毕众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并遣使乞降。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将甲士五万迎薛安都。蔡兴宗曰:"安都归顺,此诚非虚,正须单使尺书。今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诛,则向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据大镇,密迩边陲,地险兵强,攻围难克,考之国计,尤宜驯养;如其外叛,将为朝廷旰食之忧。"上不从,谓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讨,卿意以为何如?"对曰:"安都狡猾有余,今以兵逼之,恐非国之利。"上曰:"诸军猛锐,何往不克!卿勿多言!"安都闻大兵北上,惧,遣使乞降于魏,常珍奇亦以悬瓠降魏,皆请兵自救。

52 戊寅,立皇子昱为太子。

53 薛安都以其子为质于魏,魏遣镇东大将军代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孔伯恭等帅骑一万出东道,救彭城;镇西大将军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张穷奇出西

道，求悬瓠。以安都为都督徐·雍等五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河东公；常珍奇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

兖州刺史申纂诈降于魏，尉元受之而阴为之备。魏师至无盐[4]，纂闭门拒守。

薛安都之召魏兵也，毕众敬不与之同，遣使来请降；上以众敬为兖州刺史。众敬子元宾在建康，先坐他罪诛。众敬闻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独生！"十一月，壬子，魏师至瑕丘[5]，众敬请降于魏。尉元遣部将先据其城，众敬悔恨，数日不食。元长驱而进，十二月，己未，军于秺[6]。

西河公石至上蔡[7]，常珍奇帅文武出迎。石欲顿军汝北[8]，未即入城，中书博士郑羲曰："今珍奇虽来，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夺其管籥，据有府库，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马入城，因置酒嬉戏。羲曰："观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为之备。"乃严兵设备。其夕，珍奇使人烧府屋，欲为变，以石有备而止。羲，豁之曾孙也。

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馥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馥悉免之，新民乃悦。

【注释】

①路休之、路茂之：二人为路太后的侄儿。

②东海：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涟水县。

③庐江：郡名，治所在今安徽舒城县。晋熙：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

④无盐：县名，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浜城。

⑤瑕丘:县名,治所在今山东兖州市。

⑥秺: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成武县。

⑦上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

⑧汝:汝水,在今河南南部,流入淮河。

【译文】

47 九月二十五日,魏开始设立郡学,设置博士、助教、生员,这是依从中书令高允和相州刺史李訢的请求做出的决定。李訢,是李崇的儿子。

48 宋明帝杀死晋安王刘子勋等人之后,对待世祖孝武帝刘骏的儿子们还像平日一样。司徒刘休仁从寻阳回来,对宋明帝说:"松滋侯刘子房及其兄弟们还在,将来对国家不利,应及早处理他们。"冬,十月,初一,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淮南王刘子孟、南平王刘子产、庐陵王刘子舆、刘子趋、刘子期、东平王刘子嗣、刘子悦全部被赐自杀,镇北谘议参军路休之、司徒从事中郎路茂之、兖州刺史刘祗、中书舍人严龙都因罪诛杀。世祖孝武帝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到这时全部死光。刘祗,是刘义欣的儿子。

49 刘勔包围寿阳,垣闳进攻合肥,都未攻下。刘勔对此担心,召见手下将领会集商议。马队主王广之说:"如得到将军乘坐的马,我就一定能攻下合肥。"幢主皇甫肃生气说:"王广之胆敢夺将军的马,可杀头!"刘勔笑说:"看他的意思,一定能立功。"当即推出坐骑给王广之。王广之前去攻合肥,三天,攻克合肥;薛道标突围逃奔淮西投归常珍奇。刘勔提拔王广之为军主。王广之对皇甫肃说:"将军如果听从你的话,怎么消灭贼人?你不赏识人才,才到这种地步!"皇甫肃有学术知识,到刘勔死后,他又依靠王广之,王广之把他推荐给齐世祖萧赜担任东海太守。

50 沈灵宝自庐江带军攻晋熙,晋熙太守阎湛之弃下城池逃走。

51 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

史毕众敬、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都派出使节向朝廷请求投降。宋明帝因南方已经平定，想向淮北地区显示威势，十月二十一日，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军五万迎接薛安都的投降。蔡兴宗说："薛安都归顺朝廷，这是真心而非虚假的举动，正应该派一个使节携带一封诏书去招降他。现在派重兵迎接他，势必使他疑惧；或许能招来北方敌虏，为害更大。如果因他是叛臣有重罪，不能不杀，则在此之前的宥免其罪已属多此一举。何况薛安都在外地占据重要州镇，紧靠边境，地势险要兵力强大，攻击包围都很难奉效，为国家考虑，特别应该安抚宽大；如果他向外逃叛，将成为使朝廷昼夜担忧的祸害。"宋明帝不听从蔡兴宗的意见，对征北司马、行南徐州事萧道成说："我现在借此机会讨伐薛安都，你意下认为怎么样？"萧道成回答说："薛安都狡猾有余，现在用大兵逼他，恐怕对国家不利。"宋明帝说："诸军勇猛精锐，哪回不是战无不胜！你不要多讲！"薛安都听说大军北上，害怕，派使者向魏国求降，常珍奇也献出悬瓠城投降魏国，都向魏国请求派兵救援自己。

52 二十四日，宋明帝立皇子刘昱为太子。

53 薛安都把他儿子送到魏国做人质，魏派镇东大将军代人尉元、镇东将军魏郡人孔伯恭等率骑兵一万从东路出发，救援彭城；派镇西大将军西河公拓跋石、都督荆·豫·南豫州诸军事张穷奇从西路出发，救援悬瓠。任命薛安都为都督徐·雍等五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河东公；任命常珍奇为平南将军、豫州刺史、河内公。

兖州刺史申纂假装投降魏国，尉元接受他的投降，但暗中做好防备。魏军到达无盐，申纂关闭城门抗拒防守。

薛安都召来魏兵时，毕众敬不同意，派使节来朝廷请求投降。宋明帝任命毕众敬为兖州刺史。毕众敬的儿子毕元宝在建康，在此之前因犯其他罪过被诛杀。毕众敬听说，发怒，拔刀砍柱子说："我白发苍苍，只有一个儿子，都不能保全他，哪能单独活着！"十一月，

二十九日，魏军到达瑕丘，毕众敬请求向魏国投降。尉元派部下将领先占据瑕丘城，毕众敬悔恨，几天不吃饭。尉元长驱直入，十二月，初六，驻军在秺县。

西河公拓跋石到达上蔡，常珍奇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拓跋石想驻军在汝水北岸，未立即入城，中书博士郑羲说："现在常珍奇虽然投降，但他的内心不可估量。不如直入悬瓠城，夺取城门钥匙，占据仓库，控制他的要害，这是最安全的计策。"拓跋石于是驱马进城，然后摆酒嬉玩。郑羲说："观看常珍奇的脸色十分不平，不可不做好准备。"于是统军布置防备。当天夜晚，常珍奇让人烧库房，打算作乱，因拓跋石有防备而停止。郑羲，是郑豁的曾孙。

淮西七郡百姓多不愿归属魏国，结帮成营向南逃奔。魏国派建安王陆馥安抚刚投降的百姓。百姓中有陷入魏军成为奴仆的人，陆馥全部赦免他们，刚投降的百姓于是高兴。

54 乙丑，诏坐依附寻阳削官爵禁锢者，皆从原荡，随才铨用。

55 刘勔围寿阳，自首春至于末冬，内攻外御，战无不捷，以宽厚得将士心。寻阳既平，上使中书为诏谕殷琰、蔡兴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过之日。陛下宜赐手诏数行以相慰引。今直中书为诏，彼必疑谓非真，非所以速清万难也。"不从。琰得诏，谓刘勔诈为之，不敢降。杜叔宝闭绝寻阳败问，有传者即杀之，守备益固。凡有降者，上辄送寿阳城下，使与城中人语，由是众情离沮。

琰欲请降于魏，主簿谯郡夏侯详说琰曰："今日之举，

本效忠节。若社稷有奉，便当归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军近在淮次，官军未测吾之去就，若建使归款，必厚相慰纳，岂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详出见刘勔。详说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犹固守者，畏将军之诛，皆欲自归于魏。愿将军缓而赦之，则莫不相帅而至矣。”勔许诺，使详至城下，呼城中人，谕以勔意。丙寅，琰帅将佐面缚出降，勔悉加慰抚，不戮一人。入城，约勒将士，士民赀财，秋毫无所失。寿阳人大悦。魏兵至师水[1]，将救寿阳；闻琰已降，乃掠义阳数千人而去。久之，琰复仕至少府而卒。

56 萧惠开在益州，多任刑诛，蜀人猜怨。闻费欣寿败没，程法度不得前，于是晋原一郡反[2]，诸郡皆应之，合兵围成都。城中东兵不满二千，惠开悉遣蜀人出，独与东兵拒守。蜀人闻寻阳已平，争欲屠城，众至十余万人。惠开每遣兵出战，未尝不捷。

上遣其弟惠基自陆道使成都，赦惠开罪。惠基至涪[3]，蜀人遏留惠基，不听进。惠基帅部曲击之，斩其渠帅，然后得前。惠开奉旨归降，城围得解。

上遣惠开宗人宝首自水道慰劳益州。宝首欲以平蜀为己功，更奖说蜀人，使攻惠开。于是处处蜂起，凡诸离散者一时还合，与宝首进逼成都，众号二十万。惠开欲击之，将佐皆曰：“今慰劳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开曰：“今表启路绝，不战则何以得通使京师？”乃遣宋宁太守萧惠训等将万兵与战[4]，大破之，生擒宝首，囚于成都。遣使言状。上使执送宝首，召惠开还建康。上问以举兵状[5]。惠开

曰："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且非臣不乱，非臣不平。"上释之。

57 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6]；徐州治钟离[7]；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州[8]。郁州在海中，周数百里，累石为城，高八九尺，虚置郡县，荒民无几。

58 张永、沈攸之进兵逼彭城，军于下磕[9]，分遣羽林监王穆之将卒五千守辎重于武原[10]。

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与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别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抚内外，然后入。其夜，张永攻南门，不克而退。

元不礼于薛安都，安都悔降，复谋叛魏，元和之，不果发。安都重赂元等，委罪于女婿裴祖隆而杀之。元使李珠与安都守彭城，自将兵击张永，绝其粮道，又破王穆之于武原。穆之帅余众就永，元进攻之。

【注释】

①师水：河名，即今河南南部淮河支流淅河。

②晋原：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县西北怀远镇。

③涪：地名，在今四川三台县西北。

④宋宁：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市。

⑤上问：据章校"上问"二字上当有"既至"二字。

⑥淮阴：县名，治所在今江苏淮阴县。

⑦钟离：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临淮关。

⑧郁州：地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

⑨下磕：地名，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

⑩武原：县名，治所在今江苏邳县西北。

【译文】

54 十二月十二日，宋明帝下诏宣布因依附寻阳叛乱而消除官爵禁锢在家的人，都予赦免，量才录用。

55 刘勔围攻寿阳，自初春到冬末，无论内攻还是外防，每次战斗均无不胜，以宽厚而得到将士的心服。寻阳平定之后，宋明帝让中书省起草诏书告谕殷琰，蔡兴宗说："天下已经平定，这是殷琰反思错误的时候。陛下宜赐给他几行亲笔诏书以安抚吸引他。现在只由中书省写成诏书，他必定怀疑，认为诏书不是真的，这不是尽快清除一方祸难的良策。"宋明帝不听。殷琰得到诏书，认为是刘勔伪造的诏书，不敢投降。杜叔宝严密封锁寻阳失败的音讯，有传信的人当即杀死，寿阳的防守更加坚固。后来凡有投降的人，宋明帝总是送到寿阳城下，让他们与城中的人通话，由此城内人心离散沮丧。

殷琰想向魏国投降，主簿谯郡人夏侯详劝说殷琰："今日的举兵，本是为国尽忠。如果社稷有了君主，便应归顺朝廷，怎可向北方敌虏称臣！而且现在魏军近在淮河边上，朝廷军队拿不准我们的动向，如果派使者向朝廷表示归顺的忠诚，朝廷一定会优厚安慰和接纳，岂止免除罪过呢！"殷琰于是派夏侯详出城见刘勔。夏侯详对刘勔说："现在城中士民知道形势困难却仍然固守的原因是，怕将军诛杀他们，因此都想投奔魏国。希望将军放缓包围并赦免他们，这样他们就会相继而来投降将军了。"刘勔答应了，让夏侯详到寿阳城下，对城中人喊话，传达刘勔的赦免之意。十三日，殷琰率将佐双手反绑出城投降，刘勔全部加以抚慰，不杀一人。刘勔进城，管束部下，士民的财产，一毫不受损失。寿阳人大为高兴。魏军到达师水，将要援救寿阳；听说殷琰已投降朝廷，于是抢掠义阳数千人而离去。很久之后，殷琰又做官到少府职位才逝世。

56 萧惠开在益州，多用刑杀，蜀人对他猜疑怨恨。听说费欣寿战败而死，程法度不能前进，于是晋原一个郡反叛，其他各郡都响应

晋原,会合兵力包围成都。城中东方士兵不满二千,萧惠开把城内的蜀人全部送出城,只与东方士兵抗拒防守。蜀人听说寻阳已经平定,争着想杀入城,兵力达到十多万人。萧惠开每次派兵出城作战,无往不胜。

宋明帝派萧惠开的弟弟萧惠基从陆路出使成都,赦免萧惠开的罪过。萧惠基到达涪城,蜀人拦截留住萧惠基,不准他前进。萧惠开率部下攻击蜀人,杀死他们的首领,然后得以前进。萧惠开遵奉宋明帝的圣旨归顺投降朝廷,成都的包围得以解除。

宋明帝派萧惠开的同一宗族的萧宝首从水路前去慰问益州。萧宝首想把平定益州据为自己的功劳,重又鼓励劝说蜀人,让他们进攻萧惠开。于是益州境内处处起兵,凡是已经离散的人一时又重新聚合,与萧宝首进逼成都,兵力号称二十万。萧惠开准备攻击萧宝首,将佐都说:"现在慰劳使来了却抗拒他,靠什么向朝廷表明我们的诚意?"萧惠开说:"现在向朝廷上书的通路已经断绝,不作战怎么能与京师联络?"于是派宋宁太守萧思训等率一万兵与萧宝首作战,大败萧宝首,活捉萧宝首,囚禁在成都。派使者向朝廷报告情况。宋明帝派人押送萧宝首,召萧惠开回建康。萧惠开到达建康之后,宋明帝询问起兵响应寻阳的情况。萧惠开说:"臣只知顺逆,不懂天命;且不是臣不作乱,不是臣也不能平定益州。"宋明帝释免他的罪。

57 这一年,宋国在南方侨置兖州,治所在淮阴;侨立徐州,治所在钟离;侨置青·冀二州共用一个刺史,治所在郁洲。郁洲在海中,周围数百里,累石头成为城墙,高八九尺,空设郡县,荒民没有几个人。

58 张永、沈攸之进兵攻逼彭城,驻军在下磕,分派羽林监王穆之带兵五千人在武原守护辎重。

魏国镇东大将军尉元到达彭城,薛安都出城迎接。尉元派李璨与薛安都先进城,收取城门钥匙;另派孔伯恭带精兵二千安抚城内

城外，然后尉元才进城。这天夜，张永进攻彭城南门，未能攻克而退回。

尉元对薛安都不礼貌，薛安都后悔投降，又计划反叛魏国，尉元与他和好，结果叛乱未进行。薛安都重重贿赂尉元，把罪过推到女婿裴祖隆身上而把裴祖隆杀死。尉元派李珠与薛安都守卫彭城，自己带兵攻击张永，断绝张永的粮路，又在武原打败王穆之。王穆之率剩余兵士与张永会合，尉元进攻他们。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十四　起强圉协洽，尽上章阏茂，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

1春，正月，张永等弃城夜遁。会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弃船步走，士卒冻死者太半，手足断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后，大破永等于吕梁之东[1]，死者以万数，枕尸六十余里，委弃军资器械不可胜计；永足指示堕，与沈攸之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为魏所虏。上闻之，召蔡兴宗，以败书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号左将军；攸之免官，以贞阳公领职，还屯淮阴。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2]。

裴子野论曰：昔齐桓矜于葵丘而九国叛[3]；曹公

不礼张松而天下分[4]。一失豪厘，其差远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满百里，卒有离心，士无固色，而能开诚心，布款实，莫不敢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荡，寓内褰开。既而六军献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贾其余威，师出无名，长淮以北，倏忽为戎。惜乎！若以向之虚怀，不骄不伐，则三叛奚为而起哉[5]！高祖蚬虱生介胄，经启疆场；后之子孙，日蹙百里。播荻堂构[6]，岂云易哉！

2 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后，公私困竭，请发冀、相、济、兖四州粟，取张永所弃船九百艘，沿清运载，以赈新民；魏朝从之。

3 魏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将殿中兵讨之。丁未，道符司马段太阳攻道符，斩之；以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镇将以抚之。道符，翰之子也。

4 闰月，魏以顿丘王李峻为太宰。

5 沈文秀、崔道固为土人所攻，遣使乞降于魏，且请兵自救。

6 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悬瓠引兵攻汝阴太守张超，不克；退屯陈项[7]，议还长社[8]，待秋击之。郑羲曰："张超蚁聚穷命，粮食已尽，不降当走，可翘足而待也。今弃之远去，超修城浚隍，积薪储谷，更来恐难图矣。"石不从，遂还长社。

7 初，寻阳既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诏书谕文秀，又遣辅国将军刘怀珍将马步三千人与文炳偕行。未至，值张永

等败退，怀珍还镇山阳[9]。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皓[10]，帝使怀珍帅龙骧将军王广之将五百骑、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至东海[11]，僧皓已退保东莱[12]。怀珍进据朐城[13]，众心凶惧，欲且保郁洲，怀珍曰："文秀欲以青州归索虏，计齐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扬兵直前，宣布威德，诸城可飞书而下；奈何守此不进，自为沮挠乎！"遂进，至黔陬[14]，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走[15]。怀珍送致文柄，达朝廷意，文秀犹不降；百姓闻怀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长广太守刘桃根将数千人戍不其城[16]。怀珍军于洋水[17]，众谓且宜坚壁伺隙，怀珍曰："今众少粮竭，悬军深入，正当以精兵速进，掩其不备耳。"乃遣王广之将百骑袭不其城，拔之。文秀闻诸城皆败，乃遣使请降，帝复以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请降，复以为冀州刺史。怀珍引还。

【注释】

①吕梁：石桥名，在今江苏徐州市南泗水上，因当时在吕县境，故称吕梁。

②淮北四州：指青、冀、徐、兖四州，相当于今山东省及江苏北部一带。豫州淮西之地：指当时的汝南、新蔡、谯、梁、陈、南顿、颍川、汝阴各郡。

③齐桓矜于葵丘而九国叛：春秋时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与诸侯盟会，态度骄傲，导致九个诸侯国的背叛。

④曹公：曹操。张松：三国时的名士。因曹操对他无礼，愤而劝说刘备据蜀称帝，天下三分。

⑤三叛：指薛安都、毕众敬、常珍奇三人叛宋降魏。

⑥播获堂构：语出《尚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灾，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大意谓父辈已打好基础，而后辈不肯继续完成，甚至不能维持住。

⑦陈项：陈与项本是二城，当时陈郡的治所在项，故称陈项。项，在今河南

项城县。

⑧长社：县名，治所在今河南长葛县。

⑨山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安县。

⑩青州：州名，治所在东阳，即今山东益都县。

⑪东海：郡名，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南。

⑫东莱：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掖县。

⑬朐城：城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西南。

⑭黔陬：地名，在今山东胶县西南。

⑮高密：郡名，治所在今山东高密县。 平昌：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临邑县东北。

⑯长广：郡名，治所在不其城。 不其城：城名，在今山东崂山县西北。

⑰洋水：河名，源出山东临朐县东泰山北，流经寿光县。

【译文】

宋纪十四 起丁未(公元467年)，止庚戌公元470年，共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丁未，公元467年)

1 春，正月，宋国镇东将军张永等放弃下磕城连夜逃跑。遇上天下大雪，泗水结冰，张永等只好抛弃船只步行，士卒冻死的人有一大半，手脚折断的人占了十分之七、八。魏镇东大将军尉元拦击在前，薛安都追击在后，在吕梁之东大败张永等军，死者数以万计，尸体堆积六十多里，丢弃的军械物资不可胜计；张永的脚趾也冻掉了，与沈攸之仅仅单身逃回，宋国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人被魏军俘虏。宋明帝听说后，召见蔡兴宗，拿战败的信给他看，并说："面对你我非常惭愧！"张永降低官号为左将军，沈攸之免除官位，以贞阳公身份兼任原职，返回屯扎在淮阴。从这时宋国失去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区。

裴子野评论说：从前齐桓公在葵丘大会上傲慢待人，导致九个诸侯国的背叛；曹操对张松不礼貌而导致天下三分的局

面。一旦失之毫厘,其后果就相差千里。太宗明帝刘彧初年,威令所到达的地区,不满一百里,士兵有叛离之心,官员无固守之意,但太宗能开诚心,布真诚,人们莫不感恩服德,为他尽忠效死,所以能摧毁西方强敌,荡平北面叛军,境内平定统一。然后六军献上捷报,地方反叛者束手就擒,而太宗却想显示余威,于是师出无名,致使长长的淮河以北,转眼间成为魏国的领土。可惜啊!如果能以当初的虚心,不骄不躁,则薛安都等三位将军的反叛怎会发生呢!宋高祖武帝刘裕创业打天下时盔甲内生了虮虱,开拓疆域;后来的子孙,一天就使领土缩减百里,维持祖先的基业,谈何容易!

2 魏镇东大将军尉元因为彭城在兵荒马乱之后,公家和私人都十分贫困,请求拨给冀州、相州、济州、兖州的粮食,又取用张永抛弃的船只九百艘,沿清水运载,以救济刚刚归顺的百姓;魏国同意。

3 魏国东平王拓跋道符在长安反叛,杀死副将驸马都尉万古真等人,正月二十四日,司空和其奴等率宫廷禁军讨伐他。二十五日,拓跋道符的司马段太阳攻击拓跋道符,杀死他;魏国任命安西将军陆真为长安守将以安抚长安地区。拓跋道符,是拓跋翰的儿子。

4 闰正月,魏国任命顿丘王李峻为太宰。

5 宋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受到当地人的进攻,派使者向魏国求降,并请求派兵救援。

6 二月,魏国西河公拓跋石从悬瓠带兵进攻宋国汝阴太守张超,不胜;后退屯扎在陈项,商议退回长社,等到秋天再作攻击。中书博士郑羲认为:"张超的部队如蚂蚁般聚集,生命将尽,粮食已吃光,不投降就应逃走,抬脚之际可见分晓。现在丢下他远远离去,张超就会趁机修城挖护城河,积蓄薪柴储备粮谷,再来攻击恐怕就难战胜了。"拓跋石不听,结果回到长社。

7 当初,寻阳反叛平定之后,宋明帝刘彧派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带诏书去劝降沈文秀,又派辅国将军刘怀珍带步骑兵三千人与沈

文炳同行。未等到达，遇上张永等人败退，刘怀珍返回镇守山阳。沈文秀进攻青州刺史明僧皓，宋明帝让刘怀珍率龙骧将军王广之率五百骑兵、步兵二千人从海上去救援明僧皓，到达东海郡时，明僧皓已后退到东莱。刘怀珍进军占据朐城，人心惶惶，都想暂且守住郁洲，刘怀珍说："沈文秀想把青州献给敌虏，估计齐地的士民，怎肯甘心当魏国的奴隶呢！现在长驱直前，宣布朝廷的威德，各城都可以一封檄书就能拿下；为何守在此地不前进，自己沮丧自己的士气呢！"于是继续进军，到达黔陬，沈文秀所任命的高密、平昌二郡太守弃城逃走。刘怀珍把沈文炳送到沈文秀那里，传达朝廷的意思，沈文秀还不投降；当地百姓听说刘怀珍到了，都很高兴。沈文秀任命的长广太守刘桃根带数千人驻守不其城。刘怀珍驻军在洋水，大家都说应坚守等待机会，刘怀珍说："现在我们兵少粮尽，孤军深入，正应当用精兵速进，攻其不备才是。"就派王广之率一百骑兵袭击不其城，攻下不其城。沈文秀听说各地都败了，就派使者请降，宋明帝又任命他为青州刺史。崔道固也向朝廷请求投降，宋明帝仍任命他为冀州刺史。刘怀珍带军返回。

8 魏济阴王小新成卒。

9 沈攸之之自彭城还也，留长水校尉王玄载守下邳[1]，积射将军沈韶守宿豫[2]，睢陵、淮阳皆留兵戍之[3]。玄载，玄谟之从弟也。时东平太守申纂守无盐[4]，幽州刺史刘休宾守梁邹[5]，并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6]，辅国将军清河张谠守团城[7]，及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8]，肥城、糜沟、垣苗等戍皆不附于魏[9]。休宾，乘民之兄子也。

魏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将兵赴青州，征南大将军慕

容白曜将骑五万为之继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孙也。白曜至无盐,欲攻之,将佐皆以为攻具未备,不宜遽进。左司马范阳郦范曰:"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岂宜淹缓!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不暇攻围,将不为备;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马策是也。"乃引兵伪退。申纂不复设备,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时,克之;纂走,追擒,杀之。白曜欲尽以无盐人为军赏,郦范曰:"齐,形胜之地,宜远为经略。今王师始入其境,人心未洽,连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怀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

白曜将攻肥城,郦范曰:"肥城虽小,攻之引日;胜之不能益军势,不胜足以挫军威。彼见无盐之破,死伤涂地,不敢不惧;若飞书告谕,纵使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从之,肥城果溃,获粟三十万斛。白曜谓范曰:"此行得卿,三齐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沟二戍,一旬中连拔四城,威震齐土。

10 丙子,以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

11 房崇吉守升城,胜兵者不过七百人。慕容白曜筑长围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尽坑城中人,参军事昌黎韩麒麟谏曰:"今勍敌在前而坑其民,自此以东,诸城人自为守,不可克也。师老粮尽,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抚其民,各使复业。

崇吉脱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贾氏,与济州刺史卢度世有中表亲,然已疏远。及为魏所虏,度世奉事甚恭,

赡给优厚。度世闺门之内，和而有礼。虽世有屯夷，家有贫富，百口怡怡，丰俭同之。

崔道固闭门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于魏，请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郦范曰："文秀室家坟墓皆在江南，拥兵数万，城固甲坚，强则拒战，屈则遁去。我师未逼其城，无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军！且观其使者，视下而色愧，语烦而志怯，此必挟诈以诱我，不可从也。不若先取历城，克盘阳[10]，下梁邹，平乐陵[11]，然后按兵徐进，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单弱，不敢出战；吾通行无碍，直抵东阳，彼自知必亡，故望风求服，夫又何疑！"范曰："历城兵多粮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据东阳，为诸城根本。今多遣兵则无以攻历城，少遣兵则不足以制东阳；若进为文秀所拒，退为诸城所邀，腹背受敌，必无全理。愿更审计，无堕贼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魏尉元上表称："彭城贼之要藩，不有重兵积粟，则不可固守；若资储既广，虽刘彧师徒悉起，不敢窥淮北之地。"又言："若贼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豫，历下邳；趋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经东安[12]；此数者，皆为贼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虽拔，百姓狼顾，犹怀侥幸之心。臣愚以为，宜释青、冀之师，先定东南之地，断刘彧北顾之意，绝愚民南望之心；夏水虽盛，无津途可由，冬路虽通，无高城可固。如此，则淮北自举，暂劳永逸。兵贵神速，久则生变；若天雨既降，彼或因水通，运粮益众，规为进

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图,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

【注释】

①下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北。

②宿豫:县名,治所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南。

③睢陵: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 淮阳: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清江市西古泗水西岸。

④东平:郡名,治所在无盐。 无盐:在今山东东平县东无盐村。

⑤幽州:宋之幽州并无其地,刺史驻守在梁邹,即今山东邹平县东北。

⑥并州:州名,治所在升城,即今山东长清县西南。

⑦团城:地名,在今山东沂水县。

⑧兰陵:郡名,治所在今山东枣庄市西北。

⑨肥城:县名,治所在今山东肥城县。 糜沟:地名,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内。 垣苗:地名,又叫络当城,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

⑩盘阳:城名,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⑪乐陵:郡名,治所在今山东乐陵县东南。

⑫东安:县名,治所在今山东沂水县东北。

【译文】

8 魏国济阴王拓跋新成逝世。

9 宋国中领军沈攸之自彭城逃回时,留下长水校尉王玄载守卫下邳,积射将军沈韶守卫宿豫,睢陵、淮阳都留下兵力防守。王玄载,是王玄谟的堂弟。当时东平太守申纂守卫无盐,幽州刺史刘休宾守卫梁邹,并州刺史清河人房崇吉守卫升城,辅国将军清河张谠守卫团城,以及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沟、垣苗等据点都不向魏军投降。刘休宾,是刘秉民哥哥的儿子。

魏国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率兵向青州进军,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率骑兵五万人为后继援军。慕容白曜,是燕太祖的玄孙。慕容白曜到达无盐,想进攻无盐宋军;将佐都认为攻城器具不完备,不

宜仓促攻城。左司马范阳人郦范说："现在以轻装部队长途奔袭，深入敌国境内，怎么应该停留迟缓！而且无盐守将申纂一定以为我军来得快，没时间包围攻城，将不会做防备；现在如果出其不意，可一鼓攻克下来。"慕容白曜说："司马的计策对。"于是带军假装后退。申纂不再设置防备，慕容白曜夜间进行部署，三月，初三凌晨，突然攻城，到吃早饭时，攻克无盐城；申纂逃走，魏军追赶活捉住，杀死他。慕容白曜想把无盐人全部当作军队的赏赐，郦范说："齐地，是形势重要地区，应长远进行经营安排。现在王师刚进入齐的境内，人心尚未顺服，连城相互观望，都有抗拒防守之心，如果不用德义和诚信安抚他们，就不容易平定下来。"慕容白曜说："好！"把无盐人全都释放。

慕容白曜将进攻肥城，郦范说："肥城虽然不大，但进攻它就会拖长时间，胜了也不能增强我军声势，不胜则足以挫折我军声威。他们看到无盐城的被攻破，死伤遍地，不会不害怕；如果我军用檄书告谕他们，纵使不投降，也会自行逃散。"慕容白曜听从，肥城果然溃散，缴获粮食三十万斛。慕容白曜对郦范说："这次出军得到你的协助，岂止才平定三齐地区！"接着拿下糜沟、垣苗二处据点，十天内连拔四城，威震齐地。

10 二十五日，宋明帝任命尚书左仆射蔡兴宗为郢州刺史。

11 宋国并州刺史房崇吉守卫升城，能作战的人不过七百人。慕容白曜筑起长围攻击升城，从二月攻到夏天的四月，才攻下升城。慕容白曜气愤升城的不投降，想把城中的人全部活埋，参军事昌黎人韩麒麟劝阻说："现在强敌在前却活埋他们的百姓，从此以东地区，各城的人都要自行防守，不能再攻克了。我军疲惫，粮食吃光，外敌乘机反攻，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慕容白曜于是安慰升城百姓，让他们各自恢复自己的营业。

房崇吉脱身逃走。房崇吉的母亲傅氏，申纂的妻子贾氏，与济州刺史卢度世有中表亲戚关系，但已经疏远。等到被魏军俘虏，卢

度世事奉她们十分恭敬,供养也很优厚。卢度世在闺门之内,温和有礼。虽然世间艰难,各家有贫有富,但在卢度世主持下,一百多口十分和睦,生活的富裕或节俭各家都平均相同。

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关闭城门抵抗魏军。青州刺史沈文秀派使者迎接魏军表示投降,并且请求派兵去援救接应,慕容白曜想派兵前去。郦范说:"沈文秀的家室及祖先坟墓都留在江南,自己拥兵数万,城墙坚固兵力精强,强得话就应抵抗作战,弱得话就应逃走。现在我军尚未逼近他的城,还没有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没有什么可畏忌的,却匆忙请求援军!而且观察他的使者,眼睛下视而脸色惭愧,谈话烦躁而心意胆怯,这一定是心怀欺诈来引诱我军,不可听从他们。不如先夺取历城,攻克盘阳,拿下梁邹,平定乐陵,然后按兵慢慢前进,不怕他不顺服。"慕容白曜说:"冀州历城的崔道固等兵力薄弱,不敢出城作战;我在这一地区通行无碍,将要直抵青州的东阳,沈文秀自知一定要灭亡,故望风来投诚,这又有什么可疑!"郦范说:"历城兵多粮足,不是短短几天可以攻克的。沈文秀坐守东阳,为各城的基础。现在多派兵则无力攻历城,少派兵去则不足以制服东阳;如果前进被沈文秀抗拒,后退被各城截击,我们腹背受敌,必无保全的道理。愿将军重新仔细考虑,不要掉进贼人的圈套中。"慕容白曜这才停止派兵去东阳。而沈文秀果然不投降。

魏国镇东大将军尉元向朝廷上书说:"彭城是贼人的要塞重镇,如果没有重兵存粮,就不能固守;如果物资储备已经充足,既使刘彧的军队全部出动,也不敢窥视淮河以北地区。"又说:"如果贼人向彭城进军,必定经由清水、泗水路过宿豫,经过下邳;如果他们要向青州进军,亦要经由下邳、沂水路过东安;这几个城镇,都是贼人用兵的要塞地点。现在如果先平定下邳、宿豫,镇守淮阳、东安,则青州、冀州各城可以不用攻击而获胜;如果下邳等四城不先平定,则青州、冀州虽然攻下,但当地百姓还要顾望江南,心怀侥幸。臣愚认为,应暂且放开进攻青州、冀州的军队,先平定东南的下邳

等城，断绝刘彧北顾之心和愚民南望的心思；夏天水势虽大，但宋军无渡口和道路可走，冬天道路虽然畅通，但宋军前来无高城可守。这样做，则可使淮北地区自然归顺，暂时辛劳而永远安逸。兵贵神速，时间拖久了就会生变；如果雨季到了之后，贼人或许可利用水路畅通，向这一地区运粮送兵，图谋进取，到那时恐怕淮河附近的百姓就要翻然改悔不再顺服，而青州、冀州地区也不可很快攻克了。"

12 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

13 沈攸之自送运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间人诈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军迎接。"军副吴喜请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许。既而来者益多，喜固请不已，攸之乃集来者告之曰："君诸人既有诚心，若能与薛徐州子弟俱来者，皆即假君以本乡县，唯意所欲；如其不尔，无为空劳往还。"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军主彭城陈显达将千人助戍下邳而还。

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间[1]，聚党数千人，攻陷郡县。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阳太守张敬儿等击斩之。

14 上复遣中领军沈攸之等击彭城。攸之以为清、泗方涸，粮运不继，固执以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强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兖州刺史[2]，将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萧道成将千人镇淮阴[3]。道成收养豪俊，宾客始盛。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将部曲奔朐山[4]，据之，遣使来

降;萧道成以为朐山戍主。朐山濒海孤绝,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侧,欲有急则逃入海。魏东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圆城[5],崇祖部将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骑二万袭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惊惧,皆下船欲去,崇祖还,谓腹心曰:"虏非有宿谋,承叛者之言而来耳,易诳也。今得百余人还,事必济矣。但人情一骇,不可敛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来云:'艾塘义人已得破虏[6],须戍军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争上岸。崇祖引入,据城;遣羸弱入岛,人持两炬火,登山鼓譟。魏参骑以为军备甚盛,乃退。上以崇祖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

垣荣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畏罪不敢出,往依萧道成于淮阴。荣祖少学骑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马横槊,下马谈咏,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乎!"刘善明从弟僧副将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岛,道成亦召而抚之。

15 魏于天宫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16 魏尉元遣孔伯恭帅步骑一万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败所丧士卒瘃堕膝行者悉还攸之,以沮其气。上寻悔遣攸之等,复召使还。攸之至焦墟[7],去下邳五十余里,陈显达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8],伯恭击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击之,攸之大败,龙骧将军姜彦〔产〕之等战没。攸之创重,入保显达营;丁酉夜,众溃,攸之轻骑南走,委弃军资器械

以万计，还屯淮阴。

尉元以书谕徐州刺史王玄载，玄载弃下邳走，魏以陇西辛绍先为下邳太守。绍先不尚苛察，务举大纲，教民治生御寇而已；由是下邳安之。

孔伯恭进攻宿豫，宿豫戍将鲁僧遵亦弃城走。魏将孔大恒等将千骑南攻淮阳，淮阳太守崔武仲焚城走。

慕容白曜进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绥边将军房法寿为王玄邈司马，屡破道固军，历城人畏之。及道固降，皆罢兵。道固畏法寿扇动百姓，迫遣法寿使还建康。会从弟崇吉自升城来，以母妻为魏所获，谋于法寿。法寿雅不欲南行，怨道固迫之。时道固遣兼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二郡事，戍磐阳[9]，法寿乃与崇吉谋袭磐阳，据之，降于慕容白曜，以赎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将军长孙观救磐阳，道固兵退。白曜表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法寿对为冀州刺史，以法寿从弟灵民、思顺、灵悦、伯怜、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为郡守。

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于历城，遣平东将军长孙陵等攻沈文秀于东阳。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筑长围守之。陵等至东阳，文秀请降；陵等入其西郭，纵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闭城拒守，击陵等，破之。陵等退屯清西，屡进攻城，不克。

17 癸卯，大赦。

18 戊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冯太后自抚养宏；顷之，还政于魏主。魏主始亲国事，勤于为治，赏

罚严明，拔清节，黜贪污，于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洁著闻者。

19 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时用事，素不礼于上。上衔之，诏数其奸佞之罪，徙交州。

20 冬，十月，辛巳，诏徙义阳王昶为晋熙王，使员外郎李丰以金千两赎昶于魏。魏人弗许，使昶与上书，为兄弟之仪；上责其不称臣，不答。魏主复使昶与上书，昶辞曰："臣本实彧兄，未经为臣。若改前书，事为二敬[10]；苟或不改，彼所不纳。臣不敢奉诏。"乃止。魏人爱重昶，凡三尚公主。

21 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东徐州[11]，以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

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休宾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晔，与邪利皆没于魏。慕容白曜将其妻子至梁邹城下示之。休宾密遣主簿尹文达至历城见白曜，且视其妻子；休宾欲降，而兄子闻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刘休宾数遣人来见仆射约降，何故违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宾不得降，魏兵围之。

22 魏西河公石复攻汝阴[12]，汝阴有备，无功而还。常珍奇虽降于魏，实怀贰心；刘勔复以书招之。会西河公石攻汝阴，珍奇乘虚烧劫悬瓠，驱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民[13]，屯于灌水[14]。

【注释】

①梁、雍：梁州、雍州，在今陕西汉中市、四川达县市到湖北襄樊市、河南

南阳市一带。

②南兖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当时称广陵。

③淮阴：郡名，治所在今江苏淮阴县。

④朐山：即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

⑤东徐州：魏所设州，治所在圆城，在今山东沂水县境内。

⑥艾塘：地名，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北。

⑦焦墟：地名，在今江苏宿迁县西北。

⑧睢清口：指睢水进入清水的河口。

⑨磐阳：即盘阳，在今山东临朐县东南。

⑩二敬：指既向魏称臣，又向宋称臣。

⑪东徐州：治所在张谠驻守的团城，即今山东沂水县。

⑫汝阴：郡名，治所在今安徽阜阳市。

⑬上蔡：县名，治所在今河南上蔡县。 安成：县名，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东南。 平舆：县名，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西南。

⑭灌水：河名，即今河南南部史河的支流灌河。

【译文】

12 五月，十二日，宋明帝任命太子詹事袁粲为尚书右仆射。

13 沈攸之亲自运粮到下邳，魏国人派清水、泗水流域的人来欺骗沈攸之说："薛安都想投降，求宋军来迎接。"军副吴喜请求派一千人前去，沈攸之不允许。之后来的人更多，吴喜坚持请求不止，沈攸之就召集来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既有诚心，如果能和薛徐州的子弟一起来，我就全部任命你们为本乡本县的官长，任你们的心意挑选；如何不能一起来，不要白白辛劳往返。"从此这些人一去不返。沈攸之让军主彭城人陈显达率一千人协助守卫下邳然后自己返回。

薛安都的儿子薛令伯逃亡到梁州、雍州之间，聚集数千人，攻陷郡县。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派南阳太守张敬儿等攻击杀死薛令伯。

14 宋明帝又派中领军沈攸之等进攻彭城。沈攸之认为清水、泗水正干涸无水,粮食运输跟不上,因此不能进攻。使者往返七次,宋明帝发怒,强行派遣沈攸之出军攻击。八月,二十三日,任命沈攸之为行南兖州刺史,率兵北上;让行徐州事萧道成率一千人镇守淮阴。萧道成收养豪杰人士,门下宾客开始盛多。

魏军进入鼓城时,垣崇祖率私人部队逃奔朐山,占据朐山,派使者来投降;萧道成任命他为朐山戍主。朐山濒临大海十分荒凉,人心不安,垣崇祖在水边泊着船只,打算情况紧急时就逃到海山。魏国东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守圆城,垣崇祖部下将领有罪,逃亡投降魏军。成固公派步兵骑兵二万人袭击朐山,离城二十里;垣崇祖正出城送客,城中的人惊慌骚乱,都下山上船准备逃走,垣崇祖送客回城,对心腹说:"敌军不是有事先准备的进军,只是听了叛逃者的话才来的,容易骗过他们。现在能有一百多人回城,事情必定成功。只是人心一经惊吓,就不可再召集来,你们可快去一里之外的地方,大叫着跑来说:'艾塘的义军已经打败魏军,等待守军快去,协助赶跑魏军。'"船上的人听了果然高兴,争先上岸。垣崇祖带领他们进城,占据朐山城;又派弱小人员进海岛,一人持两支火把,登山呐喊。魏国侦察骑兵以为朐山军备很严,于是全军撤退。宋明帝任命垣崇祖为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

垣荣祖也从彭城逃奔朐山,因为奉命劝说薛安都归顺不成功,畏罪不敢出来,前往淮阴投靠萧道成。垣荣祖少年时学习骑射,有人对他说:"武事可怕,何不学文!"垣荣祖说:"从前曹操父子上马横矛冲杀,下马谈咏诗文,这种本事在天下,可以足够养家糊口。你们这种人没有保全自己的技能,与狗羊有什么差别呢!"刘善明的堂弟刘僧副率私人部队二千人躲避魏军居住到海岛上,萧道成也召集和安抚他们。

15 魏国在天宫寺制成大佛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黄金六百斤。

16 魏国镇东大将军尉元派孔伯恭率步骑兵一万抵抗沈攸之，又把沈攸之上次战败时被俘的冻掉脚腿只能膝行的士卒全部交还沈攸之，以沮丧宋军士气。宋明帝不久后悔派沈攸之等人北攻彭城，又召回他们。沈攸之到达焦墟，离下邳五十多里，陈显达引兵迎接沈攸之到达睢清口，孔伯恭攻击打败他们。沈攸之带军后退，孔伯恭追击他，沈攸之大败，龙骧将军姜彦之等阵亡。沈攸之受重伤，逃进陈显达的营寨；八月十八日夜，宋军溃散，沈攸之轻装骑马南逃，丢弃军械物资数以万计，返回屯扎在淮阴。

尉元写信劝说徐州刺史王玄载，王玄载放弃下邳逃走，魏军任命陇西人卒绍先为下邳太守。卒绍先不崇尚苟刻的统治，只掌握大体的纲要，教导百姓进行生产防御贼盗而已；由此下邳平安稳定。

孔伯恭进攻宿豫，宿豫守将鲁僧遵也放弃城池逃走。魏将军孔大恒等率一千骑兵向南进攻淮阳，淮阳太守崔武仲焚烧城池逃走。

慕容白曜进军屯扎在瑕丘。崔道固未投降时，缓边将军房法寿担任王玄邈的司马，屡次打败崔道固军，历城人害怕他。到崔道固投降后，双方都停止战斗。崔道固怕房法寿煽动百姓，强迫派遣房法寿为使者返回建康。遇上堂弟房崇吉从升城来，因母亲妻子被魏军俘获，与房法寿商议。房法寿本不想到江南去，埋怨崔道固逼迫他。当时崔道固派兼任治中房灵宾督清河、广川二郡事，戍守盘阳城，房法寿就和房崇吉谋划袭击盘阳，占据盘阳城，向慕容白曜投降，以赎回房崇吉的母亲妻子。崔道固派兵进攻盘阳城，慕容白曜从瑕丘派将军长孙观救援盘阳，崔道固兵退。慕容白曜上书请任命冠军将军韩麒麟与房法寿同时为冀州刺史，任命房法寿的堂弟房灵民、房思顺、房灵悦、房伯怜、房伯玉、房叔玉、房思安、房幼安等八人都为郡太守。

慕容白曜从瑕丘带兵进攻历城的崔道固，派平东将军长孙陵等进攻东阳的沈文秀。崔道固拒守不降，慕容白曜修筑长围守住历阳城。长孙陵等人到达东阳，沈文秀请求投降；长孙陵等人进入东

阳西城，放纵士兵残暴掠夺。沈文秀后悔愤怒，关闭城门拒守，攻击长孙陵部队，打败他们。长孙陵等后退屯驻到清水西岸，屡次进军攻城，不能获胜。

17 八月二十四日，宋国宣布大赦。

18 二十九日，魏国君主拓跋弘的李夫人生下儿子拓跋宏。李夫人，是李惠的女儿。冯太后自己抚养拓跋宏；不久，把国政交还魏主拓跋弘。魏国君主开始亲理国事，勤劳治国，赏罚严明，选拔清廉有节操的人，废黜贪官污吏，于是魏国的地方官开始有以廉洁著称的人。

19 宋国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孝武帝刘骏时就受到重任，一向对宋明帝无礼貌。宋明帝怀恨他，下诏列举徐爰的奸佞之罪，流放到交州。

20 冬，十月，初三，宋明帝下诏把义阳王刘昶迁徙为晋熙王，让员外郎李丰携带一千两黄金到魏国赎回刘昶。魏人不同意，让刘昶给刘彧一封信，叙兄弟的礼仪；宋明帝责备他不称臣，刘昶不回答。魏国君主又让刘昶写信给刘彧，刘昶推辞说："臣本来实是刘彧的哥哥，不曾当过他的臣。如果改动前封信的称呼，就是敬事两个君主了。如果不改，他也不会接受。臣不敢奉旨。"这才停止要刘昶写信。魏国人敬重刘昶，刘共娶三位魏国公主。

21 十一月，初八，宋国从徐州分出东徐州，任命辅国将军张谠为刺史。

十二月，初三，宋国任命幽州刺史刘休宾为兖州刺史。刘休宾的妻子，是崔邪利的女儿，生下儿子刘文晔，与崔邪利都被俘到魏国。慕容白曜把刘休宾的妻子和儿子带到梁邹城下给刘休宾看。刘休宾暗中派主簿尹文达到历城去见慕容白曜，并看望他的妻子儿子；刘休宾想投降，而哥哥的儿子刘闻慰不同意。慕容白曜让人到城下呼喊："刘休宾数次派人来见慕容仆射约定投降，为什么过了时间还不来！"由此城中的人都知道了，共同控制刘休宾，使他不能

投降。魏兵包围梁邹城。

22 魏国西河公拓跋石又进攻汝阴，汝阴设有防备，拓跋石无功而返。常珍奇虽然投降魏国，实际怀有背叛之心；刘勔又写信招诱他。遇上西河公拓跋石攻汝阴，常珍奇趁虚焚烧劫掠悬瓠，驱赶抢掠上蔡、安成、平舆三县的百姓，屯驻在灌水。

四 年

1 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2 魏汝阳司马赵怀仁帅众寇武津[1]，豫州刺史刘勔遣龙骧将军申元德击破之，又斩魏于都公阏于拔于汝阳台东[2]，获运车千三百乘。魏复寇义阳，勔使司徒参军孙台瓘击破之[3]。

淮西民贾元友上书，陈伐魏取陈、蔡之策[4]，上以其书示刘勔。勔上言："元友称'虏主幼弱，内外多难，天亡有期。'臣以为虏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据数郡，百姓残亡；今春以来，连城围逼，国家未能复境，何暇灭虏！元友所陈，率多夸诞狂谋，皆无事实，言之甚易，行之甚难。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担归阙，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境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彼，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此前后所见，明验非一也。"上乃止。

3 魏尉元遣使说东徐州刺史张谠，谠以团城降魏。魏以中书侍郎高闾与谠对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对为

东兖州刺史。元又说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于魏。魏以元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彭城。召薛安都、毕众敬入朝，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群从皆封侯，赐第宅，资给甚厚。

4 慕容白曜围历城经年，二月，庚寅，拔其东郭；癸巳，崔道固面缚出降。白曜遣道固之子景业与刘文晔同至梁邹，刘休宾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宾及其僚属于平城。

5 辛丑，以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单骑奔寿阳。

6 乙巳，车骑大将军、曲江庄公王玄谟卒。

7 三月，魏慕容白曜进围东阳。

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为辅国将军，将兵数千从海道救历城；至不其，闻历城已没，遂降于魏。

8 交州刺史刘牧卒，州人李长仁杀牧北来部曲，据州反，自称刺史。

9 广州刺史羊希使晋康太守沛郡刘思道伐俚[5]。思道违节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帅所领攻州，希兵败而死。龙骧将军陈伯绍将兵伐俚，还击思道，擒斩之。希，玄保之兄子也。

10 夏，四月，己卯，复减郡县田租之半。

11 徙东海王祎为庐江王，山阳王休祐为晋平王。上以废帝谓祎为驴王，故以庐江封之。

12 刘勔败魏兵于许昌[6]。

13 魏以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

诸军事、雍州刺史，进爵为王。

14 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7]，遂如繁畤[8]；辛酉，还宫。

15 六月，魏以昌黎王冯熙为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16 秋，七月，庚申，以骁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

17 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

18 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参军文静为辅国将军，统高密等五郡军事，自海道救东阳。至不其城，为魏所断，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东青州，以文静为刺史。

19 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桢为南安王，长寿为城阳王，太洛为章武王，休为安定王。

20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发诸州兵北伐。

21 十一月，李长仁遣使请降，自贬行州事；许之。

22 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杀沈文静，入东阳西郭。

23 义嘉之乱，巫师请发修宁陵，戮玄宫为厌胜。是岁，改葬昭太后。

24 先是，中书侍郎、舍人皆以名流为之，太祖始用寒士秋当，世祖犹杂选士庶，巢尚之、戴法兴皆用事[9]。及上即位，尽用左右细人，游击将军阮佃夫、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并参预政事，权亚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人有顺迕，祸福立至。大纳货赂，所饷减二百匹绢，则不报书。园宅饮馔，过于诸王；妓乐服饰，宫掖不如也。朝士贵贱，莫不自结。仆隶皆不次除

官,捉车人至虎贲中郎将,马士至员外郎。

【注释】

①汝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 武津:地名,在今河南上蔡县东。

②汝阳台:指汝阳郡汝阳县的章华台。

③孙台瓘:"台"当作"昙"。

④陈、蔡:指宋国豫州淮西地区,为春秋时期的陈国、蔡国。

⑤晋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德庆县。

⑥许昌:郡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

⑦崞(guō 锅)山: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南。

⑧繁畤:地名,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南。

⑨巢尚之、戴法兴皆用事:巢尚之为士族,戴法兴为庶族,二人同时受到重用,故说杂选士庶。

【译文】

四年(戊申,公元468年)

1 春,正月,十三日,宋明帝到建康南郊祭天,宣布大赦。

2 魏国汝阳司马赵怀仁率军侵犯武津,宋豫州刺史刘勔派龙骧将军申元德击败赵怀仁,又在汝阳章华台之东杀死魏国的平都公阔于拔,俘获运输车一千三百乘。魏军又侵犯义阳,刘勔让司徒参军孙昙瓘击败魏军。

淮西百姓贾元友上书,陈述讨伐魏国收复淮西地区的方案,宋明帝把这封上书给刘勔看。刘勔上疏表示:"贾元友称'敌虏皇帝年幼弱小,国家内外多有灾难,天灭亡它的日子不久了。'臣以为敌虏自去年冬天侵犯国土,盘踞几个郡,百姓受到摧残伤亡;今年春天以来,一连串的城镇受到围逼,国家未能恢复领土,哪来空闲消灭敌虏!贾元友所说,大多荒诞狂妄,都没有事实,说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很难。臣私下考察自元嘉年间以来,北方荒野之民,多次扰

乱朝廷的议事，肩挑身背来到皇宫前，都劝朝廷讨伐敌虏，从前每次采纳他们的意见，都造成后悔。边境地区的百姓，只看谁强谁弱；王师到那里，他们必定送上茶饭在路边等候；才一看到退军，便处处拦路抢劫。这是我前后亲眼所见，明明白白不止一次。"宋明帝这才停止北伐之议。

3 魏国镇东大将军尉元派使者游说宋国东徐州刺史张谠，张谠献出团城投降魏国。魏国任命中书侍郎高闾与张谠同为东徐州刺史，李璨与毕众敬同为东兖州刺史。尉元又劝说宋国兖州刺史王整、兰陵太守桓忻，王整、桓忻都投降魏国。魏国任命尉元为开府仪同三司、都督徐、南兖、北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守彭城。召薛安都、毕众敬前来平城朝见魏国君主，到达平城后，魏主以上等客人的礼节接待他们，跟随的人们都封侯，赐给宅院，待遇十分优厚。

4 慕容白曜包围历城长达一年，二月，十四日，攻克历城的东城；十七日，宋国冀州刺史崔道固反绑双手出城投降。慕容白曜派崔道固的儿子崔景业和刘文晔一同到梁邹城下，宋国兖州刺史刘休宾也出城投降。慕容白曜送崔道固、刘休宾及其属官到平城。

5 二十五日，宋任命前龙骧将军常珍奇为都督司、北豫二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拓跋石进攻常珍奇，常珍奇单骑逃奔寿阳。

6 二十九日，宋车骑大将军、曲江庄公王玄谟逝世。

7 三月，魏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进军包围东阳城。

宋明帝任命崔道固的侄儿崔僧祐为辅国将军，带兵数千从海路救援历城；到达不其城，听说历城已被攻陷，于是也投降魏国。

8 宋交州刺史刘牧逝世。当地人李长仁起兵杀死刘牧从北方带来的私人部队，占据州城反叛，自称刺史。

9 宋广州刺史羊希派晋康太守沛郡人刘思道讨伐俚族人。刘思道违反羊希的指挥而失利，羊希派人逮捕刘思道；刘思道率领部下进攻广州，羊希兵败而死。龙骧将军陈伯绍带兵伐俚族人，返回攻击刘思道，活捉之后杀死他。羊希，是羊玄保的侄儿。

10 夏,四月,初四,宋再次减免各郡县田租的一半。

11 宋明帝迁徙东海王刘祎为庐江王,山阳王刘休祐为晋平王。宋明帝因为废帝刘子业称呼刘祎为驴王,所以改封他为庐江王。

12 宋豫州刺史在许昌打败魏兵。

13 魏任命南郡公李惠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关右诸军事、雍州刺史,进升爵位为王。

14 五月,十一日,魏国君主在崞山围猎,然后又前往繁畤。十七日,回宫。

15 六月,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太傅。冯熙,是冯太后的哥哥。

16 秋,七月,十六日,宋任命骁骑将军萧道成为南兖州刺史。

17 八月,十五日,宋任命南康相刘勃为交州刺史。

18 宋明帝任命沈文秀的弟弟征北中兵参军沈文静为辅国将军,统管高密、平昌、长广、东海、东莞五个郡的军事,从海路前去救援东阳城。沈文静到达不其城,被魏军拦住,于是沈文静守城自固;魏军进攻不其城,不能攻克。十八日,宋从青州分出一部分设为东青州,任命沈文静为东青州刺史。

19 九月,初八,魏国君主立皇叔拓跋桢为南安王,拓跋长寿为城阳王,拓跋太洛为章武王,拓跋休为安定王。

20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宋国征发各州兵士进行北伐。

21 十一月,李长仁派使者向朝廷请求投降,自行贬职为行交州事;朝廷同意。

22 十二月,魏军攻克不其城,杀死沈文静,攻入东阳西城。

23 宋明帝与晋安王刘子勋争夺王权的义嘉战乱时,巫师请求挖开修宁陵,摧毁路太后的地宫以制服路太后的孙子刘子勋的叛乱。这一年,改葬路太后。

24 在此之前,宋国的中书侍郎、中书舍人都是用名流士族担任,太祖文帝刘义隆开始任用寒门士人秋当担任,世祖孝武帝刘骏还杂用士族和庶族,巢尚之,戴法兴都曾担任这种官职执掌大权。到

宋明帝刘彧即位，全部用身边的小人物担任，如游击将军阮佃夫、中书通事舍人王道隆、员外散骑侍郎杨运长等人，都参预朝廷政务，权势只比皇帝低一等，巢尚之、戴法兴都赶不上他们。阮佃夫特别放纵专横，人对他一有违忤或顺从，灾祸或好处立即就会落到那人头上。大肆收取贿赂，送的礼低于二百匹绢，则不予通报和记录。其园林宅院饮食酒席，超过各王府；家中的妓女音乐服饰，连宫廷也赶不上他。朝廷官员不论高贵低贱，没有人不巴结他。家中的奴仆都不按次序封官，赶车人当上虎贲中郎将，马夫当上员外郎。

五　年

1 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2 沈文秀守东阳，魏人围之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昼夜拒战，甲胄生虮虱，无离叛之志。乙丑，魏人拔东阳，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节坐斋内。魏兵交至，问："沈文秀何在？"文秀厉声曰："身是！"魏人执之，去其衣，缚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两国大臣，何拜之有！"白曜还其衣，为之设馔，锁送平城。魏主数其罪而宥之，待为下客，给恶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稍嘉礼之，拜外都下大夫。于是青、冀之地尽入于魏矣。

3 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4 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进爵济南王，白曜抚御有方，东人安之。

魏自天安以来[1]，比岁旱饥，重以青、徐用兵，山东之

民疲于赋役。显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他州,下输本州。又,魏旧制: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至是悉罢之,由是民稍赡给。

5 河东柳欣慰等谋反,欲立太尉庐江王祎。祎自以于帝为兄,而帝及诸兄弟皆轻之,遂与欣慰等通谋相酬和。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告之,丙申,诏降祎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帝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欣慰等并伏诛。

6 三月,魏人寇汝阴,太守杨文良击却之。

7 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8 五月,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干,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

魏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2],即为僧祇户[3],粟为僧祇粟,遇凶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4],以供诸寺洒扫。"魏主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9 六月,魏立皇子宏为太子。

10 癸酉,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11 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祎忿怼有怨言,请穷治;不许。丁丑,免祎官爵,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祎,因逼令自杀;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徙新安[5]。

12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13 魏顿丘王李峻卒。

14 十一月,丁未,魏复遣使来修和亲,自是信使岁通。

15 闰月，戊子，以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始治淮阴。

16 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扬州。休仁年与上邻亚，素相友爱，景和之世，上赖其力以脱祸。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亲当矢石，克成大功，任总百揆，亲寄甚隆；由是朝野辐凑，上渐不悦。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扬州。己未，以桂阳王休范为扬州刺史。

17 分荆州之巴东、建平[6]，益州之巴西、梓潼郡[7]，置三巴校尉，治白帝[8]。先是，三峡蛮、獠岁为抄暴，故立府以镇之。上以司徒参军东莞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谦将之官，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耳，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开布恩信，蛮、獠翕然怀之，竞饷金宝；谦皆慰谕，不受。

18 临海贼帅田流自称东海王[9]，剽掠海盐[10]，杀鄞令[11]，东土大震。

【注释】

①天安：魏献文帝拓跋弘的年号，仅公元466年一年。

②平齐户：指由宋国青州等地迁移到平齐郡的民户。

③僧祇户：指专门为佛教管理部门（僧曹）输租的民户，另外则不承担赋役。

④佛图户：指专门为佛寺服杂役的民户，又称寺户。

⑤新安：郡名，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北。

⑥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　建平：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巫山县。

⑦巴西：郡名，治所在今四川阆中县。　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梓潼县。

⑧白帝:县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境内。

⑨临海:郡名,治所在今浙江临海县。

⑩海盐:县名,治所在今浙江海盐县。

⑪鄞:县名,治所在今浙江奉化县东北。

【译文】

五年(己酉,公元469年)

1 春,正月,二十二日,宋明帝亲自耕种籍田,宣布大赦。

2 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守卫东阳,魏军包围长达三年,外无救援,士卒昼夜抵抗作战,盔甲内生了虱子,但仍无离叛之心。二十四日,魏军攻克东阳城,沈文秀解下战袍,穿好文官服装,拿着皇帝颁给的符节端坐在房内。魏兵先后冲进,问:"沈文秀在哪里?"沈文秀厉声说:"我就是!"魏兵捉住他,脱下他的官服,捆绑送到慕容白曜帐前,让沈文秀下拜,沈文秀说:"各是两国大臣,哪里有下拜的事!"慕容白曜还给他的官服,为他摆下酒菜,枷锁住送往平城。魏献文帝列举他的罪状后宽恕了他,以下等人的礼节待他,给他粗衣劣食;之后又敬重他的不屈精神,稍微以优待之礼待他,拜为外都下大夫。到这时,宋国青州、冀州的领土全部落到魏国手中了。

3 二十七日,魏平昌宣王和其奴逝世。

4 二月,初九,魏任命慕容白曜为都督青·齐·东徐三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爵位进升为济南王。慕容白曜安抚控制有方,青、齐等地的百姓安心顺服。

魏自天安年间以来,连年旱灾饥荒,加上青州、徐州用兵作战,整个中原地区的百姓被赋税劳役折磨得十分疲惫。魏显祖拓跋弘下令根据百姓的贫富情况分为三等交租的法律,每一等又分三品:上等三品的租赋输送到平城,中等三品的租赋输送其他州,下等三品的租赋输送到本州。另外,魏国旧有的制度:正常的租赋之外,还有杂色征调十五种;到这时全部罢除了,因此百姓稍稍有余起来。

5 河东人柳欣慰等谋反，打算把太尉庐江王刘祎立为皇帝。刘祎自认为是宋明帝的哥哥，而宋明帝和各位皇弟都轻视他，于是与柳欣慰等通谋协商。征北谘议参军杜幼文告发反叛阴谋，二十六日，宋明帝下诏把刘祎降职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京镇守宣城，宋明帝派心腹杨运长领兵防卫。柳欣慰等全部伏罪被杀。

6 三月，魏兵侵犯汝阴，汝阴太守杨文良击退魏兵。

7 夏，四月，二十七日，魏国大赦。

8 五月，魏迁徙青州、齐地百姓到平城，把升城、历城的百姓安置在桑乾河一带，设立平齐郡来管理他们；其余的宋国百姓全部做为奴婢，分赐给百官。

魏国沙门统昙曜上奏："平齐户和其他百姓有能一年上交六十斛粮食给僧曹的，即成为僧祇户，所交的粮为僧祇粮，遇到灾荒年，把僧祇粮救济供给饥民。"又请求："把民犯重罪及官府奴隶，做为佛图户，以供各寺庙洒扫杂役。"魏国君主都同意了。于是僧祇户、僧祇粮、佛图户遍布各州镇了。

9 六月，魏把皇子拓跋宏立为太子。

10 初五，宋任命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11 宋明帝又命有关部门上奏说庐江王刘祎忿恨有怨言，请求彻底治罪；宋明帝表示不同意。初九，免除刘祎的官职和爵位，派大鸿胪持符节奉诏书责罪刘祎，于是逼令他自杀；他儿子辅国将军刘充明废黜后流放到新安。

12 冬，十月，初一，发生日食。

13 魏顿丘王李峻逝世。

14 十一月，十一日，魏又派使者来宋国恢复和亲关系，从此双方信函使者每年来往不止。

15 闰十一月，二十二日，宋任命辅师将军孟阳为兖州刺史，开始把治所设在淮阴。

16 十二月,初三,宋司徒建安王刘休仁解除扬州刺史职务。刘休仁年龄与宋明帝相当,一向相互友爱,在废帝景和年间,宋明帝靠刘休仁的智力摆脱被杀之祸。到泰始初年,四方起兵反对宋明帝,刘休仁亲自冒着箭石,完成平定叛乱的大功,总掌政务,宋明帝对他亲近重任十分隆重;因此朝廷及在野人士都聚集到刘休仁身边,宋明帝渐渐不高兴起来。刘休仁领悟到宋明帝的心意,所以上书请解除扬州刺史职务。二十四日,宋任命桂阳王刘休范为扬州刺史。

17 宋国划分荆州的巴东、建平二郡和益州的巴西、梓潼二郡,设置三巴校尉管辖区,治所在白帝城。在此之前,三峡的蛮族人、獠族人每年进行抢劫,所以设立校尉府以镇守这一地区。宋明帝任命司徒参军东莞人孙谦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孙谦将要到职上任,宋明帝命他招募一千人跟随前去,孙谦说:"蛮族人不顺服朝廷,是因为朝廷对待他们不合礼节,哪用麻烦兵役消耗国家经费!"坚决推辞不接受募兵的命令。到达郡城之后,孙谦对当地百姓公开施布恩德诚信,蛮族、獠族全都一起感恩他,竞相送他金银财宝;孙谦全部加以安慰教谕,不接受礼物。

18 临海郡的贼人首领田流自称东海王,抢劫海盐县,杀死鄞县县令,东方领土大为震惊。

六 年

1 春,正月,乙亥,初制间二年一祭南郊,间一年一祭明堂[1]。

2 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为太尉,领司徒;固辞。

3 癸丑,纳江智渊孙女为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献物;始兴太守孙奉伯止献琴、书[2],上大怒,封药赐死,既

而原之。

4 魏以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定国，丽之子也。

5 魏主遣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击吐谷浑。

6 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7 戊申，魏长孙观与吐谷浑王拾寅战于曼头山[3]，拾寅败走，遣别驾康盘龙入贡，魏主囚之。

8 癸亥，立皇子燮为晋熙王，奉晋熙王昶后。

9 五月，魏立皇弟长乐为建昌王。

10 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以尚书仆射袁粲为右仆射。

上宫中大宴，裸妇人而观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为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而裸妇人以为笑！外舍之乐，雅异于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闻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刚正如此！"

11 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久，民间或言道成有异相，当为天子。上疑之，征为黄门侍郎、越骑校尉。道成惧，不欲内迁，而无计得留。冠军参军广陵荀伯玉劝道成遣数十骑入魏境，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境上；道成以闻，上使道成复本任。秋，九月，命道成迁镇淮阴。以侍中、中领军刘勔为都督南徐・兖等五州诸军事，镇广陵。

12 戊寅，立总明观，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

13 柔然部真可汗侵魏，魏主引群臣议之。尚书右仪射南

平公目辰曰："若车驾亲征，京师危惧，不如持重固守。虏悬军深入，粮运无继，不久自退；遣将追击，破之必矣。"给事中张白泽曰："蠕尔荒愚，轻犯王略，若銮舆亲行，必望麾崩散，岂可坐而纵敌！以万乘之尊，婴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从之。白泽，兖之孙也。

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镇西将军吕罗汉等掌留台事。诸将会魏主于女水之滨[4]，与柔然战，柔然大败。乘胜逐北，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获戎马器械不可胜计。旬有九日，往返六千余里。改女水曰武川。司徒东安王刘尼坐昏醉，军陈不整，免官。壬申，还至平城。

是时，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诏："吏所受监临羊一口、酒一斛者，死；与者以从坐论；有能纠告尚书已下罪状者，随所纠官轻重授之。"张白泽谏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禄。今皇朝贵臣，服勤无报；若使受礼者刑身，纠之者代职，臣恐奸人窥望，忠臣懈节，如此而求事简民安，不亦难乎！请依律令旧法，仍班禄以酬廉吏。"魏主乃为之罢新法。

14 冬，十月，辛卯，诏以世祖继体，陷宪无遗，以皇子智随为世祖子，立为武陵王。

15 初，魏乙浑专政，慕容白曜颇附之。魏主追以为憾，遂称白曜谋反，诛之，及其弟如意。

16 初，魏南部尚书李敷，仪曹尚书李诉，少相亲善，与中

书侍郎卢度世皆以才能为世祖、显祖所宠任，参豫机密，出纳诏命。其后诉出为相州刺史，受纳货赂，为人所告，敷掩蔽之。显祖闻之，槛车征诉，案验服罪，当死。是时敷弟奕得幸于冯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讽诉告敷兄弟阴事，可以得免。诉谓其壻裴攸曰："吾与敷族世虽远，恩踰同生，今在事劝吾为此，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解带自绞，终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阴事！将若之何？"攸曰："何为为人死也！有冯阐者，先为敷所败，其家深怨之。今询其弟，敷之阴事可得也。"诉从之。又赵郡范懔条列敷兄弟事状凡三十余条[5]。有司以闻。帝大怒，诛敷兄弟。诉得减死，鞭毙配役。未几，复为太仓尚书[6]，摄南部事。敷，顺之子也。

17 魏阳平王新成卒。

18 是岁，命龙骧将军义兴周山图将兵屯浃口讨田流[7]，平之。

19 柔然攻于阗[8]，于阗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议之，皆曰："于阗去京师几万里，蠕蠕唯习野掠，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寻已亡矣。虽欲遣师，势无所及。"魏主以议示使者，使者亦以为然。乃诏之曰："朕应急救诸军以拯汝难。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当时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练甲养士，一二岁间，当躬帅猛将，为汝除患。汝其谨修警候以待大举！"

【注释】

①明堂: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赏的建筑。

②始兴:郡名,治所在今广东韶关市东南。

③曼头山:山名,在今青海省共和县西南。

④女水:河名,流经今内蒙武川县东北。

⑤范阑:栏,与标字同。

⑥太仓尚书:官名,掌管国库存粮事务。

⑦浃口:在今浙江镇海县甬江河口。

⑧于阗:国名,在今新疆和田县。

【译文】

泰始六年(庚戌年,公元470年)

1 春,正月,初十,宋开始规定隔二年祭祀一次南郊,隔一年祭祀一次明堂。

2 二月,初八,宋任命司徒刘休仁为太尉,兼任司徒;刘休仁坚持推辞不接受。

3 十九日,宋明帝纳入江智渊的孙女为太子妃。二十日,宣布大赦。命百官都献礼物;始兴太守孙奉只献上琴和书,宋明帝大怒,送毒药给孙奉赐他自杀,之后又饶恕了他。

4 魏任命东郡王陆定国为司空。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

5 魏国君主派征西大将军上党王长孙观攻击吐谷浑。

6 夏,四月,初八,魏宣布大赦。

7 十五日,魏长孙观与吐谷浑王慕容拾寅在曼头山作战,慕容拾寅败走,派别驾康盘龙来平城上贡,魏献文帝囚禁康盘龙。

8 三十日,宋明帝册立皇子刘燮为晋熙王,继承晋熙王刘昶的家系。

9 五月,魏册立皇弟拓跋长乐为建昌王。

10 六月,十一日,宋任命江州刺史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任命尚书仆射袁粲为尚书右仆射。

宋明帝在宫中举行大型宴会，命宫女裸体让大家观看，王皇后用扇子挡住脸。宋明帝生气说："外家寒酸！现在一起逗乐，为什么就你一人不看！"王皇后说："逗乐的事，其方法本来很多；哪里有与姑姊妹一起而让妇女裸体当做笑乐的呢！外家的逗乐，本不与此一样。"宋明帝大怒，让王皇后起来离开。王皇后的哥哥王景文听说后说："皇后在家时很劣弱，这一次却能这样刚正！"

11 宋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军中时间长久，民间传说萧道成有异人的脸相，当成为天子。宋明帝怀疑他，召他为黄门侍郎、越骑校尉。萧道成害怕，不想到京城去，但没办法能留在南兖州。冠军参军广陵人荀伯玉劝萧道成派数十个骑兵进入魏国境内，安置标牌，魏果然派游动骑兵数百人在边境巡逻。萧道成向朝廷汇报这个情况，宋明帝让萧道成恢复原职。秋，九月，又命萧道成迁移到淮阴镇守。任命侍中、中领军刘勔为都督南徐・兖等五州诸军事，镇守广陵。

12 九月十七日，宋国设立总明观，设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学士各十人。

13 柔然国部真可汗侵犯魏国，魏国君主召见群臣计议对策。尚书右仆射南平公拓跋目辰说："如果皇帝的车驾亲自出征，京师就会危险恐惧，不如持重固守。敌虏孤军深入，粮食运输跟不上，不久就自会退去。那时再派将追击，一定会打败他们。"给事中张白泽说："柔然是愚蠢荒蛮的，轻率侵犯我国边界，如果陛下銮车亲自出行，敌人必会望风崩溃，怎能坐待敌人放纵！凭着万乘大国的尊严，据城自守，不是威服四方蛮夷的好办法。"魏国君主同意张白泽的意见。张白泽，是张兖的孙子。

魏国君主派京兆王拓跋子推等人督率各军从西路出发，派任城王拓跋云等人督率各军从东路出发，派汝阴王拓跋天赐等率各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率各军为后继部队，镇西将军吕罗汉等负责掌管留守朝廷的事务。各将领在女水之滨与魏主会合，与柔然作

战，柔然大败，魏军乘胜追逐败军，斩首五万颗，投降的一万多人，缴获军马器械不计其数。十九天内，往返六千多里。把女水改名为武川。司徒东安王刘尼因昏醉，军阵不整，而罢免官职。九月十一日，回到平城。

这时，魏国百官不得俸禄，很少有人能以廉洁清白自立。魏国君主下诏："官吏接受所管辖之人送的羊一头、酒一斛者，判死刑；送东西的人以同谋罪论处；有人能纠察报告尚书以下官员的受贿罪状的，根据他所检举报告的官员的高低授给他相应的官职。"张白泽劝阻说："从前周代的下等士官，还有代偿耕种的俸禄；现在皇朝的贵重大臣，服劳辛勤却无报酬；如果让受礼的官员受刑，让纠察检举的人代替他的官职，臣恐怕奸人窥察观望，而忠臣松懈节操，像这样想求得政事简洁百姓安定，不也是很难吗！请求按照旧有法律，仍然颁发俸禄以报酬廉洁官吏。"魏国君主于是为此而罢除新的法令。

14 冬，十月，初一，宋明帝下诏宣布：世祖孝武帝的儿子们，因犯法被诛杀没有遗子，特命皇子刘智随为世祖的儿子，立为武陵王。

15 当初，魏国乙浑专权，慕容白曜颇为依附乙浑。魏国君主追想起来认为是件憾事，于是宣称慕容白曜谋反，诛钉他及其弟弟慕容如意。

16 当初，魏南部尚书李敷，仪曹尚书李訢，自小相互亲善，与中书侍郎卢度世都凭借才能受到世祖拓跋焘和显祖拓跋弘的宠爱重任，参预朝廷机密，发布传达皇帝的诏书敕命。其后李訢出京担任相州刺史，接受贿赂，被人告发，李敷为他掩盖。魏主听说后，用槛车把李訢押回京城，审讯检实后认罪，当处死刑。这时李敷的弟弟李奕受到冯太后的宠幸，献文帝已经有疏远他的意思。有关部门把皇帝的意思暗示给李訢，要李訢检举李敷兄弟的隐密罪行，就可以得到赦免。李欣诉他女婿裴攸说："我与李敷的宗族关系虽然疏远，但双方的友情超过了同父所生的兄弟，现在有关部门劝我做这种

事，我心里不忍去干。常拿头簪刺自己，解下衣带自己勒自己，但终究不能死。而且我怎能知道他们的隐密罪行！这可怎么办？"裴攸说："何必为别人死呢！有一个叫冯阐的人，以前为李敷害过，他家非常恨李敷。现在去问冯阐的弟弟，李敷的隐密罪行就能知道了。"李沂听从了。另有赵郡人范标列举李敷兄弟的罪状共三十多条。有关部门把这些检举材料报告给献文帝。献文帝大怒，诛杀李敷弟兄二人。李沂得以减免死刑，鞭打剃发后发配劳役。不久，又任命为太仓尚书，兼南部尚书的工作。李敷，是李顺的儿子。

17 魏阳平王拓跋新成逝世。

18 这一年，宋命龙骧将军义兴人周山图带兵屯驻在浙口，讨伐贼人田流，平定这场叛乱。

19 柔然进攻于阗，于阗派使者素目伽奉书到魏国求救。魏献文帝命公卿商议对策，都说："于阗离京师将近一万里，蠕蠕只会在野外抢劫掠夺，不能攻城；如果于阗可被攻下，很快就已灭亡了。即使想派军，也势必赶不及了。"魏国君主把商议结果拿给使者看，使者也认为是这样。于是魏主下诏说："朕应该紧急命各军去拯救你们的危难。但离你国太远，必定不能救当时的危急。你应知道这一点！朕现今练兵养士，一二年间，当亲率猛将，为你除害。你要谨慎地安排警卫侦察以等待大军的出动！"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十五　起重光大渊献，尽旃蒙单阏，凡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

1 春，二月，戊戌，分交、广置越州，治临漳[1]。

2 初，上为诸王，宽和有令誉，独为世祖所亲。即位之初，义嘉之党多蒙全宥[2]，随才引用，有如旧臣。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骒”字为“驱”[3]，以其似祸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斫者。

时准、泗用兵，府藏空竭，内外百官，并断俸禄。而奢费过度，每所造器用，必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幸用事，货赂公行。

上素无子，密取诸王姬有孕者内宫中，生男则杀其母，使宠姬子之。

至是寝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诸弟。南徐州刺史晋平剌王休祐，前镇江陵，贪虐无度，上不使之镇，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性刚狠，前后忤上非一，上积不能平；且虑将来难制，欲方便除之。甲寅，休祐从上于岩山射雉[4]，左右从者并在仗后。日欲阑，上遣左右寿寂之等数人，逼休祐令坠马，因共殴，拉杀之，传呼"骠骑落马！"上阳惊，遣御医络绎就视，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绝，去车轮，舆还第。追赠司空，葬之如礼。

建康民间讹言，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贵之相，上以此言报之，休若忧惧。戊午，以休若代休祐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将佐，皆谓休若还朝，必不免祸，中兵参军京兆王敬先说休若曰："今主上弥留，政成省阁，群竖恟恟，欲悉去宗支以便其私。殿下声著海内，受诏入朝，必往而不返。荆州带甲十余万，地方数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与赐剑邸第，使臣妾饮泣而不敢葬乎！"休若素谨畏，伪许之。敬先出，使人执之，以白于上而诛之。

3 三月，辛酉，魏假员外散骑常侍邢祐来聘。

4 魏主使殿中尚书胡莫寒简西部敕勒为殿中武士。莫寒大纳货赂，众怒；杀莫寒及高平假镇将奚陵。夏，四月，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阴王天赐将兵讨之，以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诈降，袭云，杀之，天赐仅以身免。

5 晋平剌王既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与嬖臣杨运长等为身后之计，运长等亦虑上晏驾后，休仁秉政，己辈不得专权，弥赞成之。上疾尝暴甚，内外莫不属意于休仁。主书以下皆往东府访休仁所亲信，豫自结纳；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惧。上闻愈恶之。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见，既而谓曰："今夕停尚书下省宿，明可早来。"其夜，遣人赍药赐死。休仁骂曰："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钮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上虑有变，力疾乘舆出端门，休仁死，乃入。下诏称："休仁规结禁兵，谋为乱逆，朕未忍明法，申诏诘厉。休仁惭恩惧罪，遽自引决。可宥其二子，降为始安县王，听其子伯融袭封。"

上虑人情不悦，乃与诸大臣及方镇诏，称："休仁与休祐深相亲结，语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从来颇得此力。'休祐之陨，本欲为民除患，而休仁从此日生娆惧。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辞杨太妃[15]。吾春中多与之射雉，或阴雨不出，休仁辄语左右云：'我已复得今一日。'休仁既经南讨，与宿卫将帅经习狎共事。吾前者积日失适，休仁出入殿省，无不和颜，原相抚劳。如其意趣，人莫能测。事不获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处分。恐当不必即解，故相报知。"

上与休仁素原，虽杀之，每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间，勋诚实重；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胜。

初，上在藩与褚渊以风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仗。上

寝疾，渊为吴郡太守，急召之。既至，入见，上流涕曰："吾近危笃，故召卿，欲使者黄褠耳⑥。"黄褠者，乳母服也。上与渊谋诛建安王休仁，渊以为不可，上怒曰："卿痴人！不足与计事！"渊惧而从命。复以渊为吏部尚书。庚午，以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左仆射。

【注释】

①临漳：郡名，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东北旧州东。临漳，为当时新设越州的治所。

②义嘉之党：晋安王刘子勋的年号为义嘉，其部下官员统称义嘉之党。

③騧(guā 瓜)：黑嘴的黄马。　瓠(guā 瓜)：特意把騧字改作瓠字，实为一字。

④岩山：山名，在今江苏江宁县南。

⑤杨太妃：刘休仁的生母。

⑥黄褠：皇室乳母的衣服，让大臣穿上黄褠，表示向该大臣托孤，如乳母一样照顾扶助幼小帝王。

【译文】

宋纪十五　起辛亥(公元 471 年)，止乙卯(公元 475 年)，共 5 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辛亥，公元 471 年)

1 春，二月，初十，宋划分交州、广州部分地区设置越州，治所在临漳。

2 当初，宋明帝为诸王时，宽厚仁和名声在外，单独受到世祖孝武帝刘骏的亲宠。即位初期，刘子勋的党羽多受到宋明帝的宽大恕罪，根据每人的才能任用为官职，就像自己的旧臣一样。到晚年，却变得猜疑忌恨残忍暴虐，迷信鬼神，有许多忌讳，说话、文字书籍当

中，祸败、凶丧以及类似的应加以回避的忌讳，多达成百上千种，一有触犯必定加以杀戮。把“弱”字改为“弧”字，就只因为弱字与祸字相似。侍从不小心违背了他的心意，往往加以剖腹砍断肢体的酷刑。

当时淮河、泗水地区用兵，国库亏空，朝廷内外的官员，全部不发俸禄。而宋明帝自己奢侈消费过度，每建造一种用品，一定要同时制成正、副、次三套各三十个。身边亲信掌握大权，官吏之中收取贿赂公然进行。

宋明帝一向没有儿子，便秘密把各位亲王妃姬已怀孕者接到皇宫中，如果生下儿子就杀死他母亲，让自己宠爱的妃姬养育他。

这时宋明帝病重，因太子年幼弱小，深深忌恨各位皇弟。南徐州刺史晋平剌王刘休祐，以前镇守江陵，极端贪婪残暴，宋明帝不让他前往江陵上任，留他在建康，派他手下的高级官佐代行府州事务。刘休祐性情刚烈凶狠，先后不止一次顶撞宋明帝，宋明帝长期忌恨不能消除；并且担心将来难以控制，想找机会除掉刘休祐。二月二十六日，刘休祐跟随宋明帝到岩山射猎野鸡，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仪仗队后面。天快黑了，宋明帝派亲信寿寂之等人，逼撞刘休祐使他坠下马来，大家一起把他殴打致死，然后让人传递呼叫“骠骑将军落马！”宋明帝假装吃惊，派御医接连不断前去看望，等刘休祐的随从人员赶到，刘休祐已经断气，去掉车轮，用车子把他抬回王府。帝追赠刘休祐司空官衔，按礼节葬他。

建康百姓传说，荆州刺史巴陵王刘休若有帝王至贵之脸相，宋明帝把这话告诉刘休若，刘休若担忧害怕。三十日，任命刘休若代替刘休祐为南徐州刺史。刘休若的心腹将佐，都说刘休若如果返回京城，必定不能避免杀身之祸，中兵参军京兆人王敬先对刘休若说：“现在皇上处于弥留状态，朝廷大政操纵在中书省手里，那伙小人气势汹汹，想全部除掉皇亲以方便他们的私欲。殿下名声传遍海内，接受诏书进入朝廷，必定一去不回。荆州甲兵十多万，土地方圆

数千里，上可以匡救天子，除掉奸臣，下可以保全领土，顾全自身；与被赐给宝剑府第自杀，让家臣妻妾饮声吞泪而不敢埋葬相比哪一个更好呢？”刘休若一向谨慎胆小，假装答应他。王敬先出去后，刘休若命人抓住他，向宋明帝报告此事而后杀死王敬先。

3 三月，初三，魏暂代员外散骑常侍邢祐来宋国访问。

4 魏国君主派殿中尚书胡莫寒选拔西部敕勒人充当殿中武士。胡莫寒大肆收取贿赂，众人发怒，杀死胡莫寒及高平郡代理镇将奚陵。夏，四月，各部敕勒全都反叛。魏国君主让汝阴王拓跋天赐带兵讨伐他们，任命给事中罗云为前锋；敕勒人假装投降，袭击罗云，杀死他，拓跋天赐仅仅一人逃脱。

5 晋平剌王刘休祐死后，建安王刘休仁更加恐惧不安。宋明帝与亲信杨运长等人商量身后的事，杨运长等也担心宋明帝驾崩之后，由刘休仁执掌大权，自己一伙人不能专权，更赞成宋明帝除掉刘休仁。宋明帝的疾病曾一度十分危险，宫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刘休仁身上，宫内主书以下的官员都前往刘休仁的王府拜访刘休仁，预先巴结刘休仁；有些正在值班不能出宫的人，都感到害怕。宋明帝听说了，更加厌恶刘休仁。五月，初一，宋明帝召刘休仁进宫晋见，晋见后对刘休仁说：“今晚就留在尚书下省过夜，明天早上可早点来见我。”当天夜里，宋明帝派人带去毒药赐刘休仁自杀。刘休仁骂道：“皇上得天下，是靠谁的力量啊！孝武帝因诛杀兄弟，使自己的子孙死光。现在又干这种事，宋国的国运还能长久吗！”宋明帝担心有意想不到的变化，硬撑着起床乘车出皇宫正门，等到刘休仁死了，才回到皇宫。宋明帝下诏说：“刘休仁勾结禁卫军，阴谋进行叛乱，朕不忍正法，下诏予以责问。刘休仁对皇恩感到惭愧而害怕罪行暴露，忽然自行裁决身死。可宽恕他的两个儿子，降爵为始安县王，准许他儿子刘伯融继承王爵。”

宋明帝担心人心不服，就对各大臣和地方镇守将军下诏说：“刘休仁和刘休祐深深勾结，刘休仁对刘休祐说：‘你只管奉承皇

上，这个法子足够安身；我靠这种办法向来都很有效。'刘休祐的灭亡，本是我想为民除害，但刘休仁从此以后却产生了不安恐惧心理。我每次召他进宫见面，都要进屋与杨太妃告辞，我在春天多次与他一起射猎野鸡，有时因阴雨天气不能出行，刘休仁总是对身边的人说：'我又活过了这一天。'刘休仁既已身经南征寻阳叛乱，与皇宫宿卫将帅十分熟悉，亲近共事。我前次多日身体不适，刘休仁出入宫廷机构，对宿卫将帅无不脸色和气，厚加安抚慰劳。像他的意图，人们无法能测知。事情不会休止，我反复思考，不得不采取近日的处理。恐怕你们不一定马上理解，所以报知内情。"

宋明帝与刘休仁一向关系深厚，虽然杀了他，常对人说："我与建安王年龄差不多，从小就友好亲近。废帝景和年间和泰始年间，他的功勋实在十分重大；到事态十分严重紧急的时候，不得不除掉他，我对他极为悲痛思念，不能自控。"于是流泪悲不自胜。

当初，宋明帝在当亲王时与褚渊因风雅而相互友善；到明帝及位后，对褚渊深加委任和依赖。宋明帝病重时，褚渊为吴郡太守，紧急召回褚渊。到了之后，进宫晋见，宋明帝流泪说："我已接近病危，所以召回你，想让你穿上黄褠衣。"黄褠衣，是皇子乳母的衣服。宋明帝与褚渊商议杀死建安王刘休仁，褚渊认为不可以杀刘休仁，宋明帝发怒说："你是个呆子！不能与你计议大事！"褚渊恐惧而服从宋明帝的命令。宋明帝又任命褚渊为吏部尚书。五月十三日，又任命尚书右仆射袁粲为尚书令，褚渊为尚书左仆射。

6 上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健；会有司奏寂之擅杀尉，徙越州，于道杀之。

7 丙戌，追废晋平王休祐为庶人。

8 巴陵王休若至京口，闻建安王死，益惧。上以休若和厚，能谐缉物情，恐将来倾夺幼主，欲遣使杀之，虑不奉诏；欲征入朝，又恐猜骇。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为江州刺史。手书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9 丁未，魏主如河西。

10 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赐死于第，赠侍中、司空。复以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时上诸弟俱尽，唯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上所忌，故得全。

沈约论曰：圣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称先王，盖由遗训余风，足以贻之来世也。太祖经国之义虽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窥古，徒见昆弟之义，未识君臣之礼，冀以家情行之国道，主猜而犹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训之微行，遂成灭亲之大祸。开端树隙，垂之后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据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顾虑。既而本根无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势弱倾移，灵命随乐推回改，斯盖履霜有渐，坚冰自至[1]，所由来远矣。

裴子野论曰：夫噬虎之兽，知爱己子；搏狸之鸟，非护异巢。太宗保字螟蛉[2]，剿拉同气，既迷在原之天属[3]，未识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终，非天废也。夫危亡之君，未尝不先弃本枝，妪煦旁孽；推诚嬖狎，疾恶父兄。前乘覆车，后来并辔。借使叔仲有国，犹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将七庙绝祀；曾是莫怀，甘心揃落。

晋武背文明之托[4]，而覆中州者贾后[5]；太祖弃初宁之誓[6]，而登合殿者元凶。祸福无门，奚其豫择！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11 丙寅，魏主至阴山。

12 初，吴喜之讨会稽也，言于上曰："得寻阳王子房及诸贼帅，皆即于东戮之。"既而生送子房，释顾琛等。上以其新立大功，不问，而心衔之。及克荆州，剽掠，赃以万计。寿寂之死，喜为淮陵太守[7]，督豫州诸军事，闻之，内惧，启乞中散大夫[8]，上尤疑骇。或谮萧道成在淮阴有贰心于魏，上封银壶酒，使喜自持赐道成。道成惧，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为之饮，道成即饮之。喜还朝，保证道成。或密以启上，上以喜多计数，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内殿，与共言谑甚款，既出，赐以名馔。寻赐死，然犹发诏赙赐。

又与刘勔等诏曰："吴喜轻狡万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数千人[9]，攻县邑，杀官长，刘子尚遣三千精甲讨之，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将数十人至县，说诱群贼，贼即归降。诡数幻惑，乃能如此。及泰始初东讨，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10]，至海十郡[11]，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王，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已耳。"

13 戊寅，以淮阴为北兖州，征萧道成入朝。道成所亲以

朝廷方诛大臣，劝勿就征，道成曰："诸卿殊不觅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诸弟；何预他人！今唯应速发；滞留顾望，必将见疑。且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祚，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注释】

①履霜有渐，坚冰自至：此用《周易·坤卦》的"履霜坚冰至"的卦辞，谓事情的发展是从小到大，逐渐形成，如从刚下霜开始，逐渐发展到坚冰形成一样。

②螟蛉：比喻抱养别人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螟蛉，虫名，古人认为其幼虫由另一种虫蜾蠃养大，故以为喻。见《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③在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脊令，鸟名。在原，指失巢有难。此以在原指兄弟。

④文明之托：文明皇后为晋武帝之母，她临死把次子司马攸托付给晋武帝司马炎，但她死后，司马炎仍把司马攸赶出京师。

⑤贾后：西晋第二任皇帝司马衷的皇后，相对而言，她不是司马氏的人，比司马氏的兄弟在亲缘关系上要疏远一层。

⑥初宁之誓：指宋文帝元嘉十八年时，宋文帝当着姐姐会稽公主的面，指着蒋山的初宁陵（刘裕之墓）发的誓言：不杀其弟刘义康。但后来仍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⑦淮陵：郡名，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

⑧中散大夫：当时为一种闲散无职权的官。

⑨黟（yī 衣）：县名，治所在今安徽黟县。　歙（shè 摄）：县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

⑩破冈：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县东南。

⑪至海十郡：指晋陵、义兴、吴郡、吴兴、南东海、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等郡。

【译文】

6 宋明帝刘彧厌恶太子屯骑校尉寿寂之勇狠壮健，遇上有关单位报告寿寂之擅自杀死巡逻军官，于是把他流放到越州；在路上杀死他。

7 五月二十九日，宋追加废黜已死的晋平王刘休祐为庶人。

8 巴陵王刘休若到达京口，听说建安王刘休仁已死，更加害怕。宋明帝因刘休若温和宽厚，能和睦人心，怕将来夺去年幼皇帝的大权，想派使者去杀他，但怕他不遵奉诏令；又想召他入京朝见，又怕他受惊猜疑。六月，初十，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任命刘休若为江州刺史。写亲笔信给刘休若，十分亲切的召他前来参加七月初七的皇家宴会。

9 二十日，魏帝前往河西。

10 秋，七月，巴陵哀王刘休若到达建康；初九，赐刘休若死在王府中，赠给他侍中、司空之官。又命桂阳王刘休范为江州刺史。当时宋明帝的各个弟弟都死了，只有刘休范因人才平凡低劣，不受宋明帝的精忌，所以才能保全生命。

沈约评论说：圣人建立法规，传下制度，之所以言必称先王，就是因为先王的遗训和风范，足够留为后代的榜样。太祖宋文帝刘义隆治理国家的规划虽然弘伟，但他兴隆家族的方针却很不好。彭城王刘义康不学习了解古代的历史，只看到他与刘义隆的交情，不懂他与刘义隆之间的君臣名份礼仪，希望能以家族情份来治理国家，皇上对他猜疑可刘义康仍在冒犯，皇恩已经淡薄可刘义康还没醒悟，因此导致一点只应呵叱训斥的小过错，最终形成灭掉手足的大灾祸。刘义隆开了兄弟相杀的头，构成兄弟之间的仇隙，这些做法都垂示给后来的子孙。太宗明帝刘彧借着对兄弟猜疑的心情，根据已经实行过的旧例，翦除自己的兄弟，不再有所顾虑。之后就使得皇室无人庇护，年幼的皇上孤单无援，国家大权因势力衰弱而倾覆，帝

王天命随着人心的向背而改变，这就是从降霜开始，逐渐到达坚冰程度，其来由已远。

裴子野评论说：那种吞掉老虎的野兽，也知道爱护儿子；与狐狸搏斗的飞鸟，不保护别人窝里的幼雏。太宗刘彧保护养育别人的儿子，却杀戮同胞兄弟，既不知兄弟之间的天然亲属关系，又不懂父子之间的自然血缘关系。宋国政权的告终，不是上天废除的。那些危难亡国的君王，未尝不先消灭自己的直系亲属，却爱护养育旁系远亲；他们对亲信小人开诚相待，却仇恨父兄。前人已乘了颠覆亡国之车，后来的君王还要与之并驾齐驱，重蹈覆辙。假使让自己的兄弟继承了帝位，还不会丧失配享天帝的祭祀；而别人夺了帝位，将使七代帝王的宗庙断了香火；不对此有所认识，甘心翦除同胞兄弟。晋武帝违背母亲文明皇后的临终托附，结果使中原灭亡的却是来自别家姓氏的贾后；宋太祖放弃面对初宁陵发的誓言，结果登上皇宫金殿杀了他的是自己的亲儿子。祸与福的到来是没有一定规律的，怎么能预先选择！兄弟友爱，就平安了吗？

11 七月初十，魏国君主到阴山。

12 当初，吴喜讨伐会稽时，对宋明帝说："抓到寻阳王刘子房及各个贼人首领，都当即在东方杀死他们。"但后来却活着送刘子房到京城，又释放了顾琛等人。宋明帝因为他刚立了大功，不予过问，但心中忌恨。到攻克荆州后，吴喜派人抢掠，获得的赃物数以万计。寿寂之死时，吴喜为淮陵太守，督豫州诸军事，听到寿寂之的死讯，吴喜内心害怕，上书请求担任中散大夫，宋明帝更加怀疑吃惊。有人向宋明帝诬告萧道成在淮阴有反叛倒向魏国的野心，宋明帝封了一壶银壶酒，让吴喜亲自带去赐给萧道成。萧道成害怕，想逃亡，吴喜把实情告诉萧道成，并先替萧道先喝了一杯，萧道成当即也喝了下去。吴喜回到朝廷，为萧道成担保不反叛。有人向宋明帝密告，宋明帝因为吴喜多有计谋，一向很得人心，怕他不能事奉年幼的皇

上;就召吴喜进入内殿,与他一起言谈戏笑十分诚恳,吴喜出殿之后,宋明帝又赐给他名菜。不久赐吴喜死,但仍然下诏赐给丧葬费用。

宋明帝又给刘勔等人诏书说:"吴喜轻浮狡猾,变化多端,能抑制自己来博取人心。从前在大明年间,鄱县、歙县境内有逃亡的罪犯数千人,进攻县城,杀死地方官长,刘子尚派三千精兵去讨伐,两次前去都失利了。孝武帝派吴喜带几十个人到县境内,他劝说群贼,贼人当即归诚投降。他诡诈诱惑,才能这样成功。到泰始初年东征,只带三百人,直达三吴地区,共经两次搏战,就从破冈以东,直到海边的十个郡,无不清除贼人,荡平叛乱。当地百姓听说吴河东来了,就望风自退,如果不是长期博取了三吴地区的人心,怎能这样平定降伏他们!考察吴喜的心迹,这种人怎能事奉守国的君主,不钻国家的可乘之机呢!比如药引子,当人虚弱发冷时,可以帮助药物来保全身体,到身体的热气发动时,就必须除去积蓄变硬的药渣来制止可能引发的危害,不是忘了它的作用,而是势不得已才要这样做的!"

13 二十二日,宋把淮阴划为北兖州的治所,征召萧道成入京朝见。萧道成的亲信因为朝廷正在诛杀大臣,劝萧道成不要应召进京。萧道成说:"诸位很不懂得事机!皇上自因为太子幼弱,翦除他的兄弟,与别人有什么关系!现在只应尽快出发;如果滞留观望,必将受到怀疑。而且骨肉自相残杀,本不是兴旺长久之福,灾祸将要发生,正要与各位一齐努力呢!"到达京城之后,宋明帝拜封萧道成为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

14 八月,丁亥,魏主还平城。

15 戊子,以皇子跻继江夏文献王义恭。

16 庚寅，上疾有间，大赦。

17 戊戌，立皇子准为安成王，实桂阳王休范之子也。

18 魏显祖聪睿夙成，刚毅有断；而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时誉，欲禅以帝位。时太尉源贺督诸军屯漠南，驰传召之。既至，会公卿大议，皆莫敢先言。任城王云，子推之弟也，对曰："陛下方隆太平，临覆四海，岂得上违宗庙，下弃兆民。且父子相传，其来久矣。陛下必欲委弃尘务，则皇太子宜承正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圣之意，启奸乱之心，斯乃祸福之原，不可不慎也。"源贺曰："陛下今欲禅位皇叔，臣恐紊乱昭穆，后世必有逆祀之讥。愿深思任城之言。"东阳公丕等曰："皇太子虽圣德早彰，然实冲幼。陛下富于春秋，始览万机，奈何欲隆独善，不以天下为心，其若宗庙何！其若亿兆何！"尚书陆馥曰："陛下若舍太子，更议诸王，臣请刎颈殿庭，不敢奉诏！"帝怒，变色；以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赵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帝默然。时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传位于推。中书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愿陛下上思宗庙托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又曰："陆馥，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馥为太保，与源贺持节奉皇帝玺绂传位于太子。丙午，高祖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延兴。

高祖幼有至性，前年，显祖病痈[1]，高祖亲吮。及受禅，

悲泣不自胜。显祖问其故,对曰:"代亲之感,内切于心。"

丁未,显祖下诏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储宫践升大位,朕得优游恭己,栖心浩然。"

君臣奏曰:"昔汉高祖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也。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曰太上皇帝。"显祖从之。

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宫,采椽不斫[2],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图于苑中之西山,与禅僧居之。

19 冬,十月,魏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3],遣太尉源贺帅众讨之;降二千余落,追击余党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斩首八千余级,虏男女万余口,杂畜三万余头。诏贺都督三道诸军,屯于漠南。

先是,魏每岁秋、冬发军,三道并出以备柔然,春中乃还。贺以为"往来疲劳,不可支久;请募诸州镇武健者三万余人,筑三城以处之,使冬则讲武,春则耕种。"不从。

20 庚寅,魏以南安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领护西域校尉,镇凉州。

21 上命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经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将数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据蒙山[4]。十一月,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击之,崇祖引还。

22 上以故第为湘宫寺,备极壮丽;欲造十级浮图而不能,乃分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罢郡入见,上谓曰:"卿至湘宫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会稽

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上怒，使人驱下殿。愿徐去，无异容。

上好围棋，棋甚拙，与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围棋，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上终不悟，好之愈笃。愿又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上虽怒甚，以愿王国旧臣，每优容之。

23 王景文常以盛满为忧，屡辞位任，上不许。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贵盛，张永累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乃自为谣言曰："一士不可亲[5]，弓长射杀人[6]。"景文弥惧，自表解扬州，情甚切至。诏报曰："人居贵要，但问心若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过执戟，权亢人主。今袁粲作仆射领选，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迁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复不改常日。以此居贵位要任，当有致忧竟不[7]？夫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填壑之忧，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存亡之要，巨细一揆耳。"

【注释】

①痈(yōng 拥)：病名，即化脓性毒疮。

②采椽不斫：采椽，指木头不经雕饰做成的椽子。不斫，指不对木头进行雕饰。

③沃野、统万二镇：沃野镇，治所在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布隆淖东北巴拉亥附近。统万镇，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北白城子。

④蒙山：山名，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南。

⑤一士：指王，即王景文。

⑥弓长：指张，即张永。

⑦优竞:据胡三省注,竞当作兢。

【译文】

14 八月,初一,魏国君主回平城。

15 初二,宋明帝任命皇子刘跻继承江夏文献王刘义恭的王位。

16 初四,宋明帝的疾病有好转,宣布大赦。

17 十二日,宋明帝立皇子刘准为安成王,刘准实际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

18 魏显祖拓跋弘从小聪明睿智,刚毅果断;而爱好黄帝、老子、佛教的学问,常引见朝廷官员及僧人共同谈论玄妙义理,十分淡薄富贵,常有放弃世事的想法。因为叔父中都大官京北王拓跋子推稳重优雅仁厚,一向有美好名誉,想把帝位禅让给拓跋子推。当时太尉源贺督率诸军屯驻在漠南,魏主派驿使飞驰召回源贺。源贺回平城之后,魏主召集公卿大臣商议禅位之事,大家都不敢先说话。任城王拓跋云,是拓跋子推的弟弟,回答说:"陛下正把国家治理得兴隆太平,君临四海,怎能向上违背宗庙,向下抛弃兆民?而且父子相互传位,这种传统的实行已经十分悠久了。陛下一定要抛弃尘事,则应由皇太子继承帝位正统。天下,是祖宗传下来的天下;陛下如果另把帝位传给旁支亲属,恐怕不是先圣的本意,将会开启奸乱之人的野心,这乃是祸福的根源所在,不可不谨慎处理。"源贺说:"陛下现在想禅让帝位给皇叔,臣怕将会扰乱帝系的次序,后代一定会有人讥讽这是次序混乱的祭祀。愿陛下深思任城王的话。"东阳公拓跋丕等说:"皇太子虽然圣明的德行早已表现出来,但他实际上年幼。陛下富于春秋,刚开始亲览万机,为什么想独善其身,不再关心天下,这对宗庙将会怎样?将对亿兆民众怎么办?"尚书陆馥说:"陛下如果舍弃太子,另议让亲王继位,臣请求在宫殿中刎颈自杀,不敢奉诏承命!"魏主发怒,变了脸色;又拿这事询问宦者选部尚书酒泉人赵黑,赵黑说:"臣用死来拥戴皇太子,不知道其他的事!"魏

国君主沉默不语。当时太子拓跋宏已五岁了，魏主因他年幼，所以想传帝位给拓跋子推。中书令高允说："臣不敢多说，愿陛下想到祖先宗庙托付在肩的重任，追想周公抱着周成王辅助国政的史事。"魏主于是说："这样的话，就立太子为帝，群公辅助他，有什么不可以！"又说："陆馥，是一位直臣，必能保护我儿子。"就任命陆馥为太保，与源贺手持符节捧着皇帝的玉玺绶带正式传帝位给太子拓跋宏。八月二十日，魏高祖拓跋宏即皇帝位，宣布大赦，改年号为延兴。

魏高祖年幼但有孝心，前年，魏显祖拓跋弘生痈疮，魏高祖亲口为显祖吸吮疮口。到接受禅让，悲哭不能自持。魏显祖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代替父亲的痛苦感觉，在内心十分深切。"

二十一日，魏显祖下诏："朕羡慕玄古的生活，内心淡泊，于是命令太子登上帝位，朕得以优游闲暇，把心意放在修身养性上。"

魏国群臣上奏说："从前汉高祖刘邦称帝，把他父亲尊奉为太上皇，表明不由自己统率天下。现今皇帝年幼，万机国政，仍应由陛下总管。谨上尊号为太上皇帝。"魏显祖听从这个请求。

二十三日，魏国太上皇拓跋弘迁居到崇光宫，宫室的椽子不加雕饰，台阶也是土砌而已；国家大事都报告给他。崇光宫在北苑中，又在北苑中的西山上修建鹿野佛寺，与禅僧住在里面。

19 冬，十月，魏国沃野镇、统万镇的敕勒人叛乱，魏派太尉源贺率军讨伐；受降二千多帐落，追击敕勒叛乱余党到枹罕、金城，大败叛军，斩首八千多颗，俘虏男女一万多口，各种牲畜三万余头。魏主下诏命源贺都督三路各军，屯驻在漠南。

在此之前，魏每年秋季、冬季发动军队，三路同出以防备柔然，春季中期才返回。源贺认为"来回行军十分疲劳，不能支撑很久；请求招募各州镇勇武强健的人三万多名，筑成三座城垒驻在三个方向，让他们冬天练武，春天耕种。"魏主不同意。

20 十月初五，魏任命南安王拓跋桢为都督凉州及西戎诸军事，

兼任护西域校尉，镇守凉州。

21 宋明帝命令北琅邪·兰陵二郡太守垣崇祖计划收复淮北地区，垣崇祖从郁州带数百人进入魏境七百里，占据蒙山。十一月，魏东兖州刺史于洛侯攻击他，垣崇祖撤回。

22 宋明帝把原来的王府改建为湘宫寺，极为壮丽，又想在寺中建十层佛塔但不能建成，于是分建为两塔。新安太守巢尚之离任入京晋见，宋明帝对他说："你到过湘宫寺吗？这是我的一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会稽人虞愿在一旁侍立，说："这都是老百姓卖儿卖妇的钱修成的，佛爷如果有知，当会慈悲嗟叹怜悯；罪比佛塔还高，哪里有什么功德！"在坐的人都变了脸色，宋明帝发怒，派人把虞愿赶下殿。虞愿慢慢离开，脸色不异平常。

宋明帝爱好围棋，但棋艺很低劣，与当时的第一等国手彭城丞王抗对弈，王抗常假装让棋，说："皇帝的飞棋，臣无法断。"宋明帝终究不能领悟，爱好得更着迷子。虞愿又说："竞用这东西教育他的愚蠢儿子丹朱，不是帝王所应爱好的。"宋明帝虽然气愤至极，但因虞愿是他当湘东王时的老部下，常常宽容他。

23 宋扬州刺史王景文常常因官职权势过高而担忧，屡次辞让官职，宋明帝不允许。但宋明帝内心因为王景文是外戚，地位高贵，声誉颇盛，而孝昌侯张永屡次身经军队战争生活，因此宋明帝疑心他们将来难以信任，于是自己造谣言说："二士不可亲，弓长射死人。"王景文更加害怕，自己上书请求解除扬州刺史，情意十分真切。宋明帝用诏书回答说："人位居显贵权要地位，只要看他居心用意就可以了。孝武帝大明年间，巢尚之、徐爱、戴法兴、戴明宝，官位不过是执戟侍从，但权势与人主相当。现在袁粲以尚书左仆射兼吏部尚书，但人们往往不知道有袁粲，袁粲升官为尚书令，担任此职心中没有疑虑；人心向着袁粲，但他淡然处之仍然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以这种态度身居高贵地位和权要官职，当会有忧虑和恐惧吗？高贵地位令人有危险的恐惧，地位卑贱则令人有死后填埋沟壑的担心，

与其用心去避祸，不如不去考虑许多而听任命运，存亡的关键，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一样的。”

泰豫元年

1 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并受贡计。

2 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溳·叶以南八万余落降于魏[1]，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蛮中，以智略为群蛮所宗。魏以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吏；使起部郎京兆韦珍与诞安集新民，区置诸事，皆得其所。

3 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将击之；柔然走。东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将追之，至石碛[2]，不及而还。

4 上疾笃，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己未，遣使赍药赐景文死，手敕曰：“与卿周旋，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敕至，景文正与客棋，叩函看已，复置局下，神色不变，方与客思行争劫。局竟，敛子内匣毕，徐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愤怒[3]，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数百，足以一奋。”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见念者，为我百口计。”乃作墨启答敕致谢，饮药而卒。赠开府仪同三司。

上梦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刘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杀之。

5 魏显祖还平城。

6 庚午，魏主耕籍田。

7 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龙沮[4]。

8 己亥，上大渐[5]，以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司空，又以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加中领军刘勔右仆射，诏渊、勔与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并受顾命。褚渊素与萧道成善，引荐于上，诏又以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与袁粲等共掌机事。是夕，上殂。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时苍梧王方十岁，袁粲、褚渊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后，务弘节俭，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货赂公行，不能禁也。

9 乙巳，以安成王准为扬州刺史。

10 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宁陵，庙号太宗。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江氏为皇后。

11 秋，七月，柔然部帅无卢真将三万骑寇魏敦煌，镇将尉多侯击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又寇晋昌，守将薛奴击走之。

12 戊午，魏主如阴山。

13 戊辰，尊帝母陈贵妃为皇太妃，更以诸国太妃为太姬。

14 右军将军王道隆以蔡兴宗强直，不欲使居上流，闰月，甲辰，以兴宗为中书监；更以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兴宗辞中书监不拜。王道隆每诣兴宗，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

沈攸之自以材略过人，自至夏口以来，阴蓄异志；及徙荆州，择郢州士马、器仗精者，多以自随。到官，以讨蛮为名，大发兵力，招聚才勇，部勒严整，常如敌至。重赋敛以缮器甲，旧应供台者皆割留之，养马至二千余匹，治战舰近千艘，仓廪、府库莫不充积。士子、商旅过荆州者，多为所羁留；四方亡命，归之者皆蔽匿拥护；所部或有逃亡，无远近穷追，必得而止。举错专恣，不复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惮之。为政刻暴，或鞭挞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内盗贼屏息，夜户不闭。

攸之赎罚群蛮太甚[6]，又禁五溪鱼盐[7]，蛮怨叛。酉溪蛮王田头拟死[8]，弟娄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群蛮大乱，掠抄至武陵城下[9]。武陵内史萧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诛娄侯，立田都，群蛮乃定。嶷，赜之弟也。

15 八月，戊午，乐安宣穆公蔡兴宗卒。

16 九月，辛巳，魏主还平城。

17 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将讨之。将度漠，柔然北走数千里，上皇乃还。

18 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为广川王。

19 己亥，以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秉，道怜之孙也，和弱无干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20 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给事中、辅国将军，权任转重。欲用其所亲吴郡张澹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称敕施行，粲等不敢执。

21 魏有司奏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岁用牲七万五千

五百。上皇恶其多杀，诏："自今非天地、宗庙、社稷，皆勿用牲，荐以酒脯而已。"

【注释】

①大阳蛮：指大阳山的蛮族人，大阳山即今湖北京山县北大洪山的南支。大阳蛮又称丘水蛮。 淮：淮水，即今河南舞阳县境内沙河。叶：叶县，治所在今河南叶县西南旧县镇。

②石碛：地名，在今内蒙古四王子旗和察哈尔右翼后旗北部一带。

③中直兵：官名，负责掌管亲兵。

④龙沮：地名，在今山东临沂县西。

⑤大渐：指疾病急剧恶化濒临死亡。

⑥赕(tǎn 坦)罚：指用财物赎罪。

⑦五溪：指五溪蛮。五溪指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在今湖南西部一带。

⑧酉溪：酉溪，又名酉水，为今湖南西部沅江的支流。

⑨武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常德市。

【译文】

泰豫元年(壬子，公元472年)

1 春，正月，初一，宋明帝因病长期不愈，改年号为泰豫。初五，皇太子刘昱在东宫会见四方来京朝见贡贺之人，并接受他们的上贡和汇报。

2 大阳山的蛮族人首领桓诞带领沔水以北、淮·叶以南八万多聚落投降魏国，自称是桓玄的儿子，逃亡在蛮族中，因有智略被群蛮拥为首领。魏任命桓诞为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任他自己选用郡县官吏；又派起部郎京兆人韦珍与桓诞一起安抚招集新依附的百姓，处理各种事务，都很恰当。

3 二月，柔然侵犯魏国，太上皇拓跋弘派将领攻击柔然；柔然逃走。东部敕勒人背叛逃奔柔然，太上皇亲自带军追击，到达石碛，追

不上而返回。

4 宋明帝病重，担心驾崩之后，皇后临朝掌权，江安懿侯王景文凭借国舅之势，必定要成为宰相，门族强盛，可能会有野心。三月初七，宋明帝派使者带毒药赐王景文自杀，亲笔手令说："与你多年相处，想保全你的家族门户，所以有这个处理。"手令送到，王景文正与客人弈棋，叩开信封看后，把信放在棋盘下，神色不变，仍考虑与客人争劫。这局棋下完，把棋子收进盒内之后，慢慢地说："奉皇上命被赐药自尽。"才拿手令给客人看。中直兵焦度、赵智略愤怒，说："大丈夫怎能坐以待毙！扬州文武官员有数百人，足够做一次奋击。"王景文说："知道你的真心；如果真的帮我，请替我一家百口着想。"于是写一封亲笔信回答手令以致谢，然后饮药而死。宋明帝追赠王景文开府仪同三司。

宋明帝做梦有人告诉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梦醒之后，派人到豫章郡杀死刘愔。

5 魏显祖拓跋弘回平城。

6 十八日，魏国君主拓跋宏耕种籍田。

7 夏，四月，宋命垣崇祖行徐州事，把据点迁往龙沮。

8 十七日，宋明帝病情急剧恶化，任命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又任命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对中领军刘勔加官尚书右仆射，诏命褚渊、刘勔与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蔡兴宗、郢州刺史沈攸之同时接受协助幼帝的重任。褚渊一向与萧道成友善，把他引荐给宋明帝，宋明帝又诏命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兼任卫尉，与袁粲等人同掌机要政务。当天晚上，宋明帝驾崩。十八日，太子刘昱即皇帝位，宣布大赦。当时苍梧王刘昱刚十岁，袁粲、褚渊执掌大权，在太宗刘彧奢侈的统治之后，努力实行节俭，想挽救奢侈之政的弊病；但阮佃夫、王道隆等人专权，收取贿赂公然盛行，不能禁止。

9 二十三日，宋任命安成王刘准为扬州刺史。

10 五月，二十七日，葬宋明帝刘彧在高宁陵，庙号为太宗。元月，

二十四日，刘昱尊奉宋明帝的王皇后为皇太后，把妃子江氏立为皇后。

11 秋，七月，柔然部落首领无卢真率三万骑兵侵犯魏国敦煌郡，镇将尉多侯攻击赶走他们。尉多侯，是尉眷的儿子。柔然又侵犯晋昌郡，守将薛奴击跑他们。

12 初七，魏国君主拓跋宏前往阴山。

13 十七日，刘昱尊奉母亲陈贵妃为皇太妃，又改称各王太妃为太姬。

14 宋右军将军王道隆因蔡兴宗刚强正直，不想让他到长江上游任职。闰七月，二十四日，任命蔡兴宗为中书监；又任命沈攸之为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蔡兴宗推辞中书监的任命不予接受。王道隆每次拜见蔡兴宗，轻蹑脚步上前，不敢到席上就坐，站了半天才离开，而蔡兴宗也一直不喊他坐。

沈攸之自以为才能智略过人，自从到夏口以来，暗中藏有野心；到迁任为荆州刺史后，挑选郢州的人士与马匹、兵器器械之精良者，大量随身带往荆州。到荆州刺史任上之后，利用讨伐蛮族人的名义，大量发动兵力，招聚人才和勇壮士兵，部署统领十分严格整齐，常常像有敌军到来一样。加重对百姓的收敛租赋以修缮军事器械盔甲，以前调往京城朝廷的物资全部截留下来，养马多达二千多匹，制造战舰近一千艘，粮仓、钱财库藏全都堆满。士人经商旅行路过荆州的人，大多被沈攸之挽留；各地逃亡的罪犯，只要去投奔沈攸之就都收留藏匿保护起来，自己的部下如果有逃亡，无论逃得是远是近都要穷追到底，一定要抓回来才停止追捕。沈攸之做事十分专横，不再接受朝廷的命令，朝廷怀疑但又畏惧他。沈攸之的统治苟刻残暴，甚至鞭挞士大夫；高级官佐以下，当面辱骂。然对官吏的事务十分熟悉精明，人们不敢欺瞒他，荆州境内盗贼绝迹，百姓夜不闭户。

沈攸之敲诈当地蛮族人太过分，又禁止五溪蛮打渔贩盐，蛮族

人怨恨而反叛。酉溪蛮首领田头拟死后，他弟弟田娄侯篡位为首领，他儿子田都逃到獠族人地区。于是各处蛮族大为骚乱，抢劫掠夺到武陵城下。武陵内史萧嶷派队主张英儿击败蛮人，杀死田娄侯，扶立田都为首领，各处蛮人才安定下来。萧嶷，是萧赜的弟弟。

15 八月，初八，乐安宣穆公蔡兴宗逝世。

16 九月，初二，魏国君主回平城。

17 冬，十月，柔然侵犯魏国，到达五原；十一月，魏太上皇亲自带兵讨伐柔然。将要越过沙漠，柔然北逃数千里，太上皇才返回。

18 初九，魏国封太上皇的弟弟拓跋略为广川王。

19 二十一日，宋任命郢州刺史刘秉为尚书左仆射。刘秉，是刘道怜的孙子，温和柔弱没有才干，因是皇室中有好名声的人，所以袁粲、褚渊引荐任用他。

20 宋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加官给事中、辅国将军，权势变重。想用他的亲信吴郡人张澹为武陵内史；袁粲等人不同意，阮佃夫以皇帝命令的名义批准施行，袁粲等人不敢坚持。一

21 魏有关部门上报各地进行祭祀拜神的地点有一千零七十五处，一年要用牲口七万五千五百头。太上皇讨厌大量屠杀牲口，下令："自今以后，除了祭祀天地、宗庙、社稷，都不准用牲口，只献上酒和肉干进行祭祀即可。"

苍梧王上[1]

元徽元年

1 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2 庚辰，魏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聘。

3 戊戌，魏上皇还，至云中。

4 癸丑,魏诏守令劝课农事,同部之内,贫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无者;若不从诏,一门终身不仕。

5 戊午,魏上皇至平城。

6 甲戌,魏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如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

7 桂阳王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于祸。及帝即位,年在冲幼,素族秉政,近习用权。休范自谓尊亲莫二,应入为宰辅;既不如志,怨愤颇甚。典签新蔡许公舆为之谋主,令休范折节下士,厚相资给,于是远近赴之,岁中万计;收养勇士,缮治器械。朝廷知其有异志,亦阴为之备。会夏口阙镇,朝廷以其地居寻阳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晋熙王燮为郢州刺史。燮始四岁,以黄门郎王奂为长史,行府州事,配以资力,使镇夏口;复恐其过寻阳为休范所劫留,使自太洑径去[2]。休范闻之,大怒,密与许公舆谋袭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板而蓄之。奂,景文之兄子也。

8 吐谷浑王拾寅寇魏浇河[3],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发兵讨之。

9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乘为崇圣大夫,给十户以供洒扫。

10 秋,七月,魏诏"河南六州之民[4],户收绢一匹,绵一斤,租三十石。"

11 乙亥,魏主如阴山。

12 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

长孙观入吐谷浑境，刍其秋稼。吐谷浑王拾寅窘急请降，遣子斤入侍。自是岁修职贡。

九月，辛巳，上皇还平城。

13 遣使如魏。

14 冬，十月，癸酉，割南兖、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钟离[5]。

15 魏上皇将入寇，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16 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诏长孙观同师讨之。

17 武都王杨僧嗣卒于葭芦，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为武兴镇将。

18 十一月，丁丑，尚书令袁粲以母忧去职。

19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怀州[6]。枋头镇将代人薛虎子[7]，先为冯太后所黜，为门士[8]。时山东饥，盗贼竞起，相州民孙诲等五百人称虎子在镇，境内清晏，乞还虎子。上皇复以虎子为枋头镇将；即日之官，数州盗贼皆息。

20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21 乙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太尉。

22 诏起袁粲，以卫军将军摄职；粲固辞。

23 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镇二部敕勒应之[9]。

24 魏州镇十一水旱，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余人。

25 是岁，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斩之[10]。平原，提之子也。

【注释】

①苍梧王:即去年即位的刘昱,到公元477年被杀,死后称苍梧王,又称后废帝,与前废帝刘子业相对而言。

②太洑(fú 伏):地名,在今湖北黄梅县南长江南岸。

③浇河:郡名,治所在今青海省黄河南岸贵德县南。

④河南六州:指黄河之南的青、徐、兖、豫、齐、东徐六个州。

⑤钟离:郡名,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临淮关。

⑥怀州:州名,治所在河内,即今河南沁阳县。

⑦枋头:镇名,治所在今河南浚县西南淇门渡。

⑧门士:守卫宫廷门户的士兵。

⑨柔玄镇:治所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

⑩齐州: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

【译文】

苍梧王上

元徽元年(癸丑,公元473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国改年号为元徽,宣布大赦。

2 初三,魏国员外散骑常侍崔演来宋国访问。

3 二十一日,魏国太上皇返回,到达云中。

4 二月初六,魏国君主诏令各地长官劝导鼓励人民务农,同一郡、县之中,贫富百姓相互协助,家有两头牛的,应借给无牛的农家使用;如果不遵守诏令,全家终生不准有人出来做官。

5 十一日,魏太上皇回到平城。

6 二十七日,魏国下诏:"县令能清除一县之内的盗匪,可以兼治两个县,并享受双份俸禄;能清除两个县的盗匪的县令,可以兼治三个县,三年之后升为郡太守。郡太守能平定两个郡乃至三个郡的也同样对待,三年之后升为州刺史。

7 宋桂阳王江州刺史刘休范,平素平庸木讷,无知愚蠢,不受各位皇兄的平等对待,人心也不向着他,所以太宗宋明帝刘彧的末年

能躲过杀身之祸。到废帝刘昱即位，年龄幼小，外人袁粲、褚渊掌权，前任皇帝的亲信近臣阮佃夫等操纵朝政。刘休范自认为尊贵和亲缘关系没人比得上，应该入朝担任宰相；既然不能达到目的，所以十分怨恨气愤。他的典签新蔡人许公舆当他的出谋划策的心腹，他让刘休范降低身份礼贤下士，对贤士给予优厚资助，于是远近的人士都奔赴投奔而来，一年之中投奔者数以万计；收养勇士，修整器械。朝廷也知道他有野心，暗中对此做好防备。遇上夏口的郢州刺史空缺，朝廷因为郢州地处江州的上游，想让心腹之人担任郢州刺史。二月，二十八日，任命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刘燮才四岁，任命黄门郎王奂为郢州刺史府的长史，代行府州事，配属给相当的物力，让他镇守夏口；又怕他路过江州寻阳时被刘休范劫留下来，让他从太湖小路前去赴任。刘休范听说，大为生气，暗中与许公舆谋划袭击建康；向朝廷上书要求整修寻阳城墙及护城河，领取许多木材而储存起来。王奂，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

8 吐谷浑国王慕容拾寅侵犯魏国浇河郡，夏，四月，初二，魏任命司空长孙观为大都督，发兵讨伐吐谷浑。

9 魏任命孔子的二十八世孙孔乘为崇圣大夫，拨给十户农民为孔乘家服役。

10 秋，七月，魏下诏“河南六州之民，每户收一匹绢，一斤绵，三十石粮。”

11 初一，魏国君主前往阴山。

12 八月，十六日，魏太上皇前往河西。

魏大都督长孙观进入吐谷浑境内，收割吐谷浑人的庄稼。吐谷浑国王慕容拾寅因情况困窘而请求投降，派儿子慕容斤到魏京城为人质。从此以后，吐谷浑每年向魏国进贡。

九月，初八，魏太上皇回平城。

13 宋派使者前往魏国。

14 冬，十月，三十日，宋国分割南兖州、豫州的领土设置徐州，治

所在钟离。

15 魏太上皇将要入侵宋国，诏命各州郡百姓十个壮丁抽一人参加出征，每户收租粮五十石做为军粮。

16 魏国武都氐族人反叛，进攻仇池郡，诏命长孙观回军讨伐他们。

17 武都王杨僧嗣死在葭芦，其堂弟杨文度自立为武兴王，派使者投降魏国；魏国任命杨文度为武兴镇守将。

18 十一月，初四，宋尚书令袁粲因母亲逝世要守丧而离职。

19 二十日，魏太上皇南巡，到达怀州。枋头镇守将代人薛虎子，在此之前被冯太后罢官，当门士。当时山东饥荒，盗贼竞相发生，相州百姓孙海等五百人声称薛虎子还在枋头镇，使得境内清平无事，因此请求让薛虎子返回枋头镇。太上皇又任命薛虎子为枋头镇守将；当天到镇上任，好几个州的盗贼全都平息。

20 十二月，初一，发生日食。

21 初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升官位太尉。

22 宋朝廷下诏起用袁粲，以卫军将军兼任尚书令；袁粲坚持推辞。

23 初十，柔然侵犯魏国，柔玄镇的二部敕勒响应柔然。

24 魏国十一个州镇发生水灾旱灾，相州百姓饿死了二千八百多人。

25 这一年，魏国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拓跋平原讨伐杀死了刘举。拓跋平原，是拓跋提的儿子。

二 年

1 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贺以疾罢。

2 二月，甲辰，魏上皇还平城。

3 三月，丁亥，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

4 夏，五月，壬午，桂阳王休范反。掠民船，使军队称力请受，付以材板，合手装治，数日即办。丙戌，休范帅众二万、骑五百发寻阳，昼夜取道；以书与诸执政，称："杨运长、王道隆蛊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无罪被戮，望执录二竖，以谢冤魂。"

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朝廷惶骇。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致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远出；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城、东府、石头，以待贼至。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守白下，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不须竞出，我自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众并注"同"。孙千龄阴与休范通谋，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既是兵冲，所欲以死报国耳。常时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顾谓刘勔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袁粲闻难，扶曳入殿，即日，内外戒严。

道成将前锋兵出屯新亭，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袁粲、褚渊入卫殿省。时仓猝不暇授甲，开

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所取。

萧道成至新亭，治城垒未毕；辛卯，休范前军已至新林[1]。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帅舟师与休范战，颇有杀获。壬辰，休范自新林舍舟步上，其将丁文豪请休范直攻台城。休范遣文豪别将兵趣台城，自以大众攻新亭垒。道成率将士悉力拒战，自巳至午，外势愈盛，众皆失色，道成曰："贼虽多而乱，寻当破矣。"

休范白服，乘肩舆，自登城南临沧观[2]，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谋诈降以取之。回谓敬儿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杀诸王。"敬儿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办事，当以本州相赏。"乃与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道成密意，休范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为质。二子至，道成即斩之。休范置回、敬儿于左右；所亲李恒、钟爽谏，不听。时休范日饮醇酒，回见休范无备，目敬儿；敬儿夺休范防身刀，斩休范首，左右皆散走。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

道成遣队主陈灵宝送休范首还台。灵宝道逢休范兵，弃首于水，挺身得达，唱云"已平"，而无以为验，众莫之信。休范将士亦不之知，其将杜黑骡攻新亭甚急。萧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萧惠朗帅敢死士数十人突入东门，至射堂下。道成上马，帅麾下搏战，惠朗乃退，道成复得保城。惠朗，惠开之弟也，其姊为休范妃。惠朗兄黄门郎惠明，时为道成军副，在城内，了不自疑。

道成与黑骡拒战，自晡达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之，如是者数四。

丁文豪破台军于皂荚桥[3]，直至朱雀桁南[4]；杜黑骡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右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急召鄱阳忠昭公刘勔于石头。勔至，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勔不敢复言。道隆趣勔进战，勔渡桁南，战败而死。黑骡等乘胜渡淮，道隆弃众走还台，黑骡兵追杀之。黄门侍郎王蕴重伤，踣于御沟之侧，或扶之以免。蕴，景文之兄子也。于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头之众皆溃，张永、沈怀明逃还。宫中传新亭亦陷，太后执帝手泣曰："天下败矣！"

先是，月犯右执法[5]，太白犯上将，或劝刘勔解职。勔曰："吾执心行己，无愧幽明，若灾眚必至，避岂得免！"勔晚年颇慕高尚，立园宅，名为东山，遗落世务，罢遣部曲。萧道成谓勔曰："将军受顾命，辅幼主，当此艰难之日，而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从而败。

甲午，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拥安成王准据东府，称桂阳王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渊之弟也。杜黑骡径进至杜姥宅[6]，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宫省恇扰。时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宫中金银器物以充赏，众莫有斗志。

俄而丁文豪之众知休范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厉声

曰:"我独不能定天下邪!"许公舆诈称桂阳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谓曰:"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谛视之。名刺皆已焚,勿忧惧也。"

道成遣陈显达、张敬儿及辅师将军任农夫、马军主东平周盘龙等将兵自石头济淮,从承明门入卫宫省。袁粲慷慨谓诸将曰:"今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付托,不能绥静国家,请与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马,将驱之。于是陈显达等引兵出战,大破杜黑骡于杜姥宅,飞矢贯显达目。丙申,张敬儿等又破黑骡等于宣阳门,斩黑骡及丁文豪,进克东府,余党悉平。萧道成振旅还建康,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皆上表引咎解职,不许。丁酉,解严,大赦。

【注释】

①新林:地名,在今江苏南京市西南西善桥镇,滨临大江。

②临沧观:在江苏南京市南的劳山之上,又称劳劳亭。

③皂荚桥:在今江苏南京市南。

④朱雀桁(héng 横):即朱雀桥,在南京市南的秦淮河上。

⑤右执法:星名,月亮偏离正常轨道侵犯其他星叫做犯,月犯右执法星,太白金星犯上将星,均是将有大将阵亡的星象,古人迷信这种说法。

⑥杜姥宅:在建康皇宫南掖门外,为晋成帝为杜皇后的母亲修建的府邸,故名杜姥宅。

【译文】

元徽二年(甲寅,公元474年)

1 春，正月，初五，魏太尉源贺因病离职。

2 二月，初三，魏太上皇回平城。

3 三月，十六日，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宋国访问。

4 夏，五月，十二日，宋桂阳王刘休范反叛。掠夺民船，使各军各队根据人数多少领取船只，分发木板，联手拼装，几天内就造好船只。十六日，刘休范率军二万人、骑兵五百人从寻阳出发，昼夜行军；写信给朝廷各位执政大臣，声称："杨运长、王道隆迷惑先帝，使建安王、巴陵王无罪被杀，望速捕杨、王两个小人，以向二王的冤魂谢罪。"

二十日，大雷戍主杜道欣急驰而下向朝廷报告事变，朝廷一片惊惶失措。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会集在中书省议事，没有人发言。萧道成说："从前上游的人叛乱，都因为行动迟缓而导致失败，刘休范一定会接受以前失败的教训，让轻装军队迅速东下，乘我无备而攻击。现今应付事变的办法是，不应出军过远；如果出军太远使一支偏师失利，就会大大沮丧军心。应把军队停在新亭、白下，坚守皇宫、东府和石头城，以等待贼军到来。敌人孤军深入千里，后方没有军需储备，他们求战不能，自然就会瓦解。我请求带军坚守新亭以抵挡敌军的前锋，征北将军张永守住白下，领军将军刘勔驻军在宣阳门为各军总指挥；各位权贵要人安心坐在大殿中，不用争着出来，我自会击败贼军。"于是要笔写下会议记录。各位大臣都在记录上签注："同意。"孙千龄暗地与刘休范勾通，只有他一个人说："应按惯例派军占据梁山。"萧道成脸色严厉地说："贼军现在已经逼近，梁山怎能赶到！新亭既是兵家要冲，我所想的只是以死报国。平常时可以委屈求全服从你们，现在是不能这样做的。"从坐位上起身，萧道成回头对刘勔说："领军将军已同意我的意见，不能再加改变！"袁粲听说有难，叫人搀着进殿，当天，建康内外实行戒严。

萧道成率前锋部队出城驻扎新亭，张永屯扎在白下，前任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守石头城，袁粲、褚渊入宫守卫。当时时间仓猝来不及颁发军器盔甲，就打开南北两个武库，让将士随意拿取。

萧道成到达新亭，修整城垒尚未完毕；五月二十一日，刘休范的前锋部队已到达新林。萧道成正解脱衣服高卧以安定军心，缓慢地要人拿来白虎幡，登上西城墙，让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率水军与刘休范的部队作战，杀死俘获敌军不少。二十二日，刘休范从新林弃船上岸步行，他的将领丁文豪请刘休范直接进攻皇城。刘休范派丁文豪另外率军向皇城冲击，自己率大军攻击新亭城垒。萧道成率将士尽力抵抗，从上午打到中午，城外兵势越来越盛，士兵们都变了脸色，萧道成说："贼军虽多但很混乱，不久就会败了。"

刘休范身穿白衣，乘坐两人肩抬小轿，亲自登上建康城南的临沧观，带几十个人警卫。屯骑校尉黄回和越骑校尉张敬儿商量假装投降以杀死刘休范。黄回对张敬儿说："你可去砍下刘休范的头，我发过誓不杀诸位亲王。"张敬儿向萧道成报告。萧道成说："你能办成这事，我当以雍州赏给你。"张敬儿就和黄回出了城南，放下兵器逃走，大喊"投降"。刘休范高兴，把二人召到轿旁。黄回假装向刘休范传达萧道成的秘密计划，刘休范相信了，送两个儿子刘德宣、刘德嗣交给萧道成为人质。两个儿子到萧道成处，当即被杀。刘休范把黄回、张敬儿安排在自己身边，他的亲信李恒、钟爽劝阻他，但刘休范不听。当时刘休范每天饮酒，黄回见他没有防备，给张敬儿一个眼色；张敬儿夺下刘休范的佩刀，斩下他的头，随从士兵都惊散逃走。张敬儿驰马手持刘休范的头返回新亭。

萧道成派队主陈灵宝送刘休范的头回皇宫。陈灵宝路上遇到刘休范的部队，把刘休范的头扔在水里，挺身冲过才得以到达皇宫，呼喊说"已经平定叛乱！"但无法验证，大家无人相信。刘休范的将士也不知道，他的将领杜黑骡进攻新亭十分凶猛。萧道成在射

堂，司空主簿萧惠朗率敢死队几十个人冲进东门，到射堂下。萧道成上马，率部下拼杀，萧惠朗这才后退，萧道成又得以保住新亭城。萧惠朗，是萧惠开的弟弟，他姐姐是刘休范的妃子。萧惠朗的哥哥黄门郎萧惠明，当时是萧道成的军副，就在城内，自己一点也没有疑虑。

萧道成与杜黑骡作战，从午后直到明天早上，箭石飞射不停。这天夜里，天下大雨，鼓声叫声再也听不见。将士多日没有吃饭睡觉，军中马匹夜里受惊，在城内乱跑。萧道成手执蜡烛正襟危坐，厉声呵斥，像这样共有多次。

丁文豪在皂荚桥打败朝廷军队，直冲到朱雀桥南；杜黑骡也放下新亭不攻而北攻朱雀桥。右军将军王道隆率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急忙召来尚在石头城的鄱阳忠昭公刘勔。刘勔来到后，命令撤除朱雀桥以北来挫败南军的攻势。王道隆生气说："贼军到此，只应赶紧攻击，怎能打开桥梁削弱自己呢！"刘勔不敢再说话。王道隆催促刘勔前进作战，刘勔渡过朱雀桥向南进击，战败而死。杜黑骡等乘胜渡过秦淮河，王道隆丢下军队逃回皇宫，杜黑骡的兵追上杀死他。黄门侍郎王蕴多处受伤，倒在皇城护城河旁边，有人扶他回来才免于一死。王蕴，是王景文哥哥的儿子。于是皇宫内外大为震动，路上的人都说："皇城已被攻陷"，白下、石头的士兵都溃散，张永、沈怀明逃回皇宫。宫中传说新亭也被攻陷，太后牵着废帝的手哭泣说："天下败了！"

在此之前，月亮侵犯右执法星，太白金星侵犯上将星，有人劝刘勔解除官职。刘勔说："我坚持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对人对神都无愧，如果灾祸一定到来，躲避它难道能免掉吗！"刘勔晚年十分羡慕高雅的风尚，修建花园宅院，名叫东山，抛弃世间事务，罢免遣回私人部队。萧道成对他说："将军身担照顾扶助幼帝的重任，辅助幼帝，在此艰难的时世，却崇尚优游闲逸，废除自己的保护力量，一旦发生事变，后悔还能追回来吗！"刘勔不听而败亡。

五月二十四日，抚军长史褚澄打开东府大门让南军冲进，拥立安成王刘准占据东府，宣称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命令说："安成王，是我的儿子，不准侵犯他。"褚澄，是褚渊的弟弟。杜黑骡直接进军到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打开承明门出城投降。皇宫与朝廷一片惊惶骚乱。当时国库已全部用空，皇太后、太妃剔取宫中金银器物用来充当赏品，但众人都没有斗志。

不久丁文豪的士兵知道刘休范已经死亡，都想后退散走。丁文豪厉声说："我就不能定天下吗！"许公舆伪称桂阳王刘休范还在新亭，士民为此惊惶恍惑，前往萧道成的营垒投递名片的人数以千计。萧道成收到名片，全部烧掉，登上北城对人们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就已经正法，尸体在南冈下面，我是萧平南将军，诸位仔细看好。名片都已烧掉，不要担忧害怕。"

萧道成派陈显达、张敬儿及辅师将军任农夫、马军军主东平人周盘龙等率兵从石头城渡过秦淮河，从承明门进入皇宫进行守卫。袁粲慷慨地对各将领说："现在寇贼已逼近，而人心涣散沮丧，我受先帝托付，不能平定国家，请与诸位一同为社稷而死！"披上盔甲上马，将要策马冲锋。于是陈显达等带军出战，在杜姥宅大败杜黑骡，流箭射中陈显达的眼睛。五月二十六日，张敬儿等又在宣阳门打败杜黑骡，杀死杜黑骡和丁文豪，又进而攻克东府，其余党羽全部平定。萧道成整顿军队返回建康，老百姓沿路聚观，说："保全国家的就是这位将军！"萧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都上书引咎解职，宋帝不同意。二十七日，解除戒严，宣布大赦。

5 柔然遣使来聘。

6 六月，庚子，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

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7 桂阳王休范之反也，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题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攸之不开视，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范反，攸之谓僚佐曰："桂阳必声言我与之同。若不颠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同举兵讨休范。休范留中兵参军毛惠连等守寻阳，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之。癸卯，惠连等开门请降，杀休范二子，诸镇皆罢兵。景素，宏之子也。

8 乙卯，魏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阖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罢门、房之诛①。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诸曹疑事，旧多奏决，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上皇命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不得为疑奏；合则制可，违则弹诘，尽用墨诏，由是事皆精审。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群臣颇以为言，上皇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长奸，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

9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为邵陵王。

10 乙酉，加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攸之固辞。执政欲征攸之而惮于发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公

久劳于外，宜还京师。任寄实重，未欲轻之；进退可否，在公所择。"攸之曰："臣无廊庙之资，居中实非其才。至于扑讨蛮、蜑，[2]，克清江、汉，不敢有辞。虽自上如此，去留伏听朝旨。"乃止。

11 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击破之。尚书奏："敦煌僻远，介居西、北强寇之间，恐不能自固，请内徙就凉州。"群臣集议，皆以为然。给事中昌黎韩秀，独以为："敦煌之置，为日已久。虽逼强寇，人习战斗，纵有草窃，不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阂西、北二虏，使不得相通。今徙就凉州，不唯有蹙国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余里，防遏甚难，二虏必有交通窥阚之志；若骚动凉州，则关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迁，招引外寇，为国深患，不可不虑也。"乃止。

12 九月，丁酉，以尚书令袁粲为中书监、领司徒，加褚渊尚书令，刘秉丹杨尹。粲固辞，求反居墓所；不许。

渊以褚澄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言于朝曰："褚澄开门纳贼，更为股肱大郡；王蕴力战几死，弃而不收；赏罚如此，何忧不乱！"渊甚惭。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

13 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14 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跻为江夏王，赞为武陵王。

15 是岁，魏建安贞王陆馥卒。

【注释】

①门、房之诛：门，指一门，一个家族的全部直系旁支都包括在内。房，则指一个家族的一个支系，如兄弟分家后，即各为一房。门诛即全家族全部诛杀，房诛即只诛杀这一支系的成员。

②蜑(dàn 淡)：蛮族的一种，以船为家，在水上生活。

【译文】

5 柔然派使者来宋国访问。

6 六月，初一，宋任命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下守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轮流进宫值班裁决政事，号称四贵。

7 桂阳王刘休范反叛时，让道士陈公昭写成《天公书》，署名"沈丞相"，交付给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守门人。沈攸之不打开看，就追查到陈公昭身上，抓起来送到朝廷。到刘休范反叛时，沈攸之对下属官佐说："桂阳王一定声称我和他同心。如果不尽力地出军救援皇帝，一定会增加朝野对我的疑心。"就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刘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一起举兵讨伐刘休范。刘休范留下中兵参军毛惠连等守卫寻阳，刘燮派中兵参军冯景祖袭击毛惠连。六月初四，毛惠连等打开城门投降，杀死刘休范的两个儿子，于是各州刺史都罢兵。刘景素，是刘宏的儿子。

8 十六日，魏国下诏说："卑下贱民凶狠暴戾，不管亲戚的死活，一人干坏事，灾殃波及全门。朕为百姓的父母，为此深深怜悯哀悼。自今以后不是谋反大逆外叛，罪只追究其本人。"在这时开始废除满门抄斩和一房全杀的法律。

魏国君主拓跋弘勤劳治国，赏罚严明，谨慎选择州郡长官，提拔清廉官员贬退贪官。各部门疑而不能决的事务，以前都要上奏给皇帝进行裁决，然后口传诏命，因此有时就歪曲误解诏命之事。太上皇拓跋弘命令事情不管大小，都要依据法律进行裁决，不准再上

报犹豫不决的奏章;上奏的事合乎法律则太上皇批示同意,不合法律则要弹劾诘问,全部使用亲笔墨写诏书,由此事务全都处理得精当严明。特别重视刑罚之事,大刑多命令反复审察,有时囚禁时间长达几年。大臣们对此颇有意见,但太上皇拓跋弘说:"刑事案件积久不决实在不是良好政治,但这样做不是比仓猝判刑导致滥用刑罚更好吗!人受到幽禁之苦就会思考改正罪过去做好事,所以聪明的人把监狱当作福堂,朕特意让他受苦,不过是想让他改悔罪过而加以宽恕罢了。"从此之后,魏国的刑狱虽然滞久,但判罚大多都很适当。太上皇又认为大赦助长奸邪,所以从延兴年间以来,不再进行大赦。

9 秋,七月,十一日,宋废帝刘昱册立皇弟刘友为邵陵王。

10 十六日,宋为荆州刺史沈攸之加官开府仪同三司,沈攸之坚持推辞。朝廷的执政大臣想召回沈攸之但又不敢发令,就用太后的命令派皇宫使者去对沈攸之说:"刺史长期在外辛劳,应返回京师。朝廷对你的委任寄托实在很重,未想减轻它;进退与否,由你选择。"沈攸之说:"臣没有任职朝廷的天资,位居朝中实非我的才能。至于扑击讨伐蛮族、蜑族人,肃清江,汉地区,则不敢推辞。虽然我这样上述,但是去是留则完全听从朝廷的旨意。"召回之事这才停止。

11 七月二十四日,柔然侵犯魏国敦煌郡,敦煌镇将尉多侯击败柔然军。尚书上奏:"敦煌偏远,夹在西方吐谷浑,北方柔然两大强寇之间,恐怕不能自我固守,请求把敦煌郡内迁与凉州合并。"群臣会集商议,都认为应这样做,只有给事中昌黎人韩秀一个人认为:"敦煌郡的设置,时间已很长久。虽被强敌逼迫,但当地人熟习作战,纵使有草寇侵扰,成不了大害。按通常的做法设置戍守,足够自我保护。而且能融开吐谷浑、柔然两个强敌,使他们不能相互勾通。现在迁并凉州,不只有缩减国土的名声,而且凉州的治所姑臧离敦煌有一千多里,防守巡逻十分困难,吐谷浑、柔然必定会产生勾结

和侵犯我国的野心；如果凉州发生骚动，则关中不能安定。另外，当地士民或许安土重迁，而招引外敌，成为国家大患，不可不考虑。”这才停止迁并之议。

12 九月，二十九日，宋任命袁粲为中书临、兼任司徒，加褚渊为尚书令，加刘秉为丹杨尹。袁粲坚决辞职，请求返居守墓；朝廷不允许。

褚渊任命褚澄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萧惠明在朝廷上说：“褚澄开门放进贼军，却出任最为重要的在郡；王蕴拼死作战几乎战死，却抛弃不管；这样受罚，还怕不知吗！”褚渊十分惭愧。冬，十月，二十三日，任命侍中王蕴为湘州刺史。

13 十一月，十九日，宋废帝刘昱参加成年礼，加冠和穿上元服，宣布大赦。

14 十二月，二十七日，宋废帝刘昱立其弟刘跻为江夏王，刘贽为武陵王。

15 这一年，魏国建安贞王陆馥逝世。

三　年

1 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

2 萧道成以襄阳重镇，张敬儿人位俱轻，不欲使居之；而敬儿求之不已，谓道成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表里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无言。三月，己巳，以骁骑将军张敬儿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沈攸之闻敬儿上，恐其见袭，阴为之备。敬儿既至，奉事攸之，亲敬甚至，动辄咨禀，信馈不绝。攸之以为诚然，

酬报款厚。累书欲因游猎会境上,敬儿报以为"心期有在,影迹不宜过敦。"攸之益信之。敬儿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与攸之书,问:"张雍州迁代之日,将欲谁拟?"攸之即以示敬儿,欲以间之。

3 夏,五月,丙午,魏主使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

4 丁未,魏主如武州山①;辛酉,如车轮山②。

5 六月,庚午,魏初禁杀牛马。

6 袁粲,褚渊皆固让新官。秋,七月,庚戌,复以粲为尚书令,八月,庚子,加护军将军褚渊中书监。

7 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长乐为安乐王。

8 已丑,魏城阳王长寿卒。

9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俭素,又好文学,礼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誉;太宗特爱之,异其礼秩。时太祖 诸子俱尽,诸孙唯景素为长;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属意于景素。帝外家陈氏深恶之;杨运长、阮佃夫等欲专权势,不利立长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将佐多劝景素举兵,镇军参军济阳江淹独谏之,景素不悦。是岁,防阁将军王季符得罪于景素,单骑亡奔建康,告景素谋反。运长等即欲发兵讨之,袁粲、萧道成以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龄诣阙自陈。乃徙季符于梁州,夺景素征北将军③、开府仪同三司。

【注释】

①武州山: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市西。

②车轮山：山名，在今陕西洛川县境内。

③征北：据胡注"征北"当为"镇北"。

【译文】

三年（乙卯，公元475年）

1 春，正月，十五日，宋废帝刘昱祭祀南郊明堂。

2 宋中领军萧道成认为襄阳为重要军镇，而张敬儿的威望及地位都很轻微，不想让张敬儿出任雍州刺史；但张敬儿不停地要求，他对萧道成说："沈攸之在荆州，公知道他想干什么？不让我出任雍州，与朝廷里外挟制他，恐怕对公不利。"萧道成笑而不答。三月，初四，任命骁骑将军张敬儿为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

沈攸之听说张敬儿西上，怕被他袭击，暗中做好准备。张敬儿到达雍州之后，事奉沈攸之非常恭敬亲切，有事就要向沈攸之谘询禀报，书信及馈赠不断。沈攸之以为张敬儿对自己诚恳，于是回报也很真诚优厚。连续写信邀请张敬儿进行围猎，在二州边境上会面，张敬儿回信说："双方只要心息相通即可，行迹不宜过份亲密。"沈攸之更加信任他，张敬儿查到沈攸之的行迹，都秘密报告萧道成，萧道成给沈攸之信：问："张雍州调任之后，你想让谁接替他？"沈攸之当即把信给张敬儿看，想以此离间他们。

3 夏，五月，十二日，魏国君主让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宋国访问。

4 十三日，魏国君主前往武州山；二十七日，又前往车轮山。

5 六月，初七，魏国开始禁止屠杀牛马。

6 宗袁粲，褚渊都坚决辞让新任官职，秋，七月，十七日，宋又任命袁粲为尚书令；八月，庚子日，为护军将军褚渊加官为中书监。

7 冬，十二月，初六，魏把建昌王拓跋长乐改为安乐王。

8 二十九日，魏城阳王拓跋长寿逝世。

9 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好，有清

名美誉，生活俭朴，又爱好文学，以礼节对待士大夫，因此有良好声誉；太宗明帝刘彧特别喜爱他，对他的礼仪级别都与众不同。当时太祖文帝刘义隆的儿子都已死了，他的孙子一辈子以刘景素年龄最大；废帝刘昱凶狂无德，朝野人士都寄厚望在刘景素身上。废帝的外戚陈氏，因此十分仇恨刘景素；杨运长、阮佃夫等人想专揽大权，也不愿立年长的皇孙为帝，所以也想除掉刘景素。刘景素的心腹将佐多劝刘景素起兵，只有镇军参军济阳人江淹劝阻他，刘景素不高兴。这一年，防阁将军季符得罪了刘景素，单骑逃到建康，告以刘景素谋反，杨运长等人想立即发兵讨伐刘景素，袁粲、萧道成认为不能发兵。刘景素也派儿子刘延龄前往宫门自述忠诚。于是把王季符调往梁州，剥夺刘景素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十六　起柔兆执徐，尽著雍敦牂，凡三年。

苍梧王下

元徽四年

1 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

2 二月，魏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坐恃恩不法，免官爵为兵。

3 魏冯太后内行不正，以李奕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夏，六月，辛未，显祖殂。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显祖于金陵，谥曰献文皇帝。

4 魏大司马、大将军代人万安国坐矫诏杀神部长奚买奴，赐死。

5 戊寅，魏以征西大将军、安乐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訢为司空。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复临朝称制。以冯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熙自以外戚，固辞内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1]、侍中、太师如故。

显祖神主祔太庙，有司奏庙中执事之官，请依故事皆赐爵。秘书令广平程骏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亲贤，或因功伐，未闻神主祔庙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盖一时之恩，岂可为长世之法乎！"太后善而从之，谓群臣曰："凡议事，当依古典正言，岂得但修故事！"而赐骏衣一袭，帛二百匹。

太后性聪察，知书计，晓政事，被服俭素，膳羞减于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权数。高祖性至孝，能承颜顺志，事无大小，皆仰成于太后。太后往往专决，不复关白于帝。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张祐、杞嶷、冯翊王遇、略阳苻承祖，高阳王质，皆依势用事；祐官至尚书左仆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将军，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书、刺史，爵为公、侯，赏赐巨万，赐铁券，许以不死。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于太后，超迁至侍中、吏部尚书，爵太原公。秘书令李冲，虽以才进，亦由私宠，赏赐皆不可胜纪。又外礼人望东阳王丕、游明根等，皆极其优厚，每褒赏叡等，辄以不等参之，以示不私。丕，烈帝之玄孙；冲，宝之子也。

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议己，群下语言小涉疑忌，辄杀之。然所宠幸左右，苟有小过，必加笞箠，或至百余；而无宿憾，寻复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宝贵。故左右虽被罚，终无离心。

【注释】

①洛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

【译文】

宋纪十六　起丙辰（公元476年），止戊午（公元478年），共三年。

苍梧王下

元徽四年（丙辰，公元476年）

1 春，正月，初九，宋废帝亲耕籍田，宣布大赦。

2 二月，魏国司空东郡王陆定国因仗恃皇恩不守法律，被免除官职爵位发配当兵。

3 魏国冯太后的宫内行为不正，因李奕的死而怨恨魏国君主拓跋弘，秘密下毒，夏，六月，十三日，魏主拓跋弘逝世。十四日，宣布大赦，改年号为承明，把魏主葬在金陵，谥号为献文皇帝。

4 魏国大司马、大将军代人万安国因伪造皇帝诏书杀死神部长奚买奴罪，被赐自杀。

5 二月十九日，魏国任命征西大将军、安乐王拓跋长乐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宜都王拓跋目辰为司徒，南部尚书李訢为司空。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又临朝执掌大权。任命冯熙为侍中、太师、中书监。冯熙自认为身为外戚，坚决推辞朝内的官职；于是任命他为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的官衔照旧保留。

魏国君主拓跋弘的祭祀牌位列入列祖宗庙，有关单位上奏请求：宗庙中的执事官员，应按旧例赐给爵位，秘书令广平人程骏认为："封侯分地，是帝王应重视的事，或因亲近贤人而封侯，或因功劳而封侯，没听说过先帝牌位进宗庙而主管官员受封的。皇家以前旧例，只是一时的恩赏，怎可作为每个时代的法律呢！"冯太后认为说得好，听从了程骏的意见，冯太后对群臣说："凡议论朝廷大事，应当依据古代典籍中的正确言论，怎能只按旧例办事！"于是赏赐

程骏一套衣服,二百匹帛。

冯太后性情聪颖,善于察知人心,知书会算,通晓政事,衣服俭朴,饮食比以往的旧例减少十分之七,八;但为人猜忌狠心多权谋。魏孝文帝拓跋宏性情极为孝顺,能根据太后的脸色顺从她的心,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由太后裁决。太后往往一人裁决,不再通知孝文帝,冯太后宠幸的宦官高平人王琚、安定人张祐、杞嶷,冯人王遇,略阳人苻承祖,高阳人王质,都仗着太后的势力掌权用事;张祐官当到尚书左仆射,爵位为新平王;王琚官当到征南将军。,爵位为高平王;杞嶷等人的官也当到侍中、吏部尚书、刺史,爵位为公或侯,赏赐的财钱成千上万,又赐给他们铁制证书,许诺犯罪也不处死。另外,太卜令姑臧人王叡也受到太后的宠幸,越级提拔为侍中、吏部尚书,爵位为太原公。秘书令李冲,虽然因才能引进,但也因为有太后的私宠,赏赐的东西不可胜记。冯太后在宫外又礼遇颇有威望的东阳王拓跋丕、游明根等人,对待他们都极为优厚,每次赏赐王叡等人时,总是同时也赏赐拓跋丕等人,以表示不私宠偏爱。拓跋丕,是魏烈帝拓跋翳槐的玄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

冯太后自知淫乱无行,怕人们议论自己,群臣下人的语言稍微有一点犯了疑忌,立即要被诛杀。而她宠幸的亲信,如果有小过失,必定加以鞭打杖击,有时打一百多下;但没有过夜的愤恨,不久又对待他们像原来一样,有时甚至因此一打而更加富贵了。所以她的身边亲信虽被惩罚,但终究没有叛离之心。

6 乙亥,加萧道成尚书左仆射,刘秉中书令。

7 杨运长、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与录事参军陈郡殷沵[1],中兵参军略阳垣庆延[2],参军沈颙、左暄

等谋为自全之计。遣人往来建康，要结才力之士，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皆阴与通谋；武人不得志者，无不归之。时帝好独出游走郊野，欣之谋据石头城，伺帝出作乱。道清、兰之欲说萧道成因帝夜出，执帝迎景素，道成不从者，即图之；景素每禁使缓之。杨、阮微闻其事，遣伧人周天赐伪投景素，劝令举兵。景素知之，斩天赐首送台。

秋，七月，祗祖率数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师已溃乱，劝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据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数。杨，阮闻祗祖叛走，即命篡严。己丑，遣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兰陵李安民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将水军，以讨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萧道成知黄回有异志，故使安民、佛荣与之偕行。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战。”道成屯玄武湖，冠军将军萧赜镇东府。

始安王伯融、都乡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杨、阮忌其年长，悉称诏赐死。

景素欲断竹里以拒台军[3]。垣庆延、垣祗祖、沈赜皆曰：“今天时旱热，台军远来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殷沵等固争，不能得。农夫等既至，纵火烧市邑。庆延等各相顾望，莫有斗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扰不知所为。黄回迫于段佛荣，且见京口军弱，遂不发。

张保泊西渚[4]，景素左右勇士数十人，自相要结，进击

水军。甲午,张保败死,而诸将不相应赴,复为台军所破。台军既薄城下,颙先帅众走,祗祖次之,其余诸军相继奔退,独左暄与台军力战于万岁楼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敌而散。乙未,拔京口。黄回军先入,自以有誓不杀诸王,乃以景素让殿中将军张倪奴,倪奴擒景素,斩之,并其三子,同党垣祗祖等数十人皆伏诛。萧道成释黄回,高道庆不问,抚之如旧。是日,解严。丙申,大赦。

初,巴东建平蛮反[55],沈攸之遣军讨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峡中军以赴建康。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疑攸之有异谋,勒兵断峡,不听军下。攘兵子天赐为荆州西曹,攸之遣天赐往谕之。攘兵知景素实反,乃释甲谢愆,攸之待之如故。刘道欣坚守建平,攘兵譬说不回,乃与伐蛮军攻斩之。

8 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贵人曰思皇后。

9 八月,丁卯,立皇弟翊为南阳王,嵩为新兴王,禧为始建王。

10 庚午,以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为南豫州刺史,留镇京师。

11 九月,戊子,赐骁骑将军高道庆死。

12 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

13 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乐王长乐为定州刺史,司空李诉为徐州刺史。

【注释】

①陈郡：郡名，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 殷沵(米)：人名。

②略阳：郡名，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

③竹里：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县北，为从京口到建康的必由之路。

④西渚：地名，在今江苏镇江市西北，又名西津渡、京口渡。

⑤巴东：郡名，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 建平蛮：居住在建平郡即今四川巫山县的蛮族人。

【译文】

6 六月十七日，宋国为萧道成加官尚书左仆射，刘秉为中书令。

7 杨运长、阮佃夫等忌恨建平王刘景素更加厉害，刘景素就和录事参军陈郡人殷沵、中兵参军略阳人垣庆延、参军沈颙、左暄等商议自我保护的计策。派人来往建康，邀请交结有才能有勇力的人士，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祗祖，都暗中与刘景素通谋；不得志的武人，无不归顺刘景素。当时废帝刘昱爱好单独出城在效野游玩，曹欣之计划占据石头城，瞅机会趁废帝出城时发动叛乱。韩道清、郭兰之打算劝说萧道成趁废帝夜里出城时，捉住废帝，迎接刘景素进京，萧道成如果不同意，就杀掉他；刘景素每次都禁止他们，让他们缓慢准备。杨运长、阮佃夫听到一点风声，派北方人周天赐假装投降刘景素，劝刘景素起兵。刘景素知道他是假投降，砍下周天赐的头送到朝廷。

秋，七月，垣祗祖率数百人从建康逃奔京口，说京师已经溃乱，劝刘景素迅速进京。刘景素相信他的话，初一，占据京口起兵，京城的士民投奔刘景素的人数以千计。杨运长、阮佃夫听说垣祗祖叛逃，当即命令戒严。初二，宋朝廷派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兰陵人李安民率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水军，前往讨伐刘景素；初四，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萧道成知道黄回

有二心，所以派李安民、段佛荣和他同行。黄回私下告诫他的士兵，“路上遇着京口方面的军队，不要与他们作战。”萧道成屯玄武湖，冠军将军萧赜镇守东府。

始安王刘伯融、都乡侯刘伯猷，都是建安王刘休仁的儿子，杨运长、阮佃夫担心他们年龄渐大之威胁，全部以皇帝诏书的名义赐他们自杀。

刘景素想截断竹里以抗拒朝廷军队。垣庆延、垣祗祖，沈顒都说：“现在天时旱热，朝廷军队远道而来十分疲惫，吸引他们前来，我们以逸待劳，就可以一战而胜。”殷沐等人坚持反对，但不能扭转，任农夫等军到达之后，纵火焚烧城镇。垣庆延等人相互观望，没有斗志；刘景素本来就缺乏威严胆略，这时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才好。黄回迫于段佛荣在旁，并且看到京口军队薄弱，于是也不发兵。

张保带水军停泊在西诸，刘景素亲信勇士数十人，私自相邀，进击张保的水军。七月初七，张保战败而死，但刘景素的各位将领不接应勇士，所以他们又被朝廷军队打败。朝廷军队逼临京口城下，沈顒先率军逃走，垣祗祖接着逃跑，其余各军相继逃奔后退，只有左暄与朝廷军队在万岁楼下拼力死战；但配属给他的兵力很少，不能抵挡而被打散。七月初八，朝廷军队攻克京口。黄回的军队最先进入京口，以自己有誓言不杀各位亲王为理由，就把刘景素让给殿中将军张倪奴。张倪奴活捉刘景素，杀死他及其三个儿子，同党垣祗祖等几十人都被诛杀。萧道成放过黄回、高道庆不过问，安抚他们像原来一样。这一天，建康解除戒严。初九，宣布大赦。

当初，巴东建平郡的蛮族人反叛，荆州刺史沈攸之派军讨伐。到刘景素反叛时，沈攸之急忙召回在三峡讨伐蛮族的军队以奔赴建康。巴东太守刘攘兵、建平太守刘道欣怀疑沈攸之有野心，带兵截断三峡，不让沈攸之军通过。刘攘兵的儿子刘天赐担任荆州的西曹，沈攸之派刘天赐前往告谕刘攘兵。刘攘兵知道刘景素真的叛乱，就收兵谢罪，沈攸之待他如以前一样。刘道欣坚守建平，刘攘兵

劝说他，但仍不改，于是与沈攸之的讨蛮军一齐进攻斩杀了刘道欣。

8 十七日，魏国君主追尊他母亲李贵人为思皇后。

9 八月，初十，宋废帝刘昱立其弟刘翔为南阳王，刘嵩为新兴王，刘禧为始建王。

10 十三日，宋任命给事黄门侍郎阮佃夫为南豫州刺史，留下镇守京师。

11 九月，初二，宋赐骁骑将军高道庆自杀。

12 冬，十月，初五，宋任命吏部尚书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

13 十一月，初三，魏任命太尉、安乐王拓跋长乐为定州刺史，任命司空李诉为徐州刺史。

顺皇帝[1]

升明元年

1 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2 己酉，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自称冲天王。二月，辛未，魏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击破之[2]。

3 三月，庚子，魏以东阳王丕为司徒。

4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3]，壬申，如崞山[4]。

初，仓梧王在东宫，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喜怒乖节，主帅不能禁。太宗屡敕陈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内畏太后、太妃，外惮诸大臣，未敢纵逸。自加元服，内外稍无以制，数出游行。始出宫，犹整仪卫。俄而弃车骑，帅左右数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犊车，随相检摄。

既而轻骑远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复能追；仪卫亦惧祸不敢追寻，唯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

初，太宗尝以陈太妃赐嬖人李道儿，已复迎还，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称"刘统"，或称"李将军"。常著小袴衫，营署巷陌，无不贯穿；或夜宿客舍，或昼卧道旁，排突厮养，与之交易，或遭慢辱，悦而受之。凡诸鄙事，裁衣、作帽，过目则能；未尝吹篪[5]，执管便韻。及京口既平，骄恣尤甚，无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6]，行人男女及犬马牛驴，逢无免者。民间扰 惧，商贩皆息，门户昼闭，行人铽绝。殆、椎、凿、锯，不离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杀，则惨然不乐；殿省忧惶，食息不保。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谋因帝出江乘射雉[7]，称太后令，唤队仗还，闭城门，遣人执帝废之，立安成王准。事觉，甲戌，帝收佃夫等杀之。

太后数训戒帝，帝不悦。会端午，太后赐帝毛扇。帝嫌其不华，令太医煮药，欲鸩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狡狯！"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

六月，甲戌，有告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者，帝登帅卫士，自掩三家，悉诛之，刳解脔割，婴孩不免。沈勃时居丧在庐，左右未至，帝挥刀独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骂之曰："汝罪踰桀、纣，屠戮无日，"遂死。是日，大赦。

帝尝直入领军府。时盛热，萧道成昼卧裸袒。帝立道

成于室内，画腹为的，自引满，将射之。道成敛版曰："老臣无罪。"左右王天恩曰："领军腹大，是佳射堋[8]；一箭便死，后无复射；不如以髦箭射之，[9]。"帝乃更以髦箭射，正中其齐。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尝自磨铤，曰："明日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于国，若害之，谁复为汝尽力邪！"帝乃止。

道成忧惧，密与袁粲、褚渊谋废立。粲曰："主上幼年，微过易改。伊、霍之事[10]，非季世所行；纵使功成，亦终无全地。"渊默然。领军功曹丹阳纪僧真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岂得坐受夷灭！存亡之机，仰希熟虑。"道成然之。

或劝道成奔广陵起兵。道成世子赜，时为晋熙王长史，行郢州事，欲使赜将郢州兵东下会京口。道成密遣所亲刘僧副告其从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曰："人多见劝北固广陵，恐未为长算。今秋风行起，卿若能与垣东海微共动虏，[11]，则我诸计可立。"亦告东海太守垣荣祖。善明曰："宋氏将亡，愚智共知。北虏若动，反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当静以待之，因机奋发，功业自定，不可远去根本，自贻猖蹶。"荣祖亦曰："领府去台百步，公走，人岂不知！若单骑轻行，广陵人闭门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动足下床，恐即有叩台门者，公事去矣。"纪僧真曰："主上虽无道，国家累世之基犹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纵得广陵城，天子居深宫，施号令，目公为逆，何以避之！此非万全之策也。"道成族弟镇军长史顺之及次子骠骑从事中郎

嶷，皆以为："帝好单行道路，于此立计，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鲜有克捷，徒先人受祸耳。"道成乃止。

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跻起兵于东方，道成止之。

越骑校尉王敬则潜自结于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为道成听察帝之往来。道成命敬则阴结帝左右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一十五人于殿中，调伺机便。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领军府门。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于一处作适[62]，宜待明夕。"员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门间听闻之。

戊子，帝乘露车，与左右于台冈赌跳[63]，仍往青园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昙度道人煮之，饮酒醉，还仁寿殿寝。杨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见辄切齿曰："明日当杀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织女渡河，曰："见当报我，不见，将杀汝！"时帝出入无常，省内诸阁，夜皆不闭，廊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莫相禁摄。是夕，王敬则出外。玉夫伺帝熟寝，与杨万年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廊下奏伎陈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敬则驰诣领军府，叩门大呼，萧道成虑苍梧王诳之，不敢开门，敬则于墙上投其首，道成洗视，乃戎服乘马而出，敬则、桓康等皆从。入宫，至承明门，诈为行还。敬则恐内人觇见，以刀环塞窒孔[64]，呼门甚急，门开而入。他夕，苍梧王每开门，门者震慑，不敢仰视，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惊怖；既而闻苍梧王死，咸称万岁。

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树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渊、刘秉入会议。道成谓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断之？"秉未答。道成须髯尽张，目光如电。秉曰："尚书众事，可以见付；军旅处分，一委领军。"道成次让袁粲，粲亦不敢当。王敬则拔白刃，在床侧跳跃曰："天下事皆应关萧公！敢有开一言者，血染敬则刀！"仍手取白纱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谁敢复动！事须及热！"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敬则叱之，乃止。褚渊曰："非萧公无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19]。道成曰："相与不肯；我安得辞！"乃下议，备法驾诣东城，迎立安成王。于是长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秉出，于路逢从弟韫，韫开车迎问曰："今日之事，当归兄邪？"秉曰："吾等已让领军矣。"韫拊膺曰："兄肉中讵有血邪！今年族矣！"

是日，以太后令，数苍梧王罪恶，曰："吾密令萧领军潜运明略。安成王准，宜临万国。"追封昱为苍梧王。仪卫至东府门，安成王令门者勿开，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壬辰，王即皇帝位，时年十一，改元，大赦。葬苍梧王于郊坛西。

5 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6 甲午，萧道成出镇东府。丙申，以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袁粲迁中书监，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刘秉迁尚书令，加中领军；以晋熙王燮为扬州刺史。刘秉始谓尚书万机，本以宗室居之，则天下无变；既而萧道成兼总军国，布置心膂，与夺自专，褚渊素相凭附，秉与袁粲图

手仰成矣。辛丑,以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仆射。丙午,以武陵王赞为郢州刺史;萧道成改领南徐州刺史。

7 八月,壬子,魏大赦。

8 癸亥,诏袁粲镇石头。粲性冲静,每有朝命,常固辞;逼切不得已,乃就职。至是知萧道成有不臣之志,阴欲图之,即时顺命。

9 初,太宗使陈昭华母养顺帝;戊辰,尊昭华为皇太妃。

10 丙子,魏诏曰:"工商皂隶,各有厥分;而有司纵滥,或染流俗。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若有勋劳者,不从此制。"

11 萧道成固让司空;庚辰,以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2 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

13 戊申,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伯、子、男。

14 冬,十月,氐帅杨文度遣其弟文弘袭魏仇池,陷之。

【注释】

①顺皇帝:刘准,宋明帝刘彧的第三个儿子,实为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

②秦·益二州:魏秦州治所在天水郡,即今甘肃天水市。益州有名无实,与秦州实仅一个刺史。

③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市东北。

④崞(guō 郭)山:山名,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南。

⑤篪(chí 驰):竹制乐器,如箫。

⑥镡(chán 蝉):小矛。

⑦江乘:地名,在今江苏句容县北。

⑧射堋(péng 朋),箭靶。

⑨髢(pào 抛)箭:圆头骨制箭。

⑩伊、霍之事:伊尹,商代大臣,废黜太甲;霍光,西汉大臣,废黜刘贺。伊、霍之事,即废黜昏君,扶立明君之事。

⑪垣东海:即东海太守垣荣祖。

⑫作适:指适意游戏,任意玩耍。

⑬台冈:指皇城内的来冈。

⑭窒孔:门上的窥视孔。

⑮事:指朝廷奏章及其他政务文件等。

【译文】

顺皇帝

升明元年(丁巳,公元477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改年号为太和。

2 二十五日,魏国略阳郡百姓王元寿聚众五千多家,自称冲天王;二月,十七日,魏国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打败王元寿的人马。

3 三月,十七日,魏任命东阳王拓跋丕为司徒。

4 夏,四月,十四日,魏国君主前往白登山;十九日,又去崞山。

当初,宋国苍梧王刘昱在东宫为太子时,爱好爬上帐竿涂漆,离地一丈多高;他高兴或生气都不合乎礼节,东宫的主管官员不能禁止他。太宗刘彧屡次命陈太妃痛打刘昱。到刘昱即位为帝,对内畏忌太后、太妃,对外害怕各位顾命大臣,未敢放肆。自从举行成年礼后,宫内宫外对他逐渐不能控制,多次外出游玩行走。刚出宫时,还备有仪仗警卫。一会儿就抛下仪仗车队,带着身边几个侍从,或者跑到郊野,或者窜出市场。陈太妃每次都乘坐青盖牛犊车,跟着刘昱以便管束。但很快刘昱就骑着快马跑出去一二十里远,陈太妃无法追上;仪仗警卫也害怕招祸而不敢追赶寻找他,只好整理好队伍另在一处,远远观望着罢了。

当初,宋太宗刘彧把陈太妃赐给受宠的李道儿,不久又把陈太妃迎接回来,生下刘昱。所以刘昱每次微服出行,都自称"刘统",或

称为"李将军"。常穿一件小裤头和汗衫,无论是官府衙门还是大街小巷,都横冲直撞乱窜一气;有时就夜宿在旅馆中,有时就白天躺在路边,与樵夫伙夫争斗打架,还和他们交换东西,有时受到他们的怠慢侮辱,却很高兴地承受下来。各种鄙贱活计,如裁衣、制帽,看一次就会做;不曾吹过篪,拿起来就吹得合乎声调。到京口的刘景素反叛平定之后,刘昱更加骄横放纵,没有一天不出宫游玩,有时黄昏出去早晨回来,有时早晨出去晚上才回来。跟随的侍从都手执大小长矛,遇到男女行人及狗马牛驴,就刺杀死伤,无一幸免,搞得民间人心惶惶,商贩不敢营业,白天都关着门户,路上行人几乎绝迹。钳子、锥子、锯子,不离身边,有一点不顺心,当即加以屠杀剖腹,一天不杀,就闷闷不乐;宫内朝廷一片惊慌失措,吃饭喘气都担心被杀。阮佃夫与直阁将军申伯宗等,商议趁刘昱到江乘射野鸡时,伪称太后的命令,召回仪仗队,关闭城门,派人抓起刘昱废黜他,立安成王刘准为帝。事情暴露,五月初二,刘昱逮捕阮佃夫等人斩首。

王太后多次训斥刘昱,刘昱不高兴。到端午节,王太后赐给刘昱一把羽毛扇。刘昱嫌扇子不华美,命太医配出毒药,想毒死王太后。刘昱的侍从制止他说:"如果干这种事,官就应作孝子守丧,岂能再出宫玩耍!"刘昱说:"你的话很有道理!"这才停止。

六月,二十二日,有人告发散骑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长史沈勃、游击将军孙超之与阮佃夫同谋,刘昱立刻率领羽林卫士,亲自攻击三家,全部杀死,剖腹肢解砍成肉块,连婴孩也不得幸免。沈勃当时在墓地守丧,刘昱的随从还没有赶到,刘昱挥着刀一人冲上去。沈勃知道免不了一死,用手搏击刘昱的耳门,唾骂刘昱说:"你的罪超过了夏桀、殷纣,活不了几天了。"结果被杀。当天,宣布大赦。

刘昱曾经直闯进领军将军府。当时天气盛热,萧道成白天光着身上躺在床上。刘昱让萧道成站在室内,在他肚子上画成箭靶,自己拉满弓,将要射箭。萧道成举起手版说:"老臣无罪。"刘昱的随从

王天恩说："领军将军的肚子大，是一个好箭靶；一箭射死了他，以后就不能再射了；不如用无头箭射他。"刘昱就换上无头箭射，正射中萧道成的肚脐。刘昱扔下弓大笑说："我的手法怎么样！"刘昱忌恨萧道成的威望名声，曾有一次亲自磨矛，说："明天杀萧道成！"陈太妃骂他说："萧道成有功于国家，如果害了他，谁还为你尽力啊！"刘昱这才罢休。

萧道成十分担忧害怕，秘密与袁粲、褚渊商议废黜刘昱另立皇帝的事。袁粲说："皇上年幼，小过错容易改。伊尹、霍光之类的事，不是一个朝代的末年所进行的；纵使成功了，也最终没有自我保全的余地。"褚渊沉默不语。领军功曹丹阳人纪僧真对萧道成说："现在朝廷狂乱，人人自危；天下的希望，不在袁粲、褚渊身上，明公岂能坐受夷灭家族之祸！存亡之机，希望将军深思熟虑。"萧道成同意他的意见。

有人劝萧道成逃到广陵起兵。萧道成的长子萧赜，当时为晋熙王的长史，代行郢州刺史事，道成想让萧赜率郢州部队东下在京口会合。萧道成秘密派亲信刘僧副告诉他的堂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刘善明说："人们多劝我北去巩固广陵，恐怕没有从长远考虑。现在秋风将起，你如果能与东海太守垣荣祖一起小规模挑动敌虏，这样我的各种计划就可以进行了。"也告诉了东海太守垣祖荣。刘善明说："宋家将亡，无论愚人智者都看得明白。北方敌虏如果活动，反而成为公的祸害。公神武高于世人，只当安静地等待机会，利用机会进行奋击，大功自然告成，不能远离京城，让灾祸猖獗。"垣荣祖也说："领军府离宫城百步的距离，公一走，别人怎会不知！如果公单骑轻装出行，广陵人关上城门不让进城，公准备到哪里去？公现在刚一动身下床，恐怕立即有人去敲宫门报告，公的大事也就完了。"纪僧真说："皇上虽然荒乱无道，但国家几代建设的根基还是安固的。公一门百口，北走时必然不能同行。纵使得到广陵城，但天子身居深宫，号令天下，把公说成是叛逆，公又怎样躲避这个恶名！这不是万

全之策。"萧道成的同族弟弟镇军长史萧须之及萧道成的次子骠骑从事中郎萧嶷,都认为:"刘昱爱好单独在路上行走,据这个情况来想办法,容易成功;而在外地州镇起兵,很少有胜利,只是白白地先替别人受到祸害罢了。"萧道成这才罢休。

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李安民想拥奉江夏王刘跻在东方起兵,萧道成制止他。

越骑校尉王敬则暗地交结萧道成,晚上穿着黑色衣服,匍匐在道路旁,替萧道成偷听侦察刘昱的来往踪迹。萧道成命令王敬则暗中交结刘昱的侍从杨玉夫、杨万年、陈奉伯等十五人,让他们在宫中窥伺机会。

秋,七月,初六夜里,刘昱穿便服到领军将军府门口。侍从们说:"全府的人都睡了,何不跳墙进去?"刘昱说:"我今天晚上想到另一个地方玩耍,等明天晚上再说。"员外郎桓康等在萧道成门里听到他们的说话。

初七,刘昱乘坐敞篷车,与侍从们到台冈比跳高,然后又去青园尼姑庙,晚上,到新安寺,偷了一只狗,去找昙度道人煮狗吃。喝得醉醺醺的,回到仁寿殿睡觉。刘昱平常很喜欢杨玉夫,这天忽然恨起杨玉夫来,一见面就咬牙说:"明天当杀了这个小子取你的肚肺!"这天夜里,命杨玉夫守望织女星过银河,说:"看到织女过河就来报告我,没看到,将要杀你!"当时刘昱出宫回宫没有一定时间,宫省内的各个殿阁,夜里都不关门,守夜的人怕遇上刘昱,没人敢出来;守卫的士兵都逃避起来,宫内外没人管束。这天晚上,王敬则出宫。杨玉夫趁刘昱睡熟,与杨万年取下刘昱的防身刀杀死刘昱。命守夜的头目陈奉伯用袖子装着刘昱的脑袋,按平常的进出方法,称有诏命打开承明门出宫,把刘昱脑袋交给王敬则。王敬则飞赶到领军将军府,敲门大叫,萧道成怕是刘昱欺诈,不敢开门。王敬则从墙上把刘昱的脑袋扔进去,萧道成洗干净血污看了,就穿上军服乘马出府,王敬则、桓康等人都跟随他。前往皇宫,到承明门,欺骗说

刘昱游玩回来。王敬则怕宫里的人从门洞中看见，用刀环堵住门洞，叫门叫得很急，宫门打开后一拥而进。从前每晚刘昱开门进宫，守门的人都胆战心惊，不敢抬头看，到这时也不怀疑。萧道成进入大殿，殿中的人十分吃惊，之后听说苍梧王刘昱已死，都高喊万岁。

初八早晨，萧道成身着戎装来宫殿大院的槐树下，以太后的命令召来袁粲、褚渊、刘秉进宫会聚议事。萧道成对刘秉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应怎样处理？"刘秉没有回答。萧道成胡须翘起，目光如电。刘秉说："尚书省的事，可以交给我办；军事的安排处理，全部委托给领军将军。"萧道成接着把处理大权让给袁粲，袁粲也不敢接受。王敬则拔出白晃晃的钢刀，在床旁跳起来说："天下事都应该由萧公决断！敢有说一句话的，让他血染敬则的刀！"于是手取皇帝戴的白纱帽戴在萧道成头上，让他即皇帝位，说："今天谁敢再动！事情必须趁热办成！"萧道成脸色严肃地呵斥他说："你总是不懂事！"袁粲想发言，王敬则叱责他，就停不下说了。褚渊说："非萧公不能办好这事。"手取过皇帝审阅的奏章交给萧道成。萧道成说："给你们不肯接受，我怎能推辞！"于是吩咐写成命令，备好皇帝车驾前往东城，迎接安成王刘准立为皇帝。当时卫兵的长刀遮拦着袁粲、刘秉等人，他们都吓得变了脸色离去。刘秉出来，在道路上遇着堂弟刘韫，刘韫打开车门迎着刘秉问道："今日之事，当归兄长处理了吗？"刘秉说：'我们已经让给领军将军了。"刘韫拍着胸口说："老兄肉里还有血吗？今年我们要全族灭亡了！"

这天，以太后的命令，列数苍梧刘昱的罪恶，说："我秘密命令萧领军暗中运筹智谋除掉了苍梧王。安成王刘准，应君临万国。"追封刘昱为苍梧王，仪仗队到达东府大门，安成王命守门的人不准开门，等待司徒袁粲。袁粲到了，安成王才进入皇宫。七月十一日，安成王即皇帝位，当时年龄为十一岁，改年号为升明，宣布大赦。把苍梧王葬在南郊祭坛西侧。

5 魏国京兆康王拓跋子推逝世。

6 七月十三日，萧道成出镇东府。十五日，任命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袁粲担任中书监，褚渊加开府仪同三司；刘秉升为尚书令，加中领军；任命晋熙王刘燮为杨州刺史。刘秉当初认为尚书省重要政务，本来用皇家亲族掌握。则天下不会有变；但之后萧道成总掌军务及国家大权，安插亲信，独断专行，褚渊一向依附萧道成，刘秉与袁粲拱手不问，一切都依赖萧道成裁决了。二十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仆射。二十五日，任命武陵王刘赞为郢州刺史；萧道成改兼任南徐州刺史。

7 八月，初一，魏国宣布大赦。

8 十二日，宋帝诏令袁粲镇守石头城。袁粲性情虚静，每次有朝廷的任命，常常坚持推辞；实在逼得没办法，才就任职位。到这时他知道萧道成有称帝的野心，暗中想除掉萧道成，因此当即接受任命。

9 当初，太宗刘彧让陈昭华当母亲养育顺帝刘准；十七日，尊奉陈昭华为皇太妃。

10 二十五日，魏国下诏说："手工业者、商人、仆役，各有各的本分；但有关部门过分放纵，使各种俗人都混进官场当官。自今以后，家庭之中有人从事手工、仆役的，只能当该部的丞官；但如果另有功勋，则不受这项规定限制。"

11 萧道成坚决推辞司空之职；二十九日，任命他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12 九月，初五，魏国改定律令。

13 二十八日，宋封杨玉夫等二十五人为侯、伯、子、男等爵位。

14 冬，十月，氐人首领杨文度派他弟弟杨文经弘袭击魏国的仇池郡，攻陷仇池。

15 初，魏徐州刺史李诉，[1]，事显祖为仓部尚书，信用卢奴令范标，[2]。诉弟左将军瑛谏曰："标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财，轻德义而重势利；听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贼，不早绝之，后悔无及。"诉不从，腹心之事，皆以语标。

尚书赵黑，与诉皆有宠于显祖，对掌选部，[3]。诉以其私用人为方州，黑对显祖发之，由是有隙。顷之，诉发黑前为监藏，盗用官物，黑坐黜为门士。黑恨之，寝食为之衰少；踰年，复入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选。

及显祖殂，黑白冯太后，称诉专恣，出为徐州。范标知太后怨诉，乃告诉谋外叛。太后征诉至平城问状，诉对无之，太后引标使证之。诉谓标曰："汝今诬我，我复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为尔乎？"标曰："标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为之于敷，标何为不忍于公！"诉慨然叹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赵黑复于中构成其罪，丙子，诛诉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后寝食如故。

16 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将军皮欢喜等三将军率众四万击杨文弘。

17 丁亥，魏怀州民伊祁苟自称尧后[4]，聚众于重山作乱[5]；洛州刺史冯熙讨灭之[6]。冯太后欲尽诛阖城之民，雍州刺史张白泽谏曰[7]："凶渠逆党，尽已枭夷；城中岂无忠良仁信之士，奈何不问白黑，一切诛之！"乃止。

18 十二月，魏皮欢喜军至建安[8]，杨文弘弃城走。

19 初，沈攸之与萧道成于大明、景和之间同直殿省，深相亲善，道成女为攸之子中书侍郎文和妇。攸之在荆州，

直阁将军高道庆,家在华容[9],假还,过江陵,与攸之争戏槊。驰还建康,言攸之反状已成,请以三千人袭之。执政皆以为不可,道成仍保证其不然。杨运长等恶攸之,密与道庆谋遣刺客杀攸之,不克。会苍梧王遇弑,主簿宗俨之、功曹臧寅劝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长子元琰在建康为司徒左长史,故未发。寅,凝之之子也。

时杨运长等已不在内,萧道成遣元琰以苍梧王刳斫之具示攸之[10]。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专制朝权,心不平,谓元琰曰:"吾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11]"然亦未暇举兵。乃上表称庆,因留元琰。

雍州刺史张敬儿,素与攸之司马刘攘兵善,疑攸之将起事,密以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只,敬儿乃为之备。

攸之有素书十数行,常韬在裲裆角[12],云是明帝与己约誓。攸之将举兵,其妾崔氏谏曰:"官年已老,那不为百口计!"攸之指裲裆角示之,且称太后使至,赐攸之烛,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于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张敬儿及豫州刺史刘怀珍[13]、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14]、司州刺史姚道和[15],湘州行事庾佩玉[16]、巴陵内史王文和同举兵[17]。敬儿、怀珍、文和并斩其使,驰表以闻;文和寻弃州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怀两端。道和,后秦高祖之孙也。

辛酉,攸之遣辅国将军孙同等相继东下。攸之遗道成书,以为:"少帝昏狂,宜与诸公密议,共白太后,下令废

之；奈何交结左右，亲行弑逆；乃至不殡，流虫在户？凡在臣下，谁不惋骇！又，移易朝旧，布置亲党，宫阁管籥，悉关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遗训固如此乎[18]！足下既有贼宋之心，吾宁敢捐包胥之节邪[19]！"朝廷闻之，恟惧。

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萧嶷代镇东府，抚军行参军萧映镇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内外纂严。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赞为荆州刺史。庚午，以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前锋诸军以讨攸之。

初，道成以世子赜为晋熙王燮长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备攸之。及征燮为扬州，以赜为左卫将军，与燮俱下。刘怀珍言于道成曰："夏口冲要[20]，宜得其人。"道成与赜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与汝意合者，委以后事。"赜乃荐燮司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为武陵王赞长史，行郢州事。赜将行，谓世隆曰："攸之一旦为变，焚夏口舟舰，沿流而东，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21]，必未能猝拔。君为其内，我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赜行至寻阳，未得朝廷处分，众欲倍道趋建康，赜曰："寻阳地居中流，密迩畿甸。若留屯湓口，内藩朝廷，外援夏首[22]，保据形胜，控制西南，今日会此，天所置也。"或以为湓口城小难固，左中郎将周山图曰："今据中流，为四方势援，不可以小事难之；苟众心齐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赜奉燮镇湓口；赜悉以事委山图。山图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道成闻之，喜曰："赜真我子也！"以赜为西讨都督，启山图为军副。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镇寻

阳，赜以为寻阳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镇湓口，留江州别驾豫章胡谐之守寻阳。

湘州刺史王蕴遭母丧罢归，至巴陵，与沈攸之深相结。时攸之未举兵，蕴过郢州，欲困萧赜出吊作难，据郢城。赜知之，不出。还，至东府，又欲因萧道成出吊作难，道成又不出。蕴乃与袁粲，刘秉密谋诛道成，将帅黄回、任侯伯、孙昙瓘、王宜兴，卜伯兴等皆与通谋。伯兴，天与之子也。

道成初闻攸之事起，自往诣粲，粲辞不见。通直郎袁达谓粲[29]，"不宜示异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时艰，与桂阳时不异，劫我入台，我何辞以拒之！一朝同止，欲异得乎！"道成乃召褚渊，与之连席，每事必引渊共之。时刘韫为领军将军，入直门下省；卜伯兴为直阁，黄回等诸将皆出屯新亭。

初，褚渊为卫将军，遭母忧去职，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说，渊乃从之。及粲为尚书令，遭母忧，渊譬说恳至，粲遂不起，渊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成与渊议之。渊曰："西夏衅难，事必无成，公当先备其内耳。"粲谋既定，将以告渊；众谓渊与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渊与彼虽善，岂容大作同异！今若不告，事定便应除之。"乃以谋告渊，渊即以告道成。

道先成亦先闻其谋，遣军主苏烈、薛渊、太原王天生将兵助粲守石头。薛渊固辞，道成强之，渊不得已，涕泣拜辞。道成曰："卿近在石头，日夕去来，何悲如是，且又何

辞?"渊曰:"不审公能保袁公共为一家否?今渊往,与之同则负公,不同则立受祸,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为能尽临事之宜,使我无西顾之忧耳。但当努力,无所多言。"渊,安都之从子也。道成又以骁骑将军王敬则为直阁。与伯兴共总禁兵。

粲谋矫太后令,使韫、伯兴帅突卫兵攻道成于朝堂,回等帅所领为应。刘秉、任候伯等并赴石头,本期壬申夜发,秉恇扰不知所为,晡后即束装;临去,啜羹,写胸上,手振不自禁。未暗,载妇女,尽室奔石头,部曲数百,赫奕满道。既至,见粲,粲惊曰:"何事遽来?今败矣!"秉曰:"得见公,万死何恨!"孙昙瓘闻之,亦奔石头。丹阳丞王逊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逊,僧绰之子也。

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则。时阁已闭,敬则欲开阁出,卜伯兴严兵为备,敬则乃锯所止屋壁得出,至中书省收韫。韫已成严,列烛自照。见敬则猝至,惊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顾?"敬则呵之曰:"小子那敢作贼!"韫抱敬则,敬则拳殴其颊仆地而杀之,又杀伯兴。苏烈等据仓城拒粲。王蕴闻秉已走,叹曰:"事不成矣!"狼狈帅部曲数百向石头。本期开南门,时暗夜,薛渊据门射之。蕴谓粲已败,即散走。

道成遣军主会稽戴僧静帅百人向石头助烈等,自仓门得入,与之并力攻粲。孙昙瓘骁勇善战,台军死者百余人。王天生殊死战,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静分兵攻府西门,焚之。粲与秉在城东门,见火起,欲还赴府。秉与二

子俣、陔踰城走。粲下城,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乘暗踰城独进,最觉有异人,以身卫粲,僧静直前斫之。粲谓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谣曰:'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刘秉父子走至额檐湖[24],追执,斩之。任候伯等并乘船赴石头,既至,台军已集,不得入,乃驰还。

黄回严兵,期诘旦帅所领从御道直向台门攻道成。闻事泄,不敢发。道成抚之如旧。王蕴、孙昙瓘皆逃窜,先捕得蕴,斩之,其余粲党皆无所问。

粲典签莫嗣祖为粲、秉宣通密谋,道成召诘之,曰:"袁粲谋反,何不启闻?"嗣祖曰:"小人无识,但知报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义不求生。"蕴嬖人张承伯藏匿蕴。道成并赦而用之。

粲简淡平素,而无经世之才;好饮酒,喜吟讽,身居剧任,不肯当事;主事每往谘决,或高咏对之,闲居高卧,门无杂宾,物情不接,故及于败。

裴子野论曰:袁景倩,民望国华,受付托之重;智不足以除奸,权不足以处变,萧条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轻,三才将换[25],区区斗城之里,出万死而不辞,盖蹈匹夫之节而无栋梁之具矣。

【注释】

①徐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

②卢奴：县名，治所在今河北省定县。

③选部：即吏部，因负责选拔任命官吏，故名选部。

④怀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⑤重山：山名，在今河南省辉县北。

⑥洛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

⑦雍州：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

⑧建安：县名，治所在今宁夏陶乐县境内。

⑨华容：县名，治所在今湖北省监利县。

⑩刳斮(zhuo 酌)之具：指刘昱杀人剖腹砍成肉块等用具。

⑪王凌：三国魏人，以起兵反叛被俘而死。 贾充：三国魏人，在高贵乡公带兵去杀司马昭时，贾充命人杀死高贵乡公。

⑫裲(liǎng 两)裆：即坎肩。

⑬豫州：州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寿县。

⑭梁州：州名，治所在今陕西省汉中市。

⑮司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省信阳市。

⑯湘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南省长沙市。

⑰巴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省岳阳市。

⑱子孟：西汉霍光的字。 孔明：三国蜀人，即诸葛亮，二人皆受遗诏扶助幼主。

⑲包胥：即申包胥，春秋时人，因吴人灭楚，他去秦国哭请救兵，而恢复楚国。

⑳夏口：郢州的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㉑郢城：即夏口，因是郢州治所，故又称郢城 。

㉒夏首：即夏口。

㉓通直郎：官名，即通直散骑侍郎。

㉔额檐湖：湖名，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北。

㉕三才将换：三人指天地人，三才将换，指朝代将改换，如同天地人都随之一变一样。

【译文】

15 当初，魏国徐州刺史李沂，在魏显祖时担任仓部尚书，信任卢

奴县令范标。李诉的弟弟左将军李瑛劝阻他说："范标能低三下四待人，以钱财笼络人，看轻德义而看重势利；听他说的话十分甘甜，观察他的举止则卑琐无耻，不早早与他断绝来往，后悔莫及！"李诉不听，心腹机密的事，都讲给范标听。

尚书赵黑，与李诉都受过魏显祖的宠信，两人同管选部事务。李诉为了私利选派人员出任州郡长官，赵黑向魏显祖告发，由此产生了仇隙。不久，李诉告发越黑以前担任国库监管官员时，盗用官府物品，赵黑因此被废黜为看门人。赵黑恨李诉，睡觉饭食为此大受影响，过了一年，赵黑又进官出任侍中、尚书左仆射，兼管选部工作。

到魏显祖逝世后，赵黑向冯太后告发，说李诉专横放恣，结果把李诉调出朝廷担任徐州刺史。范标知道冯太后怨恨李诉，于是诬告李诉阴谋反叛。冯太后召李诉到平城审问情况，李诉回答说没有反叛之事，冯太后叫来范标让他当面作证。李诉对范标说："你现在诬告我，我又有什么话可讲！但你接受我的恩惠如此之厚，怎么忍心干这种事？"范标说："范标受到你的恩遇，怎比得上你受到李敷的恩情？你忍心对李敷下手，范标为什么对你不忍心！"李诉感慨地叹息说："我不听李瑛的话，后悔哪里来得及！"赵黑又在中间编造李诉的罪行，十月二十六日，诛杀李诉及其儿子李令和、李令度；之后赵黑的睡眠饮食恢复正常。

16 十一月，初三，魏国征西将军皮欢喜等三位将领率军四万攻击杨文弘。

17 初七，魏国怀州百姓伊祈苟自称是上古贤帝尧的后代，在重山聚众作乱；魏洛州刺史冯熙讨伐消灭了他们。冯太后想全部屠杀怀州全城百姓，雍州刺史张白泽劝阴说："凶人的头目及其叛逆党羽，已全部杀死消灭；城中难道没有忠良仁信之人，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诛杀！"冯太后这才罢休。

18 十二月，魏国皮欢喜的军队到达建安，杨文弘放弃城池逃走。

19 当初，宋荆州刺史沈攸之与萧道成在宋孝武帝大明年间以及前废帝景和年间，一同在宫廷值班，二人深相亲善，萧道成的女儿是沈攸之的儿子中书侍郎沈文和的妻子。沈攸之在荆州，直阁将军高道庆家在华容县，假期回家，路过江陵，与沈攸之玩赌博游戏。之后飞马赶回建康，报告说沈攸之谋反的态势已经形成，请求带三千兵袭击沈攸之。朝廷当权的大臣都认为不可，萧道成担保沈攸之不会谋反。杨运长等人厌恶沈攸之，秘密与高道庆谋划派刺客去杀沈攸之，但不成功。正好这时苍梧王刘昱被杀死，主簿宗俨之、功曹臧寅劝沈攸之借此机会起兵。沈攸之因他的长子沈元琰在建康当司徒左长史，所以没有起兵。臧寅，是臧凝之的儿子。

当时杨运长等人已在宫廷内，萧道成派沈元琰拿苍梧王刘昱的杀人工具给沈攸之看。沈攸之因萧道成的名望地位一向低于自己，而现在一个早上就专揽了朝廷大权，心中愤愤不平，对沈元琰说："我宁愿像王凌一样去死，不愿像贾充那样偷生。"但也没空暇发兵。于是向朝廷上书宣称庆贺，趁机留下沈元琰。

雍州刺史张敬儿，一向与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友善，怀疑沈攸之将要反叛，秘密去问刘攘兵。刘攘兵没说什么，只寄给张敬儿一只马镫，张敬儿领意，于是做好准备。

沈攸之有写在白绸上的信十几行，常常缝藏在坎肩的衣角里，说是宋明帝给自己约好的誓言。沈攸之将要起兵前夕，他的妾崔氏劝阻说："官年纪已老，怎不替一家百口考虑！"沈攸之指着坎肩的衣角给她看，并且说王太后的使者已来，赐给沈攸之蜡烛，划开蜡烛一看，里面有王太后的手令说："社稷的大事，全部托付给公。"于是整军发布檄文，派使者邀请张敬儿和豫州刺史刘怀珍、梁州刺史梓潼人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内史王文和共同起兵。张敬儿、刘怀珍、王文和都杀死沈攸之的使者，飞马向朝廷上书报告；王文和不久又放弃州城逃奔到夏口，范柏年、姚道和、庾佩玉都心怀两端，观望变化。姚道和，是后秦高祖姚兴的孙

子。

十二月十二日，沈攸之派辅国将军孙同等人相继发兵沿江东下。沈攸之写信给萧道成，认为："少帝刘昱昏暴疯狂，应与各位公卿大臣秘密商议，一起报告太后，然后下令废黜他；为什么交给皇帝身边亲信，亲自去干杀弑皇帝的事；以至于杀死后不举行殡葬，蛆虫爬到门口？凡是臣子，谁不为之叹惋惊骇！另外，你改变朝廷旧臣的职务，安插亲信党羽，宫殿闾室的钥匙，全部交由自家人掌管。我不知道前代顾命大臣如霍光、诸葛孔明遗传下来的信条本来就是这样的吗！足下既已有着贼害宋朝的野心，我怎敢抛弃申包胥救复楚国的气节呢！"朝廷听到沈攸之起兵的消息，一片惊慌。

十二月十八日，萧道成进入朝廷大殿进行守护，命侍中萧嶷代他镇守东府，命抚军行参军萧映镇守京口。萧映，是萧嶷的弟弟。十九日，建康内外实行戒严。二十日，任命郢州刺史武陵王刘赞为荆州刺史。二十一日，任命右卫将军黄回为郢州刺史，督率前锋各军讨伐沈攸之。

当初，萧道成任命长子萧赜为晋熙王刘燮的长史，行郢州事，修治兵器以防备沈攸之。到召刘燮为扬州刺史时，任命萧赜为左卫将军，与刘燮一起东下扬州。刘怀珍对萧道成说："夏口是军事要冲，应派适当人选镇守。"萧道成写信给萧赜说："你既然进入朝廷，应选择一位文武兼备并且与你同心同德的人，把走后的郢州事务交付给他。"萧赜就推荐刘燮的司马柳世隆代替自己。萧道成任命柳世隆为武陵王刘赞的长史，行郢州事。萧赜将要出发，对柳世隆说："沈攸之一旦叛乱，焚烧夏口的舟舰，顺流而下，就难以制服他了。如果能让沈攸之留下攻打郢城，必定不能很快攻克郢城。你在城内抵挡，我在城外夹击，打败他就是一定的了。"到沈攸之起兵时，萧赜刚走到寻阳，未得到朝廷的处理指示，众人都想兼程奔赴建康，萧赜说："寻阳地处长江中游，紧靠京城地区。若留下屯驻在湓口，就可以内护朝廷，外援夏口，占据有利之地，控制西南两个方

向，今天遇上这个情况，是老天的安排。”有人认为湓口城小难以固守，左中郎将周山图说：“现在我们占据中游，为声援四方，不能因小事情而看得太困难；如果众心合一，江山都是城墙护城河。”二十一日，萧赜奉护刘燮镇守湓口；萧赜把事务全部委托给周山图。周山图截留行旅之人的船板来建造楼船，设立水中栅栏，十天内全部办好。萧道成听说这事，高兴地说：“萧赜真是我儿子啊！”任命萧赜为西讨都督，萧赜上书请求任命周山图为军副。当时江州刺史邵陵王刘友镇守寻阳，萧赜认为寻阳城不能固守，上书请求迁移刘友共同镇守湓口，留下江州别驾豫章人胡谐之守卫寻阳。

湘州刺史王蕴因母亲逝世去职回归建康，走到巴陵，与沈攸之深深交结。当时沈攸之尚未举兵，王蕴路过郢州，想趁萧赜出来迎接吊唁时发难，占据郢城。萧赜知道他的阴谋，不出城迎吊。王蕴回到建康，前往东府，又想趁萧道成出吊的机会动手，萧道成也不出来吊唁。王蕴就与袁粲、刘秉密谋诛杀萧道成，将领如黄回、任候伯、孙昙瓘、王宜兴、卜伯兴等人人都与他通谋。卜伯兴，是卜天与的儿子。

萧道成刚听说沈攸之发兵时，亲自去见袁粲，袁粲推辞不见他。通直郎袁达对袁粲说，“不宜表示不同的态度”，袁粲说：“他如果借口皇上年幼形势危急，与桂阳王刘休范起兵时的情况相同，强迫我去宫内，我用什么理由拒绝他！一旦与他一起同宿办事，还怎么能反对他呢！”萧道成于是召见褚渊，与他连席相坐，每处理一事都叫来褚渊一起办理。当时刘韫为领军将军，在门下省值班；卜伯兴为直阁将军，黄回等将领都出城屯驻在新亭。

当初，褚渊担任卫将军，遇上母亲去世而离职，朝廷敦促他复职，但他不就职。袁粲一向有很大名声，亲自去劝说褚渊，褚渊这才听从朝命去就职。到袁粲担任尚书令时，也因母亲去世离职守丧，褚渊前去劝说他就职，十分恳切，但袁粲终究不听，褚渊因此恨他。到沈攸之起兵时，萧道成与褚渊商议对策。褚渊说：“西方夏口发生

叛乱，事情一定不能成功，公应当先防备京城内部。"袁粲的谋划已经确定，将要告诉褚渊；众人说褚渊与萧道成一向亲善，不能告诉他。袁粲说："褚渊与他虽然友善，岂能在大事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如果不告诉他，事情平定之后就应除掉他。"于是把计划告诉褚渊，褚渊立即报告萧道成。

萧道成也先已听说袁粲的计划，派军主苏烈、薛渊、太原王天生带兵协助袁粲守卫石头城。薛渊坚决推辞，萧道成强迫他去，薛渊不得已，哭泣着下拜推辞。萧道成说："你近在石头城，当天可来往，为何这样悲伤，并且又为什么推辞？"薛渊说："不知公能保全袁公一家吗？现在我去石头，与袁公同力则辜负萧公，不与袁公同心则立刻受祸，怎能不悲伤？"萧道成说："所以派你去，正因为你能临事完全处理得适宜，使我无西顾之忧而已。只应努力去做，不用多说。"薛渊，是薛安都的堂侄。萧道成又派骁骑将军王敬则为直阁将军，与卜伯兴同掌禁兵。

袁粲计划伪称太后的诏令，让刘韫、卜伯兴率夜间护卫的禁卫军攻击住在朝廷大殿的萧道成，黄回等率领部下作为接应，刘秉、任候伯等都赶往石头城。本来约定时间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间发兵，刘秉胆战心惊不知干什么才好，二十三日午饭后就收拾装束；临走前，吃的汤洒在胸口上，手发抖不能控制。不等天暗下来，就车载着妇女，全家老小逃奔石头城，私人部队数百人随行，一路上十分显赫。到了石头城后，去见袁粲，袁粲吃惊地说："为什么来这么快？这次算完了！"刘秉说："能见到袁公，万死又有何恨！"孙昙瓘听说了，也逃奔石头城。丹阳丞王逊等跑去报告萧道成，事情于是完全暴露。王逊，是王僧绰的儿子。

萧道成秘密派人告诉王敬则。当时宫殿已关闭，王敬则想开门出去，卜伯兴严密布置进行防守，王敬则就把所在房间的板壁锯开才得以出来，到中书省逮捕刘韫。刘韫当时装束停当，灯火通明。见王敬则突然到来，吃惊起身迎接他，说："老兄怎么夜里光顾？"王敬

则呵叱他说："小子怎敢作贼谋反！"刘韫抱住王敬则，王敬则拳击刘韫的脸颊把他打倒在地而后杀了刘韫，又杀死卜伯兴。苏烈等占据仓城抵抗袁粲。王蕴听说刘秉已逃到石头城，叹息说："事情不成了！"狼狈地率领私人部队数百人逃向石头城。本来约定开南门放进城，当时夜暗，薛渊占据城门箭射王蕴。王蕴以为袁粲已失败，当即逃散。

萧道成派军主会稽人戴僧静率数百人去石头城帮助苏烈等人，从仓门进入石头城，与苏烈合力攻击袁粲。孙昙瓘骁勇善战，杀死朝廷军人一百多。王天生拼死作战，所以能与孙昙瓘僵持住。从上半夜的亥时打到下半夜的丑时，戴僧静分兵攻击石头府城西门，放火焚烧。袁粲与刘秉在城东门，看见火起，想返回府城。刘秉与两个儿子刘俣、刘陔翻越城墙逃走。袁粲从城墙上下来，灯火通明，他对儿子袁最说："本来知道一根木头不能止住大厦的崩溃，只是因名分道义在此努力拼杀而已。"戴僧静乘黑暗翻越城墙一人前进，袁最发觉有可疑之人，用身体保护袁粲，戴僧静直冲上前砍他。袁粲对袁最说："我不失为忠臣，你不失为孝子！"结果父子一起死去。百姓哀悼他们，歌谣唱道："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刘秉父子逃到额檐湖，被追上抓住，杀死。任候伯等人都乘船奔赴石头城，到达之后，朝廷大军已经赶到，不能进城，于是又飞快返回。

黄回严厉管束部队，按约定时间于第二天早上率领部队从御道直接冲向皇宫正门攻击萧道成。听说事情败露，不敢发兵。萧道成仍像从前一样安抚他。王蕴、孙昙瓘都逃窜，先抓到王蕴，杀死他，袁粲的其余党羽都不过问。

袁粲的典签莫嗣祖为袁粲、刘秉秘密通报计划，萧道成召他来诘问，说："袁粲谋反，你为什么不报告？"莫嗣祖说："小人没见识，只知道报恩，怎敢泄露主人的大事！现在袁公已死，我义不求生。"王蕴的宠幸之人张承伯藏匿王蕴。萧道成都赦免并且任用他们。

袁粲简朴淡泊不关心政事，但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喜欢喝酒，爱好吟咏诗文，身居高官重任，但不肯亲自处理具体政务；主事官员每次找他请示，有时就只用高声吟咏做为回答。平时闲居高卧，门里没有杂多的宾客，不交接人情，所以才走到败亡的地步。

裴子野评论说：袁景倩，做为百姓的期望和国家的人才，受到宋明帝的托孤重任；但智能不足以除掉奸人，权术不足以处理变故，结果萧条散落，危亡而不能扶助。到国家政权已被别人篡夺，天下朝代将要更换时，自己在一座小小斗城里面，出万死而不推辞，也只是赴蹈了匹夫献身的气节而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栋梁之才。

20 甲戌，大赦。

21 乙亥，以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新除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杨尹。延之，裕之孙也。

刘秉弟遐为吴郡太守。司徒右长史张瓌，永之子也，遭父丧在吴，家素豪盛，萧道成使瓌伺间取遐。会遐召瓌诣府，瓌帅部曲十余人直入斋中，执遐，斩之，郡中莫敢动。道成闻之，以告瓌从父领军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掷，出手得卢矣[1]。"道成即以瓌为吴郡太守。

道成移屯阅武堂，犹以重兵付黄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回素与王宜兴不协，恐宜兴反告其谋，闰月，辛巳，因事收宜兴，斩之。诸将皆言回握强兵必反，宁朔将军桓康请独往刺之，道成曰："卿等何疑！彼无能为也。"

沈攸之遣中兵参军孙同等五将以三万人为前驱，司马刘攘兵等五将以二万人次之；又遣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兵出夏口，据鲁山[2]。癸巳，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强，有骄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问讯安西"，暂泊黄金浦[3]，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当暂还都。卿既相与奉国，想得此意。"世隆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问。郢城小镇，自守而已。"宗俨之劝攸之攻郢城；臧寅以为："郢城兵虽少而地险，攻守势异，非旬日可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郢城岂能自固！"攸之从其计，欲留偏师守郢城，自将大众东下。乙未，将发，柳世隆遣人于西渚挑战[4]，前军中兵参军焦度于城楼上肆言骂攸之，且秽辱之。攸之怒，改计攻城，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昼夜攻战。世隆随宜拒应，攸之不能克。

道成命吴兴太守沈文秀督吴、钱唐军事[5]。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诛其宗族。

22 乙未，以后军将军杨运长为宣城太守；于是太宗嬖臣无在禁省者矣。

沈约论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及觇欢愠，候惨舒，动中主情，举无谬旨；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效，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

宗晚运，虑经盛衰，权幸之徒，慑惮宗威，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帝弟宗王，相继屠剿。宝祚夙倾，实由于此矣。

23 辛丑，尚书左丞济阳江谧建议假萧道成黄钺，从之。

24 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以龙骧将军杨文弘为略阳太守。壬寅，魏皮欢喜拔葭芦，斩文度。魏以杨难当族弟广香为阴平公、葭芦戍主，仍诏欢喜筑骆谷城[6]。文弘奉表谢罪于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25 乙巳，萧道成出顿新亭，谓骠骑参军江淹曰："天下纷纷，君谓何如？"淹曰："成败在德，不在众寡。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民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终为我获。"道成笑曰："君谈过矣。"南徐州行事刘善明言于道成曰："攸之收众聚骑，造舟治械，苞藏祸心，于今十年。性既险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迟迴不进。一则暗于兵机，二则人情离怨，三则有掣肘之患，四则天夺其魄。本虑其剽勇轻速，掩袭未备，决于一战；今六师齐奋，诸侯同举，此笼中之鸟耳。"萧赜问攸之于周山图，山图曰："攸之相与邻乡，数共征伐，颇悉其人，性度险刻，士心不附。今顿兵坚城之下，适所以为离散之渐耳。"

【注释】

①得卢：当时一种赌博游戏樗蒲，掷骰子以得到金黑者为卢，得卢为最大的胜利。此处比喻张瓌的行动如赌博一样，掷一次就得胜。

②鲁山：地名，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东北。

③黄金浦：即鹦鹉洲，在武汉市境内长江中。

④西渚：即鹦鹉洲的西部沙渚。

⑤吴、钱塘：吴，指吴兴、吴郡一带，钱塘在今浙江杭州市。

⑥骆谷城：今地不详。

【译文】

20十二月二十五日，宋国宣布大赦。

21二十六日，宋任命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左仆射，新任中书令王延之为尚书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杨尹。王延之，是王裕的孙子。

刘秉的弟弟刘遐为吴郡太守。司徒左长史张瓌，是张永的儿子，遇上父亲去世守丧在吴郡，张家一向强盛豪华，萧道成让张瓌找机会干掉刘遐。正遇上刘遐召张瓌去太守府晋见，张瓌率私人部队十几人直接进入刘遐的私宅中，抓住刘遐，杀死他，吴郡中没人敢动。萧道成听说了，告诉张瓌的叔父领军将军张冲，张冲说："张瓌拿一家百口孤掷一注，一出手就赢得满贯。"萧道成当即任命张瓌为吴郡太守。

萧道成移军驻在阅武堂，仍以重兵交给黄回让他西上，但配属自己的心腹。黄回一向与王宜兴不和，怕王宜兴向萧道成告发自己的阴谋，闰十二月，初二，因一件事为借口逮捕王宜兴，杀了他。各将领都说黄回掌管强兵必定反叛，宁朔将军桓康请求单独前往刺杀黄回，萧道成说："你们有什么疑虑？他不会干什么事。"

沈攸之派中兵参军孙同等五人率三万人为前锋，司马刘攘兵等五人率二万人相继出发；又派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人分兵出击夏口，占据鲁山。十四日，沈攸之到达夏口，自恃兵强，骄傲之色露

于脸上。认为郢城弱小,不足以进攻,说"要向安西将军刘赞问好",就暂时停泊在黄金浦,派人告诉柳世隆说:"受太后的命令,当暂时回京。你既然与我一起事奉国家,想必理解我的意思。"柳世隆说:"东下的大军,很久就听到消息。郢城小镇,自行防守而已。"宗俨之劝沈攸之攻郢城;臧寅认为:"郢城兵力虽少但地势险要,使得攻击与防守的难易形势正好颠倒过来,不是十天内可以攻克的。如果不能很快攻下来,就会挫折我军的锐气,损害我军的威势。现在应顺着长江长驱东下,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把敌人的老窝端掉之后,郢城难道还能自行固守吗!"沈攸之听从臧寅的计谋,打算留下次要部队困守郢城,自己率领大军东下。十六日,将要出发,柳世隆派人在西渚挑战,前军中兵参军焦度在城楼上用放肆的语言谩骂沈攸之,并以秽言侮辱他。沈攸之发怒,改变计划命令部队攻击郢城,命令各军登岸焚烧城邑,筑起长墙,昼夜攻战。柳世隆根据情况随时应变进行抵抗,沈攸之不能攻克郢城。

萧道成命吴兴太守沈文秀督管吴、钱唐军事。沈文秀逮捕沈攸之的弟弟新安太守沈登之,诛杀他的全族。

22 十六日,宋任命后军将军杨运长为宣城太守;到这时宋太宗刘彧的亲信近臣已没有在宫廷中的了。

沈约评论说:人君君临天下,住在九重深宫之中,只有亲信近侍朝夕相陪,而与朝廷官员却隔阂疏远。宫廷内部侍从的选任,应由有关部门办理。与人君朝夕相处的近臣时间长了便因与人君狎亲而产生了恩情,而人君对他们的信任也因这种恩情而加固,于是人君不再有可惧怕的威严,而有了容易亲近的脸色。在孝武帝刘骏的孝建年间、宋明帝刘彧的泰始年间,君主的威权独揽,但政务刑罚纠缠繁杂,按常理君主一人很难全部处理,于是根据耳目所接触到的,把有关政务交给亲近侍从。到了他们窥伺君主的喜怒,占测君主的哀乐,而行动总能符合君主的心情,举措不曾违背君主的意旨的时候,人主还以

为他们大身卑微地位低贱，虽然参与政务但权力并不重。却不知老鼠因在社坛中而变得高贵，狐狸凭借老虎同行而增加了威势，近臣外无逼迫君主的嫌疑，而内有专权的效用，权势可以倾倒天下，但君主却不曾醒悟。到宋太宗刘彧晚年，屡经变乱之后，专权的近幸之徒，畏惧皇亲国戚，想使年幼君主孤立无援，自己永远窃据国权，于是制造分歧，掀起祸端，使得皇帝的诸弟亲王，相继遭到屠杀。天下宝座很快倾覆，实在是缘由于这些人。

23 二十二日，尚书左丞济阳人江谧建议假借给萧道成象征以专权征伐的铜斧，宋顺帝刘淮同意。

24 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文度加官都督北秦·雍二州诸军事，任命龙骧将军杨文弘为略阳太守。二十三日，魏国征西将军皮欢喜攻克葭芦城，杀死杨文度。魏任命杨难当同族弟弟杨广香为阴平公、葭芦戍主，仍命皮欢喜修筑骆谷城。杨文弘向魏朝廷上书谢罪，派儿子杨荀奴进京为人质。魏任命杨文弘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25 二十六日，萧道成出宫屯扎在新亭，对骠骑参军江淹说："天下纷扰动乱，你认为结果怎样？"江淹说："成败关键在于道德，而不在人力的多少。萧公雄武而又有奇略，这是第一个优胜之点；宽容而仁爱，这是第二个优胜之点；部下的贤才能人都尽力效劳，这是第三个优胜之点；民心所归，是第四点；尊奉天子以讨伐叛逆，这是第五个优胜点。对方沈攸之志向大但器量小，这是第一点失败；有威权但无恩情，这是第二点失败；部下士卒人心离散，这是第三点失败；朝廷高官贵人不拥护他，这是第四点失败；带兵深入数千里但没有同党帮助，这是第五点失败。虽然他有豺狼般大军十万人，但终被我军擒获。"萧道成说："你的说法过分了。"南徐州行事刘善明对萧道成说："沈攸之收聚士兵车骑，制造舟舰军械，包藏祸心，到今天已经十年。他性情既险恶浮躁，才能又不持重；但发动叛逆

几十天，迟滞不前。一是不懂兵机，二因人心离散怨恨，三则有掣肘的祸患，四为上天夺去他的心智。本来担心他骠悍勇猛轻装速进，袭击未加防备的朝廷，以一次决战决定胜负；现在六军整齐奋发，各位亲王共同拥护朝廷，他只是笼中的鸟而已。"萧颐向周山图询问沈攸之其人，周山图说："沈攸之与我邻乡，几次一起征伐，颇为熟悉他这个人，他性情气度险恶刻薄，士心并不顺附他。现在停顿大军在坚固的郢城之下，正是使其军队逐渐分离逃散的原因。"

二 年

1 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

沈攸之尽锐攻郢城，柳世隆乘间屡破之。萧颐遣军主桓敬等八军据西塞[1]，为世隆声援。

攸之获郢府法曹南乡范云，使送书入城，饷武陵王赞犊一羫，柳世隆鱼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杀之，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沈氏，若违其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2]。"乃赦之。

攸之遣其将皇甫仲贤向武昌[3]，中兵参军公孙方平向西阳[4]。武昌太守臧涣降于攸之，西阳太守王毓弃溢城。方平据西阳，豫州刺史刘怀珍遣建宁太守张谟等将万人击之，辛酉，方平败走。平西将军黄回等军至西阳，溯流而进。

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发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余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马历营抚

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诸军主曰："我被太后令，建义下都。大事若克，白纱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诛我百口，不关余人。比军人叛散，皆卿等不以为意。我亦不能问叛身，自今军中有叛者，军主任其罪。"于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发觉，咸有异计。

刘攘兵射书入城请降，柳世隆开门纳之；丁卯夜，攘兵烧营而去。军中见火起，争弃甲走，将帅不能禁。攸之闻之，怒，衔须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赐、女婿张平虏，斩之。向旦，攸之帅众过江，至鲁山，军遂大散，诸将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弃其败，吾不忍为也！"乃投水死。攸之犹有数十骑自随，宣令军中曰："荆州城中大有钱，可相与还取以为资粮。"郢城未有追军，而散军畏蛮抄，更相聚结，可二万人，随攸之还江陵。

张敬儿既斩攸之使者，即勒兵；侦攸之下，遂袭江陵。攸之使子元琰与兼长史江乂、别驾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儿至沙桥[5]，观望未进。城中夜闻鹤唳，谓为军来，乂、宣开门出走，吏民崩溃。元琰奔宠洲[6]，为人所杀。敬儿至江陵，诛攸之二子、四孙。

攸之将至江陵百余里，闻城已为敬儿所据，士卒随之者皆散。攸之无所归，与其子文和走至华容界，皆缢于栎林；己巳，村民斩首送江陵。敬儿擎之以楯，覆以青伞，徇诸市郭，乃送建康。敬儿诛攸之亲党，收其财物数十万，皆以入私。

初，仓曹参军金城边荣，为府录事所辱，攸之为荣鞭

杀录事。及敬儿将至,荣为留府司马,或说之使诣敬儿降,荣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缓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溃,军士执以见敬儿,敬儿曰:"边公何不早来!"荣曰:"沈公见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须见问!"敬儿曰:"死何难得!"命斩之。荣欢笑而去。荣客太山程邕之抱荣曰:"与边公周游,不忍见边公死,乞先见杀。"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儿,敬儿曰:"求死甚易,何为不许!"先杀邕之,然后及荣,军人莫不垂泣。孙同、宗俨之等皆伏诛。

丙子,解严,以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萧道成还镇东府。丁丑,以右卫将军萧赜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中领军。二月,庚辰,以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癸未,加萧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以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道成表送黄钺。

吏部郎王俭,僧绰之子也,神彩渊旷,好学博闻,少有宰相之志,时论亦推许之。道成以俭为太尉右长史,待遇隆密,事无大小专委之。

2 丁亥,魏主如代汤泉[7];癸卯,还。

3 宕昌王弥机初立[8]。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弥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4 黄回不乐在郢州,固求南兖,遂帅部曲辄还;辛卯[9],改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注释】

①西塞：地名，在今湖北黄石市东。

②甘心如荠：《诗经·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里指甘心就死，如吃甘甜的荠一样。荠(jì 剂)，荠菜。

③武昌：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鄂城县。

④西阳：郡名，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东。

⑤沙桥：今地不详。

⑥寇洲：沙洲名，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南长江中。

⑦代：郡名，治所在今河北蔚县。

⑧宕昌：地名，在今甘肃宕昌县西南，为当时羌族集居地区之一。

⑨辛卯：据严校"辛"当作"己"。

【译文】

二年(戊午，公元 478 年)

1 春，正月，初一，宋国百官身着戎装进入朝廷晋见皇帝。

沈攸之集中全部精锐军队进攻郢城，郢城守将柳世隆乘其弱点屡次打败进攻。萧颐派军主桓敬等八支军队占据西塞，做为对柳世隆的声援。

沈攸之俘获郢城州府法曹南乡人范云，让他送信进城，送给武陵王刘赞一头牛犊，送给柳世隆三十尾鱼，牛犊与鱼都砍去脑袋。郢城中的人想杀死范云，范云说："老母亲和幼弱的弟弟，命都握在沈氏手里，如果违抗他的命令，杀身之祸必定落到亲人头上；今日被你们杀死，我像吃荠一样心甘情愿。"城里的人于是赦免了范云。

沈攸之派他的将领皇甫仲贤向武昌进发，派中兵参军公孙方平向西阳进军。武昌太守臧涣向沈攸之投降，西阳太守王毓逃奔湓城。公孙方平占据西阳，豫州刺史刘怀珍派建宁太守张谟等人率一万人攻击他，十三日，公孙方平战败逃走。平西将军黄回等军到达西阳，溯流而上，向郢城进发。

沈攸之一向不得人心，只是以力量威胁控制住而已。刚从江陵

出发时，已有人逃亡；到攻击郢城时，三十多天攻不下来，逃亡的士兵逐渐增多；沈攸之白天晚上乘着马巡历各营进行安抚慰问，但逃走的士兵并未停止。沈攸之大怒，召集各军军主说："我接受太后的命令，建立大义，东下首都。大事如果成功，白纱帽大家一起戴；如果事情不成功，朝廷自会诛杀我一家百口，与其余的人无关。最近士兵逃散，都是你们不用心管束造成的。我也不能过问叛逃的士兵，从今以后军中再有逃跑的士兵，军主承担逃跑者的罪责。"于是有一个士兵逃跑，就派人追捕，也一去不归，没人敢揭发，人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沈攸之的司马刘攘兵射一封信进郢城请求投降，柳世隆打开城门让他进城；十九日夜里，刘攘兵焚烧军营叛逃沈攸之部队。沈攸之部队中看见大火烧起，士兵们争着抛弃盔甲逃走，将帅们不能禁止。沈攸之听说后，大怒，衔着胡须在嘴里咀咬，逮捕刘攘兵的侄儿刘天赐、女婿张平虏，杀死他们。黎明时，沈攸之率军渡过长江，到达鲁山，军队于是完全崩溃，各将领都逃走。臧寅说："侥幸事情的成功而在失败时抛弃他，我不忍心干这种事！"于是投水自杀，沈攸之还有数十个骑兵跟随着，他向部队宣布命令："荆州城中有大量金钱，可以和大家一起返回拿来做为军资。"郢城守军并未派兵追赶沈攸之，而沈攸之的逃散的士兵害怕被蛮族人抄掠俘虏，又相互聚集，近二万人，跟随沈攸之返回江陵。

雍州刺史张敬儿杀死沈攸之派来的使者之后，当即命部队准备行动；侦察到沈攸之已经东下，就去袭击江陵城。沈攸之派儿子沈元琰与兼职长史江义、别驾傅宣共守江陵城。张敬儿到达沙桥，观望形势，并未继续进军。江陵城中的人夜里听到鹤的叫声，以为大军来到，江义、傅宣打开城门逃走，城内吏民纷纷逃命。沈元琰逃到宠洲，被人杀死。张敬儿到达江陵，杀死沈攸之的两个儿子、四个孙子。

沈攸之行至距江陵还有一百多里，听说江陵城已被张敬儿占

领，跟随的士兵也都逃散。沈攸之无处归藏，和他儿子沈文和走到华容县界，都在栎树林中上吊自杀。二十一日，村民砍下他们的头送到江陵。张敬儿用盾牌托举着他们的头颅，盖着青布，在江陵城内传送展示，然后送到建康。张敬儿杀死沈攸之的亲朋和党羽，没收他的财物数十万，全部私吞。

当初，仓曹参军金城人边荣，被州府录事侮辱，沈攸之为边荣鞭打录事直至打死。到张敬儿将要到来，边荣担任州府留守司马，有人劝说边荣让他去向张敬儿投降，边荣说："我受沈公的厚恩，共同进行这样的大事，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便改变本心，我做不到。"江陵城崩溃后，军士捉住边荣去见张敬儿，张敬儿说："边公为何不早来！"边荣说："沈公留我守城，不忍心抛弃离去；本来不准备求生，何必再问！"张敬儿说："死有什么难得！"命令杀死边荣。边荣含笑离开。边荣的门客太山人程邕之抱住边荣说："与边公来往交游，不忍心看边公死，请先杀死我。"士兵不能杀边荣，来报告张敬儿，张敬儿说："求死很容易，为什么不允许！"于是先杀程邕之，然后杀死边荣，士兵们都为之垂首哭泣。孙同、宗俨之等人都被杀死。

二十八日，建康解除戒严，朝廷任命侍中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萧道成返回东府。二十九日，任命左卫将军萧赜为江州刺史，侍中萧嶷为中领军。二月，初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僧虔为尚书令，尚书右仆射王延之为尚书左仆射。初五，为萧道成加官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诸军事，任命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萧道成上书送还专权征伐的铜斧。

吏部郎王俭，是王僧绰的儿子，神彩英发，渊博旷达，好学博闻，自小就有出任宰相的大志，当时的舆论也推崇赞许他。萧道成任命王俭为太尉右长史，待遇很高，十分亲密，事情无论大小都委托给王俭一人。

2 初九，魏国君主拓跋宏前往代郡的温泉；二十五日，返回平城。

3 宕昌王梁弥机开始自称为王。三月，二十九日，魏派使者封梁

弥机为征南大将军、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4 宋郢州刺史黄回不乐意在郢州，坚持要求担任南兖州刺史，于是率领私人部队擅自返回建康；辛卯日，改任黄回为都督南兖等五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

5 初，王蕴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阳王翔未之镇，长沙内史庾佩玉行府事。翔先遣中兵参军韩幼宗将兵戍湘州，与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两人互相疑，佩玉袭杀幼宗。黄回至郢州，遣辅国将军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辄杀佩玉，冀以自免。湘州刺史吕安国之镇，萧道成使安国诛候伯。

6 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亥，还。

7 萧道成以黄回终为祸乱；回有部曲数千人，欲遣收，恐为乱。辛卯，召回入东府。至，停外斋，使桓康将数十人，数回罪而杀之，并其子竟陵相僧念。

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映行南兖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

8 五月，魏禁皇族、贵戚及士民之家不顾氏族，下与非类婚偶；犯者以违制论。

9 魏主与太后临虎圈，有虎逸，登阁道，几至御座，侍卫皆惊靡；吏部尚书王叡执戟御之，太后称以为忠，亲任愈重。

10 六月，丁酉，以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1 庚子，魏皇叔若卒。

12 萧道成以大明以来，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罢御府，省二尚方雕饰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间华伪杂物，凡十七条。

13 乙未，以萧赜为领军将军，萧嶷为江州刺史。

14 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5 萧道成欲引时贤参赞大业，夜，召骠骑长史谢朏，屏人与语，久之，朏无言；唯二小儿捉烛，道成虑朏难之，仍取烛遣儿，朏又无言；道成乃呼左右。朏，庄之子也。

太尉右长史王俭知其指，他日，请间言于道成曰："功高不赏，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终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俭因曰："俭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难吐；何赐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岂复宁济！但人情浇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唯大业永沦，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无理。"俭曰："公今名位，故是经常宰相，宜礼绝群后，微示变革。当先令褚公知之，俭请衔命。"道成曰："我当自往。"经少日，道成自造褚渊，款言移晷。乃谓曰："我梦应得官。"渊曰："今授始尔，恐一二年间未容便移；且吉梦未必应在旦夕。"道成还，以告俭。俭曰："褚是未达理耳。"俭乃唱议加道成太傅，假黄钺，使中书舍人虞整作诏。

道成所亲任遐曰："此大事，应报褚公。"道成曰："褚公不从，奈何？"遐曰："彦回惜身保妻子[1]，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渊果无违异。

丙午，诏进道成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使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南徐州刺史如故。道成固辞殊礼。

16 以扬州刺史晋熙王燮为司徒。

17 戊申，太傅道成以萧映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萧晃为豫州刺史。

18 己卯，获孙昙瓘，杀之。

19 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来聘。

20 壬寅，立皇后谢氏。后，庄之孙也。

21 十一月，癸亥，临沣侯刘晃坐谋反，与其党皆伏诛。晃，秉之从子也。

22 甲子，徙南阳王翔为随郡王。

23 魏冯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诬云惠将南叛；十二月，癸巳，诛惠及妻并其子弟。太后以猜嫌所夷灭者十余家，而惠所历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24 尚书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大明中即以宫县合和鞞拂[2]，节数虽会，虑乖雅体。又，今之清商[3]，实由铜爵[4]，三祖风流[5]，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中庸和雅，莫近于斯。而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民间竞造新声杂曲，烦淫无极，宜命有司悉加补缀。"朝廷从之。

25 是岁，魏怀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归乡里[6]，寻复以安车征至平城，拜镇军大将军、中书监；固辞，不许。乘车入殿，朝贺不拜。

【注释】

①彦回：褚渊的字。

②宫县：指悬挂在木架上的磬，泛指宫庭乐器。 鞞拂：鞞舞、拂舞，两种舞蹈，皆在宫廷中演出。

③清商：指宫庭音乐。

④铜爵：台名，魏武帝曹操时修建于邺城。此处意指宋时使用的宫庭音乐是由曹操开始创作的。

⑤三祖：指三国魏的太祖曹操、高祖曹丕、烈祖曹叡，三人对宫庭音乐都有造诣。

⑥怀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县。

【译文】

5 当初，宋湘州刺史王蕴离开湘州时，接任的湘州刺史南阳王刘翔尚未到达湘州，长沙内史庾佩玉代行州府事。刘翔先派中兵参军韩幼宗带兵戍守湘州，与庾佩玉关系不好。到沈攸之反叛时，庾佩玉和韩幼宗二人相互怀疑，庾佩玉袭击杀死韩幼宗。黄回到郢州后，派辅国将军任候伯行湘州事；任候伯擅自杀死庾佩玉，希望借此免除自己的罪过。湘州刺史吕安国到任之后，萧道成让吕安国诛杀任候伯。

6 夏，四月，初七，魏国君主拓跋宏前往崞山；初十，返回平城。

7 萧道成认为黄回终究要作祸乱；黄回有私人部队数千人，萧道成想逮捕黄回，又怕他作乱。十四日，萧道成召黄回进东府。黄回到达东府，停在东府的外斋中，萧道成派桓康带几十个人，列数黄回的罪状而杀死他，诛连黄回的儿子竟陵相黄僧念。

十七日，宋任命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萧映代行南兖州事，仍以他弟弟萧晃代替他担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8 五月，魏国禁止皇族、贵戚和官员家族不顾门第氏族，与其他等级的家族通婚；违犯者以违抗诏书论处。

9 魏国君主拓跋宏与冯太后亲临养虎场观看，有老虎跑出来，登

上阁道，几乎到了皇帝与太后的御座面前，侍卫的人都吓得发抖；吏部尚书王叡手执长戟抵御，冯太后称他忠诚，更加亲信重用。

10 六月，二十一日，宋任命辅国将军杨文弘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1 二十四日，魏国皇叔拓跋若逝世。

12 萧道成认为自孝武帝刘骏大明年间以来，公家和私人都过分奢侈，秋，八月，上奏请求罢除御府机构及其官员，停止左右二尚方制作各种雕饰的赏玩器物；十六日，又上奏请求禁止民间使用华丽的仿照宫廷的各种用品，共十七条。

13 二十日，任命萧赜为领军将军，萧嶷为江州刺史。

14 九月，初一，发生日食。

15 萧道成想引用当时的贤人参予协助称帝的大业，夜里，召见骠骑长史谢朏，屏退众人与他谈话，很长时间，谢朏一言不发；当时只有两个小童在旁举着蜡烛，萧道成担心谢朏顾忌这两个小童，就取过蜡烛叫小童走开，谢朏还是无话可说；萧道成于是叫来侍从。谢朏，是谢庄的儿子。

太尉右长史王俭知道萧道成的意旨，另一天，请求与萧道成单独谈话："功劳太高就无法奖赏，古往今来这种情况不止一人。以公今天的地位，想始终面向北方称臣，可以吗？"萧道成脸色严肃地制止他，但神采之中却很和悦。王俭于是又说："我承蒙公特殊的重用，所以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为何这样深深地拒绝！宋氏丧失德行，不是公岂能重新恢复安定！只是人心险恶，公若这样是不能持久的；公如果再次拖延，则人心就会离公而去了。不但大业永远沦丧，就连七尺之躯也不能再保得住。"萧道成说："你的话不无道理。"王俭说："公今天的名望地位，本是平常的宰相一样，应在礼节上与其他大臣不随便来往，稍微显示一下礼节地位的变化。当先令褚渊知道公的心意，我请求亲自去传达信息。"萧道成说："我当亲自去。"过了几天，萧道成自己造访褚渊，诚恳谈话大半天，才对褚

渊说："我梦见要升官。"褚渊说："现在刚刚授你太尉之职，恐怕一两年间不易再升；而且吉梦未必应验在眼前。"萧道成回来，把情况告诉王俭。王俭说："褚渊是尚未明白这个道理而已。"王俭于是建议给萧道成加官太傅，赐授铜斧，让中书舍人虞整写诏书。

萧道成的亲信任遐说："这是大事，应告诉褚公。"萧道成说："褚公不同意，怎么办？"任遐说："褚彦回爱惜自身要保护妻子儿女，不是有什么奇才高节；我能说服他。"褚渊果然没有反对。

九月初二，宋顺帝刘准下诏晋升萧道成持用铜斧、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带剑上殿，朝见皇帝不小步急行，拜见皇帝不称名字，同时让他持节、太尉、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的职务照旧保留。萧道成坚持推辞特殊的礼遇。

16 宋任命扬州刺史晋熙王刘燮为司徒。

17 初四，太傅萧道成任命萧映为南兖州刺史。冬，十月，初三，又任命萧晃为豫州刺史。

18 初五，捕获叛变将领孙昙瓘，杀死他。

19 魏国员外散骑常侍郑羲来宋国访问。

20 二十八日，宋顺帝刘准把谢氏立为皇后。谢皇后，是谢庄的孙女。

21 十一月，二十日，宋国临澧侯刘晃因谋反，与其党羽都伏罪被诛杀。刘晃，是刘秉的侄儿。

22 二十一日，宋国把南阳王刘翔改迁为随郡王。

23 魏国冯太后忌恨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诬告李惠将要叛逃南方宋国；十二月，二十日，诛杀李惠及其妻子和子弟。冯太后因猜疑而夷灭全家的大臣有十几家，而李惠的任职经历之处，都有很好的政绩，魏人特别对他感到冤枉和怜惜。

24 宋尚书令王僧虔上奏认为"朝廷的礼仪所用音乐，多不符合正式规范。孝武帝大明年间，就用宫廷乐器配合鞞舞和拂舞，音节节奏虽然合拍，但担心不合乎正式规范。另外，现在使用的宫廷音

乐,实际是从魏武帝修建铜爵台时开始创作的,经过魏三代皇帝的风流创作,这种音乐的遗音充盈耳中,长安、洛阳地区一直崇尚这种音乐,到东晋之后则更加高贵,认为音乐的中庸和雅,没有超过这种音乐的。但人心在变,对音乐的欣赏也随之改变,于是这种音乐又渐渐衰落,十几年间,散失亡佚了将近一半,而民间又竞相编造新的音乐曲子,烦杂淫乱没有限制,应命有关部门对亡佚了的宫廷音乐全部加以补充。"朝廷同意这个提议。

25 这年,魏国怀州刺史高允以年老有病回归乡村老家,不久朝廷又派安车召他回平城,拜为镇军大将军、中书监;他坚决推辞,朝廷不准。又准许高允可乘车进入宫殿,朝贺时不用下拜。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起屠维协洽，尽昭阳大渊献，凡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

1 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萧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安南长史萧子良为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

初，沈攸之欲聚众，开民相告，士民坐执役者甚众；嶷至镇，一日罢遣三千余人。府州仪物，务存俭约，轻刑薄敛，所部大悦。

2 辛亥，以竟陵世子赜为尚书仆射[1]，进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 太傅道成以谢朏有重名，必欲引参佐命，以为左长史。

尝置酒与论魏、晋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劝晋文，死方恸哭，方之冯异，非知机也。"朏曰："晋文世事魏室，必将身终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当三让弥高。"道成不悦。甲寅，以朏为侍中，更以王俭为左长史。

4 丙辰，以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为雍州刺史。

5 二月，丙子，邵陵殇王友卒。

6 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温泉。

7 甲午，诏申前命，命太傅赞拜不名。

8 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宫。

9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 甲辰，以太傅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2]，为齐公，加九锡；其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己巳，诏齐国官爵礼仪，并仿天朝。丙午，以世子赜领南豫州刺史。

11 杨运长去宣城郡还家，齐公遣人杀之。凌源令潘智与运长厚善；临川王绰，义庆之孙也，绰遣腹心陈谦说智曰："君先帝旧人，身是宗室近属，如此形势，岂得久全！若招合内外，计多有从者。台城内人常有此心，苦无人建意耳。"智即以告齐公。庚戌，诛绰兄弟及其党与。

12 甲寅，齐公受策命，赦其境内，以石头为世子宫[3]，一如东宫。褚渊引何曾自魏司徒为晋丞相故事，求为齐官，齐公不许。以王俭为齐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俭时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申朔，进齐公爵为王，增封十郡[4]。

甲戌，武陵王赞卒，非疾也。

丙戌，加齐王殊礼，进世子为太子。

辛卯，宋顺帝下诏禅于齐。壬辰，帝当临轩，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王敬则勒兵殿庭，以板舆入迎帝。太后惧，自帅阉人索得之，敬则启譬令出，引令升车。帝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曰："出居别宫耳。官先取司马家亦如此。"帝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家！"宫中皆哭。帝拍敬则手曰："必无过虑，当饷辅国十万钱。"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谢朏在直，当解玺绶，阳为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绶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使朏称疾，欲取兼人，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仍登车还宅。乃以王俭为侍中，解玺绶。礼毕，帝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就东邸。问："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应者。右光禄大夫王琨，华之从父弟也，在晋世已为郎中，至是，攀车獭尾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乃复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百官雨泣。

司空兼太保褚渊等奉玺绶，帅百官诣齐宫劝进；王辞让未受。渊从弟前安成太守炤谓渊子贲曰："司空今日何在？"贲曰："奉玺绶在齐大司马门。"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甲午，王即皇帝位于南郊。还宫，大赦，改元。奉宋顺帝为汝阴王，优崇之礼，皆仿宋初。筑宫丹杨，置兵守卫之。宋神主迁汝阴庙，诸王皆降为公；自非宣力齐室，余皆除国，独置南康、华容、湘乡三国，以奉刘穆之、王弘、何无忌之后，除国者凡百二十人。二台

官僚，依任摄职，名号不同、员限盈长者，别更详议。

以褚渊为司徒。宾客贺者满座。褚炤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复有期颐之寿！"渊固辞不拜。

奉朝请河东裴颢上表，数帝过恶，挂冠径去；帝怒，杀之。太子赜请杀谢朏，帝曰："杀之遂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废于家。

帝问为政于前抚军行参军沛国刘瓛，对曰："政在《孝经》。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车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矣。"帝叹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

【注释】

①竟陵世子：齐高帝萧道成曾进爵为竟陵郡公，因称其子萧赜为竟陵世子。

②当时以青州(治所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之齐郡、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之梁郡、南徐州(治所在今江苏省镇江市)之兰陵、鲁郡、琅琊、东海、晋陵、义兴、扬州(治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之吴郡、会稽十郡封。

③石头：即石头城，今江苏省江宁县西石头山后。

④当时又增封徐州之南梁、陈、颍川、陈留，南兖州(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之盱眙、山阳、泰、广陵、海陵、南沛等十郡。

【译文】

齐纪一　起己未(公元479年)，止癸亥(483年)，共五年。

太祖高皇帝

建元元年(己未，公元479年)

1 春，正月初二，宋顺帝委任江州刺史萧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派尚书左仆射王延之做江州刺史，安南长史萧子良做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兼会稽太守。

先前，沈攸之图谋不轨，有意聚合兵士，宣示人民相互告发，士民由于服役逃亡被判罪的很多；萧嶷到荆州上任，一天就开释遣散三千多人。府州的仪仗公物，尽量节省开支，减轻刑罚，减少税收，部属士民都很高兴。

2 初八，以竟陵世子萧赜任尚书仆射，封号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3 太傅萧道成因为谢朏很有名望，一定要引荐他参与辅佐军国大计，任派他为左长史。萧道成曾备办酒席与谢朏谈论魏、晋时的故事，因而评论说："石苞不趁早劝晋文王登基，等晋文王死了，才悲恸大哭，比起冯异劝汉光武帝进位来说，算不上是能洞察时机的了。"谢朏回答说："晋文王世代事奉魏室，势必将终身北面称臣；即使魏依照尧、舜的旧例让位，他也应该再三逊让，才显得节行更高尚。"萧道成听了不高兴。十二日，任谢朏为侍中，换任王俭做左长史。

4 十四日，派给事黄门侍郎萧长懋做雍州刺史。

5 二月，初四，邵陵殇王刘友去世。

6 初九，魏太皇太后及魏的君主到代郡温泉。

7 二十二日，下诏重申以前的命令，命太傅萧道成朝拜天子时不必唱名。

8 二十七日，魏太皇太后及魏的君主到西宫去。

9 三月，初一，日蚀。

10 初二，任太傅萧道成为相国，总管百官，封赐十个郡，进爵齐公，加赠九锡；他原任的骠骑大将军、扬州牧、南徐州刺史的官职照旧。初三，诏令齐国的官爵礼仪，都仿效朝廷的例子。初四，派世子赜担任南豫州刺史。

11 杨运长离开宣城郡郡守的职位回家，齐公派人把他杀了。凌源令潘智和杨运长交情深厚；临川王刘绰是刘义庆的孙子，刘绰派遣心腹陈谶去游说潘智说："您是先帝的旧臣，身为宗室近亲，像这样的形势，您哪能长久保全？如果招徕聚合内外志士，想来一定有很多人跟随的。朝廷内的人常有这份心思，苦于无人发动罢了。"潘智立即去向齐公报告。初八，齐公下令诛杀刘绰及他们的党羽。

12 十二日，齐公接受天子的策命，大赦境内，以石头城为世子萧赜的宫殿，规模完全与太子的东宫一样。褚渊援引何曾由魏的司徒做到晋丞相的旧例，要求担任齐的官职，齐公不答应。齐公任王俭为齐的尚书右仆射，执掌吏部；王俭当时二十八岁。

夏，四月，初一，进封齐公的爵位为王，加封十个郡。

初三，武陵王刘赞去世，不是病死的。

十五日，加赐齐王以特殊礼遇，进封世子为太子。

二十日，宋顺帝下诏把帝位禅让给齐王。二十一日，宋顺帝应当驾临平台接见臣属，但他不肯出来，逃到宫中供佛的屋子躲在宝盖底下。王敬则带领兵士到内殿，用普通的车子进宫接顺帝。太后很惶恐，自己领了太监搜索，找到顺帝。王敬则劝说顺帝出来，引他上了车。顺帝擦干眼泪对王敬则说："你要杀我吗？"王敬则说："只是请您出去住别的宫殿罢了。官家以前取司马氏的天下也是这样的。"顺帝边流泪边弹动手指说："但愿今后转世投胎，世世代代不要再诞生在帝王家！"宫里的人都哭了。顺帝拍拍王敬则的手，说："要是我肯定没有生命危险，我会酬赏辅国将军你十万钱。"这一天，百官跟着逊位，侍中谢朏当值，该解除印绶，他佯装不知道，问："有什么公事？"传达诏令的官吏说："解下印绶交给齐王。"谢朏说："齐王有他自己的侍中。"于是拿个枕头躺下。传诏官害怕，让射朏称病，想找个兼任侍中的人。谢朏说："我没病，干吗这么说？"就穿了朝服步行出东掖门，仍旧上车回家去。于是以王俭为侍中，解除印绶。交接印绶礼完毕，顺帝乘坐彩轮车，出东掖门往东邸去，问左

右的人："今天为什么不吹奏音乐？"左右没有人回答。右光禄大夫王琨，是王华同祖父的弟弟，在晋朝已做了郎中，到这时候，他攀住悬挂在车上用以避尘的獭毛，悲恸大哭，说："人们觉得高寿是可喜的，老臣觉得高寿实在可悲。既不能像蝼蚁一样早早结束生命，才又屡次看到这种事！"呜咽不能克制，百官随着泪落如雨。

司空兼太保褚渊等人捧着印绶，领着百官到齐王宫殿请齐王即位，齐王辞让不接受。褚渊的堂弟，前安成太守褚炤对褚渊的儿子褚赍说："司空今天在哪里？"褚赍说："捧印绶在齐大司马门前恭候着呢！"褚炤说："不知你们家司空把这一家的物品交给另一家，又是什么意思！"

二十三日，齐王在南郊即皇帝位。回宫，大赦境内，改年号为建元。尊奉宋顺帝为汝阴王，优待尊崇的礼遇，都效仿宋初对待晋室的旧例。在丹杨修筑宫殿，安排军士守卫。宋室的神位迁往汝阴庙，诸王都贬降为公；除非竭力为齐室效劳的，其余都撤销封国，只设置南康、华容、萍乡三国，以便奉养刘穆之、王弘、何无忌的后裔，撤销封国的共有一百二十人。宋室、齐室的官僚，依照原任官位掌管职务，名号不同、定额限制有多余者，另外再详细研议。

任褚渊为司徒，道贺的宾客坐满席间，褚炤感叹地说："彦回年少时已建立名声节操，那想到会这么快猖狂到这个地步！家门不幸，才会有今天的官拜司徒。要是彦回做中书郎的时候就死，不就是一个名士吗？名节德操不盛，竟然还有百年的高寿！"褚渊于是坚决推辞不拜受司徒。

奉朝清河东人裴颜上表，数说齐高帝的过错恶行，挂了官帽径直离去，齐高帝大怒，杀了他。太子萧赜要求杀谢朏，齐高帝说："杀了他就他成就了美名，应该作例外而容纳他。"过了很久，终于藉某件事端，把他废黜在家。

齐高帝向前任抚军行参军沛国人刘瓛请教为政之道，刘瓛回答说："为政的道理，都在《孝经》里。大抵宋朝之所以灭亡，陛下之

所以得天下,都不出《孝经》所云之道。陛下如果拿前车之失为警戒,再加上宽厚待人,即使危殆也能转为安定;如果依循颠覆的旧轨迹前进,即使安定也必定危险了。"高帝感叹着说:"儒者的话,可以珍惜到千秋万代!"

13 丙申,魏主如崞山。

14 丁酉,以太子詹事张绪为中书令,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绪,岱之兄子也。

15 戊戌,以荆州刺史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映为荆州刺史。

16 帝命群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请除宋氏大明、泰始以来诸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又以为:"交州险远,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创始,宜怀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宝,室非圣朝所须之急,讨伐之事,谓宜且停。"给事黄门郎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为:"人不学则不知道[1],此悖逆祸乱所由生也。今无员之官,空受禄力,雕耗民财。宜开文武二学,课台、府、州、国限外之人各从所乐,依方习业。若有废惰者,遣还故郡;经艺优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虽躬履节俭,而群下犹安习侈靡。宜褒进朝士之约素清修者,贬退其骄奢荒淫者,则风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责成郡县。世祖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竞作威福,营私纳赂,公私劳扰。会稽太守闻喜公子良上表极

陈其弊，以为："台有求须，但明下诏敕，为之期会，则人思自竭；若有稽迟，自依纠坐之科。今虽台使盈凑，会取正属所办，徒相疑愤，反更淹懈，宜悉停台使。"员外散骑郎刘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来，渐见凋弊，征赋有加而天府尤贫。小民嗷嗷，殆无生意；而贵族富室，以侈丽相高，乃至山泽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赏，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详择所宜，奏行之。己亥，诏："二宫诸王，悉不得营立屯邸，封略山湖。"

17 魏主还平城。

18 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皆坐贪残不法，洛侯、目辰伏诛，提徙边。

又诏以"候官千数，重罪受赇不列，轻罪吹毛发举，宜悉罢之。"更置谨直者数百人，使防逻街术，执喧斗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业。

19 自泰始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民上表，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从之；五月，辛亥，诏断众募。

20 壬子，上赏佐命之功，褚渊、王俭等进爵、增户各有差。处士何点谓人曰："我作齐书已竟，赞云：'渊既世族，俭亦国华；不赖舅氏，遑恤国家！'"点，尚之孙也。渊母宋始安公主，继母吴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俭母武康公主；又尚阳羡公主。故点云然。

21 己未，或走马过汝阴王之门，卫士恐。有为乱者奔入杀王，而以疾闻，上不罪而赏之。辛酉，杀宋宗室阴安公燮

等,无少长皆死。前豫州刺史刘澄之,遵考之子也,与褚渊善,渊为之固请曰:"澄之兄弟不武,且于刘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独得免。

22 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陈氏曰孝皇后。

23 丁卯,封皇子钧为衡阳王。

【注释】

①此句出自《礼记·学记》篇。

【译文】

13 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到崞山去。

14 二十六日,齐高帝任命太子詹事张绪为中书令,齐国左卫将军陈显达为中护军,右卫将军李安民为中领军。张绪是张岱哥哥的儿子。

15 二十七日,任命荆州刺史萧嶷为尚书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南兖州刺史萧映为荆州刺史。

16 高帝命令群臣分别谈论为政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刘善明要求"废除刘宋大明、泰始以来的种种苛政细制,以提倡简易"。又认为:"交州偏远,地势险要,宋末政令苛刻,以致人民怨恨叛离,如今开始大教化,应该布施恩德让他们感怀。而且那地方所出产的,只有珠宝,实在不是圣朝所迫切需要的,讨伐交州的事,我看应该暂且停止。"给事黄门郎清河人崔祖思也上言,认为:"人民不学习,就不懂得道理,这是背逆肇祸扰乱滋生的因由。如今员额之外的官吏,平白接受俸禄,受人事奉,耗损人民的资财,应该开办文、武两种学校,督责台、府、州、国里员额限外的人,各自按自己的兴趣爱好,依循大道,学习课业。倘若有荒废学业,怠惰苟且的,打发回原籍;经学技艺优异突出的,可以不按等次擢用。又,如今陛下虽

然亲自提倡并履行节俭，但属下群臣还是习惯于奢侈华靡，应褒扬进用朝臣士人中俭约扑素、清高而有修养的，贬抑斥责那些骄慢奢侈、荒淫享乐的，那么时风就可以转好了。"宋元嘉年间，凡事都督责郡县去办，世祖要求快速，由于郡县办事缓慢，才派遣台使去监督。从此使者纵横来往，竞相作威作福，谋求私利，接受贿赂，弄得官府和民众都大受骚扰。会稽太守闻喜公萧子良上表极力痛陈其间的弊病，认为："朝廷里若有所需求，只要明切地下诏令，约定相当的期限，那么每个人都想竭力完成，要是有所稽留延迟，自然遵照律法判罪服刑。现在使者虽然很多，真正办事的还是那些郡县人员，徒然互相疑虑迁怒，反而更懈怠拖延，应该撤销台使才好。"员外散骑郎刘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来，逐渐显露衰退弊端，征敛赋税加重了，但天子的府库更加贫乏。小民愁怨，几乎没有生气；而贵族富家，以奢侈华丽互相炫耀，竟至于住在山林湖海地区的人民，不敢采取本地所产以食用。陛下应该革新王法，改正这些失误。"高帝都加以褒扬赏赐，有时把表章交付外廷，让主事的官员详细选择合宜的事项，奏表推行。二十八日，诏令："上宫的诸王皇子及东宫的诸王皇孙，都不准恃强经营庄园宅第，封取山林湖泊据为己有。"

17 魏国君主回归平城。

18 北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拓跋目辰、长安镇将陈提等人，都因贪婪残暴不守法令被判罪。尉洛侯、拓跋目辰伏法被杀，陈提流放边远地区。

魏主又下诏令说："候官一千多人，职责在于伺察内外，如今重罪的，接受贿赂替罪人开脱，轻罪的却吹毛求疵，大加检举。应该把候官都撤销。"重新安排几百个谨慎正直的人，只让他们在重要街道巡逻防备，捉拿喧哗争斗的人。从此吏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19 宋自泰始以来，内外忧患重重，将帅各自招募部众，在建康聚合驻扎。李安民上表，认为"除去淮北常备军兵士之外，其余的军队都该遣散，如果关系亲近要安置随身侍从的，限定人数让他们去

做”。齐高帝接受李安民的意见，五月，初十，诏令限定诸位将帅所能招募部众的人数。

20 十一日，齐高帝奖赏辅佐创业的功臣褚渊、王俭等人，进尊爵号，增封民户，各有等差。处士何点对人说：“我写《齐书》已完成，颂赞说‘褚渊既是出身世族，王俭也是国家的精英，他们既无心协助舅父，哪还顾虑国家？’”何点，是何尚之的孙子。褚渊的母亲是宋的始安公主，继母是吴郡公主；自己又娶巴西公主。王俭的母亲是武康公主，自己又娶阳羡公主。所以何点这么说。

21 十八日，有人骑马经过汝阴王府的门前，卫士恐慌而担心。有作乱的人跑进王宫里把汝阴王杀了，却报说是病死的，皇上不加罪罚反而还奖赏他。二十日，杀了宋的宗室阴安公刘燮等人，不分年少年长都难逃一死。前任豫州刺史刘澄之，是刘遵考的儿子，和褚渊交情友善，褚渊替他尽力请求，说：“澄之兄弟没有武力，而且与刘氏宗室关系疏远。”因此只有刘遵考的家族得以免除杀身之祸。

22 二十五日，齐高帝追尊过世的父亲，称宣皇帝，追尊过世的母亲陈氏，称孝皇后。

23 二十六日，封皇子钧为衡阳王。

24 上谓兖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阳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乃徙崇祖为豫州刺史。

25 六月，丙子，诛游击将军姚道和，以其贰于沈攸之也。

26 甲子，立王太子赜为皇太子，皇子嶷为豫章王，映为临川王，晃为长沙王，晔为武陵王，皓为安成王，锵为鄱阳王，铄为桂阳王，鉴为广陵王；皇孙长懋为南郡王。

27 乙酉，葬宋顺帝于遂宁陵。

28 帝以建康居民舛杂，多奸盗，欲立符伍以相检括，右仆射王俭谏曰："京师之地，四方辐凑，必也持符，于事既烦，理成不旷；谢安所谓'不尔何以为京师'也。"乃止。

29 初，交州刺史李长仁卒，从弟叔献代领州事，以号令未行，遣使求刺史于宋。宋以南海太守沈焕为交州刺史，以叔献为焕宁远司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献既得朝命，人情服从，遂发兵守险，不纳焕。焕停郁林，病卒。

秋，七月，丁未，诏曰："交趾、比景独隔书朔[2]，斯乃前运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即以叔献为刺史，抚安南土。"

30 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请降，丙辰，以广香为沙州刺史[3]。

31 八月，乙亥，魏主如方山[4]；丁丑，还宫。

32 上闻魏将入寇，九月，乙巳，以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以临川王映为扬州刺史。

33 丙午，以司空褚渊领尚书令。

34 壬子，魏以侍中、司徒、东阳王丕为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侍中、尚书代人苟颓为司空。

35 己未，魏安乐厉王长乐谋反，赐死。

36 庚申，魏陇西宣王源贺卒。

37 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38 癸未，汝阴太妃王氏卒，谥曰宋恭皇后。

39 初，晋寿民李乌奴与白水氐杨成等寇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年说降乌奴，击成，破之。及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兵出

魏兴,声云入援,实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诏柏年与乌奴俱下,乌奴劝柏年不受代;柏年计未决,玄邈已至,柏年乃留乌奴于汉中,还至魏兴,盘桓不进。左卫率豫章胡谐之尝就柏年求马,柏年曰:"马非狗也,安能应无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还,语谐之曰:"柏年云:'胡谐之何物狗! 所求无厌!'"谐之恨之,潛于上曰:"柏年恃险聚众,欲专据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长懋诱柏年,启为府长史。柏年至襄阳,上欲不问,谐之曰:"见虎格得,而纵上山乎?"甲午,赐柏年死。李乌奴叛入氐,依杨文弘,引氐兵千余人寇梁州,陷白马戍。王玄邈使人诈降诱乌奴,乌奴轻兵袭州城,玄邈伏兵邀击,大破之,乌奴挺身复走入氐。

初,玄邈为青州刺史,上在淮阴,为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遗书结玄邈。玄邈长史清河房叔安曰:"将军居方州之重,无故举忠孝而弃之,三齐之士,宁蹈东海而死耳,不敢随将军也。"玄邈乃不答上书。及罢州还,至淮阴,严军直过;至建康,启太宗,称上有异志。及上为骠骑,引为司马,玄邈甚惧,而上待之如初。及破乌奴,上曰:"玄邈果不负吾意遇也。"叔安为宁蜀太守,上赏其忠正,欲用为梁州,会病卒。

【注释】

①索虏:南北朝时南朝对北朝的辱称。

②隔书朔:隔,断。隔书朔,即拒命不受天子所颁之朔(历法),有叛逆朝廷之意。

③沙州：胡三省原注说当在唐利州景谷县一带，即今甘肃省敦煌及附近一带，治所在今敦煌县西。

④方山：在北魏都平城北的如浑河边，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将建寿陵于此，所以常到其地。

【译文】

24 齐高帝对兖州刺史垣崇祖说："我刚得天下，索虏（北魏）一定会以接纳刘昶为借口，侵犯边境。寿阳正当敌人南犯的要道，除了你，没法制伏这些敌人。"于是调迁垣崇祖做豫州刺史。

25 六月，初六，诛杀游击将军姚道和，因为他背叛皇上附和沈攸之。

26 十四日，立王太子萧赜为皇太子，皇子萧嶷为豫章王，萧映为临川王，萧晃为长沙王，萧晔为武陵王，萧皓为安成王，萧锵为鄱阳王，萧铄为桂阳王，萧鉴为广陵王，皇孙萧长懋为南郡王。

27 十五日，在遂宁陵安葬宋顺帝。

28 齐高帝因觉建康居民混杂，有不少作奸犯科的盗贼，想建立编制，让王家相保，出示符信互相检核。右仆射王俭劝谏说："京都地方，是四方聚集的地点，如一定要携带符信验明身分，办起事来既烦琐，道理虽能成立，但很难实行长久；正是谢安所说的：'不这样，怎么成其为京师'之意！"于是就中止这一构想。

29 当初，交州刺史李长仁死了，堂弟李叔献代为统理交州的事务，由于号令未能通行，派遣使者向宋朝廷要求任派刺史的诏令。宋朝廷派南海太守沈焕做交州刺史，以李叔献做沈焕的宁远司马及武平、新昌两郡的太守。李叔献得到朝廷的任命之后，人民服从，他就派军队据守险要的地点，不接纳沈焕。沈焕停留在郁林，病死了。

秋，七月，初七，齐高帝下诏说："高趾、比景独独抗命不奉朝廷章法，这是前朝运数衰微，沿袭过去不妥的做法。应该特意赦免交

州,就任命李叔献做刺史,抚慰安定南边的疆土。"

30 魏葭芦镇主杨广香要求南来降顺,十六日,派杨广香为沙州刺史。

31 八月,初六,魏国的君主到方山去,初八,回转宫廷。

32 皇上听说魏将要入侵,九月,初六,任豫章王萧嶷为荆、湘两州刺史,照旧都督八州的军务;派临川王萧映做扬州刺史。

33 初七,任司空褚渊掌尚书令。

34 十三日,魏任命侍中、司徒、东阳王拓跋丕做太尉,侍中、尚书右仆射陈建为司徒,侍中、尚书,代人苟颓为司空。

35 二十日,魏安乐厉王拓跋长乐阴谋造反,魏国君主赐他自尽。

36 二十一日,魏陇西宣王源贺去世。

37 冬,十月,初一,魏大赦境内。

38 十五日,汝阴太妃王氏去世,谥号叫做宋恭皇后。

39 起初,晋寿人李乌奴与白水氐族的杨成等侵扰梁州,梁州刺史范柏年说服李乌奴降服,攻打杨成,把他打垮了。后来沈攸之的事情发生,范柏年派遣军队出发魏兴,声称要入城援助,其实是等候观望形势。事情平定,朝廷派王玄邈去替代范柏年的职位,诏令范柏年与李乌奴一起下江南去。李乌奴劝范柏年不要接受替代的安排,范柏年拿不定主意,王玄邈已到达了;范柏年就留李乌奴待在汉中,自己回到魏兴,徘徊流连,迟迟不前进。过去左卫率豫章人胡谐之曾找范柏年要求赠送马匹,范柏年说:"马不是狗,怎能应付无止境的要求",招待使者很随便,使者回去,对胡谐之说:"范柏年说:'胡谐之是什么狗,一味需求,没有满足的时候!'"胡谐之很怨恨范柏年。这时候,就在皇上面前毁谤范柏年,说:"范柏年仗恃险要的地势,聚合兵士,有意全力占据梁州。"皇上派雍州刺史南郡王萧长懋设计劝诱范柏年,征用他做府长史。范柏年到了襄阳,皇上不想再追究了,胡谐之说:"看见老虎,奋力捕捉到了,还要放它回深山去吗?"二十六日,皇上赐令范柏年死。李乌奴反叛,到氐人地

盘，投靠杨文弘，带领氐人的军队一千多人侵扰梁州，攻陷白马戍。王玄邈派人假意投降引诱李乌奴，李乌奴带了轻装的部队偷袭州城，王玄邈埋伏军队，拦截攻击，大破李乌奴，李乌奴奋身力战，又逃到氐人的疆界。

先前，王玄邈做青州刺史，齐高帝萧道成当时在淮阴，被宋太宗猜疑，想到北边依附魏，送信给王玄邈，有意交结。王玄邈的长史清河人房叔安说："将军身负一州的重任，要是无缘无故地把忠孝全抛弃，齐地的士人，宁愿跳东海死了，不敢跟随将军去。"王玄邈就不答复萧道成的信，后来不做刺史回朝，到淮阴，军队严戒而直接通过；到达建康，启奏宋太宗，说萧道成有不轨的心志。等到萧道成做了骠骑大将军，援引王玄邈为司马，王玄邈很害怕，但萧道成对待他就与当初一样。这时王玄邈击破乌奴的军队，齐高帝说："王玄邈果然不辜负我待他的一番心意啊！"房叔安任宁蜀太守，高帝赏识他忠心正直，想任用他做梁州刺史，刚巧他病死了。

40 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41 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将出淮阴，陇西公琛督三将出广陵，河东公薛虎子督三将出寿阳，奉丹杨王刘昶入寇；许昶以克复旧业，世胙江南[1]，称藩于魏。蛮酋桓诞请为前驱，以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义阳民谢天盖自称司州刺史[2]，欲以州附魏，魏乐陵镇将韦珍引兵渡淮应接[3]。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萧惠朗将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天盖，韦珍略七千余户而去。景先，上之从子也。南兖州刺史王敬则闻魏将济淮，委镇还建康，士民惊散，既而魏竟

不至。上以其功臣,不问。

上之辅宋也,遣骁骑将军王洪范使柔然,约与共攻魏。洪范自蜀出吐谷浑历西域乃得达。至是,柔然十余万骑寇魏,至塞上而还。

42 是岁,魏诏中书监高允议定律令。允虽笃老,而志识不衰。诏以允家贫养薄,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月给衣服绵绢;入见则备几杖,问以政治。

43 契丹莫贺弗勿干帅部落万余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东④。

【注释】

①胙(zuò):建置国家,世代传袭叫"胙"。

②义阳:治所在今河南信阳。 司州:治所在平阳(今河南信阳市)。

③乐陵镇:在今山东省西部。

④白狼水:即大陵河,在今辽宁省西部,亦称白狼河。

【译文】

40 十一月,十三日,册立皇太子妃裴氏。

41 十五日,魏派遣代理梁郡王嘉率领两将军,部队从淮阴出发,陇西公琛率三将军部队由广陵出发,河东公薛虎子率三将军部队由寿阳出发,一齐拥戴丹杨王刘昶入侵。魏应允刘昶光复旧有的勋业。在江南世代建立国家,但得向魏称藩进贡。大阳蛮的首领桓诞要求担任前锋,于是任命桓诞为南征西道大都督。义阳百姓谢天盖自称为司州刺史,要拿司州归附魏,魏的乐陵镇守将韦珍领军土渡过淮河来接应。豫章王萧嶷派遣中兵参军萧惠朗率领两千人,协助司州刺史萧景先讨伐谢天盖,韦珍掠夺七千多户人家的财物,扬长

而去。萧景先是皇上的侄儿。南兖州刺史王敬则听说魏兵将渡过淮河，离开镇防，回到建康，士民惊慌逃散，没想到魏军并不曾到来。皇上顾虑到他是功臣，没有追究。

皇上辅佐宋室时，曾派遣骁骑将军王洪范出使柔然，约定一起攻击魏。王洪范由蜀地出了吐谷浑，经过西域，才到柔然。这时候，柔然发动十几万骑兵侵扰魏，到了塞上才撤军回去。

42 这一年，魏下诏命令中书监高允研议律令。高允虽年事已高，但心志见识并未减退。诏书命令：因高允家中贫穷，供养微薄，命令乐部吹奏管弦的十个人，每五天到高允家一次，娱悦他的心志，早晚供应膳食，初一、十五日送牛肉、美酒，每月供给衣服、棉布、丝绸；入朝进见就准备好拐杖，皇上向他请教为政治理国家的道理。

43 契丹莫贺弗勿干率领部众一万多人，入塞归附魏，住在白狼水东边。

二 年

1 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2 以司空褚渊为司徒，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渊不受。

3 辛丑，上祀南郊。

4 魏陇西公琛等攻拔马头戍[1]，杀太守刘从。乙卯，诏内外纂严，发兵拒魏，征南郡王长懋为中军将军，镇石头。

5 魏广川庄王略卒。

6 魏师攻钟离[2]，徐州刺史崔文仲击破之。文仲遣军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茌眉戍主龙得侯等，杀之。文仲，祖思之族

人也。

群蛮依阻山谷,连带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闻魏师入寇,□尽发民丁[3],南襄城蛮秦远乘虚寇潼阳[4],杀县令。司州蛮引魏兵寇平昌[5],平昌戍主苟元宾击破之。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弃城奔江陵;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刘伾绪将千人讨之,至当阳,勉德请降,秦远遁去。

魏将薛道标引兵趣寿阳,上使齐郡太守刘怀慰作冠军将军薛渊书以招道标;魏人闻之,召道标还,使梁郡王嘉代之。怀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与刘昶寇寿阳。将战,昶四向拜将士,流涕纵横,曰:"愿同戮力,以雪仇耻!"

魏步骑号二十万,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议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数信于今,犹以郭大难守,退保内城。且自有肥水,未尝堰也,恐劳而无益。"崇祖曰:"若弃外城,虏必据之,外修楼橹,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守郭筑堰,是吾不谏之策也。"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虏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纵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人果蚁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晡时,决堰下水,魏攻城之众漂坠堑中,人马溺死以千数。魏师退走。

7 谢天盖部曲杀天盖以降。

【注释】

①马头戍：古城名。故址在今河北公安北，与长江中的江津戍相对，为江防要地。

②钟离：治所在燕县（今安徽凤阳东北）。

③□：宋刊本《资治通鉴》甲、乙十一行本均作“官”字。

④南襄城：在今湖北省境内。　潼阳：辖境在今湖北省境内。

⑤平昌：在四川省东北部。

【译文】

二年（庚申，公元480年）

1 春，正月，初一，齐大赦天下。

2 齐高帝任命司空褚渊为司徒，尚书右仆射王俭为左仆射，褚渊推辞没有接受。

3 初四，高帝在京师南郊祭天。

4 魏陇西公琛等人攻陷马头戍，杀死太守刘从。十八日，皇上下诏令内外戒严，发动军队抵抗魏，征调南郡王萧长懋为中军将军，镇守石头城。

5 魏广川庄王拓跋略去世。

6 魏国军队攻打钟离，徐州刺史崔文仲击破魏军。崔文仲派遣军主崔孝伯渡过淮河，攻打魏茌眉戍主龙得侯等人，把他们杀了。

众多的蛮族依据山林居住，连系荆州、湘州、雍州、郢州、司州五州的境界。听说魏军入侵，官家把民间的壮丁都征调出去，南襄城的蛮族首领秦远趁虚侵扰潼阳，杀了县令。司州的蛮族引魏军侵扰平昌，平昌戍主荀元宾击破魏军。北上黄县的蛮族文勉德侵扰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舍弃城池，逃奔江陵；豫章王萧嶷派遣中兵参军刘伾绪带领一千人去讨伐，到了当阳，文勉德要求降顺，秦远逃走了。

魏国将领薛道标引领军队急往寿阳去，齐高帝吩咐齐郡太守刘怀慰假冒冠军将军薛渊之名，写信去招抚薛道标，魏人听到这个

消息，就把薛道标召唤回去，让梁郡王拓跋嘉代替薛道标的职务。刘怀慰是刘乘民的儿子。二月，初一，拓跋嘉与刘昶入侵寿阳。将要作战的时候，刘昶向四方的将士揖拜行礼，流泪流得纵横满脸，说："但愿大家齐心卖力，来洗雪仇恨与耻辱！"

魏国步兵骑兵号称二十万，豫州刺史垣崇祖聚集文武幕僚商议对策，想整治外城，建筑水坝拦截肥水来保全自己。大家都说："以前佛狸入侵，南平王士卒装备好、人数多，比现在多了好几倍，还因为外城广大难以固守，撤退而设法保全内城。再说，自从有肥水以来，没有人建筑水坝拦过水的，只怕徒劳一番，没有什么好处。"垣崇祖说："如果抛弃外城，敌人一定占据它，外边修筑了望台，在内建筑悠长的围墙，那么我们只有坐着等候被俘虏了。谨守外城，建筑水坝拦水，我计策已经决定，你们不必劝谏了。"于是在城西北边筑了水坝，拦住肥水，水坝北边建筑了小城，四周挖了很深的城壕，派几千人防守着，说："敌人看见城很小，认为一举就能攻取下来，一定拼全力攻打，想法子破坏水坝，我们就放水冲击他们，他们都得变为漂浮的尸体了。"魏人果然像蚂蚁一般附在城墙上去攻打小城，垣崇祖戴了白纱帽，坐着小轿上了城。三点多种，命令破坏水坝，大量排水，魏攻城的兵士坠落漂浮在深壕里，人马溺死成千上万。魏军败退而去了。

7 谢天盖的部属杀了谢天盖来投降。

8 宋自孝建以来，政纲弛紊，簿籍讹谬。上诏黄门郎会稽虞玩之等更加检定，曰："黄籍[1]，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巧伪日甚，何以厘革？"玩之上表，以为："元嘉中，故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今欲求治

取正，必在勤明令长。愚谓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更立明科，一听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虚昧，州县同科。”上从之。

9 上以群蛮数为叛乱，分荆、益置巴州以镇之。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为巴州刺史，领巴东太守。是时，齐之境内，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县千四百八十五②。

乙酉，崔文仲遣军主陈靖拔魏竹邑，杀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杀淮阳太守梁恶。

10 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鸾为郢州刺史。鸾，帝兄始安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为帝所养，恩过诸子。

11 魏刘昶以雨水方降，表请还师，魏人许之；丙午，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将兵迎之。

12 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壬寅，还平城。

13 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会有发白虎樽者③，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

14 李乌奴数乘间出寇梁州，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王图南将益州兵从剑阁掩击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发梁州兵屯白马，与图南覆背击乌奴，大破之，乌奴走保武兴。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注释】

①黄籍：晋代和南朝用黄纸书写的户籍总册。

②州二十三：为扬、南徐、豫、南豫、南兖、北兖、北徐、青、冀、江、广、交、越、荆、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宁州。 郡三百九十：有寄治的，有新置的，还有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无人烟地区，建置虽多，很多是名存实亡的。

③白虎樽：一种盛酒器，盖上雕有白虎，以示忌惮。如果有进献直言给皇帝的，就拿白虎樽盛酒喝，表示无所顾惧。

【译文】

8 宋自孝建年间以来，纪纲松弛紊乱。登记户口的簿册经常有错误。皇上诏令黄门郎会稽人虞玩之等重新加以检核确定，说："登记户口的黄籍，是对民众最重要的资料记录，国家统治人民最根本的依据。目前取巧作伪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该怎样改革呢？"虞玩之上表，认为："元嘉年间，已故光禄大夫傅隆年纪超过七十岁了，还亲自缮写簿册，仔细校对。现在要求治理走上轨道，必须要求州县官员能勤正廉明。我认为应该拿元嘉二十七年的户籍做正本，重新制定明确的科罚，听任百姓自首悔过；要是执迷不改，依照法制，必要严格处罚；如果有虚报做假，州县首长也处以同样的罚刑。"皇上听从他的建议。

9 因为众蛮族屡次叛乱，高帝便分划荆、益两州部分，置一个巴州来镇守。初六，任命三巴校尉明慧昭做巴州刺史，兼任巴东太守。这时候，齐的境内，有二十三州，三百九十郡，一千四百八十五县。

十九日，崔文仲派遣军主陈靖攻陷魏的竹邑，杀了戍主白仲都；崔叔延击破魏的睢陵，杀了淮阳太守梁恶。

10 三月，初一，任命侍中西昌侯萧鸾做郢州刺史。萧鸾是皇帝哥哥始安贞王道生的儿子；早年丧父，被皇帝收养，待他的恩惠超过自己的几个儿子。

11 由于雨水正盛，魏刘昶上表请求班师回去，魏主答应了他；初十，派遣车骑大将军冯熙带领军队来迎接他。

12 夏，四月，十八日，魏帝到白登山；五月，初一，到火山；初七，回到平城。

13 从晋以后，建康宫殿的外城，只设了竹篱笆，有六个门。适逢有揭开白虎樽，进献直言的人说："白门有三重关口，竹篱穿过来穿过去，看也看不完。"皇上很为这段话感触，命人改建都城的围城。

14 李乌奴几次趁虚出动，侵扰梁州，豫章王萧嶷派遣中兵参军王图南率领益州的军队从剑阁突击；梁、南秦两州刺史崔慧景发动梁州军队屯驻白马，与王图南腹背夹击李乌奴，把李乌奴大大地击垮了，李乌奴退走，守住了武兴。崔慧景是崔祖思同族的人。

15 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16 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

17 诏南郡王长懋移镇西州。

18 角城戍主举城降魏；秋，八月，丁酉[1]，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将出朐城，将军白吐头等二将出海西，将军元泰等二将出连口，将军封延等三将出角城，镇南将军贺罗出下蔡，同入寇。

19 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游武州山石窟寺。庚戌，还平城。

20 崔慧景遣长史裴叔保攻李乌奴于武兴，为氐王杨文弘所败。

21 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22 丙午，柔然遣使来聘。

23 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降于魏。

24 闰月，辛巳，遣领军李安民循行清、泗诸戍以备魏。

25 魏梁郡王嘉帅众十万围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婴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范阳卢绍之遣子奂将兵助之。庚寅，元度大破魏师。台遣军主崔灵建等将万余人自淮入海，夜至，各举两炬；魏师望见，遁去。

26 冬，十月，王俭固请解选职，许之；加俭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2]；若贴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27 甲辰，以沙州刺史杨广香为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炅为武都太守。

28 丁未，魏以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出义阳，镇南将军贺罗出钟离，同入寇。

29 淮北四州民不乐属魏，常思归江南，上多遣间谍诱之。于是徐州民桓标之、兖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蜂起为寇盗，聚众保五固，推司马朗之为主。魏遣淮阳王尉元、平南将军薛虎子等讨之。

30 十一月，戊寅，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名为救疾，实行冤暴。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囚病必先刺郡[3]，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后处治。"上从之。

31 戊子，以杨难当之孙后起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4]，镇武兴。

32 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渊为司徒。渊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虏功曹刘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祥，穆之之孙也。祥好文学，而性颜刚疏，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闻，坐徙广州而卒。

太子宴朝臣于玄圃，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语相失，文季怒曰："渊自谓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33 壬子，以豫章王嶷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以临川王映为都督荆·雍等九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34 是岁，魏尚书令王叡进爵中山王，加镇东大将军；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皆当时名士。又拜叡妻丁氏为妃。

【注释】

①丁酉：八月无丁酉日，疑原文误。下文"甲辰"，"戊申"，"庚戌"同。

②八座：东汉至唐，以尚书令、仆射与列曹（部）尚书为八座。 貂：自汉以来，侍中、中常侍冠上的装饰物。上人任侍中、中常侍，则银珰左貂，宦者为之，则金珰右貂。此代指为侍中、中常侍官职。

③刺：把病囚姓名登记后上报郡县，叫做"刺"。

④北秦州：州名。相当今甘肃省成县西北。 武都：古县名。治所在今甘肃西和西南。

【译文】

15 秋，七月，十七日，魏国君主到火山去。

16 二十四日，皇太子穆妃裴氏过世。

17 皇帝下诏命令南郡王萧长懋调防镇守西州。

18 角城戍主献了城池去降顺魏。秋,八月,丁酉日,魏派遣徐州刺史梁郡王拓跋嘉来迎接角城戍主。又派遣平南将军郎大檀等三位将领由朐城出发,将军白吐头等两位将领由海西出发,将军元泰等两位将领由连口出发,将军封延等三位将领由角城出发,镇南将军贺罗由下蔡出发,同时入侵。

19 甲辰日,魏国君主到方山;戊申日,游览武州山石窟寺。庚戌日,回平城。

20 崔慧景派遣长史裴叔保攻击李乌奴,被氐王杨文弘打败了。

21 九月,初一,日蚀。

22 十三日,柔然派遣使者来访问。

23 汝南太守常元真、龙骧将军胡青苟投降了魏。

24 闰月,十八日,派遣领军李安民巡察清、泗几个戍守的据点,以防备魏的攻击。

25 魏梁郡王拓跋嘉统领十万军队围攻朐山,朐山戍主玄元度加强城池四面的守御,青、冀两州刺史范阳人卢绍之派遣儿子卢矣带领兵士来援助。二十七日,玄元度大破魏军。朝廷派遣军主崔灵建等人率领一万多人由淮河入海,晚上到来,每个人手里高举两支火把;魏军远远看见,吓得四散逃走。

26 冬,十月,王俭坚决要求解除吏部尚书的职务,皇上应允了他;加封王俭侍中的官位,让太子詹事何戢掌吏部尚书。皇上因为何戢资历老,又稳重,想加封常侍,褚渊说:"圣旨常认为戴蝉冕饰貂尾的侍中、中常侍不适宜太多。臣与王俭既已蝉冕左貂,做了侍中,如果再加上何戢,那么八座之中就有三个饰貂的人;倘若加封他骁骑、游击将军,也算是不薄了。"于是任命何戢为吏部尚书,加封骁骑将军。

27 十二日,齐高帝派沙州刺史杨广香做西秦州刺史,又派他的儿子杨炅做武郡太守。

28 十五日，魏任命昌黎王冯熙为西道都督，与征南将军桓诞由义阳出发，镇南将军贺罗从钟离出发，同时入侵。

29 淮河北边四个州的人民不乐意隶属于魏，常想归顺江南，高帝派遣很多间谍去劝诱他们。于是徐州人桓标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到处一窝蜂起事做了盗匪，聚合兵力守住五固，推举司马朗之做领袖。魏派遣淮阳王尉元、平南将军薛虎子等去讨伐他们。

30 十一月，十六日，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监狱互相承袭，有送汤药杀囚犯，名义上是救治疾病，实际上是施行暴力冤杀囚犯。哪能让这帮卑微的狱吏掌握生杀大权！我认为囚犯有病，一定要先向郡县报告，要求典狱官和医生一起诊察，要是性命攸关的病情，边远县的囚犯要等到家人来探视了，然后才开处方治疗。"皇上接纳他的建议。

31 二十六日，派杨难当的孙子杨后起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镇守武兴。

32 十二月，初七，任命司空褚渊做司徒。褚渊入朝，用佩在腰间的折叠扇遮挡阳光，征虏功曹刘祥从旁边经过，说："作出这种举动，羞于露脸见人，用扇子遮挡又有什么好处？"褚渊说："这寒士出言太不恭顺！"刘祥说："不能（像你一样）杀袁粲、刘秉去求取富贵，怎能免去寒士的称呼呢？"刘祥是刘穆之的孙子。刘祥喜好文学，而性情刚强不群，撰写《宋书》，讥讽斥责皇上受禅替代宋室；王俭秘密地向皇上报告，刘祥被判罪流放广州，死在广州。

太子在玄圃宴请朝中的臣子，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言语间起了冲突，文季愤怒地说："褚渊自以为是忠臣，不知道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宋明帝！"太子笑着说："沈率喝醉了。"

33 二十一日，派豫章王萧嶷做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派临川王萧映做都督荆雍九个州诸军事、荆州刺史。

34 这年，魏尚书令王叡追封爵位为中山王，加封镇东大将军；设置二十二个王官，任命中书侍郎郑羲为傅，郎中令以下都是当代的

名士。又封王叡的妻子丁氏做中山王妃。

三 年

1 春，正月，封皇子锋为江夏王。

2 魏人寇淮阳，围军主成买于甬城[1]，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与军主周盘龙等救之。魏人缘淮大掠，江北民皆惊走渡江，成买力战而死。盘龙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陈深入，魏以万余骑张左右翼围之。或告盘龙云，"奉叔已没"，盘龙驰马奋矟，直突魏阵，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复入求盘龙。父子两骑縈扰，魏数万之众莫敢当者；魏师遂败，杀伤万计。魏师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战于孙溪渚，又破之。

3 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颓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

4 二月，丁卯朔[2]，魏大赦。

5 丁酉，游击将军桓康复败魏师于淮阳，进攻樊谐城，拔之。

6 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复如中山；庚戌，还，至肆州[3]。

沙门法秀以妖术惑众，谋作乱于平城；苟颓帅禁兵收掩，悉擒之。魏主还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笼头，铁锁无故自解。魏人穿其颈骨，祝之曰："若果有神，当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议者或欲尽杀道人，冯太后不可，乃止。

7 垣崇祖之败魏师也，恐魏复寇淮北，乃徙下蔡戍于淮东。既而魏师果至，欲攻下蔡；闻其内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击魏，大破之，杀获千计。

8 晋、宋之际，荆州刺史多不领南蛮校尉，别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为荆、湘二州刺史，领南蛮。嶷罢，更以侍中王奂为之，奂固辞，曰："西土戎烬之后，痍毁难复。今复割撤太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强，语实交能相弊。且资力既分，职司增广，众劳务信，文案滋烦，窃以为国计非允。"癸丑，罢南蛮校尉官。

9 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乙巳，还平城。

10 魏法秀之乱，事连兰台御史张求等百余人，皆以反法当族。尚书令王叡请诛首恶，宥其余党。乃诏："应诛五族者，降为三族；三族者，门诛；门诛，止其身。"所免千余人。

11 夏，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冯太后乐其山川，曰："他日必葬我于是，不必祔山陵也。"乃为太后作寿陵，又建永固石室于山上，欲以为庙。

12 桓标之等有众数万，寨险求援；庚子，诏李安民督诸将往迎之，又使兖州刺史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接。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师于抱犊固。李安民赴救迟留，标之等皆为魏所灭，余众得南归者尚数千家；魏人亦掠三万余口归平城。

13 魏任城康王云卒。

14 五月，壬戌，邓至王像舒遣使入贡于魏。邓至者，羌之别种，国于宕昌之南。

15 六月,壬子,大赦。

16 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屡至其家视疾。及卒,赠太宰,立庙于平城南。文士为叡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及葬,自称亲姻、义旧,缞绖哭送者千余人[④]。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袭代叡为尚书令,领吏部曹。

17 戊午,魏封皇叔简为齐郡王,猛为安丰王。

【注释】

①甬城:当作"角城",今江苏淮阴县南。

②丁卯朔:"丁",宋刊通鉴甲、乙十一行本作"辛",建元三年二月,为辛卯朔,当作"辛"。

③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西北。

④缞(cuī 催):亦作"衰",古时丧服,用粗麻布制成,披在胸前。 绖(dié 迭):古代丧服中的麻带,在首为首绖,在腰为腰绖,也专指腰带。

【译文】

三年(辛酉,公元481年)

1 春,正月,齐封皇子萧锋做江夏王。

2 魏人侵扰淮阳,在甬城围困军主成买。皇上派遣领军将军李安民做都督,与军主周盘龙等去援救成买。魏人沿着淮河大肆掠夺,江北老百姓都惊惶奔走渡过长江,成买拼命战斗而死,盘龙的儿子奉叔带领两百人深深陷入敌阵,魏用一万多骑兵,分左右两翼去包围他们。有人告诉周盘龙说:"奉叔已经死了。"盘龙骑马奔驰,举起长矛奋力冲刺,直接冲进魏军阵营,所到之处,敌人都溃败。奉叔已杀出重围,又调头杀入敌阵去寻找盘龙。父子两匹马旋转搅动,魏几万的军士竟没有一个敢于抵挡的;魏军就战败了,受伤及被杀的有好几万人。北魏军队撤退,李安民等人领了兵士去追赶,在孙溪

渚，又击垮了魏军。

3 十八日，魏主到南边巡视，司空荀颓留守京师；二十六日，魏主到中山。

4 二月，初一，魏大赦境内。

5 初七，游击将军桓康在淮阳又打败魏军，进攻樊谯城，攻陷了它。

6 魏国君主从中山到信都，十三日，又往中山；二十日，回到肆州。

和尚法秀运用妖术蛊惑民众，在平城计谋作乱；荀颓率领禁兵袭击捕捉，全给抓起来。魏国君主回到平城，主事的人囚禁法秀，加套了笼头，配上铁锁，笼头铁锁却无缘无故自己松脱了。魏人以铁链贯穿过他的颈骨，诅咒说："如果真的有神，该让肉体刺穿不过。"于是穿过颈骨，套了锁链，拿他示众，三天才死，有人建议把所有出家修行的和尚全都杀了，冯太后不允许，就作罢。

7 垣崇祖击败魏军的时候，怕魏再来侵扰淮北，就调动下蔡的戍卒到淮东。过了些时候，魏军果然到来，想进攻下蔡，听说已经向内迁徙，又想把旧城踏平。十九日，垣崇祖率领军队渡过淮水攻击魏军，大破魏军，杀死，俘虏了好几千人。

8 晋、宋之间，荆州刺史多数不兼任南蛮校尉，另外安排笃实稳重的人担任。豫章王萧嶷做荆、湘两州刺史，也统领南蛮。萧嶷去职以后，重新派侍中王奂去担任，王奂坚决推辞，说："西边的疆土经过战火之后，损毁很严重，一时难以恢复旧观。如今又把它由都府的统辖中割离撤开，安置佐贰的校尉，论威望不足以协助强化地方力量，论实际却互相牵制，弊病不少。而且资历与权力既已划分，职务掌管范围增大，众人劳苦必定加倍，案头文书必然增多而繁琐，我私下认为国家的方策欠妥当。"二十三日，撤销南蛮校尉官职。

9 三月，初一，魏国君主到肆州去；初九，回到平城。

10 魏法秀之乱，牵连至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按谋反法应当抄家，罪及亲族。尚书令王叡要求诛杀罪魁祸首，宽宥其他的党羽。于是下诏令："按法应当诛五族的，减轻为诛三族；应当诛三族的，减轻为诛一家，应当诛一家的，减轻为只杀犯法的罪人本身而已。"所宽免的有一千多人。

11 夏，四月，初十，魏国君主到方山去。冯太后喜欢那里的山水，说："将来我死了，一定要把我葬在这里，不必合葬在祖先坟墓所在的山陵。"于是替太后营建寿陵，又建永固石室在山上，想将来就做为祭祀用的庙。

12 桓标之等有几万兵士，山寨险要，他有意归顺，请求援助；十一日，诏令李安民督率诸位将领前往迎接，又派遣兖州刺史周山图从淮河入清水，兼程赶去接应。淮北百姓桓磊磈在抱犊固击破魏军。李安民赶去救援，慢了一步，桓标之等人都被魏歼灭了，其余的部众，能回到南方的还有几千家，魏人也掠虏了三万多人回平城。

13 魏任城康王拓跋云去世。

14 五月，初三，邓至王像舒派遣使者到魏进贡。邓至，是羌的别种，在宕昌的南边建国。

15 六月，二十四日，齐大赦天下。

16 十六日，魏中山宣王王叡去世。王叡病重时，太皇太后、魏主好几次到他家去探视病情。王叡死了，颁赠他太宰官号，在平城南边为他建了庙。文士们为王叡做哀诗，哀诔的有一百多人。等到安葬的时候，自称是亲属姻亲、结义旧交，穿了丧服哭着送殡的有一千多人。魏主任派王叡的儿子中散大夫王袭代叡为尚书令，统领吏部所有在职人员。

17 三十日，魏封皇叔简为齐郡王，猛为安丰王。

18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19 上使后军参军车僧朗使于魏。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问曰："齐辅宋日浅，何故遽登大位？"对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魏、晋匡辅，贻厥子孙[1]，时宜各异耳。"

20 辛酉，柔然别帅他稽帅众降魏。

21 杨文弘遣使请降，诏复以为北秦州刺史。先是，杨广香卒，其众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杨后起进据白水。上虽授以官爵，而阴敕晋寿太守杨公则使伺便图之。

22 宋升明中，遣使者殷灵诞、荀昭先如魏，闻上受禅，灵诞谓魏典客曰："宋、魏通好，忧患是同。宋今灭亡，魏不相救，何用和亲！"及刘昶入冠，灵诞请为昶司马，不许。九月，庚午，魏阅武于南郊，因宴群臣；置车僧朗于灵诞下，僧朗不肯就席，曰："灵诞昔为宋使，今为齐民。乞魏主以礼见处。"灵诞遂与相忿詈。刘昶赂宋降人解奉君于会刺杀僧朗，魏人收奉君，诛之；厚送僧朗之丧，放灵诞等南归。及世祖即位，昭先具以灵诞之语启闻，灵诞坐下狱死。

23 辛未，柔然主遣使来聘，与上书，谓上为"足下"，自称曰"吾"，遣上师子皮袴褶[2]，约共伐魏。

24 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斩司马朗之，东南诸州皆平[3]。尉元入为侍中、都曹尚书，薛虎子为彭城镇将，迁徐州刺史。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虎子上表，以为："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

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④，谷帛俱溢，非直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魏人从之。虎子为政有惠爱，兵民怀之。会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以赃污为虎子所按，各遣子上书，告虎子与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按，果虚，诏安、攀皆赐死，二子各鞭一百。

25 吐谷浑王拾寅卒，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26 魏中书令高闾等更定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杂刑三百七十七。

27 初，高昌王阚伯周卒，子义成立；是岁，其从兄首归杀义成自立。高车王可至罗杀首归兄弟，以敦煌张明为高昌王，国人杀明，立马儒为王。

【注释】

①贻厥：亦做"诒厥"。贻，遗留给；厥，犹"其"。后因以为子孙的代称。

②袴褶(kù dié 库迭)：袴，本作"绔"，古时指套裤；褶，夹衣。

③东南诸州：指淮北四州，淮北四州位于北魏东南。

④稔(rěn 忍)：庄稼成熟。谷一熟为一年，所以也称年为"稔"。

【译文】

18 秋，七月，初一，日蚀。

19 齐高帝派后军参军车僧朗出使到魏。初六，僧朗到了平城，魏主问他说："齐辅佐宋的时间不久，为什么就登了大位？"僧朗回答

说："虞舜、夏禹以人臣身分被任用，进一步本身升格做了国君；魏、晋有匡正辅佐的大功，庞大的权势遗留给他们的子孙，不过是时代环境不同罢了！"

20 初三，柔然别帅他稽率领兵士投降了魏。

21 魏杨文弘派使者来要求降顺，诏令又派他做北秦州刺史。起先，杨广香去世，他部众有一半去投奔杨文弘，一半投奔梁州。杨文弘派遣杨后起进军占据了白水。皇上虽然授予他官爵，却暗中下令给晋寿太守杨公则，让他窥伺机会，设法制伏杨文弘。

22 宋升明年间，派遣使者殷灵诞、荀昭先到魏去，听说齐高帝接受禅位，殷灵诞对魏的典客令说："宋、魏一向交好，忧患同当。宋现在灭亡了，魏不去援救，还说什么和善亲近！"后来刘昶入侵，殷灵诞要求做刘昶的司马，不被允应。九月，十三日，魏在南郊阅兵，于是宴请群臣；把车僧朗安插在殷灵诞的位置之下，车僧郎不肯就座，说："殷灵诞过去是宋的使臣，现在是平民。我要求魏君照礼节来安排席位。"灵诞就和他互相怒骂。刘昶买通宋投降来的解奉君，在宴会上刺杀车僧朗，魏人逮捕解奉君，把他杀了；隆重地办理车僧朗的丧事，放殷灵诞等人回到南方，等到世祖即位，荀昭先把殷灵诞在魏的言语全部启奏，殷灵诞被判罪，收押到监狱里死了。

23 十四，柔然君主派遣使臣来访问，给皇上的书信，称皇上为"足下"，自称为"吾"，送皇上狮子皮做的骑马装，约定共同讨伐魏。

24 魏尉元、薛虎子攻下五固，斩杀司马朗之，东南几个州都平定了。尉元入朝做侍中、都曹尚书，薛虎子做彭城镇将，升调徐州刺史。当时州镇戍守的军队，财物丝绢都自己收藏，不纳入公库。虎子上表，认为："国家要想取得江东，首先必须在彭城积存粮食。我想州镇戍守的兵士，不少于几万人，抵折粮食的丝绢，每人分有十二匹，用度没有一定的标准，常常来不及替换，难免饥寒，公私损失都颇大。徐州良田有十万多顷，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清、汴两条河流都流经这里，足够灌溉之需。假若拿军中配给的丝绢去买牛，可

买得一万头，安置兵士屯田，一年之中，就能供给官家的粮食。一半兵士去除草垦殖，一半兵士去屯田戍守，一边耕种一边戍守，不致妨碍捍卫边疆的工作。一年的收成，超过十倍丝绢的价值；短时有耕种，足够供给几年的粮食。此后军中的财物都储存在公库里，五年之后，谷物与丝绸都有盈余，不仅戍卒丰衣足食，还可以培植起吞灭敌人的气势。"魏主听从他的建议。薛虎子处理政事，有恩惠有爱心，兵民都很感动怀念。适逢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张攀因为贪赃枉法，被薛虎子检举弹劾，他们各自让儿子上书，控告薛虎子与江南勾通，魏主说："薛虎子一定不会这样。"推究验察，果然是虚枉不实，就下诏把邵安、张攀都赐死，两个做儿子的，各打一百下鞭子。

25 吐谷浑王拾寅去世，世子度易侯即位。冬，十月，初一，任命度易侯做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26 魏中书令高闾等更改订定新的律法，全部工作完成，共八百三十二章；刑罚牵连到族人的律令占了十分之六，有关死刑的共二百三十五章，各种刑罚的共三百七十七章。

27 当初，高昌王阚伯周去世，儿子义成即位，这一年，他的堂兄首归杀了义成自己即位。高车王可至罗杀了首归兄弟，任命敦煌人张明做高昌王，高昌国的人杀了张明，拥护马儒为国王。

四　年

1 春，正月，壬戌，诏置学生二百人，以中书令张绪为国子祭酒。

2 甲戌，魏大赦。

3 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渊、尚书左仆射王俭受遗诏辅

太子；壬戌，殂于临光殿。太子即位，大赦。

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学能文。性清俭，主衣中有玉导[1]，上敕中书曰："留此正是兴长病源！"即命击碎，仍检按有何异物，皆随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4 乙丑，以褚渊录尚书事，王俭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丁卯，以前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庚午，以豫章王嶷为太尉。

5 庚辰，魏主临虎圈，诏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伤害；既无所益，损费良多，从今勿复捕贡。"

6 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谥曰高皇帝[2]，庙号太祖。丙午，葬泰安陵。

7 辛卯，追尊穆妃为皇后。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长懋为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封皇子闻喜公子良为竟陵王，临汝公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子敬为安陆王，江陵公子懋为晋安王，枝江公子隆为随郡王，子真为建安王，皇孙昭业为南郡王。

8 司徒褚渊寝疾，自表逊位，世祖不许。渊固请恳切，癸卯，以渊为司空，领骠骑将军，侍中、录尚书如故。

9 秋，七月，魏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

10 吏部尚书济阳江谧，性谄躁，太祖殂，谧恨不豫顾命；上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诽谤。会上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恶，庚寅[3]，赐谧

死。

11 癸卯[4]，南康文简公褚渊卒，世子侍中贲耻其父失节，服除，遂不仕，以爵让其弟蓁，屏居墓下终身。

12 九月，丁巳，以国哀罢国子学。

13 氐王杨文弘卒，诸子皆幼，乃以兄子后起为嗣。九月，辛酉，魏以后起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为白水太守。既而集始自立为王，后起击破之。

14 魏以荆州巴、氐扰乱[5]，以镇西大将军李崇为荆州刺史。崇，显祖之舅子也。将之镇，敕发陕、秦二州兵送之，崇辞曰："边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诏代之，自然安靖；但须一诏而已，不烦发兵自防，使之怀惧也。"魏朝从之。崇遂轻将数十骑驰至上洛，宣诏慰谕，民夷贴然。崇命边戍掠得齐人者悉还之，由是齐人亦还其生口二百许人，二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要。由是盗发，无不擒获。其后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15 辛未，以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以尚书右仆射王奂为湘州刺史。

16 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寓、记室王摛及所举秀才刘璡，前后上书陈景素德美，为之讼冤。冬，十月，辛丑，诏听以士礼还葬旧塋。璡，瓛之弟也。

17 十一月，魏高祖将亲祠七庙[6]，命有司具仪法，依古制备牲牢、器服及乐章；自是四时常祀皆举之。

【注释】

①主衣：宫廷中主管皇帝等穿着衣服的人。宫廷中专设有主衣库，存放皇帝衣服、饰物，此处当指主衣库。

②大行(xing 幸)：古代以称初死的皇帝。

③庚寅：七月无此日。

④癸卯：七月无此日。

⑤荆州：地名。北魏置，治所在上洛(今陕西商县)。

⑥七庙：古代宗法制度，天子祭祀祭七庙，以太祖庙居中，左右三昭三穆，共七庙。

【译文】

四年(壬戌，公元 482 年)

1 春，正月，初七，高帝下诏安置两百个学生，派中书令张绪做国子祭酒。

2 初九，魏大赦境内。

3 三月，初六，皇上召见司徒褚渊、尚书左仆射王俭接受遗诏辅佐太子；初八，高帝在临光殿去世，太子即位，大赦天下。

高帝沉着深刻有大量，博学能为文章。个性清廉节俭，主衣库里发现有精美的玉导，皇上告诫中书令说："留着这种奢侈品，正是助长各种弊病的根源！"就命人把它敲碎，还要检查有没有其他特殊的物品，一经发现，都照这个例子处理。他常对人说："要是让我治理天下十年，我要让黄金与泥土同等价钱。"

4 十一日，派褚渊总领尚书的事务，任王俭为侍中、尚书令，派车骑将军张敬儿开府仪同三司。十三日，派前任将军王奂为尚书左仆射。十六日，派豫章王萧嶷做太尉。

5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到养虎的兽栏去观看，下诏说："虎狼凶猛残暴，猎捕的时候，常造成伤害，既没有什么益处，耗费又实在太多，从今以后，不要再猎捕来进贡。"

6 夏，四月，初六，上大行皇帝谥号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二十二

日，下葬在泰安陵。

7 初七，追尊穆妃为皇后。六月，初一，立南郡王萧长懋做皇太子。十三日，立太子妃王氏。太子妃是琅琊人，封皇子闻喜公萧子良做竟陵王、临汝公萧子卿为庐陵王，应城公萧子敬做安陆王，江陵公萧子懋做晋安王，枝江公萧子隆做随郡王，萧子真做建安王，皇孙昭业做南郡王。

8 司徒褚渊卧病在床，自己上表让位，世祖不允许。褚渊坚决请辞，非常恳切，二十日，任命褚渊做司空，掌骠骑将军，照旧做侍中，总领尚书的事务。

9 秋，七月，魏发动各州郡征调来五万人，修筑灵丘道。

10 吏部尚书济阳人江谧，个性急躁，又好巴结。太祖去世，江谧怨恨没能参预临终的遗命，皇上即位，江谧又没有升官，因此内心怨恨，不免说些诽谤的话。适逢皇上有病，江谧去见豫章王萧嶷，要求摒退左右之人后，说："至尊病得不轻，东宫太子又不是有才干的人，公侯您现在做什么打算？"皇上知道了，让御史中丞沈冲奏告江谧前后所犯的罪过，庚寅日，皇上赐令江谧自杀。

11 癸卯日，南康文简公褚渊过世，世子侍中褚赍，以父亲失节事齐事为耻，服丧期满后，就不做官，把爵位让给弟弟褚蓁，退隐住在父亲的坟墓旁，一直到死。

12 九月，初六，因为国丧，国子学停课。

13 氐王杨文弘死了，几个儿子都年幼，就以他哥哥的儿子后起做继嗣。九月，初十，魏任后起做武都王，任杨文弘的儿子集始做白水太守。不久，杨集始自立为王，杨后起把他击垮了。

14 魏顾虑荆州巴族、氐族扰乱不安，任命镇西大将军李崇做荆州刺史。李崇是显祖(拓跋弘)舅舅的儿子。将往镇所，魏主命令调派陕、秦两州的军队送行，李崇推辞说："边疆人民不和睦，本来就怨恨刺史。现在奉了诏命去替代他，自然就能安定下来；我去镇所只须要一纸诏书罢了，不必麻烦发动军队来防卫自己，让人民心怀

恐惧。"朝廷依从他的请求。李崇就轻装带领几十个人骑马奔驰到上洛，宣布诏令，抚慰告谕，百姓与蛮夷都安心从顺。李崇命令边界戍守俘虏到齐人的，都送还南方；因此，齐人也送还魏留在齐境的活口两百多人，两边边境和平相处，不再有烽火的警号。日子长了，升迁兖州刺史。兖州过去有很多打劫的盗贼，李崇命令每个村落设置一座高楼，每座高楼都悬挂了鼓，盗贼出现的地方，就拼命击鼓；旁边的村落听到警报的，打鼓的方法是每次槌一下，其余的村落听到每次槌击一下的鼓声，也打起鼓来，那是每次槌击两下。像这样，再远的村落槌击三下，以此类推，不多久，鼓声便传布一百里之远；而每个村落都派人守住险要地带。因为这番安排，每次盗贼出动，没有不被捕获的。此后，好几个州都模仿他的作法，这套防盗措施，是由李崇开始运用的。

15 二十日，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做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右仆射王奂做湘州刺史。

16 宋已故建平王刘景素的主簿何昌寓、记室王摛及所荐举的秀才刘璡，前后上书陈述刘景素的德行完美，替他争辩喊冤。冬，十月，二十日，皇上下诏，允许他们用士人之礼把刘景素的遗体迁回旧坟安葬。刘璡是刘瓛的弟弟。

17 十一月，魏高祖将要亲自祭祀七庙，命令主事的官吏拟妥仪式法度，按照古礼准备祭祀用的牛羊牲口、器皿礼服及乐曲。从此一年四季常规的祭祀都正常举办。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永明元年

1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2 诏以边境宁晏，治民之官，普复田秩[1]。

3 以太尉豫章王嶷领太子太傅。嶷不参朝务，而常密献谋划，上多从之。

4 壬戌，立皇弟锐为南平王，鏗为宜都王，皇子子明为武昌王，子罕为南海王。

5 二月，辛巳，以征虏将军杨炅为沙州刺史、阴平王。

6 辛丑，以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二州刺史，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州刺史。

7 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过久，乃以三年为断，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诏，自今一以小满为限。

8 有司以天文失度，请禳之[2]。上曰："应天以实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灾眚在我[3]，禳之何益！"

9 夏，四月，壬午，诏："袁粲、刘秉、沈攸之，虽末节不终，而始诚可录，"皆命以礼改葬。

10 上之为太子也，自以年长，与太祖同创大业，朝事大小，率皆专断，多违制度。信任左右张景真，景真骄侈，被服什物，僭拟乘舆；内外畏之，莫敢言者。

司空谘议荀伯玉，素为太祖所亲厚，叹曰："太子所为，官终不知，岂得畏死，蔽官耳目！我不启闻，谁当启者！"因太子拜陵，密以启太祖。太祖怒，命检校东宫。

太子拜陵还，至方山，晚，将泊舟，豫章王嶷自东府乘飞燕东迎太子，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归，入宫，太祖亦停门籥待之[4]。明日，太祖使南郡王长懋、闻喜公子良宣敕诘

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杀之。太子忧惧，称疾。

月余，太祖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太祖曰："官有天下日浅，太子无事被责，人情恐惧；愿官往东宫解释之。"太祖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装束往东宫，又敕太官设馔，呼左右索舆，太祖了无动意。敬则索衣被太祖，仍牵强登舆。太祖不得已至东宫，召诸王宴于玄圃。长沙王晃捉华盖，临川王映执雉尾扇，闻喜公子良持酒枪[5]，南郡王长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王敬则自捧酒馔，至暮，尽醉乃还。

太祖嘉伯玉忠荩[6]，愈见亲信，军国密事，多委使之，权动朝右。遭母忧，去宅二里许，冠盖已塞路。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共吊之，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饥乏，气息惙然，愤悒形于声貌。明日，言于太祖曰："臣等所见二宫门庭，此荀伯玉宅可张雀罗矣。"晏，敬弘之从子也。

骁骑将军陈胤叔，先亦白景真及太子得失，而语太子皆云"伯玉以闻"。太子由是深怨伯玉。

太祖阴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而嶷事太子愈谨，故太子友爱不衰。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亲附太子，会崇祖被魏兵，太祖召还朝，与之密谋。太子疑之，曲加礼待，谓曰："世间流言，我已豁怀；自今以富贵相付。"崇祖拜谢。会太祖复遣荀伯玉，敕以边事，受旨夜发，不得辞东宫，太子以为不尽诚，益衔之[7]。

太祖临终，指伯玉以属太子。上即位，崇祖累迁五兵尚书，伯玉累迁散骑常侍。伯玉内怀忧惧，上以伯玉与崇祖善，恐其为变，加意抚之。丁亥，下诏诬崇祖招结江北荒人，欲与伯玉作乱，皆收杀之。

11 庚子，魏主如崞山；壬寅，还宫。

12 闰月，癸丑，魏主后宫平凉林氏生子恂，大赦。文明太后以恂当为太子，赐林氏死，自扶养恂。

【注释】

①田秩：指百官俸禄。

②禳(ráng)：祭祷消灾。

③眚(shěng 省)：过错。

④籥(yuè 跃)：同"钥"，锁钥。

⑤枪：通"铛"，(chēng 撑)，温器。

⑥荩(jìn 尽)：通"进"，忠诚。

⑦衔(xián 咸)：记在心里，怀恨。

【译文】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永明元年(癸亥，公元483年)

1 春，正月，初二，齐武帝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改年号为永明。

2 皇帝下诏：由于边境安宁无事，州郡县官员，普遍恢复全数的俸禄。

3 任命太尉豫章王萧嶷职掌太子太傅。萧嶷不参预朝廷的事务，但常常秘密地进献计谋策略。皇上大多数都依照他的意思去办。

4 十三日，立皇弟萧锐做南平王，萧铿做宜都王，皇子萧子明做武昌王，萧子罕做南海王。

5 二月，初二，派征虏将军杨炅做沙州刺史、阴平王。

6 二十二日，任命宕昌王梁弥机为河、凉两州刺史，邓至王像舒为西凉州刺史。

7 宋末，由于治民的官员任期六年，时间太久，于是决定以三年为期限，叫做小满，可是官员的升迁更换，此去彼来，又不能完全按照三年的约制。三月，初四，下诏命令：从今以后，完全以“小满”为期限。

8 执事的官员因为日月星辰分布运行失去一定的轨则，要求祭祀来消除灾殃。皇上说：“配应天道，必须用实际的表现，不靠外在的虚文。我克制自己，一心希望把国家治理好，考虑加重德惠的政治：如果灾殃是由于我的过失而引起，即使祭祀禳除，又有什么益处？”

9 夏，四月，初四，下诏说：“袁粲、刘秉、沈攸之等人，虽然晚节不终，但最初的表现实在也有值得称道的”，命令都按照礼仪重新改葬。

10 皇上做太子的时候，自认为年龄较长，曾与太祖一起开创帝业，朝廷事务不论大小，大都独断专行，时常违反以往的制度。信任侍候左右的张景真，张景真傲慢奢华，穿戴披挂，杂用物品，都僭越身分，比拟天子；内外臣子忌惮他，没有人敢说半句不妥。

司空谘议荀伯玉，向来被太祖亲信厚待，感叹地说：“太子所作所为，官家始终不知道，我怎能为了怕死，而使官家耳目被蒙蔽？我不启奏让皇上知道，还有谁能启奏！”于是趁太子远出拜谒陵墓时，秘密地向太祖启奏。太祖很生气，下令检查东宫。

太子拜谒陵墓回来，到了方山，天色已晚，正要停船靠岸，豫章王萧嶷骑着名马飞燕从东府往东去迎接太子，把皇上发怒的因由告诉他。太子夜里回来，进入东宫，太祖也站在门边等待他。第二天，太祖派遣南郡王萧长懋、闻喜公萧子良宣布皇上的敕令，诘问谴责，并把张景真的罪状呈示出来，以太子的命令捕捉张景真，

依法杀了他。太子忧虑恐惧,称病逃避。

过了一个多月,太祖怒气未消,白天在太阳殿躺着休息,王敬则直接进殿,叩头向太祖启奏说:"官家拥有天下,时间还不长,太子无事被责备,臣民难免惶恐害怕,希望官家能到东宫去一趟,消除彼此的误会吧!"太祖不说话。王敬则于是大声宣布皇上的旨意,准备装束往东宫去,又敕令执掌御膳的太官摆设酒食,呼唤左右的人去找车辇。太祖却没有一点动身的意思。王敬则拿衣服披在太祖身上,仍旧勉强他登上辇车。太祖不得已,到了东宫,召集诸王在玄圃欢宴。长沙王萧晃举着华丽的伞盖,临川王萧映拿着雉尾做的扇子,闻喜公萧子良握着三只脚的温酒器,南郡王萧长懋斟满了酒,劝皇上喝酒。太子及豫章王萧嶷、王敬则亲自捧送酒菜食物。到了黄昏,大家都喝醉了才回去。

太祖嘉奖荀伯玉忠诚爱君,更加亲信他,军国机密大事,多数委托他去办,他的权力影响波及郡县州府。荀伯玉的母亲去世,离他家宅第两里多远,奔丧宾客的冠服车盖已经把路都堵塞住了。太子左卫率萧景先,侍中王晏一齐去吊唁,从早晨等到黄昏,才能向前行礼。到出门的时候,又饿又累,气喘嘘嘘,疲惫不堪,郁闷愤怒的神情流露在声音形貌上。第二天,他们对太祖说:"臣等所见皇上及太子两宫的门庭,比起荀伯玉的宅第来,真是寂静无人,可以张设捕鸟的罗网了。"王晏是王敬弘的侄子。

骁骑将军陈胤叔,起先也向太祖报告过张景真和太子的过失,但对太子都说是"荀伯玉说给皇上听的。"太子因此非常怨恨荀伯玉。

太祖暗地里有以豫章王萧嶷取代太子的意思,但萧嶷事奉太子越加恭谨,所以太子对他的友爱也就毫不衰减。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亲附太子,正逢垣崇祖击破魏军,太祖把他召回朝廷,和他秘密计谋。太子起了怀疑,便委婉加以礼遇,对他说:"世间流传一些闲话,我已毫不在意,从今以后,我将把富贵交

付给你。”垣崇祖向太子拜谢。适巧太祖又派遣荀伯玉接受敕令去处理边界的事务，荀伯玉接了旨意连夜出发，没有来得及到东宫向太子辞行，太子认为他不忠诚，心里更加记恨。

太祖临终时，指着荀伯玉嘱咐太子要信任他。皇上即位，垣崇祖累次升官，做到五兵尚书，荀伯玉累次升迁，做到散骑常侍。荀伯玉内心忧虑恐惧，皇上因为荀伯玉与垣崇祖交情好，怕他们合力叛变，特别用心安抚他们。初九，下诏令，诬指垣崇祖招集交结长江以北的亡命之徒，要和荀伯玉一起作乱，都捕捉来杀了。

11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到崞山；二十四日，回到宫中。

12 闰月，五月初五，魏主后宫宫人平凉人林氏生了儿子拓跋恂，大赦境内。文明太后认为拓跋恂应当做太子，赐令林氏自尽而死，自己来抚养拓跋恂。

13 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

14 车骑将军张敬儿好信梦；初为南阳太守，其妻尚氏梦一手热如火；及为雍州，梦一胛热；为开府，梦半身热。敬儿意欲无限，常谓所亲曰：“吾妻复梦举体热矣。”又自言梦旧村社树高至天，上闻而恶之。垣崇祖死，敬儿内自疑，会有人告敬儿遣人至蛮中货易，上疑其有异志。会上于华林园设八关斋[1]，朝臣皆预，于坐收敬儿。敬儿脱冠貂投地曰：“此物误我！”丁酉，杀敬儿，并其四子。

敬儿弟恭儿，常虑为兄祸所及，居于冠军，未常出襄阳，村落深阻，墙垣重复。敬儿每遣信，辄上马属鞬，然后见之。敬儿败问至，席卷入蛮；后自出，上恕之。

敬儿女为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子妇,超宗谓丹杨尹李安民曰:"'往年杀韩信,今年杀彭越;'尹欲何计!"安民具启之。上素恶超宗轻慢,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弹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嶲,于道赐死。以彖语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弹彖轻文略奏,挠法容非,彖坐免官,禁锢十年。超宗,灵运之孙;彖,颙之弟子也。

15 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渊池;甲申,如方山。

16 魏使假员外散骑常侍顿丘李彪来聘。

17 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固辞开府,谓兄子俭曰:"汝任重于朝,行登三事;我若复有此授,乃是一门有二台司,吾实惧焉。"累年不拜,上乃许之,戊戌,加僧虔特进。俭作长梁斋,制度小过,僧虔视之,不悦,竟不入户;俭即日毁之。

初,王弘与兄弟集会,任子孙戏适。僧达跳下地作虎子;僧绰正坐,采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打坏,亦复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坠落,亦不重作。弘叹曰:"僧达俊爽,当不减人,然恐终危吾家;僧绰当以名义见美;僧虔必为长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18 八月,庚申,骁骑将军王洪范自柔然还,经涂三万余里。

19 冬,十月,丙寅,遣骁骑将军刘缵聘于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魏人出内藏之宝,使贾人鬻之于市。缵曰:"魏金玉大贱,当由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故贱同瓦砾。"缵初欲多市,闻其言,内惭而止。缵屡奉使至魏,

冯太后遂私幸之。

20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1 癸丑，魏始禁同姓为婚。

22 王俭进号卫将军，参掌选事。

23 是岁，省巴州。

24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残酷，刑人必断腕，拔舌，分悬四体。合州惊骇，州民王元寿等一时俱反。有司劾奏之，魏主遣使至州，于洛侯常刑人处宣告吏民，然后斩之。

齐州刺史韩麒麟，为政尚宽，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公杖节方夏，而无所诛斩，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止恶，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诛乎？若必断斩然后可以立威，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起。

【注释】

①八关斋：全称"八关斋戒"，佛教名词。佛教在家男女于一日一夜中所受的八种斋戒法：(1)不杀生；(2)不偷盗；(3)不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7)不涂饰香发及歌舞视听；(8)不食非时食。

【译文】

13 五月，闰月初一，魏帝到武州山石窟佛寺。

14 车骑将军张敬儿很相信梦的征兆。初做南阳太守时，他的妻子尚氏梦见一只手热得跟火一般；等到做雍州刺史时，梦见一边肩胛发热；做开府仪同三司时，梦见半身发热。张敬儿欲望无穷，常跟亲近的人说："我的妻子再做梦，那就是全身发热了。"又自己说是梦到家乡旧村子的社树高得上了天，皇上知道了这些情况，心里很嫌恶他。垣崇祖死，张敬儿内心自感疑惧，怕会有不测，正好有人控

告张敬儿曾派人到蛮族地区去做买卖，皇上怀疑他有不轨的心志。刚好皇上在华林园陈设八关斋，朝臣都参加了，就在席间逮捕了张敬儿，张敬儿把饰貂的官帽脱下摔在地上，说："这东西害了我！"闰月二十日，杀了张敬儿及他的四个儿子。

张敬儿的弟弟恭儿，经常顾虑可能被哥哥的灾祸连累，住在南阳郡的冠军县，不曾出过襄阳，村落深远险阻，高墙矮墙重复建筑。张敬儿每次派人送信，他就要上了马，持了弓，手探箭囊，问明底细，才肯接见送信的人。张敬儿被杀的讯息传来，张恭儿把家属，财产全部带上避到蛮族地区。后来又自己露了面，皇上也饶恕了他。

张敬儿的女儿做征北谘议参军谢超宗的儿媳妇，谢超宗对丹杨尹李安民说："'往年杀韩信，今年又杀彭越，您想做什么打算？"李安民把谢超宗的话都向皇上启奏。皇上向来就嫌厌谢超宗轻佻怠慢，便授意让御史中丞袁彖上表弹劾谢超宗。初十，逮捕了谢超宗，把他交付廷尉处理，流徙越隽，在途中，皇上赐令他自杀。由于袁彖弹劾的言辞不够苛刻明切，又让左丞王逡之上表弹劾袁彖写文章轻率，上奏言语过于简略，枉曲法令，包庇有罪的人。袁彖被判罪，免去官职，十年之内禁止他做官。谢超宗是谢灵运的孙儿，袁彖是袁颢弟弟的儿子。

15 秋，七月，初一，魏国君主及太后到神渊池；初八，到方山。

16 魏派遣代理员外散骑常侍顿丘人李彪来访问。

17 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坚决请求辞去开府仪同三司的职务，对哥哥的儿子王俭说："你在朝已担任重大的职责，很快就有机会兼领这三项官职，我如果又接受这个授命，那是一门中有两个台司了，我实在感到惶恐！"几年下来，都坚持不肯拜受，皇上才答应他的要求。二十二日，加封王僧虔特进的头衔。王俭盖了一所长屋梁的房子，规格有点超越身分，王僧虔看了，竟然不进门，王俭当天就把房子拆毁了。

当初，王弘和兄弟聚会，放任儿孙随意戏耍，王僧达跳下地装

小老虎，王僧绰端正地坐着，收集蜡烛的滴珠做成凤凰，王僧达一把抢过来把凤凰打坏了，王僧绰倒也并不痛惜计较；王僧虔把十二个棋子堆积起来，既不曾掉落，也不再重新推过。王弘感叹地说："僧达俊秀爽朗，该不比人差，但我怕他终究会危害到我们王家；僧绰会因名声德行被人赞美；僧虔一定是个显贵的人，地位可以做到公卿台司。"后来，这几个兄弟的境遇果然都和他说的一样。

18 八月，十四日，骁骑将军王洪范从柔然回来，所经过的路有三万多里。

19 冬，十月，二十一日，派遣骁骑将军刘缵到魏去出访，魏国典客令李安世负责接待。魏人把宫内收藏的珠宝拿出来，让商人在市场上出售。刘缵说："魏的宝玉价格好低廉，该是本地山川出产的吧？"李安世说："圣朝不把宝玉看得贵重，所以价格低廉得跟石头瓦片一样。"刘缵本来想多买一些珠宝，听了李安世的话，内心惭愧，也就不买了。刘缵好几次奉令出使到魏，冯太后于是私下宠爱他。

20 十二月，初一，日蚀。

21 初九，魏开始禁止同姓结婚。

22 王俭进号卫将军，参预掌管人事选拔的事务。

23 这年，到巴州巡查。

24 魏国秦州刺史于洛侯生性残酷，刑罚时，一定切断手腕，割去舌头，把四肢分解悬挂起来，全州的百姓又惊慌又害怕，州民王元寿等同时都造反。有关官员把因由上奏弹劾，魏主派使者到秦州，在于洛侯常刑罚人的地方，向官吏人民宣布告示，然后杀了于洛侯。齐州刺史韩麒麟处理政务崇尚宽和，州里的佐吏刘普庆劝谏韩麒麟说："主公持着符节来镇守齐州，却没有什么诛罚斩首的，怎样向百姓示威？"韩麒麟说："刑罚是用来戒止人民做坏事的，有仁德的人是不得已才运用它。如今人民并不犯法，又诛罚谁呢？倘若一定要砍头斩首，然后才可以树立威信，那就该拿你去应景了。"刘普庆惭愧恐惧，起身走了。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六

齐纪二　起阏逢困敦，尽屠维大荒落，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

1 春，正月，乙亥，以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竟陵王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领兵置佐，镇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倾意宾客，才隽之士，皆游集其门。开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记室参军范云、萧琛、乐安任昉、法曹参军王融、卫军东阁祭酒萧衍、镇西功曹谢朓、步兵校尉沈约、扬州秀才吴郡陆倕，并以文学，尤见亲待，号曰八友。法曹参军柳恽、太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济阳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会稽孔休源亦预焉。琛、惠开之从子；恽，元景之从孙；融，僧达之孙；衍，顺之之子；朓，述之孙；约，璞

之子，僧儒，雅之曾孙；缜，云之从兄也。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簾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缜又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谹哗，难之终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以杜缜后对。缜对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子良使王融谓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乘刺为此论，甚可惜也！宜急毁弃之。"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萧衍好筹略，有文武才干，王俭深器异之，曰："萧郎当三十，贵不可言。"

2 壬寅，以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丹杨尹李安民为右仆射，王俭领丹杨尹。

3 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还宫；庚申，如鸿池；丁卯，还宫。

4 五月，甲申，魏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5 六月，壬寅朔，中书舍人吴兴茹法亮封望蔡男[1]。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谓之"四户"，以法亮及临海吕文

显等为之;既总重权,势倾朝廷,守宰数迁换去来,四方饷遗,岁数百万。法亮尝于众中语人曰:"何须求外禄!此一户中,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后因天文有变,王俭极言"文显等专权徇私,上天见异,祸由四户。"上手诏酬答,而不能改也。

6 魏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调各随土之所出。丁卯,诏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丧乱,兹制中绝。朕宪章旧典,始班俸禄。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增调外帛二匹。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变法改度,宜为更始,其大赦天下。"

7 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伦为巴陵王。

8 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注释】

①望蔡:县名。东汉置,原名上蔡,晋武帝太康元年(265年)改名为望蔡,治所在今江西上高县西。

【译文】

齐纪二　起甲子(公元484年),止己巳(489年),共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甲子,公元484年)

1 春,正月,初二,任命后将军柳世隆为尚书右仆射,竟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统领军队,安排辅助之官,镇守郢州。萧子良从小就崇尚清高,真诚地对待宾客,才能出众的俊士仁人都聚集在他的门下。他开放西邸,收集很多古人的器皿服饰放满其内。记

室参军范云、萧琛、东安人任昉、法曹参军王融、卫军东阁祭酒萧衍、镇西功曹谢朓、步兵校尉沈约、扬州秀才吴郡陆倕，都因为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更被亲近厚待，号称竟陵八友。法曹参军柳恽、太学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济阳人江革、尚书殿中郎范缜、会稽人孔休源都在宾客之中。萧琛是萧惠开的侄儿，柳恽是柳元景的侄孙，王融是王僧达的孙子，萧衍是萧顺之的儿子，谢朓是谢述的孙子，沈约是沈璞的儿子，王僧孺是王雅的曾孙，范缜是范云的堂兄。

萧子良深好佛家学说，招徕有名的僧人，讲述讨论佛法，信仰佛学的风气之兴盛，是江南一带从未有的。有时还亲自替众多的僧人分送食物，递送茶水，舆论认为有失宰相体统。

范缜极力强调世间没有佛存在。萧子良说："你不信因果报应，怎样解释人间会有富贵、贫贱的不同遭遇？"范缜说："人生有如树上的花朵同时绽开，随着风飘散，有的拂过窗帘坠落在床席上面，有的穿过篱笆掉落在粪厕里。坠落床席的，好比殿下就是了，落到粪厕的，好比下官就是了。贵贱虽说途径不同，因果究竟在哪里？"萧子良没法驳倒他。范缜又写了《神灭论》，认为："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是形体的作用。精神之于形体，就有如锋利之于刀子，没听说刀子没有了而锋利还能存在，哪能容许形体死亡了，而精神却能存在呢！"这一议论发出，朝廷内外都轰动，和范缜辩论的不少，始终没法使他屈服。太原人王琰写论文讥讽范缜说："唉呀！范先生竟不知道他先祖神灵所在的地方！"想以此来使范缜无以答对。范缜答辩说："唉呀！王先生知道他先祖神灵所在的地方，却不能自杀去追随服侍！"萧子良让王融去对范缜说："以你才华的突出，还怕做不到中书侍郎，却故意乖异地做这种议论，很可惜啊！应该赶书把那文章销毁丢掉。"范缜大笑说："要是范缜出卖论点来换职官职，早已做到尚书令、两仆射了，何止中书侍郎啊！"

萧衍喜好筹划策略，有文武两方面的才干，王俭很惊异，深深器重他，说："萧郎过三十岁，地位将尊贵得不得了。"

2 二十九日，任命柳世隆为尚书左仆射，丹杨尹李安民为右仆射，王俭担任丹杨尹。

3 夏，四月，十二日，魏国君主到方山，十六日，回到宫廷。十八日，到鸿池，二十五日，回到宫廷。

4 五月，十二日，魏派遣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问。

5 六月，初一，中书舍人吴兴人茹法亮被封为望蔡男。当时中书舍人有四人，各住一省当值，叫做"四户"，任命茹法亮和临海人吕文显等担任，总揽重大权力，势力威镇朝廷内外。各地的主要官员升迁调往，四方赠送的礼品，一年就有好几百万。茹法亮曾经当众人面说："何必要求其他的俸禄！这一'户'中，每年都可采办一百万。"这还是大概数。后来因为天体的运行有些不合正常轨则，王俭极力陈述："吕文显等人专揽大权，枉法徇私，上天之所以表现异象，灾祸都来自'四户'。"皇上亲自下诏令答复王俭的疑议，却不能改变"四户"专权的情况。

6 魏旧有的制度：每户户税征收两匹帛、两斤絮、一斤丝、二十斛的谷；此外又缴送一匹二丈的帛，放在州库里做为户税之外的费用，所征收的户税各自照当地出产的物品来决定。二十六日，君主下诏说："安置官吏，颁发俸禄，这是施行已久的了。自从中原战乱，这制度就中断了。朕取法旧有的典制，才颁行俸禄。每户增加户税：三匹帛、二斛九斗的谷，做为官吏的俸禄；增加户税之外的两匹帛。俸禄颁发以后，官吏要是贪赃满一匹的就处死刑。变更法度，应该重新开始，就此大赦天下！"

7 秋，七月，十三日，立皇子萧子伦做巴陵王。

8 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到武州山石窟寺。

9 九月，魏诏，班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

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按守宰之贪者。

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1]，为治贪暴，班禄之后，洪之首以赃败。魏主命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犹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自余守宰坐赃死者四十余人。受禄者无不局蹐[2]，赇赂殆绝。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州镇亦简。

久之，淮南王佗奏请依旧断禄，文明太后召群臣议之。中书监高闾以为："饥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给禄，则廉者足以无滥，贪者足以劝慕；不给，则贪者得肆其奸，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议，不亦谬乎！"诏从闾议。

闾又上表，以为："北狄悍愚[3]，同于禽兽。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4]，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魏主优诏答

之。

10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长沙王晃为中书监。初,太祖临终,以晃属帝,使处于辇下或近藩,勿令远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弊!汝深诫之!"旧制: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好武饰,及罢南徐州,私载数百人仗还建康,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帝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嶷叩头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终无异意,然亦不被亲宠。论者谓帝优于魏文[5],减于汉明[6]。

武陵王晋多材艺而疏悻,亦无宠于帝。尝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肉污貂。"对曰:"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悦。晋轻财好施,故无蓄积;名后堂山曰"首阳",盖怨贫薄也。

11高丽王琏遣使入贡于魏,亦入贡于齐。时高丽方强,魏置诸国使邸,齐使第一,高丽次之。

【注释】

①恒农:即弘农,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北魏避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讳,改名为恒农。

②局蹐(jí 瘠):畏缩不安的样子。

③北狄:秦汉以后,中原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此处指柔然。

④六镇:北魏初年,为防柔然侵扰,在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以北,阴山南北,自西而东设置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固阳西南)、武川(今武川西土城)、抚宴(今四子王旗东南土城子)、柔玄(今兴和台基庙东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境)六个军镇,合称"六镇"。

⑤魏文:即魏文帝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谯(今安徽亳县)人,

曹操次子。

⑥汉明：即东汉明帝刘庄。刘秀第四子，公元58—75年在位。

【译文】

9九月，魏下诏颁行俸禄，从十月开始，三个月一季，每季接受一次俸禄。旧行的律令，官员歪曲法令，收受十匹布帛，便处死刑；官员因人情赠礼，收受二十匹布帛，判定的罪罚也是死刑。这时修订为："官员因人情赠礼，收受布帛一匹，要处死刑；要是歪曲法令办事，不论收受多少贿赂，都是死刑。仍旧分别命令使者巡察镇守各地负责官吏，弹劾贪污枉法的。

秦、益两州刺史弘农人李洪之由于外戚关系而显贵，处理政务，贪婪凶残，颁行俸禄后，李洪之第一个就因为贪赃被查办。魏主命令把他套上枷锁送到平城，招集百官，亲自到场数落他的罪过，由于顾念他是大臣，听由他在家里自杀。其他州郡官吏因贪赃被判死刑的有四十余人。接受俸禄的官员没有不惶恐的，接受贿赂的劣行因此几乎绝迹。但小吏百姓触犯其他罪刑的，魏主大都从宽处理，有可疑的罪行，官员表奏，最后定罪，大多是减刑不处死，流放边疆，每年都有好几千人。在京城判决死刑的，每年不过五、六个人，州镇地方也是同样清简。

日子长了，淮南王拓跋佗上奏要求依旧断绝俸禄，文明太后召集群臣来讨论。中书监高闾认为："饥饿与寒冷，是切身的感受，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儿女。现在颁给俸禄，那么清廉的足够生活，不必滥取，贪婪的足以警戒，会劝勉向善，要是不支给俸禄，那么贪婪的得以肆无忌惮地做坏事，清廉的却不能自物保全。淮南王的提议，不是很荒谬的吗？"诏令依从高闾的议论，保留颁行俸禄的办法。

高闾又上表，认为："北边的狄族柔然强悍愚昧，与禽兽相同。他们擅长在旷野作战，短处在于攻取城池。如果利用狄族的短处，

来削弱他们的长处，那么他们人数虽多，也不能形成祸患，虽来侵扰也无法深入。又，狄族零散地居住在荒野沼泽，跟着水草迁移。作战的话，是连家业一起带着来的；奔逃的话，是连带家畜一起赶着逃跑的。他们不必携带钱财粮米，而吃的喝的都能自己供应充足，所以他们历代都能构成边境的患害。现在六个镇戍地区，力量分散，敌人数目加倍，我方镇守的兵士就不敢拼斗，互相围困逼迫，很难制伏他们。我要求遵循秦、汉的旧例，在六镇的北边建筑长城，选择险要的地方，开个门，在旁边建造小城，安置军队防守捍卫。狄人既不攻取城池，原野掠夺没有收获，牛马把草吃完了，他们就撤走，终究一定会受到惩戒。算起来六镇东西距离不过一千里，一个工匠一个月的功夫，可以建造一丈八尺的地区，力量有强有弱，大致合起来计算，不过用十万人，一个月就能造好，虽然暂时劳苦，可以求得永久的安逸。大凡修筑长城有五种利益：第一、可以免除活动防守的辛苦；第二、北部放牲口吃草，没有被掠夺的患害；第三、登上了高城，观察敌人的活动，可以以逸待劳；第四、可以从此停止随时备战的紧张状态；第五、每年可按常规运送粮草补给，永远不致匮乏。"魏主特别礼遇，下诏答复他的建议。

10冬，十月，十八日，任命南徐州刺史长沙王萧晃做中书监。起初，太祖临终的时候，把萧晃嘱托给皇帝，希望能让萧晃处在皇帝身旁或是距离近的藩国，不要让他出放远地。并且说："宋氏如果不是骨肉互相残杀，其他的氏族哪有可趁之机？你要深深以宋氏的败亡做警戒！"旧有的制度：诸王在都城，只能在身边安置执刀保卫左右的卫士四十人。萧晃喜欢在武力方面讲究排场，等到罢除南徐州刺史的职务，私自运载几百人使用的兵器回建康，被防禁诸王的禁司发现，把兵器全丢进江水里。皇帝听说后，很生气，将用法令来惩办他，豫章王萧嶷叩头流着泪说："晃的罪过确实不能原谅；但陛下要想想先帝是如何记挂晃呀！"皇帝也流泪，为此终究没有杀他的意思，可是萧晃也一直不被亲近宠爱。人们谈论起来认为武帝比魏

文帝优越，比汉明帝逊色。

武陵王萧晕多才多艺，个性却不受拘束并容易怨怒，也不得皇帝的宠爱。曾侍候皇帝宴饮，萧晕喝醉酒，伏在地上，帽上的貂尾沾到了肉盘，皇帝笑着说："肉沾污了貂尾。"萧晕回答说："陛下爱惜羽毛而疏远骨肉。"皇帝不高兴。萧晕看轻财物，喜欢施舍。所以没有积蓄；他把后山堂的山取名"首阳"，可以说是抱怨贫穷，抱怨皇帝待自己不够亲厚。

11 高丽王琏派遣使者到魏进贡，也到齐进贡。当时高丽正强盛，魏安置各国使者的官邸，齐的使臣第一优先，高丽其次。

12 益州大度獠恃险骄恣[1]，前后刺史不能制。及陈显达为刺史，遣使责其租赎[2]。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况一眼乎！"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言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晋氏以来，益州刺史皆以名将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兴王鉴为督益·宁诸军事、益州刺史，征显达为中护军。先是，劫帅韩武方聚党千余人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鉴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长史虞悰等咸请杀之。鉴曰："杀之失信，且无以劝善。"乃启台而宥之，于是巴西蛮夷为寇暴者皆望风降附。鉴时年十四，行至新城，道路籍籍，云"陈显达大选士马，不肯就征。"乃停新城，遣典签张昙皙往观形势。俄而显达遣使诣鉴，咸劝鉴执之。鉴曰："显达立节本朝，必自无此。"居二日，昙皙还，具言"显达已迁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于是乃前。鉴喜文学，器服如素

士，蜀人悦之。

13 乙未，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14 是岁，诏增豫章王嶷封邑为四千户。宋元嘉之世，诸王入斋阁[3]，得白服、裙帽见人主[4]；唯出太极四厢[5]，乃备朝服。自后此制遂绝。上于嶷友爱，宫中曲宴，听依元嘉故事。嶷固辞不敢，唯车驾至其第，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至于衣服、器用制度，动皆陈启，事无专制，务从减省。上并不许。嶷常虑盛满，求解扬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终不许，曰："毕汝一世，无所多言。"嶷长七尺八寸，善修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者无不肃然。

15 交州刺史李叔献既受命，而断割外国贡献；上欲讨之。

三　年

1 春，正月，丙辰[6]，以大司农刘楷为交州刺史，发南康、庐陵、始兴兵以讨叔献。叔献闻之，遣使乞更申数年，献十二队纯银兜鍪及孔雀毦；上不许。叔献惧为楷所袭，间道自湘州还朝。

2 戊寅，魏诏曰："图讖之兴，出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讖、秘纬，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严禁诸巫觋及委巷卜筮非经典所载者。

3 魏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癸未，大飨群臣于太华殿，班《皇诰》。

4 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5 诏复立国学；释奠先师用上公礼。

6 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孙有封爵者，岁禄各有差。

7 辛丑，上祭北郊。

8 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为咸阳王，干为河南王，羽为广陵王，雍为颍川王，勰为始平王，详为北海王。文明太后令置学馆，选师傅以教诸王。勰于兄弟最贤，敏而好学，善属文，魏主尤奇爱之。

9 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还宫。

【注释】

①大度：古水名，即大渡水，亦作大度水。《水经·若水注》以旄牛徼外的鲜水为大度水，即今四川康定县西的坝拉河。

②赕（tǎn 坦）：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语的音译字，意为以财赎罪。

③斋阁（gé 各）：天子的书房。

④裙帽：南朝宋、齐之间，王室所用有别于官帽的一种便帽。

⑤太极：此处指太极殿，宋齐朝廷宫殿的前殿，有四厢，为接见群臣处。

⑥丙辰：正月无此日，疑有误。

【译文】

12 益州大度獠，仗恃地势险要，骄慢放纵，前后刺史都无法管制。等到陈显达做刺史，派遣使者督责獠人徵纳租税，以财物补赎罪过。獠人首领说："两眼的刺史还不敢动我，何况这独眼刺史啊？"于是杀了使者。陈显达分别部署将士，声言要出外打猎，夜里，带了军队去偷袭獠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杀死。

从晋朝以来，益州刺史都由有名的将领担任。十一月，十八日，皇帝破例任命始兴王萧鉴做都督益、宁诸军事、益州刺史，征调陈显达做中护军。起先，盗匪首领韩武方聚合党羽一千多人，截断流

水，做些凶暴的事，郡县无法禁止。萧鉴来到上明，韩武方出来投降，长史虞悰等人都要求把他杀了。萧鉴说："杀了他就失去信用，而且不能劝人从善。"就向台省禀报，宽恕他们的罪过。于是巴西一带蛮夷做贼寇的、行为凶暴的，都望风投降归附了。萧鉴当时十四岁，到达新城，一路上听到百姓议论纷纷，说："陈显达大选兵士、马匹，不肯接受征调。"于是萧鉴在新城停留，派遣典签张昙皙去观察形势。不久陈显达派遣使者来看萧鉴，手下的人都劝萧鉴把使者抓起来。萧鉴说："陈显达在本朝做官，很有名节，一定不会这样。"过了两天，张昙皙回来，详细说明"陈显达已把全家搬出益州府城，日夜盼望殿下到来。"于是萧鉴就继续前进。萧鉴喜好文学，用的器皿、穿的衣服都像个清贫素雅的士人，蜀地的人都喜欢他。

13 二十六日，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

14 这年，诏令增加豫章王萧嶷的封邑，总数为四千户。宋元嘉年间，诸王进入天子的书房，可以穿便服，戴裙帽进见君主，只有出太极殿四个厢房，要穿备好朝服，后来这种制度不实行了。皇上对萧嶷很友爱，在宫中设宴挽留他时，准许他照元嘉时代的旧例。萧嶷坚决推辞，不敢那样做。只有皇上坐了辇车到他的宅第时，他才穿了便服，戴乌纱帽侍候皇上宴饮。至于穿着、器皿，做事的规范，有所举动，都要向皇上报告，凡事从不专擅裁断，总是想法子汰减节省。皇上都不准许。萧嶷常顾虑到自己处于极盛状态，要求解除扬州刺史的官职，授予竟陵王萧子良。皇上始终不肯答应，说："你就做一辈子，不要多说话。"萧嶷身高七尺八寸，善于讲究仪容风范，使用的仪仗，护卫的侍从，遵守礼义算是百官群僚中首屈一指的。每当他出入宫殿官署，瞻仰他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的。

15 交州刺史李叔献上任后，擅自截留外国的贡品，皇上要讨伐他。

三年(乙丑、公元485年)

1 春，正月，丙辰日，任命大司农刘楷做交州刺史，发动南康、庐

陵、始兴的军队去讨伐李叔献。李叔献听到消息，便派遣使者乞求再延长几年任期，愿意进献一千两百副纯银打铸的头盔，都装饰有孔雀的羽毛，皇上不允许。李叔献怕被刘楷攻击，就选偏僻的小路，从湘州回到朝廷。

2 初十，魏国君主下诏说："河图符命等占验的兴起，在夏、商、周的晚期，既不是治理国家的典籍，徒然成为妖邪之人的凭据。从今以后，河图符命、玄秘纬书，全都烧了，敢保留这类图籍的人，以死刑论罪！"又严禁男女巫人以及小巷弄占卜等一些不是经典所记载的种种行径。

3 魏冯太后作《皇诰》十八篇，十五日，在太华殿大事宴请群臣，颁布《皇诰》。

4 二十三日，皇上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5 皇上下诏重新开办国学，用上公的礼仪来祭奠先师孔子。

6 二月，初二，魏规划封赐有爵位的皇子，皇孙，每年的俸禄各有等差。

7 初四，皇上在北郊祭地。

8 三月，二十九日，魏封皇弟拓跋禧为咸阳王，拓跋干为河南王，拓跋羽为广陵王，拓跋雍为颍川王，拓跋勰为始平王，拓跋详为北海王。文明太后命令设置学馆，甄选师傅来教导诸位王爷。拓跋勰在兄弟一辈中，最贤德聪敏又好学，善于写文章，魏主特别地喜爱他。

9 夏，四月，十七日，魏主到方山去，十八日，回转宫廷。

10 初，宋太宗置总明观以集学士[1]，亦谓之东观。上以国学既立，五月，乙未，省总明观。时王俭领国子祭酒，诏于

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2]。又诏俭以家为府。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俭少好《礼》学及《春秋》,言论造次必于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术。俭撰次朝议、国典,自晋、宋以来故事,无不谙忆,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八坐、丞、郎无能异者[3]。令史谘事常数十人,宾客满席,俭应接辨析,傍无留滞,发言下笔,皆有音彩。十日一还学监试诸生,巾卷在庭,剑卫、令史,仪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与仿效。俭常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唯有谢安[4]。"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选用,奏无不可。

11 六月,庚戌,(魏)进河南王度易侯为车骑将军,遣给事中吴兴丘冠先使河南,并送柔然使。

12 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还宫。

13 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宕昌王。初,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奔仇池。仇池镇将穆亮以弥机事魏素厚,矜其灭亡;弥博凶悖,所部恶之;弥承为众所附,表请纳之。诏许之。亮帅骑三万军于龙鹊[5],击走吐谷浑,立弥承而还。亮,崇之曾孙也。

14 戊子,魏主如鱼池,登青原冈;甲午,还宫;八月,己亥,如弥泽;甲寅,登牛头山;甲子,还宫。

15 魏初,民多荫附[6];荫附者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给事中李安世上言:"岁饥民流,田业多为豪右所占夺;虽桑井难复[7],宜更均量,使力业相称。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归今主,以绝诈妄。"魏主善之,由

是始议均田。冬，十月，丁未，诏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人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初受田者，男夫给二十亩，课种桑五十株；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计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诸宰民之官，各随近给公田有差，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16 辛酉，魏魏郡王陈建卒。

17 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18 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为司徒。

19 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帅众拒之，柔然遁去。澄，云之子也。氐、羌反，诏以澄为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澄至州，讨叛柔服，氐、羌皆平。

20 初，太祖命黄门郎虞玩之等检定黄籍。上即位，别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8]。既连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监会稽吕文度启上[9]，籍被却者悉充远戍，民多逃亡避罪。富阳民唐寓之因以妖术惑众作乱[10]，攻陷富阳，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

文度与茹法亮、吕文显皆以奸谄有宠于上。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守虚位而已。法亮为中书通事舍人，权势尤盛。王俭常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邪！"

21 是岁，柔然部真可汗卒，子豆仑立，号伏名敦可汗，改

元太平。

【注释】

①总明观:据《宋书》,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六年(公元470年)设,推举士人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

②四部书:时分经、史、子、集书为甲、乙、丙、丁四部。总明观原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后因无人研究阴阳学,则只有儒、道、文、史,所以称"总明四部书",是指儒、道、文、史书。

③八坐:即"八座"。东汉至唐一般以尚书令、仆射、五曹或六曹(部)尚书为八座。

④谢安(公元320—385年):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身士族,孝武帝时任宰相,曾指挥获得著名的淝水之战胜利,并乘机北伐收复洛阳及青、兖、徐、豫等州,名声大振。后被司马道子排挤,出镇广陵,不久病死。

⑤龙鹄:即"龙涸"。古城名。故址在今四川松潘。

⑥荫附:封建社会农民为躲避官府沉重赋役而投靠依附豪强地主门下以求荫庇,成为荫户,为豪强地主所控制。

⑦桑井:指殷周时代的井田制。

⑧巧:此处指奸诈虚伪之事。

⑨外监:官名,属中领军。南朝时多由皇帝指派亲信担任,权力有时比领军还大。

⑩富阳:即"富春",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浙江富阳。晋太元中避郑太后讳改名"富阳"。 唐寓之:富阳人,侨居桐庐,父祖相传以图墓为业。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唐寓之自称在山中得了金印,联络四百人起义,攻占富阳,当时不堪南齐"却籍"沉重赋役之苦的农民纷纷投奔,起义队伍至三万人,但在南齐朝廷镇压下,起义很快失败,唐寓之也被杀死。

【译文】

10起初,宋太宗设置总明观来聚合士人,也叫做东观。皇上因为国学已经设立,五月,二十九日,就视察总明观。当时王俭担任国子

祭酒，皇上诏令在王俭的宅第开设学士馆，拿总明观的四部书籍来充实学士馆，又下诏令，嘱咐王俭把家宅当作办公处所。

自从宋世祖喜好文章，士大夫都以能作文章来互相推崇，但没有专门进行某一部经书研究的。王俭年少时喜好《礼》学及《春秋》，随意言谈，日常举止，都一定合乎儒者的规范，因此仕宦人家跟着他学习，更加推崇儒家学说。王俭撰写朝廷礼仪，国家典制，从晋、宋以来的旧例。没有一样不熟悉清楚，所以在朝廷处理事务，判断裁决都很利落明快。常常广征博引，自八座到左右丞、诸曹郎，没有人能另发议论的。令史、谘事经常有几十人，宾客满座，王俭应接辨解剖析，毫无留滞，发言下笔，都有声有色。十天一次回到国学，监考学生，满庭是头戴葛巾、手拿经卷的学生，佩剑的卫士和令史，仪式壮观。王俭饰作一种"解散髻"，把簪斜斜插着，朝野上下都仰慕他的丰采，争相模仿学习他的妆扮。王俭常对人说："江左历来风流倜傥的宰相，只有谢安一个。"意思是拿自己来和谢安相比。皇上深深信托他，依赖他，有关士人甄选录用，只用王俭保奏，没有不赞允通过的。

11 六月，十五日，进封河南王度易侯做车骑将军，派遣给事中吴兴人丘冠先出使河南，并护送柔然的使者。

12 十六日，魏国君主到方山，二十二日，回转宫廷。

13 秋，七月，十八日，魏派遣使者封宕昌王梁弥机哥哥的儿子弥承做宕昌王。起初，弥机死了，儿子弥博即位，被吐谷浑逼迫，逃奔仇池。仇池镇守的将领穆亮认为弥机事奉魏一向谨厚，哀悼他的灭国之身，考虑到弥博凶残悖理，所属部众都嫌恶他，弥承被士众拥护，于是上表请求带军队护卫弥承回去，魏主下诏应允。穆亮率领三万骑兵，驻扎在龙鹄，击退吐谷浑的军队，立弥承为宕昌王，自己才调兵回仇池，穆亮是穆崇的曾孙。

14 二十三日，魏国君主到鱼池，攀登青原冈；二十九日，回转宫廷。八月，初五，到弥泽，二十日，登牛头山，三十日，回转宫廷。

15 魏立国之初，百姓大多归附豪强去要求庇荫，得荫附的人都不必为官家服役，但豪强对他们征敛份量比公家的赋敛还重几倍。给事中李安世上表说："年岁歉收，百姓流离，田业多被豪强所占有掠夺；虽说井田制度难以恢复，应该好好再平均衡量，让劳力与产业能相称。再说，人民所争执的田产，应当限定年岁来裁断，事隔长久了，难以明了，都裁断归现在的田主所有，也好杜绝斯诈虚妄。"魏主赞许他的意见，由此开始讨论如何平均田地。冬，十月，十三日，魏主下诏派遣使者巡行州郡，和州郡长官把天下的田地平均颁给百姓。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领受没种树的田地四十亩，妇人领二十亩，奴婢依照成丁的良人一样，有一头牛，领受三十亩田，限定不超过四头牛。所颁给的田，若是轮种的，大抵加倍，三年轮种的田地再加倍，以供耕种及还田领田的盈余亏欠。每个人到了课税的年龄即可领田，年老免课税或死了就收回田地。奴婢与牛畜，视有无决定还田或是领田。初始领受田地的，男丁由公家给予二十亩田，督责他种植五十株桑树，桑树及田地都是世袭的产业，人死了也不归还。按常规人口统计计算，有盈余的不再颁田，也不还田，不够的就依照前面的办法，颁给田地以供耕种，有盈余的可以出卖其盈余部分田地。各地官员，各自据职颁给公田，官职更换则公田附随新任，变卖公有田产者依法论罪。

16 二十七日，魏郡王陈建去世。

17 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来访问。

18 十二月，二十二日，魏任侍中淮南王拓跋佗为司徒。

19 柔然侵犯魏国边塞，魏任城王拓跋澄率领军队抵抗，柔然人逃走了。拓跋澄是任城王拓跋云的儿子。氐、羌反叛，诏令拓跋澄为都督梁、益、荆三州诸军事、梁州刺史。拓跋澄来到梁州等地，讨伐反叛的，抚慰顺服的，氐、羌都平静了。

20 起初，太祖命令黄门郎虞玩之等人检定登录户口的黄册。皇上即位，另设置校籍官，安排令史，限定每人一日要查得几件违法

的奸伪之事，几年接连不断，人民忧愁怨恨，心内不安。外监会稽人吕文度向皇上启奏：户籍被撤销的都派往边远的屯戍之地充军，人民多数逃亡，以避免罪罚。富阳百姓唐寓之于是运用妖术蛊惑群众作乱，攻陷了富阳，吴兴、吴郡、会稽被撤销户籍的都去投奔他，聚众至三万人。

吕文度与茹法亮、吕文显都凭着奸佞谄媚得到皇上的宠爱。吕文度做外监，专擅兵权，使得领军空有其名。茹法亮做中书通事舍人，权势尤其大。王俭常常说："我虽然有崇高的地位，我执掌的权力哪里比得上茹公呢！"

21 这年，柔然的部真可汗去世，儿子豆仑即位，称为伏名敦可汗，改年号为太平。

四　年

1 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会，始服衮冕[1]。

2 壬午，柔然寇魏边。

3 唐寓之攻陷钱唐，吴郡诸县令多弃城走。寓之称帝于钱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将高道度等攻陷东阳，杀东阳太守萧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将孙泓寇山阴，至浦阳江；浃口戍主汤休武击破之。上发禁兵数千人，马数百匹，东击寓之。台军至钱塘，寓之众乌合，畏骑兵，一战而溃，擒斩寓之，进平诸郡县。

台军乘胜，颇纵抄掠。军还，上闻之，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左军将军刘明彻免官、削爵，付东冶[2]。天福，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使通事舍人丹阳刘系

宗随军慰劳,遍至遭贼郡县,百姓被驱逼者悉无所问。

4 闰月,癸巳,立皇子子贞为邵陵王,皇孙昭文为临汝公。

5 氐王杨后起卒,丁未,诏以白水太守杨集始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后起弟后明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魏以为南秦州刺史。

6 辛亥,帝耕籍田。

7 二月,己未[3],立皇弟铄为晋熙王,铉为河东王。

8 魏无乡党之法,唯立宗主督护[4];民多隐冒,三五十家始为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言:"宜准古法: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夫,党长三夫,三载无过,则升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百官俸。此外复有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5]、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书奏,诏百官通议。中书令郑羲等皆以为不可。太尉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户口,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乃遣使者,于事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民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调课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群臣多言:"九品差调[6],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忧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调有常准[7],苞荫之户可出,侥幸

之人可止，何为不可！”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愿。既而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

9 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时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将讨之，追奔至西漠。魏左仆射穆亮等请乘虚击之，中书监高闾曰：“秦、汉之世，海内一统，故可远征匈奴。今南有吴寇[8]，何可舍之深入虏庭！”魏主曰：“‘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先帝屡出征伐者，以有未宾之虏故也。今朕承太平之业，奈何无故动兵革乎！”厚礼其使者而归之。

10 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9]；甲子，初以法服、御辇祀南郊。

11 癸酉，魏主如灵泉池；戊寅，还宫。

12 湘州蛮反，刺史吕安国有疾不能讨；丁亥，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湘州刺史，讨平之。

13 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

14 己卯，魏文明太后赐皇子恂名，大赦。

15 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16 八月，乙亥，魏给尚书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

17 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10]。

18 冬，十一月，魏议定民官依户给俸。

19 十二月，柔然寇魏边。

20 是岁，魏改中书学曰国子学。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

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11]。

【注释】

①衮冕(gǔn miǎn 滚免)：衮衣和冕。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衮衣，画有龙的图样的衣服。冕，礼帽，后专指皇冠。

②东冶：县名，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其地滨海，为通交趾的主要港口。

③己未：二月无此日，疑有误。

④宗主督护：北魏初期的地方基层组织。十六国时，黄河流域的豪强地主多据坞壁自守，聚族而居。北魏建立，即倚之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豪强为宗主，督护百姓，称为宗主督护。

⑤癃(lóng 龙)老：衰弱多病的老人。

⑥九品差调：即"九品混通"制，北魏初年实行的赋税制。把当时中原地区每一地区的民户，分成九等(九品)，政府征收赋税时，先定下平均每户出绢数量，然后按一定的比差来征收各等户的赋税。叫"九品混通"。

⑦三长：即"三长制"。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内容。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废除宗主督护制，于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其职责是检查户口，监督耕作，征收租调，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享有一定的优待，得免除一人到三人的官役。三长制是以抑制豪强隐匿户口和逃避租调徭役，并直接控制基层政权组织。

⑧吴寇：指南朝政权。

⑨五等：朱、紫、绯、绿、青。

⑩辟雍：为西周天子所设大学。东汉以后，历代皆有辟雍，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仅为祭祀之所。

⑪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兖、齐、济、光、豫、洛、徐、东徐、雍、秦、南秦、梁、益、荆、凉、河、沙州，时又置华、陕、夏、岐、斑、郢等州，共二十五州，在黄河以南；河北十三州，司、并、肆、定、相、冀、幽、燕、营、平、安州，时又置瀛、汾等州，共十三州，在黄河以北。

【译文】

四年(丙寅，公元486年)

1 春，正月，初一，魏高祖朝见群臣，开始穿着汉族天子的冠服——衮冕。

2 二十日，柔然侵扰魏的边境。

3 唐寓之攻陷钱唐，吴郡几个县的县令大多放弃县城自己逃命。唐寓之在钱唐称帝，册立太子，设置百官；派遣部将高道度等人攻陷东阳，杀了东阳太守萧崇之。萧崇之是太祖同族的弟弟。又派遣部将孙泓侵犯山阴，到了浦阳江，被屯戍浃口的戍主汤休武击垮了。皇上派出几千禁兵，数百马匹，往东攻击唐寓之，朝廷军队来到钱唐，唐寓之的部众是临时凑集起来的，畏惧骑兵，交战一次就垮了。俘获唐寓之，把他杀了，进一步平定几个郡县。

朝廷部队乘着胜利的余威，有些放纵，侵扰掠夺老百姓。部队还朝，皇上知道了，就逮捕了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处以死刑；左军将军刘明彻罢免官职，削除封爵，交付东冶处理。陈天福是皇上宠爱的将领，他伏诛之后，朝廷内外无不震惊警惕。皇上派遣通事舍人丹阳人刘系宗跟在军中慰劳，走遍被贼寇侵扰的各郡县，但对被驱遣逼迫的百姓不在慰问之列。

4 闰月，初一，册封皇子萧子贞做邵陵王，皇孙萧昭文做临汝公。

5 氐王杨后起去世。十五日，诏令任命白水太守杨集始做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杨集始是杨文弘的儿子。任命杨后起的弟弟后明做白水太守。魏也任命杨集始做武都王，杨集始入魏朝贡，魏任命他做南秦州刺史。

6 十九日，皇帝在籍田耕作。

7 二月，己未日，册封皇弟萧铉做晋熙王，萧铉做河东王。

8 魏没有乡党邻里的组织办法，只设置宗主督察保护，百姓多数隐瞒，假冒户籍，三、五、十家才算一户。内秘书令李冲上奏说："应该以古法为准：五家设个邻长，五邻设个里长，五里设个党长，由乡人中选取强壮谨慎的人充当。邻长免除一个壮丁的徭役，里长免除两个壮丁的徭役，党长免除三个壮丁的徭役。三年不犯过失，就晋

升一等。对百姓用调法收税：一夫一妇的缴一匹帛，两石粟，大致十匹做公调，二匹做调外费用，三匹做百官俸给。此外，又有杂调。百姓八十岁以上的，准许有一个儿子不服役，孤儿、衰弱多病的老人、残疾、贫穷不能自己谋生的，邻长、里长、党长轮流供养。"文书启奏后，魏主下诏百官共同讨论。中书令郑羲等人都认为不能实行，太尉拓跋丕说："臣认为这个办法如果实行，对公对私都有益处。但目前正是征收赋税的月份，核对户口，人民烦劳，一定抱怨。我要求过了今年秋季，到冬天，才派遣使者办事，这样比较适宜。"李冲说："'百姓可以让他们按规定去做，不可以让他们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不趁征收赋税的时候实行新办法，人民只知道设置邻、里、党长以及校对户口很辛劳，看不出平均力役、减轻赋役的好处，心中一定产生怨气。应当趁征收赋税的月份，让他们了解赋税的均等。他们既能了解这套办法，又蒙受利益。实行起来会比较容易。"群臣多数陈述："九品等差的租调法，推行时间已久，一旦改变办法，恐怕会形成骚乱。"文明太后说："设置邻、里、党三长，那么征收赋税有一定的准则，一向被庇荫的人家可以查出，侥幸的人也不会再有，为什么不能推行？"十三日，初步设置党、里、邻三长，确定百姓的户籍。百姓起先都忧愁烦苦，有势力的豪强人家更不愿意。不久之后，证明征收赋税节省了十余倍的费用，于是上下都安心地遵行新办法了。

9 三月，初五，柔然派遣使臣牟提到魏。当时敕勒背叛柔然，柔然的伏名敦可汗自己率领军队去讨伐，追逐到大漠的西边边境。魏国左仆射穆亮等要求趁柔然国内空虚去袭击，中书监高闾说："秦、汉时代，海内统一安定，所以可以远征匈奴。如今我们南边有吴地的寇患，怎能不顾虑他而深入柔然的核心地带？"魏的君主说："军事，是最凶险的事，圣人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的。先帝屡次出兵征伐，是因为蛮人不来朝贡的缘故。现在朕承接太平的帝业，为什么无故发动军事行动呢？"于是用隆重优厚的礼遇对待柔然使者，送

他回去。

10 夏，四月，初一，魏开始制定朱、紫、绯、绿、青五等朝服。初四，第一次穿了法服乘辇车到南郊祭天。

11 十三日，魏国君主到灵泉池。十八日，回到宫廷。

12 湘州的蛮族反叛，刺史吕安国有病不能带兵讨伐。二十七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隆做湘州刺史，讨伐蛮族，把乱事平定了。

13 六月，初二，魏国君主到方山。

14 二十日，魏文明太后给皇子拓跋恂命名，大赦境内。

15 秋，七月，初九，魏国君主到方山。

16 八月，十七日，魏颁赐朱衣、玉佩、大小有纹彩的丝织带绶，给予尚书及五等爵位以上的臣子。

17 九月，初三，魏兴建明堂、辟雍。

18 冬，十一月，魏议定：官吏按照所辖人民户口的多少，做为发给俸禄等差的依据。

19 十二月，柔然侵扰魏的边境。

20 这年，魏把中书学改为国子学。分别设置州郡，总共三十八州，二十五州在黄河以南，十三州在黄河以北。

五　年

1 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

2 戊子，以豫章王嶷为大司马，竟陵王子良为司徒，临川王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子良启记室范云为郡，上曰："闻其常相卖弄，朕不复穷法，当宥之以远。"子良曰："不然。云动相规诲，谏书具存。"遂取以奏，凡百余纸，辞皆切直。上叹息，谓子良曰：

"不谓云能尔;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尝出东田观获,顾谓众宾曰:"刈此亦殊可观。"众皆曰:"唯唯。"云独曰:"三时之务[1],实为长勤。伏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

3 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蛮相扇动,据南阳故城,请兵于魏,将入寇。丁酉,诏假丹杨尹萧景先节,总帅步骑,直指义阳,司州诸军皆受节度;又假护军将军陈显达节,帅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诸军皆受显达节度,以讨之。

4 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公高允,历事五帝[2],出入三省[3],五十余年,未曾有谴;冯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黄门苏兴寿扶侍。允仁恕简静,虽处贵重,情同寒素;执书吟览,昼夜不去手;诲人以善,恂恂不倦;笃亲念故,无所遗弃。显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离饥寒;允倾家赈施,咸得其所,又随其才行,荐之于朝。议者多以初附间之,允曰:"任贤使能,何有新旧!必若有用,岂可以此抑之!"允体素无疾,至是微有不适,犹起居如常,数日而卒,年九十八;赠侍中、司空,赙襚甚厚[4]。魏初以来,存亡蒙赉,皆莫及也。

5 桓天生引魏兵万余人至讹阳,陈显达遣戴僧静等与战于深桥,大破之,杀获万计。天生退保讹阳,僧静围之,不克而还。荒人胡丘生起兵悬瓠以应齐,魏人击破之,丘生来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阴,舞阴戍主殷公愍拒击,破之,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创退走。三月,丁未,以陈显达为雍

州刺史。显达进据舞阴城。

6 夏，五月，壬辰，魏主如灵泉池。

7 癸巳，魏南平王浑卒。

8 甲午，魏主还平城。诏复七庙子孙及外戚缌麻服已上[5]，赋役无所与。

【注释】

①三时之务：指春耕、夏耘、秋获。

②五帝：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南安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元宏。

③三省：指尚书省、中书省、秘书省。

④赙（fù付）：以财物助人办丧事。赠送布帛办丧事也叫"赙"。 襚（suì遂）：赠送死人的衣服和被褥。

⑤缌（sī思）麻：旧时丧服名，五服中最轻的一种。其服用细麻布制成。服期三月。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姐妹，又外姓中为中表兄弟，岳父母等都服之。

【译文】

五年（丁卯，公元478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诏令审定乐章，不典雅的就删除。

2 初二，任命豫章王萧嶷做大司马，竟陵王萧子良为司徒，临川王萧映、卫将军王俭、中军将军王敬则都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萧子良启奏希望记室范云外放去做郡守。皇上说："听说他常爱向你卖弄，朕不再追究他的过去，将以远调边地来宽宥他。"萧子良说："并非如此，范云动则规劝教诲我，他给我一些劝谏的文书，我都还保存着。"于是拿了来奏上，总共有一百多页纸，文辞都恳切忠直。皇上叹息着对萧子良说："想不到范云能这个样子！正应让他辅佐你，放他外任郡守怎么合适呢？"文惠太子曾外出到东宫东边的东田，

看农夫收割,回头对许多宾客说:"收割也很可以观赏的呀?"大家都应声说:"是的!是的!"只有范云说:"春季耕种、夏季耘田、秋天收割,实在是长时间不停地辛勤劳作。但愿殿下了解耕种收割的艰难,不要只图一时的安逸享乐。"

3 浪人桓天生,自称是桓玄的同宗族人,与雍州、司州的蛮人互相煽惑鼓动,占据南阳旧城,向魏要求派兵援助,将要进犯侵扰。十一日,皇帝诏令借丹杨尹萧景先的符节,总领步兵骑兵,直接指向义阳,司州辖内各军都接受他的调度约束,又借护军将军陈显达的符节,统帅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县、叶县进军,雍、司二州各军都接受陈显达的调度,去讨伐桓天生。

4 魏光禄大夫咸阳文分高允,事奉过五个皇帝,出入尚书、中书、秘书三省。五十几年,从未被责备过;冯太后及魏主都很器重他,常命令中黄门苏兴寿扶持侍奉他。高允仁爱、宽恕、清简、宁静,虽位居显贵地位,心境却同清寒之士一样;他拿着书本吟诵阅读,日夜不离手;教诲人向善学好,诚恳不懈怠厌倦;厚待亲属,挂念朋友,从不离弃。宋时,显祖平定青州、徐州,把两州的望族都迁到代地,那些人多数是高允的亲戚,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高允把家财全拿出来赈济布施,使都能受到照顾。他又依据各人的才能、德行,推荐给朝廷。朝中的人大多因为这些人归附不久而挑剔离间,高允说:"任用贤才,使用能人,哪分什么新旧!一定讲求合用,怎能用这理由来抑止他们!"高允身体向来没有疾病,到这时稍有些不舒服,还是照常起居作息,几天以后去世,享年九十八;魏主追赠他侍中、司空,赠予死者的布帛、衣被很丰厚。魏建朝以来,无论对生者、死者的赐赠,都没有人赶得上他。

5 桓天生带领几万魏兵到了沘阳,陈显达派遣戴僧静等在深桥和他们打了一仗,大破魏军,杀死、掳获了好几万人。桓天生退兵保住沘阳,戴僧静围攻,没能攻陷,调回军队。浪人胡丘生在悬瓠起兵来响应齐,魏人把他击破,胡丘生来投奔。桓天生又带领魏兵侵扰

舞阴，舞阴戍主殷公愍抗拒还击，击破魏兵，杀了副统领张麒麟，桓天生被杀伤，撤退走了。三月，二十二日，皇帝任命陈显达做雍州刺史，陈显达进兵占据了舞阴城。

6 夏，五月，初八，魏国君主到灵泉池。

7 初九，魏南平王拓跋浑去世。

8 初十，魏主回转平城，诏令七庙子孙及缌麻服以上的外戚，都免除赋役，租税力役都不必参与。

9 魏南部尚书公孙邃、上谷公张倏帅众与桓天生复寇舞阴，殷公愍击破之；天生还窜荒中。邃，表之孙也。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六月，癸未，诏内外之臣极言无隐。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储积九稔[1]；逮于中代[2]，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3]。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参分居二。自承平日久，丰穰积年，竞相矜夸，遂成侈俗。贵富之家，童妾袨服[4]，工商之族，仆隶玉食；而农夫缺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异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劝课农桑，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往年校比户贯，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之方，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

出赈[5]。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诏有司开仓赈贷，听民出关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过给粮廪，所至三长赡养之。

10 柔然伏名敦可汗残暴，其臣侯医垔石洛候数谏止之，且劝其与魏和亲。伏名敦怒，族诛之，由是部众离心。八月，柔然寇魏边，魏以尚书陆叡为都督，击柔然，大破之。叡，丽之子也。

初，高车阿伏至罗有部落十余万，役属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罗谏，不听。阿伏至罗怒，与从弟穷奇帅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自立为王。国人号曰“候娄匐勒”，夏言天子也；号穷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6]。二人甚亲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罗居北，穷奇居南。伏名敦追击之，屡为阿伏至罗所败，乃引众东徙。

11 九月，辛未，魏诏罢起部无益之作，出宫人不执机杼者。冬，十月，丁未，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7]，任之无禁。是时，魏久无事，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铃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非供国用者，以其太半班赉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皆有差。

12 魏秘书令高祐、丞李彪奏请改《国书》编年为纪、传、表、志；魏主从之。祐，允之从祖弟也。十二月，诏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光，道固之从孙也。

魏主问高祐曰：“何以止盗？”对曰：“昔宋均立德，猛

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⑧。况盗贼，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弃彼朽劳，唯才是举，则官方斯穆⑨。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民者，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谓王者可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祐出为西兖州刺史，镇滑台。以郡国虽有学，县、党亦宜有之，乃命县立讲学，党立小学。

【注释】

①九稔(rěn 忍)：我国古代一般民户三年耕种所获可储备一年吃用粮食，九年可储备三年吃用粮食，则为丰足。国家以三十年为通制，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称“九稔”。稔，庄稼成熟。

②中代：指西汉时期。

③两汉时诏令百姓进献粮食，可封爵位；又设有孝悌力田之科，作为推荐官吏的依据。

④袨(xuàn 绚)服：炫目的盛服，指漂亮的衣服。

⑤岁俭：年收入比常年略少称“俭”。

⑥夏言：即中华之言。当时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称为“夏”。

⑦四民：指士、农、工、商。

⑧宋均事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明帝永平七年记述。卓茂，西汉人，汉平帝时任密县县令，施行仁政教化，县内治安良好，民众各勤其业。据说有一年发生蝗灾，蝗虫独不入密县境内。

⑨方：道路。　穆：清，和，清和。

【译文】

9 魏南部尚书公孙邃、上谷公张倏统帅军队和桓天生又来侵扰午阴，殷公愍把他们打败了。桓天生回转逃窜到荒野中。公孙邃是

公孙表的孙子。

魏春、夏两季大旱，代地尤其严重；加上牛染疾疫，百姓饿死的很多。六月，二十九日，魏下诏内外群臣尽心进言，不要有所隐讳。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古时圣智的君王，储存九年的粮食；到了两汉，也尊重农业，进献粮食的与斩杀敌人的同样封爵，努力耕田的与孝敬友爱的都有赏赐。如今京师众多的人民，不种田居多，闲游混饭吃的占三分之二。相承太平日子久了，连年丰收，大家争着相互夸耀，于是形成奢侈的习俗。显贵富有的人家，童仆、侧室都穿华美的衣服，工匠、商人的家族，奴仆也吃珍美的食物；而种田的农夫连酒糟米糠都吃不饱，养蚕的农妇连狭短的粗布衣服都穿不全。所以弄到耕田的越来越少，田园有荒芜的现象，五谷、丝帛，官府的仓库已无储存了，珍宝货品却充满市井乡里；很多家里没有衣服、食物，路上却挤塞着华丽服饰的人。饥饿冻寒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认为举凡珍奇特异的物品，都该禁断，吉庆凶灾的礼仪，要规范严格，劝导督求人民致力农耕养蚕，严格加以奖赏处罚。数年以后，一定能有盈余。往年校核户籍，租赋既轻，税收很少。臣所统辖的齐州，租粟刚刚好供给官吏的俸禄，没有多余可以存入仓库的，虽说对百姓有好处，却不是长久之计，要是有什么军事行动，或者遭逢天然的灾殃，只怕供应米粮，都无从做起。可以减收丝绢粗布，增加五谷的租税；年岁丰饶就多积存一些，收成不如普遍年岁，就发放救济。所谓百姓私人的谷物，寄存在官府，官府有多年的存粮，那么人民就不会有荒年的灾殃了。"秋，七月，初六，下诏主事官吏打开官仓救济贷赈，听任人民出关谋生。派遣使者编造册子，分别安排离去或住宿，路过的供给粮米，停留的由党、邻、里三长供养。

10 柔然的伏名敦可汗残暴不仁，他的臣子侯医垔、石洛候几次劝谏阻止他，并劝说他与魏和亲通婚。伏名敦发怒，杀了他们全族，从此部属拥戴之心日渐疏离。八月，柔然侵扰魏国边境，魏任命尚书陆叡做都督，攻击柔然，大大击破。陆叡，是陆丽的儿子。

起初，高车的阿伏至罗拥有十余万部落，隶属柔然，听柔然号令。伏名敦可汗侵扰魏的时候，阿伏至罗劝谏，伏名敦不肯听从。阿伏至罗愤怒，和堂弟穷奇统帅部落往西方去，到了汉车师前王所在的前部西北边，自立为王。国人尊称他做："候娄匐勒"，就是汉族所谓的天子；尊称穷奇做："候倍"，就是汉族所谓的太子。他们两人很亲近友好，分别统帅一些部落而并立。阿伏至罗在北边，穷奇在南边。伏名敦带兵追赶攻击他们，好几次都被阿伏至罗打败，于是带领军队往东迁徙。

11 九月，十月十九日，魏诏令废除起部无所收益的工程、职位、遣散宫庭里不从事机杼纺织宫人。冬，十月，十一月二十六日，又下诏废除尚方执掌制作锦绣、绫罗的工匠，士、农、工、商若想自制，听任自由，不加禁止。这时候，魏长久太平无事，官府库藏充盈堆积。魏主诏令把宫中库房的衣服、珍宝、膳食杂器、舆马乘驾的工具、内库弓箭刀刃的十分之八，全部拿出来，外藩官署的衣物、丝绸布匹、丝絮，只要不是供应国家用度的，把一大半颁赐百官，下至工人、商人、衙役，至于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远、御夷六镇边疆戍守据点，帝王辖区内鳏夫、寡妇、孤儿、无子嗣的人、穷人、驼子，都按照等差有所赐予。

12 魏国秘书令高祐、秘书丞李彪上奏请求更改《国书》编年体制为纪、传、表、志，魏主答允他们照着做。高祐是高允同曾祖父弟弟。十二月，诏令李彪与著作郎崔光改修《国书》。崔光，是崔道固的兄弟的孙子。

魏主问高祐说："怎么样可以消戢盗窃？"高祐回答说："汉明帝时宋均讲究德化，猛虎渡河远离，汉平帝时卓茂施行教化，蝗虫不入他的辖区。何况盗贼，同样是人，只要镇守主宰的官吏是好人选，治理教化有法则，要戢止盗贼就容易了。"高祐又上奏疏，说："现在的选举人才，不看重见识治才的优秀拙劣，专顾虑年资的多少深浅，这不是人尽其才的作法。应该中止这种微薄的技艺，抛弃那种

所谓的资历，单看有才能的就选举，那么为官的路途自然清和。另外，有功勋的旧臣，虽说多年辛勤值得登录，但才能并不适合抚恤治理人民的，可以加赐爵位奖赏，不适宜把某地行政大任交付给他。这就是所谓称王天下的人，可以用财富私下赠送人，不能拿官位私下做人情啊！"皇帝很赞赏他。

高祐出任西兖州刺史，镇守滑台，认为郡国虽有学校，县、党也应该有学校，于是命令县设立讲学，党设立小学。

六 年

1 春，正月，乙未，魏诏："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1]，具状以闻。"

2 初，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豫章王嶷；嶷后有子，表留为世子。子响每入朝，以车服异于诸王，每拳击车壁。上闻之，诏车服与皇子同。于是有司奏子响宜远本。三月，己亥，立子响为巴东王。

3 角城戍将张蒲[2]，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潜纳魏兵。戍主皇甫仲贤觉之，帅众拒战于门中，仅能却之。魏步骑三千余人已至堑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4 夏，四月，桓天生复引魏兵出据隔城，诏游击将军下邳曹虎督诸军讨之。辅国将军朱公恩将兵蹑伏，遇天生游军，与战，破之，遂进围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骑万余人来战，虎奋击，大破之，俘斩二千余人。明日，攻拔隔城，斩其

襄城太守帛乌祝，复俘斩二千余人，天生弃平氏城走。

5 陈显达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将兵拒之。

6 甲子，魏大赦。

7 乙丑，魏主如灵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还宫。

8 魏筑城于醴阳，陈显达攻拔之，进攻沘阳。城中将士皆欲出战，镇将韦珍曰："彼初至气锐，未可与争，且共坚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后击之。"乃凭城拒战，旬有二日，珍夜开门掩击，显达还。

9 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弥承为河、凉二州刺史。

10 秋，七月，己丑，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亥，还宫。

11 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讲武。

12 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魏主方享宗庙，始荐，闻之，为废祭，临视哀恸。

13 冬，十月，庚申，立冬，初临太极殿读时令③。

14 闰月，辛酉④，以尚书仆射王奂为领军将军。

15 辛未⑤，魏主如灵泉池；癸酉，还宫。

16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帅众三千以城附魏。

【注释】

①期亲：为其服期服的亲人。期(jī)服，丧服名，也简称"期"，即齐衰为期一年之服。旧制，凡为长辈如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姑等，平辈如兄弟、姊妹、妻，小辈如侄、嫡孙等，均服之。又子之丧，其父反服，亦为期服。此外如已嫁之女为祖父母、父母服丧，也服期极。

②角城：县名，晋置，故城在今江苏淮阴县南。

③汉时礼仪制度,太史每年制定年历,先定下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五个时令,每个时令到来时,朝廷常举行宣读礼。魏晋南北朝时相沿承袭。

④闰月无此日,疑有误。

⑤闰月无此日,疑有误。

【译文】

六年(戊辰,488年)

1 春,正月,十五日,魏下诏令:"犯死刑的人,父母、祖父母年老,除刑犯之外再没有成人的儿子、孙子,另外也没有可以服期服的亲属的,详细写好呈文,奏报上朝。"

2 当初,皇子右卫将军子响出继给豫章王萧嶷做儿子,萧嶷后来有了儿子,上表留子响做世子。子响每回入朝,由于车舆服饰和其他诸王不同,常常用拳头槌击车壁。皇上听说这回事,诏令准许他的车舆服饰和皇子一样。于是主事官吏上奏,认为子响应该还本归宗。三月,二十日,册立子响做巴东王。

3 戍守角城的将领张蒲,由于在大雾中乘船进入清水流域砍柴,暗地里接纳了魏兵。戍主皇甫仲贤发觉情况有异,统帅军队在城门中作战抗拒,只能勉强击退魏兵。魏军步兵、骑兵三千多人已经来到护城河外,淮阴军主王僧庆等带领军队来救援,魏人才退走。

4 夏,四月,桓天生又带领魏兵出占隔城,皇帝诏令游击将军下邳人曹虎督领各路军队去讨伐他。辅国将军朱公恩带领军队侦察敌方的伏兵,碰到桓天生巡逻的军队,与对方交战,打垮了魏兵,于是进兵包围隔城。桓天生带领魏国步兵和骑兵共万余人来交战,曹虎奋力进击,大破敌军,俘虏、斩杀了两千多人。第二天,攻陷隔城,杀了魏的襄城太守帛乌祝,又俘斩二千余人,天生弃平氏城逃走。

5 陈显达侵扰魏;初五,魏派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带领军队抵抗陈显达。

6 十五日,魏大赦境内。

7 十六日，魏国君主到灵泉池；十八日，到方山；二十日，回转宫廷。

8 魏在醴阳建筑城池，陈显达攻陷了醴阳，进攻沘阳。城里的将士都想出去作战，镇守的将领韦珍说："他们刚到，士气正盛，不能和他们争强；姑且坚守，等他们奋力攻击到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再出兵攻击。"于是靠着城墙抵抗，十二天以后，韦珍夜里开了城门，趁其不备进击，陈显达的军队退回。

9 五月，十五日，任命宕昌王梁弥承做河、凉两州刺史。

10 秋，七月，十一日，魏国君主到灵泉池，于是到方山。二十一日，回转宫廷。

11 九月，二十五日，皇上到琅邪城研习武艺。

12 二十六日，魏淮南靖王拓跋佗逝世。魏主正在宗庙祭祀，才开始进献，听到噩耗，就取消祭祀，赶去探看，悲哀痛伤。

13 冬，十月，十四日，立冬，武帝第一回到太极殿，宣读冬季的时令。

14 闰月，辛酉日，任命尚书仆射王奂做领军将军。

15 辛未日，魏国君主到灵泉池，癸酉日，回宫廷。

16 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统帅军队三千人，献城依附魏。

17 上以中外谷帛至贱，用尚书右丞江夏李珪之议，出上库钱五千万及出诸州钱，皆令籴买。

18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倍多常岁。西陵牛埭税[1]，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见，日可增倍。并浦阳南北津、柳浦四埭，乞为官领摄一年，格外可长四百许万。西陵戍前检税，无妨戍事；余三埭自举

腹心。"上以其事下会稽,会稽行事吴郡顾宪之议以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税也;乃以风涛迅险,济急利物耳。后之监领者不达其本,各务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税江行。按吴兴频岁失稔,今兹尤甚,去之从丰,良由饥棘。埭司责税,依格弗降,旧格新减,尚未议登,格外加倍,将以何术!皇慈恤隐,振廪蠲调;而元懿幸灾榷利,重增困瘵,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惧贻谴诘,必百方侵苦,为公贾怨。元懿禀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将羊[29],其所欲举腹心,亦当虎而冠耳[30]。书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言盗公为损盖微,敛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盖谓便于公,宜于民也。窃见顷之言便宜者,非能于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来不便于公。名与实反,有乖政体。凡如此等,诚宜深察。"上纳之而止。

19 魏主访群臣以安民之术。秘书丞李彪上封事,以为:"豪贵之家,奢僭过度,第宅车服,宜为之等制。

又,国之兴亡,在冢嗣之善恶,冢嗣之善恶,在教谕之得失。高宗文成皇帝尝谓群臣曰:'朕始学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专;即临万机,不遑温习。今日思之,岂唯予咎,抑亦师傅之不勤。'尚书李沂免冠谢。此近事之可鉴者也。臣谓宜准古立师傅之官,以训导太子。

又,汉置常平仓以救匮乏。去岁京师不稔,移民就丰,既废营生,困而后达,又于国体,实有虚损。曷若豫储仓粟,安而给之,岂不愈于驱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哉!宜析

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师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粟积之于仓，俭则加私之二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绢，积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数年之中，谷积而人足，虽灾不为害矣。

又，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门才，引令赴阙，依中州官比，随能序之。一可以广圣朝均新旧之义，二可以怀江、汉归有道之情。

又，父子兄弟，异体同气，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于忧惧相连，固自然之恒理也。无情之人，父兄系狱，子弟无惨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无愧恧之色，宴安荣位，游从自若，车马衣冠，不变华饰；骨肉之恩，岂当然也！臣愚以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4]，诣阙请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所司；若职任必要，不宜许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厉凡薄，使人知所耻矣。

又，朝臣遭亲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绥，同庆赐之燕，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凡遭大父母、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职业有旷者，则优旨慰谕，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已，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旅之警，墨缞从役[4]，虽愆于礼，事所宜行也。"魏主皆从之。由是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

20 魏遣兵击百济，为百济所败。

【注释】

①西陵:地名。春秋越国置,旧名固陵,又名敦兵城。魏晋南北朝时名"西陵牛埭",其地在今浙江省萧山县西二十里。牛埭:堰名,用牛挽船,固称。

②譬如狼将羊:语出《汉书》。以狼去带领羊群,羊必被狼吃掉。

③虎而冠耳:语出《汉书》。形容人非常凶狠暴戾,像戴着帽的老虎。

④缞,古代丧服,用白色粗麻布制作,披于胸前。

【译文】

17 皇上因为京师与外藩各地五谷丝帛价钱都很低,采纳尚书右丞江夏人李珪的建议,拨出上库的钱五千万及拨到各州的钱,命令都买进五谷及丝帛。

18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议说:"吴兴没有收成,会稽丰收,商旅往来,比常年多一倍。西陵、牛埭的关税,官家规定每天三千五百钱,照臣下的看法,每天可以增加一倍,连带浦阳的南、北渡口,柳浦的四个水坝,我请求替官家领管一年,在规定之外可以增加四百多万。西陵戍前检查税收,并不妨害戍守的事;其他三个关口,可以自己推举得力可靠之人。"皇上把这个建议吩咐下去给会稽,会稽行事吴郡人顾宪之研议后认为:"最初设置牛埭的用意,不是单在于逼迫百姓收取税款,而是因为风浪湍急凶险,可以救急、便利物品畅通罢了。后代监理统领牛埭的人,不知道本来的用意,各自讲求自己的功劳,有的禁止其他道路的通行,让商旅非经牛埭不可,以便征收关税;有的规定:只要由江中航行,虽没货物,也要征收关税。吴兴近年都歉收,今年更严重,百姓离开家乡流徙往丰收的地方,实是由于饥饿的苦境所逼迫,而主管关口征税的官吏责求起税款,照规定分毫不肯减少。旧规定新近有所减少,却还没有研议公布,如今要在规定之外再加倍征收,将是什么方略?皇上慈爱,体恤人民的苦痛,发放仓库的米粮,免除赋税,而杜元懿幸灾乐祸,只知衡量利益,加重人民的困苦病痛。一个人不存仁爱的心胸,不分古

今，都要被憎恨的！倘若事情不如所料，课征的税款不如预算的多，他怕被谴责，一定用尽方法侵扰百姓，为官家招惹人民的怨恨。杜元懿禀性苛刻，过去的事已是明显证据；若是把统辖一地的责任交托给他，让他管理人民，就譬如是让狼去带领羊群；他所想要推举得力可靠之人，也不过是老虎戴了帽子罢了，还是不离残暴之性！古书说：'与其有专事搜刮的家臣，宁可有盗窃公家财物的家臣。'这是说盗窃公家财物，国家的损失还算是微小的；搜刮人民财物，遗留的祸害才真是大啊！我个人愚见认为：所谓方便适宜之意，可以说是对公家方便，对人民适宜。我看近来谈方便适宜的人，并不能在善用民力之外，善用天道，分享地利，大抵都是眼前就对人民不适宜，将来对公家也没有便利之处，弄到名与实相反，乖违政体，大凡这样的情形，实在该深入考察的。"皇上采纳他的建议，而不施行杜元懿的建议了。

19 魏国君主将安定民心的方术去征求群臣的意见，秘书丞李彪呈上密封的奏书，认为："有钱有势的显贵人家，奢华过度，超越名分，他们的住宅、车舆、服饰，应该给他们区分等第，加以约制。

另外，国家的兴盛或衰亡，关键在于皇位继承人的好坏，皇位继承人的好坏，在于教育启示的成败。高宗文成皇帝曾经对群臣说：'朕初学的时候，年纪还小，心思未能专一，等到即位，处理万机以后，又没有多少空闲可以学习。现在想起来，哪里仅仅是朕个人的过失？也是由于教师、辅相教导不够勤勉的缘故。'尚书李訢脱下帽子谢罪。这是可以用以鉴戒的近事啊。臣下认为应该依照古法，设置教师、辅相之官位来教育训导太子。

再者，汉代设置常平仓来救济匮乏。去年京师收成不好，官府迁徙人民，转往丰收的地方，这种做法，一方面荒废了人民营生的农田，另一方面，人民经过艰困之后，平白无故享通，对于国家体制，实际上有所损伤。何如预先在仓库里储备米粮，安抚人民，必要时发放供应，岂不比驱赶督责年老体弱的百姓老远到千里之外糊

口好得多?应该把州郡常年税收的九分之二提出来分,京师每年支出用度有盈余的也提出来,各自设官专管,遇到年景丰收,就买米储存在仓库里,遇到年景歉收,就加二分利出售给人。这样一来,人民一定努力耕田,以便取得官家的丝绢,储蓄钱财以便购买官家的米粮。年景丰收就能常年储积粮食,年岁荒歉就可以直接供给。几年功夫,就可做到粮食存积而人民吃用充足,即使有灾害,也不会成为患害了。

另外,应该在大河之外七州:荆、兖、豫、洛、青、徐、齐州的人民当中选拔人才,依据门弟评议才能,引领到都城,照中州任官之例,按才能安排官职。一来可以推广圣朝对新旧百姓同等待遇的意思,二来可以安抚长江、汉水一带人民归附有道圣君的情绪。

再者,父子兄弟,躯体不同,血脉相同,犯罪不相牵累,这是皇上隆厚的恩典,至于忧愁恐惧,怕互相连坐,本来是自然永恒的道理。无情的人,往往父兄拘囚监狱里,做子弟的毫无哀痛戒惧的表情;子弟逃避刑罚,做父兄的毫无惭愧羞赧的样子;安享显荣的地位,带着随从悠游自在,乘车的车子,穿戴的衣帽,也不改变一向豪华的装饰;照骨肉亲情的恩义关系来说,怎么应当这个样子?臣愚见,认为父兄要是犯了罪,应该命令做子弟的穿素服,裸露上半身,到朝廷请罪。子弟要是触了法,应该命令做父兄的公开奏表,引咎自责,要求解除官职;若是职务上需要,不适宜答应辞职的,便安慰勉励加以挽留。这样,足以激励凡俗之人,使冷漠的风尚转为敦厚,让人们知道哪些是真正可耻的事了。

还有,朝臣中遇双亲病故的,丧假期满赴任所担当职务。穿着锦绣衣服,乘着有篷篠的车子,参与君主祭天祭祖的大祭祀;响着玉佩,垂着帽带,和其他朝臣一起参加庆贺赏赐的小宴饮,这样真是损伤了为人子的德行,亏负了天地间的常理。愚以为:大凡遭逢祖父母、父母丧事的臣子,都听由他们把丧服服完,如果没有适当人选,职务没人能代替的,就下旨劝慰晓示,起用他办事,但只执掌

公事来往，陈事上奏而已，有关国家的吉庆喜乐之事，一概准许不必参预。至于军事上有警戒紧急的情况，则染黑丧服参与战事，虽与礼不合，就事论事倒是应该办的。”魏主都应允照做。从此公私都丰裕充足，虽然常有水、旱灾，人民却并不穷困。

20 魏派遣军队去攻击百济，被百济打败。

七 年

1 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2 魏主祀南郊，始备大驾。

3 壬戌，临川献王映卒。

4 初，上为镇西长史，主簿王晏以倾谄为上所亲，自是常在上府。上为太子，晏为中庶子。上之得罪于太祖也，晏称疾自疏。及即位，为丹杨尹，意任如旧，朝夕一见，议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俭皆降意接之。二月，壬寅，出为江州刺史，晏不愿外出，复留为吏部尚书。

5 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为临贺王，子峻为广汉王，子琳为宣城王，子珉为义安王。

6 夏，四月，丁丑，魏主诏曰：“升楼散物以赉百姓，至使人马腾践，多有伤毁，今可断之，以本所费之物，赐老疾贫独者。”

7 丁亥，魏主如灵泉池，遂如方山；己丑，还宫。

8 皇上优礼南昌文宪公王俭，诏三日一还朝，尚书令史出外谘事。上犹以往来烦数，复诏俭还尚书下省，月听十

日出外。俭固求解选。诏改中书监,参掌选事。

五月,乙巳,俭卒。王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礼官欲依王导,谥俭为文献。晏启上曰:"导乃得此谥,但宋氏以来,不加异姓。"出,谓亲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1]。"

徐湛之之死也,其孙孝嗣在孕得免,八岁,袭爵枝江县公,尚宋康乐公主。及上即位,孝嗣为御史中丞,风仪端简。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上尝问俭:"谁可继卿者?"俭曰:"臣东都之日[2],其在徐孝嗣乎!"俭卒,孝嗣时为吴兴太守,征为五兵尚书。

9 庚戌,魏主祭方泽[3]。

10 上欲用领军王奂为尚书令,以问王晏。晏与奂不相能,对曰:"柳世隆有勋望,恐不宜在奂后。"甲子,以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1 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注释】

①平头宪:平头,即王字,指王俭。王晏不同意谥王俭为"文献",主张谥"宪",因称王俭为"平头宪"。

②东都之日:解除职务之日。西周初年,周公任宰相,辅助成王灭商平叛,营造东都洛邑,洛邑成而周公请求辞相位。后世的"东都之日"形容功成身退,辞相位之意。

③方泽:古时于沼泽地中筑一方形小丘,作祭地用,称"方泽"。

【译文】

七年(己巳,公元 489 年)

1 春，正月，初七，皇上在南郊祭天，大赦天下。

2 魏国君主在南郊祭天，第一次筹备动用一千辆车子、一万个骑士的大规模仪队的“大驾”。

3 十八日，临川献王萧映去世。

4 当初，皇上做镇西长史，主簿王晏因倾心谄媚，被皇上亲近信任，从此常在皇上府第走动。皇上做太子，王晏就做了中庶子。皇上得罪太祖皇帝的时候，王晏声称有病，自己疏远。等到皇上即位，他做丹杨尹，和旧时一样意气风发，被信任，早晚见皇上一次，议论朝廷大事，从豫章王萧嶷及王俭都纡尊降贵，刻意接近他。二月，二十八日，出任江州刺史。王晏不愿外出任官，皇上又留他在京城，任吏部尚书。

5 三月，十一日，立皇子子岳做临贺王，子琳做宣城王，子珉做义安王。

6 夏，四月，初四，魏主下诏令说：“过去建高楼以散放物品赏赐老百姓，使得人马来往争相践踏，有很多受伤损毁，如今可以取消老式做法，把原来花费的物品拿去赐予年老、有病、贫穷、无子嗣的人。”

7 十四日，魏国君主往灵泉池，于是到方山，十六日，回到宫廷。

8 皇上优厚礼遇南昌文宪公王俭，诏令允许他三天上一次朝，有事由尚书令史出外向他谘询请教。皇上还认为往来次数太多，又诏令王俭回到尚书下省，每月听由他有十日出外视事。王俭坚持请求解职改任他人。诏令改任中书监，参与掌理选官事宜。

五月，初三，王俭去世。王晏执掌选官事宜之后，在朝廷内外权力通行，和王俭很过不去。礼官想依循王导的例子，给王俭追谥为“文献”。王晏启奏皇上说：“王导才能获赠这谥号；但宋氏以来，这谥号从来不加在异姓臣子身上的。”出了宫廷，王晏对亲近的人说：“‘平头宪’谥号文事已经决定了。”

徐湛之死的时候，他的孙子孝嗣还在娘胎里，因此免去一死，

八岁沿袭封爵为枝江县公,匹配宋的康乐公主。到皇上即位,徐孝嗣做御史中丞,行为风度端庄清简。王俭对人说:"徐孝嗣将来一定做宰相。"皇上曾经询问王俭:"谁可以继承你的宰相之位?"王俭说:"臣解除相权的时候,有厚望的就是徐孝嗣吧!"王俭去世,徐孝嗣当时正任吴兴太守,皇上把他征召回来,任五兵尚书。

9 初八,魏国君主在沼泽地带辟筑方形的小丘以祭地。

10 皇上想任用领军王奂做尚书令,询问王晏,王晏不肯推许王奂,回答说:"柳世隆有功勋名望,只怕不该搁置王奂之后。"二十二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柳世隆为尚书令,王奂为左仆射。

11 六月,十五日,皇上往琅邪城。

12 魏怀朔镇将汝阴灵王天赐,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桢,皆坐赃当死。冯太后及魏主临皇信堂[1],引见王公,太后令曰:"卿等以为当存亲以毁令邪,当灭亲以明法邪?"群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2],宜蒙矜恕。"太后不应。魏主乃下诏,称:"二王所犯难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怀之恩[3];且南安王事母孝谨,闻于中外,并特免死,削夺官爵,禁锢终身。"初,魏朝闻桢贪暴,遣中散闾文祖诣长安察之,文祖受桢赂,为之隐;事觉,文祖亦抵罪。冯太后谓群臣曰:"文祖前自谓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4]。卿等自审不胜贪心者,听辞位归第。"宰官、中散慕容契进曰:"小人之心无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无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从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则知贪之可恶

矣，何必求退！”迁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

13 秋，七月，丙寅，魏主如灵泉池。

14 魏主使群臣议，“久与齐绝，今欲通使，何如？”尚书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筑醴阳深入彼境，皆直在萧赜。今复遣使，不亦可乎！”魏主从之。八月，乙亥，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15 九月，魏出宫人以赐北镇人贫无妻者。

16 冬十一月，己未，魏安丰匡王猛卒。

17 十二月，丙子，魏河东王苟颓卒。

18 平南参军颜幼明等聘于魏。

19 魏以尚书令尉元为司徒，左仆射穆亮为司空。

20 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是岁，启求还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镇东府。

21 太子詹事张绪领扬州中正，长河王晃属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不许。晃使书佐固请，绪正色曰：“此是身家州乡[5]，殿下何得见逼！”

22 侍中江斅为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斅，湛之孙；瀹，朏之弟也。

23 柔然别帅叱吕勤帅众降魏。

【注释】

①皇信堂:北魏王朝的寝宫,建于太和七年(公元483年)。

②景穆皇帝: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儿子,未及即皇帝位去世,谥号"景穆皇帝"。其二子拓跋天赐,拓跋桢按辈份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叔祖。

③高宗:即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二王论辈份为其兄弟。孔怀之恩:兄弟之情。《诗经》:"兄弟孔怀",后以"孔怀"代称兄弟。

④待放之臣:古制,朝臣有三年等待放遣期,由君主放遣,不合规制,由臣子自己要求待放,才合乎规范。

⑤自魏晋以来,州郡中正均由本州郡籍人担任。

【译文】

12 魏怀朔镇守将汝阴灵王拓跋天赐,长安镇都大将兼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拓跋桢,都犯了贪赃的罪,应当处死刑。冯太后和魏国君主贺临皇信堂,召见王公大臣,太后下令说:"你们认为应该保存亲属而破坏法令呢?还是应当诛灭亲属以申张王法呢?"群臣都进言说:"两位王爷是景穆皇帝的儿子,应该得到怜惜宽恕。"太后不说话。魏国君主于是下诏,声称:"两位王爷所犯的过错难以宽恕,但太皇太后追思高宗皇帝顾念手足的恩义,而且南安王事奉母亲孝顺谨厚,内外闻名,现在都特旨免除死刑,削夺官爵,终身不能再做官。"起初,魏朝听说拓跋桢贪婪凶暴,派遣中散大夫闾文祖到长安去督察,闾文祖接受拓跋桢的贿赂,替他隐瞒,事情被发觉之后,闾文祖也抵罪论刑。冯太后对群臣说:"闾文祖以前自称清廉,如今竟然犯法。照这样来说,人心确实不能知晓。"魏主说:"古时有等待遣放的臣子。你们自己考虑看,要是有人无法抵挡贪婪心之心诱惑的,听任辞去职务,回到自己家园。"宰官、中散大夫慕容契进言说:"小人的心不可能永久不变,而帝王的法是固定不变的,拿不能永久不变之心去遵奉永久不变之法,我想不是自己所能承担的,我要求退黜。"魏主说:"慕容契了解人心不能持久不变,那么就知道贪婪是令人嫌恶的了,何必要求退黜!"升调他做宰官令。慕容契,是

慕容白曜弟弟的儿子。

13 秋，七月，二十五日，魏国君主往灵泉池。

14 魏主让群臣商议："长期与齐绝交，如今想派使者相通，该怎么办？"尚书游明根说："朝廷不派遣使者，又在醴阳兴筑城池，深入齐的境地，一切都是萧赜的理亏。如今就由我们再派遣使臣前去，不也说得过去么！"魏主听从他的建议。八月，初四，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刑产等人来访问。

15 九月，魏遣散部分宫女，赐给北镇一些贫穷讨不了妻子的人。

16 冬，十一月，十九日，魏安丰匡王拓跋猛去世。

17 十二月，初七，魏河东王苟颓去世。

18 平南参军颜幼明等到魏访问。

19 魏任命尚书令尉元做司徒左仆射，穆亮做司空。

20 豫章王萧嶷自认为地位隆重，深怀退隐之心。这年，启奏要求还归宅第，皇上命令他的世子萧子廉替代他镇守东府。

21 太子詹事张绪，掌理扬州中正，长河王萧晃嘱托他任用吴兴人闻人邕做州议曹，张绪不肯应允。萧晃指使书佐坚持请求，张绪严正地说："这是我生长的家乡州郡，殿下怎能逼迫我？"

22 侍中江敩做都官尚书。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到皇上的喜爱，容态仪表都有士人的风采，他向皇上请求说："臣出身本县武吏，侥幸遇到圣明时代，地位荣誉能到这个地步，为儿子婚配，娶得荀昭光的女儿，现在也不再需求什么了，只希望向陛下乞求，让我做士大夫！"皇上说："这得由江敩、谢瀹决定，我不能加任何意见，你可以自己去找他们。"纪僧真接受皇上的旨意去拜谒江敩，上矮榻坐定，江敩回头命令左右的人说："移动我的床，离客人远着点儿。"纪僧真沮丧泄气地退出，告诉皇上说："士大夫本来并非天子所册封的呀！"江瀹是江湛的孙子，谢敩是谢朏的弟弟。

23 柔然另一支系的统帅叱吕勤，率领军队降顺了魏。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七

齐纪三　起上章敦牂，尽玄黓涒滩，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

1 春，正月，诏放隔城俘二千余人还魏。

2 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灵泉；壬申，还宫。

3 地豆干频寇魏边[1]，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颐击走之。颐，新城之子也[2]。

4 甲午，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邢产等来聘。

5 五月，己酉，库莫奚寇魏边[3]，安州都将楼龙儿击走之[4]。

6 秋，七月，辛丑，以会稽太守安陆侯缅为雍州刺史。缅，鸾之弟也。缅留心狱讼，得劫，皆赦遣，许以自新，再犯乃

加诛；民畏而爱之。

7 癸卯，大赦。

8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灵泉池；八月，丙寅朔，还宫。

9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连筹为秦、河二州刺史，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授，且吊之。伏连筹逼冠先使拜，冠先不从，伏连筹推冠先坠崖而死。上厚赐其子雄；敕以丧委绝域，不可复寻，仕进无嫌。

10 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有勇力，善骑射，好武事，自选带仗左右六十人[5]，皆有胆干；至镇，数于内斋以牛酒犒之。又私作锦袍、绛袄，欲以饷蛮，交易器仗。长史高平刘寅、司马安定席恭穆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子响闻台使至，不见赦，召寅、恭穆及谘议参军江念、典签吴修之、魏景渊等诘之，寅等秘而不言，修之曰："既已降赦，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八人于后堂，杀之，具以启闻。上欲赦江念，闻皆已死，怒，壬辰，以随王子隆为荆州刺史。

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将兵讨子响，僧静面启曰："巴东王年少，长史执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官忽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僧静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乃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帅斋仗数百人诣江陵[6]，检捕群小，敕之曰："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命。"以平南内史张欣泰为谐之副。欣泰谓谐之曰："今段之行，胜既无名，负

成奇耻。彼凶狡相聚,所以为其用者,或利赏逼威,无由自溃。若顿军夏口,宣示祸福,可不战而擒也。"谐之不从。欣泰,兴世之子也。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使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受杀人之罪,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唯洒泣[7],乃杀牛,具酒馔,饷台军,略弃之江流。子响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见传诏;法亮亦不遣,且执录其使。子响怒,遣所养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从灵溪西渡;子响自与百余人操万钧弩,宿江堤上。明日,府州兵与台军战,子响于堤上发弩射之,台军大败;尹略死,谐之等单艇逃去。

上又遣丹杨尹萧顺之将兵继至,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8]。太子长懋素忌子响,顺之之发建康也,太子密谕顺之,使早为之所,勿令得还。子响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杀之。

子响临死,启上曰:"臣罪逾山海,分甘斧钺。敕遣谐之等至,竟无宣旨,便建旗入津,对城南岸筑城守。臣累遣书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见;法亮终不肯。群小怖惧,遂致攻战,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军,希还天阙,停宅一月[9],臣自取尽,可使齐代无杀子之讥,臣免逆父之谤。既不遂心,今便命尽。临启哽塞,知复何陈!"

有司奏绝子响属籍[10],削爵土,易姓蛸氏;诸所连坐,别下考论。

久之，上游华林园，见一猿透掷悲鸣，问左右；曰："猨子前日坠崖死。"上思子响，因呜咽流涕。茹法亮颇为上所责怒，萧顺之惭惧，发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请收葬子响；不许，贬为鱼复侯。

子响之乱，方镇皆启子响为逆，兖州刺史垣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正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上省之，以荣祖为知言。

台军焚烧江陵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上以大司马记室南阳乐蔼屡为本州僚佐，引见，问以西事。蔼应对详敏，上悦，用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缮修廨舍数百区，顷之咸毕，而役不及民，荆部称之。

【注释】

①地豆干：北魏时北方少数民族所建小国，游牧生活，所地约相当于今黑龙江流域西部一带。

②新城：应为"新成"，即拓跋新成，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八宋孝武帝大明元年。

③库莫奚：古族名，分布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生活，经常向中原王朝进贡，也经常侵扰中原。亦称"奚"。

④安州：县名。北魏置，州治方城（今北京市密云县境），领密云、庆阳、安乐等郡。

⑤带仗左右：侍从名。萧子响让一些武术高强的武士佩戴武器在左右护卫，因而名为"带仗左右"。仗，武器。

⑥斋仗：皇帝内宫廷任护卫的武士，以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担任。

⑦洒泣：挥泪、掉泪。

⑧舴艋（zé měng 责猛）：一种小船。

⑨宅：指萧子响在建康城内的住宅。

⑩属籍:即玉牒,皇族的谱牒。

【译文】

齐纪三　起(公元庚午490年),止壬申(公元492年),共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庚午,公元490年)

1 春,正月,诏令释放隔城监禁的魏国俘虏两千多人。

2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往方山,二月,初三,往灵泉池。初四,回到宫廷。

3 地豆干常常侵扰魏的边境,夏,四月,初七,魏国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拓跋颐击走敌人。拓跋颐是拓跋新成之子也。

4 二十七日,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刑产等人来访问。

5 五月,十二日,库莫奚侵扰魏国边境,安州都将楼龙儿把敌人击退了。

6 秋,七月,初五,任命会稽太守安陆侯萧缅做雍州刺史。萧缅是萧鸾的弟弟。萧缅留心诉讼问题,若是察得有被迫犯法的,都赦免遣放回去,允许他们自新改过,再次犯罪才加以诛罚,老百姓畏惧他,也爱戴他。

7 初七,大赦天下。

8 初十,魏国君主到方山;二十日,就往灵泉池;八月,初一,回到宫廷。

9 河南王度易侯去世;二十日,任命他的世子伏连筹做秦、河两州刺史。派遣振武将军丘冠先拜赐授予,并且慰问丧事。伏连筹逼迫冠先,让他跪拜,冠先不肯依从,伏连筹推冠先,冠先坠落悬崖死了。皇上优厚赏赐他的儿子丘雄,敕令:人已死在边远交通不便地区,不能再寻找,事过则已,好好尽职做官,将来自有升迁,不要存猜疑之心。

10 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勇武有力气,善于骑马射箭,喜欢武

事，自己挑选六十人，让他们佩戴武器，在左右护卫，这些人都有胆量才干。到了镇守地点，多次在内宅里用好酒好肉慰劳款待。又私下制作锦绣袍子，红色短袄，想用来赠送蛮人，交换武器。长史高平人刘寅，司马安定人席恭穆联名秘密启奏。皇上敕令仔细检查核对。萧子响听说朝廷使者到来，却不见敕令，便召集刘寅、席恭穆及谘议参军江忿、典签吴修之、魏景渊等，责问他们，刘寅等人保密，不肯直说，吴修之说："皇上既然已经下了旨令，正应该斟酌情况，就方便之处回复搪塞。"魏景渊说："应该先检查核对。"萧子响大怒，在后堂逮捕刘寅等八个人，把他们杀了，详细向皇上启奏报告。皇上想赦免江忿，听说全死了，不由愤怒，二十七日，改派随王萧子隆做荆州刺史。

皇上想派遣淮南太守戴僧静带兵讨伐萧子响，戴僧静当面启奏说："巴东王年少，长史等人密告捕捉他，操之太急，一时愤怒，再不顾后来的难处，以致弄到这个地步罢了。天子的儿子一时过失杀了人，有什么了不得的罪！朝廷突然派兵向西而去，人情惶恐，后果堪忧。僧静不敢奉旨。"皇上没回答，但心里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于是派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带领天子宫内的武术高手几百人到江陵，搜捕那些不法的武士，下敕令说："子响如果束手自己回朝，可以保全他的性命。"任命平南内史张欣泰做胡谐之的助手。张欣泰对胡谐之说："这次的行动，成功了没有什么名分，失败了便成奇耻大辱。对方都是凶暴狡猾的小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被巴东王利用，或许是利益赏赐、威势逼迫，不能自行溃散。如果我们军队在夏口停留，向他们宣告祸福的道理，便可以不作战而擒获巴东王了！"胡谐之没听从这一建议。张欣泰是张兴世的儿子。

胡谐之等人到达江津，在燕尾洲筑城池。萧子响穿了白衣服登上城楼，好几次派遣使者传达心意说："天下哪有做儿子造反的！我本身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只是粗疏罢了。如今就单船回到朝廷，接

受杀人的罪罚，何必筑城池来捉拿我呀！”尹略单独回答说：“谁说与你反叛父亲之逆子说话！”子响只是掉泪悲泣。于是他杀了牛，准备酒菜，犒劳官军，尹略把这些丢弃到江水中。萧子响高呼茹法亮，茹法亮疑惧，不肯前往。他又求见传达诏令的使者，茹法亮也不肯派遣过去，又收绑了萧子响的使者。萧子响愤怒难忍，便派遣所豢养的勇士召集州、府的兵丁两千人，从灵溪向西渡河，子响自己和一百多人带着万钧的强弩，留驻在长江岸堤上。第二天，府州兵丁与朝廷军队作战，萧子响在岸上发放强弩射击，朝廷军大败，尹略战死，胡谐之等驾了小船逃走。

皇上又派遣丹杨尹萧顺之带军接着赶到，萧子响当天率领穿白衣服的左右护卫三十人，乘着小船顺流往建康去。太子长懋一向很猜忌子响，萧顺之由建康出发的时候，太子暗中交代萧顺之，要他早做安排，不要让萧子响回到京城。萧子响见到萧顺之，想自己申述表明心迹，萧顺之不应允，在射室把他勒死了。

萧子响临死的时候，向皇上启奏说：“臣的罪过超过山海，本应甘心接受死刑。皇上敕令派遣胡谐之等人到来，意然不宣布旨意，便撑旗进入渡口，对着荆州城的南岸建筑城池准备攻守。臣好几次派人带了书信想呼唤茹法亮，要求穿白衣见面，茹法亮始终不肯见我。手下的人恐惧害怕，导致双方攻战，这是臣的罪过。臣本月二十五日，空手一人投奔朝廷军队，希望回到宫廷。能在宅第停留一个月，臣自己结束生命，可以使齐代不致有杀戮儿子的讥评，臣也可以免去忤逆父王的毁谤。无奈并不能随人心愿，现在生命要终结了，临启奏时，哽咽不成声，也不知道究竟陈述了什么！”

掌事的官吏奏请断绝萧子响字属的谱系，削除爵位封土，改姓为蛸氏，一些与他相关联受罚论罪的人，另作考核，论定罪刑。

过了很久，皇上游览华林园，看见一只猿猴蹦跳着自己摔倒在地，悲哀地叫着，便询问左右侍从，左右侍从回答说：“小猿猴前天坠落悬崖死了。”皇上想念子响，于是哽咽掉泪。茹法亮被皇上愤怒

地责备了一番，萧顺之惭愧恐惧，发病死了。豫章王萧嶷上表请求收葬萧子响；皇上不应允，被贬为鱼复侯。

萧子响为乱时，方镇都启奏萧子响为叛逆，兖州刺史垣荣祖说："这不是应当说的话。正应该说：'刘寅等人辜负皇恩奖赏，逼迫巴东王，使得发展到这个地步。'"皇上明察之后，认为垣荣祖说的话很有见解。

朝廷军队焚烧江陵官府的房子，官曹文书，一时完全烧毁。皇上因为大司马记室南阳人乐蔼多次出任荆州僚佐，下旨引见，询问他西边的事情。乐蔼应对详尽，反应灵敏，皇上喜悦，任用他做荆州治中，敕令交代他修复府州事宜。乐蔼整修官舍几百间，很快就都修好了，而没有以劳役给老百姓增加负担，荆州地区的人都称颂他。

11 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冯氏殂；高祖勺饮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中部曹华阴杨椿谏曰："陛下荷祖宗之业，临万国之重，岂可同匹夫之节以取僵仆！群下惶灼，莫知所言。且圣人之礼，毁不灭性[1]；纵陛下欲自贬于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为之一进粥。

于是诸王公皆诣阙上表，"请时定兆域[2]，及依汉、魏故事，并太皇太后终制，既葬，公除[3]。"诏曰："自遭祸罚，慌惚如昨，奉侍梓宫，犹希仿佛。山陵迁厝，所未忍闻。"冬，十月，王公复上表固请。诏曰："山陵可依典册；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帝欲亲至陵所，戊辰，诏："诸常从之具，悉可停之；其武卫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

于永固陵。甲戌,帝谒陵,王公固请公除。诏曰:"此当别叙在心。"己卯,又谒陵。

庚辰,帝出至思贤门右,与群臣相慰劳。太尉丕等进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历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远祖有大讳之日,唯侍从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④,因而无改。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⑤,昼夜不释绖带,臣等叩心绝气,坐不安席。愿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旧典。"帝曰:"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诸公何足忧怖!祖宗情专武略,未修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此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余古今丧礼,朕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公可听之。"

【注释】

①毁不灭性:谓哀伤不能过度而失去本性,见《孝经·丧亲》:"三日而食,教民无以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②兆域:谓葬地,坟墓的界址。

③公除:此处指皇帝为天下着想而除丧服处理朝政。

④四祖:高祖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太祖道武帝拓跋珪;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显祖献文帝拓跋弘。三宗:太宗明元帝拓跋嗣;恭宗景穆帝拓跋余;高宗文成帝拓跋濬。

⑤溢:即"镒",古代重量单位,一镒大约为二十两。

【译文】

11 九月,十八日,魏太皇太后冯氏驾崩,高祖汤水不入口,已有

五天，哀伤毁形，超过礼节。中部法曹华阴人杨椿劝谏说："陛下承当祖宗的大业，君临万国的重任，怎能如同平民个人为了尽小节而不顾身体！群臣惶恐着急，不知该说些什么。再说圣人的礼节，哀伤不能过度而失去本性；纵然陛下想自己尽高节，流芳万代，奈何还有宗庙的重大责任！"魏高祖被他的话感动，因此为他喝进了一碗粥。

于是众王公都来到宫廷呈上奏表，"请求选好时间确定墓穴的界域，以及依循汉、魏旧例，并太皇太后临终的懿旨，下葬之后，为天下着想就除了丧服。"魏帝下诏说："自从遭遇祸殃惩罚，恍惚之间就像昨天发生一样，奉侍太后灵柩，还能希望仿佛亲见太后一般。要谈及择定山陵迁移奉安，是我不忍心听闻的。"冬，十月，王公又上表坚决请求，魏帝下诏说："择定山陵，可以依照礼制办理，至于为天下着想而除去丧服，是感情上不能忍心这样做的。"魏帝想亲自到墓陵所在，初四，下诏说："一些常用随从的物品都可以停止使用了，那些武装护卫的官员，照常法防卫侍候。"初九，在永固陵安葬了文明太皇太后。初十，皇帝参谒墓陵，众王公坚持要求为公除服。魏帝诏令说："这个我会另外留心安排。"十五日，又参谒墓陵。

十六日，魏帝出宫到思贤门右边，与群臣相互慰问。太尉拓跋丕等进言说："臣等以老迈衰朽的年龄，几经事奉多位圣君，国家旧时的事迹，很知道一些。臣等想远祖驾崩的时候，只有侍从灵柩的有关官员穿凶服，左右的人都穿着吉服；四祖之宗因袭祖制，没有改变。陛下以最孝顺的天性，哀伤毁体超越礼节，臣等听说陛下一天三餐，不足半镒粟米，白天夜晚都不松解经带，臣等因此捶心屏气，坐在席上都不安心。愿陛下能稍微克制最仰慕的真情，奉行先朝旧有的典制。"魏帝说："哀痛毁伤是常有的事，哪值得你们关注进言？早晚吃粥，体力大略可以支撑，诸公何须忧心怖惧？祖宗心意专在武略，没有讲究文教，朕如今仰禀圣训，学习古道，议论时

局，比较事理，又和先世不同。太尉等国家元老，是政治所依托的重要人物，对于经典传记所记载的丧礼旧仪，或许并不熟悉，还能了解朕的旨意。其余古今丧礼，朕将把内心所想的另外询问游明根、高闾等人，各位可留心听他们谈论。"

帝因谓明根等曰："圣人制卒哭之礼[1]，授服之变[2]，皆夺情以渐。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旨[3]，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下葬之初，奏练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4]，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君德未流，臣义不洽，故身袭衮冕，行即位之礼。朕诚不德，在位过纪[5]，足令亿兆知有君矣。于此之时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礼俱失，深可痛恨！"高闾曰："杜预，晋之硕学，论自古天子无有行三年之丧者，以为汉文之制，阔与古合，虽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惼惼干请[6]。"帝曰："窃寻金册之旨，所以夺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虑废绝政事故也。群公所请，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册令，俯顺群心，不敢阙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废吉礼，朔望尽哀诚，情在可许，故专欲行之。如杜预之论，于孺慕之君[7]，谅阴之主[8]，盖亦诬矣。"秘书丞李彪曰："汉明德马后保养章帝，母子之道，无可间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寻已从吉。然汉章不受讥，明德不损名。愿陛下遵金册遗令，割哀从议。"帝曰："朕所以眷恋衰绖，不从所议者，实情不能忍，岂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今奉终俭

素，一一已仰遵遗册；但痛慕之心，事系于予，庶圣灵不夺至愿耳。”高阎曰：“陛下既不除服于上，臣等独除服于下，则为臣之道不足。又亲御衰麻，复听朝政，吉凶事杂，臣窃为疑。”帝曰：“先后抚念群下，卿等哀慕，犹不忍除，奈何令朕独忍之于至亲乎！今朕逼于遗册，唯望至期；虽不尽礼，缅结差申。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几稍近于古，易行于今。”高阎曰：“昔王孙裸葬[9]，士安去棺[10]，其子皆从而不违。今亲奉遗令而有所不从，臣等所以频烦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谓大孝[11]。今不遵册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孙、士安皆诲子以俭，及其遵也，岂异今日！改父之道，殆与此殊。纵有所涉，甘受后代之讥，未忍今日之请。”群臣又言：“春秋烝尝[12]，事难废阙[13]。”帝曰：“自先朝以来，恒有司行事；朕赖蒙慈训，常亲致敬。今昊天降罚，人神丧恃[14]，赖宗庙之灵[15]，亦辍歆祀。脱行飨荐，恐乖冥旨。”群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终礼，此乃二汉所以经纶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也。”帝曰：“既葬即吉，盖季俗多乱，权宜救世耳。二汉之盛，魏、晋之兴，岂由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哉！平日之时，公卿每称当今四海晏然，礼乐日新，可以参美唐、虞，比盛夏、商。及至今日，即欲苦夺朕志，使不逾于魏、晋。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李彪曰：“今虽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宾之吴，漠北有不臣之虏，是以臣等犹怀不虞之虑。”帝曰：“鲁公带绖从戎[16]，晋侯墨衰败敌，固圣贤所许。如有不虞，虽越绋无嫌[17]，而况衰麻乎！岂可于晏安之辰豫念军旅之事，

以废丧纪哉！古人亦有称王者除衰而谅阇终丧者，若不许朕衰服，则当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择。”游明根曰：“渊默不言，则大政将旷；仰顺圣心，请从衰服。”太尉丕曰：“臣与尉元历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讳之后三月，必迎神于西，禳恶于北，具行吉礼，自皇始以来[18]，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当行，况居丧乎！朕在不言之地[19]，不应如此喋喋；但公卿执夺朕情，遂成往复，追用悲绝。”遂号恸，群官亦哭而辞出。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于己，欲废之，盛寒，闭于空室，绝其食三日；召咸阳王禧，将立之。太尉东阳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谏，乃止，帝初无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孙也[20]。

又有宦官谮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数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复追问。

甲申，魏主谒永固陵。辛卯，诏曰：“群官以万机事重，屡求听政。但哀慕缠绵，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机衡者，皆谋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当时与论决。”

【注释】

①卒哭之礼：“卒”，终止。古代礼制，亲人刚去世，哭可随时，安葬以后，就终止不定时号哭，规定只有早晚号哭。

②授服之变：古代礼制，双亲亡，要守三年丧，着三年丧服，但有变化。第一年服斩衰，即用最粗的麻布做成，不缉边，断处外露的丧服，周年后为小祥，祭祀后可脱下斩衰，穿上用练过的布帛制成的丧服；再周年后为大祥，即行

"禫"祭，又过三个月，就可卸除丧服。

③金册：指文明太后的遗书。

④中代：北魏对东汉之称。

⑤在位过纪：古人的十二年为一"纪"，北魏孝文帝于宋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即位，至此（公元490年）共有19年，故曰："过纪"。

⑥偻（lóu 楼）偻：恭敬、谨慎的样子。

⑦孺慕：如孺子对父母的依恋、思念。

⑧谅阴（liáng ān 凉安）：又作"谅阴"，指帝王居丧。

⑨王孙裸葬：王孙即杨王孙，汉武帝时人，家中富有，物品无所不备，他病重临终时，对儿子说："我想裸葬，以返归真朴，一定不能违反我的心意，到时候用布袋装我的尸体下葬，下葬后，把布袋从脚部脱出来，使我的身体接触土壤。"儿子不忍心这样做，去请教杨王孙的朋友祁侯，祁侯百般对说，杨王孙仍坚持裸葬，祁侯只好答应，后来杨王孙真的裸葬了。

⑩士安去棺：士安为晋代医学家皇甫谧的字。皇甫谧曾写有文章说："生不能得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身，棺椁所以隔真。吾乞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篷篠裹尸，择不毛之土，穿坑下尸，篷篠之外，便以亲土。若不如此，是冤悲没世。"他的儿子听从他的话，死后按他要求安葬。

⑪此句为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言论。

⑫烝尝：古代祭祀之称。春、冬天举行的祭祀为烝；秋天举行的祭祀为尝。

⑬古代礼制：居丧三年内不参予举行祭祀。这里是说如果皇帝要行三年丧期，则宗庙之祭将全废阙。

⑭人神丧恃：《诗经》：无母何恃。此处指母亲去世后，先去依恃。

⑮赖：此"赖"字当作"想"字。

⑯鲁公带经从戎：事见《史记》：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管叔、蔡叔叛乱，淮、徐一带少数民族起兵，周公旦长子伯禽率军东征平定叛乱。因为当时居周武王之丧，所以伯禽带经从军出征。

⑰越绋（fú 佛）：越，即躐，超越。绋，牵引灵柩车的绳索。古代礼制，未下葬前，以绳索系灵柩车以防火灾。安葬前祭祀天地、社稷，须超越这牵引灵柩车的绳索而往祭祀，称"越绋"。

⑱皇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年号。

⑲不言之地:帝王居丧谅阴,三年不言。

⑳穆崇:北魏的开国功臣。

【译文】

皇帝于是对游明根等人说:"圣人制定终止不定时号哭的礼节,授予丧服的变更,都是顺应人情,逐渐减轻,不突然勉强。如今则是十天之间,就谈到除去丧服,独独成了伤害情理的事。"游明根等人回答说:"臣等恭敬地探求文明太后书写在金册的遗旨,主张过一个月就下葬,葬礼之后就除去丧服。所以在下葬一开始,便陈奏卸除丧服的事。"皇帝说:"朕想中世所以不实行三年之丧,大体上是君主去世,继嗣的君主刚刚即位,国君的德化还未流布,臣子的道义不能周遍,所以身穿兖袍,头戴冠冕,来行即位的礼节。朕实在德行不够,在位却已超过一纪,足够让群臣万民知道在上位有个君主的了!在这个时候,却不能不遂悲哀仰慕的心愿,使得真情与礼制都不能顾及,真是令人痛恨。"高闾说:"杜预是晋朝的饱学之士,他谈论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之丧的,认为汉文帝的制服,和古制不谋而合,虽是近世所行的礼制,事例仍可以遵循。所以臣等才恭谨地要求陛下这么做。"皇帝说:"我私下探求太后金册上的遗旨,所以抑制臣子的心情,命令早早除去丧服,是顾虑到可能因此废弛或中断政事的处理的缘故。诸位王公大臣所以要求我,也是这种心志。朕如今上奉金册的谕令,下顺群臣的忠心,不敢沉默不语以致荒废政事,只想要穿着衰麻,废去即吉之礼,初一、十五能尽诚恳的哀思,情意在可以允许的范围内,所以一心想这么做。像杜预那种建议,对于深怀孺慕之思,沉默不语的居丧之君,可以说是要求过分了。"秘书丞李彪说:"汉代明德马后,守护养育章帝,他们之间,母慈子孝,毫无嫌隙。等到马后崩逝,下葬之后不满十天,就已从吉除去丧服。但是汉章帝并不曾被人讥评,明德马后也并不损伤名誉。希望陛下遵照金册的遗令,割断哀思,依从臣等的

建议。"皇帝说："朕所以不舍得脱去丧服，不依从臣下建议，实在是感情不能抑制，哪里只是为了苟且避免嗤笑嫌恶而已呢！如今奉安送终，俭省朴素，已完全仰遵遗册的旨意；只是哀痛仰慕的心情，事情关键在我身上，希望太后圣灵不要抑压我的最大心愿罢了。"高阎说："陛下在上位既不卸除丧服，臣等在下位单独卸除丧服，那么我们做臣子的道义就嫌不够。又，陛下亲自穿着衰麻，再听理朝廷政事，吉凶各种事体混杂，臣私下感到疑虑。"皇帝说："先后爱扶顾念臣下，卿等悲哀思慕，还不忍心卸除丧服，为什么独独忍心要求至亲的我呢？现在朕受先后遗册旨意所迫，只希望服丧到期年，虽不完全尽了礼节，内心蕴结的悲痛思慕稍微可以伸舒了。群臣各自凭亲疏、贵贱、远近做为除去丧服的时间差别，这样或许稍近于古制，而在今日也易于实行了。"高阎说："过去杨王孙要裸葬，皇甫士安不用棺木，他们的儿子都遵从遗志，没有违背。如今陛下亲奉太后遗令，却仍有不依从之处，臣等因此才一再烦扰圣上，上奏请求。"李彪说："在丧三年，不改变父亲的行为准则，可以说是大孝。现在不遵从太后册令，只怕涉嫌有改变作为之讥。"皇帝说："杨王孙、皇甫士安都以俭约之道教诲儿子，儿子们遵从了，和我今天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至于说改变父亲行为准则，那就和这个不同。即使有所涉嫌，我甘心接受后代的讥评，不忍心接受各位今天的请求。"群臣又进言："春烝，秋尝，宗庙各项祭典，很难废除或空阙。"皇帝说："自先朝以来，一直是有关官员执行祭典事务，朕承蒙母后慈训，常亲自去表达敬意。如今皇天降下惩罚，人神失去依恃，想宗庙的圣灵，也要停止歆飨祭祀，如果我去祭祀进献，只怕反而乘违圣灵的意旨。"群臣又进言："古时候安葬后就除去丧服，不必照礼制终三年之丧，这是两汉用以经纬治国之道，魏、晋用以处理各项政务的制度。"皇帝说："安葬之后就卸除丧服，大多是末世多乱，权宜救世罢了！两汉的盛况，魏、晋的兴隆，哪里是由于简略奉行丧礼，遗忘仁爱孝顺而得来的呢！平常的时候，王公众卿常常称扬当

今四海安宁，礼乐日新，可以和唐、虞比美，和夏、商比盛。等到今天，就想苦苦改变朕的心志，使我不致逾越魏、晋两代，这样的心思，我真不能了解原因在哪里。"李彪说："如今虽政治教化清明平静，但江南有未曾宾服的吴国，漠北有不肯臣服的蛮族，所以臣等还是怀着不胜防备的忧虑。"皇帝说："鲁公伯禽东征徐夷，系了麻布腰带去从军，晋侯襄公西击秦军，染黑白色衰服战败了敌人，这本是圣贤所称许的。倘若有不测之变，即使是跨越践踏引棺的绳索，也不忌嫌，何况是穿着衰麻呢！怎可以在安宁太平的时候，预先顾念可能有军旅紧急大事，而致荒废丧事！古代也有称王者除去丧服，而居丧沉默到丧期终了的，若是不准许朕穿着衰服，那么应当除了衰服拱手沉默，把政事委托给宰相。两种方式，但看公卿选择了。"游明根说："沉默不语，那么大政将旷废，仰顺皇上圣心，请依从皇上之意穿着衰服！"太尉拓跋丕说："臣与尉元几经事奉过五位皇帝。魏家旧例，大讳之后三月，必定在西方迎接神祇，在北边禳祓恶物，都行吉礼，自道武帝皇始年间以来，从未更改过。"皇帝说："如能以正道事奉神祇，不必迎接，神祇自然到来；若是失了仁义，虽迎接，神祇也不来，这是平日都不应当做的事，何况居丧期间呢？朕居丧，处于不说话的境地，不该这样喋喋不休，但公卿固执要改变朕守制思亲的情意，于是成了反复辩论的情形，想想真令人悲痛极了。"于是放声悲恸号哭，群臣也号哭着告辞出来。

起先，太后顾忌皇帝英明敏慧，怕对自己不利，想废了他，严寒的冬天，把他关闭在空房里，断绝饮食三天；召唤威阳王拓跋禧，将立为皇帝。太尉东阳王拓跋丕、尚书右仆射穆泰、尚书李冲固执劝谏，太后才作罢。皇帝没有一点怨恨之意，只是深深感激拓跋丕等人。穆泰是开国功臣穆崇的玄孙。

又有宦官在太后面前毁谤皇帝，太后用木杖责打皇帝，打了几十下，皇帝沉默地接受责打，不自己申辩理论，等太后驾崩了，也不再追究这件冤屈的事。

二十日，魏国君主拜谒永固陵。二十七日，诏令说："群臣因为万机事理繁重，几次请求听政。但朕哀慕思念之情，固结不解，自己的力量还不能胜任。近侍先前掌理尚书事宜的，都是可以施展谋略的人，暂时可以交付他们，如果有疑虑的事，朕当随时与他们一起议论而做决断。"

12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专好读书，常属疾不治事，由是长史伏登之得擅权，改易将吏，不令法乘知。录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系登之于狱，十余日。登之厚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将部曲袭州，执法乘，谓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烦劳。"囚之别室。法乘无事，复就登之求书读之，登之曰："使君静处，犹恐动疾，岂可看书！"遂不与。乃启法乘心疾动，不任视事。十一月，乙卯，以登之为交州刺史。法乘还，至岭而卒[1]。

13 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为湘东王。

14 初，太祖以南方钱少，更欲铸钱。建元末，奉朝请孔颙上言，以为："食货相通，理势自然。李悝云：'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甚贱甚贵，其伤一也。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民所以盗铸，严法不能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者，意谓钱为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质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

夫民之趋利,如水走下。今开其利端,从以重刑,是导其为非而陷之于死,岂为政欤!汉兴,铸轻钱,民巧伪者多。至元狩中,始惩其弊,乃铸五铢钱,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铅[2],而计其费不能相偿,私铸益少。此不惜铜不爱工之效也。王者不患无铜乏工,每令民不能竞,则盗铸绝矣。宋文帝铸四铢,至景和,钱益轻,虽有周郭,而熔冶不精,于是盗铸纷纭而起,不可复禁。此惜铜爱工之验也。凡铸钱,与其不衷,宁重无轻。自汉铸五铢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故也。按今钱文率皆五铢,异钱时有耳。自文帝铸四铢,又不禁民翦凿,为祸既博,钟弊于今,岂不悲哉!晋氏不铸钱,后经寇戎水火,耗散沈铄,所失岁多,譬犹磨砻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天下钱何得不竭!钱竭则士、农、工、商皆丧其业,民何以自存!愚以为宜如旧制,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若官铸者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轻小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即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诸州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

是岁,益州行事刘悛上言:"蒙山下有严道铜山[3],旧铸钱处,可以经略。"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顷之,以功费多而止。

15 自太祖治黄籍,至上,谪巧者戍缘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诏:"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4];其有谪役边疆,

各许还本；此后有犯，严加剪治。”

16 长沙威王晃卒。

17 吏部尚书王晏陈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鸾代晏领选，手敕问之，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

18 以百济王牟大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19 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遣使如魏，请为天子讨除蠕蠕，魏主赐以绣袴褶及杂彩百匹。

【注释】

①岭：指大庾岭。五岭之一。在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

②汉初行半两钱及荚钱，一面有花纹，一面为平面无花纹。人们偷偷磨削平面，取其铜屑私铸钱。汉武帝元狩年间铸五铢钱，钱的两面周边都镂铸花纹，使人不能偷磨取铜屑私铸钱。 谷(yù 浴)，铜屑。

③蒙山：山名，在今四川省雅安县境内，盛产铜，为汉代邓通铸钱处。

④复注：重新登记入黄籍。

【译文】

12 交州刺史清河人房法乘专好读书，常托病，不管政事，因此长史伏登之得以专擅权柄，改任将领官吏，不让房法乘知道。录事房季文向房法乘报告，房法乘大怒，把伏登之关在监狱中十几天。伏登之厚礼贿赂房法乘的妹夫崔景叔，得以逃出，于是带领部属偷袭州衙门，捉了房法乘，对他说：“长官既有病在身，不应该烦劳。”把他囚禁在别的房间。房法乘没事做，又向伏登之要求给书让他读。伏登之说：“长官安静地待着，还怕引动疾病，怎能看书！”就不给他书。于是启奏说房法乘发了心病，不能处理公务。十一月，二十一日，任命伏登之做交州刺史，房法乘回朝廷，走到大庾岭就死了。

13 十二月，十六日，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

14 当初，太祖因为南方钱币少，想再铸钱。建元末年，奉朝请孔颢上言，认为："食物与货物相交通，在道理、情势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李悝说：'米的价格太昂贵，便伤害人民，太廉贱又伤害农民。'米价的太贵或太贱，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三关是国家的重要地区，近年常被大水淹没，然而米价并不昂贵，那是因为天下钱币稀少，并不是谷价低廉，这是不能不明察的。铸钱的弊病，在于轻重常有变化。钱币份量重，害处在于难以推广使用，而难以推广使用所带来的弊病还算轻微；钱币的份量轻，流弊在于容易被偷铸，而容易被偷铸，所带来的祸害很沉重。人民所以偷铸钱币，严厉的法令都不能禁阻，那是由于政府铸造钱币爱惜铜，舍不得多花工夫。爱惜铜，舍不得多花工夫，原因是认为钱是没用的东西，用以沟通交换，一定要让它质料轻微而数量多，节省工夫而容易铸成，没有周密考虑它可能带来的祸患。说到人民趋向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现在开启他们逐利的端绪，接着科以严重的刑罚，这等于是引导他们做坏事而又陷害他们于死地，这哪是为政的道理呢！汉代兴起，铸造份量轻的钱币，人民行巧诈伪的很多。到了元狩年间，才惩制这个弊端，于是铸造五铢钱，上下两面与边缘都加工处理，使得不能随意磨损得铜屑。盘算花费的工夫费用，不能抵偿利益，私下偷铸钱币的情形就越少了，这是不痛惜铜，不怕花工夫的好效果。君王不怕没有铜、没有工夫，常常做到让人民无法逐利获益，那么偷铸钱币的事就不会再发生了。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到了景和年间，钱币更轻了，虽在上下两面与边缘加工，但是熔冶不精，于是偷铸的事纷纭产生，无法再禁止，这是舍不得铜，不肯多花工夫的结果。大凡铸造钱币，如果做不到轻重恰到好处，宁可重不可轻。自从汉代铸造五铢钱，到宋文帝，经历五百多年，制度上每个时代都有增减损益，然而一直不改变五铢的份量，那是明了它轻重可以取法，保有交易的便利的缘故。根据考察：现在钱币大都是五铢，不同

份量的偶而也有。自宋文帝铸造四铢钱，又不禁止人民割削挖凿，造成的祸害既广博，积弊累积到今天，怎不悲哀！晋氏不铸造钱币，后来经过贼寇、戎马、水灾、火灾、耗损、散失、沉没、销熔，所遗失的每年都很多。譬如磨石逐日消磨，看不到它损耗，终有消磨损耗殆尽的一天。天下的钱币怎能不消耗光！钱币用光，那么士、农、工、商都丧失职业，人民怎样存活！愚以为应当一如旧有制度，大兴熔铸，钱币的份量重五铢，完全依照汉代的办法。如果官府铸造的钱币已经发布到民间，便严格禁止割削挖凿，轻的小的，破损缺口，边缘没有加工的，都不准通行。官钱细小的，重新秤量，聚合多了，销熔做成大的标准钱币，便利贫穷善良的人民，阻塞奸诈取巧的门径。钱币货物能均衡，远近都一样，百姓乐业，交易场上没有争执，衣食各项都能繁荣发展了。"太祖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交代各州郡大量购买铜矿、煤炭；适逢太祖去世，事情就搁下来了。

这年，益州行事刘悛上奏："蒙山下有严道铜山，是过去铸造钱币的地方，可以经营。"皇上依从他的建议，派遣使者进四川铸造钱币，不久，由于花工夫太多而停止不办。

15 自太祖整理黄籍，划定户口，到了皇上，奸诈巧伪的贬谪到淮水沿岸戍防已有十年，百姓怨声载道。于是皇上下诏说："自宋升明的前犯罪的，都听由意愿重新填入黄籍，其中有远谪到边疆服劳役的，允许各自回转本乡，此后如有再犯，就要严厉加以处罚。"

16 长沙威王萧晃去世。

17 吏部尚书王晏陈述自己有疾病，愿意退位。皇上想用西昌侯萧鸾代替王晏职位，下手令询问王冕的意见。王冕启奏说："萧鸾清廉能干有余，但是不熟悉百家氏族，只怕不能任这个职位。"皇上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

18 任命百济王牟为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19 高车阿伏至罗及穷奇派遣使者到魏，请求为天子讨伐清除蠕蠕。魏主赏赐了精绣的罩甲和一百匹的各色绸布。

九 年

1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2 丁卯[1],魏主始听政于皇信东室。

3 诏太庙四时之祭:荐宣皇帝,起面饼、鸭臛[2];孝皇后,筍、鸭卵;高皇帝,肉脍、菹羹[3];昭皇帝,茗、栅、炙鱼[4];皆所嗜也。上梦太祖谓已:"宋氏诸帝常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时祠二帝、二后于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礼。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为不可以私欲干国之典[5],况子为天子,而以庶人之礼祭其父,违礼甚矣!卫成公欲祀相,宁武子犹非之[6];而况降祀祖考于私室,使庶妇尸之乎[7]!

4 初,魏主召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伏连筹辞疾不至,辄修洮阳、泥和二城,置戍兵焉。二月,乙亥,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请击二戍,魏主许之。

5 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如魏吊,欲以朝服行事,魏主客曰:"吊有常礼,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辄易。"往返数四,昭明等固执不可。魏主命尚书李冲选学识之士与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听使者朝服,出何典礼?"淹曰:"吉凶不相厌。羔裘玄冠不以吊[8],此童稚所知也。昔季孙如晋,求遭丧之礼以行[9]。今卿自江南远来吊魏,方问出何典礼;行人得失,何其远哉!"昭明曰:"二国之礼,应相准望。齐高皇帝之丧,魏遣李彪来吊,初不素服,齐朝亦不以

为疑；何至今日独见要逼！”淹曰：“齐不能行亮阴之礼，逾月即吉。彪奉使之日，齐之君臣，鸣玉盈庭，貂珰曜目[10]。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独以素服厕其间乎！皇帝仁孝，侔于有虞，执亲之丧，居庐食粥，岂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礼，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则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顾而笑曰：“非孝者无亲，何可当也！”乃曰：“使人之来，唯赍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吊，唯主人裁其吊服！然违本朝之命，返必获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将命得宜，且有厚赏。若无君子，卿出而光国，得罪何伤！自当有良史书之。”乃以衣、帢给昭明等[11]，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见，文武皆哭尽哀。魏主嘉淹之敏，迁侍郎，赐绢百匹。昭明，骃之子也。

6 始兴简王鉴卒。

【注释】

①正月无此日，疑误。

②起面饼：即发面饼。　臛（huò 霍），肉羹。

③脍（kuài 快）：细切鱼肉。菹（zū 租），酢菜，腌菜。

④茗（míng 名）：茶。　糂（sǎn 散）：同“馓”，馓子，油炸的面食，细条相连扭成花样。

⑤事见《国语》。屈到，春秋时楚国人，楚康王时为莫敖。喜欢吃菱角，有病将亡，召集宗族老人嘱咐说：“我死了以后，祭祀我时一定要用菱角做供品。”屈到死后，到了周年祭祀日，宗族老者准备按他的吩咐用菱角作供品。他的儿子屈建命令撤去，说：“祭祀典礼规定：‘国君用牛做供品，大夫以羊作供品，士人以猪狗做供品，平民百姓用鱼和烤肉作供品，其它干果酱菜和盛供品的礼器可以上下同样。’不进献奇珍异品，不铺陈浪费，不能因为个人的私欲干扰国家的典制。”于是没有用菱角做供品。

⑥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狄人围攻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卫成公梦见康叔对自己说:"相来抢我的供品。"卫成公命人祭祀相。宁武子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鬼神非族类,不能享受祭祀。杞、鄫人的什么事!在此不祭祀相已有很长时间了,不是卫国的过错,不可以违反成王、周公的命令祭祀,请求改变命令。"

⑦豫章王萧嶷与齐武帝萧赜同母,齐武帝为嫡子,因此《通鉴》以萧嶷的妃子为庶妇。尸,主持。

⑧《论语》记载孔子的容貌行止有这样的话。

⑨事见《左传·文公六年》。鲁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季文子将出访晋国,派人向学者请问遇到丧事的礼节,学者问:"问这事来做什么?"季文子说:"有备无患,这是古人的教诲。访求没有范例是实在难处,如果访求过细有什么害处?"

⑩汉代礼制,常侍、侍中等官员的帽子,用黄金做的玲琼、貂尾装饰,晋、南朝宋的后,王公大臣都以貂尾饰帽。

⑪帢:即"帢(qiā 洽)"的古体字。古代士人的帽子,用布做成。

【译文】

九年(辛未,公元491年)

1 春,正月,初八,皇上在南郊祭天。

2 丁卯日,魏主开始在皇信堂东边的房间听取政事。

3 皇上诏示祭太庙四季的祭品:进献宣皇帝的是发面饼和鸭肉羹,进献孝皇后的是笋和鸭蛋,进献高皇帝的是细切的肉和酢菜汤,进献昭皇帝的是茗菜和馓子、烤鱼,都是他们生前喜好的食物。皇上梦见太祖对自己说:"宋氏那些皇帝常在太庙向我要东西吃,你可以另外替我设祭。"于是命令豫章王妃庾氏四季在清溪萧家旧的宅第祭祀两帝、两后,祭的牺牲,穿的礼服,都用祭祀家人的礼节。

臣司马光说:过去屈到喜好吃菱角,遗言要用做供品,儿子屈建作主撤去,认为不能因个人的私欲干扰国家的典制,何

况儿子做天子，却用平民百姓的礼节来祭礼父亲，太违背礼制了！卫成公想祭祀相，宁武子还加以非议，何况降等在私宅祭祀祖父、父亲，让旁支的媳妇来主祭啊！

4 当初，魏主召唤吐谷浑王伏连筹入朝进贡，伏连筹推辞有病不来，就修筑洮阳、泥和两座城，安置军队戍守。二月，十二日，魏枹罕镇将长孙百年要求攻击那两个吐谷浑据守的城，魏主批准了他。

5 散骑常侍裴昭明、散骑侍郎谢竣到魏吊丧，想直接穿着朝服行事，魏的接待外宾人员说："吊丧有一定不变的礼节，怎能穿着大红衣服进入祭堂！"裴昭明等人说："受命于本朝，不敢改变。"来回跑了四趟，裴昭明等固执不肯通融。魏主命令尚书李冲选博学广识的士人去和他们论辩，李冲进奏可以遣派著作郎上谷人成淹。裴昭明等人说："魏朝不让使者穿朝服吊丧，这是出于什么典礼？"成淹说："吉凶两种礼节不能相互杂用。羔裘、玄冠是吉服，不能穿了去吊丧，这是幼童都知道的粗浅道理。从前季孙到晋国去，先访求了解遇到丧事的礼仪如何才出发。如今贵客远从江南来魏吊丧，还问我们出自什么典礼；外交人员的得与失，怎么相差得这么远哪！"裴昭明说："两国之间交往的礼仪，应该相互参照拟仿，求其划一。齐高皇帝之丧，魏派遣李彪来吊唁，当初不曾穿着素服，齐朝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怎么今天独独逼迫我们呢？"成淹说："齐没能实行亮阴三年的礼节。过了一月就除去丧服。李彪奉使前去的时候，齐的君臣，整个朝廷到处玉佩鸣响，帽子上装饰的黄金珰与貂尾耀眼得很，李彪没有主人的命令，胆敢单独穿了素服错杂其间吗？我们皇帝仁爱孝顺，和虞、舜比美，奉行母亲的丧礼，住平房，吃稀粥，怎能拿这个与那个相比呢！"裴昭明说："夏、商、周三代之王，礼制不同，谁能断定谁好谁差？"成淹说："这么说，难道虞舜与殷高宗服三年之丧都不对了？"裴昭明和谢竣相视而笑着说："非议孝亲的，是心中没有敬亲之意，我们怎能担当得起！"于是说："我们奉使前来，只带了罩甲，这既是戎服，不能穿了去吊丧，希望主人决定我们该穿

着什么吊唁的衣服!但是违背我朝的命令,回国一定要被定罪处罚的。"成淹说:"假使那边朝廷有君子式的人在,您奉命而来,应变得宜,还会有厚赏。如果没有君子在,您外出而能光耀国家,即使被定罪也没有什么损伤!还自然会有好史官据实记载的。"于是拿了衣服、帽子给裴昭明等人,让他们穿了去完成使命。二十六日,引领裴昭明等人入宫晋见皇帝,文武百官都放声号哭,尽了哀思之意。魏国君主嘉奖成淹的敏捷,把他升迁做持郎,赏赐一百匹丝绢。裴昭明,是裴駰的儿子。

6 始兴简王萧鉴去世。

7 三月,甲辰,魏主谒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设荐于太和庙[1]。魏主始进蔬食,追感哀哭,终日不饭;侍中冯诞等谏,经宿乃饭。甲子,罢朝夕哭。乙丑,复谒永固陵。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请祈百神,帝曰:"成汤遭旱,以至诚致雨,固不在曲祷山川。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何宜四气未周,遽行祀事!唯当责躬以待天谴。"

8 甲戌,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为之置燕设乐。彪辞乐,且曰:"主上孝思罔极,兴坠正失。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绖,犹以素服从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乐之赐。"朝廷从之。彪凡六奉使,上甚重之。将还,上亲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赋诗以宠之[2]。

9 己卯,魏作明堂,改营太庙。

10 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于东明观,亲决疑狱;命李冲议定轻重,润色辞旨,帝执笔书之。李冲忠勤明断,加以

慎密，为帝所委，情义无间；旧臣贵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11 乙卯，魏长孙百年攻洮阳、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余人。

12 丙辰，魏初造五辂[3]。

13 六月，甲戌，以尚书左仆射王奂为雍州刺史。

14 丁未，魏济阴王郁以贪残赐死。

15 秋，闰七月，乙丑，魏主谒永固陵。

16 己卯，魏主诏曰："烈祖有创业之功，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平文之功少于昭成，而庙号太祖，道武之功高于平文，而庙号烈祖[4]，于义未允。朕今奉尊烈祖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5]，余皆以次而迁。"

八月，壬辰，又诏议养老及禘于六宗之礼[6]。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设幕，中置松柏树，设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为非礼，罢之。戊戌，移道坛于桑干之阴，改曰崇虚寺。

乙巳，帝引见群臣，问以"禘祫[7]，王，郑之义，是非安在？"尚书游明根等从郑，中书监高闾等从王。诏："圜丘、宗庙皆有禘名，从郑：禘祫并为一祭，从王：著之于令。"戊午，又诏："国家飨祀诸神，凡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又诏："明堂、太庙，配祭、配享，于斯备矣。白登、崞山、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冯宣王庙在长安，宜敕雍州以时供祭。"又诏："先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

门、户、井、灶、中霤,四十神悉可罢之。"甲寅,诏曰:"近论朝日、夕月,皆欲以二分之日于东、西郊行礼。然月有余闰,行无常准。若一依分日,或值月于东而行礼于西,序情即理,不可施行。昔秘书监薛谓等以为朝日以朔,夕月以纰。卿等意谓朔朏、二分,何者为是?"尚书游明根等请用朔朏,从之。

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诏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违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于庙,帅群臣哭已,帝易服缟冠、革带、黑屦,侍臣易服黑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遂哭尽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缟冠素纰、白布深衣、麻绳履,侍臣去帻易帽。既祭,出庙,帝立哭,久之,乃还。

17冬,十月,魏明堂、太庙成。

【注释】

①太和庙:《北史》作"太和殿",《魏书》记:"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当为太和殿。

②此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晋国大夫赵武从宋国回国经过郑国,郑国国君郑伯在垂陇(今河南郑州市西北)设宴招待他,七个儿子都跟着郑伯出席接待。赵武说:"七个公子都跟随君王您来招待我,这是对赵武的恩宠,请他们都赋诗来表示君王您对我的恩赐之意吧。"

③五辂(lù 路):即用玉、金、象、革、木五种材料造成的五种车子。

④烈祖: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追尊道武帝为烈祖。

⑤祧(tiāo 挑):远祖庙。

⑥禋(yīn 因)于六宗:见《尚书·舜典》。 禋,升烟以祭,古代祭天的典礼。六宗,各家说法不一,孔安国注为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六种神。 禋于六宗,引申为诚心祭祀之意。北魏孝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为六宗。

⑦禘(dì帝)：古代祭名。帝王立始祖之庙犹谓未尽其追远尊先之意，故又推寻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为大禘之祭。也称宗庙四时祭之一为"禘"，夏天举行。 祫(xiá侠)，古时天子诸侯宗庙祭礼之一。集合远近祖先的神主于太祖庙大合祭。三年丧毕举行一次，次年禘祭后又举行一次，以后每五年一次。 禘祫，殷祭，合高祖之父以上的神主祭于太祖庙，高祖以下分祭本庙。三年丧毕之次年一禘，此后三年祫，五年禘，禘祫各自相距五年。

【译文】

7 三月，十二日，魏主拜谒永固陵。夏，四月，初一，在太和庙备办祭品进献。魏国君主开始食用蔬菜，追怀感伤，悲哀痛哭，一整天不吃饭；侍中冯诞等人进谏，过了一夜才用饭。初二，停止朝夕号哭的礼节。初三，又拜谒永固陵。

魏从正月开始，一直不下雨，到了十一日，有司请求向百神祈祷，魏帝说："成汤遭遇旱灾，凭最虔诚的心灵求得雨，下不下雨，关键本来就不在于是否委婉向山川之神祈祷。如今普天之下丧失国母，阴阳两界同时致哀，怎样合适在这四季循环未遍之时，就行祭祀祈愿的事！只应当反责自己，等待上天的惩罚。"

8 十二日，魏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问，为他们安排礼乐酒席。李彪婉辞礼乐，并且说："我国君主孝亲之心，广深无极，振兴前王湮没的典制，矫正以往的过失。上个月(三月)的月末，朝中臣子才卸除了衰绖，还穿着素服办公，所以臣不敢接受奏乐娱心的赏赐。"朝廷依从他的意思。李彪总共六次奉使来江南，皇上很看重他。快回魏时，皇上亲自送到琅琊城，命令群臣赋诗来表示恩宠之意。

9 十七日，魏兴建明堂，改建太庙。

10 五月，初八，魏国君主在东明观更改律令，亲自断决可疑的诉讼案件；命令李冲研议确定该轻或该重，言辞旨意加以润色，魏主拿笔写下来。李冲忠正勤勉、明智果断，再加上谨慎周到，君主之委

托,情义真诚毫无嫌隙,无论旧时的臣子,显贵的皇戚,没有人不心服的,中外都推崇他。

11 二十四日,魏长孙百年攻打吐谷浑的洮阳、泥和两域据点,把城池攻陷了,俘虏了三千多人。

12 二十五日,魏初次建造玉、金、象、革、木等五种天子的车驾。

13 六月,十三日,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奂做雍州刺史。

14 丁未日,魏济阴王拓跋郁由于贪婪残暴,被赐令自杀。

15 秋,闰七月,初五,魏国君主拜谒永固陵。

16 十九日,魏主下诏说:"烈祖有创业的功勋,世祖有开拓的德业,应当列为祖宗,百世不改。平文帝的功绩比昭成帝少,而庙号为太祖,道武帝的功绩高过平文帝,而庙号为烈祖,在义理上不够持平允当。朕如今尊奉烈祖做太祖,以世祖、显祖做为两个远祖之庙,其他的都按次序而改变。"

八月,初三,又下诏谘议有关养老及祭祀天皇太帝,五帝六宗的事。早先,魏常在正月吉日在朝廷设帐幕,中间摆置松树柏枝,安设五帝座席来祭祀。又有为了探寻计策而摆设的祭祀,皇帝都认为不合礼仪,停止不再办。初九,把道坛移至桑干河南面,改称为崇虚寺。

十六日,皇帝引见群臣,询问:"禘祭、祫祭的解释,郑玄与王肃所说的究竟谁是谁非?"尚书游明根等人赞从郑玄的解释,中书监高闾等人赞从王肃的解释。皇帝诏令:"天子祭天于圜丘,宗庙大祭,都有'禘'的名称,这可以依从郑玄的解释,禘与祫合并为一种祭祀,这可以依从王肃的解释,把这结论写到律令里。"二十九日,又诏令:"国家祭祀的各种神祇,总共一千两百多处;现在想减省各种祭祀,讲求简约。"又下诏:"明堂、太庙、配祭、配享,这些都齐备了。白登山的宣武庙、崞山的太武帝保姆窦氏祠、鸡鸣山的鸡鸣山庙与文成帝保姆常氏祠,只派遣有司照规祭祀。冯宣王庙在长安,应当敕令雍州按四季供奉祭祀。"又下诏:"早先祭祀的有水火之神

四十几位及城北的星神，如今圜丘之下，即已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明堂祭祀门、户、井、灶、中霤的神，四十个神都可以停止不祭。”二十五日，皇帝诏令说：“近来议论朝日、夕月的祭礼问题，都主张在春分、秋分于东郊、西郊行礼。但每月有多余的置闰的日子，并没有永久的准则。如果完全按照春分秋分，也许正值月亮在东边，却在西郊行礼，就人情道理上，是不能施行的。过去秘书监薛谓等人认为：在朔日祭祀朝日，在每月初三祭祀夕月。卿等人认为朔日与初三两种分法，哪种妥当？”尚书游明根等请求就用朔日与初三祭日、月的办法，皇帝依从这个建议。

二十七日，魏国有司上言，要求占卜决定丧满周年除服的小祥吉日。皇帝下诏曰：“占卜问日子求吉祥，一方面违背谨敬行事之志，也违背永久思慕的心思，现在干脆就用月末的日子。”九月，十八日夜晚，皇帝在宗庙过夜，领着群臣号哭礼毕，皇帝换了衣服，穿戴素绢的帽子，皮带子，黑的麻鞋子；侍臣也换了衣服，戴黑色的长的发巾，白绢的单衣，皮带子、黑鞋子，于是哭过了二更天。二十九日，皇帝换下祭服，素绢的帽子，素色的帽饰，白布做的衣裳相连的深衣，麻绳编的鞋子；侍臣除去黑色的长发巾，换上白纱帽子。祭完以后，出了字庙，皇帝站着哭，哭了许久，才回返宫廷。

17 冬，十月，魏明堂，太庙完工。

18 庚寅，魏主谒永固陵，毁瘠犹甚。穆亮谏曰：“陛下祥练已阕，号慕如始。王者为天地所子，为万民父母；未有子过哀而父母不戚，父母忧而子独悦豫者也。今和气不应，风旱为灾，愿陛下袭轻服，御常膳，銮舆时动，咸秩百神，庶使天人交庆。”诏曰：“孝悌之至，无所不通。今飘风、旱

气，皆诚慕未浓，幽显无感也。所言过哀之咎，谅为未衷。”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于太和庙，衮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帻，素纱深衣，拜陵而还。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还，至太和庙，乃入。甲子，临太华殿，服通天冠，绛纱袍，以飨群臣。乐县而不作。丁卯，服衮冕，辞太和庙，帅百官奉神主迁于新庙。

19 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诸牧守。

20 魏假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

21 魏旧制，群臣季冬朝贺，服袴褶行事[1]，谓之小岁；丙戌，诏罢之。

22 十二月，壬辰，魏迁社于内城之西。

23 魏以安定王休为太傅，齐郡王简为太保。

24 高丽王琏卒，寿百余岁。魏主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太傅，谥曰康。孙云嗣立。

25 乙酉，魏主始迎春于东郊。自是四时迎气皆亲之。

26 初，魏世祖克统万及姑臧，获雅乐器服工人，并存之。其后累朝无留意者，乐工浸尽，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访民间晓音律者议定雅乐，当时无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饰，稍壮丽于往时矣。辛亥，诏简置乐官，使修其职；又命中书监高闾参定。

27 初，晋张斐、杜预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律文简约，或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杀顿异，临时斟酌，吏得为奸。上留心法令，诏狱官详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

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诏公卿、八座参议考正，竟陵王子良总其事；众议异同不同壹者，制旨平决。是岁，书成。廷尉山阴孔稚珪上表，以为："《律》文虽定，苟用失其平，则法书徒明于帙里，冤魂犹结于狱中。窃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高第，即加擢用，以补内外之官，庶几士流有所劝慕。"诏从其请，事竟不行。

【注释】

①袴褶(kù dié 库迭)：戎衣。

【译文】

18 初二，魏国君主拜谒永固陵，哀毁瘦弱得很厉害。穆亮劝谏说："陛下已经过了行小祥之礼，加了练冠，而哀号思慕还和初丧时一样。王者是天地所子爱的，是万民的父母；从来没有儿子过份哀痛而父母不悲戚的，也没有父母忧虑而儿女独独喜悦安乐的啊！如今和气不应时节而来，强风水旱，造成灾害，希望陛下能穿着轻便的衣服，食用正常的伙食，车舆常常走动，照着时序祭祀百神，能让天地与百姓共同庆祝。"诏令说："孝悌的终极，没有不能通达的，如今狂风，旱气，都由于诚心敬慕还不够深厚，阴阳之际没有感应。所说朕过于哀伤而引致咎害，想来不是很确当。"十一月，初一，魏主在太和庙行除服的禫祭，穿了衮袍礼冠祭祀，祭祀完了，换黑色的长发巾，素纱做的衣裳相连的深衣，参拜永固陵之后才回转宫廷。初五，冬至，魏主在圜丘祭天，于是祭明堂，回转到太和庙，就进了太和庙。初六，皇帝到太华殿，戴着通天冠，穿绛纱袍子，设宴款待群臣。乐器悬挂着没有演奏。初九，穿着衮袍，戴上礼冠，拜辞太和

庙,率领百官,捧了神主,迁往祈庙。

19 十七日,魏确定了百官的等第。二十日,考核各地方的守官。

20 魏兼职的通直散骑常侍李彪等人来访问。

21 魏旧有制度,群臣季冬朝贺,穿着袴褶行礼,叫做小岁;二十八日,下诏停止这项礼节。

22 十二月,初五,魏把社庙迁移到内城西边。

23 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休做太傅,齐郡王拓跋简做太保。

24 高丽王高琏逝世,活了一百多岁。魏国君主为他制作了素色的委貌冠,布质的深衣;在东郊举哀;派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命赠封太傅,谥号称康,孙子高云继承爵位,立为高丽王。

25 二十二日,魏国君主第一次在东郊迎春,从此四季迎气都亲自主持。

26 当初,魏世祖攻克了统万及姑臧,虏获雅乐器、服饰及乐工,都保存下来。后来几代皇帝没有留意关心,乐工渐渐减少,音谱多散失。高祖才命令有司访察民间通晓音律的,让他们商议确定雅乐,当时已没有人能知晓了。但是在金、石、羽毛旌旗的装饰,比起过去稍稍壮丽。二十四日,诏令简选安排乐官,让他执掌这方面的职务,又命令中书监高闾参合审定。

27 起初,晋朝张斐、杜预共同注释《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都采用。《律》的文字简约,有时一章里头,两家所注处置方式不同,或生或杀,临时才斟酌,官吏就得以为奸枉法。皇上留心法令,下诏令狱官详细校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集校议定两家注释,上表呈奏。皇上诏令公卿、八座参议考正,由竟陵王萧子良总管这件事,如果众多议论不同,没法统一的,呈请皇上旨意公平裁决。这年,书完成了。廷尉山阴人孔稚珪上表,认为:"《律》的文字虽然确定,如果用法的时候有欠公平,那么法书徒然在书里记载明白,冤魂还是在监牢中郁结形成。我私下探寻自古的名流,多数有法学的修养;如今的士子,却没有人肯拿它当事业。纵然有学习的,也被人所轻

视，将来只怕这书要永远沦入供差遣的小吏手中了。现在如果设置《律》书助教，依循《五经》的事例，国子生若有想研读法律的，一经策试中了高榜，立刻加以擢升录用，以补充内外的官员，这样也许士流能因此有所仰慕，能达到奖劝的效果。"诏命依从孔稚珪的要求，但终究没有实行。

28 初，林邑王范阳迈，世相承袭，夷人范当根纯攻夺其国，遣使献金簟等物。诏以当根纯为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9 魏冀州刺史咸阳王禧入朝。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称禧清明有惠政，请世胙冀州。"魏主诏曰："利建虽古[1]，未必今宜；经野由君，理非下请。"以禧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诸军事。

30 初，魏文明太后宠任宦者略阳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赐以不死之诏。太后殂，承祖坐赃应死，魏主原之，削职禁锢于家，仍除悖义将军，封佞浊子，月余而卒。承祖方用事，亲姻争趋附以求利。其从母杨氏为姚氏妇独否[2]，常谓承祖之母曰："姊虽有一时之荣，不若妹有无忧之乐。"姊与之衣服，多不受；强与之，则曰："我夫家世贫，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与之奴婢，则曰："我家无食，不能饲也。"常著弊衣，自执劳苦。承祖遣车迎之，不肯起；强使人抱置车上，则大哭曰："尔欲杀我！"由是苻氏内外号为"痴姨"。及承祖败，有司执其二姨至殿

庭。其一姨伏法。帝见姚氏姨贫弊,特赦之。

31 李惠之诛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3]。惠从弟凤为安乐王长乐主簿,长乐坐不轨,诛,凤亦坐死。凤子安祖等四人逃匿获免,遇赦及出。既而魏主访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将军。既而引见,谓曰:"卿之先世[4],再获罪于时。王者设官以待贤才,由外戚而举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无异能,且可还家。自今外戚无能者视此。"后又例降爵为伯,去其军号[5]。时人皆以为帝待冯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闾曾以为言,帝不听。及世宗尊宠外家,乃以安祖弟兴祖为中山太守,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三司、中山公,谥曰庄。

【注释】

①利建:《易》有"利建侯"之说。

②从母:即姨、姨妈。

③思皇后:北魏孝文帝谥其母李贵人号为思皇后。

④先世:指李惠、李凤。

⑤去军号:去掉将军号。

【译文】

28 当初,林邑王范阳迈,世代相承,固袭传位,夷人范当根纯攻击夺取林邑王的国家,派遣使者来贡献金簟等物品。诏令任命范当根纯做都督缘海诸军事,兼林邑王。

29 魏冀州刺史咸阳王拓跋禧入朝,有司上奏:"冀州人民称扬拓跋禧清明有惠政,请让他世代享有冀州。"魏国君主下诏说:"'利建侯'的说法虽古,现在实行未必合宜,划分疆域,全由国君作主,照

道理不是由在下之人提出要求的。"任命拓跋禧做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诸军事。

30 早先，魏文明太后宠爱信任宦官略阳人苻承祖，官做到侍中，掌管尚书都曹的事宜，赐他一纸免死的诏令。太后驾崩，苻承祖因为贪赃被判罪，该处死刑，魏主原谅赦免了他，削去官职，禁锢在家中，永不准做官，仍改称悖义将军，封为佞浊子，过了一个多月去世了。苻承祖正掌权用事的时候，亲戚都争着趋附他，以便求取利益。他的姨妈杨氏嫁到姚家做媳妇，独独不这样。她常对苻承祖的母亲说："姐姐虽然拥有一时的荣耀，不如小妹拥有无忧的快乐。"姐姐给她衣服，多数不接受，勉强送给她，她就说："我夫家世代贫寒，华美的衣服使人不安。"实在不得已，有时候就接受下来，把衣服埋了。给她供使唤的奴婢，她就说："我家没有食物，不能供养他们。"常穿着破衣服，自己操持劳若家事。苻承祖派车子去迎接她，她不肯起身，勉强抱她上了车，就大哭着说："你想杀我！"从此苻氏内外都给她取外号叫"痴姨"。等到苻承祖出了事，有司捉了他的两个姨妈到朝廷，其中一个姨妈已伏法受刑，皇帝看到姚氏姨妈贫穷，衣着破旧，特别赦免了她。

31 李惠被诛的时候，思皇后的兄弟都处死。李惠的堂弟李凤是安乐王拓跋长乐的主簿，拓跋长乐因为图谋不轨被判罪，处死，李凤也牵累处死。李惠的儿子李安祖等四人逃躲保住了性命，遇到赦免才敢露面。后来魏主探访舅家尚存的亲戚，找到李安祖等人，都封了侯爵，加赐将军的封号。不久引见，对他们说："卿等的先人，当年一再获罪。王者设置官职来等待贤才，从外戚中荐举的，是末世的方法。卿等既没有特异的才能，就回家去吧！从此外戚没有才能的，就照此办理。"后来又贬低爵位为伯，除去将军的封号。当代人都认为皇帝对待冯氏太丰厚，对待李氏太刻薄；太常高闾曾以此进言，皇帝不肯听纳。等到世宗尊显宠爱外戚之家，才任命李安祖的弟弟兴祖做中山太守，追赠李惠开府仪同之司，中山公，谥号为庄。

十 年

1 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飨群臣于太华殿,悬而不乐。

2 己未,魏主宗祀显祖于明堂以配上帝,遂登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1],布政事。自是每朔依以为常。

散骑常侍庾荜等聘于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荜等于馆南,瞻望行礼。

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

3 魏主命群臣议行次。中书监高闾议,以为:"帝王莫不以中原为正统,不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桀、纣至虐,不废夏、商之历;厉、惠至昏,无害周、晋之录。晋承魏为金,赵承晋为水,燕承赵为木,秦承燕为火。秦之既亡,魏乃称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于轩辕;臣愚以为宜为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神元与晋武往来通好[2],至于桓、穆,志辅晋室[3],是则司马祚终于郏鄏[4],而拓跋受命于云代。昔秦并天下,汉犹比之共工,卒继周为火德[5];况刘、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岂可舍晋而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请从彪等议。壬戌,诏承晋为水德,祖申、腊辰。

4 甲子,魏罢租课[6]。

5 魏宗室及功臣子孙封王者众,乙丑,诏:"自非烈祖之胄,余王皆降为公,公降为侯,而品如旧。"蛮王桓诞亦降为公;唯上党王长孙观,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丹杨王刘昶封齐郡公,加号宋王。

6 魏旧制,四时祭庙皆用中节,丙子,诏始用孟月,择日

而祭。

7 以竟陵王子良领尚书令。

8 魏主毁太华殿为太极殿。戊子，徙居永乐宫。以尚书李冲领将作大匠，与司空穆亮共营之。

9 辛卯，魏罢寒食飨[7]。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东郊。自是朝日、夕月皆亲之。

丁酉，诏祀尧于平阳，舜于广宁，禹于安邑，周公于洛阳，皆令牧守执事；其宣尼之庙，祀于中书省。丁未，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帝亲行拜祭。

魏旧制，每岁祀天于西郊，魏主与公卿从二千余骑，戎服绕坛，谓之蹋坛[8]。明日，复戎服登坛致祀，已又绕坛，谓之绕天[9]。三月，癸酉，诏尽省之。

10 辛巳，魏以高丽王云为督辽海诸军事、辽东公、高句丽王，诏云遣其世子入朝。云辞以疾，遣其从叔升干随使者诣平城。

11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注释】

①青阳左个：指宗庙后殿东堂北偏的房间。

②神元：指拓跋力微。

③桓、穆：桓帝，指拓跋猗㐌，穆帝，指拓跋猗卢。

④郏鄏(jiá rǔ 夹辱)：古地名。周王域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

⑤此处引《汉书·律历志》说法。《汉书·律历志》记载：《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虽有水德，在火林之间，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强，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汉木火之间，周人迁其行序，故易不载。

⑥租课：李延寿《魏红》作"祖裸"，从之。因为"租课"为较先进赋税制，北

魏才推行不久，不可能罢去，"袒裸"为鲜卑拓跋氏的旧有习惯，从孝文帝改革各项措施看，有可能会去掉这一陋习，所以作"袒裸"效合事实，原书作"祖课"，误。

⑦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说清明前两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以介子推抱木焚死，就定是日禁火寒食。北魏初以寒食节祭祀祖先，此时认为是非礼，所以废止。

⑧踏(tà 踏)坛：穿着戎服绕坛走，魏主一周，公卿大臣七周，叫"踏坛"，是鲜卑拓跋氏祭祀天的仪式之一。

⑨绕天：鲜卑拓跋氏祭祀天的仪式，在踏坛后的第二天，又穿戎服登坛祭天，魏主绕三周，公卿大夫绕七周。

【译文】

十年(壬申，公元492年)

1 春，正月，初一，魏国君主早上在太华殿设宴款待群臣，乐队虚设不奏乐。

2 初二，魏国君主推尊显祖，在明堂祭祀显祖，与上帝共享香火，于是登上灵台观察云物气象，下来在东堂北偏的房间停留，宣布政事，从此，每逢朔日就依循这个方式，成了常例。

散骑常侍庾荦等出坊魏，魏主派遣侍郎成淹引领庾荦等人到客馆南边，瞻望祀明堂、登灵台的礼仪。

初四，魏开始以太祖在南郊配享祭天。

3 魏国君主命令群臣，议定魏在五行继统上的次第。中书监高闾提议，认为："帝王没有不以中原为正统的，不把传世的多寡看做存亡，不把善恶看做是非。所以桀、纣再暴虐不过，却并不因此废除夏、商的历法；厉王、惠帝再昏庸，却也不妨害周朝、晋朝的帝王名录。晋代继承魏，算是金德，赵承接晋，算是水德，燕承接赵，算是木德，秦承接燕，算是火德。秦覆亡之国，魏就君临天下，改颁历法；再说魏的姓氏来源，出于轩辕，臣愚见，认为应当算做土德。"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提议，认为："神元与晋武帝往来，关系很好，至

于桓帝、穆帝，一心一意辅佐晋室，这样说来，司马氏在郏鄏福胙终了，正是拓跋氏在云、代受命的时候。过去秦兼并天下，汉朝还把它比为共工，终究直接继承周朝，算是火德，何况刘氏、石氏、苻氏，地方偏小，传世短促，魏结束他们的乱局，怎能舍去晋朝而算做土德呢？"司空穆亮等都要求依从李彪的建议。初五，皇帝下诏，继承晋朝，算是水德，以申日祭祖神，以辰日行岁终腊祭。

4 初七，魏废止袒裸的陋习。

5 魏宗室以及功臣子孙封王的很多，初八，诏令："除了烈祖的后裔，其他的王都降级为公，公降级为侯，而品秩一如过去的旧例。"蛮王桓诞也降级为公，只有上党王长孙观，因为他的祖父有大功劳，特旨不降级。丹杨王刘昶封齐郡公、加号宋王。

6 魏国的旧有制度；四季祭祀宗庙都用中节，十九日，下诏开始用四季第一个月，选择吉日来祭祀。

7 任命竟陵王萧子良执掌尚书令。

8 魏国君主折毁太华殿，改建太极殿。二月初二，迁居永乐宫。任命尚书李冲兼执掌宫庙土木工程的将作大匠，和穆亮共同经营。

9 二月初五，魏废止寒食节祭祀祖宗的礼仪。

二月初八，魏国君主第一次在东郊行祭日之礼。从此春天朝日祭日，秋天夕月祭月，国君都亲自主持。

二月十一日，诏令：在平阳祭祀尧，在广宁祭祀舜，在安邑祭祀禹，在洛阳祭祀周公，都命令当地的州郡官执掌祭祀事宜。至于祭祀孔子的宣尼庙，由中书省主持祭祀之事。二月二十一日，改宣尼的谥号为文圣尼父，皇帝亲自行拜祭之礼。

魏旧有制度，每年在西郊祭天，魏主和公卿随从两千多骑兵，穿着军服，绕祭坛行走，叫做"鄜坛"。第二天，又穿着军服上坛致祭，祭完又绕坛，叫做"绕天"。三月，十七日，下诏把这些仪式都省略了。

10 二十五日，魏任命高丽王高云做都督辽海诸军事，兼辽东公、

高句丽王,诏令高云派遣世子入魏朝贡。高云推说有疾病,派遣他的堂叔高升干跟着使者到达平城。

11 夏,四月,初一,魏颁布新的律令,大赦境内。

12 辛丑,豫章文献王嶷卒,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丧礼皆如汉东平献王故事。嶷性仁谨廉俭,不以财贿为事。斋库失火[1],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杖数十而已。疾笃,遗令诸子曰:"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贫富,此自然之理,无足以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久之,语及嶷,犹欷歔流涕。嶷卒之日,第库无见钱,上敕月给嶷第钱百万,终上之世乃省。

13 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

14 魏文明太后之丧,使人告于吐谷浑。吐谷浑王伏连筹拜命不恭,群臣请讨之;魏主不许。又请还其贡物。帝曰:"贡物乃人臣之礼。今而不受,是弃绝之,彼虽欲自新,其路无由矣。"因命归洮阳、泥和之俘。

秋,七月,庚申,吐谷浑遣其世子贺虏头入朝于魏。诏以伏连筹为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浑王,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使于吐谷浑。伏连筹谓礼曰:"曩者宕昌常自称名而见谓为大王,今忽称仆,又拘执使人;欲使偏师往问,何如?"礼曰:"君与宕昌皆为魏藩,比辄兴兵攻之,殊违臣节。离京师之日,宰辅有言,以为君能自知其过,则藩业可保;若其不悛,祸难将至矣。"伏连筹默然。

15 甲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宋弁等来聘。及还，魏主问弁："江南何如？"弁曰："萧氏父子无大功于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顺守；政令苛碎，赋役繁重；朝无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没身幸矣，非贻厥孙谋之道也。"

16 八月，乙未，魏以怀朔镇将阳平王頤、镇北大将军陆叡皆为都督，督十二将，步骑十万，分为三道以击柔然：中道出黑山，东道趣土卢河，西道趣侯延河。军过大碛，大破柔然而还。

17 初，柔然伏名敦可汗与其叔父那盖分道击高车阿伏至罗，伏名敦屡败，那盖屡胜。国人以那盖为得天助，乃杀伏名敦而立那盖，号候其伏代库者可汗，改元太安。

【注释】

①斋库：指豫章王萧嶷府第中的库房。

【译文】

12 十五日，豫章文献王萧嶷去世。赠予假金斧、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丧礼都依照汉代东平献王的旧例。萧嶷性情仁慈、谨慎、廉洁、节俭，不以财物为重，私宅的库房失火，把他由荆州调还扬州所带回的财物都烧毁了，估计价值有三千多万，那些管事的人只是挨鞭责数十大板就罢了。他病得很重时，嘱咐儿个儿子说："才能有优劣，地位有亨通、窘促，运气有贫穷、有富裕。这是自然的道理，你们没有什么好仗侍着去欺凌别人的。"他一去世，皇上哀痛得很，日子长了，谈到萧嶷，还欷歔不已地流泪。萧嶷去世的时候，私宅的库房没有现款，皇上敕令每月拨一百万钱给予萧嶷宅第，直到皇上离世才削省下来。

13 五月，十四日，任派竟陵王萧子良做扬州刺史。

14 魏文明太后去世时，曾派人到吐谷浑去告丧，吐谷浑王伏连筹拜受诏命不够恭敬，群臣要求讨伐，魏国君主不答应。群臣又要求把吐谷浑的贡物退还，皇帝说："贡物是人臣的礼仪，现在不接受，等于是嫌弃他和他断绝关系，他虽想要自新改过，也没有路可走了。"于是命令送回去年在洮阳、泥和俘虏的吐谷浑的战俘。

秋，七月，初六，吐谷浑派遣他的世子贺虏头到魏来朝贡。诏令任命伏连筹做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浑王，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张礼出使到吐谷浑。伏连筹对张礼说："过去宕昌常自己称名，而称呼我为大王；现在忽然自称为仆，又拘禁我的使者，我想派遣偏师去问罪，你认为如何？"张礼说："君与宕昌都是魏的藩属，要是发动军队去攻打他，实在违背臣子的礼节。我离开京城那天，丞相交代，认为你要是能自知过错，那么屏藩的大业可以保全，倘若不肯悔改，祸难就将临头了。"伏连筹沉默不语。

15 二十日，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广平人宋弁等人来访问。到回转魏复命，魏主问宋弁："江南怎么样？"宋弁说："萧氏父子对天下没有大功，既以背逆之道取得天下，又不能顺和民情来守成；政令苛刻琐碎，赋税徭役繁重，朝廷没有重要的辅弼大臣，乡野却有忧愁怨恨的人民，他要是能善终，就是幸运了，不是为子孙好好谋虑的做法啊！"

16 八月，十一日，魏任派怀朔镇将阳平王拓跋赜、镇北大将军陆叡都做都督，统率十二个将军，十万步兵骑兵，分三条路去攻打柔然。中间一支由黑山出发，东面一支奔向土卢河，西面一支奔向侯延河。军队跋涉过大沙漠，大破柔然而回。

17 起初，柔然的伏名敦可汗和他的叔父那盖分途去攻打高车的阿伏至罗，伏名敦屡次战败，那盖屡次战胜。柔然国人以为那盖得了天神的帮助，就杀死伏名敦而立那盖做可汗，号为候其伏代库者可汗，改年号为太安。

18 魏司徒尉元、大鸿胪卿游明根累表请老，魏主许之。引见，赐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纱单衣，及被服杂物等而遣之。魏主亲养三老、五更于明堂[1]。己酉，诏以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帝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肃拜五更[2]；且乞言焉，元、明根劝以孝友化民。又养庶老、国老于阶下。礼毕，各赐元、明根以步挽车及衣服，禄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19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后于玄室，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期，哭于永固陵左，终日不辍声，凡二日不食。甲戌，辞陵，还永乐宫。

20 武兴氐王杨集始寇汉中，至白马。梁州刺史阴智伯遣军主桓卢奴，阴冲昌等击破之，俘斩数千人。集始走还武兴，请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魏以集始为南秦州刺史、汉中郡侯、武兴王。

21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庙。

22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为大司马，特进冯诞为司徒。诞，熙之子也。

23 魏太极殿成。

24 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惭。

25 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上。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约又多载宋世祖、太宗诸

鄙渎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19]。"于是多所删除。

26 是岁,林邑王范阳迈之孙诸农,帅种人攻范当根纯,复得其国。诏以诸农为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7 魏南阳公郑羲与李冲婚姻,冲引为中书令。出为西兖州刺史,在州贪鄙。文明太后为魏主纳其女为嫔,征为秘书监。及卒,尚书奏谥曰宣。诏曰:"盖棺定谥,激扬清浊。故何曾虽孝,良史载其缪丑;贾充有劳,直士谓之荒公。羲虽宿有文业,而治阙廉清。尚书何乃情违至公,意违明典!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谥以本官,加谥文灵。"

【注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义:《春秋》之义,为尊者讳。

【译文】

18 魏[illegible]尉元、太鸿胪卿游明根几次上表请求告老隐退。魏主[illegible]他们,赐给尉元冠和素衣,给游明根裘氅衣、苎纱单衣,以及被褥、衣服、杂物等,送他们离朝回乡。魏主亲自在明堂供养三[illegible]五国,诏令安排尉元做三老、游明根做五更。皇帝向三老拜了两拜,亲自挽起袖子切割牲礼,拿着酒杯劝进酒食;向五更拜揖,并且请求发话讲诫。尉元、游明根劝皇帝以孝顺友敬之道

来教化人民。又在明堂台阶之下敬奉百姓和朝中的老者。行礼完毕，分别赏赐尉元、游明根人力拉挽的车子、衣服。以上公的俸禄给予三老，以元卿的俸禄给予五更。

19 九月，初一，魏国君主在明堂排定昭穆的次序，在北堂祭祀文明太后。十八日，魏主由于文明太后逝世二周年，在永固陵左侧痛哭，一整天没停过哭声，连着两天没进食。二十一日，辞别永固陵，回转永乐宫。

20 武兴的氐王杨集始侵扰汉中，到了白马。梁州刺史阴智伯派遣军主桓卢奴、阴冲昌等出击，把氐王打垮了，俘虏斩杀了几千人。杨集始败走回到武兴，向魏要求降顺。二十八日，杨集始入魏朝贡，魏任命杨集始做南秦州刺史、汉中郡侯、武兴王。

21 冬，十月，十一日，皇上在太庙行大祭。

22 二十七日，魏任命安定王拓跋休做大司马，特进冯诞做司徒。冯诞是冯熙的儿子。

23 魏太极殿落成。

24 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到魏访问，魏主很看重齐人，亲自和他们谈论，回头对群臣说："江南很多好臣子。"侍臣李元凯回答说："江南有很多好臣子，每年换一次君主，江北没有好的臣子，一百年才换一次君主。"魏主很觉惭愧。

25 皇上吩咐太子家令沈约编撰《宋书》，沈约犹豫着要不要立袁粲的传记，呈请皇上审定，皇上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又记载许多宋世祖、宋太宗各种鄙陋亵渎的事情。皇上说："孝武的事迹，不能就这个样子。我过去曾经事奉过明帝，卿可以想想为尊长隐讳的大义。"于是就多方面有所删除。

26 这年，林邑王范阳迈的孙子诸农，帅领族人攻打范当根纯，夺回其国土。诏令任派诸农做都督缘海诸军事、林邑王。

27 魏南阳公郑羲与李冲缔结婚姻，李冲引荐郑羲做中书令。郑羲又出任西兖州刺史，在职时贪婪鄙劣。文明太后替魏主迎纳他的

女儿做嫔娥,征召他做秘书监。等到他去世,尚书呈奏赠他谥号叫"宣"。诏令说:"人死之后,盖棺论定,赠予谥号,就好像水受激扬,清浊难免混淆,所以何曾虽然孝顺,良史却记载他是缪丑;贾允虽有功劳,直士称他是荒公。郑羲虽然一向有文治功业,但处事欠缺廉洁清明。尚书为何竟是只顾人情,违背至公的原则,断语错谬,违背明正的法典!依据《谥法》:'博闻多见,叫做文;不勤成名,叫做灵'。可以封赠他原来的官职,加个谥号,叫做文灵。"

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一百三十八

齐纪四　昭阳作噩，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

1 春，正月，以骠骑大将军王敬则为司空，镇军大将军陈显达为江州刺史。显达自以门寒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贵陵人；而诸子多事豪侈，显达闻之，不悦。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显达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之。

2 初，上于石头造露车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刘昶数泣诉于魏主，乞处边戍，招集遗民，以雪私耻。魏主大会公卿于经武殿，以议南伐，于淮、泗间大积马刍。上闻之，以右卫将军崔慧景为豫州刺史以备之。

3 魏遣员外散骑侍郎刑峦等来聘。峦,颖之孙也。

4 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太子风韵甚和,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内外。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园囿过于上宫,费以千万计,恐上望见之,乃傍门列修竹;凡诸服玩,率多僭侈。启于东田起小苑,使东宫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弥互华远。上性虽严,多布耳目,太子所为,人莫敢以闻。上尝过太子东田,见其壮丽,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诮责。

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上尝幸东宫,匆匆不暇藏辇,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谓文景曰:"我正当墓待丧耳!"仍移家避之。后文景竟赐死,陶仁遂不哭。

及太子卒,上履行东宫,见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竟陵王子良与太子善,而不启闻;并责之。

太子素恶西昌侯鸾,尝谓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当由其福薄故也。"子良为之救解。及鸾得政,太子子孙无遗焉。

5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于平城南。

6 雍州刺史王奂恶宁蛮长史刘兴祖[1],收系狱,诬其拘扇山蛮,欲为乱。敕送兴祖下建康;奂于狱中杀之,诈云自经。上大怒,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将斋仗五百人收奂,敕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步道会襄阳[2]。

奂子彪,素凶险,奂不能制。长史殷叡,奂之婿也,谓

奂曰："曹、吕来，既不见真敕，恐为奸变，正宜录取，驰启闻耳。"奂纳之。彪辄发州兵千余人，开库配甲仗，出南堂，陈兵，闭门拒守。奂门生郑羽叩头启奂，乞出城迎台使，奂曰："我不作贼，欲先遣启自申；正恐曹、吕等小人相陵藉，故且闭门自守耳。"彪遂出，与虎军战，兵败，走归。三月，乙亥，司马黄瑶起、宁蛮长史河东裴叔业于城内起兵，攻奂，斩之，执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诛。彪兄融、琛死于建康，琛弟秘书丞肃独得脱，奔魏。

【注释】

①宁蛮：府名，属雍州，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地区。

②襄阳：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译文】

齐纪四　起止癸酉（公元493年），只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癸酉，公元493年）

1春，正月，任命骠骑大将军王敬则做司空，镇军大将军陈显达做江州刺史。陈显达自认为门第清寒，却地位显要，每回升官，常有惭愧惶恐的神色，劝戒自己的儿子不要因为富贵就凌压别人。但是几个儿子大多讲究豪华奢侈，陈显达听说了很不高兴。儿子休尚做郢府主簿，路过九江。陈显达说："麈尾蝇拂，是王、谢显贵人家的物品，你不必拿这个。"即收过来，当面烧了。

2早先，皇上在石头建造三千辆没有篷幕的车子，想从小路去袭取彭城，魏人探知这个消息。刘昶好几次向魏主哭泣诉说，要求到边境的戍守地点，招集宋室的遗民，来洗雪私家的仇恨。魏主在经武殿大会公卿，研议南伐的事宜，并在淮水、泗水之间大量储备饲

马的草料。皇上听到消息,任命右卫将军崔慧景做豫州刺史,以防备魏人进犯。

3 魏派遣员外散骑侍郎邢峦等人来访问。邢峦是邢颖的孙子。

4 二十五日,文惠太子萧长懋去世。太子风仪意态都很温和,皇上晚年喜欢游玩享乐,尚书各部门的事分别送给太子察看,从此,太子的威严就加施于朝廷内外。

太子性好奢华耗费,经营自己的宫殿、花园、动物园,都比皇上的宫殿还要考究,花费好几千万,他怕皇上从远处看见,就在宫殿靠门地方种植成排的细长竹子;所有一切衣服玩物,大多奢侈得超过太子的各分,他还启禀皇上,要求在东田兴筑小苑,派东宫的将士吏属轮流监工建筑,营造城墙,包罗巷弄,华丽得很,延亘辽远。皇上性子虽然严厉,多方安排耳目,太子的作为,却没有人敢向皇上报告。皇上曾经经过太子的东田,看到它雄壮华丽,非常愤怒,命令收押监督制作的将官主帅;太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因此被严厉地责骂。

太子又派宠幸的嬖人徐文景建造辇车和皇上乘坐的轿子以及御用的物品;皇上曾临幸东宫,匆忙之间来不及把辇车藏起来,徐文景就把佛像摆到辇车里去,所以皇上不曾起疑心。徐文景的父亲徐陶仁对徐文景说:"我正该打扫墓地来等待你的丧事。"乃搬家避开儿子。后来徐文景终于被赐令自杀,徐陶仁也就不哭。

太子去世以后,皇上步行到东宫,看到太子的服饰玩物,很愤怒,敕令主管的官吏当即就毁坏折除。由于竟陵王萧子良与太子友善,这种僭越的大事却不向皇上奏明,便一并责难。

太子向来嫌恶西昌侯萧鸾,曾对萧子良说:"我心中很不喜欢这个人,不知什么缘故,该是由于他福份浅薄的原因吧!"萧子良替萧鸾说好话排解。等到萧鸾篡夺了政权,太子的子孙被害,一个也不曾幸免。

5 二月,魏国君主第一次在平城南边亲自耕种藉田。

6 雍州刺史王奂嫌恶宁蛮府的长史刘兴祖，把他收押囚禁在监狱里，诬陷他煽动山区的蛮族，想作乱。皇帝敕令顺流而下把刘兴祖送到建康；王奂在监狱里杀了刘兴祖，诈说是自缢而死。皇上大怒，派遣中书舍人吕文显、直阁将军曹道刚带领天子宫内的精锐武士五百人，去捕捉王奂，敕令镇西司马曹虎从江陵小路到襄阳会合。

王奂的儿子王彪，素来凶狠险诈，王奂无法控制他。长史殷叡，是王奂的女婿，对王奂说："曹虎与吕文显来到，我们并没有看见真的敕令，怕的是被他们使诈扰乱，正该想法收录他们，另派快马去向皇上启奏详情。"王奂接受他的建议。王彪就发动雍州一千多士兵，打开库房配备铠甲武器，出了南堂，部署了军队，关起城门抗拒防守。王奂的门生郑羽叩头向王奂启奏表明，要求出城门去迎接官家的使者，王奂说："我并不做叛贼，只是想先派人送信自我表白，正怕曹虎、吕文显等小人欺凌糟蹋我，所以暂且紧闭城门自己防守罢了。"王彪出了城，相曹虎的军队作战，战败逃回来。三月，二十五日，司马黄瑶起，宁蛮府的长史河东人裴叔业在城内起兵，攻击王奂，把他杀了，捉了王彪相弟梁王乘、王鹍、殷叡，都伏法被杀。王彪的哥哥王融、王琛死在建康，王琛的弟弟秘书丞王肃独独有幸逃脱，逃亡到魏去。

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业为皇太孙，东宫立武悉改为太孙官属，以太子妃琅邪王氏为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氏为皇太孙妃。妃，珰之女也。

8 魏太尉不等请建中宫，戊戌，立皇后冯氏。后，熙之女也。魏主以《白虎通》云："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诏令太

师上书不称臣，入朝不拜，熙固辞。

9 光城蛮帅征虏将军田益宗帅部落四千余户叛，降于魏。

10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庙子孙于宣文堂[1]，亲与之齿，用家人礼。

11 甲子，魏主临朝堂，引公卿以下决疑政，录囚徒。帝谓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论议；日中以后，朕与卿等共决之。"

12 丙子，以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先是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上闻之，大怒，杀其典签；以铿代之。子卿还第，上终身不与相见。

13 襄阳蛮酋雷婆思等帅户千余求内徙于魏，魏人处之沔北[2]。

14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恐群臣不从，乃议大举伐齐，欲以协众。斋于明堂左个，使太常卿王谌筮之，遇《革》，帝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群臣莫敢言。尚书任城王澄曰："陛下奕叶重光，帝有中土；今出师以征未服，而得汤、武革命之象，未为全吉也。"帝厉声曰："繇云：'大人虎变，'[3]何言不吉！"澄曰："陛下龙兴已久，何得今乃虎变！"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众邪！"澄曰："社稷虽为陛下之有，臣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伤！"

既还宫，召澄入见，逆谓之曰："向者《革卦》，今当更

与卿论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竞言，沮我大计，故以声色怖文武耳。想识朕意。”因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帝曰：“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

六月，丙戌，命作河桥，欲以济师。秘书监卢渊上表，以为：“前代承平之主，未尝亲御六军，决胜行陈之间；岂非胜之不足为武，不胜有亏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诏报曰：“承平之主，所以不亲戎事，或以同轨无敌，或以懦劣偷安。今谓之同轨则未然，比之懦劣则可耻，必若王者不当亲戎，则先王制革辂，何所施也？魏武之胜，盖由仗顺；苻氏之败，亦由失政；岂寡必能胜众，弱必能制强邪！”丁未，魏主讲武，命尚书李冲典武选。

15 建康僧法智与徐州民周盘龙等作乱，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讨诛之。

16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为太子。

【注释】

①四庙子孙，指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恭宗景穆帝拓跋余、高宗文成帝拓跋濬、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子孙。

②沔(miǎn 免)北：沔水即汉水，汉水以北当时仍为南朝各境，雷婆思等

原居汉水以南，迁往北边，更近北魏边境。

③大人虎变：《革卦》九五爻辞，九五，为君位。虎变，老虎身上花纹的变化。大人虎变，比喻居上位者出处行动变化莫测。后也指由贫贱而显达。亦作"大贤虎变"。

【译文】

7 夏，四月，十四日，册封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东宫文武人员都改为太孙官属，册命太子妃琅邪人王氏做皇太孙太妃，南郡王妃何氏做皇太孙妃。何皇太孙妃是何戢的女儿。

8 魏太尉拓跋丕等要求册立皇后，十八日，册立皇后冯氏。皇后是冯熙的女儿。魏主由于《白虎通》记载："为王的人不把妻的父母亲当作臣子看待"，就下诏令，要太师上书时不必称臣，入朝见皇帝时不必跪拜，冯熙坚持推辞不敢。

9 光城地方的蛮师元首征虏将军田益宗带领部落四千多户反叛，降顺了魏。

10 五月，十三日，魏主在宣文堂款待四庙子孙，亲自和他们序年齿论辈份，用家人的礼节对待他们。

11 十五日，魏主到朝廷，引导公卿以下的臣子解决有疑虑的政事，记录犯案的囚犯。皇帝对司空穆亮说："从今以后，朝廷的政事，中午以前，卿等先自己讨论商议；中午以后，朕和卿等一齐做决定。"

12 二十七日，任命宜都王萧铿做南豫州刺史。早先，庐陵王萧子卿做南豫州刺史，到镇守的地方，路途中让部下戏耍装扮水军，皇上知道了，大为愤怒，杀了他的典签，让萧铿替代他的职位。萧子卿回到宅第，皇上终身不肯和他见面。

13 襄阳地方蛮族酋长雷婆思等人带领一千多户，要求从内地迁徙到魏，魏人把他们安置在沔水北边。

14 魏国君主因为平城地方寒冷，连六月天也下雪，风沙经常吹

扬，想把都城迁移到洛阳，唯恐群臣不依从，于是商议大举伐齐，想以此来要挟众人。在明堂大寝南堂东边的偏房斋戒，吩咐太常卿王谌占卜，碰到《革》的卦象，皇帝说："'商汤、周武王革命，应和天意，顺合人心。'吉端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群臣没有人敢进言。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累代的勋业再度发扬，拥有中土；如今出兵去征讨尚未臣服的敌人，却得了汤、武革命的卦象，这不算是完全吉瑞啊。"皇帝用严肃的口吻说："爻辞说：'大人虎变'，怎么说不一定是吉瑞？"拓跋澄说："陛下如龙兴起，已经很久，如今怎么竟然如虎变化！"皇帝变了脸色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想挫伤大众吗？"拓跋澄说："社稷虽然是陛下所拥有，臣是社稷的臣子，怎能知道危殆而不说！"皇帝过了好一段时间，脸色才平缓，说："大家各自谈谈各人的心志，这又有什么妨碍！"

由明堂回转宫廷以后，皇帝召唤拓跋澄入宫晋见，迎上来对他说："刚才的《革卦》，现在该再和卿讨论讨论。在明堂我发怒，是怕大家争着发言，坏了我的大计，所以用严厉的声色来让文武众官畏惧罢了。我想卿该会了解朕的心意。"于是摒退左右，对拓跋澄说："今日我想做的事，确实不易达成。但国家由北边兴起，迁徙到平城；这是施展武功的地方，不能推行文化，施行文教治理。现在要转移风俗，确实有困难，朕想籍此迁都到中原地带，卿认为怎么样？"拓跋澄说："陛下想在中土选择都城安顿下来，这是周代、汉代兴隆的做法。"皇帝说："北方人习惯依恋旧有的事物，如果一旦下这个决定，一定会惊讶扰乱，怎么办？"拓跋澄说："非常之事，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陛下的决断出自圣明的心，他们还能怎么样？"皇帝说："任城王，真是朕的张良啊！"

六月，初七，命令在河上搭建桥梁，用以运送军队。秘书监卢渊上表，认为："前代承平时期的君主，不曾亲自统率六军，在行伍之间和敌人决一胜负；如果陛下这么做，岂不是胜了算不上勇武，败了却损亏了威望吗！过去魏武帝凭着一万名疲惫的士卒击破袁绍，

谢玄凭着三千步兵摧毁苻秦，胜负的变化，决定于短暂的片刻，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诏令回答说："承平的君主不亲自参与军事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车已同轨，天下统一，没有敌国，有的是懦弱、愚劣，偷安苟且。现在若说已是大一统，那就不妥，要把朕比做懦弱愚劣，偷安苟且，那就可耻。倘若王者一定不该亲自参与军事，那么先王制定革辂，又用来做什么呢？魏武帝的胜利，可说是仗打得顺利；苻秦的失败，也由于政略失当，哪里是人数少的就一定能制伏人数多的呢？"二十八日，魏主讲论武事，命令尚书李冲主管铨选勇猛武将。

[illegible]建康的和尚法智和孙[illegible]入作乱，夜里进攻徐州城，入了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中外戒严。[illegible]

[illegible]中，抗[illegible]"[illegible]淋不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竟陵王子良[illegible]其文学，特亲厚之。

融见上有北伐之志，数上书奖劝，因大习骑射。及魏将入，[illegible]子良于东府募兵，版融[illegible]朔将军，使典其事。融倾意招纳，得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

会上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以萧衍、范云等皆为帐内军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樊

城。上虑朝野忧遑，力疾召乐府奏正声伎[3]。子良日夜在内，太孙间日参承。

戊寅，上疾亟，暂绝[4]；太孙未入，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王融欲矫诏立子良，诏草已立。萧衍谓范云曰："道路籍籍，皆云将有非常之举。王元长非济世才，视其败也。"云曰："忧国家者，惟有王中书耳。"衍曰："忧国，欲为周、召邪，欲为竖刁邪[5]？"云不敢答。及太孙来，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顷之，上复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俄而上殂，融处分以子良兵禁诸门。鸾闻之，急驰云龙门，不得进，鸾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孙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响如钟，殿中无不从命。融知不遂，释服还省，叹曰："公误我！"由是郁林王深怨之。

遗诏曰："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中事，职务根本，悉委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军旅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

世祖留心政事，务总大体，严明有断，郡县久于其职，长吏犯法，封刃行诛。故永明之世，百姓丰乐，贼盗屏息。然颇好游宴，华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顿遣。

郁林王之未立也，众皆疑立子良，口语喧腾，武陵王晔于众中大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在太孙。"由是帝深凭赖之[6]。直阁周奉叔、曹道刚素为帝心膂，

并使监殿中直卫;少日,复以道刚为黄门郎。

初,西昌侯鸾为太祖所爱,鸾性俭素,车服仪从,同于素士,所居官名为严能,故世祖亦重之。世祖遗诏,使竟陵王子良辅政,鸾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世务,乃更推鸾,故遗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之志也。

帝少养于子良妃袁氏,慈爱甚者。及王融有谋,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领二百人仗屯太极殿西阶以防之。即成服,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壬午,称遗诏,以武陵王晔为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并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西昌侯鸾为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为护军。癸未,以竟陵王子良为太傅;蠲除三调及众逋⑦,省御府及无用池田、邸治,减关市征税。先是,蠲原之诏,多无事实,督责如故。是时西昌侯鸾知政,恩信两行,众皆悦之。

【注释】

①露布:古代称檄文、捷报及其他紧急文书,亦称"露版"、"露板"。

②邓禹(公元2—58年):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字仲华。从刘秀镇压农民起义军,刘秀即位,他任大司徒,时年才二十四岁。王融此时年已过二十四岁,所以他说:"邓禹笑人!"

③正声伎:当时江南以清商为正声伎。

④暂绝:气暂绝而未停止呼吸。

⑤典故出自《左传》:春秋时,齐桓公立其子昭为太子。其妃子卫姬生儿子无亏。大夫易牙受宠于卫姬。易牙通过桓公近臣竖刁得以献美食徐桓公,桓公渐宠幸易牙,并答应易牙改立无亏为太子。齐桓公去世,易牙进入宫内,与竖

才杀众官吏而立无亏为王。昭奔逃到宋国。宋襄公派兵讨伐齐国，杀了无亏而扶立昭，是为齐孝公。

⑥帝：此处指萧昭业，他已即位，所以史书作帝。

⑦三调：指租庸调中的粟、帛调及杂调。逋，欠负的债。

【译文】

17 初十，魏内外戒严，散发露布和给齐的书信，声称应当南伐。诏令调用扬州、徐州的民丁，广泛地召募，以备应用。

中书郎王融，自己仗恃着有文才，门第又高，三十岁以内有希望做公辅宰相。曾经夜里在中书省中值夜，抚桌感叹着说："为这般冷清寂寞，要被邓禹嘲笑了！"走路正遇朱雀桁开放通行，行人喧哗，吊桥又狭小，没办法前进，王融槌击车壁感叹着说："车前没有八个前导的骑士，怎么能称做丈夫！"竟陵王萧子良爱惜他的文学才华，特意亲近他，待他很优厚。

王融看皇上有北伐的心志，几次上书推掖劝勉，于是用心学习骑马射箭。等到魏将入寇，萧子良在东府募兵，版授王融为宁朔将军，让他掌管募兵事宜。王融尽心尽意招募结纳，得到江西地方几百个楚人，都有才干，可以大用。

适逢皇上不舒服，诏命萧子良身穿铠甲手执兵器到延昌殿服侍医药；萧子良任命萧衍、范云等都做帐内军主。二十日，派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守樊城。皇上顾虑朝野忧急，勉力召来乐府，命他们演奏清商的正声伎艺，萧子良日夜在内侍候，太孙隔日参谒奉承。三十日，皇上病得严重，一时气绝，太孙还没入宫，内外惶恐，百官都已换了丧服。王融想假诏立子良做皇帝，诏书的草稿已经写成，萧衍对范云说："道路上百姓议论纷纷，都说将有不寻常的举动。王元长非济世之才，只能看着他失败罢了。"范云说："忧虑国家大事的，只有王中书而已。"萧衍说："忧虑国事，想做周公、召公呢？还是想做坚刁呢？"范云不敢回答。等到太孙到来，王融穿着军服紫红

衫，在中书省阁口阻拦东宫仪仗，不让太孙进内。不久，皇上又苏醒过来，询问太孙在哪里，于是召唤东宫仪仗侍从都进入，把朝廷事务委托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不多一会儿，皇上驾崩，王融安排萧子良的军士把守几个宫门，严禁出入。萧鸾听到消息，急忙骑马奔驰到云龙门，不能进去，萧鸾说："皇上有敕令召唤我！"拨开兵士进入，尊奉太孙登殿，命令左右之人扶出萧子良，指挥安排，声音和钟声一样洪亮，宫殿里的人没有不依从他的命令的。王融知道拥立萧子良的事情办不成了，脱下军服回到中书省，感叹地说："主公误了我！"因此郁林王深深地怨恨他。

遗诏说："太孙进修德行，日渐深厚，社稷有可以托付的人了。子良好好辅佐他，要想着如何弘扬治国之道，内外各项事情，无论大小都跟萧鸾参考研究，共同商意，为国事而努力！尚书里的事，职务根本，都委托右仆射王晏、吏部尚书徐孝嗣；军旅的谋略，委托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瓌、薛渊等人。"

世祖留心政事，务必总揽大权，严明有决断，郡县的官吏都长久在职，品秩尊贵的官吏要是犯了法，便用大刀行使诛罚。所以永明时期，百姓富裕安乐，盗贼匿迹。但世祖也很喜欢游玩宴乐与豪华奢靡的事物，虽常说很嫌恶憎恨，但也没能够避免这些过失。

郁林王还没即位时，大家都猜疑会立萧子良，口语相传，喧哗沸扬。武陵王萧晔在众人中大声声称说："如果立年长的，那么就该立我，立嫡系的，那么就该立太孙。"因此皇帝深深倚赖他。直阁周奉叔、曹道刚素来是皇帝的心腹，都让他们监督殿中值勤与卫护的事；过不了几天，又任派曹道刚做黄门郎。

当初，西昌侯萧鸾被太祖喜爱，萧鸾天生节俭朴素，车子、衣服、仪仗、随从，都跟普通寒士一样，所处的官职，以严厉能干出名，所以世祖也看重他。世祖遗诏，让竟陵王萧子良辅佐政事，萧鸾执掌尚书省事宜。萧子良素来仁厚，不喜欢世俗杂事，于是更推重萧鸾，所以遗诏说："事无大小，都与鸾参考研究"，这是萧子良的心志

啊！

皇帝小时候由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长大，袁氏待他非常慈爱。等到王融有另立萧子良为帝的计谋，皇帝就很忌惮萧子良。世祖的灵柩移出太极殿，萧子良在中书省，皇帝派虎贲中郎将潘敞带领两百人屯守在太极殿的西阶来防备他。大敛以后，穿上丧服，众位王爷都出了宫，萧子良要求停留中书省，等世祖安葬以后才出来，皇帝不答应。

八月初四，昭业声称奉遗诏，任命武陵王萧晔做卫将军，与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同为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做尚书令，太孙詹事沈文季做护军。八月初五，任命竟陵王萧子良做太傅。免除调粟、调帛、杂调及各种欠税的追讨，节省天子的库藏以及所属没有效用的池田、宅第、冶铸所在，减轻关市征税。早先，蠲免与恕宥的诏令，多数并不确实施行，手下的人照样督促催逼。这时西昌侯萧鸾掌理政事，恩惠与信用两面兼顾，百姓都很高兴。

18 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卒。

19 魏主使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丁亥，魏主辞永固陵；己丑，发平城，南伐，步骑三十余万；使太尉丕与广陵王羽留守平城，并加使持节[1]。羽曰："太尉宜专节度，臣正可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决，汝无辞也。"以河南王干为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皆为干副，众合七万出子午谷。胤，辩之曾孙也。

20 郁林王性辩慧，美容止，善应对，哀乐过人；世祖由是

爱之。而矫情饰诈,阴怀鄙慝,与左右群小共衣食,同卧起。

始为南郡王,从竟陵王子良在西州[22],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节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钱,无敢不与。别作钥钩,夜开西州后阁,与左右至诸营署中淫宴。师史仁祖、侍书胡天翼相谓曰:"若言之二宫[23],则其事未易;若于营署为异人所殴及犬物所伤,岂直罪止一身,亦当尽室及祸。年各七十,余生岂足吝邪!"数日间,二人相继自杀,二宫不知也。所爱左右,皆逆加官爵,疏于黄纸,使囊盛带之,许南面之日,依此施行。

侍太子疾及居丧,忧容号毁,见者呜咽;裁还私室,即欢笑酣饮。常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谓由杨氏之力,信加敬信。即为太孙,世祖有疾,又令杨氏祷祀。时何妃犹在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孙与何妃书,纸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二十六小喜字绕之。

侍世祖疾,言发泪下。世祖以为必能负荷大业,谓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复委人。若自作无成,无所多恨。"临终,执其手曰:"若忆翁,当好作!"遂殂。大敛始毕,悉呼世祖诸伎,备奏众乐。

即位十余日,即收王融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险躁轻狡,招纳不逞,诽谤朝政。融求援于竟陵王子良,子良忧惧,不敢救,遂于狱赐死,时年二十七。

初,融欲与东海徐勉相识,每托人召之。勉谓人曰:"王君名高望促,难可轻褻衣裾。"俄而融及祸。勉由是知

名。太学生会稽魏准，以才学为融所赏；融欲立子良，准鼓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眼中矣。"及融诛，召准入舍人省诘问，惶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以为胆破。

【注释】

(1)使持节：古代官号。晋朝制定，加使持节官号，可有诛杀二千石官职以下的官员大权。

(2)郁林王从小由竟陵王萧子良的妃子袁氏抚养，当时萧子良为扬州刺史，所以他跟随在西州。

(3)二宫：指皇帝及太子。

【译文】

18 魏山阳景桓公尉元去世。

19 魏国君主命令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掌持符节发号施令，调动突击骑兵。八月初九，魏主拜辞永固陵，由平城出发南征，步兵骑兵总共三十余万；命令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并加号"使持节"。拓跋羽说："太尉应该[illegible]的事情，[illegible]辅手。"魏主说："老年人的智慧，少年人[illegible]，[illegible]了。"任命河南王拓跋干做全军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illegible]司空穆亮、安南将军卢渊、平南将军薛胤都做拓跋干的副手，[illegible]总共步兵骑兵十万人，由三个路出发。薛胤是薛辩的曾孙。

20 郁林王天生敏慧有辩才，容貌秀丽，举止优雅，善于应对，悲哀与欢乐的情感都超过常人，世祖因此喜爱他。但他矫饰情感，虚掩诈伪，暗藏卑鄙邪恶的意念，与左右一些小人共用衣食，睡觉起床都在一起。

最初做南郡王，跟随竟陵王萧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常约束他的起居，节制他的用度。他暗中找富有人家要钱，没有人敢不给他。

另外还配了钥匙，打开西州后边的阁楼，与左右的人到各营地去荒淫宴乐。他的师傅史仁祖、侍书胡天翼商量说："如果把这事向皇上及太子报告，那事情就不简单，倘若王爷在营地被特别的人殴打，或被狗咬伤，那何止我们本身要获罪，全家人都会遭殃。我们都七十岁了，余下的岁月还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几天之内，两人相继自杀，皇上与太子都不知详情。王爷对喜爱的左右随从，都胡乱加赐官爵，写在黄纸上，吩咐用袋子装好随身携带，答应将来南面做皇帝时，照这个施行。

侍候太子的病及居丧时，忧愁满面，号哭哀毁，看的人都忍不住呜咽；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欢笑酣畅地饮酒。他常让女巫杨氏祈祷祭祀，尽快求得天子之位。等到太子去世，以为是得自于杨氏的力量，加倍地敬重信赖。做了太孙以后，世祖有病，他又命令杨氏祈祷祭祀。当时何妃还在西州，世祖的病开始危重，太孙给何妃写信，纸中央写一个大大的喜字，另外绕着这个喜字写了二十六个小喜字。

他侍候病中的世祖，一说话眼泪就跟着掉下，世祖以为必定能够担负祖宗的大业，对他说："五年之内政事都委托给恒，你不要添加意见，五年以后，你自己主政，不要再委托别人。如果自己作为毫无成就，就不会多增憾恨。"临死，握着他的手说："如果记着我这老祖父，就好好干！"说完就驾崩了。大敛礼结束，他就把世祖的一班歌伎召来，准备演奏各种音乐。

他即位十几天，就收押王融交付廷尉，吩咐中丞孔稚珪奏明王融阴谋暴躁轻浮狡猾，在边塞招纳将士，没能如愿，就诽谤朝廷的政事。王融向竟陵王萧子良求援，萧子良忧虑恐惧，不敢援救。王融在狱中被赐令自杀，当时年龄二十七岁。

当初，王融想和东海人徐勉结识，常常托人去召唤他。徐勉对人说："王君名气虽大，得势的时候短促，不能和他深交。"不久王融殃祸及身，徐勉因此出了名。太学生会稽人魏准，凭着才学被王融

赏识，王融想拥立萧子良，魏准鼓励他好好完成其事。太学生虞羲、丘国宾私下一起评论说："竟陵王才气薄弱，王中书没有果断气魄，他们的失败，就在眼前。"等到王融被诛杀，宣召魏准到舍人官署盘问，他惶恐害怕而死，全身都泛着青色，当时人认为他一定是吓破了胆了。

21 壬寅，魏主至肆州，见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驾慰劳，给衣食终身。

大司马安定王休执军士为盗者三人以徇于军，将斩之。魏主行军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亲御六师，将远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为攘盗，不斩之，何以禁奸！"帝曰："诚如卿言。然王者之体，时有非常之泽。三人罪虽应死，而因缘遇朕，虽违军法，可特赦之。"即面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执法严，诸君不可不慎。"于是军中肃然。

臣光曰：人主之于其国，譬犹一身，视远如视迩，在境如在庭。举贤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则封域之内无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1]，前旒蔽明[2]，欲其废耳目之近用，推聪明于四远也。彼废疾者宜养，当命有司均之于境内；今独施于道路之所遇，则所遗者多矣，其为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挠有司之法[3]，尤非人君之体也。惜也！孝文，魏之贤君，而犹有是乎！

22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袭，治有声迹，境内安静，帝嘉之。袭教民多立铭置道侧，虚称其美，帝闻而问之，袭对不以实。帝怒，降袭号二等[4]。

23 九月，壬子，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高聪等来聘。

24 丁巳，魏主诏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谷五斛。

25 辛酉，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庙号世宗。

26 世祖梓宫下渚[5]，帝于端门内奉辞。辒辌车未出端门[6]，亟称疾还内。裁入闾，即于内奏胡伎，鞞铎之声[7]，响震内外。丙寅，葬武皇帝于景安陵，庙号世祖。

27 戊辰，魏主济河；庚午，至洛阳；壬申，诣故太学观《石经》。

28 乙亥，邓至王像舒彭遣其子旧朝于魏，且请传位于旧；魏主许之。

【注释】

①黈纩(tǒu kuàng 矿)：黄色的丝棉。 黈，黄色；纩，丝棉。

②旒(liú 流)：古代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

③挠(náo 挠)：扰乱。

④号：指王袭原所领的将军号。

⑤渚(zhǔ 主)：水中的小块陆地，即河洲。在东府前，是秦淮河的沙洲。

⑥辒辌(wēn liáng 温良)车：古代的卧车，有窗，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因名。后用作丧车。

⑦鞞铎(pí duó 皮夺)：鞞，一种鼓，亦作"鼙"；铎，古代乐器，是大铃的一种。

【译文】

21 八月二十四日，魏国君主到肆州，看到道路上的百姓有

瘸腿的、瞎眼的，停下车驾来慰劳，吩咐终身供给他们衣服食物。

大司马安定王拓跋休捉了三个偷窃的军士，在军中示众，将要处决。魏国君主行军碰上了，命令赦免他们，拓跋休不答应，说："陛下亲自统率六军，将远去江南，肃清敌人，现在才来到这里，而小人已经成了窃取物品的盗贼，不斩他们，怎能禁阻奸邪！"皇帝说："事实确实像你说的。但王者的体制，常有非比寻常的恩泽。这三个人的罪过虽然该死，但由于机缘遇到了朕，虽是违背军法，可以特例开赦他们。"接着谓司徒冯诞说："大司马执法严厉，你们不能不谨慎。"于是军中对大司马恭敬非常，丝毫不敢怠慢。

臣司马光说：为人君主对于他的国家，好比一个身体，看远的就如看近的，在国境内就如在朝廷。荐举贤才来担任百官的职务，整饬政事来为百姓谋福利，那么封疆之内的人，没有不得其所的了。所以先王用黄绵为丸来填塞耳朵，礼冠前面垂下冕旒来遮蔽眼睛，目的是想抛开耳目浅近的用途，推广自己敏锐的视力听力远至于四方。那些残废疾病的人应该供养，那应当命令有司平均地推展到全境之内，现在仅仅是施予在道路上偶然遇到的少数不幸之人，那么所遗漏的一定很多了，魏主所布施的仁慈，不是太微小了吗？何况开赦有罪的人来扰乱主事官吏的执法，更不是人君应该的行为，真可惜啊！孝文帝是魏的贤明君主，却还有这种作法呀！

22 八月三十日，魏国君主到了并州。并州刺史王袭，政治措施很有名声与成效，境内安宁，皇帝嘉奖他。王袭教使人民在路旁多处立碑刻文，虚夸赞扬他的好处，皇帝知道这一情况便询问他，王袭没有据实应答，皇帝发怒，把他所领的将军名号降了两等。

23 九月，初四，魏派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勃海人高聪等人来访问。

24 初九，魏国君主诏令：车驾所经过的地区，伤害了人民的农作物的，每亩补偿五斛的谷。

25 十三日，追尊文惠太子为文皇帝，庙号称世宗。

26 世祖的灵柩移送到秦淮河边的沙洲，皇帝在正南面的端门奉送辞别。丧车还没离开端门，就急着称有病回转廷内。才进入殿阁，马上在里面演奏胡人的音乐，鼓铃之声震动宫廷内外。十八日，把武帝安葬在景安陵，庙号称世祖。

27 二十日，魏国君主渡过黄河，二十二日，到达洛阳；二十四日，到旧时的太学观赏《石经》。

28 二十七日，邓至王像舒彭派遣自己的儿子旧到魏朝贡，并且要求把王位传给旧，魏主应允他的要求。

29 魏主自发平城至洛阳，霖雨不止。丙子，诏诸军前发。丁丑，帝戎服，执鞭乘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1]。帝曰："庙算已定[2]，大军将进，诸公更欲何云？"尚书李冲等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独行，竟何之也！臣等有其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帝大怒曰："吾方经营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安定王休等并殷勤泣谏。帝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朕世居幽朔，欲南迁中土；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桢进曰："'成大功者不谋于众'，今陛下苟辍南伐之谋，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苍生之幸也。"群臣皆呼万岁。时旧人虽不愿内徙[3]，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李冲言于上曰："陛上将定鼎洛邑，宗庙宫室，非可马

上游行以待之。愿陛下暂还代都，俟群臣经营毕功，然后备文物、鸣和鸾而临之。”帝曰：“朕将巡省州郡，至邺小停，春首即还，未宜归北。”乃遣任城王澄还平城，谕留司百官以迁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谓革也[5]。王其勉之！”

帝以群臣意多异同，谓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圣略渊远，非愚浅所测。若隐心而言，乐迁之与恋旧，适中半耳。”帝曰：“卿既不唱异，即是背同，深感不言之益。”使还镇平城，曰：“留台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孙也。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众数千[6]，起兵于长安城北石山，遣使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民王广亦起兵应之，攻执魏刺史刘藻，秦、雍间七州民皆响震，众至十万，各守堡壁以待齐救。魏河南王幹引兵击之，幹兵大败；支酉进至咸阳北浊谷，穆亮与战，又败；阴智伯遣军主席德仁等将兵数千与相应接。酉等进向长安，卢渊、薛胤等拒击，大破之，降者数万口。渊唯诛首恶，余悉不问，获酉、广，并斩之。

30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征穆亮，使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经营洛都。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癸巳，舍于石济。乙未，魏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起滑台宫。任城王澄至平城，众始闻迁都，莫不惊骇。澄援引古今，徐以晓之，众乃开伏。澄还报于滑台。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31 壬寅，尊皇太孙太妃为皇太后；立妃为皇后。

32 癸卯，魏主如邺城。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

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33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帅从官迎家于平城。

34 辛亥，封皇弟昭文为新安王，昭秀为临海王，昭粲为永嘉王。

35 魏主筑宫于邺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36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赃货巨万，皆抵罪。初，悛罢广、司二州，倾赀以献世祖，家无留储。在益州，作金浴盆，余物称是。及郁林王即位，悛所献减少。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杀之；西昌侯鸾救之，得免，犹禁锢终身。悛，勔之子也。

【注释】

①稽颡(qǐsǎng 启嗓)：古时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居丧答谢宾客时行之，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谢。 颡，额头。

②庙算：庙堂的策划，指朝廷的重大决策。古代将兴师动兵，进行重大战争时，均先斋敬于庙，进行卜算，然后才决定是否派出军队，所以称"庙算"。

③此句引用秦商鞅之言。

④旧人：指与拓跋氏同兴起在北方的氏族后裔，即所谓国人。

⑤革：《易·说卦》：革，去故也。这句话意思是说，前次占卜得"革卦"，现在迁都真的革北方之俗。

⑥北地：郡名，东汉末置，北魏改置班州，又改邠州，相当今陕西富平、耀县。

【译文】

29 魏国君主自从由平城出发以至到达洛阳，一路上久雨不停。二十八日，诏令各路军队向前进发。二十九日，皇帝身穿军服，手执马鞭，骑着马出来，群臣在马前叩头额头都碰了地。皇帝说："朝廷的谋略已决定，大军就要向前进发，各位还想说些什么？"尚书李冲等人说："现在的行动，天下人不愿意，只有陛下想这么做；臣不知道陛下独自前行，将往哪里去？臣等有心为国而不知该怎么说，胆敢冒死请求陛下别再一意孤行了。"皇帝大怒说："我正经营天下，期盼能统一，而你们这些儒生，几次怀疑我的大策略；刀斧有一定的使用范围，你不要再说！"鞭打马将要出去。于是安定王拓跋休等人都流着眼泪好言劝谏。皇帝这才告谕群臣说："现在兴师动众，不是小事，有所举动都没有成果，怎么给后人做榜样！朕世代居处在北边的幽朔，想南迁到中原一带，如果不南伐，应当迁都到这里，各位王公认为如何？想迁都的到左边，不想迁都的到右边。"南安王拓跋桢进言说："'成就大功业的人，不和众人计谋。'现在陛下如果放弃南伐的谋略，迁都到洛邑，这是臣等的愿望；百姓的幸运。"群臣都高呼万岁。当时与王室同起于北荒的旧族虽不愿意向内地迁徙，但却怕南伐，没人敢说话，于是决定了迁都的大计。

李冲对皇上说："陛下将建都洛邑，以此取得天下，宗庙宫室，不是能在马上游动驰骋着等待得来的。但愿陛下暂时回转代郡，等群臣把这里经营好，然后陛下再备办好文物，鸣动鸾铃驾临。"皇帝说："朕将巡察州郡，到邺稍作停留，明年春初就回来，不适合回到北边去。"于是派遣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对留守的百官告谕皇帝要迁都的事，说："今天真应'革卦'所谓'去旧'的意思了，各位王爷好好努力！"

皇帝因为群臣的想法多有不同，对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说："卿的意思怎样？"于烈说："陛下圣明的策略深远，不是我愚陋浅近所能窥测的。如果揣度内心来说，乐于迁徙和留恋过去，恰好各占

一半罢了。"皇帝说："卿既然不唱不同的论调，就是首肯赞同，我深深感激你不说的好处。"派遣他回到平城去镇守，说："留守机构的各项政事，完全委托你了。"于烈，是于栗磾的孙子。

早先，此地百姓支酉聚合几千人，在长安城北石山起兵，派遣使者通告梁州刺史阴智伯，秦州百姓王广也起兵响应他，攻击魏的刺史刘藻，秦、雍之间七州的百姓都震动跟着响应，军队到达十万人，各自守着碉堡据点，等待齐的救援。魏河南王拓跋干带领军队来进攻，拓跋干的兵大败；支酉进兵到咸阳北边的浊谷，穆亮和他作战，又失败；阴智伯派遣军主席德仁等人带领军队几千人和他们接应。支酉等人进兵攻向长安，卢渊、薛胤等抵抗进击，大破他们的军队，投降的有好几万人。卢渊只诛杀了为首作恶的人，其余的不责问，俘获了支酉、王广，把他们都杀了。

30 冬，十月，初一，魏国君主到金镛城，征召穆亮，让他和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尔过宿。十八日，魏解除戒严。在滑台城东设了祭坛，把迁都的意思祭告随行供奉的神主，大赦境内。建造滑台宫。任城王拓跋澄到了平城，大家听说要迁都，没有不惊讶的。拓跋澄援引古事以证合今事，慢慢地向他们解说，众人才开始折服。拓跋澄回到滑台报告，魏主很高兴地说："若不是任城王，朕迁都的事就办不成。"

31 二十五日，尊奉皇孙太妃为皇太后，册立太孙妃为皇后。

32 二十六日，魏国君主到邺城。王肃在邺城进见魏主，陈述伐齐的计策。魏主和他谈论，不知不觉把席位拉近，也不觉得时间的消逝。从此日渐被器重礼遇，即使亲朋旧友勋贵权臣都没有人能离间啊！魏主有时摒退左右来与王肃谈话，直到夜半还不停止，自认为君臣相契合实在嫌晚，不久改派为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当时魏主正商议振兴礼乐，改变仿效华夏的风习，举凡威仪文物，多数是王肃所制定的。

33 二十八日，魏国君主派遣安定王拓跋休率领随从人员到平城

迎接家眷。

34 初四，册封皇帝萧昭文为新安王，萧昭秀为临海王，萧昭粲为永嘉王。

35 魏国君主在邺城西边建筑宫室，十一月，十六日，迁居到新宫。

36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贪污，钱财赃物价值上万万，都按罪发落。起初，刘悛由广、司两州罢职，倾其所有以奉献世祖，家中没有留存储款。在益州刺史任上，制造黄金浴盆，其他物品也和它相称。等到郁林王即位，刘悛所奉献的比过去减少。皇帝愤怒，收押刘悛，交付廷尉，想杀了他；西昌侯萧鸾搭救他，得以免死，还是禁锢终身，不准担任官职。刘悛是刘恂的儿子。